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楊家駱主編　劉雅農總校

世界文庫

四部刊要

# 足本紅閨春夢

下冊



通俗小說名著叢刊之一

世界書局印行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


清始寧竹秋氏撰

世界書局編輯部考校

足本

# 紅閨春夢

下冊

第四十一回至第八十回

一名繪芳園



世界書局印行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# 第四十一回　自解囊深宵助困　被胠篋客邸追贓

話說:柳五官因金梅仙說出蕭慧珠家邀他進去歇腳,五官時聞梅仙說,慧珠人品,怎生超羣,性格怎生沉靜,是南京第一等人物,與祝伯青又怎生親密,前兩月慧珠忽然一病之後,大改性情,立志修行,終日念佛誦經,房門多不出;見了伯青如陌路人一般,甚至連話都沒說一句;又聞新家同住有個趙小憐,也是南京城內數一數二的尤物,將來是江子竊的人了;五官每欲見此二人,難得梅仙邀他,便欣然應答。梅仙上前叩門,使婢出來,見是梅仙,忙請入裏面明間內坐下,卽轉身進去。少頃,二娘出外笑道:『金大爺,今日是甚麼風吹了來的?』梅仙笑着起身道:『特來望你老人家的。』二娘問:『這位是誰?』梅仙說了姓名,又問:『畹姑娘近日可好?』二娘搖頭道:『問他做什麼呢?不過還是這般樣兒,只求他不鬧就算好的了;現在爽性連我與他的母親都不去理會他,有時高興他出來走走,與我們說幾句話兒,否則他連房門多不開,只有丫頭們送三餐去見他一面,眞正我也不懂他是什麼意思。』梅仙聽了,不便再問,卽道:『趙姑娘可在家麼?』二娘道:『他因前幾日身子不快,倒有半個月不出門了。』梅仙道:『我應該瞧瞧他去。』卽與五官同至後進。原來小憐爲人與他們姊妹不同,雖然此身早知屬了漢槎,他卻另有一種見解,說人生在世,不可過於拘泥,況我等不幸流落風塵,除非出此網羅,方沒人尋找,在此門內,都不能稱冰清玉潔;若柔雲、翠瓣,芳君等人,始可說已登彼岸;就是畹秀姐姐,在他以爲一塵不染,在我看仍是難保。我只要立身不苟,此心無愧於子竊就能了;如叫我專學那膠柱鼓瑟的行爲,倘或鬧出不測風波,反自己討沒趣,何苦來呢?所以小憐處不時還有人來過訪,或約他湖上宴聚,只要來人不是強暴,他皆可去,人反說他圓融,多不忍欺侮。梅仙因此才敢與五官來看他。小憐正站在臺基上,看使婢添換籠鳥水食,又逗着那鸚哥說話,見梅仙同一個少年進來,忙笑着讓坐。梅仙問了小憐好,近來身體可如常了?小憐笑道:『並沒有甚麼,不過受了點風,你怎生知道的?』又回頭喚使婢倒茶,將五官看了兩眼,問梅仙道:『這

位是誰呢？」梅仙代五官通了姓字，小憐方知即是伯青常說的那柳五官，果然生的俊俏，怪不得伯青喜歡他。五官亦細看小憐，頭上戴着貂尾帽套，上身穿了一件蘋婆綠倭刀腿大襖，外罩三鑲桃紅白狐披風，下繫玄色招牙銀鼠皮裙，越顯得身材娉婷，體態輕盈；又帶着幾分病容，或笑或顰，真如西子捧心，明妃出塞。五官暗忖道：『果真名不虛傳，不愧小燿之讚。想慧珠當更比小憐另具可人之處，可惜如今不肯見人，使我抱憾。』梅仙與小憐說些閒話，見他有厭倦之色，忙起身同五官告辭。小憐只送至臺基上，說了聲好走，即轉身進去。外面二娘早已擺下茶果，款留他二人。梅仙不好推卻，與五官略吃了些，道了多擾，即作辭出來。一路上五官痛讚小憐不絕，又恨沒有見着慧珠。梅仙道：『好在你住在南京，可以常去，趁個巧宗兒都要見着他的。』二人談談說說，回轉家內。自此梅仙除卻祝府有事叫了他去，暇時總陪着五官各處遊覽；五官亦因天氣日冷，懶於起程，爽性待過了年再往蘇州，寫了信寄與從龍，免他盼望。光陰迅速，轉瞬近歲，挨家逐戶，多忙亂着過年，梅仙要料理祝府年事，清早進去，二鼓始回，剩下五官一人在家。他懶淡出門。這日已是除夕，梅仙旁晚即吩咐擺酒守歲，內裏巴氏母女一席，外面梅仙、五官一席。梅仙吃了幾盃酒，即起身叫人點了燈籠，到府裏辭年，料着祝公必定留他度歲，天明方可回來，對五官道：『賢弟可多用幾杯，恕愚兄不陪，賢弟亦可早爲安歇，新年再見罷！』五官道：『大哥只管請便，小弟坐坐也睡了。』梅仙又入內與巴氏母女說明，即向祝府去了。這裏五官獨自吃了數杯悶酒，便推開不飲，想到自家一人並無親丁骨肉，歷年客中度歲，如孤鬼一般，看着人家父母兄弟，妻子團圓聚飲，好不有趣，想畢不禁傷心起來，即叫收拾過殘肴，回到房內。巴太太早命點了一對紅燭，在他房中，又預備下燈茶果餅等物，怕他夜間饑渴。五官喝了一鍾茶，和衣倒在牀上，只聽得爆竹之聲，接連不斷。又想到南京地方，不知今夜是何風景？此時要睡，覺得太早，何妨上街去逛逛，瞧瞧熱鬧，又可散着悶兒。遂吩咐伺候的人：『小心看守火燭，不可貪睡，我上街去去即回。』也不點燈，開門出來，見滿街燈燭煇煌，照得白晝相似，往來行人，擁擠不開，多是收討帳目的，甚爲熱鬧；五官信步只揀那人多的處在行去。走了半晌，因要解手，見路旁一條巷內，行人稀少，五官進了巷口，撩衣小解，忽聞一家門內有人拌嘴。五官解過手，走近門首，側耳細聽，一男一女的聲音，料定是

夫婦兩口了。只聽那婦人罵道：『不逢好死的，平時你只顧終日灌了黃湯下肚，醒了醉，醉了醒的，叫我一個在家，忙的片刻不閒，少柴無米，你也不問，多要我去掙；人家嫁了男人，原是圖依靠的，誰是我這般苦命，碰着你這酒鬼，自己養活自己不算，你還要掏摸我的錢零用，不與你即弄刀弄杖的恐嚇我，一般也用得罄盡的，各自各兒光着兩手。我原想積蓄點兒，防陰天的，俗說打網總有晒網時，想起來我是犯了什麽陰隲，往常也罷了，今日是年終的日子，你早早逼命是的摔了幾個錢去，預備下你的黃湯就沒有事，餘外都不管半點兒；你看大家小戶，都歡天喜地的度歲，我家還是清鍋冷灶的！我難道不是過了好日子來的，誰生下即是窮命？而今穿不如人，吃不如人，着數我受苦是理當的！這些孩子們眼巴巴望到過年，誰知既沒的穿，又沒的吃，你可忍心，我恨不能頓時死了，看你可管不管。不逢好死的，你也有付心肝五臟呢？不見東邊張大嫂嫂家，他丈夫待那般好法，儘他穿着吃着，連草棒兒也不叫他去拈一拈兒，他還嫌好厭歹的鬧日的尋幾十個過兒，與張大爺嘔氣；據說他家今年也沒得過，張大爺生怕他奶奶嘔氣，半月前即瞞着他將自己穿不着的衣服當了，早把年事辦得齊全十美。你不見適才張大嫂嫂來辭歲，周身新衣，頭上又戴得花簇簇的；他既來過，我也該領着孩子們到他家去一趟兒，叫我身上這般形像，又怎麽去呢？張大爺是個人，你早該愧死羞死了。』那婦人說罷，即咽咽嗚嗚的哭起來。又聽那男子嘆了聲道：『你說的未嘗不是，叫我也難駁回；但是你只曉得這樣說，卻看了一面，我這連年運氣，實在不好，做生意又折本，難不成去做賊做強盜，幹那沒本錢沒天良的事，方可發跡麽？不然仍宜耐着性子待運氣，自有出頭之日，冷灰猶有發熱時候。你說我只顧吃酒，我心內也着實煩惱，恨不暫時死了才乾淨；丟下你娘兒們又怎麽呢？借酒解愁，是有的。你既這般說，明日是新年頭一天，我即立誓戒酒。不知戒了酒，這一宗款，自省不下的，總要沐天地祖宗庇佑我，轉了運，那怕就是做個小本經紀，慢慢向前敷衍度日才好。你此刻哭殺也沒用，不如得樂且樂，拋去閒愁，聽那滿街炮竹，也有味兒。你說我另是一付心肝，我看着一班兒女，穿吃不周，心裏也過不去，卻是沒法兒的。我盪了壺暖酒在此，你且過來，同兒女們喝一鍾兒，擋擋寒氣，拚着吃醉了好睡去。今年已過，再抖擻起精神來，幹明年的事罷！我家也有一樁好處，上不欠官糧，下不欠私債，較之那債戶盈庭，

索欠追逼，敲門打戶，雖有大魚大肉，堆滿几案，也吃得不舒暢。』五官聽了，點頭嘆息道：『可知天底下的人造物不齊，貧富不等，有錢的今夕骨肉團圓，歡呼暢飲，那中等的也還巴巴補補，將就的過得去，如這樣人家，亦復不少。我在客中度歲，猶覺難處，尙不愁穿吃用度，不過舉目無親，淒涼些兒，比較着這家艱苦，天淵之隔呢！』五官一面想着，一面嘆着，不由動了一點惻隱之心，猛然記起巴太太給了他一錠壓歲銀子，約有五六兩重，何妨此時轉贈此人，給他做個新年的貲本，或者這家即由此脫離苦處，也算我提拔他一場，好在我亦不希罕這一錠銀子。想定主見，即伸手去叩門，那男子在內問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？若是討債的，你認錯了門戶，我家雖窮，卻不欠債。』五官在外高聲答道：『你開門出來，自然知道。』那男子果然開了門，側身讓出裏面燈光，把五官上下望了幾眼道：『尊駕來找誰的？』五官也不應他，卽走入門來。那男子見五官穿得整齊，是個正經人模樣，忙閉上門，也隨了進來。嚇得那婦人急急起身，跨入房內。五官看那男子，雖然衣裳襤褸，面目枯槁，卻生得身材長大。遂道：『我半夜三更，到你家來，并非別故；適才你賢夫婦所言，我已聽得淸楚，你家的艱苦，也不必瞞我。』在身畔取出那一錠銀子，放在桌上道：『些許銀兩，權送你做個新年貲本，好好的撙度日月，耐守時運罷！千萬不要說我唐突你。』說畢，道了聲驚動，卽轉身欲行。那男子又驚又喜，趕忙一把拉住五官道：『承尊駕美意，感激不盡，無如與尊駕一面未謀，何敢領此厚賜？』五官笑道：『你這人太覺拘泥了，又不是你找我去的，我是自尋上門送與你，有什麽敢與不敢？趁此天尙未明，往街上買些急需應用物件回來，其餘也罷了，可知明日是元旦，也不買的香燭紙馬，敬敬神祇嗎？就是你平日以酒為命，亦該買點食物預備下酒，難道新年新歲，好專吃寡酒不成？你快幹你的事去，不要膩膩煩煩的。』那男子見五官一片誠心，十分感戴，急倒身下拜道：『蒙恩公所賜，我也不敢過於推卻，有拂尊意；請恩公留下姓名，容圖後報！』五官搖手道：『快別要如此，些許之贈，何足云報？若問我姓名，我姓柳派行第五，現住在鼓樓前金家，問到前任山東臬司祝大人府內，管外務的金大爺，人人皆知。』那婦人在房內聽得明白，也不顧沒見過的生人，亦出來向着五官深深叩拜。慌的五官方扯起那男子，又向那婦人還禮不迭道：『這又算甚麽呢？賢夫婦速速請起，不要躭誤了正經。』說罷，急急的出門去了。那男子

挽留不及，直送到巷口，猶欲說話，見五官已去了好遠，只得回來。拏了那銀子，上街兌換，又買了多少東西回家夫婦兩人，忙着先燒起香燭，酬謝家神祖宗，隨又整頓出酒飯，夫婦兒女，歡歡喜喜的度歲。所餘的幾兩銀子，收過一旁，待過了正月，打點去做交易。夫婦兩口，足足念說了五官一夜，未曾住口，世間原有這般好人，尊待天明好往柳恩公家叩喜。且說：五官出了那家門首，仍尋舊路回到梅仙家內，時已四更多天，內裏巴氏母女，早叫人各處打掃，預備燒接天地的紙馬。五官見天色將明，不便再睡，只和衣躺在牀上少歇，心內卻暗自得意道：『想不到今夜做了這一件快心的事，我不過去了五六兩銀子，那家即得了實濟，可以度過歲去，不致啼寒哭餒；況且是小糶的丈母，給我壓歲的，又不是我體己拿出來的。只忘卻問他姓名，好在我說了住落下去，明早那男子必然要來。』少頃早東方發白，那外面爆竹之聲更甚；梅仙已從祝府回來。五官即起身淨面嗽口，換了衣冠，先隨着梅仙拜了天地，後又來拜影像，梅仙又上來謝了五官；方與梅仙拜年，至內裏見巴太太，同巴氏等人，行過禮退出。早有人送上百果茶與敬神的元宵；兩人吃罷，洗了手臉，即帶着家人一同到各處賀歲，五官亦隨着梅仙到祝府去過，出來方往小儒處來，只在號房內上了檔册。又至孫家，王氏留住吃飯，小憐亦出來陪。他們坐了坐，梅仙即請見慕珠；少停小丫頭來說：『昨夜勞碌很了，今日覺得身子不爽，得罪二位，改日再見罷！轉替二位道賀。』五官滿意今日總該見着，隨知仍是空往，便快快起身作辭，與梅仙回到家內。梅仙只叫人各處分送名帖，自己樂得偸懶不去，脫了大衣，陪着五官閒話，五官方提起昨夜的事來。梅仙笑道：『你一人輕易不肯出去，一出門偏遇見那家夫婦拌嘴，也是他命中該有救星，鬼使神差的撮合你去，倒也罷了，你算積點小陰隲。』正說話間，見五官的跟人來回道：『外邊有個男子說是來叩謝五爺大恩的，問他姓名不肯說，回他又不肯走，又急了他說，那怕等候一年，不見你五爺，是不行的。』五官笑着道：『定見是那人來了，你領他進來罷！』跟的人轉身出去，果然帶了那人入內，見了五官，即在臺基上端然四拜，回身又給梅仙行禮。五官忙扯起他來，邀他坐下。問及姓氏，方知那男子姓鄭名林，祖父曾做過一任武官；鄭林自幼習得一身武藝，專喜任俠輕財，不上幾年，把祖父遺留的家產用盡。他妻子姚氏，是祖父在任上代他聘下的；姚家亦是個武職，彼時同城爲官，後來鄭林

歿了，祖父搬回原籍，姚家又陞到浙省去了，彼此相隔路遠，音問難通。鄭林係天生傲骨，不屑求人，自己又不善謀生，日形窮困。雖有幾家親族，因鄭林家道漸替，都不來理他，難得鄭林不去纏擾他們，正合心意。五官、梅仙聽了，皆嘆息道：『如此說來，兄台倒是位有骨氣的人，可敬，可敬！既然令岳還在任上為官，何妨攜帶尊嫂等人，前去投靠，令岳斷不能不顧翁壻父女之情，也不認你們麼？強以賢夫婦在家受苦。』鄭林道：『我久想去投奔岳家，怎奈日食都不繼給，那裏還有川資起身？』梅仙見鄭林說話爽直，將來不是沒出息的人，爽性再成全他一番，即進內封了三十兩銀子，出來遞與鄭林道：『此銀兄台可帶回去與尊嫂等人，添補着隨身衣履，餘下的作赴浙川資，也儘够了。到了令岳那邊，好歹尋個活計安身為是。』鄭林伸手接過，也不推卻，即揣入懷內，立起身向梅仙、五官謝道：『承二位厚恩，實同再造；倘天不絕，鄭林能有出頭之日，再容報答。』說畢，作辭出外，頭也不掉，一逕去了。梅仙道：『此人真乃英雄，此去定然發跡，將來總可報答賢弟。』五官道：『君子施德不望報；我見他窮困，一時慨然濟助，是我的意思，日後他有了好處，是他福分，與我何干？若望他圖報，自然該報答大哥，非你助他盤費，到他岳家任上，他焉得出頭？南京若有生機，昨夜也不致窮迫到那般地步，人總要思木本水源的。』梅仙道：『你我不須謙遜，彼此都有功德。但願鄭林從此否去泰來，再盤家門，報答我們倒是小事。』兩人說笑了半會，裏面送出了酒來，五官因一夜未睡，覺得困乏，吃了幾杯酒，即推開去回房安歇。過了五路日，梅仙即忙着請親友的春酒，直忙到元宵以後，方才清閒。五官見天氣漸和，即欲往蘇州一行，來與梅仙商議，定了二十日起程，又囑咐一俟伯青回來，即寄信與他，恐在田者香十分款留，躭擱遲了。仍帶他跟來的兩人同行，不過帶着隨身應用衣物，其餘寄在梅仙家，免得沿途往返不便。到了這日，梅仙親送他上船，叮嚀『一路保重，到了蘇州，可寫封信來，好叫我放心！』五官答應，即作別揚帆而去。話分兩頭，且說：祝伯青殘冬送他妹子到了山東，漢槎見家眷已至，自是歡喜，堅留伯青年外再回南京，伯青難卻漢槎之意，只得住下，過了燈節，執意作辭起身。瓊珍小姐又囑托：『一至南京，務必探實小憐口氣，如果情願到山東來，千萬大哥做主，代你妹丈聘下了，能着妥人送他來此。可再告訴他聲，此地斷沒人委屈他，好在妹子的性格，大哥是知道的，並非那種不能容人的器量。不

是妹子一定着急，趁此機會，接了小憐來，是正經；倘日後公姑執定不行，反是難事，此時做成了，也就罷了。」伯青應允，擇日起程。漢槎自然餽送了許多禮物，又修稟啓與父母、岳父母請安。伯青在路，歸心似箭，毫無耽延，一來記掛父母妻子，二來慧珠未知可回轉念頭，又沒有接着小憐實在信息。一日已抵淮城，因漢槎有信寄與二郎，叫泊了船上岸，到府裏拜會。二郎聞伯青已至，忙迎接入內，彼此敍些別後的衷腸，即說到五官前次在此受了多少驚嚇；伯青大爲嘆息。二郎又留了伯青，盤桓數日，非比上回家眷在船，不便多住，當晚備下酒席，與伯青暢飲至夜半方散。伯青回船，收拾睡下。次早尚未起身，二郎早打發人出城來請上去，伯青命來人先行回城，少停即至。忽聞連兒在後艙道：「怎麽艙底下一堆箱籠全開着，是誰取物件的，也沒有關上。」伯青聽說，忙接口道：「誰開了的呢？你倒仔細看看，別要被人偷了物件去。」連兒即探身下艙，一看大叫道：「不好了！箱子內全是空的，被賊偷了。」衆船戶聞得，也齊來看視，七嘴八言的說長說短。伯青很吃了一驚，忙忙走至後艙，果見箱籠大開，內中只剩了些墊底的破舊衣服，其餘盡數失去。伯青只急的跌足道：「這卻怎麽呢？」即命連兒快赴縣裏報案。自己坐轎來會二郎，又暗暗囑咐家人們在船看着船戶，沒讓他們脫逃。到了府前，不待通報，即下轎入內，見着二郎，便細細告訴夜來被竊之事，二郎亦太爲詫異。恰好連兒報案回來，說：「魯太爺已趕着出差，幷協同河快分路緝獲，又將船戶水手提了去拷問，說：『這件事定有他們通同，不然一船的人怎麽多不曉得呢』，幷請爺具張失單過去，好待他追賊。」二郎點首道：「這話倒有點見識，其中船戶定有情弊。」又命貼身家丁，到縣裏去當面見魯太爺請安，說這件竊案定要人贓齊獲，非別的竊案可比。二郎又安慰了伯青一番道：「急也無用，想竊賊定然伏在左近一帶，斷未遠颺，況又有船戶們，可以追交着落。我昨日那般留你多住幾天，不行；該應出了這件事，覺是天留下你來了。」伯青笑道：「人家被竊，正在懊惱，你反說趣話嘔人；你不要得意，若追不到賊，不怕你不賠我呢！你是一郡太守，不能化莠爲良，又無計驅逐，留着害過路客商，可謂豢賊殃民，問你可吃得起。」二郎大笑道：「好，好，你竟用反巴掌打起我來，我爽性知照縣裏不管，看你怎樣上控去！」一說話間，去的家丁已回說：「魯太爺無不盡力追緝，定然人贓全獲，只求賞幾天限。」何以二郎前次參詳上去，魯鵬還

在山陽任上呢?因魯道同在京,得了信,竭力彌縫,始從輕議處,姑念初蒞外任,不諳政務,着革職留任,以觀後效。現在魯鵬甚爲後悔,幾乎罣誤下來,借了一件別的事,把羅喜解去,另請了一位方正老練刑幕辦理,所以各事倒有了頭緒,不似以前雜亂無章;魯鵬由此亦不敢妄爲,兢兢業業的小心做去。二郎留伯青吃了飯,即叫他回船開清失單,共計失了衣物若干,送縣以備追緝原贓:「再則船戶既經提去,你亦不便仍住在船上,可搬到我衙門裏來住幾時,也省下些澆裹,俟此案有了眉目,方能回去。」伯青應允,即忙着回船與連兒點清失物,開了清單送縣。又發了稟啓到南京去,恐祝公不放心。隨後即搬到府裏住下,專候開案,間日或命連兒持帖去催,或親自到縣裏走一趟。單說:山陽縣的捕役,奉了硃籤,當即出城,同着河快保甲,分頭緝訪,一連訪了數日,毫無影響。到了限期,魯鵬坐堂,提上捕役河快嚴比了一頓,再展限五日。不時又將船戶帶上細細勸問,船戶等都一口咬定不知,只得復又押下,待獲到正犯,自有着落。捕役等人領了五日限期,下來大衆計議道:「這件公案我們是要趕緊辦的,失主既利害,又有府裏常來催着,難以拖延過去。兄弟們須要大伙兒辛苦些,那起瘟賊多分是過天星,早離卻此地了,我們倘要派幾個出門去才好。」又公攤了一注款項,出來各處地道上購買眼線。伯青住在府裏,早已半月有餘,失案仍無消息,又不能回去,心中十分焦躁;惟有逐日同魯鵬去鬧,又遣抱屬在知府衙門,呈了稟詞,二郎即批飭山陽縣嚴加比緝,不得稍事因循,致干參處。魯鵬卻也着急,只得將捕役等家小收押,勒限開案,若再玩誤,定行重究。衆捕役下來多說:「這宗竊案,是來要我等命的。」又去尋着連兒,苦苦央求,煩他從中周旋:「請你家主人再賞幾天限,我們實在比較不起了;二太爺你看我們這兩條腿,總打爛了。」連兒見捕役等說的可憐,上去回明伯青,姑寬一限免追,如再沒頭緒,卻怨不得我。衆捕役歡天喜地的拜謝而去。連兒這些時也暗自着急,一則因伯青在此追案不能回去,不放心家中母親妻子,近日可好;二則自己物件亦失去若干。每日飯後,囑咐同伴們伺候着伯青,即向城內城外各家鋪面裏面留心察訪,倘或訪出一兩件原贓來,此案即有着落。這日正走至城前,見迎面來了一人,認得是劉蘊的舊僕柏成,因上年拐騙劉蘊物件,逃至此地,如今劉蘊已死,他又出來了。在南京的時候,祝劉兩府,雖不甚往來,兩府家丁多有交情的,柏成素日又極會

巴結，是以連兒與他頗好，不料在此地碰見。他忙迎上去道：『柏大哥久違了。』柏成正忽忽進城，低着頭只顧往前行走，忽聞有人招呼，便停住腳步，擡頭見是連兒，頓時滿面堆下笑來道：『我道是誰？原來是連老弟，你怎麼也在這裏，來做什麼的？』連兒遂將跟伯青由山東回來，如何遭竊，現在縣裏追案急切，不得回轉南京的話說了。又問：『你大哥因何也在這裏呢？』柏成聽連兒說完，不覺怔了一怔道：『我的話一言難盡，難得你我今日見着，正好細談細談。』即拉了連兒，至一家酒鋪內，揀了個僻靜的座頭坐下，叫店夥揀那可口的酒菜多拏幾樣來。柏成未言，先嘆口氣道：『老弟，我的冤枉，數年來總沒人知道，今日卻不妨告訴你。上年我跟劉家到南路去，他在常州貪戀着姑子，不肯回家，我怕我主人日後責備，終日的勸他早回；誰知久諫成讎，尋了件事故，即在常州開除了我。老弟你知道我平日是好臉的人，如何受得過這般委屈？實在是我錯也能了；我因賭了這一口氣，即打算到京裏去另尋門路，躲遠些避避這風頭，再回故土。那料走到此地，即病了；又傳聞得劉家說我拐了他的東西逃走，我氣了個要死，即欲親到南京與他評理，不能你將衣囊嫖完了，不顧天理這般冤我。我因病後一氣，病又發作，較前更甚；待我病好了，又聞劉家得了瘋症。老弟想想看，人都瘋了，還有什麼理說？恰值魯太爺放了山陽縣，田文海隨了他來，我在病中，用下虧空，不得已前去求了田文海，蒙他的好意，轉荐在魯太爺跟前當分中差。我因受姓田的提拔之情，實心實力的報効本官，好替荐主掙臉；那知魯家是個糊塗東西，不分好歹，同夥的見我辦事認眞，背後無中生有，使勁軋我，本官信以爲實，立即撤了我。田文海雖知我冤枉，無奈魯家在氣頭上，不便分剖，又給了我一封荐書，投奔別處。我因家小接到淮城，一時難以起身，只得挨過冬令交了春，設法將家小安置妥當，再走不遲。現在我住在城外湖嘴子裏，今日進城有事，碰見老弟，眞乃幸會。』連兒明知他是欺人的話，卻不便駁回，惟有唯唯而已。柏成又問竊案目下如何辦理：『既一個多月毫無蹤跡，我看是難追的了。你們久住客中，亦非長策。你主人的意見，還是定要開了案方去？還是回轉南京再作計較呢？依我的愚見，莫若暫回南京，就是你們走了，府大老爺也不能置之不問的；丟的東西已經丟了，縱然追到水落石出，亦沒有什麼意思。俗說得好：「失賊追贓，餘財未盡。」丟的物件不算，再加些客中用費上去，怪不犯着，難不成你主

人丟了這一點東西，就吃驚了麼？」連兒搖頭道：「柏大哥！你不知道，失去的東西，原不算甚麼，無奈情理上實在過不去。我們的箱籠是放在後艙板下的，艙內睡了多少船戶，麻蠅兒都飛不入去，怎生夜間賊來開箱倒籠，全數竊去，一個人多不曉得？其中定有隱情，難保沒得勾通的弊竇，所以請縣裏提船戶去拷問。他們卻抵賴得一毫不知，現在盡行管押着，候緝訪出些許影響來，那時自然分出皂白。」柏成亦點首稱是。兩人又說了些閒話，直吃到下晝時分，柏成有了幾分醉意，連兒見天色將晚，起身欲行。柏成道：「我也要出城去，咱們別過罷，老弟明兒有暇，可請到我家裏去說一天話兒。」連兒答應，同了柏成到櫃臺上會帳；連兒因腰內不便，也不與柏成多讓。店夥報明價目，柏成伸手在便袋內掏出一件漢玉搬指當作銀子，遞了過去。櫃上人業已接過，柏成方才看清，忙劈手奪回收起，轉身望着連兒臉一紅，笑道：「可不是我醉糊了。」連兒故作不知，反掉過臉與櫃上人說話。柏成又拏出一塊銀子，算還了酒價，多餘的找回。連兒道了擾，方分路作別；走未數步，復回頭緊緊跟着柏成走去。誰知柏成掏出漢玉搬指時，連兒眼快早已見着，認得是伯青常佩的物件；又見柏成情虛失色，早猜着了幾分。況且搬指既在他身邊，無論他是偸來的，買來的，此案即有了着落，故暗地跟他行走，看到何處落脚。恰好縣裏緝案的捕役，同着一班夥計們走來，連兒忙叫住他們，扯到一家店鋪內，將適才的話告訴了衆人。衆捕役驚疑道：「不料此案是他做的，眞令人夢想不到；若非你二太爺見着原贓，我們一輩子也疑不到他身上！他去年卻是田師爺薦於本官的，派他當外差，後來因他舞弊竇法，種種不妥，本官又礙着田師爺情面，不好難爲他，只開除出去。據聞他往別處去了，那知仍在此地，做這勾當？怪道上日有人說見他穿的甚爲齊整，我們猶議論着他現在沒有事幹，反好了起來，想必是那裏得了一宗外快，這一說眞正是他無疑了。好二太爺，請你趕緊到衙門去知照我們夥伴一聲，叫他們多着幾個人來。既有一件，其餘的失物，也有了着實。而且他一人斷不敢做這勾當，他家內必有羽黨，人少了去卻不妥當；我們先跟他出城，看其動靜。」連兒又囑咐衆捕役小心：「切不可使他聞風走脫，你們卽吃不了，兜着走。」說罷，便急急去了，一口氣跑到縣前，尋着捕役班房內說給衆人知道，又指點柏成去的路徑。衆人聽說，忙帶着傢伙，飛風迎了前去。連兒自回府內回明伯青，復到縣前候信。早

見衆捕役已押着柏成同幾個人來了。那先去的捕役道:「柏大哥與這幾位朋友皆是漢子一人做事一人當,不累我夥計們作難,現在所存的原贓業已起到;柏大哥既是朋友,又是舊交,你們須要好生照應。這件事,柏大哥亦係誤入,其實回一堂即沒有事了。你等陪着他們,我先去打聽本官,今日可坐堂不坐堂。」說罷,即去尋門上說話,半晌出來道:「你們伺候着,官即刻坐堂呢;趁今日就審過,免得又要躭擱一夜,拖累柏大哥受委屈。」當將柏成等人,安插在班房內,又去伺候官府升堂。魯鵬因此案滿限已久,一犯未獲,府裏催文曡曡的下來,祝鄉宦又時常私嘱;明知這件案卷萬不能顢頇過去,心內正在焦躁,忽聞今日原犯已獲,好生歡喜。忙坐了大堂,原差捕役先上去回了,即命帶首犯上來。見是柏成,很吃了一驚,暗想道:「這廝怎生仍在此地,幹下這沒王法的事來!」便故作不識道:「你姓甚麽?叫甚麽?爲何起意偸祝鄉宦的衣物?你們一夥共有幾人?那船戶可是你們一夥?須從直招認,不許支吾,本縣尚可破格開脫你等。」又叫將衆船戶帶上,與他對質。柏成情知抵賴不去,不如招認,還少吃些苦,跪在地下連連叩首道:「小的該死,一時油蒙了心,幹下這胡塗事兒,小的自知罪不可宥,情願招認。尚望太爺姑念小的初犯,受了人的蠱惑。小的名叫柏成,南京人,因寄居此地,失業有日,難以過活;意在投奔他處,謀幹營生,苦於旅費無出,家小又拋棄不下。後來想到淸江有個至好朋友,可以與他挪借安家動身的使費;那日到河邊覓船,卻碰見上年雇來淮城的一隻熟船,小的即叫他送往淸江。閒談時,他問小的近來情形,便實告訴了他。正然開行,忽見上流祝老爺的船下來,小的偶說起南京祝家,頗有名望,當日原推我當主人家,如今劉家壞了事,此時通城要算姓祝的在頭等上了。誰知船戶聽了,陡生不良之心,即將船泊定與小的商議道:「你說那姓祝的坐船,也是我們一幫的人。實對你說罷,我們一幫有十數隻船,明是駕船,暗中卻全靠水面上做些買賣。既然祝家首推豪富,身邊必有金銀,莫若今晚大夥兒串合起來,弄他些東西,也強似你去向人借貸,還不知多遠的路趕了去,你那朋友可肯借呢?何以我們定要約你入夥?因祝家是個鄉紳,失了東西,必然報案追緝;地方官畏他聲勢,定嚴行訪拏。非尋常的竊案,無力的失主,十朝半月即鬆懈下去。你在縣裏站過的人,又熟識,又比我們走得進去,可以訪問消息;若祝家追的平常,我們仍在此地停留,若祝家追得嚴緊,我

們即往別處躱避。好在捕役人等斷不疑猜到你身上，自此我們就是一夥兒了。請你在城裏做名眼線，我等即放開膽去幹，一有風聲，你即通信與我們，得的財交多給你見一得一的公分，你還愁沒得過麽？』柏成說到此處，又叩了一個頭道：『小的眞正該死，因窮昏了，不覺聽了高興起來，答應了入夥，隨即回船跟着祝老爺船走。果然見他泊了船，聞說尚有幾日就擱。頭一天與他坐船上的人計議停當，次日夜間小的等人伏在河邊，侯祝老爺們睡熟，他的船戶將衣囊包裹一件一件的竊出，小的們在岸上遞接，所以祝家主僕皆不知道。連日打聽，祝老爺追得甚緊，太爺又差了全班捕役，協同河伏保甲，城內外到處緝獲，難以存身；又因祝老爺坐船上的人拏去，怕他們受刑不起，吐出實供；昨日小的們商酌定了，往內河躱避，令早叫小的入城再細細探聽。那知才進了城，即遇着祝府家丁連兒，與他向來認識，他喚住小的說話，小的亦欲借此套問他的口氣，便扯了他去吃酒；該數天網恢恢，小的錯拏了搬指當作銀兩，被連兒見着，即破了案。同夥的一起人在小的家內候信，不及逃走，故多被拏獲了。此乃句句實情，并無半字虛言。總求太爺高陞極品，朱衣萬代，饒恕小的爲窮所使，情願具切實改過死結，永不爲非。』一面說着，一面叩頭如搗蒜一般。魯鵬聽了，冷笑道：『好！你們這一班喪盡天良的奴才，只顧你們偸來的銀錢，大夥兒快活，累得本縣受足了失主的氣，還就着處分！你想去，你該得什麽罪！』即命將柏成帶過一旁去，帶那兩起船戶們上來審問。未知船戶等可肯招認實供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　少年得志奉旨完姻　俠士酬恩奮身剿盜

却說山陽縣魯鵬審實了柏成，當令畫供，即命帶兩起船戶上來訊問。衆船戶見柏成已從實直招，也只得認了。又將原贓逐一檢點，却少了若干。問到柏成等人，多說賣與過路的客商去了。魯鵬沒奈何賠補齊全，命連兒當堂照單領回。又做了詳文申稟府裏，敘說賊犯全獲情由。一面着人去封鎖柏成房屋，提他家小到案，追繳原贓。柏成的妻子，本來在南京與柏成鬼混上手的，到了淮城，方公然說是夫婦，明欺淮城沒人知道他們底細。此時聞得柏成犯了事，必要拖累着自己，連夜將細軟收拾逃走，另尋主顧去了。差役回衙稟明魯鵬說：『柏成的

妻子聞風在逃，他的房屋是賃的，現在原業已出頭承認，不合封鎖。』差役因得了房主賄囑，竟代他掩飾過去。只把那兩隻船封了，照官價變賣賠抵，侯府裏回文下來，准其銷案。郎將柏成等人按例定罪，柏成是此案首犯，重責四十，永遠囚禁；其餘衆船戶皆從輕減等，每人枷號一月，刺字發各坊保正看管。伯青見各物一半是魯鵬賠補的，心內反過意不去，遂親詣縣署道謝。次日即辭別二郎，另雇妥船回轉南京；不一日已抵省城，伯青先坐轎回府，連兒開發了船價隨後也押着行裝進城。伯青見父母請了安，祝公即問及淮城被竊一事，伯青從頭至尾說了。祝公嘆息道：『天下事沒有不報應的，當日柏成拐了他主人一空，幾致劉蘊不得回來。目下劉蘊已死，沒了對頭，而且遠颺他方，自以爲幸逃法網；誰知天理昭彰，偏生遇見這一班船戶勾他入夥作賊，今日仍不免身受官刑；可見惡人總沒有好結果的。』又問了那漢槎任上光景，便命回後歇息。伯青退出，到了自己房內，素馨小姐早迎接出來，少年夫婦遠別了數月有餘，自然絮絮搭搭，談說不了。來日一早，梅仙得着信，趕着過來問候，說到五官臨行的時節，諄諄囑託你一經回來，即寄信與他。伯青點首道：『倒也不必急急，得便你可寫封信寄去。』又去見舅父，舅娘請安，呈上漢槎的家啓，回來又到小儒衙門裏走了一趟。過了幾日，各事料理清楚，這日飯罷，帶着連兒往蕭家來，與王氏、二娘略談了幾句，即到小憐後進來細問慧珠近況。小憐搖頭道：『再別要提他了，如今益發不能干犯，起初我們勸說他還聽着；目下只要說到你的話，他即掩耳走開，甚至見了我們躲避不理，怕的我們和他囉嗦。依我說，你可把這條腸子打斷了罷，只當不曾認識他的又怎麽呢？』伯青聽了，默默無言，只管望着小憐出神，好半晌始倒抽了一口氣，滴下幾點淚來，又恐小憐見笑，忙轉身拭了眼淚。見左右無人，即告訴：『漢槎意欲接你到山東去，未知你可願意，不妨說明，我好代你打點着。』小憐不便當面應答，只低着頭拈弄裙佩。伯青知他意思是願承了，立起身來道：『我且別過，你可見着畹秀代我說聲問候，我卻不敢去驚動他。你的話可將行止的主見揣摹定了，我再來討回音罷！』便辭了出來，回至府內，惟有納悶而已。忽見連兒來回道：『適才打聽得陳二老爺點了詞林，早間報子已報到總督衙門，此刻合城官紳多去了，老爺吩咐爺也過去道喜。』伯青聽說，忙穿了吉服，坐轎前去，小儒留着至晚方回。原來陳仁壽進京會試，中了第三十二

名貢士，殿試欽點了庶常，陳仁壽即行請假回鄉，祭祖完姻。今上又知道陳仁壽係兩江總督陳眉壽的堂弟，恩賞白金五百兩，以為婚娶之費。陳仁壽謝了恩，即擇吉出京，一路上奉旨完姻，分外光寵，先專人到南京送信。小儒正接到喜報，又接到仁壽私函，不日即至南京，又恩賜完姻，小儒忙着寄信與從龍，讓他早為預備玉梅出嫁。這日陳仁壽抵了南京，進衙見小儒夫婦請安，又叩見了甘醬，次日往各親友處拜會。過了數日，小儒即催促仁壽回鄉祭祖，回來方可迎娶玉梅。若太遲了，一則展轉不來，再則又恐躭誤了年終進京的日期，便擇定三日後起程。適值從龍回信亦至，信中說欲招贅仁壽到蘇州去，免得兩處往返，待滿了月再到南京，與尊府合住等語。小儒正慮着仁壽娶親，必須另尋下一所房屋，又沒人照料，難得從龍說到招贅，卻好祭祖回頭順路蘇州，豈不一舉兩便。忙來與仁壽商量，仁壽是沒有不願意的，他幼無父母，凡事多倚托哥嫂做主。小儒即寫了回書，交帶原足；又備下贄親使費的銀兩，給仁壽帶去應用。仁壽遂辭別哥嫂開船，一路無話。到了浙江，祭過祖，又拜見了合族，躭擱了兩月，諸事已畢，即收拾動身，向蘇州來贅親。從龍自接到小儒回書，便在本衙門打掃出一進正宅來，作玉梅新房；又命眾家丁嗣後都稱呼大小姐，不許提個韓字。一切婚嫁禮節，悉照自己親生女兒一般。小鳳又暗中備了一分體己，添補玉梅妝奩。程婉容也有贈送。玉梅見從龍夫婦三人如此優待，感激不盡。到了吉期，行過合卺大禮，又請從龍夫婦受拜，即送入洞房。玉梅在燭光下偸看仁壽相貌堂堂，風流年少，十分心滿意足。仁壽亦久聞玉梅才貌雙佳，不過偶落風塵，先世卻是舊族，今日見了，果然名不虛傳。兩人你憐我愛，各遂了心願。從龍見他夫妻如一對粉妝玉琢，自喜眼力不差，直待滿月以後，好送他夫妻回轉南京。且說柳五官自由南京起身，不數日來至蘇州，在從龍衙門裏住了半月，即接着王蘭有信來請，五官亦欲往杭州游玩各處古蹟，便辭了從龍，向王蘭處來。終日覽賞名山大川，覺得天下湖山，以杭州為最。怪道者香起坐的地方，自書了一付楹聯挂着，集的成句是：『聖代即今多雨露，故鄉無此好湖山。』上聯說的是蒙聖恩簡放他此地為官，下聯即指浙省名勝甲於天下，眞乃貼切不浮了。五官又於日間游玩的處在，或有不識名蹟，晚間回署即請教王蘭解說。足足逛了兩個多月，遊覽方遍。卻好接得梅仙來函，說伯青已回。五官見了，即忙着收拾起身，王蘭堅留不住，只

得送了若干上等物件。五官又便道蘇州辭別從龍。從龍留他同仁壽起程，一路上彼此可以照應。五官再三不肯，住了一日，即先行去了。這日已過常州地界，因逼着船戶，不分曉夜趲趕，以致走過了應住的碼頭；時已初更天氣，又落起雨來，不能前進，卽泊在一家村莊旁邊。岸上不過四五戶人家，此時天色不早，各家皆關門閉戶。五官見泊了船，悶坐半晌，也就睡了。衆船戶趕路辛苦，一倒下卽酣呼睡熟。五官在炕上翻來覆去，聽那雨點打在篷上，淅淅瀝瀝的緊一陣慢一陣，倒勾起無限心思來，格外睡不安穩。忽聞得後舵咯吱的一聲，五官側耳靜聽，又似有人爬上船來的脚步聲音，不禁害怕起來，咳嗽了兩聲，沒人聽見。忙翻身坐起，喚他的跟人道：『你們可睡着麽？招呼船戶們一聲，後舵上什麽響，別要有人呢？』衆船戶此刻已醒，忙答道：『沒甚麽，我們住船的時候，忘卻提起舵牙，想是水擺着響。五爺只管放心，往來官塘大路，不妨的。』五官見他們多醒了，聽了沒有聲息，復又躺下。因適才說了幾句話兒，更難睡着，那岸上已打三更，雨亦漸止，正朦朧欲睡，猛然船頭上嚓喇的一聲，五官很嚇了一跳；正待叫人，見艙門全行打落，一連跳進四五個彪軀大漢進來，手內皆執着明晃晃的鋼刀。五官早魂飛天外，抖着一團，出聲不得。後艙衆船戶也驚醒了。那知從舵後亦爬入幾個強人，把衆人捆扎做一堆，丟下艙底，上面用板蓋着。前艙的強人，也將五官捆起，用刀指着道：『你若開一開口兒，卽送你狗命！』嚇得五官雙眼緊閉，聽天由命而已。衆強人點齊燈火，揭起艙板，四處搜檢，又開箱倒篋的尋找金銀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忽上流搖了一隻船下來，那船上的人問道：『對過的船爲何半夜三更，大燈大火，又在那裏亂嚷做什麽？』衆強人聽得有船來了，忙出艙，見是一隻小船，船頭上站着一人，衆強人也不放在眼裏，大喝道：『滾你娘的蛋罷！你管我們做什麽？實告訴你，我們是向他借盤費的，你快點走開，好多着呢！若惹起老爺們氣來，你就沒想活着！』一語未完，站在艙外的那強人，哎喲一聲，撲通跌入水內，那人一縱，早過船來。衆強人見來人用武，又傷了他等同夥，齊齊搶上船頭，直奔那人，舉起刀亂砍。那人不慌不忙，手起足踢，打翻了好幾個跌下水去；其餘的強人，見勢頭不好，胡哨了一聲，皆赴水逃走。落後的稍慢了一步，被那人捉住按翻，用脚踏住胸膛，奪過他手的刀，舉起喝問道：『你們究竟是什麽人？清平世界，敢於行兇劫奪！這家船上與你有甚麽仇隙？可從直說來，饒你一死！不

然我卽一刀剁你兩段。」說着把刀在他臉上梃了一梃。那強人連聲哀告道:「好漢老爺饒命!這家船上與我等並無仇隙,因在蘇州見他用得揮霍,我等起了意,約了我們一班兄弟,一路跟蹤至此;偏生今六他住在這曠野地方,所以才動手的。他的銀錢物件,雖已搜羅出來,都未取去。我們的人反被好漢打落下水,多分是沒有命了。只怪我們有眼無珠,不識好漢,但求饒我一條狗命!願從此改過爲善。」那人道:「如此說來,饒你不得。」卽將籩索割了一段下來,把那強人四足攢蹄的扎起。五官此時,萬想不到有人救他,開眼看時,衆強人已散,又開得問那強人,方知來人救了性命。忙高聲叫道:「那位好漢請進艙來,放了我手腳叩謝。」那人早跨進艙中,見五官緊緊捆住,用刀挑斷繩索。五官爬起,望着那人納頭便拜。那人一把拉住五官,細細一看,不禁哎喲道:「怎麽講,誰知是柳恩公,眞乃天緣湊合,使我來解恩公之圍,要恕我來遲,有累恩公受驚。」五官聽得來人稱他恩公,大爲驚異,定神細認,原來就是去歲除夕濟助他銀兩的鄭林。心中這一歡喜,非同小可,道:「鄭哥你怎麽來的?若非你來搭救,小弟早作刀頭之鬼。」說着又要叩謝。鄭林挽住五官,哈哈大笑道:「天道循環,絲毫不爽;蒙恩公去歲除夕救我,天使我今日來救恩公,其中眞個造化弄人,令人不測。我非恩公,無以至今日;恩公非我,無以脫此圍;我們算各盡其情,何須介意?尊紀及衆船戶到那裏去了?」五官道:「衆強人上船時,我彷彿聽見他們叫喊,後來我被捆起,自身性命尚不知死活,還能顧他們麽?料想盡被強人殺了。」鄭林聞說,取了火走入後艙尋找,果然不見一人。暗忖道:「當眞一干人多殺了不成?又不見有血跡。」正在狐疑,聽那艙板下有人哼聲,揭開看時,見衆人好是捆猪似的一大堆在內。卽叫五官道:「不用着急了,他們都在這裏呢!」五官忙走來看着;又是急,又是笑。鄭林將火遞與五官執着,卽蹲身下去。衆人認不得鄭林,見他短衣結束,猶認着強人,齊聲哀乞道:「大王開恩呀!船內所有金銀,任憑大王搬取,我們身上分文俱無,只求大王賞留狗命罷!」鄭林搖手道:「你們別要怕,我非強人,是來救你們的。」便將衆人舉出艙外,方跳了上來,解開衆人繩索。衆船戶與兩名跟人,多捆得身子麻木了,躺在艙板上,動彈不得,口內只說:「嚇殺了!」又見五官平安無事的立在一旁,卽問道:「強人來時,倒沒有難爲五爺麽?這位爺是何處來的?怎麽又救了我們?」五官將鄭林殺退強人的話,告訴衆

人一遍。衆人方恍然明白，便齊齊跪在船板上叩謝。五官便邀鄭林同至中艙，鄭林道：『待我將那個強人打發了再議。』卽轉身提刀出艙，五官忙上前止住道：『鄭哥且慢，若論這一夥強盜，殺盡方快人心；但是他們被你打死多少，已知利害，想再也不敢爲非作歹。依小弟愚見，姑免他一死，放他去罷！』鄭林停住腳步笑道：『恩公反可憐他們起來也罷！死罪可赦，活罪難饒，我自有處置。』遂同了五官走上船頭，指着那強人喝道：『你這該死狗賊！若不看柳老爺慈悲你們，定要剁你幾十段，從此你須改過爲善，做個良民，倘再執迷不悟，有日碰到你鄭爺爺手內，把你碎尸萬截。』說着，反過刀背來，在那強人左右肩頭上，使勁斫了兩下，頓時兩膀皆斷，塌下來。那強人咬牙忍受，不敢叫喚，此時只求活命。五官忙着又要來勸，卻不及了，只說了聲可憐，躲入中艙，不忍看視。鄭林見他兩膀已折，料無能爲，卽割斷綁繩，喝聲：『饒你狗命去罷！』提起他右腿，摔上岸去。那強人得了命，也不顧疼痛，連爬帶滾的去了。鄭林放了強人，又下艙來，笑向五官道：『發放他去了，只是太便宜了那狗賊。』五官連忙讓鄭林上坐道：『鄭哥，你我從此是患難朋友了，切不可如此的恩公稱呼。若以今日而論，我受你救命之恩，又怎生稱呼呢？你若不棄嫌我，由今日起，我們卽以兄弟相稱爲是。』鄭林本來爽直，也不多遜，便答應了。此時五官的跟人，喘息了半會，也掙扎進艙來伺候。鄭林道：『你們可到我那邊船上去，隨便拿些吃物過來，我忙了半夜，肚內餓得很。』五官忙道：『我們船上有現成的酒飯，晚間因身上不爽，沒有吃着，你們看可被蹧蹋了沒有？若沒有蹧蹋，快煖了來鄭大爺吃，我覺得也要吃點子呢。』跟人忙去預備酒飯，少頃捧了出來，安好座頭，鄭林坐下，虎咽狼吞的一陣吃得罄淨。五官只用茶泡了半椀飯。兩人吃過，洗了手臉，天已大明。鄭林叫五官歇睡片刻：『不然勞碌很了，你身子又不健壯，少停要嚷病了。我亦過船去走走，停刻再來與你敍話。』又叫兩隻船並排幫着同行。看他們開了船，方過船去。五官亦覺困倦，卽和衣睡下，閉目養神，心內卻着實感激鄭林。又自喜去歲除夕救了他，原來是伏下今夕救自己的，眞所謂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。如今有他同伴，我也不怕了。鄭林回到自己船上，將夜間的事與姚氏說明。姚氏亦喜道：『難得此地遇見恩公，又解了他的急難，眞乃天從人願，稍盡我們報答之心。』鄭林也歇息了半會，早已午飯時分。鄭林起身跨過船來，見五官亦起來坐着，吩咐跟

人整治酒菜，又叫去請鄭林，忽見鄭林過來，笑着起迎道：『鄭哥來了麼？我正欲着人去請你，適才船走惠泉山，經過，小弟叫他們上去沽了一瓶上好的惠泉酒，又備了兩樣精致肴饌，我們弟兄們樂一樂，以補那昨夜的不足。』鄭林亦笑着稱妙道：『難爲你想得到，十語：「不飲惠泉酒，空在江湖走。」我們旣至此地，也要嘗嘗惠泉風味，不枉走這一趟。』五官卽喚跟人擺上酒菜，兩人對坐豪談暢飲；五官又問及鄭林何以至此？鄭林忙舉起酒來仰着脖子一口吸盡，放下盃子道：『說也話長，自蒙老弟與金大爺贈我川資，卽同着妻子兒女，投奔我岳父。到了任上，我岳父母終日思念他女兒，託人帶了幾次信都沒有寄到，正要打發我們舅爺親自來尋我，恰好我與他女兒去依靠他家，又帶了幾個外孫同來，甚爲歡喜。及聞我說到近年窮困幾乎全家都成餓殍，幸遇金，柳二位慨然賙濟，方能前來。他老夫婦聽了很很哭了一場，不捨他女兒自小嬌生慣養，那裏受過這般苦處，便對我說：「旣然來此，且安心住下，我自有安排，都要設個長久的法兒讓你們好過活去。」我岳父本是行伍中有名的老手，閒時與我講究些技藝，不時又叫到城外跑馬射箭，怕我坐懶了筋骨。三月內忽然奉到本省總督來文，因去冬我岳父巡緝洋面，獲盜有功，推陞了浙江黃巖總鎭，卽忙着料理赴新任。我岳父說：「此去浙省，道路窵遠，你夫妻們不便同往；我前月已託人進京代你捐納下南河千總，我再給你五百兩銀子，擕了家眷回家歸標去罷；你這一身本領，在河營內定見出色。多餘的銀兩，可置辦些田產，又有千總一分糧米貼補着，你夫妻們不愁沒養活了；倘或一年半載，你的官運通順，得補了實缺，也不愧你家世代將門之後。我再寫信去請河營內諸位至好朋友，照應着你。」我送岳父母動了身，卽帶着家小趲趕回來，投營効力；趁此年富力強，正好幹立功業，重整祖父家聲，也替我岳父母掙口氣，不負他老人家提拔我一番美意。想不到昨晚走至此地，得遇老弟，又值老弟有難，天使我稍盡寸心。我正欲一到南京，卽先尋老弟，向當道諸公，求兩封書札，歸標投効，較之生疎疎的去投營，好得多呢！不知可有那般福分，託天地祖宗庇佑，略展我生平志向。』說着，又一連乾了幾盃。五官聽了，喜得起身稱賀道：『原來鄭哥得了官，正是丈夫出身之基，將來專閫擁旄，翹首可待。今日先奉敬一大盃，以作預賀，小弟也陪乾一盃。』卽親自斟了酒送過。鄭林立起飲了，五官亦陪了一盃，又坐下道：『鄭哥恐初入河

營，沒人照應，小弟回去與小瓛商議，請總督陳公寫封私書，致意河督。況且鄭哥有這一身驚人本領，再沒有上司不另眼看待的。」鄭林聽五官一口應允，歡喜非常，先道了謝。眞乃酒逢知己千盃少，對吃到黃昏時分，五官已覺醺然欲睡。因作夜遇盜，不敢多飲，又吩咐早早的在那人煙稠密所在泊了船。兩人進過飲食，鄭林知五官害怕，也不過船去。好在一順泊着，兩邊都可照察。即叫五官睡下，自己輕裝扎束，拿了兵器，坐在艙門口，又點起一支通宵大蠟，燄燄的盪了一壺酒，自斟自飲的消磨永夜。五官安安穩穩直睡到次日天明方醒，見鄭林仍然坐着，心內好生過意不去。忙一骨碌爬起，揉着眼睛笑道：「我昨夜眞個睡糊了，半點兒都不曉得，怎生代累鄭哥守了一夜。」鄭林笑道：「這又算甚麼呢？我向來走道兒，夜夜多是如此。我知道你昨日嚇怕了，不守着你是睡不穩的；你又不慣辛苦，一夜沒得好睡，眼睛摳摟了，倒難看，好的白日裏隨我愛睡到什麼時候兒。」說着推開船窗，見天已大明，即叫起船戶們開行。自己便和衣倒在五官榻上睡了。鄭林因夜來不曾合眼，酒又吃多了，放倒頭即呼聲如雷。五官料難再睡，穿齊衣服起來，盥洗已畢，坐在篷窗口看來往的船隻。鄭林直至午後方醒。由此每夜鄭林守着不睡，五官自得了鄭林作伴，放心大膽的睡覺。不一日已至南京。鄭林別過五官，收拾行裝，同着姚氏兒女進城，約定明日在小瓛家會晤。五官亦料理上岸，來至梅仙家。梅仙接着，問了一路情景。五官即說那常州遇盜，幸有鄭林相救。梅仙聽了，着實嘆息道：「當日我原說此人終非久困，不意此去即得了機遇；路上賢弟又賴他解危，可謂救人自救。」五官又說及鄭林託他求小儒致信河督，冀有關顧。梅仙道：「這也不難，明兒我們先去見了伯青，託他轉達，分外妥洽。伯青很惦記你呢，倒望你回來好多時了！」又擺出酒來，代五官洗塵。次日清早，五官換了衣服，同着梅仙望祝府來，到了府前，尋着祝安。梅仙即問伯青。祝安道：「往總督衙門去了，適才聞得陳大人奉旨內用，我家少爺趕着去道喜。還聞雲大人、王大人也陞了。」梅仙、五官亦去與小儒叩賀，方知小儒奉特旨擢用吏部尚書；兩江總督仍着程尚調補；雲從龍特授南河總督，兼理漕河事務；恰值杭撫又告病回籍，所遺巡撫一缺，即着藩司王蘭署理；該督撫等均着速赴新任，毋庸來京陛見等情。小儒見他兩人來了，即留住他們，吃了晚飯去。伯青批着五官到一旁坐下，說不盡彼此別離衷曲。又問五官此番還是常住

南京，還是仍要回去。五官道：「京中的房產，我皆變賣了，又無親戚故舊，我回去做什麼呢？你若留我，我卽住着；你若厭煩我，卽回京去。」伯青笑道：「聽聽你這話，可嘔人？我巴不得你住下，可以朝夕相聚，你倒說我厭煩你；我為什麼要厭煩呢？可不是沒得說的話。不過怕的東府裏王爺不容你久住在外，我不放心，才問你一聲，你反用這話來嘔我。」五官道：「我出京的時候，已稟明王爺，一時不能回去，他老人家也曉得我出來是不回去的了。」又說到鄭林的話，伯青點頭道：「這鄭家的行為，使人可敬，據你說來，卻是一個英雄。好在如今在田已調了南河，明日等他到了南京，我親自去拜託他，提拔鄭林，他又非外人，可以不用小儒的信。」小儒亦與梅仙說些閒話，見伯青、五官兩人唧唧咕咕的說笑不了，便笑說道：「你們也好談完了，不要一邊親熱，一邊冷落，分明現出兩樣情形來，叫人心裏受不得。」五官聽了，一笑走開。梅仙紅着臉道：「你也打趣我，你要嘲笑他們，何苦借我踏一腳呢？」伯青也笑着走攏來，卽告訴小儒，五官在路遇着鄭林的話。小儒亦嘆賞不絕道：「此人眞是個血性男子。凡有血性者，遇事必能果敢，不避艱難。在田若收之麾下，定得其力，不獨專為報答私恩上起見。故日在田到此，伯青倒要記着說聲。」說話間已擺上酒來，大衆入座，小儒早吩咐是來道喜稟見的一概回覆，登簿容謝。衆人卽脫去大衣，換了便服，傳杯暢飲。席間五官言及田文海如何被劉蘊冤魂捉去，伯青說及杓成如何勾通船戶盜竊自己衣物，現在犯了案，永遠囚禁。小儒道：「足見事事皆有天理，若沒了報應，世間的惡人更要作威作福呢！」伯青又想起小憐的事來，忙與小儒商議道：「前日我問過愛卿，他雖沒有話，看他的意思已經應允，我正籌畫沒有妥當人送往山東，不若叫他隨你同行；況且嫂夫人此次也要入京，沿途更有照應。」小儒道：「這卻是一舉兩便，明兒可叫他搬到我衙門裏來罷！內子也很歡喜，你們免得臨時行色忽忽，愛卿沒有走過旱道，必至丟了這件忘了那件的，若搬到我這裏來，自有人照應着，不要他費半點兒心。」伯青喜道：「那可不是更好了，我明兒卽去通知愛卿。」衆人飲到薄暮時分方散。伯青約五官到他府裏去住，比在小儒家早晚見面便當的多呢！五官答應着，說定後天一准搬移過來。次日鄭林來會五官，五官卽帶了他去見伯青，又叫鄭林備了手本到總督衙門上求見。小儒因昨日五官說鄭林如何英勇，卽命傳見，很問了多少話。叫他：「停兩日待

雲大人交卸過撫篆，來接南河的印，那時你再歸標。雲大人也是極愛人材的，大凡居官的人，無論尊卑，文職以治民為務，武弁以練兵為先；給賓做去，不遺餘力，朝廷自有升賞，上司自然器重。」鄭林連聲應是，告退下來，專守雲河帥到此再去謁見。隔了一日，小憐搬進衙門，方夫人叫他在上房歇下。小儒連日忙着結算交代，及未完事件，只候程公來接過手，方可起程進京。伯青自接了五官同住，和他終日談說些故事，梅仙又常進府，伯青倒把想念慧珠的心丟下了一半。這日正在書房與梅仙、五官閒話，連兒來回道：『雲大人由蘇州到了，此時已往總督衙門內去拜會，大約少停即到我們府裏。』伯青聞說，忙叫連兒再去打聽。未知伯青見着從龍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四十三回　訐陰私設謀等蜂蠆　得貴子佳兆叶熊羆

話說雲從龍奉到恩命，調補漕河總督，過了一日，新任蘇撫已至，從龍交卸了撫篆，即收拾攜眷往南河來。先打發陳仁壽夫婦同轉南京，方隨後緩緩的登程。一路迎送不須細說，這日早抵南京，上岸來拜小儒、伯青等人。伯青即說到鄭林一事，托他照應，從龍道：『你們保舉的人自然不錯，他又待五官有此一番好處，我理應破格成全。明兒可着他先來見我，好量材使用。』又問慧珠近來如何，伯青道：『再不要提他了。』便將慧珠矢志修行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從龍搖頭道：『我不意畹秀竟如此大改性情，平日他和人淡淡是有的，也不致忽然絕決到這般地步，沒是伯青不留心，說出什麼無意話兒，冷了他的心了。』伯青道：『真正要冤屈殺人，我那裏還敢得罪他？況我與畹秀忝在知己，即是無心說錯了話兒，他也不能記恨我；而且我並沒有說錯什麼。此時求他同我好好說句話兒總難，他的隱情心事，我也猜摸不透，惟有聽之而已。你如不信，明日背地裏問着小儒，就知道了。』從龍見伯青說着大有悽然之態，亦不便再往下問，即用別話岔開。說了半會，作辭回船。次早鄭林得信，忙來叩謁，從龍見他一表非凡，是個英雄氣概，大加賞識。問及家世先代，皆是武職出身，頗有勳勞，便命他隨行聽候差遣。鄭林拜謝退出，自去料理不提。小儒早同方夫人計議備帖去請程婉容與小鳳過來盤桓，又請了伯青

夫人江素馨與小憐陪客。他們皆是舊時姊妹見了而悲喜交集，各敍闊別。小鳳問及慧珠，小憐將前後細情說了。小鳳道：「我來時本欲去見他勸說一番，現在聞你所說，他竟是絲毫不可移動，縱去勸說，也是無益，徒然惹他煩惱，我也不去見他了，好在他已將我們昔日的姊妹，付之度外，我不去他想也不惱。」小憐道：「我看姐姐不去的很是，見着了，容被他奚落一陣，倒犯不着。猶記我搬到這裏來，去見他作辭，又借着別的話勸了他幾句。他反生起氣來，說你們是有福的人，所以總得了好處，我是生成薄命，只合念佛誦經，修修來世，從此你們只當我沒了罷。說罷，他即走了開去。姐姐，你想想看他也不顧人下不去，就沖口說出這些話來。你若去見他，說的好，便罷，說的不好，引出他多少的牢騷；故而我勸你不去的爲是。」方夫人亦歎息道：「那大姑娘爲人甚好，相貌既俊麗，談吐又文雅。前年在我家裏，住了多時，臨去尙依依不捨。怎生忽然變出冷面冷心不情的性格來，眞正一個人中道會變的。」至晚席散，各回府第。次日江素馨也請了衆位夫人到他府裏宴會了一日，其餘一概辭謝。從龍又往小儒，伯靑等處作辭，即收拾起身；叫鄭林帶着家小隨行，五官直送出十里以外，還是鄭林再三止住，方珍重一番而別。人衆不日到了淮城，二郎出城迎接，留從龍等在署款待，小黛也請程婉容，蔣小鳳過去隔了一日，從龍辭別二郎，去赴新任。管下各文武早遠遠來接。進了公館，然後擇吉接篆，所有專摺謝恩，及一切應行公事，無須贅說。鄭林先安頓家小住下，即料理歸標在轅聽差。卻好漕標中軍守備以丁艱出缺，因漕河事務均歸從龍統轄，兩營中軍，便命鄭林一人暫行兼理。當時即有漕河兩營文武來與鄭林聯絡，又見他是河帥親信人員，惟恐趨承不及。鄭林卻一塵不染，悉秉至公，從龍分外寵任；凡上等美差，皆委他去辦理。又於冬令例保案內密摺單保，免補守備，以都司升用；遂實授了漕標中軍兼管河務。鄭林即寫了信稟知他岳父，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且說：陝小儒待程公來省接了印，便打點登程，又帶了仁壽夫婦，與小憐同行；伯靑等人亦忙着紛紛餞送。五官寫了稟啓，托小儒帶呈東府裏王爺，無非仍說外面各事沒有淸楚，急切尙不得回來，請王爺不用掛念。小儒今番是擢陞內用的大員，沿途迎送更多。一日，已至從龍境界，見了面，即商議將玉梅留下暫住，俟仁壽過了朝考，或留京，或放差，再來接取家眷；沒似我上年帶着家眷去會試，巴巴的到了京，不上兩月，又仍然出來；人

既吃辛苦，又多費往返使用。從龍應允，即留下玉梅。來日小儒作辭，由王營陸路入京，又特地繞道兗州，送了小憐過去；漢槎即親往小儒公寓內，再三稱謝。祝瓊珍見小憐已至，甚爲歡喜，忙收拾出一進房屋，讓小憐居住，當派了四名丫頭給他使喚；又趕着他叫妹妹。小憐見瓊珍如此優容，更外敬謹侍奉，瓊珍揀了吉日，代小憐開臉上頭，命內外人等，俱以奶奶相稱。自是小憐得了棲身所在，頗爲相安。小儒在兗州住了一日，仍取路趲趕入都，一路無話，已至京城。賃定公館，安置家小人等，便預備陛見，赴吏部衙門接任，又去拜會了在京諸同年世好；從此即小心勤愼，以供厥職。話分兩頭。單說：雲從龍在河督任上，不足兩月，將漕河兩營，一應積弊陋規，大爲整頓，裁汰所有庸劣各員，盡行參褫；不時傳了鄭林入內，當面吩咐在外暗中訪察，作自己一名耳目；又命嚴約兩營兵丁，不許滋事擾民。眞乃吏治民安，一方稱頌。這日正在簽押房閱看公件，忽見家丁來回道：「淮安府知府馮寶來見，幷有要話面稟。」從龍聽了，暗想道：「楚卿非我屬下，今特來稟見，其中定有別故。」忙叫人將文卷收過，吩咐請見。二郎進來見從龍請安；從龍略問淮城近日風俗，即問二郎來意。二郎欠身道：「請大人命左右暫退，卑府有機密事件面申。」從龍起身道：「既然機密，外間耳目逼近，到裏面去坐罷。」便邀着二郎至內書房，命伺候的人一概不許進來；又讓二郎寬了大衣，對面坐下。他們原是至好，因名分有了尊卑，外面不得不拘體格；私見的時節，仍似當日嘲笑戲謔，無所不至。從龍因二郎說得如此鄭重，很不放心，纔入了坐，即問：「究竟是什麼事，這樣蠍蠍螫螫的？想是在淮城又鬧下亂子來了，快說出來，好大家設法。」二郎笑道：「不勞你關心，你倒有意咒我鬧亂子，然而這件事鬧出來，也非尋常。去歲山陽縣鬧漕一案，皆因魯鵬不善辦理，苛收了衆花戶，觸怒本城紳耆，聯名具稟到我衙門，我卽委派委員查訪屬實，不得不詳；是你與小儒列銜奏參出去。魯鵬得了信，卽趕着寄信進京，與魯道同在內做了手腳，只從輕議了個革職留任的處分。若依你的意見，因他祖庇田文海，難爲了五官，還要行文確查，再行參辦。我卽寄信你們，說人貴悔過，如今他革職，也知道利害，凡事不似從前狂妄，斷不敢復萌故態，不如姑寬着他，以觀後效；若一定要辦倒了他，他這微末前程，亦非容易得來的；好在五官現今安然無事，亦沒有過於難爲着。這麼看起來，我尚有恩於他。那知小人心胸，卻最險毒，不記人的好處，只

記人的壞處;就是我詳參他,亦係因公起見,是他自取其咎;我若不詳,我卽有了處分。不意今年三月間,他又密信與他老子,說我乃原任宛平縣馮炳的兒子,本籍常州,目下冒入大興縣籍,反在本省江蘇爲官。魯道同正恨我去年詳辦魯鵬,見了這封密信,卽揭參上去。現在奉旨着兩江總督查明覆奏,毋得隱混昨兒令岳已行下文來,調我上省。我想這事倒被他踹住過兒了,卻很有些棘手。偏偏你又升到南河來,小儒又內用了;不然也好代我扛着一肩。前兒我已寫信與小儒,託他在內粉飾;究竟其權操之於外,令岳那邊我又沒伺候過,必然據實覆奏。我的官丟了卻不值什麼,若被姓魯的扳倒,非獨難以對人,亦落他人笑話。意在煩你寫封切實稟啓,給我帶呈令岳,求他彌縫;況且還有一條可以辯白的情由,我有一支共高祖的遠族,久住在京,已入了大興籍;惟有借說與他嫡派,方可無礙。」從龍聽了,咂嘴道:「這件事很有些棘手;若照父子異籍的辦去,卽是個欺君之罪,你卻當受不住。當日你怎麽忽然要捐冒大興縣籍,眞令人不解。此事原難以怪你,只說捐名郎中分部行走,不過因伯青等人多在京中,大家可以常聚在一處;卻沒有想到放在本省來了。你卻錯在簡放之時,若申明原籍常州,另請改掣,卽沒有事了。你果眞有房遠支是大興縣籍,尚可設法補救。我卽寫信至家岳處,將你實在原由不妨明白直說,你再具稟詳訴上去;家岳亦是愛才的人,又曉得你與我們至好,不能不曲爲成全。到了南京,再求江相去關說一聲;你是江老門生,他也不好拒絕不問。就是家岳亦不便過拂江老情面,況又有小儒在暗中撕擄,可保無大關礙。若說一點處分不耽,是沒有的事。」二郎道:「我也自知難免過失,只求不丟臉,不落魯家父子算計,卽萬幸事了;我並非那般得隴望蜀的人。你旣肯給我的信,就煩你寫下罷,我好早去早回;爽性丟了道顯勞什子的印,倒也罷了。若叫我多在省中耽擱幾日,卻不放心,不知魯鵬一經離了我,惟恐又妄作妄爲的。倘再鬧出些事故來,我眞就當不住了。」雖自鬧漕以後,他斂跡了多少,怕的本性終未能改,饒不着我還時常防察着他呢!細想起我眞正那裏來的晦氣!此番到省去這一趟,要用四五百金;縱然令岳允了情,部裏亦要去料理,一打點兒的算起來,至少也得二千金。你知道的,我平日費用又大,那沒名望的錢,我又不肯濫取,這淮安府亦是個中缺,出息微末,僅够我衙門內用度,去年我還賠貼了少許。如今平空生出這枝節來,那裏措辦得及一

宗巨款去庫項我不敢動取分文，平時猶可，現在既鬧出這件事情，倘不知能否回任，若再被後任查出虧空來，可不是罪上增罪麼？」從龍點首道：「你所慮卻也在理，若專爲用費籌劃，我倒代想下個救急的法子，你至南京伯青那裏，大可通挪，不過叫他先替你代墊着，回來我再爲你設法歸結。」二郎聽了，感謝不盡。從龍又問及：「魯鵬密信進京的事，你如何曉得這般清切？」二郎道：「說也相巧，我有名舊僕現在山陽縣裏，魯鵬一舉一動，他盡知其細，特地來告訴我，叫我防備着。彼時我也不甚介意，誰知竟被他父子鬧通了。」從龍聞說，方明白其中原故。又留二郎吃飯，即帶着信去。稟啓中細微曲折，寫明情由，與二郎看了，封好函口；二郎在身畔收好，作辭回去。次日清早，收拾起身。不數日到了省城，先尋着伯青告訴，伯青替二郎大爲不平。又滿口應允，如有短缺，只管到我這裏來取，你我既是至好，切勿稍存意見。二郎別過伯青，即去謁見江相，將細情面稟一番。江公自然也答應了。方去稟見程公，把從龍稟啓呈上；適值江公亦打發人過來關說，程公也知道二郎居官清廉，辦事很有才幹，又有女壻的書信，江相的人情，落得順水推舟，做個好人。若覆奏進去，仇家一定不依，挑剔部裏駁了下來，與我無涉。即當面問明情節，叫二郎回任聽候覆奏，若何發落，再行來省。伯青又留下二郎住了幾日，臨行囑托伯青：「打聽程制臺如何覆奏；并常時提着令母舅聲，倘然批摺回來，與我大有關礙，你須先給我個信兒，好早爲打點。「若有該使用的處在，仍請你墊着，統容一併償謝。」伯青笑道：「你只管放心回去，幹你的事。料想這件事，既有在田的信，又有家母舅說項，程制臺不得不迴護着；況內裏又有陳小儒關切，天大的事，也就沒有了。至於應該何處使用，我既允下了你，斷不能半途而廢。批摺回來，萬一於你不便，我自然先給你的信。你的心境，我也明白，以爲官倒丟了，不若爽性打撈他一場，扳扳本兒，可是不是呢？」二郎笑道：「你太估量的我不堪了，我若早以財帛爲重，也不致終年到頭仍然空着兩手，不過落得用的爽利些。」又去稟辭了江、程二公，方回淮城。這裏程制臺既允了替二郎剖白，即照訴稟上的情由，代奏說他祖籍常州，其本支已入大興縣版籍，確有可考。原任宛平縣知縣馮炳實係該員一姓，並非父子，因該員之父名元鋼，以致疑混等云。此摺到了京中，小儒久經接到二郎私書。好在二郎三代清供履歷，均在本部衙門，即暗將二郎履歷改正；又代他囑託了各處。魯道同

亦明知二郎做了手腳，因此時吏部權柄，不操之於己。原來首相胡文淵病故，推升李文俊大拜，熊桂森又放了直隸總督，即恩命魯道同協辦閣務，適值陳小儒調取內用，抵了魯道同吏部尚書一缺。魯道同猶想追究此事，務要水落石出，一則把柄未曾拿住，只據魯鵬來信；二則他們既安排定了，必無破綻。況李文俊陳小儒等人，皆與馮寶有舊，豈無關切；倘或追究不出，反繞到自己身上，大為不便。今番便宜了那小畜生，再尋他的過失罷。只得丟開了手不問。隔了數日，旨下：淮安知府馮寶既係原籍常州，當部放之日，應該赴部，申明原委，呈請另改他省，何得延至參發始行詳訴？顯見有意掩飾。姑念在任操守尚潔，曾經本省前各該督撫，歷薦卓異，着加恩以佐貳降用，來京歸部另選。所有該員之父馮元鈵，誤為原任宛平知縣馮炳一節，着無庸議。陳小儒得了信，即連夜發信專差出京，叫二郎趕緊告病。既然魯道同與你做對，縱赴部選得別的省分，魯老也不肯善自放你過去；若再被他尋出過失，即難撕擄了。又函知從龍伯青等人，叫他們就近勸說，恐二郎官心未灰，執迷不悟。且說程公見了批摺，先去回覆了江相，即委員前往淮安府接署。又將二郎降改另選的情節，告訴他女壻知道。伯青早接到小儒來書，忙着差人去請二郎，可先至省中來一行，再預備起身入京赴選。二郎叅到撤札，即料理交代新任，又見了小儒的信，勸他告病；恰好伯青的差人已至，從龍那邊又打發人來請他。二郎大笑道：『他們也過於小心了，而今做官亦沒有甚麼好處，況且又降改的了，更覺無趣，我豈猶戀此升斗，赴部去另選麼？』當發了回信，交給從龍伯青的兩處差人回去，即忙着收拾，帶了家眷人等，來至南京，在祝府內暫為借住。先去稟見程公，叩謝代為覆奏，隨後方說到告病一節。程公應允了。二郎又至江公處稟明原故，江公亦深以為是，拈鬚長嘆道：『非是我說背晦的話，今日出仕的人，當門一味逢迎，求取功名，那裏還記得忠君愛民四字？居高位者，以要結黨羽為耳目；在下位者，以阿諛承順為才能；或中有一二稍具天良者，即自為不合時宜，必多方排擠，使之自退。再不然，獲罪殺身，皆由於此。故當今之世，君子日去，小人日來，朝廷之上，半屬衣冠之賊；土地之守，都為貪酷之夫。所以我去歲立志乞退，羞與若輩為伍。你們一班如在田者香等人，為官尚不失分，無奈自負其才，目無餘子，即與小人不足，難保無暗中傾軋等事。日前漢槎赴任的時候，我沒有別的囑咐他，只叫他居官第一個法子，凡作

事但說我心上過得去的都可以行得，不要丟了祖父聲名，忘了平日聖賢的訓誨，受萬人唾罵，即算好官了；切戒不可好功居奇。好功未免殃民，居奇難保僨事。古人云：立心要清超，作事要平正。你們做官，皆於平正上欠缺，故而多遭猜忌。惟小儒比你們長幾歲，見識亦比你們強些，卻合了和而不同一句。你此番能知機急退，不戀一官，正是你的好處。』二郎連聲應是，坐了一會退出。又在祝府附近尋下一所房子居住，從此無拘無束，自在蕭閒。有時去尋伯青閒話，有時約了伯青到各處游玩，連年雖無宦囊積蓄，倒也過得下去。在南京附郭置了數十畝田產，作過活之計，分外無憂無慮，益發放浪形骸，不拘蹤跡。林小黛終日有他母親穆氏作伴，或為江素馨小姐接過去盤桓幾日，又到慧珠家去了兩趟。因他冷冷的不似往日親熱，小黛也懶於去了。這日正坐在房內與穆氏說話，見丫頭來回道：『適纔老爺叫人請太太到祝府裏去，聞得那邊祝大少奶奶生了位小公子，各府裏太太們都道喜去了。』小黛聽說，忙着妝扮，乘轎向祝府裏來。原來素馨小姐自伯青往山東去，已有身孕，到了十月，竟產下一位公子。說起生產時，卻也奇異，是日早間素馨覺得身上不爽，肚腹膨脹；祝老太太聞說，趕着來看視，曉得要分娩了，即傳話叫穩婆來伺候。又在家堂竈神前各處點香，命伯青去行禮。祝公獨坐在廳上，靜聽內裏消息；待至午錯，不覺困倦，伏几假寐，恍惚間見外面走入一人，頭戴烏紗，身穿紅袍，腰圍玉帶，腳着朝靴，是古時的裝束，年紀只好三十上下，生得面如滿月，唇若塗硃，一表不俗，大模大樣的進來。祝公忙着立起迎接，正欲通問姓氏，那人早上來深深一躬道：『晚生忝在同官，又同鄉里，今奉上帝之命，着長庚星送晚生至尊府棲身，了結夙緣，想老大人自然不棄收留。』說罷，便昂然直向後堂走去。祝公見了大為詫異道：『這個人何其冒昧，我與他向未謀面，連姓名都不曾問及，怎麼就這麼託熟，跑到人家內室裏去？現在內裏正忙亂着媳婦生產，忽然跑進一個生人去，豈不嚇壞了媳婦等人？而且他是個男子，裏面無非內眷，即是通家，此時也不便入內，難不成這人是不解禮體的？看他外貌甚好，那知內裏結實胡塗。』趕忙拾步來攔擋，并欲狠狠責備他幾句。不料只顧來阻那人，忘卻腳下門限，一交絆倒在地，不禁失聲哎喲，驚出一身大汗。急睜眼看時，仍坐在前窗椅上，方知是夢。正怔怔的細想夢中景況，主何吉凶，忽見內裏丫頭僕婦等出外報喜說：『少奶奶午時生下一位公子。』

祝公聽說，暗暗稱奇道：『此兒大有來歷，適纔我得的一夢，明明是這人來託生我家。既口稱奉上帝之命，來了夙緣，將來定非尋常之器，眼見我祝氏繼起有人，不患無後了。』想罷，不由喜形於色，忙起身來至後堂。祝老太太趕着出房給祝公道喜。祝公笑道：『我的孫子卽是你的孫子，你我同喜。產婦可健旺？』祝老太太念佛道：『眞正活菩薩，一個緊陣子，細人兒卽落地了，現在媳婦倒大談大說的。』接着江老夫人得信也過來了，祝公卽忙避出。又叫人分頭送信與各家親族。少停多至祝府道賀。林小黛見江、祝二位老夫人，行了禮，卽至素馨房中，口內只說了聲恭喜，素馨欠身讓小黛在牀邊坐下。穩婆早將小公子香湯沐浴，用新布裹好，小黛伸手接過，細看此兒，骨相淸奇，聲音洪喨。一面用手摩撫着，笑向素馨道：『姐姐福氣，此子日後定非凡品，今於初生時，已見其骨格。』素馨笑道：『罷喲！一點點的這東西，那分得出好歹來？在我看不過徒添一累人物耳！』小黛道：『別這樣說，不知想兒子的人，想得什麼是的呢！卽如小妹血分中有病，是不能生育的了。罷罷，馮家娶我過門，做一代的正經人，沒有替他家生下一男半女，豈非馮門中的罪人麼？就是日後有庶出的兒子，比親生的都要隔着一層。』說着，不禁眼圈兒紅了。素馨忙用別的話解釋過去，又說到慧珠身上。小黛道：『我前日去看他，很爲消瘦，據說連日飲食大減，常思睡覺，請了醫家來診脈，又說不出什麼病原來。他既矢志修行，自然萬念皆灰，毫無妄想，怎生有這悠悠的病？沒是外面別氣，心裏仍放不下那些牽腸掛肚的事。』素馨搖頭道：『那倒不要冤屈他，又沒人逼他修行，定要裝出這些故事來，合誰別氣呢？我家這一個，自從聽見他修行了，急的晝夜不安，也病着好些時。常說人生最難得者是個知己，若畹秀有了參差，我拚就不孝的罪名，與他一道兒同去。現今隔的日久，方纔冷淡了；饒不着提起來還是唉聲嘆氣的。這麼看起來，畹秀竟沒有別氣的處在，可知其中另有曲折，不能告訴旁人，只得自己納悶，恨氣修行，是有的。連他說的什麼夢見有人指示前因，不可昧棄，怕的多是他託言；不然好端端的鬧着修行，恐人議論他不是。』小黛聽了，連聲稱是。又坐談了半晌，因素馨產後不能過於勞動，遂作辭出來。祝老太太卽留住衆家女眷，用了晚酒方散。接着三朝，祝府又大開湯餅宴會。祝公代孫子取名夢庚，因夢中人說是長庚星送他來的意思。是晚伯靑也進房來看兒子，奶娘忙將小公子抱送過來，伯靑雙手托

定在燭光之下，細看此兒品格清秀，一對烏溜溜的眼睛，望看燭光轉來轉去，似乎解得頑耍。伯青自是歡喜，仍交奶娘抱了；迴身坐在牀沿上，細問素馨身體可否硬朗，素馨偶道：『前日林小黛在此曾提及晼秀有病，醫家又不識病原，我倒好笑，隨便甚麽病，多要有個起病的原由，可見那些醫生是都沒有本領的。』伯青聽了，忙問道：『晼秀有病是眞的麽？』素馨笑道：『誰和你說假話呢？我又與他無仇，難不成枉口白舌呪他有病麽，你這話倒問得我奇。』伯青頓時忙手忙腳的起來道：『我怎麽半點影兒都不曉得？而且前兒夫人說有了幾日的病，不是倒有半月多了。明日我定要看看他去，纔是情理，他心裏正怪着我呢！如今有病，我再不去，他更要怪我了。其實不是你今晚說起，我仍是不知道。』說着，又跺足自恨自怨。素馨見了又是好氣，又是好笑道：『你而今眞正格外瘋瘋顛顛了的，就是明兒看他的病去，也不算遲。俗說：有心拜歲，寒食不遲。好在你眞是不曉得的，也不爲對他不住，何必急的這般形像，自己怨恨着自己？若是老爺聽見了，又要責備你。還有一說，橫豎你與他交好中斷了，就待他情分上欠缺點兒，也不算什麽。』伯青被素馨說得低下頭去，默默無語。素馨亦不便再說，半晌道：『你也該歇着去了，今晚早睡，明日早起，好看病人去。』伯青聽說，亦不答言，逕出房去了；回至書房內，倒在榻上，翻來覆去，都睡不穩，只覺萬斛愁腸，一時頓至。不知慧珠連日病勢若何。又想到怕的我去看他的病，他仍然冷面冷心，不理會我。復又想道：『隨他怎樣待我，我只照平日情分一樣的待他，我的心惟有天知道罷了。』想到這裏，方沉沉睡去。一覺醒時，日色滿窗，忙翻身下牀，連聲說：『遲了！遲了！』忙叫人備馬伺候出門，一面取水淨面漱口，又吃了點飲食，帶速兒忽忽上騎，直向桃葉渡來。未知慧珠的病近來怎樣，伯青去看他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四回　囑遺言晼秀了塵緣　聞凶信洛珠悲老母

話說：聶慧珠自修行以來，斷除妄想，趨向眞如；初時猶覺花朝月夕偶觸情懷，尙自感自嘆，雖說見着伯青狠心不理，未免心內還有些抛捨不下。到了兩三月後，內念日堅，外緣日屏，把塵世上一切兒女私情，人生貪慾，皆

撇入東洋大海,連自家的身子,多覺非己所有。不過隔兩日到王氏處詢問一聲,以盡母女之情而已;其餘一概人等,都不見面,省得見着徒惹煩惱。王氏,二娘在背後計議,待他性子過去,倘望他回頭;不知慧珠的心一日堅固似一日,世情一日冷淡似一日。這晚間吃了飯,叫使婢們退出,親自點了一支香,盤腿坐在蒲團上閉目誦經。待至三更時分,恍惚間似睡非睡,身子虛飄飄的起來,心內猶自明白,暗急道:『修行最忌走禪,我從不曾這樣,今夜何故如此?』即狠命的把心朝下沉。忽覺離了坐位,又到前番夢中那荒野地方;正渺渺茫茫,不知所向,猛然背後似乎來了一人,方欲轉身,耳畔只聽來人說道:『你的俗孽已滿,道心已堅,還不早早返本還原,等待何時?』又似一件重重的東西,在腦後擊了一下,不禁失聲呼痛。睜眼看時,仍坐在蒲團上,頓覺頭暈眼花,鼻塞聲重,不能再坐,忙起身至榻前睡下。細想適纔夢中情景,說我俗孽已滿,亟宜返本歸原,早明白不能久於人世,未免一喜一悲:喜的從今割斷塵緣,可登仙界;悲的母親生我一場,雖然借腹而生,究竟十月懷胎,三年乳哺的大恩未報;況母親平日又鍾愛獨甚,我若一旦先別了他,豈不把母親哭壞?想到此處,又掉下幾點淚來。此時身子愈覺不爽,忙叫起外間伺候的使婢,給他搥着,過了時許,方昏昏睡去。次日即懶得起來,連飲食都減了。慌得王氏請了醫生來診視,多不識病原,六脈又好好的無病,若據外面形容看來,又似有病,便不敢造次開方,互相推卸。急得王氏沒主意,四處遍求名醫,皆是一口同聲的說。王氏又去求籤問卜,說的都不甚好。可憐王氏忙一陣哭一陣,二娘看不過去,再三的勸慰,又悄悄吩咐人去料理後事。背地對人道:『我看這病來得蹊蹺,怕的不好,若託庇好了,用不着更妙,不要臨時忙亂的來不及,又辦不出好貨來,只要不給你們太太知道,就是了。』說罷,正欲入內去看慧珠,見人來回道:『祝少老爺到了!』說話間,伯青早已進來,二娘忙迎上去問好,伯青也無暇敍說閒文,即問道:『大姑娘的病怎麼了?』二娘咂嘴道:『沒有什麼好壞,連日多是這般樣兒,在我看都難以收功,只不過纏綿日期罷!』伯青聞說,猶如萬箭攢心,止不住紛紛淚下,即大踏步走向慧珠後進來。二娘趕着跟入室內招呼王氏道:『祝少老爺過來看姑娘病的。』王氏正向慧珠問長問短,忽聽祝伯青來了,即出房迎接。見伯青一面走着,一面拭淚。王氏不由也傷心起來,想到慧珠那般冷淡待他,令人寒心,若是別人久該惱了;

他今日聽見慧珠有病，即來看視，又如此悲切；祝少爺要算天下第一等情種。偏生我家這丫頭沒福，平空的要惱他；你雖惱他，他卻不肯惱你，眞叫人看着分外感敬。便搶一步迎着道：『又勞動祝老爺大駕。』伯青搖手道：『不是這樣說，此刻你姑娘覺得怎麽？可礙事不礙事？』王氏見伯青問得急迫，反不好說出慧珠病危，恐嚇了他，因說道：『少爺放心，不妨的；不過來勢甚狠，醫家又說得沉重，叫人害怕，其實也不至就怎麽樣呢！』說着，即邀請伯青進房。伯青到了房內，見慧珠面向外睡着，瘦得多脫了形，較之前年揚州有病的時節，大不相同，恨不能即上去詢問。只因慧珠自修行以後，不大理他，又不敢冒失，反忍着淚從容走至牀前，低聲問道：『畹秀你覺得怎麽？我昨日纔知道你身體欠安，你要怨我來遲。』王氏忙掇張椅子過來，請伯青坐下，使婢又送上茶來。慧珠本沒睡着，因見伯青進房，故作朦朧之態。聽得伯青虛心下氣的問他，不免又感動前情，着實不忍；徐徐睜開兩眼，哼哼唧唧的道：『倒很費你的心，我並不覺怎樣，只是不想飲食，四肢懶動，醫家又說不出眞實的病原，鬧得我藥也不敢吃。好在人之生死，總有天命，若是年災月晦，過些時自然病退身安；若命裏逢絕，別說沒吃藥，就是吃仙丹下去也沒有用。我亦沒甚放心不下，只有我母親白白養我一世，平日又極疼愛，一旦我有個好歹，只愁苦壞他老人家。所喜妹子有了着實去處，看待他是沒得說的，將來母親還可以靠得他住；即是母親不願到浙江去住，在南京不用我囑託，你自然亦是照應的。雖說日前無辜的給你氣受，想你我知己，非止一日，你也不能惱我。總之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你聽我這一句話罷！』說着，自己亦流下淚來，卻不肯說出他夢中的事。伯青未曾聽完，早已哭得淚人一般；王氏更外撫膺頓足大哭起來；二娘使婢等人無不傷心落淚，只得上來解勸。伯青哽咽半會道：『畹秀你快別要這麽想，現在有病，再胡思亂想的，越發難好了；況且你一點年紀，譬如一枝花纔有蓓朵兒，還沒開呢，那裏就能死？千萬不要這麽瞎說瞎想！你看你母親哭得這般悲切，多是聽了你傷心的話。若說慮及你母親無人照看，者香固不能置之不問，就算路遠，你母親難去，我在南京可能不問麽？可是你多想了，你只管放心養你的病爲是。你疑惑我惱你這句話，更不像你說出來的，我也知道你是氣頭上，那裏當眞就不理我了，我要惱你，我即不來了。』一番話說得慧珠惟有點頭含淚，答應而已。伯青又恐他病中不耐聒

噪起身退了出來，囑咐王氏：『上緊的請好手醫家診視，不可怠緩，大姑娘的病是很有幾分呢！』王氏嘆氣道：『祝少老爺還等到你今日吩咐嗎？我在神道前是什麽願心都許下了！看他今日待你老人家甚好，非比往日，想是悔過來了。好少老爺，還求你時常來走走，與他說說話兒，勸解勸解他，或者好得快，亦未可定。』伯青連聲應允，因天色不早，即作別回府。祝公正拿着一封信，念給祝老夫人聽，見伯青進來，即問道：『你到那裏去了這半日？者香有信在此，你去看着，就知道了。』伯青忙接過來信，果是王蘭親筆，前面無非說些久別的話，後面即說到刻下署理杭撫，按察日多，兼之今夏浙江海塘漲裂，沿海一帶，居民被水淹沒，到處成災；而且彼處百姓，向來強悍，多半借此作亂，入海劫殺往來商賈，業已奏請，奉旨帶兵往勦。又值秋間出境閱兵之期，欲屈老弟與楚卿來杭襄助數月，忝在至好，想不卻我。信後又問及從龍在南河光景。伯青看罷，沉吟不語。祝公道：『既然者香特來請你二人，是不能辭的，明兒將信與楚卿看去，你們商量何日起程。』伯青勉強應着，回到自己房內，怔怔的坐着出神。素馨只當他仍為慧珠的病，笑問道：『你去看過畹秀了麽？他近日可好些？』伯青嘆了聲道：『畹秀的病只怕不能好了，大約本月內還可捱得過去。今日者香那裏又有信來，請我同楚卿到杭州去幫他數月，他要帶兵搜勦海寇，并出境校閱行伍，怕的一人照察不到。你想着我與楚卿是不能不去的，偏偏畹秀又病在垂危，我怎麽放心動身呢？將纔這封信老爺又看過了，催着我日內即要起程，真正叫我行止兩難。』素馨忙問道：『你的意思究竟去不去呢？』伯青道：『者香既有信來，老爺又這般吩咐，何能不去？意在請楚卿先行，我候畹秀的病定一定頭，是好是歹，免得兩邊記掛。』素馨微笑道：『論理，你去不去也不用我問，但是者香與你有這一分交情，他既寫信來相請，又細說他的苦衷，你好意思推卻麽？若叫楚卿先去，分明姓馮的與他交情契厚，姓祝的與他生疎了；再則，畹秀的病，未免來勢甚重，那裏一時就能死的道理，多因醫家沒有本領，不曾說出病原，他家的人心裏怕着是有的。在我看，你若不去，一來得罪了朋友，二來老爺也不喜歡；你別認錯了我定要催着你去，姓王的並非我娘家人，不過我替你想着不去種種不妥當，恐躭了重色輕友的名聲。倘或你動了身，畹秀竟有個長短，帶累你終身之恨，我可躭不起那不是呢！你自己斟酌着罷！』伯青聽素馨何句是諷刺的話，也

不答言，起身出來到了書房，命人請二郎過來，先將王蘭的信與他看了，即商議請二郎先行，自己隨後定至。二郎滿口應諾，因在南京逛煩了，久想到西湖上去遊玩，難得者香有信來請他，故欣然願往。即說定來日清早起程，好在家內有穆氏作伴，又離祝府相近，是放得心的。只囑咐伯青：「若畹秀能即好些，你宜早來的時候，可託小畹照應着我家的事罷！」伯青亦答應了。次早，二郎自去收拾起身不提。伯青俟二郎走了，即託言有病，將二郎先行的話，稟明祝公。祝公聽了亦無甚言語。伯青既推病在家，日間不敢出門，每晚等祝公安寢了，忙忙的偷着去看畹秀；見了面，慧珠無非請照看他的母親，其外也沒有別的囑咐，不過彼此對着淌一回眼淚。或有時慧珠睡着，伯青不便驚動，只在王氏前詢問聲，即回府去。無奈慧珠的病勢日重，甚至昏迷不省人事，王氏惟有守着啼哭而已。一日人來回說，後事已齊，二娘也顧不得王氏悲苦，便悄悄去告訴了。可憐伯青日間裝病在家，足不出戶，一心記念着慧珠不知若何情形，只有晚間偷空去走一趟，又不能過於躭擱，連日亦愁煩的消瘦不堪。祝公夫婦只當伯青眞有了病，忙着請醫調治；素馨見了，也覺可憐，反用言語寬慰。這日下晝時分，伯青正坐在書房內納悶，恨不能頓時晚了，好去看畹秀，昨晚他那個樣兒，竟有朝不保暮的神情；自己又悔不該推病，倒是說明到杭州去，仍叫楚卿先往，我即住在聶家，反可自由自便。一時愁緒紛生，又飲泣了一會，不覺神思困倦，伏几而臥。見慧珠穿得整整齊齊，從外面走入，伯青又驚又喜，正欲問他病着如何能來，想必是全愈了，慧珠已至面前，盈盈萬福道：「生前蒙君錯愛，至死不忘；無如塵緣已盡，不能久留，特來拜別。又蒙允許照應老母，千祈勿忘我言！君家亦宜自愛，休要昧卻前因，他日還能重見。」說罷，翻身即行。伯青聽了，不解何謂，忙趕上來扯着，意欲再問，被慧珠用力一推，跌倒在地，哎喲一聲！醒來乃是一夢。便掩面大哭道：「畹秀不好了！」倒把素馨嚇了一跳，急問道：「你怎麼了？敢是魘住了麼？」伯青即將夢中所見細說。素馨道：「這是你想念甚切，故有此心夢。」方欲用言譬解，忽見連兒來回道：「將纔聶家着人來報信，說聶大姑娘不好得很，請爺快點去呢！」伯青知道驗了夢中之境，忙叫備兩匹牲口，在後門外伺候，即是隨身便服，由耳門穿入火巷，來至後門。早見連兒拉着牲口在那裏等着，伯青跨上牲口，也叫連兒騎馬相隨；加上一鞭，如飛的直奔聶家來。到了離前下

騎，纔跨進門，即聽得裏面哭聲。搖山震岳，伯青的魂魄早已不在身上，急急的奔進後面，見慧珠已停了牀，伯青走上來抱尸痛哭，直哭得氣短聲嘶，喉中哽噎，一時虛火上攻，眼前漆黑，暈倒在地。嚇的王氏等人手忙腳亂的呼喚，又取開水灌下，好半會伯青方悠悠甦醒，復又放聲大哭。王氏起先原哭的死去活來，今見伯青如此傷悲，反忍着淚，同二娘再三勸止，扯着伯青到外間來坐。伯青細問臨終的光景，王氏道：「昨晚你少老爺去後，將近三更，忽然叫扶他坐起來，又要紙筆，喘吁吁的寫了張長篇大套的不知什麽東西，說留着給你少爺看；隨後叫人取水與他洗淨手臉，穿齊衣裙，直鬧到雞鳴，即對我說要回去了，若再躭延，恐獲罪戾。并說身後不可奢華，叫幾個和尚來家念幾卷金剛經就是了；百日後可在城外高阜地方安葬，墳前不用別的樹木，只要多栽翠竹梅花。又勸我休得悲苦，在南京已託了你少爺照看，若怕孤悽，亦可到妹子那邊去，妹子自然要孝敬你，就和我一樣，只當當日單生了妹子一人，又怎麽呢？你或悲痛出別的事故來，反使我陰魂不安！只恨見不着你少爺了，叫我轉說，亦不必想念他，左右都要再會的，不過隔些日子。又拜託宋二奶奶，恐我想他，請二奶奶隨時解勸着。說罷，即趺坐牀中，猶咕唧咕嚷的念他平日的經咒。後來天不大亮，那誦經的聲音漸漸低微下去，沒頓飯時，即斷氣了，猶似活人一般坐着，四肢仍然溫軟；少爺來的前一步，我們纔將他放平在挺牀上的。」說着，王氏又止不住哭了。二娘早在房內將慧珠寫下的拿出，遞與伯青。伯青接過，見是一幅花箋，上面寫了有數百言。便展開含淚念道：

妾雖薄命，系出世家；惟我生不辰，嚴親早背，嶺南萬里，煢子無依。孀母弱妹，共扶父柩，以歸故土。嗣因庚癸將呼，舉室遠來金陵，依棲舅氏。孰知舅氏亦亡，進退不可，不得已勉從宋媪之說，忍辱蒙垢，借妹作賣笑倚門之計。只許清談文字，爲當年蘇小生涯。忽來逅邂因緣，荷此日蕭郎垂盼，知己舍君，更無人矣。妾已辱在泥塗，尚有嫉風妬雨；君其心如雲日，每多從井救人。從此或離或合，一任萍飄；只願有始有終，三生絮果。方欣君賦歸兮，妾顏未老；吟花弄月，常來聯韻徵歌；握手論心，何異盟山誓海？不意去秋，妾忽有夢，喚醒癡人，旋登彼岸。色相空空，妾慚冷面；情懷脈脈，君猶熱腸；妾知負君，君不負妾也。詎料夙緣已滿，塵世難居；頓來

二豎之歎；致染兼旬之疾；情緣斬斷，不歸忉利之天；面目猶存，再認蓬萊之島。妾今歸去，敢比雙成返劫之年；君可重逢，且止潘岳悼亡之慟。書成恨恨，早爲春蠶絲；意尙殷殷，空有夜深蠟淚。不旣下懷，諸祈珍重。

餘意纏綿，復成二絕：

小謫輪迴二十年，自知非釋亦非仙；只因妄解相思字，來結人間不了緣。

時事人情盡子虛，依然面目見眞如；與君本是善相識，他日重歸認舊廬。

念畢，伯青重新痛哭不已道：「畹秀眞乃天仙化人，來歷劫的；當此垂危之際，猶能自敍生平，偏又單單給我是尙許我爲知己，叫我見了怎不傷心！」二娘又勸慰了半會方止。少頃，陰陽生與僧道人衆，皆齊忙着入殮，即停供在後進正間。伯青復至靈前哭奠了一番，連兒進來再三催請，方乘騎回府。素馨小姐亦着實的勸說，暗想親物傷情，在所不免，便趁勢勸他往杭州去。伯青因允了王蘭隨後即來，而且二郎去的日久，不能再緩，便去與王氏商議，不必待到百日七終，即可出殯，我要往杭州去，莫若乘我在家安葬，我也放心。王氏亦因喪中各事均係伯青一手經理，好在遲早都要安葬，不如依了他，我也少操些心，落得交代他辦去，遂應允了七終出殯。林小黛得信，也親身備了祭禮，前往哭弔，以盡姊妹一場的情分。臨期伯青親來送殯，一路上人夫轎馬，旗旛幢蓋，亦甚熱鬧。伯青直送到墳前，看着安葬下去，遵慧珠遺言，墓道左右，盡栽了一片梅竹，又很很哭拜了一回，被衆人力勸回城。過了一日，素馨亦早滿了月，伯青即收拾赴杭，臨行囑咐梅仙，五官兩人，照應着二郎家事：「聶奶奶那邊你們也常去走走，若十分想他女兒，你們須設法寬解，別要儘着他性子鬧。」又去叩辭了江公夫婦，即向杭州而去。且說二郎到了杭州，王蘭接着，甚爲欣喜，問及伯青何以不至，二郎即說到慧珠病勢沉重，伯青不便即來。王蘭聽了很吃了一驚，又囑託二郎：「不可聲張，使柔雲知道。他前夜得了一夢，說是夢見他姐姐前來作辭，又吩咐他好生孝敬母親，這日正愁着他姐姐呢！又叫我寫信至南京問去。這麼想起來，畹秀的病卻有些不妙，此時若告訴了他，不知鬧到甚麼田地呢！左右等伯青來了，問明好歹，再作計議。」晚間入內，即說起二郎從南京來：「你母親同畹秀皆平安無事，據說秋間還要到杭州來瞧你；只有畹秀而今矢志修行，不與伯青往來，終

日坐在靜室內念佛誦經，甚至你母親和宋二娘整日的不見面，任憑旁人怎樣勸說，他都不聽。」洛珠聞得母姊無恙心內稍安，因說道：「姐姐也太胡鬧了，平空的要修行，可不是笑話麼？況他素昔最厭僧尼，說人生在世，又不殺人放火，那裏來的罪孽，要他懺悔？不過變着法兒弄人的錢罷咧！卽如漢武帝夢見丈六金身，自稱是佛，其言甚誕，試問誰見他夢中的事呢！焉知不是武帝借詞？偏生世間的愚夫愚婦，惑於釋氏者，多以有用之金銀，作無用之施捨。你聽着他既如此闢說，無故的怎麼信起佛來？我恐另有別情，借此爲辭。他們果眞秋天來了，我倒要細細問問他什麼心境。」王蘭亦只得含糊答應。次日備酒代二郎洗塵。席間說到日內卽要統領撫標兵弁，往寧、紹一路海濱地方勦滅盜匪：「前日已檄知該處道府等，預備兵糧夫馬接濟。而且賊衆猖獗，每每上岸窺探。附近城郭，其勢不能刻緩，我已擇定五日後起營。巡撫任上一應公事，雖然委了藩司代拆代行，仍要奉煩老弟從中照察，我卽可安心前往，無後顧之憂，所以專函請你同伯青至此；伯青想必還有幾日躭擱，我是不能等他，來時請你致意，卽託他與你互相關切，分外妥善。再則倘或晚秀有了長短，伯青來此，柔雲必要追問根底，須當設法說得婉轉些，不要冒冒失失的明告訴他，能於隱瞞着更好；柔雲的性格你與伯青是深知的，竟可急痛出意外事來。」二郎笑道：「我曉得了，不用你累贅了，你只管帶你的兵，立功去罷！別要在軍中運籌退敵之時，又惦記着家內娘子軍，那可不是頑兒的。」王蘭亦笑道：「人家好意拜託你的正經，你又說笑話了。」二郎道：「你說正經，我卻招起一樁正經來：想你此去勦滅海賊，必要多帶熟諳海面的將官調用，現在你屬下黃巖總鎭，此人由偏裨擢用起來的，據聞慣習水戰，亦復老於行伍，以前頗著戰績，他這黃巖鎭總兵，也因巡緝洋面有功，保陞來的。」王蘭道：「你不說我幾忘了，黃巖鎭總兵不是姚守成麼？我亦常聞該鎭久歷戎行，弓馬嫻熟；去冬合省文武大計，我倘與浙閩總督聯銜彙奏，該鎭武功第一，准以提督補用的。你怎麼知道此人來歷？」二郎遂將柳五官如何提拔他女壻鄭林，又怎樣單身退盜，救了五官，現在鄭林爲漕河兩營中軍，在田頗爲得用：「鄭林的武藝，卽是他丈人姚守成傳授。有壻如此，其翁可知。在田等人常與我說及，所以我曉得這般清晰，不然也不敢切實舉薦。」王蘭聽了，欣喜異常，頓時卽發了飛檄，調黃巖鎭總兵姚守成火速赴營聽用。少頃席散，

各自安寢。到了第五日，王蘭穿了朝服，祭旗開兵，滿城文武，齊來候送；二郎亦送到城外，再三珍重而別。由是每日按着應行的公事辦理，暇時即往西湖上各處游覽勝蹟。一日伯青到了，見着二郎，彼此少敘寒暄，二郎即說者香已行，致意拜託的話，又問：『晼秀近日怎麽了？』伯青見二郎問到慧珠，不覺淚下道：『晼秀歿了，我待他安葬下去，方起身的，不然何以直至今日纔來。』二郎聽說慧珠已死，亦心酸淚落，連呼可惜道：『晼秀如此短命，從茲非獨伯青少了一個知己，世間亦少一個才貌兼全的女兒了。』着實嘆息了一回。即說到者香恐柔雲悲傷成疾，晼秀的凶信，不可使他知道，候者香事竣回來，再爲計議。伯青道：『這卻難了，我來時，他母親尚再三諄囑，告訴了柔雲，叫探問者香口氣，好接他到杭州來，免得在南京孤棲的，他還守我回信呢！況且柔雲曉得我來，必然要問，我怎生對答他？若說晼秀仍是好好的，何以連一封平安信都沒有，也不像句說話。又不知者香何時可回，出兵的事，不是十天半月，可以料得定的；倘或連兒們不謹慎，漏出一兩句來，又怎麽了？再則這件事也非能瞞的事。』二郎聽了，低首想了半會道：『我倒有個主意在此，說出來大家商量：柔雲果眞問你，你只含糊應着，卻暗中回明者香的夫人，叫他設法去。他若告訴了，自然要解勸柔雲；就是鬧出別的變故來，者香回來也抱怨不着我們。』伯青連聲稱善道：『你想起的倒十分周到，莫如就回大太太去，少刻柔雲必然叫人來問，我即推說你們太太曉得，問他去就是了；他說與不說，與我們無涉。你不知我提起晼秀的話，即要傷心，被他們看出破綻來，倒不好。』二郎即喚伺候書房的家丁進來，將南京的話說了一遍，叫他上去悄悄回明大太太，千萬別要使姨奶奶的人聽了去。家丁應着，轉身入內。那知洛珠從自夢見慧珠之後，常常想念，雖說二郎從南京來的，說他母親姐姐無恙，終怕是寬慰他的，恨不得伯青立時來此，討問個實信。今日忽聞伯青來了，即叫小丫頭出來聽信，所以二郎與伯青商酌的話，盡被小丫頭竊聽了去；小丫頭不知高低，忙忙的當件新聞回至房內，一五一十的說了。洛珠聽了，好似身子吊入大海裏一般，急的眼睛直豎，一口氣轉不過來，平空往後栽倒，昏暈過去；嚇得衆使婢狂呼亂喊，慌作一團，又忙着報信與大太太。恰好那家丁已回明靜儀小姐，靜儀正要起身過來，相機而勸，告訴洛珠知曉。忽見小丫頭慌慌張張的來說：『姨奶奶死過去了！請太太快點去看看。』靜

儀嚇了一跳，不知何事，一面扶住使婢走着，一面問那小丫頭究竟姨奶奶甚麼事？小丫頭道：『姨奶奶聽得南京來了什麼祝大老爺，說是大人請來的，即叫我聽他與前日來的馮老爺說些甚麼；我只聽他們說，姨奶奶家的大姑娘沒了，又叫瞞着姨奶奶，先來回太太聲。我想既然姨奶奶家的人不在了，瞞着做什麼呢？不想告訴了姨奶奶，也沒說什麼，又沒有哭，就跌暈過去。』靜儀聽說，方明白小丫頭走露風聲的原故。說着，到了洛珠房中，見衆婢已將他扶到牀上，正圍着手慌脚亂的揉胸抹肚。靜儀喝住衆人不許亂動，看了看洛珠面如白蠟，牙關緊閉，知是急痛痰迷，別住氣了；回頭叫人取開水來，又親自揎袖坐在洛珠身畔，用手在他胸口輕輕推抹，使他活動着這別住的一口氣；使婢們取了開水來，又和下一匙白蜜，用牙筯撬開洛珠牙關，緩緩灌入。約一頓飯時，肚內或上或下的響，漸漸響至喉間，聽他哎唷一聲，哇的一口吐出多少痰來，即放聲大哭道：『我的苦命姐姐呀！你什麼就忍心拋下母親，和你妹子去了？』說着，跌足搥牀，哭鬧不止。靜儀因他適纔別住氣的，反要讓他哭着喊着，方可無礙。停了片刻，始慢慢的解勸道：『你是個聰明人，須知人死不可復生，哭也無益；然而姊妹之情，何能不傷心？還要自家保重。再者你家太太現在只望你一人，你若身體急壞了，反叫他聽着不安。好在南京一水之隔，歇兩日打發人去接了你家太太來同住，你可早晚侍奉他，既不致傷心，你又可以克盡孝道。你想我這話可錯是不錯？大抵人生壽夭有數，是強求不來的，何況你姐姐聞說他已修行了，安知不是到了好處。你這半日也鬧乏了，我那裏有現熬下滾熱新蓮米香秔粥，我吃着很可口的，叫人拿了來你可吃一點子，培培元氣。你亦該知道你的身子不好，不要踐踏出病來，那可犯不着。』洛珠哭着道：『雖蒙姊姊勸我是好意，無奈我的心裏，只覺酸痛的不耐煩。想我母親只生了我姊妹二人，自幼噙在口裏長大的。我上年到這裏來，他老人家倘哭了幾夜，我還是活着呢，不過隔的路遠些。今日我姐姐死了，遙想母親不知悲苦到甚麼樣子，多分他老人家也活不成了！』說罷，又嚎啕痛哭。靜儀好容易再三溫言軟語的寬解方止。洛珠又要當面去問伯靑究竟姐姐是何病症歿的；靜儀即吩咐房門外掛起湘簾，叫人請祝老爺進來，我們姨奶奶有話說呢！設或祝老爺問你，即說南京的事姨奶奶曉得了。那使婢去了半晌，請着伯靑入內，在正間坐下，使婢又送上茶來。洛珠勉強起身走到

房門口，隔着簾子問了伯青的好。伯青也回問了好。洛珠道：『適纔祝老爺與馮老爺所言，我已盡知，不必隱瞞，但是我姐姐是何病證？沒了又如何結果？我母親近來可好？請細細說明。』伯青含悲忍淚的答道：『令姐并無重病，頭一夜還念了兩個更次的佛，覺得有些不爽睡下了，次早即頭眩目昏，懶進飲食，沉沉的想睡。請了醫家來又說不出什麼病原，只說身體素虧，想是近來勞碌過度，當先開脾胃，能多吃些，再調養起精神就無礙了；一起幾個醫生，皆是如此說法。令堂是什麼精致得味的飲食多辦到了，問着他倒也想着吃，及至到了面前，仍不能入口；便一日一日的消瘦微弱下去。後來爽性連湯水多不要吃，竟於七月念二日亡故。』說到這言，不由那眼淚似斷線珍珠，撲撲簌簌的下來，忙用手絹拭了。又說慧珠臨終言語，及寫下的遺筆：『現在已出了殯，所有身後一切，均遵他所囑，不奢不儉，墳前栽的盡是梅竹，不用雜木，我直待安葬下去，纔動身來的。令堂縱然想念，有宋二奶奶等人不時相勸，倒也罷了。叫我到杭州與你們商量，接他來走走，他也惦記你們的很。目下我雖來此，卻囑託了小瑕照應，亦可放得心的。』伯青只把慧珠夢中所見與臨終來託夢一節，全行隱過不提。因在內室又有靜儀在旁，這些近於荒誕的話，不便說出。洛珠聽完，幾致柔腸寸斷，哽噎着道：『家母亡姊，極承關顧，惟有容再圖報罷。』伯青連稱豈敢，即起身作辭出外。既到了杭州，只得將思念慧珠的心，暫且擱過；又有二郎常常勸慰，除了辦公之外，二郎即約他到西湖上散悶。且說洛珠聽得伯青說他母親要來，正合己意，即與靜儀計議，打發人往南京去。靜儀道：『我原說接了你家太太來住着，可見他也要想來呢！從今後起，你可別傷心了。』當叫使婢傳話外面，請馮祝二位老爺着幾名妥當家人，到南京接孫奶奶去。洛珠又將差去的家人叫進來，當面吩咐：『沿途趲趕，不可緩遲，早早的回來，皆有重賞。我家還有同住的宋二奶奶，你們代我請聲，如願意同來，一路上我家太太也免得寂寞，況且他們老姊妹亦捨不得分開的。』從此洛珠也減了些悲苦，專望他母親來杭，敘說多年不見娘兒們的衷腸。或有時想起他姐姐來，靜儀小姐必多般揀他平日歡喜的事，逗他頑笑。這日早間，靜儀起身梳洗已畢，使婢來回道：『姨奶奶又獨自在那裏淌眼抹淚的呢！』靜儀聽了，即忙着過來。忽見僕婦們領着兩個女人進內，見靜儀請了安，說是杭州府太太着他們來，請這邊大太太，姨奶奶過去賞桂花，我

們今年衙門後園內桂花開得甚好，已備下酒席了，請大太太，姨奶奶不要推託，賞個臉兒。」靜儀因連日想盡方法，解洛珠的心事，難得杭州府太太來請，正好借此和他去散悶兒。遂笑說道：『倒多謝你們太太記掛，少停我同姨奶奶就來，你們先回去給我請安，千萬別要費事。姨奶奶那邊你們不用去請了，我代說聲罷！』兩個女人應着去了。靜儀來至洛珠房內，便說：『杭州府太太請我們去賞桂花，我已答應下了，你快點收拾同行，別要等人家三請四邀的。』洛珠本不願往，因靜儀再三勸去，卻不過他的美意。靜儀又幫着梳頭更衣，穿戴齊全，即吩咐外面備轎，傳齊伺候人等；靜儀，洛珠在二堂口上轎，直向杭州府衙而來。未知府裏請賞桂花更有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五回　慕淑媛一語結朱陳　答知己雙徵聯棣萼

話說：前回書中，說到杭州府太太請洪氏夫人，與洛珠去賞桂花，可知這位杭府夫人是誰？即是冷桓的夫人。原來冷桓自前次受了劉蘊的誆騙，又不敢對夫人訴說，心內着實煩悶，因爲要好反鬧出故事來，銀錢丟了倒是小事，豈不惹同寅們笑話？即別氣又措了一宗銀子，入京鑽謀門路，得了知府，引見後仍歸浙江補用。恰值王蘭來做藩司，見冷桓爲人心地樸實，不作奸巧，很爲器重他；在藩司任上，即委署了一任海寧知州。而今署了巡撫，遂題奏上去，以冷桓實授杭州知府。冷桓感王蘭知遇之恩，所以兩府女眷，皆往來通家。今日因後園桂花大開，冷桓與夫人相議，要請王巡撫太太與姨奶奶過來逛一天。即命廚房備上等酒席伺候，又打發兩個女人去請。少頃去的女人們回來說：『王大人太太與姨奶奶停刻即來了。』冷夫人忙着預備迎接，不一會來報巡撫太太已至；外面早放礮奏樂，開了中門，冷夫人直接到二堂口，請靜儀與洛珠下了轎；兩府丫環僕婦衆人簇擁到了內堂，彼此見禮歸坐。茶罷，靜儀先說道：『疊蒙夫人見召，感愧交集，又不敢過於推卻，有負雅情；是以攜了侍妾輩，趨府請安。』冷夫人欠身笑道：『大太太說那裏的話，蒙大太太和姨奶奶不棄，賞臉光降，即是三生幸事；大太太反謬謙起來，益發叫我不安。』說罷起身，請靜儀，洛珠房內更衣，一面吩咐酒席，原擺在後園停秋閣

裏。冷夫人侯衆人更了衣，又淨了手臉，即邀着靜儀等人，到後園來。果然秋色滿園，香飄桂子，園亭雖不甚寬敞，卻結構的十分精巧。大衆遊賞了一回，來至停秋閣，見一順明三暗四的房，外屋面三間，裏面用落地罩隔着，一間為退步；屋內陳設極其華美，四面皆是窗櫺，用一色綠紗糊上。周圍抄手迴廊，裝着天然飛來椅座；屋後堆着假山，山上栽的盡是桂樹，接連疎疎落落的三株五株，將停秋閣合抱過來，只留當中白石砌的一條甬道出入。那空疎處，又補着菊花，雁來紅，各色鳳仙之類，眞乃滿目秋光，一望無際，使人日坐其中，神致頓爽。使婢等早將酒席擺齊，冷夫人推靜儀上坐，洛珠對面，又請了一位張氏夫人作陪，自己卻坐在主位。張氏夫人亦是山西人氏，與冷夫人遠房姑嫂，冷夫人本是朱氏。這位朱老爺名彭庚，表字蓮耕，由舉人大挑得杭州餘杭知縣，在任數年，甚為清正；上司舉了卓異，准以知府升用。朱彭庚因年來多病，即呈請開缺；又愛杭州湖山甲於天下，便不願回歸故里，在西湖上結了幾椽茅屋，買了幾畝湖田，作耕隱之計。結髮即娶的是張氏夫人，也是山西書香舊族之女。夫婦年已半百有餘，膝前只生了一位千金，今年十六歲，乳名姞蘭，生得貌比嫦娥，媚羞西子，花較之而減色，月對之而無輝；朱彭庚夫婦愛若掌珠，如兒子一般撫養。三四歲時，彭庚即口授毛詩，諸書，又親教他寫畫吟詠，故姞蘭腹中淵博過人。彭庚見女兒具此才貌，必欲覓一佳壻，所以至今尚未適人。今日冷夫人請了他母女過來陪客，席間衆夫人與姞蘭盤桓，見他舉止端方，談吐雅雋，又生此絕世姿容，莫不讚慕。靜儀笑問張夫人道：『令嬡姑娘可有了人家了麼？』張夫人道：『不瞞太太說，他父親因只生了他一個，鍾愛非常，比人家兒子還寶貝似的呢！常說要揀選個好女壻，不問門戶高低，家計貧富，只要孩子能讀書上進，方不誤了女兒。先前還有人來說親，多被他父親回卻；後來人也曉得，不來求說了。』姞蘭聽他母親說到自己身上，不好意思，告辭出席，同一班丫頭們到園子裏逛去了。靜儀聞說點頭道：『這話倒不錯，而今孩子們不見有什麼好出息的；若論外貌看起來，都還去得，問及胸中實學，那就不能了。我意中卻有一家，何妨多事代令愛姑娘作伐，門楣又合，孩子又好，將來不患沒出息的。說起來你太太也該知道，即是前任兩江總督現內用吏部尚書陳大人家；他家兩位公子，大公子名叫寶徵，今年也好有十六七歲了。因我們是通家世好，我們老爺又與陳大人同年，內眷們皆

有來往,這位大公子我眼見過幾次,可以配得上令愛姑娘,倒是天生成的一對好兒女。據聞今冬卽要回來應考,都要到我們衙門裏來的,那時借個名兒,請太太過來相看,卽知道我的話不假了。我們老爺再寫信問陳大人去,若要兩家皆情願做這門親,我做媒賓,有屈你們姑太太做保山罷!」張氏夫人未及回答,冷夫人笑着接口道:「就恁麼着,非是我代舅太太說話,陳府門第自然沒得說的,只恐嫌我們這邊門戶不甚相當。若說陳大公子既然大太太見過,更可放心,我做主代舅太太應允了。我們舅太太若怕舅老爺抱怨,待我明日親自告訴我哥哥去,這樣門戶,這樣孩子,打着燈籠還沒處尋去呢!大人回來,卽請寫信通知陳大人處。只要男家允許,不嫌官卑職小,家產無多;況且我哥哥又是退仕的官,非比陳府上現在烈烈轟轟的。好在我們內姪女才是我自誇的話,還可將就看得過去;女家這邊我拿得十分穩,硬做保山了。」說畢,又自家笑個不止道:「天下也沒見我這麽做媒的,不問男女兩家行否,我在中間硬自作主,說着用得;別要以後結了親,兩府親家太太稍不遂意,沒的拿着我撒氣,那就不值了;果眞保山做得好,今日先說定了,要重重謝我一分媒禮纔罷。」靜儀笑道:「我原要你太太這麽行呢!你是保山,我是媒賓,要重謝大家得重謝,要受氣也好大家同受氣。」說得在座皆大笑不止。大衆又說笑了一回,姞蘭也入了座,少停席散,使婢們送上茶水來,淨面漱口,冷夫人又陪着衆人抹牌頑耍。晚間卽在內堂擺酒,直至二更終了席,各位夫人皆作辭回去。臨行冷夫人又囑託朱家親事,靜儀滿口應允。回至署內,與洛珠計議,若待老爺回來,怕的躭擱日久,陳府又遠在京都,倘定下別家女兒,一則朱小姐才貌雙全,未免可惜;再則朱夫人背地要怨我哄他。不如就請馮、祝二位,寫信去問,也是一樣。卽叫小丫頭出外照着適纔的話,告訴馮、祝二位老爺,請他們明兒就發信罷。伯靑、二郎聽說,亦深以爲是,卽仿來意寫下信,遣人送至驛內去了。隔了幾日,王氏已至,二娘也被王氏邀約同來。洛珠見着,說起他姐姐翡珠來,大家又不免傷心,母女們整整將別後情景,敍說了一夜。次日打掃出一進屋宇,在洛珠寢室後面,讓王氏、二娘與帶來的僕婦丫頭居住。從此洛珠母女重逢,又得早晚親侍,自是歡喜。靜儀見洛珠解去愁煩,不比往日常時悲苦,又因王氏、二娘兩人,很知禮數,靜儀也親親熱熱的,如待自家人相似,是以王氏等人,分外相安。不提王氏們在王蘭衙門內住下。且說:

杭州的信一日已到京中，陳小儒接着，見是代寶徵說媒的，亦耳聞朱彭庚是個好官，又知朱家上代都是書香，又與自己鄉榜同年，況伯青，楚卿信中說朱小姐有才有貌，者香夫人又親眼見過的，諒非訛傳，便欣然拿着書信來至上房，告訴方夫人。方夫人正在窗前教賽珍小姐刺繡，賽珍卻低着頭手內拈針繡着，口內與他母親講論；忽擡頭見父親進來，忙丟了針站起。小儒笑向方夫人道：『伯青他們有信來與徵兒爲媒，這人家我看很可結親，不知你意思若何？特來與你商量，好回覆他們行止，你且看着信就知道了。』一面坐下將來信遞過，方夫人笑嘻嘻接過信來，且不展看，先說道：『徵兒年紀還小呢，那裏即說到親事？而且冬間他兄弟們要回去赴考，如果徵倖能進了學，再議論這事不遲；既不分了孩子們的心，再則得個小科名與人家結親，也好看些。』小儒道：『我也這麼想着，無如這個門戶，這樣女兒，是不可多得的，不要錯過了後悔起來；橫豎聘下了，等他們進了學再娶，也可以的。』方夫人點頭應着，卽從頭至尾看了書中的話，不覺喜動顏色道：『原來王夫人同柔雲看見過的，又極力撮合這們親事，遙想他們是不撒謊的，明兒你可覆信與他們，允下了罷！好在徵兒冬間到杭州去，卽煩他王叔父就近聘定，免得往返；倘或孩子們進了，也叫朱家聽着喜歡。沒說他家姑娘才貌過人，我家孩子亦不是白衣人，可對得過他家了。』此時寶徵，寶煜兩人已下學回來，見父母請了安，一旁垂手侍立。賽珍趕着走過笑對寶徵道：『大哥大喜。』寶徵不知何謂，怔了半會，也只得笑了笑道：『妹妹說的話，叫我不懂，好端端的我有甚麼喜事？』小儒與方夫人也笑了起來，方夫人笑罵道：『這鬼丫頭偏會瞧空兒打趣人；你大哥倒不打緊，明兒人代你說給婆婆家，你大哥也這麼取笑你，卻怎麼了。』賽珍聽了，滿面緋紅，扭轉身卽走，口內說道：『母親也犯不着幫着大哥說話，又說出這些話來，叫人沒意思。』寶徵亦明白有人代他說親，不由臉也一紅，扯着寶煜出房頑耍去了。小儒見兒女閨房，喁喁切切，樂得哈哈大笑。起身回至書房，寫了覆信，無非說的是蒙爲小兒作伐，極承關愛，就請先代允定，容俟徵兒冬初來杭赴考，再行下聘。封好仍交驛內遞去。過了幾日，恰好陳仁壽因朝考甚優，授了侍讀學士，御筆又欽點了江蘇學政，下月卽要出京。小儒正慮寶徵兄弟初次同門，旱道上很爲惦記，難得仁壽放了江蘇學差，大可跟他叔父同行，到了江蘇省了，赴杭卽是水路，較之旱道平

安。又派了老僕與雙福隨行，可以放心。忙回後告訴方夫人，叫他料理他兄弟出門行裝一切，又寄信與伯青，二郎，朱家下聘一事，即請二位賢弟主裁，總宜冠冕，不可代愚兄省儉，落朱親家笑話。轉眼陳仁壽請訓召見各事已畢，擇定次日五更起身出京。是晚小儒備了酒席，親代仁壽餞行。又囑寶徵寶焜兄弟二人：『沿途仍要用功，不可倚故偷安，抛荒學業，待至臨考的時候，筆底生疎，作不出好文字來，即辜負了平日父母師傅教育之恩，自己遭宗工斥棄不取，亦復惹同學恥笑。』兄弟二人唯唯聽訓。席終寶徵兄弟入內，方夫人再三諄囑：『沿途舟車小心，各事都要聽老蒼頭雙福兩人的話，商酌而行，不可妄自尊大，以爲是小主人不受他們鈐束，你們是初次遠行，當知父母倚閭而望，頗不放懷，你們曉得這個，就好了。』又叫雙福入內，當面吩咐道：『少爺們一路多要你照應，飢寒冷煖他們小孩子家不知甚麼，你要常時提着；你是自幼跟老爺多年了，看見少爺們養的，少爺們性格脾氣，你也深知；故而老爺派你隨去，你切不可偷懶藏奸，由着他兄弟們性子鬧去。若路上有一半點疎失，回來我是不依你的。』雙福應着打了個千兒道：『太太放心，少爺們一路上交給小的就是了；蒙老爺恩典，看得起小的，纔派小的跟二位少爺出京的；但願平平安安，少爺們一齊進了學，回來小的還要討太太的賞呢！』回身又對寶徵寶焜道：『二位少爺聽見太太吩咐的沿途多要體諒小的，不要帶累小的回來受太太責罰；而且出門非比在家，各事由得自己。少爺們今年走一遭，下次出門，老爺太太即放得心了。』一時散去，各自安寢。次日黎明，仁壽叔姪起來，至家神祖先前叩了頭，又拜別了小儒夫婦與姨娘沈蘭姑等動身。有一班與仁壽同年交好的，皆來走送。大衆出了外城，仁壽再三止住衆人回去，叔姪們方開車，曉行夜宿，向南而來。晚間下了坊子，仁壽與寶徵兄弟講論一回文理纔睡。行了半月有餘，這日已抵江蘇地界，早有各處地方官前來迎接。仁壽即不便與兩個姪兒同行，將他們主僕另分了幾輛車子，又囑咐路上小心；寶徵寶焜別了仁壽，帶着老僕雙福分路去了。這裏陳仁壽既到了該管地方，即專摺謝恩，奏明接任日期。便按着各府考試，一路考到揚州府屬。未到之先，即備了幾色重禮，交代雙福，叫他順路揚州尋到甘誓家送去；又寫了一封問候起居稟啓與甘誓。原來甘誓自小儒內用，要攜着家眷進京，他因年近八旬的人，不慣陸路風霜，遂辭了小儒館第；小儒亦因他年

邁，不便屈往，卽厚贈了若干，以爲娛老。今番仁壽放了江蘇學政，在京時小儒卽囑咐過了：『聞得甘又盤有兩個孫子，皆入了學，此次你到了揚州，必須暗中照看他孫子，以報昔日師弟情分。我並非叫你賣法舞弊，玷汚官箴；遙想又盤先生，家學淵源，他的孫輩必非庸碌者可比，就是略徇情面，看顧他們，亦不爲過。』所以仁壽先着雙福去送信件，又囑寶徵兄弟親自去謁見太老師，問他兩個孫子是什麼學名，你們可悄悄寫字來回覆我。那甘晳長子已故，並無所出；次子是前一科的副貢，因屢蹭文場，年將強仕，今幸得徵名，他亦知止，便無意再圖仕進；惟上奉衰親，下課二子，以盡天倫之樂。因而甘晳的兩孫，皆係次房所出，長孫名霖，十三歲上卽入了泮；次孫名露，比甘霖小一歲，上年亦名列膠庠；甘霖又於是年補了增生。恰好仁壽來試揚州，又值歲試之期，今年甘霖十九歲，甘露十八歲，他兄弟二人同來歲試。仁壽旣訪問了他們的名字，牢牢記在心裏；及至見着他兄弟的文卷，果然名下無虛，不愧家學眞乃言言金玉，字字珠璣；便是別的學差來此考試，也要首選的。遂將甘霖拔了貢生，甘露考置一等，補了廩膳生員。仁壽暗暗歡喜，有此一節，可以稍盡又盤先生當年一番教訓之情，何況甘霖甘露兄弟二人，委係眞才實學，並非假藉，亦非我有意徇私。再說：甘霖兄弟二人，自雙雙拔補，又同在少年，好生揚揚得意；等送過了學政起馬，回家拜了祖先，又來叩見祖父，倒被甘晳很很訓飭了一頓說：『小人兒多不知分量的，你以爲此次拔補了廩貢，是你們的本事取來的？可知是你師兄感我誨育，提拔你們小兄弟兩人，答報我的意思；你們若存了自己有了眞實學問的念頭，那就不學無術了！由此須益加奮勉，益加尅苦用工夫；待到明秋鄉闈之日，倘能好好中兩名舉人回來，旣慰了你等祖父切望之心，又可不負你師兄一場作成之意。你們如今是成了名的人，年紀也不小了，我做祖父的，亦不便時時訓迪；總之，你們自家去裁奪，細味我的言語，還是背晦了的話，還是不錯？聽與不聽，皆由你們，好在你們又有你父親管教，我也是瞎操了心的。』甘霖，甘露諾諾連聲，不敢卽走，又站了一回，見祖父無話，方退了下來，見了他父親，也是這番說話。他兄弟二人等拜了客，請了酒，仍然足不出戶，互相磋磨，靜靜的用起功來，以待明歲秋闈，好去一戰成功。且說：寶徵，寶焜別了他叔父，卽由水路直向杭州。這日抵着碼頭，備了名帖，帶着雙福來見馮祝二位叔父。雙福先去投進名帖，少頃請他兄弟入

內，行禮已畢，寶徵便將書信呈上。伯青受過信與二郎觀看畢，笑道：『你王叔叔尚未回來，昨日接着信，說是海寇首逆已擒，現在進攻餘黨，大約出月即可班師。朱府的事，俟你們考過再議，那時王叔叔也可回來，大家商量着辦罷！你兄弟們，不用住在別處去，可將行李搬到衙門裏來，雖然王叔叔不在家，我們在這裏也是一樣的。』說着，即叫人往碼頭上搬取陳府二位公子行裝上來，一面叫備酒代他兄弟洗塵。雙福早有連兒，三桂兒邀了出去敍說，他們亦是多年不會的舊友。寶徵兄弟又進去叩見靜儀，洛珠說：『母親請孀娘安，問姨娘好，兩三年不見了，記念得很。』靜儀笑道：『承你母親掛念，你母親可好？你妹妹近年想也長大了，更外標緻了。刺繡不用說，自然精工的。你們沈姨娘可恭喜沒有？』寶焜又近前一步，笑着對靜儀道：『上日朱府與大哥結親的事，母親說很好，難爲孀娘費心！適纔姪兒們將父親的信交與馮，祝二位叔父，所有那應該如何下聘納采等事，都請孀娘與馮，祝二位叔父作主就是了。』靜儀笑道：『好孩子！倒是你說的乖巧，別是你母親在背後抱怨着我罷，說孀娘不解事，這樣人家也替你大哥做媒，若不答應，又恐掃了他的臉，只好委屈些答應下來。』寶焜陪笑道：『孀娘又說笑話兒了，這是孀娘說的，姪兒卻不敢這麼說。我母親自從前日接到這裏的信，歡喜的了不得，說幷沒託着孀娘，蒙孀娘如此關切，找着這門子好親；又聞朱小姐有才有貌，分外感激。可見孀娘是待我母親好，纔留心代揀得這好媳婦兒。姪兒句句實情，斷不敢欺的。』洛珠在旁，亦笑着接口道：『我不怕三少爺惱，前幾年我們在南京住着，常蒙你家太太招呼過去，那時大少爺纔十一二歲，你還小呢！不意數年不見，人也大了，模樣兒也更外體面，嘴又會說了。』靜儀道：『果眞你母親說我這門親做得好，今兒代你大哥多事，明兒還要代你訪一個好丈人家呢！你們兄弟既住在我這裏，就同家內一般，千萬別要客氣；好在馮叔叔，祝叔叔多是自家人，你們缺甚麼，添補甚麼，只管和兩位叔叔要去，不然你叔叔回來要抱怨我了，亦要怪你們見外。』寶徵，寶焜連聲答應，告退出來。伯青早叫人在書房東首空屋子收拾出四五間，裏面兩間使他兄弟居住，外面叫老蒼頭和雙福住了，又另撥了兩名小廝伺候。寶徵們來時已過了縣試，伯青即叫他兄弟去赴府試，帶補縣試。試畢，發出案來，寶徵取在第五名，寶焜取在第十二名。他兄弟兩人，府試有了名字，便安心專待學政按臨杭州，同去赴

考;暇時仍依課作文,送與伯青删改。靜儀於次日打發人請了冷夫人過來商議:一則復前日的東道;二則告訴他寶徵已至;因說『一俟考後,即要下聘。男媒便請馮,祝二位,女媒便是你太太與我二人了。』冷夫人聽說,亦點頭應允,晚間回衙。來日一早,親自過去對哥嫂說明此事,彭庚夫妻稱謝不盡。即預備陳家下聘,又專候女壻的佳音。上年彭庚在餘杭縣上任,適值陳小儒攜眷回鄉祭祖,他無意中曾見過寶徵一面,深知寶徵人品學問,是個發器;不意冷夫人代他說合,聯結兒女姻親,彭庚早已十分願意。他竟料定寶徵進學,今番是穩穩的過了。一日,學政已至杭州府城,各屬生童,齊集聽候考試。學院懸了牌,定於何日開考。寶徵,寶焜兄弟二人,平時學業純粹,毫不驚惶,進了場也不患風簷寸晷。爲時無多,接下題紙,略一思索,揮毫而成;繳過卷子,回來專守學台發落。又將場內文章抄謄出來,與伯青評閱,伯青大爲讚賞,許其必售。朱彭庚遣人過來要了寶徵文章去看,亦甚爲喜悅。果然三日後,學院掛出榜來,寶徵高高進在第一名,寶焜第五。報子報到巡撫衙門,衆人無不歡喜,忙着開發了送報的人,又開了單子,單報到朱家去。彭庚夫婦聞報,欣喜異常;深感冷夫人覓得這個女壻,是少年英俊,將來何患不飛黃騰達,我女兒終身有靠,又不枉素昔挑選的一番苦意。即趕着做了兩套藍衫朝冠朝靴送來,給他兄弟去送學。那邊巡撫衙門內,靜儀小姐傳了班子來擺酒唱戲作賀。寶徵,寶焜等送了學台起馬,便寫了稟啓進京,稟知他父母。雙福見兩個小主人同時進學,皆快樂異常。伯青,二郎亦各有所贈,不須細說。冷夫人早遣人送了賀禮過來,并請靜儀示下何日納聘。靜儀想了想,叫冷府的人回去,先代我請太太安罷!容我們斟酌定了日子,再來送信。一時冷家的人去了,便欲請伯青,二郎商議,擇選吉日下聘過禮。忽見使婢來回道:『大人回來了,合城文武各官早接了出去,大約少停即回衙門。』靜儀聽說,亦忙叫家丁坐了快馬趕上去迎接。未知王蘭如何平定海寇,這般班師的迅速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六回　特薦賢解官因薦友　樂同志退隱約同儕

話說:王蘭自帶了撫標軍將,來至寧紹一帶沿海地方,相了地勢,紮立營寨。恰好黃巖鎮總兵姚守成率到撫

台檄文，率領所部各軍，及一起水師戰船，趲趕前來。王蘭知他老練行伍，又有二郎前次極力保薦，遂與他商議，如何進剿。姚守成卽將各水師在沿海汊港埋伏，又將陸路諸軍，安插在各要隘路口；佈置已定，便親身帶了幾十號戰船，盡挑選精壯熟諳水性的兵丁，在海面往來巡哨賊勢情形。不數日已偵知賊巢所在，卽命各水師兜剿撲滅。那些海賊原是一班不安分的百姓，借着荒年，四處刼掠商賈，尚無大志；後來糾合得慣在海面上一夥海盜入了夥，便覺聲勢較大；又擄得百餘隻海船，便立了首從名目，由此卽有覬覦沿海城郭之心。他們也知海內藏身不久，而且客商受了刼奪之害，相約裹足不前，越道而行。賊衆已沒了擄掠，這一千人食用，甚難籌措，欲思襲取兩處城池，以作安身。究竟是烏合之衆，不諳紀律，平時搶刼客商們，卻不費事，不過混打混殺，如何擋得住姚守成部下一班能征慣戰生龍活虎的兵丁？雖有幾個多年海盜，亦無十分本領，開了一仗，早已殺得心驚膽裂，又被官軍探知巢穴，更難存留。大衆計議捨舟登岸，遙想官軍注意海內，陸路必無防備，我們正好趁此機會，上岸沖殺一陣，得他些輜重，各自另尋生路；況官軍不能久駐此地，他們去了，我們再來重整基業。誰知姚守成早經料到這裏，各要隘海口，皆有營盤把守。賊衆人等上了岸，分外不濟，爲首海賊，一鼓就擒。俗話：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翼而不飛。其餘賊徒，見沒了首領，又見官軍圍攏上來，人人是天神惡曜一般，那裏還敢動手，便俯首乞降。姚守成復在海面細細搜尋餘黨，剿滅殆盡，不留遺患。王蘭見兇寇削除，海疆綏靖，好生喜悅。當時恭請王命，將首逆梟示，餘者該戮該釋，發放已畢，卽備了六百里加緊紅旗，報捷的奏摺進京；又犒賞各營軍將，論功行賞，一俟回了杭州查明實在勞績，申奏請獎。又傳了姚守成入營，大爲慰勞一番，叫他先行回任，候單摺保薦。姚守成拜辭了王蘭，自領部下水陸諸軍回黃巖去了。王蘭擇定吉日，班師回杭；復吩咐該處地方官，確查近海居民，被賊焚掠情形，好奏明豁免賦稅。一路上人人踴躍，個個歡騰，到處迎送，不須細說。不一日已抵杭州，合城文武，遠來迎接。卽命衆軍將實任者回衙，在標者歸隊，然後率領衆官入城，到了衙門，三聲大礮進衙，衆官重新上來道喜，方各自辭退。伯青、二郎也過來稱賀，王蘭亦致謝絃別，早有家丁們伺候，更換便服，回至後堂。靜儀、洛珠接着道賀，各說了些別後情形，卽在上房擺酒家宴。靜儀方說到寶徵兄弟的話，王蘭聽了亦欣然稱是，便叫人

去請二位少爺，後堂見罷。寶徵，寶焜聞請，入內見王蘭請安，王蘭亦轉問了小儒的好。知道他兄弟皆進了學，更外歡喜。又問及京中光景，寶徵一一回答。坐了半晌，兄弟起身辭出；王蘭直送至階下方回。靜儀又說及朱家的事：「我們本意擇個吉日下聘，如今你回來了，該如何辦法，我可是不管了。」王蘭笑道：「你不管我也不管，本是你多事的，還是你一手經理。我方纔回來，猶有多少事件料理不開，那有那麼大閒工夫，去問這事呢？說不得你是推不去的，你只好抱怨着自己不該多事。」洛珠笑道：「這件事其實也沒有甚麼難處，老爺說起來好像是一件極難的事，說得如此鄭重；不過是太太請問聲老爺，是太太的道理。」王蘭拍手笑道：「好的很，我倒忘了，就是太太沒有心腸主辦，還有你呀，也可代勞的，可是更不用問着我了。」洛珠道：「既這麼說，事是不用老爺問的，所有一切費用，陳府又沒有寄來信內說是請我們這邊墊着，淨該若干，寫封信去他隨後繳上；因他家二位少爺初次出門，路上多帶銀兩不便，這項款目卻要老爺措辦，橫豎明兒陳府上也要還過來的。」靜儀亦笑道：「真正不錯，虧你提着我，朱陳兩府的事，我與姨奶奶承辦了，銀錢卻要你用，我是沒有這分閒錢來墊着的。」王蘭道：「你們也太小器了，那件事兒豈要你們動用自己的麼？明中你們用了，暗中仍是我補上，偏生這一會兒提名提姓，分得丁是丁卯是卯的，別要引我笑話。待我明日上街拜客，我到蓬耕那裏說明，沒有閒空。你們也想想看，幾個月堆積下來的公事，雖說已經行發了，仍要我過一過目纔好，再則一班隨征的軍將，要逐細查明保奏；還有被災的地方，要交查勘振撫；這些善後事件，至速也得兩三個月方可清結，不如就請伯青，楚卿代我之勞，況且媒賓不能成單的，即如我有空兒，也要請上一個，這話對蓬耕說了，他也不好怪我，這可就沒事了。」夫妻三人，談談說說，直至更鼓方散席，回房安寢。次日王蘭各處拜客，末後到了朱彭庚家，將昨日的話與他說了。回衙即命擺酒酬謝伯青，二郎，又代寶徵兄弟道賀。席間盡說的是如何與海寇交仗，如何計擒首逆，姚總兵又如何奮勇，身先士卒。二郎聽了笑道：「可見我薦的人是不錯的，他既在洋面巡緝多年，又屢立奇績，所以我料得定他此次必可成功；誰知竟能助着你削平海盜，也算虧我薦引之力，你卻如何謝我呢？」王蘭笑道：「你別要性急，我自有答報之處。」又回頭吩咐取大杯來，賓主歡呼暢飲，吃得沉醉方散。隔了一日，各處被災

的地方查勘清册，已申報上來；所有隨征軍將的戰功，亦分別等第查淸。王蘭即奏摺保舉衆軍將，或升或賞，皆照着衆人所立的功勞大小，一絲不濫。那些被賊擄劫的近海居民，也奏請豁免二年稅賦。又另片單奏，黃巖鎭總兵姚守成曉暢軍機，打仗勇敢，請以提督推升福建水師提督，并賞予封典。又將伯靑、二郎也婉轉敍上，說他們因故來杭，即留於軍營參贊有功。四品銜內閣侍讀祝登雲請俟終養期滿，赴京當差，以太常寺卿升用，在籍先賞換給頂戴。前任淮安府知府降改選用佐貳馮寶，請仍開復知府原官，并賞加三品銜等因。王蘭修成了本章，即時差賚入京。內裏靜儀和洛珠只管料理陳家下聘各物。到了臨時，伯靑、二郎皆穿換吉服，坐着大轎，帶着四五十名家人，盡披紅插花，新衣大帽，挑擡着聘禮等件，向朱府而來。這邊朱彭庚亦請了幾位官府，與他妹丈冷桓來陪媒賓。少頃伯靑等人到了，彭庚接進，大衆挨次行禮獻茶，又款待衆執事家人，一應儀節俗套，毋須交代。至晚席散，朱家早預備下回禮等物，亦遣人隨着送了過來。靜儀一一過了目，交與寶徵收起。雙福見各事辦畢，即與老蒼頭商議，催寶徵兄弟回京；怕的老爺太太記念。寶徵兄弟，亦欲回去，遂來辭別王蘭。王蘭又備了各色禮物，託送在京諸人。動身前一日，即治酒代寶徵兄弟餞行。次日一早，他兄弟作別登舟，仍要便道江蘇去見他叔父，尙有躭擱。王蘭送了寶徵兄弟起程後，看看秋去多來，一切善後事宜都料理將盡。這日奉到上諭，奏保出力各員弁均照該撫所請；又加恩署杭州巡撫王蘭，督剿海寇有功，着實補杭撫，并賞加太子少保。一時各官若來謝保道賀，絡繹不絕。伯靑、二郎亦再三稱謝薦剡之情。見王蘭各務已淸，即作辭回轉南京。王蘭堅留不住，只得應允，未免又有一番餞送之儀。伯靑、二郎帶了僕從，買舟回南京去了。暫且按下。且說魯鵬在山陽縣任上，雖然密信進京，攻發二郎陰私，將二郎降改離任，魯鵬自爲得計。誰知雲從龍心內很爲不快，卻暗中訪實了魯鵬一二端劣跡，但通知了丈人程尙，參了魯鵬幾款，到底將魯鵬革職。魯鵬在外，怕人說笑，便悄悄仍自回京，見他老子，訴說寃苦。魯道同見兒子被參回來，心內着實怨恨；明知是從龍替二郎抱了不平，暗唆他丈人程尙奏參的。無如從龍聖眷優隆，奈何他不得；始終結怨在二郎身上。他若上次不詳參我兒子，也鬧不出這些事來。又因二郎告病不來赴部改選，正恨尋事不着，忽然王蘭此番剿滅海寇，將二郎保奏開復原官，魯道同又將仇怨

移結在王蘭身上；彼時即欲揭參王蘭，冒功濫賞，薦人不實；因海疆肅清的捷報上來；天顏甚喜，又恩賞王蘭的宮保銜，魯道同恐指奏不准，反討沒趣，便權爲忍耐下去。過了兩月，即賄囑了一個掌印給事中參了一本，說瀾寶井未隨營效力，係王蘭徇顧私情等語。及至陳小儒得信，已彌縫不及了，只得差人星夜出京，送信與王蘭，叫他自行檢舉。逾日旨下，着交福建總督查明覆奏。再說王蘭自得了恩旨，實授杭撫，又加了太子少保，深感天恩浩蕩，難答涓埃；意欲趁此請旨入京陛見，好順路回籍祭祖。適值小儒的房師何炳由常州知府轉升到杭州臬司，王蘭接署撫印時，便奏請何炳升署藩司。何炳爲人，素來謹愨，況係當時名宿，學問淵深，王蘭頗爲器重。又因小儒與他師生，亦算與自己有了世誼，當實授杭撫時，何炳便補授了藩司實任。現在因欲入京陛見，意在奏請撫篆即着藩司何炳署理。正籌畫未定，忽接得小儒專函，知道魯道同作對，賄囑出御史來揭參保舉二郎一事，不禁哈哈大笑道：『自古急流勇退，方是明哲保身之道。我每慮位高必險，屢欲乞歸，誠恐不准；而日天恩高厚，不容偷安。難得他參奏了我，大可借此引退，豈非魯老反成全我了？別疑我貪戀祿位，不捨退讓，我王者香當日未第之時，早存下這個意見了。不如待上諭未到，我即拜本入都，特薦何炳；我先時猶欲請旨陛見，而今也不必了，莫如逕奏告退，免得不知者說我畏魯家聲勢而去；再則倘或天威赫怒之下，竟遂了魯老私懷，我豈不一生落下疤瘢，最妙去託小儒暗中爲力，更無阻滯。』愈想愈宜早退爲上。便起身來至書房，也不和人較計，反欣然自得，修了奏摺，敍說何炳如何剛正，有古名大臣之風；而且積學純優，臨事從容不迫，寄以專閫，可幸國家得人之慶。又說到自己如何多病，刻因剿平海寇回來，染受海瘴，兩足腫發，寸步艱難，恐負聖恩寄託之重，乞放臣歸里，調養就痊，再行赴京求恩賞給差使。繕成連夜專發入京去了。方回後堂，告訴靜儀、洛珠知道。靜儀聞說，頗爲不悅。王蘭又笑說道：『我自做官以來，久違了故鄉山水，從此可以隨我放浪形骸，與伯青等人追陪遨遊，日尋樂趣；況我輩少年埋頭窗下，不過欲博一第一官，爲顯親揚名之計。如我年甫三十，由科甲出身，擢至督撫，也就罷了。較之皓首窮經，以諸生終老者，何啻天壤！若再貪心不足，尙踞高位，將來倘稍有瑕疵，反不能完名全節了。』自此便安心專候辭官的摺子回來，好收拾交代回籍。再說：陳小儒發信與王蘭去後，即竭力代王蘭四處

張羅。恰好福建總督與小儒舊交，又託他看顧情面。過了一日，王蘭的辭本進來，由吏部掛號，小儒見特奏薦何炳署理撫篆，正合己意。又接着王蘭私函，便上下鑽通關節。又值福建總督覆奏入京，說傳寶係隨祝登雲一同入營，該撫保薦祝侍讀摺內，或顧念私情，未免稍濫等語。原來這福建總督曾與祝頌三同過僚屬的，此摺一上，倒將伯青的戰功奏實了。旨下：前御史所奏着毋庸議！既該撫因病乞恩回籍調養，着准所請；杭撫卽着何炳署理。該部知道。陳小儒見了，方放下心來。自己又想到在京供職，實無意趣，況有魯道同等一干權勢小人當道，竊弄國柄，亦復羞與爲伍；而今兩個兒子又進了學，也算交代後人一半首尾。莫若趁此也乞恩歸里，仍然寄居南京，與伯青者香、楚卿等人同領林泉風景，不要被他們獨稱雅士，鄙我是個俗物。想定主見，遂來與方夫人商議。方夫人向來秉性恬淡，深以爲是。沈蘭姑聽說，暗暗歡喜，因離隔父母路遠，常時記念；既小儒辭官回南，又說仍居南京，正好接了父母到南京同住，可以朝夕相聚。況父母并無多女兒，只生了我一人，可知我這裏想着，父母亦遠在揚州惦記着我呢！小儒次日上了請假回籍修葺祖墓的奏摺，雖知皇恩優渥，斷不上允；後見小儒再四苦求，方准了所請，給假一年，再行來京供職。小儒見准了他回籍，甚爲歡喜，遂收拾行囊，帶着家眷人等，預備動身；同寅諸官，紛紛餞送，小儒一概辭謝；到了臨行這日，悄悄的出京而去。又吩咐取道兗州去看漢槎，相巧漢槎接得家書，說江公近來舊疾舉發，不時作喘。漢槎聞得，很爲懸念，想到父母七旬以上之人，如風燭草霜一般，倘有不測，人子未能親侍湯藥，聊盡子職，豈非永抱終天之恨，不如也效伯青呈請養親。遂稟了山東巡撫，請代奏下情。小儒起程之日，山東巡撫的奏本正至，亦蒙恩允。所以小儒不知就裏，巡撫一面行文，一面卽另委他員去接道篆；漢槎奉到文札，便盤頓歸裝，并交代後任等事，已擇定日內登程。忽見小儒到了，大家說起來，不料竟有同志。漢槎便留下小儒結伴同行。一路上兩府眷屬僕從人等，有數十輛車子，倒也熱鬧。行了半月有餘，這日已抵南京。王蘭早由州杭回來幾日了，大家見着，另有一番欣慰之情。江公見兒子辭官回來，倒也歡喜，說他能知足不辱；雖見帶了小憐來家，因事已做過，料難挽回；況且媳婦賢良可容，又是媳婦的意思，閨門私情，父母本不應十分過問。江老夫人見了小憐模樣行爲，色色週到，喜悅非常。江公因小儒也搬眷回省，自然要贖還住宅的，

遂先搬過來和親府合住，俟慢慢的再尋賃房屋。小儒，王蘭兩家，仍各回舊宅。衆家女眷，又忙忙碌碌的彼此互相請宴，直鬧了半月方止。小儒等見佈置已定，暇時無非你往我來，吟詩飲酒，或約了同往游玩山水。王氏和二娘商議，住在王府終屬不便，好在同在一城，不難見面，莫如仍搬回桃葉渡居住，由得自己；又糾合小黛之母穆氏同居。偏偏沈蘭姑接了他父母到南京來，正慮沒處安身，若愚夫婦亦不願住在陳府，便也與王氏等人同住。這幾家老年奶奶們，卻也脾氣合式，關起門來，說說笑笑，甚是投機。沈若愚依然在南京開個鋪面，他也不肯時去叨擾小儒。蘭姑深知他父親性情孤介，不苟取與，只得由他自便。一日，伯青約了小儒，者香等人，去上慧珠的墳，見墳前梅花業已成林，現值開放之時，不亞孤山深處，那一園竹子，亦長得茂密；風過處細細龍吟，月上時依依鶴守。王蘭見了，點首歎道：『畹秀生前與人不侔，另具一付冰雪心腸，身後遺囑，又如此調排得別開生面；眞乃除了他別人也配不上這樣清雅的坵壠。我愛此中大有仙境，畹秀定然仙去，斷不致入於鬼趣一道。』伯青卽將他臨死夢中的所見說知大衆。小儒道：『宜乎如是，怪道他要墓上多栽梅竹呢！者香的揣度覺一絲不錯。』說話間，連兒已將祭品擺齊，鋪下拜墊，衆人一一行禮。伯青又不免對墓傷悲，衆人力勸止住，收了各物，又往各處遊玩了一回，方回城去。伯青偶說到：『小園梅花，新補了數本，亦開得甚好；明兒你們可同到我那裏，聚一天罷！』衆人皆稱使得。次日伯青命備了一席，待至午錯，者香等人方至，卽在梅花外一個亭子上，吃酒賞梅。飲至半酣，王蘭道：『我們來來往往，雖是終日都要見面，究竟不甚便當，或有風雨事故，卽難踐約，須得好大家住在一處。』二郎不待說完，卽拍手道：『我久有此意，幷且想了個萬全法子在此，說出來你們商量着可使得？現在我們這幾家雖非多金，卻也多是溫飽人家；何妨大家籌出一宗公款，或在城內或在城外，買下一塊地來，砌造幾間房屋，一個園子，多栽花木，以爲隱居之地；我們卽將家小搬至裏面，他們姊妹們也可時常相見，我等終日吟嘯中間，強如今日你家，明日他家的，又費錢，又不得如此便利。就是伯青，子騫他們有父母的，好在亦可以朝夕定省。』小儒道：『楚卿這想頭卻好，也合我心意，就這麼着去辦；我與者香，伯青出三股大分子，楚卿與子騫合出一分。非是小看你兩人，我們到底比你們做得主些，子騫是有父母不比伯青隨得自家；楚卿又沒甚寬餘；

這事原是尋樂的，若一齊都把體己積蓄放下了，也覺無謂。再則伯青，子騫，他們家眷是不能搬來的，堂上既有父母，娶妻原爲敬奉翁姑，讓自己放心在外作事，又比自己服侍得體貼些；若只顧安閒尋樂，反疏了天倫，那卻不可；他們大可同居，雖不成定要接了家眷來麼？我們三人是隨便那裏能住的，也樂得如此；子騫倒可以將愛卿挪出來住着。且自內子以及各府太太奶奶們，多巴不得住在一處，他們也有個夥伴。」伯青，漢槎聽了，亦欣然允諾。小儒又道：「當日我們原在一起的，後來因各自出仕一方，卽覺疏失了好些，而今又聚攏來了，也算人生難得之事。只可惜我輩中少了在田一人，他們女眷中亦少了程小姐與芳君二人，不然覺可齊全了。」二郎笑道：「這也何難之有，我們寫信去告訴在田，他若羨慕我們樂處，他自然也辭了官來的；他如不來，仍戀着仕途富貴，不肯撒手，那是他自居俗物，不以我等隱居風雅爲然，是他自暴自棄，與我等無干。」王蘭笑道：「在田得着信，定然是願意的，我們一干人倒沒有那麼鄙俗不堪的人。只是怕的在田不得從心所欲，他現在聖眷甚隆，你沒聽見小儒說：一年有好幾次恩諭，不比我們，去止自便。你們若不信，日後驗着我這句話罷。」二郎道：「在田來不來尚在未定，我們且別管他。這件事亦不可遲，竟交給我辦罷！你們只湊錢就是了。我前日無意到桃葉渡去，見聶家舊居旁邊，一所破落房子，倒有十數進呢，餘外還有空地。據聞房主急欲出售，而且價目也不大，只要一千多兩銀子，就賣斷了；我明日託聶奶奶便中去問一聲。我看那裏又僻靜，又離我們近，聶奶奶們又住在間壁，柔雲等人倒也合宜，第一是難得這麼大的空地，不知你們意見如何？」伯青道：「這樣更好了，這是大家的事，你做主就是了。」衆人又飲了一回酒各散。次日二郎親至王氏家，問賣戶消息。王氏道：「他家倒賣了幾年，也沒人過問，不是嫌地方空落，卽是說房屋破敗；難得你們買下，改造花園，不過買他這塊地罷，這個價目，他還有什麼不願意？」叫人去請了那賣戶來，賣戶亦是舊家子弟，與二郎當面議定，卽寫了契，二郎兌淸銀子，收過空屋。便央王氏暫爲照管兩日，俟我們擇日開工，就有人來監工，上宿了。二郎回來，尋着伯青，小儒等人，說他已買定，大家商議何時開工。王蘭道：「轉瞬殘年，各家未免都有俗事，不如燈節後開工，我們都淸閒了，也可替換照料着；當眞撂與楚卿一個人嗎？」衆人稱是。小儒，王蘭，伯青三人，共出了五萬銀子，二郎，漢槎合出了一萬，

二郎又一時措不出來好的已有了若干，先行用着，不足的二郎陸續添上。衆人又公議了一張花園圖樣，某處宜屋，某處宜亭，宜山宜水，以及花草樹木，皆評置停妥。又在園左蓋造四五進羣房上房，以便各家內眷居住；又叫了匠人來看過，囑咐燈節後即開工砌造。伯青便中寄信於從龍，告訴他起造園亭一節；從龍回信果然欣喜非常：「只恨自己不得脫身，逼人入俗，好歹我都要尋個機會告病辭官，千祈你們公分中派我一股，不要過後我回來了，你們又嗔着我來居現成，不收我是不依的。」二郎不容分說，送了一萬銀子來。二郎正慮自己一項難以措備，又不便和衆人挪借，分明是我要取巧，拿住他們出錢，我做乖人，恰好在田來這一項，正好暗中抵着，也可够使了，所欠的我再設法補上罷！不覺過了年，所有年內及正月花燈宴會，種種俗情，毋須贅敍。過了燈節，年事已畢，二郎即與衆人擇定開工吉日，叫了匠頭來領了銀子去砌造，要趕在五月內完竣。又請了梅仙，五官先搬了過去監督工匠，幫着二郎料理。金，柳二人因新屋內修蓋拆造，住着不便，即借了王氏家屋子前進住下。好在相離咫尺，每日清早，起來監督，至日暮收工方回王氏家歇宿。二郎自有了梅仙，五官分勞，可以間日一來，不過支付銀錢，指點着各處如何增減，因預先擬出一張圖樣來，斟酌得十全十美。此時衆匠役只照圖樣上地步方位砌築，不過小爲更換而已，所以不大費事。看看到了四月將盡，房屋園亭，十欠一二，只忙着開池種樹，疊石引泉，又打造各處陳設傢伙，小儒等人亦有時來看視一回。這日忽看到邸抄上廣東洋稅滋事，因程偷由廣東軍務保舉出身且在彼地日久，熟悉各要害情形，遂調了程公兩廣總督，幷盤頓洋關稅務諸事，兩江即調雲從龍來補授。從龍自見了小儒等人的信，聞他們起造別墅，同作退隱之地，甚爲欣羨，雖寄了一萬銀子去入他們的雅會，每恨不如他們閒雲野鶴，飄然世外；也曾告退過數次，爭奈聖恩不准，反說他有意規避，不以國事爲念。今因調了兩江，正好和他們親近，喜悅非凡。況程公起程日急，從龍趕着交卸了曹河兩印，即來南京接他丈人的後任。程畹容與小鳳也欣喜不盡，心內亦記憶衆家姊妹。轉眼端陽節過，新屋子的工程已完，梅仙，五官照着圖樣收了房屋，又兌清衆匠工價去後，便搬進新屋子來；忙着叫人各處粉飾油漆，擺設桌椅器皿，張掛簾幔等事。又請了小儒等人過來看工，幷商議題這些亭臺軒館的匾額對聯，好做成了懸掛上去；還要大家公議某人

愛住某處。小儒即於是日請從龍在新園子裏吃酒，以便一同擬題，衆人一早即到園內等候從龍。少停見家人上來回道：『雲大人到了！』衆人忙着出外迎接。未知小儒等請了從龍來，如何題詠園中景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七回　題紅刻翠萬卉爭妍　醉月飛觴羣芳雅會

話說：雲從龍聞得陳小儒等人請他吃酒，并品題新園各處軒館，也不用執事，只坐轎帶着幾名從人，到了園門，衆人迎接入內。原來這新園子一順兩座大門，東首朝南五間大廳，後面接着幾進住宅，外有羣房數十間，是預備廳上款待賓客，幷住各家內眷的；西首即是花園，裏頭也有門戶通着，好分內外。小儒便先請從龍在東邊廳上坐着。茶罷，從龍道：『諸位兄台風雅過人，承蒙不棄，攜帶小弟，已欣感不盡；況有諸位大才題詠，何必又呼喚小弟過來？』玉蘭笑道：『既是公同雅好，無須謙遜，誰擬題得貼切，即用誰的。』衆人齊聲稱善，遂邀着從龍出了東首大門，來至西邊花園的門，衆人看是一座水磨雕空山水人物方磚砌就六角大門，上面一方白石橫碣，係留題之處。小儒道：『我們即由此處題起，一路順着進去，方有次第。』便回身請從龍先題，從龍謙遜了一回，衆人執意不行，到底讓從龍題了。從龍一面同衆人走入園門，因說道：『此園雖是我等作退隱之所，若定要說出隱逸字樣，反覺煞然無味；在我意見，花柳當春而發，此中羣芳畢集，莫如題之曰繪芳園，以寓繪寫羣芳之意，諸位再細加斟酌，可否用得？』二郎先拍手叫妙道：『以繪芳二字，總括斯園，頓使花柳增色，連我輩居於其中，都高了位置，未免就是自矜了些；好在他們女眷們，有柔雲、愛卿等人，也可當得起這一個芳字了。』說畢，衆人皆大笑稱是。再看時，園門內即是三間過街小屋，旁邊接着十數間小屋，雖然卑狹，倒也起得十分精致，是看守園子家人們住的。當中一條鵝卵石鋪的馬脊甬道，約有丈許長，兩邊盡栽的鳳尾竹，眞乃萬個玲瓏，涼侵衣袂，綠映襟裾，使人夏日坐此，煩溽頓忘；而又識不盡竹外有多少景致，非比別的園子，開門見山，易於覽盡。穿出甬道，見一所大大明三暗五的起坐花廳，四面軒窗迴廊，衆人入內少坐，門上也有題匾。玉蘭道：『此地爲園中第一景，而且迴顧園內，高下盡在望中，可名之曰覽餘閣，取其一覽無餘之意；當中匾額，可直書「座有佳士」』

四字，既明我輩往來其間，絕無俗子，且又暗縮合到這排竹子上去。」衆人皆點首讚好，道：「此地還要一付楹聯掛上。」王蘭聽說，低頭略一沉吟道：

留客夜談明月上，　拋書人倦午晴初。

小儒讚不絕口，忙叫人取過紙筆來寫上。又起身同着大衆出了迴廊，見一灣流水，紆迴盤曲，向東而去；下首盡是高低怪石，堆了一座矮山，上面用土掩平，栽了百十本梅花，頂上也有一所亭子，山那邊景致，卻全被此山遮隔。小儒道：「我們先向東邊走去，隨後再繞到西邊來。」遂順着水邊走了數十步，見一座白石小橋，橋下左右，栽的紅白蓮花，過了橋一座石亭，純用石梁石柱石欄石牖，裏面的桌几皆是大理石鑲嵌的，這座亭子，卻隨着山子石高低凸凹砌就，亭前種着幾株金絲垂柳，旁邊一個假山石洞，那邊另有所在；亭子上與山洞口，皆有題處。衆人進了亭子，卽請伯青留題。伯青也不謙讓，想了想道：「此間全用石工，亭外池沼又有荷花，本爲避暑之計，我意卽用『延羲』二字，以名此亭，未知你們之意若何？」衆人未及答言，二郎道：「此處雖在東首，卻迎着西北，這曦字似覺不合。」伯青微笑道：「古人云：北窗一枕，羲皇以上之人所居，故名曰延羲亭，取其此亭涼爽忘暑，可以延接羲皇以上之人。我用的羲皇之義，楚卿誤爲朝曦之曦，所以覺得不妥當了。」二郎聽了，方知自己誤解，把臉臊得飛紅；笑道：「不用說罷，好得很就是了！你爽性把聯句題了，這山洞口也要費心的。」伯青笑着道：「這亭子上對句我已有了：

無端邱壑隨心造，　別有天地非人間。

那山洞口卽用『另有洞天』四字。」衆人都讚好。出了亭子，卽由山洞穿過，忽然開朗，迎面一塊空地，約有半畝田許，全是紅短欄杆圍着；遶過紅欄，是五間正屋，屋旁兩邊五間，共計十五間，砌成抄手形式，欄內皆是芍藥，雖已開過，尙有敗葉離披；當芍藥盛開之時，在這三處吃酒賞花，皆係正面對着，怕的人多坐在中間的，看得眞切，旁邊的豈不將花放在背後，這一來縱有十桌八桌的人，無不對花而坐。」衆人都道：「這所屋子造的倒有點意思。」衆人走入當中五間屋內坐了，早有家人們送上茶來，大家潤口。王蘭道：「此屋砌得有趣，必須題的也

要峭勁方好;仍請在田題罷!』從龍道:『若要峭勁,卻非你不可,者香不用謙遜了。』王蘭笑着點點頭兒道:『可取名留春館,言其芍藥開時,春光將暮人必三面對花而坐,共留此春色,不忍遽去之意。』對聯是:

花畦低護闌干曲,　鳥語催殘芍藥春。

題罷大衆起身,由留春館迴廊上一個角門走出,見四面短垣,一方院落,院中兩株梧桐。衆人進來,見屋宇寬大,全用十錦窗牖隔的曲曲折折,如萬卷書菱角扇面等式;上下各色彩錦裱糊,那窗牖上是五色玻璃,使人目眩神迷;那邊又有院落,盡栽芭蕉;兩處看來,皆是屋子正面,如兩所屋宇,後身倚着後身一般。二郎道:『這是我想的意思。連名子我都想下了,不如就叫做兩翻軒,言其這邊那邊皆是正屋,如一個屋子翻作兩個屋子似的,你們不見那牆角下有灣流水,直通到園外,秦淮河裏引進來的活水,就是前面那些池沼,水道皆由此間通過去的。』從龍連連稱讚道:『楚卿用「兩翻」二字,以題此處,倒也新樣,可謂俗不傷雅,就用此名不必改了!你想的好,題的也好,爽性連對句都題了罷!』二郎道:『果然使得,我也謅一副聯對試試!』思索了半會,笑道:『有是有了,只恐用不得,說出來你們改正罷!』伯青笑道:『你說罷,不用累贅了,只別將義字脫錯,都是好的。』說得衆人大笑起來。二郎笑瞧了伯青一眼道:『你別要這麼使促狹,說這些尖刻話,從今你就保得住一輩子不說錯話,我才服你呢。』遂念他做的對句道:

兩面屋隨流水轉,　一叢人似隔花行。

又說:『才進來的那角門上,亦可用「曲徑」二字,我多謅成了,用得用不得,我卻不問了。』衆人多說好極,小儒也叫寫上了。又見這屋子,無門可通別處,正在尋覓,五官起身道:『你們隨我向這裏來。』便從屋裏曲曲彎彎的走至盡頭,見一帶板壁,五官用手摸着消息,使力一推,只聽喀喳一聲板壁分開,現出一座門來,那邊盡是架花棚子,兩旁搭着,當中是一條羊腸小道,迎面一條寬河,河上搭着竹橋,河內並有船隻。五官領着衆人,過了橋,是六七間曲尺式的屋子,卻蓋在河中,四面皆水,河邊栽的榆柳桑槐等木,大有郷村風味。衆人入內,見其中陳設器皿,盡係樸實物件,便齊聲稱贊有趣。從龍道:『前面兩翻軒,備極華美,如入琉璃世界;此地忽作古樸,使

人頓起林泉之想，眞各盡其妙，應該子騫留題了。」漢槎道：「我於題景詠事上，不大講究，還是你們代題爲是。」王蘭道：「你無須推諉，楚卿尙能題詠，不成你還不如他麽？」漢槎無奈也俯首沉吟了半晌，方道：「我想此地既造作鄉村，河亭風景，又在這繁華錦繡之中，可名曰半村亭，取半村半郭之意；這裏對句，我也擬了一副，還得你們斟酌。」因念道：

溪水當門，問此處源通何地；　桑榆遶屋，愛其間人正歸田。

衆人聽了，痛讚不止。王蘭笑道：「你竟這句直要壓倒我們，你反謙遜不能，莫非懷才自負麽？」漢槎笑道：「不過偶爾得此，到底不算什麽。」衆人又見對岸盡是崎嶇石路，或高或低，或寬或窄，不甚好行，不如坐了船去，順着這河邊觀看岸上景致，倒省力些；於是喚了水手們，來伏伺衆人上船，順水撑去；未及數十步，見山石背後露出一座樓臺來。衆人吩咐泊船上岸。原來這樓傍着山石起造的，那山石盤迴紆曲，堆接到樓口，從底下至上面，皆栽的牡丹，竟有千餘株，又夾着一層一層的繡球花樹；人在樓上凭欄一望，是一座花城相似；衆人齊聲說好。從龍道：「小瑠和五官今日也不可退後，你們可合題此處。」五官見衆人題詠，自己早已技癢，又不好越衆逞能。既然從龍叫他題，也不推辭，便欣然應諾，想了想道：「此處牡丹既多，逢春開放，眞乃紅紫奪豔，占盡人間富麗，可取名奪豔樓。對句小瑠題上罷！」梅仙亦笑了笑道：「我也未免東施效顰。」遂說道：

倚石花繁眞富貴，　登樓人至亦神仙。

這樓下的一方橫匾，可用「香城綺國」四字。衆人亦稱賞不已。下了樓，復又上船，隨着那流水，轉了兩個灣，那岸上無非垂柳馬纓，丹楓碧棟等樹，難以備說。船至盡頭，衆人登岸，見一帶粉牆，兩扇朱扉，裏面隱隱無數房屋。大衆進了院門，是十數間小屋，或斷或連，或有門相通，或迴廊相接，院內白石砌就花臺，依着屋子大小妝點花臺上傍牆或栽桃李，或種西府梨杏等花；下面配着蘭蕙諸品花草；屋內粉壁上砌成各樣方圓長短格式，以備安置盆景瓶几諸物。王蘭道：「此間春夏秋三令皆宜，可名紅香院，何如呢？」從龍道：「以紅香二字，包羅甚廣，妙絕妙絕！」再看這紅香院，處處倚梁傍柱，接着砌造的，可以不用懸掛對聯。衆人也就不題了。出了院門，是一

條曲徑，迎面一座圓門，形如滿月，門內大大院落，攢三聚五栽着桂樹；那空罅處，補着人許高的玲瓏透漏風石。衆人進了圓門，見這一所房屋，也砌就圓式，屋內凡有門戶，皆是圓門圓戶，時已近午，家人們早擺上飯來，大衆亦覺得乏了，便挨次入座。伯青道：『此處全用圓式，栽的一色桂樹，分明是造作月宮之形；況這屋後又拱着奪點樓的山石，可名曰叢桂山莊。』衆人都道：『甚好。』少停飯畢，大家淨面漱口，仍由紅門出來，見兩條石路，一條路向叢桂山莊屋後繞過，那邊也有一帶房屋。小儒問是何處，梅仙道：『那裏是後園門，出去即秦淮河邊，這幾十間屋子，派看守園子的人住的，倒也砌得寬大曲折，我們可到那邊瞧瞧去。』小儒道：『既是下屋，可不用瞧了，也代他們起個名字，好叫喚，因傍着後河，即叫枕河居罷！明日亦做方匾掛上。』梅仙答應了。大衆便由着這邊一條石路走來，見有山阻路，上面盡是梅花；山上有亭，山下亦有重簷深戶的十餘間房子，方知即是頭裏進園見的那西首梅嶺了。衆人到了屋內坐下，從龍道：『此間可該小儒兄題了。』小儒猶自謙遜，王蘭道：『一個園子，多走遍了，你倘未曾題詠一處，不是我們欺了你，即是你太偷懶了。』說得大衆笑了起來。小儒微想了想道：『此地可取名紺雪齋，暗用橡嶺紅雪之意，不知可使得？』從龍等皆同聲稱好，用意既新，兼又貼切嶺上梅花，不比泛用平地上的話。小儒又念着聯句道：

月明影比騷人瘦，　風過庭空鶴夢醒。

說着，忽見山那邊飛起兩隻白鶴來。小儒笑道：『這山上的亭子，就叫來鶴亭罷！這山即叫棲鶴嶺。』衆人讚好，便一齊爬過嶺來，找尋舊路，仍至覽餘閣內少歇片刻。小儒邀着從龍等人，出了園門，復回廳上。小儒道：『這廳上的堂名，也請在田題上罷！』從龍道：『可名綠野堂，使得麼？』小儒點了點頭，即將園內各處題的軒館名字，另行騰清，又命人量了各處匾對尺寸，請王蘭便中寫好，讓人拿出去做字，叫匠人趕着辦，進宅就全要懸掛的。家人們答應，自行料理去了。早已掌燈時候，廳上擺齊酒席。衆人推從龍首坐，其餘分次序相陪，吃了一巡酒，大衆擇定六月初一日入宅。又問漢槎：『可能將愛卿搬來同住？』漢槎不答，衆人知道是小憐不能過來，也就不問了。又議定伯青住紅香院，漢槎住兩翻軒，梅仙住半村亭，五官住叢桂山莊，他們除了在自己府第內，到園裏

來，即住此數處。小儒派了雙福、連兒、三桂兒等，管理園子，督率着衆家人收拾打掃；所有各處四季用的簾幔幃幙，皆交與雙福等隨時更換，各處的器皿陳設，亦派定某人管理某處，以防遺失，好有着落。又雇下一家扎花兒匠，搬至園中羣屋裏住着，預備修扎各處花草盆景。一一分派已定，衆人又傳觥飛盞的痛飲一番。時已二更，席終散坐。從龍也擇定了一處住宅，若婉容、小鳳、高興，到園內來住幾時，也有個居止。伯青道：『六月初一，我們須要大樂一天，一則進宅，二則賀園子落成，就是內子舍妹兩人，雖不能來住，那日亦要來的。』衆人點首稱是。從龍便起辭回衙，小儒等人，也要各歸私第，仍留梅仙、五官在園居住。前頭兩個家人，拿一對羊角手燈，照着衆人出來；外面各府的轎馬，業已伺候，梅仙、五官侯衆人上了轎，方回身進來。吩咐關好兩邊門戶，吹滅廳上燈火，因勞碌了一日，也早去歇息。次日梅仙叫了匠人來，打造園內匾對，五官又去催着王蘭寫了堂名對句。隔了數日，匾對已齊，簾幔等物，亦添補全了，梅仙押着人各處懸掛。時已五月將盡，紅香院與半村亭兩處，萱草榴花，俱開得十分茂盛，延羲亭前，池內荷花也開了好些。先兩日各家的粗細物件，陸續搬至，伯青、漢槎，也發了一副陳設牀帳過來。梅仙、五官幫着各府來的家人們，四處安放停妥。到了六月初一日黎明，梅仙、五官，穿了衣冠，衆家人亦是新衣花帽，結束起來。新宅正門大開，一路至廳上，皆張燈結綵；後進裏與西邊園內，亦復如是。王蘭又定了二班名戲來伺候。

頃日色初上，各府內眷盡至，女席在留春館款待，即在芍藥欄外搭了戲臺。五官又安排下數萬鞭砲，在兩邊門外，搭起竹架，等大衆一至，即命人點着那爆竹，劈拍之聲，遠近數里皆聞。小儒等人亦公服乘輿而至，梅仙、五官忙出迎接，到了廳上，彼此見禮道喜，衆家人上前叩賀。茶罷，早聞喝道之聲，知從龍已至，小儒等人，皆起身出接；從龍下轎，同到廳上，禮畢入座。這新宅門首，烏壓壓的車轎人馬，擠滿街道，連行人都遶越他處往來。家人們伺候早點吃畢，衆人即寬去外褂。早見領班的拿着戲目，領着一個十四五歲穿紅衫的小旦上廳請安，呈上戲目。原來這戲臺就搭在綠野堂前，對廳設了戲房，院內用木板鋪平，上設猩紅氈毯，簷口盡用五色錦棚遮滿。從龍等人，又謙遜了一回，到底讓從龍先點了一齣，卸甲封王；然後小儒、伯青、二郎、漢槎各點了一齣，無非滿牀笏、雙官誥等吉利戲文。少停擺上席面，衆人入座，即開鑼唱戲。且說園子裏方夫人爲首，與衆位

夫人見了禮恰好婉容,小鳳亦坐轎來了,大衆接進園內,把一座留春館都站滿了,眞乃珠圍翠繞,綠舞紅飛。衆丫頭僕婦,也忙着上來送茶設座,方夫人讓過茶,又邀着衆人,由留春館後面一條夾道內耳門走過,卽是東邊住宅,各處看了一回,仍到園中;見席已擺齊,衆夫人序齒歸座。家人們拿上戲目來,在簾子外遞於使婢,然後方呈送衆位夫人前,衆人亦遜讓了一會,點下戲來,仍由使婢傳給簾外家人;那家人拿着戲目,送到班房內,頃刻開鑼出臺。這兩邊的鼓樂喧天,笙簧盈耳,引得左右鄰舍,及過往行人,無不探頭探腦,在園外窺望,齊聲讚好。男廳上從龍等人拉了梅仙,五官與沈若愚等同坐,女廳上方夫人也去接了梅仙家巴氏母女,與伍氏,穆氏,王氏,宋二娘等過來,另備一席,在下首五間屋內款待。唱了兩齣戲,暫停歇午。外面從龍等散坐盤桓,這邊園內衆位夫人,也到各處遊玩,好在今日一個男客都不過園子裏來。不說各府男女宴會熱鬧,誰知這風聲傳揚出去,早轟動合城文武鄉宦,多因雲從龍,陳小儒是先後新舊任的本省制台,又因江,祝,王三府亦是城中赫赫有名的當道紳士,誰人不想來拉扯親近,忙着人去訪信,不一會多回來道:『雲大人們新造了一所園子,今兒還移過去,小的們看他那邊請酒唱戲,不比往日尋常宴會,想必還有別的事呢。』於是大衆商議,也有送戲的,也有送酒席的,也有合送禮物的,多算件喜慶大事,湊起趣來。從龍等人正在廳上閒話,見家人們重又擺換席面,預備接唱戲文。小儒道:『今兒都是者香鬧着要唱戲的,鑼鼓喧鬧,吵的人心多慌了;今日又不便唱清雅戲文,是以尤甚,反不如我們平時吃酒行令的舒適。』正說話間,忽見家人忽忽上廳回道:『外面各位大人老爺家俱送禮來,說我們今日有喜慶事,據聞停刻還要過來道喜呢!小的們再三剖說,來的人多不相信。』說着,將各禮單呈上。從龍,小儒皆拍掌大笑道:『這是那裏說起,我們不過鬧頑意兒,他們怎麼當作喜慶事送起禮來,可不是笑話嗎?者香來聽聽,多因你要唱戲,唱出故事來了;這却怎麼着?』王蘭大笑道:『好好!這些人很爲知趣,也曉得來湊個熱鬧來,他們既送了來,我們就老實收下,拿他們送的戲酒,改日請他們來此吃酒看戲,爽性鬧他個江翻海沸,不枉我們砌造這園子一場;再則,也叫他們瞻仰瞻仰我們園內的景致。』從龍,小儒等人,亦只得依着王蘭的說話,將禮單細看,分別交情厚薄,該收該退的,一一發付已畢,果然本城由藩司以次及大小鄉宦,俱

陸續親來道喜，衆人又穿了公服迎送，直鬧到下晝時分方止。接着擺上晚酒，點齊燈燭，場上又開鑼演戲，衆人皆倦乏了，勉強完了戲，放了賞，從龍，伯青，漢槎三人，即作辭回去，小儒等送過他們，也各自去歇息。倒是園內女眷們甚樂，又沒有外客，用過午宴，蕊把外罩大妝卸去，全數家常打扮，隨意散坐聽戲，旁晚即完了戲，命各家僕婦放了賞，方擺上晚酒來，衆夫人挨次入座，酒過數巡，方夫人道：『我們今日也要行個令才好，不然此時戲又完了，這啞酒也覺得無趣。』衆人未及答言，洛珠先連聲說好。衆夫人見他們兩人高興，都笑說遵令。方夫人回頭叫使婢取了一付行令酒籌過來，是兩個方圓竹筒，方夫人道：『這圓筒內是花名，方筒內古人名，此令須先拇戰，誰輸了誰吃一杯，即先掣花名，後掣古人名，用一句古詩綰合，酒底隨意席上生風，或是五言七言古詩詞賦，及俗語等，俱不拘，亦要與上句聯絡有情，說過了再擲骰子，照點由上下家順逆數去，即以此兩家對戰；我做令官，誰說不來，罰酒三杯，另找同席代說，代者不佳，仍罰找者，與代者無干。』衆人聽了，都說：『有理，這個令倒是雅俗共賞，就從你先起罷！』方夫人又道：『我們十人可行此令，那邊孫奶奶他們單擋拳就是了，不然說不上來，只管找人代，也無意思。』於是方夫人，程婉容，洪靜儀，江素馨，祝瓊珍，林小黛，沈蘭姑，孫洛珠，蔣小鳳，趙小憐十位，拼攏了一席，挨次坐下。那邊巴氏母女等六人一席，一聞此言，早呼五喝六的擋起拳來。方夫人先喝了一杯令官酒，在骰盆內擲了個五點，數去應與瓊珍作一對子拇戰了；一會瓊珍輸了，即飲了一杯酒，伸手在筒內掣出海棠的花名，紅線的古人名，便笑道：『偏生我與詩詞上不大熟習，怕的說不上。』方夫人道：『不用謙讓了，你若說不上，我們更要說不上呢！』瓊珍俯首略想了想道：

高燒銀燭照紅妝。

說畢道：『不知暗用關合，可使得麽？』衆夫人齊讚道：『好得很，原要暗用關合，若明點出來，那裏找去呢？快說酒底罷！』瓊珍即在席上拈起一片梨來道：

何以要高燒銀燭照紅妝，只爲梨花淡若溶溶月。

衆夫人道：『這一句聯合得毫無痕跡。』瓊珍便將骰盆拉到自己面前，擲了個四點，順逆數去，上家是婉容，下

家是洛珠，兩人遂對擂起拳來，卻是婉容輸了，吃過酒，掣出花名是米囊，古人名是杜牧之。便道：

　煙花三月下揚州。

說畢，在席上取了一個橘子道：

　何事煙花三月下揚州，　爲愛雙柑斗酒去聽黃鸝。

衆人齊聲稱妙。婉容擲了個三點，上家小憐，下家素馨，兩人對戰，是素馨輸了拳，吃過門面杯，伸手掣出兩支籌來，一支杜鵑花一支孟宗的古人名。素馨笑了笑道：「這掣的倒有趣，我卻想了一句天然巧合的詩句來。」說道：

　子規半夜猶啼血。

衆夫人齊拍桌叫好道：「果然這一句天然巧合，前兩句皆不及梨雲這句自然。」素馨又拈了一個梅子道：

　不見子規半夜猶啼血，　正是熟梅天氣半晴陰。

說罷，擲得四點，數去上家方夫人，下家沈蘭姑，卻是方夫人輸了拳，飲過酒，花名掣的是鼓子花，古人名掣的是孫行者。衆人見了，大笑道：「怎麼這古人名內鬧出個孫猴子來了？」洛珠笑道：「他們一家人也角起勝負來，偏是沈姐姐又勝了，弄得大太太又要罰酒，又要行令，又怕人笑他，可不是急得猴頭猴腦的麼？」說得衆人狂笑不止。方夫人也笑道：「好好，你這小猴頭都打趣起我來了，待終了席，我再和你算帳。」瓊珍笑道：「不要你也說猴頭，我也說猴頭，把自己的猴子令都鬧糊了。」方夫人笑着說道：

　衆仙同日詠霓裳。

又在席間拈起一片蜜桃道：

　何以他與衆仙同日詠霓裳，　那小猴頭卻爲的緱山一桃。

衆夫人笑讚道：「實在虧他謅斷了腸子。」方夫人也擲下了三點，上家是小鳳，下家是靜儀，兩人隔座擂拳，那手腕上鐲子搖得叮叮噹噹響個不止；戰了半日，始分勝負；是小鳳輸了，舉起杯來一口吸盡，伸手掣出花名牡

丹，古人名米芾。想了想道：

天子呼來不上船。

說畢，在席上四處望了半晌，即一手抓住小憐的袖子，笑着高聲說道：「酒底就用他罷！」道：

何事天子呼來不上船，多因欲向君王覓愛卿。

引得衆夫人鬨然大笑，齊說：「雖然促狹，卻說得有趣，而且即景生情。」小憐紅了臉，打了小鳳一下，摔脫袖子道：「你也學那些輕嘴薄舌的人，取笑於我，我原叫你席上生風，那裏叫你取笑人的。」說着，滿斟了一杯，要小鳳吃，還要重說。小鳳笑道：「你坐席上，就是席上的風景，我又沒有說到席外去，誰叫你名字叫愛卿的。而且這句詩也是古人造下的，並非我杜撰來嘲笑你；我的名字若合得上，你只管說，我絕不怪你。這杯酒我吃，倒不妨，若說是罰我，卻有些不服，你請同席的人評一評看。」方夫人接口道：「我有個調停在此，你們且不必爭論，在我看這杯酒該瑤君妹妹吃，也不是罰他，因他家獨覓得愛卿，算一杯賀酒罷！」瓊珍笑道：「有理有理；我就吃一杯替你們解和。」說着，舉杯一飲而盡。小鳳，小憐皆笑說多謝。小鳳又擲了四點，上家數去是小黛，下家數去是婉容，兩人對擲了一回，小黛負了，吃過酒，用兩手在兩個筒內一齊掣出，看時花名夾竹桃，古人名文與可。小黛笑道：「若掣出別的花名來，卻難與文與可聯，這夾竹桃三字，倒是天造地設。」即說道：

不可一日無此君。

衆夫人道：「眞正是現成的聯絡，便宜他的多了。」小黛又在席上夾起一方紅燒肉來道：

既然不可一日無此君，何又云寧可居無竹，不可食無肉？

說畢，也擲了個四點，上家是靜儀，下家是小鳳，兩人復又隔座拇戰了一陣，此回卻是小鳳勝了。靜儀飲了酒，伸手掣出芍藥花名，漢武帝古人名。低頭思索了半刻道：

錦帳佳人夢裏知。

又於盤內夾起一塊雞肉來道：

正欣錦帳佳人夢裏知，　恨喚醒那雞聲茅店月。

說完擲下個六點，上下家數去，多該洛珠，衆夫人笑道：『這卻怎麼呢？難道叫柔雲左手與右手對角勝負麼？』洛珠也笑道：『罷罷！我也不喜搳拳，大呼小叫的沒意思，不如算我輸了拳，吃酒掣籌何如？』衆人都點首應允。洛珠笑吟吟的在筒內掣出杏花的花名，司馬相如的古人名。卽說道：

數枝豔拂文君酒。

又用牙筯指着盤中的鱠魚道：

因愛數枝豔拂文君酒，　不獨翠許魚龍月下聽。

說畢，端過骰盆，擲了個兩點；上家該蘭姑，下家又該小鳳。誰知小鳳又勝了蘭姑的拳，蘭姑飲了一杯酒，掣出曼陀花的花名，大舜的古人名。想了想道：

煮葵燒筍餉春耕。

又於椀內夾起一片筍來道：

因欲煮葵燒筍餉春耕，　故而一心呪筍莫成竹。

卽伸手擲了個四點，上家是素馨，下家是小憐，小憐輸了拳，吃過酒，伸手在兩筒內各抽出一支，一是楊花的花名，一是綠珠的古人名。小憐蹙眉道：『偏我掣出這衰敗的花名與古人名來，我還要死呢！』洛珠道：『罷喲！你那裏有這些話說，這不過是個頑意兒，那能應驗到人身上去，可不是傻話麼？快說罷，你若說不出，我代了你。』小憐笑了笑道：

落花猶似墜樓人。

卽在果碟內拈起一個蜜漬杏子道：

這邊恨落花猶似墜樓人，　那邊喜紅杏枝頭春意鬧。

衆夫人聽了，稱讚道：『末了這一句，結得與會，卽不覺衰敗了。』時已三更半天，各處燈燭已換了幾遍，方夫人

道：「我們也好散了，勞碌了一天，身子想多覺得乏了，明日再聚罷！」瓊珍，小憐，素馨，婉容，小鳳等五人，亦要回去；便大家進了點飲食，漱盥已畢，瓊珍等即起身作辭；方夫人領着衆夫人，直送出園中覽餘閣前，看着瓊珍等在甬道上上了轎，又珍重數聲，方回身入內，復由耳門來至正宅，各回住屋歇息。巴氏母女等人，也各回家去。園中有家人們收拾燈火，關鎖門戶，各處上宿等事。過了一日，小儒請了從龍過來，復衆人的席，自然仍是戲酒。從此伯青，漢槎或在園中小住幾時，或回家去，行止聽其自便。惟有從龍公餘之暇，即來園中尋衆人宴會取樂，皆是早至暮回。裏面衆夫人，亦有時接了瓊珍，洛珠，素馨，婉容，小鳳等五人，來就擱幾日，眞乃無趣不搜，無樂不備。凡到園中，四時花放之際，皆擺酒聚宴。甘誓聞得他們如此尋樂，小儒又將繪芳園的圖樣寄得他看，甘誓見了，着實羨慕，亦攜裝到南京來。小儒即將紺雪齋打掃出來，讓甘老居住。梅仙也與他丈母巴太太商議，將巴氏接進園內，在東宅裏綠野堂後收拾了一處三間偏宅住下。這巴氏也粗知文墨，日隨着方夫人等學習吟詠，不上一月，倒也能做兩句詩了；巴氏的母親亦不時過來陪伴女兒；梅仙即搬到半村亭去。一日小儒等人正在留春館大家品茗清談，又請甘誓暇時作一篇繪芳園記述，好勒石以誌我輩一時聚會之盛，甘誓答應了。說話間，忽見雙福進來回小儒的話道：「二太太來了。」小儒知弟婦已至，忙叫雙福去稟報太太，出外迎接。未知玉梅來此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八回　爲月老伶鬟相匹配　逑風流鶯燕互喧嗔

話說：韓玉梅自于歸陳仁壽，夫婦大爲敬愛；後因仁壽入京供職，將他寄居雲從龍處。玉梅倒也喜歡，可常與小鳳相聚。如今小鳳見他出嫁陳氏，自然不比以前看待。又時同婉容閒話，說及：「玉梅幼年賣到我家，才八九歲，行止舉動，即與衆不同；不怕太太笑，那時我尚未脫籍，往來人客，多愛他嫵媚，與他說笑，或有笑謔太過，他即拒絕不理，可見他日後有這一段好處。若以今時而論，他雖自幼伏侍我數年，我反不如他的福分，眞乃人生不可逆料。」自是小鳳改口稱呼他妹妹。那玉梅卻不改初心，雖說小鳳待他如此，他仍謹愼侍奉，似當日一般，從

來稱過小鳳「一聲姐姐，還以奶奶稱之。甚至小鳳着急，立盟發誓的叫他改口，玉梅笑而不答。背後每說：『爲人不可忘本，若富貴時忘了貧賤的情境，還算個人嗎？況當日奶奶待我恩同父母，雖蒙雲大人認作義女，又蒙陳大人不以卑賤見棄；倘彼時奶奶不放我出去，我又怎麼呢？我今日的好處，皆係奶奶所賜，我豈敢放肆，以姊妹相稱，是斷斷不能行的。』小鳳聞說，也只得隨他去了，惟有各盡其道而已。過了些時，仁壽恩放江蘇學政，便道袁浦來看玉梅，因學政係欽差之官，不便攜帶家眷，仍寄居於在田衙內。仁壽即按臨各府考試去了。一日考至常州府屬，有昭陽新進文生名韓光奎者，偶詢其家世，及先代名氏，卻是玉梅共高祖的同堂兄弟。仁壽大喜，即將韓光奎召入私衙，敘說親誼。韓光奎亦知有個族中妹子，自幼賣與人家作婢，後來絕無音耗，未卜存歿；今日聽得仁壽說出原由，又見本省學臺是他妹丈，好生喜悅，忙回家稟知父母，要去見見妹子。況韓光奎本是素豐之家，即雇了一號大船，帶了許多禮物，同了父母來至清江，先去謁見從龍，細說來意，然後見了玉梅，抱頭大哭。即來商之從龍，欲接他回去居住，俟妹丈學差任滿，再作計較。恰好從龍正奉到恩命，調補兩江，況且又是玉梅的本家叔嬸兄弟，仁壽又認過了親，到他娘家住着，倒也合宜。只有小鳳與他不忍分離，亦因玉梅既認出了娘家，理當回去一行，硬着心腸，讓他去了。玉梅回到昭陽，韓氏親族多知道了，又見他是本省學政的夫人，都爭來趨奉。這家請酒，那家請宴，忙個不了。過了半載，韓光奎忽想起前任制台是妹子的大伯，現致仕住在南京，何不去認認親戚來往，也增光鄉里。便來與玉梅商議，玉梅亦想去見大伯大姆，與小鳳等人，正合心意。遂與光奎來至南京，泊了船，先着人上岸打聽，知小儒現在移居桃葉渡口新宅子內，即坐轎進城，到綠野堂前下了轎。方夫人早同衆位夫人接了出來，進內見禮入座。適值祝、江、雲三府的夫人們也在此地，各道別後情形。方夫人便問：『還是住幾時，仍回昭陽？還是就住在這裏？』玉梅笑道：『你們這裏熱鬧得很，我原是來趕熱鬧的，我的箱籠物件都帶來了，還回去做甚麼呢？』小鳳拍手道：『你就是要回去，我也要留下你來住着。』方夫人即命人去打掃房屋。原來這宅子共有七進房子，第一進方夫人住了，二進是靜儀，三進是小黛，每進皆有羣屋套房，讓丫頭婦女們居住。其餘四進，以備瓊珍等人來住；即將第四進收拾了，安置玉梅帶來的物件。外面小儒早請了韓

光奎過來相見，又擺酒唱戲，在園子裏款待了幾日。光奎見玉梅不願回去，只得告辭，小儒亦轉贈了許多厚禮。

這日伯青與小儒閒話，說到五官年紀大了，也該定門親事，方是正理。梅仙在旁插嘴道：「老五的親事倒不容易說呢！我背後也曾問過，他說男女配合，原係天定，然亦不可胡亂了事，必當擇一可以配得自己的，且要性格溫和，舉止大雅；有這兩件，就是模樣兒欠缺些，也不妨的。如果人存了這個念頭，縱然命中註定妻子是東施、嫫母，也可以人力挽回天意；若草草作成，不問妍媸，我情願一世無妻，倒落得散誕逍遙，無牽無掛。你們聽聽看，代他說親事定然是磨牙的。」小儒點首道：「卻也難怪他，五官並非尋常流品，自然不肯草率，這一來倒要我們見過的女兒方可與他說親。」沉吟了半會，忽笑向伯青道：「有了，你家錦箏那丫頭，我看相貌既好，性情諒也沒有批評的，何妨說給五官，倒是一件美事。」伯青笑道：「果然錦箏可以配得他，這卻不難，但是須要問明白了他方好。小耀明兒問一問他，看他意思如何？」梅仙答應了。一時吃過晚飯，各自回房。梅仙來至叢桂山莊，五官正在燈下看書，見梅仙進來，忙起身讓坐，叫小童送上茶來。梅仙道：「天氣漸漸涼了，你也該叫人將外間這一帶窗戶糊上布去，不然晚間多坐一會，怕的風吹了身子。」五官道：「我昨日已吩咐過他們了。」兩人談說了半晌，梅仙即引到日間小儒、伯青說的親事來，五官臉一紅道：「這件事待過幾年再議不遲。」梅仙笑道：「無論遲早，究竟伯青家的錦箏說了給你，你可願意不願意？」五官道：「你又獃氣了，就是願意，我此時不辦這件事，說也無益。」梅仙聽他口氣是願意的，即不朝下問，又說了幾句別的話，便道：「我也去了，你早點睡罷！」說着，起身走出；五官送到院外，方回。次早梅仙將五官的話告訴了小儒，小儒即約了伯青，當面去問五官行止。五官起先仍是推託，後來被小儒、伯青逼着問他個實在，五官亦見過錦箏數面，雖說是個丫頭，倒頗有兩分姿色，強如娶那些小戶人家女兒，見人羞手縮腳的，反不大雅，便應允了。伯青見五官已允，午後即回至府第，與素馨商量，素馨亦以爲然。小儒便將第七進收拾做了新房，又將梅仙夫婦挪到後面與他對房居住，所有傢辦各物，均是梅仙代五官經理。素馨因錦箏向來服事勤謹，他今日出嫁把體己賠了數百金。轉眼到了吉日，錦箏即由祝府這邊嫁了過去，用一頂四人綵輿，兩對宮燈，一班鼓樂；到了新宅內，便在綠野堂上參拜天地，又請

衆位夫人出來受拜。五官早定下一班小戲,備了幾席酒,請小儒等人。雲從龍開得五官娶親,是日也送了一分禮,並親自過來作賀。廳上各處,多張掛燈彩。外面雙福等衆家人,亦有酒席,內外猜拳行令,飲至更深,席終戲止,將五官送入洞房,成就百年好事。伯靑,漢槎因天色不早,卽住在園內;惟有從龍一人回衙。婉容,小鳳等人,也被方夫人留下。次日淸早,五官夫婦起身。素馨又派了兩名小丫頭過來,伏伺錦箏開臉上頭,重新出堂叩拜小儒等人,與衆位夫人,衆人亦各有所贈。由是上下人等,皆以柳奶奶呼之。五官與錦箏倒也是一對郞才女貌,恩愛非常。此時已是七月中旬天氣,園內早桂正開,方夫人請了婉容,小鳳來賞桂,因五官不住叢桂山莊,那裏空着,正好擺酒,便命貼身的大丫頭紅雯,帶着一班粗使僕婦們去打掃。紅雯卽約了靜儀房裏的春梅,洛珠房裏的玉鸞,小黛家的素月,與伏伺蘭姑的媚奴及秋霞,四兒一干人同去頑耍。這班丫頭們無人不喜到園子裏逛去,便借着去收拾,成羣結隊,嘻嘻笑笑,到園裏來。紅雯叫僕婦們擡桌抹椅,安設几座,指點了一陣,由他們慢慢去打掃,卽走了出來。見秋霞與四兒站在那邊畸角上,嘁嘁喳喳的不知說些甚麼,其餘衆丫頭,或掐桂花穿作花籠的,或三兩個在草地上掏蟋蟀的。紅雯也走近來同他們頑笑,對着四兒道:『話該也談夠了,顯見你同秋姐姐是舊相認,擱在面子上比別人親密些,也來理理我們。』四兒道:『你不懂我們說的是我們心事,你是不曉得的。』紅雯笑道:『罷唷!俗語說得好,好話不瞞人,瞞人不好話。你們的心事,我也猜着兩分了,多分四兒妹妹見錦姐姐現在有了好處,自己也想打點主意,請教秋姐姐代你酌量,可是不是呢?』四兒聽得紅雯嘲笑,他不禁紅了臉,正欲回答,秋霞冷笑了一聲,接口道:『紅雯妹妹說的話實在奇得很,何以見得我們議論這些混話?又怎麼見四兒妹妹就是請教我這件事呢?哦!我知道了,大凡人自己心裏想到那裏,卽猜疑人家也想到那裏,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你若來問我,我倒有個方法教給你;四兒問我,卻沒的教給他。』春梅,玉鸞他兩人正蹲在石背後捉蟋蟀,聽見秋霞的話,一齊站起來,拍手笑道:『秋姐姐的話眞正說到人家心窩裏去了,紅雯姐姐今兒可輸了,沒有答的話了。』媚奴立在一旁,啞嘴道:『秋姐姐不開口便罷,開口的話多是應板應腔的,怎生連人家的心病,都能識得?若做了醫生,可是好手呢!』四兒念着佛道:『阿彌陀佛!嘲笑我的,一般也被人嘲笑回去

了!伶說:『烏兒糞污佛頭上,我不打你,有人打你。』原來紅雯比這一班丫頭多幾分姿色,又極喜打扮得出衆,愛穿幾件姣豔衣服;平日口角伶俐,行事周到,性格又是個眼高心大的人,仗着方夫人寵愛,把秋霞等一干人,不放在眼裏;他們有一點過失,紅雯卽信口數說,無形的事要被他說得千眞萬確的影響來。衆丫頭明知不及他,言語又敵他不過,只得忍耐在心。今兒因秋霞取笑他,落得因風縱火,大家奚落他一陣,以洩往日之忿。紅雯見衆人一口同聲的取笑,又見秋霞的話尖刻,難以扳駁;先前原是說笑,此時不覺惱羞成怒,急的滿臉緋紅,罵道:『你們這一班不逢好死的促狹鬼,壞爛了的小蹄子,明兒多要下拔舌地獄去!我不過說着頑罷咧,是與不是與我什麼相干?我與四兒說話,秋霞幫着他還罷了,你們這些小蹄子也犯不着捧人家屁股,伏人家上水。你們怎麼知道我心病的?硬栽我這些混話,別要叫我說出好話來!大約你們心裏多有了別的想頭,把錦箏看的眼紅了,此時見我說四兒,戳着你們心了,也跟着秋霞混噴白嚼的,眞正別扯你們娘的臊了!』衆丫頭聽他口內亂罵起來,亦轉笑爲怒,玉鸞先撂下臉來道:『紅雯你要分淸了說,還是同我們說頑話呢?還是有意要罵我們?是你先取笑四兒的,秋霞才回答你的,我們不過也是大家鬧個趣話,那裏說你有了心病,卽心裏有病麼?如果你心裏有病,我們也不肯說了,你怎麼認起眞來,叫旁人看着好似你心裏眞有病的樣子!你說四兒,四兒也沒有着急,可見四兒妹妹心裏是沒病的。再則算我們不好,不該同你說笑,多嘴打嘴,然而亦是大家頑鬧慣了的,你也不犯着破口罵人;若是要罵,大家多不好聽。』媚奴道:『可不是呢?要罵我們都會罵呀!我們也知道相貌不如人生得好,做事不如人想得到,是有的;若說罵人,也可以罵得兩句,不似平時說那些尖巧話,挑三撥四的,那方不及人呢?』秋霞道:『諸位妹妹不要說了,原是我不好,不該幫着四兒妹妹說話,諸位妹妹偏生又多嘴,附和我們兩句,可巧說到人家心病上去了,這一來豈不帶累我與四兒加罪麼?又惹諸位妹妹們作氣,更叫我們不安,如今大家多討了沒趣,一打薑兒被罵了下來。其實在我看,我們姊妹們都是一般樣的,誰又多個眉毛多隻眼睛呢?我們是什麼,可知他也是什麼,這麼一想,就沒有事了,連這辯白皆可以不辯白的。諸位好妹妹!聽我這一句話罷!包管你們不錯的,你們細想這滋味去。』春梅拍手笑道:『秋霞姐姐眞說的好,話不在多,只要

說的在骨節上，强似那罵人的人，真個扯淡，徒然枉口白舌的造罪；你又不罵人，比罵人的話還要利害，可見誰不如誰，誰又比誰多一半點呢？」秋霞聽說，不禁嗤的一聲笑了，啐道：『春梅丫頭又說瘋話了。我看你倒比人家多一點子呢！你又不害臊，一個女兒家怎麼滿口裏胡鬧起來？』說得玉鸞等人都笑了。紅雯聽說，越發着急，又見他們人多口衆，語語刺心，羞得腮耳皆紅，瞧了他們半晌，說道：『你們不要高興，混說亂噴蛆似的，我去告訴你們家主人，評一評理去，看誰的不是！原來你們暗地約齊了來欺負我的。』說着哭了，一轉身卽走。此時衆僕婦們打掃已畢，聽他們越鬧越大，又見紅雯要去告訴衆位夫人，怕怪到他們，不從中勸解，坐觀成敗，有兩個僕婦忙忙的走出，攔住紅雯笑道：『紅姑娘又來了，你們好姊妹說笑慣了的，怎麼今兒翻起真來？還要惹旁人笑話呢！姑娘！若再要告訴太太們去，更外錯了，你們姊妹說笑急了，反招惹太太們生氣；連我們都有了不是。姊妹們終日在一處，和誰好多說兩句，和誰不好少說兩句，卽沒有事了；沒見你們成日家雞生鴨鬬的，好姑娘！我們已收拾調停了，請你去瞧瞧，有那處安排不妥的，好早爲指點，別叫我們碰太太的釘子去。』說着，卽將紅雯拉進屋內。秋霞等見衆僕婦攔住紅雯，不放他去告訴，諒想是無礙了，也不便再說，恐其認真鬧去，自己亦有不是，衆人便各自散了。紅雯本要大鬧一場，被衆人死拖硬拽的拉至屋內，衆人趕着舀了水來與他洗面，又勸他道：『姑娘！不用生氣，除了秋霞姑娘別人多比你小，說話是沒遮攔的，姑娘皆可躭待得過。卽如秋霞姑娘，平時你們一處說笑慣了的，也沒有鬧過，偏偏今兒鬧了起來。姑娘你一沖頭只圖告訴太太們去，祝太太、江太太這自然要說秋霞姑娘，你家的太太未免也要說姑娘兩句，不然面子上就過不去，亦對不住衆位太太、顯見是偏向自家人。彼此說了下來，倒沒意思，所以我們才奉勸姑娘不要去告訴。因你姊妹們早不見，晚要見的，終久仍要和好的，何苦此時鬧出去，反各自存了芥蒂？再則你姑娘說他們不是，他們也要想幾句話辯白出個理來，你搬我挖，攪在一堆，就是太太們也難分是否，只有各說各的房裏姑娘不好。姑娘！你是個極明白人，想想我們的話是爲着姑娘？還是爲着他們呢？』紅雯聽說得有理，又被衆人勸慰了一番，方漸漸氣平。只說道：『今兒過去了，停兩日我都要尋件事情灑偝那一班騷貨一場，才出我胸中悶氣，沒的叫他們笑我無能，受了他們

的氣不敢發洩，到那時兒，他們才知道我的利害，後悔不來呢！』內中有一個老年僕婦，拍手道：『好呀！姑娘說了半日，這句話卻合上道理；俗語有仇不報非君子，又云：有志能報隔宿仇。日後他們碰到姑娘手裏，還不知因什麼病死的！不是我奉承你，姑娘們一個人鬭口，是鬭不過他們，若是用個心眼兒，待他們就再加上幾個，也不是姑娘的對手；別說他們是有粗無細的，不過只圖一時嘴裏說得快活，不信明兒問着他們，倒好忘卻了；可見多是小孩子家心性，姑娘亦要看破。』紅雯聽了，無話可答，只得同衆僕婦在屋內各處收拾了一回，來回覆方夫人說：『叢桂山莊業已安排停當，太太示下何日請客？好吩咐廚房伺候。』方夫人便擇了來日中晚兩發，並不要柱常許多食物，只用十二個碟子，六樣肴饌，無非山珍海錯，一切魚肉概行蠲免，又預備下一罈上陳紹興老酒。恰好次日是五官的小生日，小儒等人因他到此地是頭一個生日，要當做整壽，須得代他熱鬧一番；又聞方夫人請酒邀婉容等賞桂，亦叫對房內另備幾桌酒，請從龍等人過來看桂花又爲五官做生日，豈非一舉兩便？即將酒席，設在紅香院內。一宵無話。來早小儒打發人請從龍，方夫人也叫紅雯親去請婉容，小鳳少時內外男女客至，邀請入內，讓坐獻茶。先是外面小儒等人陪着雲從龍來至紅香院，早見五官穿了衣冠，在那裏等候，挨次與衆人行禮；衆人亦與他道賀。各人皆有餽送，或一字一畫，巾扇佩帶等物而已。從龍又催着五官換了便服，衆人也換了衣履，隨便入座。這紅香院中，亦有十數株丹桂，此時早開了一半；陣陣香風，撲入屋內，甚爲可愛。衆人閒話了半會，家丁等即擺上酒席，大衆歸座，傳杯飛盞，暢飲歡呼。裏面衆女客同到了叢桂山莊，各各入座，使婢等送過茶，方夫人起身邀着衆位夫人來至裏間退步，更換大衣，重又出至外間。見席已擺齊，推婉容首座，方夫人主位，其餘序齒坐了，席間談談說說，暫且不提。單說：紅香院內小儒等人，酒至數巡，小儒道：『我們今日也得行個令，熱鬧些兒。但酒令雖多，好的甚少；即如拇戰太粗，猜枚太俗，其他若拈字流觴，傳花飲酒等令，又失之太泛；再則鉤心鬬角，苛想苦搜，未免過於冷淡。前日我與伯青，者香暇時，編出幾套新令；又爽快，又文雅，我已謄清了一本，意在去刊刻出來，諸公同好，今兒何妨試行其令？』說着，回頭叫雙福取來。衆人見是一個定白脫胎的骰盆，裏面六顆骰子，外有一個象牙鏤空的小筒，插着六根牙籌，皆刻着字，另外一本寸許厚的紙本。小儒

道：『你們先將這抄本看了方能明白。』從龍聽說，先伸手取過紙本，展開與各人同看。上面寫着：

「其令用牙骰六粒，每粒上鐫六字；一鐫公子章台走馬，一鐫老僧方丈參禪，一鐫少婦閨閣刺繡，一鐫屠沽市井揮拳，一鐫妓女倚門賣俏，一鐫乞兒古廟酣眠；外用牙籌六支，寫着公子，老僧，少婦，屠沽，妓女，乞兒等名目。其法如座中幾人，先用博骰一粒擲彩；么爲公子，二爲老僧，三爲少婦，四爲屠沽，五爲妓女，六爲乞兒。擲畢，各以所得之骰認定名目，執於手內，即由令官起，挨次以擲，擲成點面，着照所擲之名目，看下註明何語而行。如一擲不成，許其再擲，三擲不成，罰酒三杯；下家接行。

如擲得「公子章台走馬」者：

長條日煖揚鑣，憶昔日張郎，飛絮煙迷攬轡，感當年庾信。一鞭隋氏之隄，千縷漢家之苑。　擲此者，同席賀飲三杯。如得之年少，或得之張姓，恰合故事，同席添賀一杯。在座之少婦妓女觀此翩翩美少，未有不動心者，較同席多飲一杯。

或擲得「公子章台參禪」者：

容悴顧生，最老，棄繁華而參最上之乘；毫思漢武通天，運神氣而作通靈之想。詎料誰家之子，乃生佞佛之心？　擲此者，少年斬伐情根，因屬不易；然參禪非地，罰二杯。再好道豈可無師？當敬老僧一杯，作拜於座下；如稍有不恭，罰一杯。擲得時，與在座之少婦妓女言者，彼此罰一杯，不言者不罰。

或擲得「公子章台刺繡」者：

爭巧思於靈芸，柳線穿成鸚鵡；奪匠心於蘇蕙，花絲織就鴛鴦。翻厭才人雅調，效他閨闥風流。　擲此者，本當重罰，因昔董文敏公曾言畫不如字，字不如繡，尙有希前哲之可原，減罰一杯。與在座之少婦，隨意比較手技，負者罰一杯。

或擲得「公子章台揮拳」者：

欲效桓溫之感，拔劍而四顧蒼茫；將與祖逖之思，聞雞而三更起舞。何乃斯文之輩，竟逞市井之雄？　擲此

者，少年不安本分，罰三杯；即與屠沽拇戰一場，負者罰三杯。在座之少婦妓女，當斂容迴避，莫攖其鋒；犯者罰一杯。

如擲得「公子章台賣俏」者：

誇京兆走馬之榮，出自翩翩年少；羨柳汁染衣之貴，偏多奕奕王孫。爭來士女之觀，益助傲睨之態。　擲此者，同席飲一杯。如妓女少婦與擲者有瓜葛，若素相契合者，多飲一杯。擲者當隨意唱小曲一支。

如擲得「公子章台酣眠」者：

學他三眠三起，入趙邑之邯鄲；感伊春去春來，尋莊周之蝴蝶。借垂楊以作帳，拂嫩草而為茵。　擲此者，終日昏昏，性耽花柳，罰二杯。以與乞兒有同志，彼此共飲一杯。如有姓柳在座，擲者當與同飲一和合杯。

如擲得「公子方丈參禪」者：

關心歲月如流，來香國豎看一指，回首煙雲轉瞬，向蒲團徹悟三生。惟藜藿之是甘，覺浮華之若夢。　擲此者，少年揮手塵世，洵非易易；當與在座老僧，猜花以證拈花之意；負者罰一杯，再擲者，宜自陳平時宿過，飲二杯。

從龍還要再看，王蘭奪過道：『不要看了，不過顛來倒去，多在此中翻騰，待我們行到那裏，再看不遲，休要躭擱了人，況且一時也看不完。』從龍笑了笑，也就不看了，即推小儒為令官。又取過一粒博骰，由小儒擲起。小儒拈起骰子，擲了個二，該是老僧，便將牙筒內老僧籌子抽出，放於面前。其次即該從龍擲，得了個四，卻是屠沽。王蘭笑道：『好個沒意思的東西，不過屠沽之輩，酗酒行凶，行同潑賴耳。』說着，自己拉過骰盆，擲了個五，該是妓女。從龍拍掌大笑道：『報應報應！我這市井揮拳，較之你那倚門賣俏，似覺稍勝一籌；少停我們倒要瞻仰你那倚門賣俏的手段呢！』引得眾人大笑起來，齊道：『這一來，者香是沒有說的了，你只怪那骰子不爭氣，偏生滾出個五來，給你打嘴。』眾人笑了一回，該是二郎擲了，得了個六，梅仙笑道：『別人擲此皆不貼切，惟有楚卿是最相宜的，可回想當年，只恐不勝今昔之感。』二郎聽說，不禁滿面緋紅，欲待認真，又知梅仙是句無心話，斷非有

意奚落。小儒忙瞧了梅仙一眼，用別話岔開去了。梅仙也自知失言，低頭不語。王蘭等人卽一陣說笑，混了過去。隨後伯青擲了個么，是公子；五官擲了個三，是少婦；漢槎與伯青同點，遂起身換坐到伯青肩下；梅仙與王蘭同點，也坐到王蘭肩下。席間衆人，各認執名目坐定，雙福取過博骰，將那六粒令骰放於盆內，推在小儒面前，又取了三個高腳酒鍾來。小儒道：『我們在席八人，只得六根籌子，子騫，小癯是附在伯青者香名下的，我想每人須得擲一把，頭次該伯青擲，子騫照行，一轉過來，二次卽該子騫擲，伯青照行，如此方無欺弊。者香與小癯亦是如此行法。』衆人皆點首稱是。小儒先飮了一杯令官酒，便伸手抓起骰子來擲。未知擲出怎麼名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九回　執觴政令主首當權　嚴酒律王郎偏受罰

話說：陳小儒旣做令官，該由自己行起，取過骰盆，頭一擲，卽成了點面，看去卻是老僧倚門揮拳。二郎笑道：『擲得好，旣曰老僧又揮拳，而又倚門揮拳，倒要看這條令如何註解！』便將令本取過翻開看道：

如擲得「老僧倚門揮拳」者：

怕聞鐘得得而來，先裝此金剛努目；竟傍戶洶洶以待，休說那菩薩慈心。犯此嗔念之懲，愧彼闍黎之號擲此者，有犯淸規，又生氣惱，非空門所宜出，此當重罰；姑念勢利乃僧家之本等，依棲羞士子之煩多，減罰兩大杯，須出席斟一大杯，恭敬於公子之前，說：『僧人有眼無珠，不識泰山，知罪了，望相公恕我！』再唱勢利僧曲詞一支；敬酒不恭者，不唱者，罰三倍。

二郎看畢大笑道：『這令未免罰的太苛，小儒可謂作法自斃，請敬酒唱曲子罷！』小儒無奈，只得斟了一杯酒，送至伯青面前，照令而說，說罷，引得滿座大笑。王蘭道：『這故事是我姓王家的，若我抽著公子的籌子，纔切當呢！怎麼倒便宜了伯青？』小儒道：『者香且慢高興，這令中惟妓女罰款最刻，自然會臨到你頭上去。我曲子是不會唱的，情願罰三杯。』便先將正數兩大杯罰酒吃了，正要再斟，五官止住道：『九杯酒你也難吃，我替你唱

了罷!」王蘭道:『別人代唱不算,還得小儒自家唱纔好。他是令官,先就找人代唱,少停我們罰了令,也落得效尤找人了。」五官道:『不是小儒找我的,是我願意代他的,况且小儒眞實不能唱;一定苦人所難,亦覺無趣,就是我不代唱,他橫豎罰九杯酒,也沒有事了。」王蘭笑道:『我也不同你辯,只要我罰了令,央你替代,你別回我就罷了。」五官也不答言,遂從從容容唱了一支勢利僧下家該從龍行了,從龍擲了個居沽閨閣賣俏,笑道:『居沽兒在閨閣中,本不可了,何况還要賣俏?料想註解是定然發笑的!」即尋出這條令看道:

如擲得「居沽閨閣賣俏」者:

殺牛好酒雖英雄,底事慣憎脂粉;賣笑爭妍偏顧盼,何妨暫媚釵裙?不意幃幔之間,有此鬚眉之輩。擲此者,矯揉造作,殊失本來面目,罰三杯。然既思效學巾幗,恐未悉其致,令在座之妓女添媚增姣,唱豔曲一支。擲者當誠心敬意,危坐以觀罰酒;并令少婦俛眉承睫與擲者把盞。

從龍笑道:『這條令便宜了我,卻很難爲了者香、小瓘兩個了;怪道小儒說妓女的罰款最刻,大約此令少婦與妓女兩條,不罰則已,罰則多是有趣的。」五官笑着起身道:『讓我來敬酒,要請教者香、小瓘了。」王蘭道:『你這促狹鬼,不肯代我唱,還要取笑我,好在令條上說少婦須俛眉承睫與擲者把盞,你若錯一半點,我也不依你的。」五官道:『不用你擔心,我的門面我自會做的。」說着,滿斟三杯,放出本來做戲的身段,曲意柔情,一杯一杯送到從龍面前,眞乃眼橫碧水,眉鎖春山,腰肢若楊柳臨風,行動似芙蓉帶露,合席同聲贊妙;連王蘭亦不禁叫好。既見五官送過酒,自己也難推託,便自低眸細細的唱了一支佳期。梅仙也照樣接著唱了一支,從龍果然正襟危坐以聽,唱罷,合席又贊好不絕。從龍將三杯酒吃過,該王蘭接行,王蘭正要伸手去擲,梅仙道:『者香太爺!你可要擲好了,此次是你擲骰,我附著你行,再不要帶累了我。適纔我已經唱了一支冤枉曲子,總怪我怎麼偏偏附著你這條令。」王蘭笑道:『你不要說餒氣話,我若自家擲出受罰的令來不要你罰,我代你就是了。」說著擲了兩次,方成點面,是妓女閨閣酣眠,遂展開令本看上面寫道:

如擲得「妓女閨閣酣眠」者:

君向巫山，妾可為雲為雨；神來洛水，人訝胡帝胡天。翩翩疑漢室宮中，嫋嫋記柳生夢裏。　擲此者，既已酣眠，不便再飲；當央在座之公子，代飲一大杯。如有附令者，亦飲一大杯。擲者隨意唱小曲一支，須詞意貼切本旨，四座宜寂然以聽，不可擾其香夢。

王蘭看了，只得先央伯青吃了一杯，梅仙也吃了一杯。五官命人取過琵琶，撥著絃索，催王蘭唱曲。王蘭道：『我今日犯了唱的罪了，大曲小曲，鬧個不清，行終了令，到底派我唱多少。』遂頓開歌喉唱道：

昨宵夢入陽台裏，攜手羅幃，同效于飛。弱蜻蜓，低迴款點；秋江水俏，鴛鴦酣眠。軟借春花蕊，醒來猶記，重訂佳期；問今宵可能再領風流味？

唱畢，衆人齊聲贊好。下家該二郎行了，二郎擲了個乞兒章台走馬，梅仙一眼看見，忍不住又笑了。小儒恐梅仙再說，更使二郎難處，忙取過令本代二郎展開念道：

如擲得「乞兒章台走馬」者：

鄭元和風流不減，揚鞭重唱蓮花；唐六如放浪堪思，擊筑豪傾竹葉。依稀柳色猶存，落拓花容未改。　擲此者，身雖淪落，心尚雄豪，當滿飲一杯以自幸。然與公子把臂章台，竊恐不可，須同公子與在座妓女輪流拇戰，誰勝妓女，則令妓女與誰送酒三杯，以訂永好。

二郎遂讓伯青與王蘭猜拳，伯青輸了，隨後二郎勝了王蘭，王蘭只得送了三杯酒與二郎，二郎站起一吸而盡。下家該伯青行令，伯青擲了個公子市井賣俏，漢槎忙取過令本看道：

如擲得「公子市井賣俏」者：

效當年擲果潘安，觀來士女；輸昔日遊街京兆，容欠端莊。爭強於什百之中，誇美於闤闠之地。　擲此者，雖然風流自賞，本屬少年；未免矜張太甚，有失端嚴，是與屠沽乞兒同志矣。可與在座屠沽乞兒拇戰，以分勝負，負者罰一大杯。再與在座少婦妓女猜枚，擲者負則分送少婦妓女每人一杯，少婦妓女負，則合唱小曲一支，須暗含勸其歸去韜藏之意。

王蘭笑道：「有趣！獨這條令滿座皆不寂寞，惟苦了老僧，沒人理他。」伯青道：「好在搳拳是兩個人，猜枚也是兩個人，我與子鶯同你們，恰好配作兩對兒。」遂議定伯青與從龍搳拳，與五官猜枚，漢槎與二郎搳拳，與梅仙猜枚；因王蘭罰得太多，讓他躲過一次。伯青道：「未免便宜者香了，我是不依的，既你們說下，饒了他罷！」王蘭笑道：「伯青不要太滿，你保得住不受罰麼？你若罰了，我也會釘釘認木的。」說著，衆人早隔座吆五喝六，搳起拳來。少停，伯青勝了從龍的拳，二郎勝了漢槎的拳，猜枚卻是五官，梅仙負了，各人吃了酒，五官抱過琵琶與梅仙合唱道：

　寃家猶是少年心，終日把閒花野草尋；可知你閨中妻子望殷殷！你只顧鬬雞走馬，似落葉飄萍，一味那東西不定，決不想旁人的議論批評；他只說你戀著了奴家，改了情性！

唱畢，衆人稱贊不絕。下家該五官行了，五官丟下琵琶，抓起骰子擲了個少婦方丈參禪。王蘭忙取過令本笑道：「倒要看這少婦怎樣在方丈參禪呢！」便展開念道：

　如鸞得「少婦方丈參禪」一者：

　小鸞徹悟三生，自陳誑戒；翠操頓空萬念，獨矢皈依。羞他巾幗稱姣，向我蒲團兀坐。　擲此者，深閨弱質，遁跡空門，其志可嘉，其情可憫，當恭恭敬敬在座老僧一杯，拜爲師父；須再別其格以法葉，小鸞貪嗔淫殺四問。

五官聽說，卽起身恭恭敬敬送了小儒一杯酒，小儒接過，飲畢，笑道：「五官應該跪下候我訊問纔是！」五官笑道：「小儒將就些罷！你此時不是在任上，還要行出那做官的排場來；別要討我笑話了。你快點問罷，若再延挨，我可不說了。」小儒笑了笑，問道：「你可犯過酒戒麼？」五官答道：「犯過，

　洞房喜飲合歡酒，晝閣祥開慶壽筵。」

小儒又問道：「可犯過色戒麼？」五官答道：

　眉黛時敎夫壻畫，衾裯慣與小星爭。」

小儒問道：「可犯過財戒麼？」五官答道：

姑嫜每賜添妝錦，兒女同分壓歲錢。

小儒又問道：『可犯過氣戒麼？』五官答道：

嗔奴抬來花帶葉，怪郎笑對謔象嘲。

衆人聽了，點首痛贊。小儒回身看了看架鐘，已交申正，向衆人說道：『我們吃飯罷！停會晚間再行，好在已行過一遭了。』即吩咐擺飯。大衆吃畢，散坐盤桓。裏面叢桂山莊衆位夫人，也散了席，各自品茶閒話。巴月娥邀著他母親與王氏等人，至各處遊賞。衆丫頭僕婦，帶著各府公子小姐們，也在滿園裏頑耍。方夫人偶與洪靜儀說到朱家親事，方夫人道：『今年鄉試之期，兩個孩兒是要去觀光的，倘能僥倖，轉眼又要進京。這件事非明秋不可，到我意在請王大人先寫封信通知朱府，如寶徵託庇中得一名舉人，娶朱小姐過門，自然是明秋了；否則今冬即看年庚，好讓朱府早爲預備；雖說兩家不爭競財禮，一切零碎等物，也非一朝一夕可以辦成的。』靜儀道：『我也恁麼想，男女孩子皆大了，早早完全，你夫人也少卻一件心事；若大公子中了舉，那是正經事，就遲到明秋，亦非好意的。明日即催我家老爺寄信去，看朱府回信來是何說法，恐他家尚有扭難，再通知冷府一聲，請他從中成全。』方夫人點頭稱善。少頃已掌燈時分，內外燈燭點的明如白晝，又映著一天月色，上下交輝，早又擺上席來，衆夫人仍是原坐。巴氏母女等人，即在裏間退步內，也設了一席，又扯了錦箏同坐。因今日是五官的生日，衆人推錦箏首座，錦箏再三不肯，還是素馨在外間聽見，吩咐他坐了。月娥等人又輪流與錦箏送酒，內外兩席，淺斟低語，倒也熱鬧。外面紅香院內，小儒等人亦入了座，王蘭道：『我將纔也算罰够了，此番仍是小儒的令官，我也要罰人恁麼幾回方罷！』小儒笑道：『只怪你擲的名目不好，要想罰人是難的，只求不受人罰就好了。』仍叫人將骰盆令本取過，自己又吃了一杯門杯，伸手擲了個老僧古廟參禪，取過令本看道

如擲得「老僧古廟參禪」者：

青燈向壁，於此中見佛見心；紅葉滿山，竟若個無人無我。三椽破屋棲身，幾片秋雲補衲。　擲此者，空谷修行，影形相弔，於世無知，眞如已得，當自飲一大杯，下家接行。

小儒笑道：『妙妙！這條令我也不去擾人，人也不來擾我。』便斟了一杯酒，一口吸盡，將骰盆推到從龍面前。從龍擲了個屠沽方丈酣眠，笑道：『有趣！上回鬧到閨閣中，此番又鬧到佛門中去了。』遂展開令本看道：

如擲得「屠沽方丈酣眠」者：

濟佛本是知音，一覺外只謀酒肉；如來未必惱我，邇時間放下屠刀。堪憐醉夢之儔，忽證阿那之列』．擲此者，雖眠非其地，幸情有可原，當與在座老僧，各飲三杯。老僧隨意席上生風，作禪語問之，擲者如不能答，罰三大杯。

從龍看畢，即先斟了三杯酒吃過，復將空杯斟滿，送至小儒面前；小儒擎杯在手，想了想問道：『在田，你知我這杯酒飲是不飲？』從龍道：『你當飲者則飲，不當飲者則不飲。』小儒又在碟內拈起一片橘子問道：『這橘子我還是敬你還是留著我自家下酒？』從龍道：『敬人者情，自食者理。』問答罷，眾人拍手贊好。王蘭道：『小儒問得妙，在田答得亦妙，老僧自然精通禪理，不料屠沽輩亦能解此，眞不愧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一語；你們吃過酒，該我們行令了。』便將骰盆拉過，送到梅仙面前道：『這一回派你擲，你前番抱怨我擲的不好，連累了你，你可要擲好了。』梅仙笑嘻嘻的抓起骰子來一擲，即成了點面，是妓女市井走馬。王蘭笑道：『你擲的好，變出個跑解馬兒的來了。』梅仙道：『管他什麽解馬不解馬，只要不罰就是了。你瞧這條令都不得過於受罰。』王蘭展開令本高聲念道：

如擲得「妓女市井走馬」者：

看如此窈窕身材，馬背偏能穩坐；輸爾翟鞭韁控馭，蛾眉何肯讓人？彼美策騎而來，合市環堵以望。擲此者，孰料走馬稱雄，出自女子？其技可奇，其事可鄙。罰酒不拘盃盞，隨量而飲。當與在座公子，隨意角技；負者罰三大杯。如有附令者，擲者負，附令者飲。

王蘭笑道：『眞不該應，偏生派你當權，我爲附令，你若負了，又是我吃酒，豈非我罰出神來了麽？』說得眾人大笑不止。梅仙即與伯青言定，擋拳三拳兩勝。誰知伯青勝了梅仙兩拳，王蘭只得將罰酒吃了。下家該二郎擲行，

二郎覺三擲未成點面，便吃了三杯酒，將骰盆推到伯青面前。伯青讓漢槎擲了個公子章台走馬，照令本上所說，同席賀飲三杯；恰恰漢槎年紀最小，衆人又加添一杯，每人共吃四杯賀酒，惟王蘭梅仙五官三人吃了五杯。王蘭道：『子駕附伯青的令，偏生擲得好，比伯青上回擲的公子市井賣俏還勝一籌；不似小瑠附我的令，他輸了拳，派我吃酒，可不是我今日運氣不佳麼？』衆人吃過酒，漢槎將骰盆送至五官面前，五官擲了個少婦閨閣揮拳。從龍道：『這少婦在閨閣中揮起拳來，倒也好看。』遂代五官展開令本念道：

如擲得「少婦閨閣揮拳」者：

嫀首蛾眉，何故獅吼？夜鶯綃鴛帳，怕聞雞牝司晨。人畏柳氏之威，誰受季常之辱？擲此者，閨幃少艾，忽逞雄風；雖然夫也不良，未免彼婦太悍；當罰酒三大杯。如得之柳姓，正合河東故事，在座之公子，與有陳姓者，均宜出席，避其聲勢。俟下家接行後，方准入席。在座之妓女，亦當出避，勿累公子。如私與公子交言，罰酒一杯，并令跪於椅上，唱小曲一支。

五官聽從龍念畢，便斟了三杯酒，次第飲盡。當五官飲酒時，伯青，漢槎，小儒，王蘭，梅仙五人，皆出席遠避。五官吃到第二杯酒，一眼看見王蘭立在伯青身後，微微的笑，五官放下酒杯，取過燭台，用手去彈燭煤，剛剛彈到伯青靴底旁邊。伯青正與小儒說話，不曾留意。王蘭恐燭煤燒損伯青靴底，忙推伯青道：『你低下頭瞧瞧，不要只顧談心，靴底多分燒通了。』伯青聞說，慌忙走開，正欲開口，五官道：『者香與伯青交言了，犯了令了，快吃罰酒，唱支小曲，大家聽罷！』衆人一時皆會過意來，齊聲贊好。二郎笑道：『未免過於苦了，者香好意，怕伯青燒了靴子，反落在五官圈套中去，眞所謂出了好心沒好報呢！』王蘭方明白五官彈燭煤到伯青腳下，是有心捉弄他的；恨的咬牙，笑罵道：『你這小鬼頭也來算計我，停會再同你算帳。』只得入席吃了一杯酒。梅仙抱過琵琶，屈著半膝跪於椅上，彈著說：『我唱了罷！』便唱了支銀絞絲道：

風清月白好良宵，八月秋深丹桂香飄，鴈聲兒高。人生及時須要行樂好，樽中酒不空，座上客常到。鬧嘈嘈，猜拳行令同歡笑；看看月影已是滿天了！那露濕無聲，冷透花梢；賓主兒呀，好歸去，歸去明日再請早！

五官侯梅仙唱畢，忙斟了一大杯酒出席，向王蘭，梅仙深深一躬道：『有累有累，我罰一杯請罪。』說著，舉杯仰起頭，一口吸盡，衆人拍掌稱快。小儒道：『小瘤唱的歸去明日再請早，我們也好散了；明日請早罷！』好在令已行交頭，天也將近三更，我們亦該進點飲食，在田還要回衙門呢！』此時衆人酒已有了幾分，不過吃些麵食點心之類，便起身散坐，漱口淨面，家丁們送上一巡茶，從龍即起身作辭，小儒等人直送出園門，從龍上了轎，鳴鑼喝道回衙而去，衆人亦各轉寢所歇息。單說：叢桂山莊衆夫人也散了席，方夫人留住婉容，小鳳就擱幾日，玉梅邀了小鳳到他房裏去住，兩人命使婢烹茶，挑燈開話。正說得高興，早見方夫人程婉容，江素馨一同進來，小鳳，玉梅忙起身讓坐。方夫人笑道：『顯見你們是舊相識，比旁人親密，早早的約齊回房，唧唧喳喳的說些什麼？我們偏要鬧了來聽。』小鳳笑道：『有什麼說呢，不過是陳篇舊套的話，還瞞人嗎？你們來聽也不妨。』一語未了，又見秋霞執著手燈，照著祝瓊珍，趙小憐同進房來，後面奶娘抱了夢庚公子相隨。素馨笑道：『你也來了，怎麼將夢庚帶了來？』便伸手接過夢庚，坐在膝上，逗著他望燈光撲笑。瓊珍道：『我同愛妹妹到嫂子那邊去說話，見丫頭們都歪著打盹，問起來纔知道你到這裏來；恰好夢庚醒了，哭著找你；奶媽正要抱他來，又說陳，雲二位姐姐亦在這裏，想必你們又議論什麼，我們也趕了來，落得大家熱鬧熱鬧！況且明日，再過一天，我與嫂子等人，要回去了，這一次出月，過了秋節，纔能來呢。』說著，見小丫頭們早設了座頭，瓊珍，小憐坐下。秋霞等婢，有伏侍玉梅的丫頭蕙香，小鳳的丫頭文琴，邀至對過房內吃茶。衆夫人談談笑笑，又與夢庚頑了一回。方夫人道：『我想起一件事，正欲去與瑤君妹妹商量，恰好你們總在這裏評論我這句話可使得？秋霞那丫頭我愛他很伶俐，又不多言多語的；不比我家紅雯那蹄子，雖然做事乖覺，這一張嘴比刀子還快，半點兒不肯饒人，到處惹事生非，我就是厭他。』小黛笑道：『你不要錯認了人；秋霞外面似忠厚老實，肚裏比什麼更清楚呢！說出話來，一句是一句，也够你受的，他不多話，正是他取巧的處在；倒是紅雯有口無心，討人嫌厭，其實肚子裏直通通的，一點貨也沒有。我看這些丫頭們中，不是我說護短的話，還是我家素月是個獃子，心裏沒得什麼，嘴裏也沒得，與人好是這樣，與人惱亦是這樣。』洛珠笑道：『罷罷罷！人家的丫頭都不好，惟有你家的素月好，是個獃子，多因主人

好,丫頭也是好的;正經本題上的話,還沒有說出原故,被你在旁枝上鬧了半日,那個好這個歹的,讓人家將話說明白了,再領教你的議論不遲。」說的衆夫人都大笑起來。小黛笑道:『我不過因陳太太說他家紅雯不好,我分剖了幾句,偏生不中你的意思,反引出你嘮嘮叨叨一大串的話來,我也不同你說了,讓你聽正經話罷!」方夫人笑著道:『我並非一定誇獎秋霞,因爲有門親事代秋霞做媒,倒也合宜,所以要與瑤君妹妹商量。以前我家老爺在江都縣任上,有名得用家丁,名叫王喜,辦事頗有機變。」說著,回頭對小黛笑道:『說起來王喜,你該曉得的。』小黛聽了,頓時滿臉緋紅,向地下啐了一口道:『你們怎麽好咧!幾十年的舊話,還記得這般清白,你也學他們尖嘴薄舌的尅薄人,別要討我罵你。』衆夫人回思一想,又都笑了。笑得小黛坐不安身,站起來同夢庚去頑耍。洛珠道:『不要說罷!翠鑾要著急了。』方夫人又道:『我家老爺很爲寵信他,凡有大事,多叫王喜去幹,連雙福那孩子,雖然自幼跟隨老爺長大的,都不及他知道主人情性;後來江寧府藩司等任上,皆用他專辦外差,事無巨細,從未舛錯。前年又帶他到京中去,回來時將他轉薦到東府王爺的府裏。王喜本不願意,我家老爺再三開導了他,說此次辭官回南,用不著幹外事的人,況你年紀不大,正好在王府裏巴結一番,將來還可碰些造化。若是別人,想王府裏這條門路還不能呢!再則我也不肯實力的去薦。你如跟我回南,未免可惜。你不比雙福自幼隨我的,我也離不了他,他亦不能到別人家去的。你自己斟酌,別要誤了好機遇。誰知薦了過去,王爺大爲得用,也虧他會鑽謀,一半年工夫,把王爺騙的歡喜他非常,代他謀了個漕營千總,又代他在部裏料理,指歸漕標,以千總補用。果然應了老爺的話,碰出造化來了。王喜連年腰內也積蓄的不少,復在部裏大大花了一宗,現在以衛千總儘先拔補;即辭了王爺差使,來歸漕標候補。昨日到了南京,已見過我家老爺,據說人又發胖了,多少很有個官兒氣度。我意在將秋霞說給他做妻子,也不誤了秋霞。若說他而今得了官,嫌秋霞是個丫頭不肯要,有我家老爺說了,他不敢不依。而且他也不過是個小子出身,不是甚麽名門大族的後裔,秋霞配他亦不爲辱沒。俗說夫榮妻貴,秋霞在這裏是個丫頭,他娶了過去,即是一位千總太太了。』瓊珍道:『這頭親事好是好極的了,在秋霞是求之不得,我只怕王喜不行;你雖說他是小子出身,彼一時,此一時,而今到了富貴

場中忘卻本來面目的人也多得很。在我們看起來，一個衞千總，亦算不了什麼，在他由小子營謀致六品前程，甚不容易，難免無自尊自貴的念頭。我想明日先叫人去背地討他口氣，他若肯要秋霞，再請陳大人當面吩咐他；不然，碰回頭倒彼此沒意思。即如他不敢不要，委曲應許了，將來秋霞要跟他過一世日子的，與其日後帶累他夫妻們口口舌舌的，莫如此時問明了，兩無抱怨。』素馨道：『姑娘卻慮的是，況且終身大事，斷不可草率勉強。』方夫人亦稱在理，道：『明日即叫雙福去問他，王喜本與雙福契厚，他們是無話不說，倒可以得他個實在口氣。』衆夫人又談笑了一回，時已四更，素馨因夢庚又在奶娘懷中睡熟了，怕的受涼，即起身道：『夜深了，我們去罷！』衆夫人也一齊起身出外，秋霞，紅雯等忙點了手燈過來，在前引路，小鳳，玉梅直送到院外方回。又喝了一鍾茶，文琴，蕙香上來伏侍他兩人睡下，將過夜的罩燈點了，隨手掩上房門，同到套間裏去睡了。方夫人回至房中，小儒早寢，蘭姑與賽珍小姐尚坐在房內等候，見方夫人走進，迎上來說了兩句話，又道過安置，蘭姑回自己房去，賽珍退入裏間套房時，小儒已醒，問道『你怎麼這時候纔回來，又談到什麼好處了，連覺都忘卻睡』方夫人遂將秋霞說給王喜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小儒答應了。紅雯伺候方夫人卸了妝，寬了裙襖睡下，方回至套房，陪伴小姐安寢。一宵無話。次早小儒，方夫人起身梳洗畢，小儒出外叫進雙福，將方夫人昨晚的話，吩咐他如何去探王喜的口氣，再來回我。說罷，即向園內尋伯青等人閒話，剛走過留春館花畦，只見雙福忙忙的走來回道：『王喜在外稟見。』一面將手本呈上，小儒就在雙福手內見上面寫著門下沐恩王起榮。小儒笑了笑道：『如今改了官名了，可叫他到紅香院來見！』雙福答應退出，去領王喜。未知王喜來見有何話說，又未知秋霞親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回　補衞官家丁欣出仕　訪名妓措大鬧爭風

話說：王喜自入王府後，盡心巴結，各事辦得詳細周到，王爺大加賞識，每說王喜這孩子很有出息，怪不得陳大人極力保薦，說他結實可靠，果非謬贊。又見他有志向上，便存心想提拔他。王府中上下有百十餘人，王喜相

處往來，皆無偏向，是以上下人等，沒一個不同他好，眞乃上和下睦。一日，有個吏部司員來見王爺，面稟公事，說及海隄工竣，普慶安瀾，該處督撫奏保出力員弁，有數十人之多，要算一個大保案了，此摺昨日奉旨已交部議奏。王爺聞說，便想到王喜身上，也不與王喜知道，卽將他姓名開送到部裏去，夾在海工案內，代他改名起榮，又指名要保漕營千總一項。試問部曹屬各官，誰人敢不趨奉王爺？見了來條，也不問此人是何出跡，料想是王爺的心腹，遂將王起榮名下，加了在工尤爲出力等字樣，議覆上去。不數日奉到上諭，悉如該督撫所請。王喜竟一毫氣力未費，連海隄都不知是個什麽樣子，得了個衞千總名目。部裏卽打發人送信與王爺，王爺方將王喜叫過，告訴他保舉一事。王喜聽了，喜出望外，心內著實感激王爺，忙爬到地下叩了幾個頭。王爺笑道：『你如今是朝廷命官了，我也不敢用你，你好料理歸標去罷！也不負陳大人薦你到我這裏一場。但是官職雖小，責任甚重，倘一二年中，得了實缺，須要實心實力的做官爲是。』王喜連連應了幾個是，退出，早有府中人等得了此信，多來爲他道賀。王喜備了幾席酒，請衆同伴暢飲了一日。又去置了數套公服冠帶，穿戴起來，先叩謝王爺，卽赴部掛名，遞呈履歷，預備引見。過了一日，引見下來，便辭別王爺收拾動身。王爺又當面囑咐了一番。次早雇了騾車開行。此時王喜身邊，也用了兩名家人，沿途趲趕，不日已抵南京，覓定寓所，備了手本來謁見小儒。因小儒他出未曾見得，次日一早又來伺候。恰好雙福正要去尋他說話，忙將手本先拿上去回了，小儒下來帶著王喜由園門進去，轉灣抹角，來至紅香院。雙福搶步進內回明時，小儒正與伯青對坐，王喜走入，朝上磕了三個頭，起來請了安，回身又叩見伯青。小儒見王喜穿著千總服式，儀容比先又魁梧了些，頗合武職小官的氣派，遂欠欠身命雙福挽住，又叫在下面設付座頭，叫他坐下。王喜再三不肯。伯青笑道：『論理原沒有你的座位，而今你大小是員官了，況武職至千總，例見督撫也有座位。你老實坐了罷，好講話。』王喜又請了安，方側身坐下。小儒細問他京中光景，王喜一一稟明，小儒點點頭，命他至外面歇息，少停我還有話問你。王喜立起應了聲，退出。央雙福帶他入內叩見方夫人與衆位夫人，又至王蘭漢槎等處去了一趟。出來雙福卽邀他到覽餘閣，叫人送了茶，雙福道：『王大哥恭喜你得了功名，轉眼到任，卽是一位大老爺了，我們眞望塵莫及，慚愧萬分！罷罷！當日忝在一

處數年，又蒙你大哥相待小弟極好，不同旁人；目下大哥入了仕宦場中，切勿忘卻我們，能於提攜一二，縱執鞭隨鐙，我總願意。』王喜笑道：『你老弟又來取笑人了，愚兄不過沐主人恩典，薦入王府，又蒙王爺天高地厚之恩，提拔得了這點小功名。外人看著，以為榮耀、知愚兄時時懼怕，生恐才力不及，有負主人，王爺一番恩典。至於你老弟，是不屑出去，若肯出去，還怕主人不成全麼？當日的一班舊朋友，我是刻刻不忘，老弟尤甚，倘或托老弟福庇，能補了這千總一缺，亦是主人的光彩，我想將一班舊朋友，請了去住個一年半載，大家好親熱親熱。若將總你說的話，未免使我置身無地；尤其你老弟說了，更外該罰。你既說我平日待你不同外人，難道你還不知我的心麼？愚兄並非那種忘舊的人。』雙福笑道：『多謝多謝！足見大哥猶惦記小弟，但願大哥早早補缺！就是不來邀我們，我們約齊了定然鬧到你衙門去，難不成怕你翻過臉皮，攆逐我們走麼？』二人正說著，小儒又賞出一桌酒飯，王喜站起身請衆來人先代他上去謝賞。雙福叫擺開桌椅，讓王喜上坐，雙福對坐；跟雙福的兩名小僮，在席前伺候，送酒上肴。雙福親自執壺，與王喜斟了一杯酒道：『大哥請乾一杯，此去走馬上任，疊擢飛陞。』王喜欠身接過，一口飲下道：『多謝老弟金言。』雙福又斟了一杯酒，放下壺道：『再請乾一杯，小弟尚有言奉申：今早本欲到貴寓裏去一遭，因老爺吩咐有話與你商量，偏生你大哥來了，省卻小弟往返。現在你大哥得了官，也該定門親事下來；不能老爺赴任，沒有太太，可不是笑話麼？祝小姐貼身賠到江府裏去的一名丫頭，名叫秋霞，很有幾分姿色，你大哥先前也曾見過的，現在更出落得美人兒似的；前日太太想起你，還沒有親事，與祝小姐商議，要將秋霞給你，祝小姐倒也願意。只怕你而今做了官的人，不肯要江府裏的丫頭，等得了缺，自然有高門旺族來與你對親，要當面與你說，恐你不好推卻。祝小姐又說：這件事不是可以勉強得的，都要彼此兩相情願，倒是問明白了好。所以太太叫我背地裏問你一聲，行與不行，沒有旁人知道；若說開了不成功，你還罷了，怕秋霞面子上過不去；你將這句話肚裏揣摹揣摹，可行可止，倒不要關礙著老爺，太太的面子，實告訴我好去銷太太的差。』王喜道：『呀喲！老弟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？怎麼說我做了官，妄自尊大起來？沒說我這小功名是主人恩賞的，連我這身子都是主人的；況且主人還有個丫頭賞我，就是不准我終身娶親，我也不敢抱怨，主

人的恩比生身父母猶重。再則主人賞我個丫頭，是何等體面，我敢說一個不字麼？除非我油蒙了心竅，不明好歹。好老弟！煩你回明老爺太太，說王喜願意的很，只恐玷辱了秋霞姑娘。再請太太吩咐，如何聘定，用什麼禮節，王喜好遵示辦理。好老弟！千萬代愚兄說懇切些！」雙福聽了拍手道：「大哥，你眞爽快，不似而今的人，暴得了好處，就裝出那些虛情假態的模樣，故意有多少扭難。你今未改舊日的脾氣，卽此一端，可信你斷不會忘卻我們。」王喜笑道：「適纔老弟尙疑我是浮言，這一來可以相信了。」雙福又道：「你旣肯要秋霞，我倒代你想了個萬全的法則在此，不怕你大哥怪的話，究竟秋霞是丫頭出身，若到標後，再來迎娶，或是送親過去，恐人看破底止，反爲不便。莫如就在南京賃下一所房屋娶親，然後攜眷到淸江歸標，豈非兩全其美？就是大哥由京裏出來，不卽歸標，先來南京稟見主人，大哥亦是預立腳步，一則怕老爺見怪，二則安排停當，免得旁人走露消息，也是你想得周到的處在。我的愚見，人家由下至上，好容易巴結出頭，是人家有志氣，俗說：『英雄那怕出身低？』不知現在世上的人，一味刻薄，眼珠子又小，開口都要訪問人家的出跡，若是好的，卽說得錦上添花，十全十美；若有少許欠缺，大家念起歪嘴經來，下死勁的加十倍蹧蹋，其實與他毫無干涉。」王喜點首道：「老弟所見甚明，眞乃洞切時事，幷承代愚兄籌畫盡善，心感之至。惟有老爺太太面前，千萬不可如此說法，要惹老爺太太生氣的，好說他以爲有了功名，怕娶江府丫頭，跌了他架子，生出這許多枝節來。老弟但請太太示下，過後再作計較。」雙福道：「我理會得，我有我的說法，你放心，絕不叫太太怪你就是了。」兩人又吃了幾杯酒，方叫擺飯，吃畢散坐。王喜同了雙福進內，謝了賞，告辭下來，在門房內各處招呼了一回，帶著他跟來的人，回寓而去。這裏雙福送過王喜，上來見小儒與方夫人，將王喜應許的話回明。方夫人聽說王喜一口答應，毫無推辭，甚爲歡喜，道：「本是江太太過慮，我說那小子斷不能違拗。」雙福復趁勢請方夫人如何辦理，又回明王喜要在此地迎娶，怕的到了淸江，徒多往返。小儒向方夫人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倒是在這裏娶過去的好，省卻被外人曉得，是娶的江府丫頭，叫漕標同營的官笑話他。你可與子鶱夫人商議，爽性成全了他罷！早娶遲娶，總是一般的，還可彼此省些費用。」方夫人答應了，卽叫紅雯去請江太太過來。小儒起身，帶著雙福出外去了。少停瓊珍已至，衆人忙立

起讓坐，卽叫紅雯同秋霞到那邊坐去：『我與江太太說要緊的話呢！招呼你們再來。』兩人答應退出。方夫人便將王喜已允的話，告訴瓊珍一遍，又說：『王喜意欲卽在南京娶過去，帶往淸江，所以請你過來商酌，要求你體貼。』瓊珍道：『這有什麽商酌？秋霞既是他家的人，隨他到那裏迎娶，我又何苦從中扭難？秋霞亦非我親生的女兒，你姐姐尙可成全王喜，我亦樂得成全秋霞，一定叫人曉得他夫妻一個是小子，一個是丫頭，與我們何涉？况且王喜初到漕標聽差，若專爲娶親告假，也不像句說話；若這裏送親過去，派甚麽人送秋霞去呢？單派幾名丫頭小使送他過去，分明是要人曉得他夫妻底止，不如在這裏娶去的好。』方夫人道：『妹妹，你旣然可以禮貼，明日卽叫人去知會王喜，叫他擇日前來迎娶。我又想若在外面賃屋居住，至速要滿了月動身，又添出一番使用。我意在卽將園子裏借一處房屋與他娶親，秋霞可由這邊扶到園子裏去；及期王喜作爲來此招贅，可以三朝五日，他們夫妻卽可登程。倒是我們這邊恐預備不及，好日子須要揀定出月方可；因爲秋霞漫說伺你一場，算自幼在你跟前長大的，你也得替他置備置備。』瓊珍道：『亦沒有甚麽置備，我穿不著的衣服也多，每季勻出兩套，卽很够他穿了。不過一切首飾動用等物，要添補少許。好在秋霞的身邊簪環釵珥，連年我給他的不少，添補倒有限了，大約三五個日子，卽可補置齊全。但是秋霞這歸子嫁與王喜，是離了我這裏的丫頭名目，去做千總太太，可謂平登靑雲，他得好處，我反要賠貼嫁貲，想起來眞怪不値得的。』方夫人笑道：『你何能這麽說呢？好容易人家也是父母養的，來伺候你，憑你打罵呼來喝去，不過圖的個末了一著落主人的少許賠送。沒說秋霞要算是明媒正娶，嫁與王喜的，卽如給個小子，你也不好光光的就恁麽推他出去。此時你說苦給誰聽呢？不該你出，難不成該我出麽？你不見錦箏前日出嫁柳五官，梨雲妹妹也賠了若干，他也未曾說苦。將來紅雯有了人家，我亦是要賠貼的。可見家家都是有的事，並非你獨自個兒吃苦。不過秋霞那丫頭命還算好，雖說王喜官卑職小，大小總是個命婦，有這一節，你卻要比錦箏賠得豐富些兒纔是。在丫頭班中，要推秋霞是個出色的了。』瓊珍道：『秋霞縱然命好，那能趕得上你家二奶奶呢？』方夫人道：『這卻差得多呢，秋霞的先代家世，焉能趕得上我家二奶奶？不然，雲大人也不肯收爲義女，我家老爺亦不肯代二爺給這門親。』瓊珍聽了，

點頭稱是。方夫人即命紅雯喚了雙福進來，叫他去說知王喜，趕緊擇吉下聘入贅；你再派人將叢桂山莊迴間收拾出來，做秋霞的新房。瓊珍也叫雙福買辦新房內一切物件，買齊了到我這裏來領價。雙福答應下來，一面派人到叢桂山莊打掃裱糊，所有日前五官在內住著的動用物件，未曾收去的，搬至錦箏屋裏交代；一面去通知王喜。王喜即邀了雙福到命館內查選通書，揀定本月二十八日下聘，八月初三日吉期。至於下聘各物，王喜自然叫人分頭去辦，毋庸細說。雙福轉來，回明方夫人下聘入贅的吉期，又去買定了新房應用各物，開了清單，送與瓊珍領取銀兩。當時叫人一件一件的發至園內，又親自去看著安排停當，各事皆備，專待吉期。且說：瓊珍素馨等人，過了一日，要打點回去；程婉容前一日同小鳳早回去了。瓊珍即將秋霞留於方夫人處，待到初三吉日再來。回至府內，將秋霞的話又稟明了江老太太，到了自己房內，開箱倒篋，尋出十數套四季衣裙，多是簇新的，甚至只穿過一兩次的，叫打了一個大大包裹，送至方夫人處。又在衆丫頭中挑出一名年紀大些的丫頭，叫秋鴻的，貼身伏伺，補了秋霞的空子。此時秋霞已知道自己許了王喜，他本見過王喜的，又聽得王喜如今做了官，心內十分喜悅，深感瓊珍待他恩重；外面卻不好意思，生恐紅雯等人來取笑他，終日躲在方夫人房內。偏偏紅雯等人聞得，心裏又羨慕他，又妬忌他，約齊了，俟方夫人不在房內，即來與秋霞道喜，你言我語，半諷半嘲；弄得秋霞躲又不是，答又不是，只好低著頭轉身向壁，隨他們去說笑。紅雯見了，冷笑道：「哦！先就裝出這千金小姐的樣子，不幾日好過去做千總太太，眞正在我們這班野雞隊裏跑出一隻鳳凰來了，將來我們說起來，也是體面事。」秋霞聽了，徹耳皆紅，恨不能就回他們幾句，無如又礙口識羞的，心內惟有暗罵而已。內中有幾個丫頭，向來與秋霞好的，見他這般光景，不忍再說，反來阻擋紅雯道：「紅姐姐，不用說了，何苦說得人難受。」正沒開交處，恰好方夫人回房，大衆方走了開去。由此秋霞不敢一人躲在房內，怕紅雯等仍來取笑，只得緊緊跟著賽珍小姐，寸步不離，免得紅雯等人聒噪。到了二十八日，王喜那邊也叫了數名行人，送聘禮過來，均是方夫人做主收下，又備了回盤賞封，開發來人。初一日即將瓊珍，小憐接至，素馨，婉容也邀約了來看熱鬧。午後雙福來回，新房內已鋪設停妥。方夫人邀了衆夫人，同去觀看，果然新房收拾得十分齊整，迴間一帶短窗，皆用紅紗糊

了窗心，其中牀幔箱櫥，色色精美，雖不比富貴人家，較之那中等人家，綽然有餘。衆夫人坐了坐，復回東宅裏來。瓊珍又撥了兩名小丫頭伏侍秋霞，王喜也買了一個大丫頭，下聘的這一日，即送了過來。初三日清晨，衆夫人便起身梳洗，畢，同到方夫人房內看著秋霞開臉上頭，換了六品服式，鳳冠霞帔，玉帶蟒裙，儼然是一位安人了。待至吉時，即由東首耳門扶到園內，一路上紅毡鋪地，新人頭上用一柄紅傘遮著，衆夫人隨著，一齊到了新房，專守新郎入贅。園內覽餘閣等處，皆張掛了燈綵，小儒早央了梅仙，五官接待王喜。金，柳二人，也是衣冠齊楚在覽餘閣等候。忽聽外面一片鼓樂聲音，見家丁上來回道：『新郎到門了。』梅仙，五官忙起身降階迎接，王喜在園門內下了轎，四名家人提着紅燈，在前導引，兩行粗細鼓樂在後相隨。王喜今日是朝衣朝冠，身上披著丈二紅綠綵綢，頭上插著兩朵銷金宮花，緩步而來，頗有氣度。梅仙，五官即迎上去，彼此打了躬，邀請上閣，分賓歸坐，家人獻了茶，鼓樂暫停。小儒等人全行避過，恐王喜拘於禮節，不便起坐。金，柳二人，陪著王喜行過一切大禮，儐相上來請新郎交拜天地，金，柳二人，盡皆起立，階下又奏起樂來，裏面扶出新人，當中設了天地紙馬，鋪下紅毡，叩拜神祗宗祖，夫妻又對面交拜了四拜，方請小儒等與衆位夫人受拜；衆人再三辭止，即向上行了禮，然後同入洞房，坐牀合巹。此時衆夫人，亦一齊避出。一時禮畢，王喜復又出外。覽餘閣中早設了酒筵，仍是金，柳二人相陪。王喜前兩日托雙福代辦下十數桌酒席，是日送了四席至東邊宅內；其餘男女家丁，皆有喜酒。小儒等人，早預備下了各色靴帽袍褂等件，送與王喜；方夫人等亦送了秋霞許多妝奩應用之物；從龍未便親來，亦遣人送了禮物，不須細表。時已二更將盡，外面散了席，梅仙，五官命四名家丁，執著五彩琉璃手燈，在前照著新郎，他兩人後面邀請著，送入洞房，又坐了半晌，方起身告退。衆婢媼上來伏侍兩位新人安寢，王喜與秋霞皆彼此見過的，倒還你貪我戀，一宵恩愛，早定下海誓山盟。次早夫妻起身梳洗，穿帶已畢，王喜出外叩謝了小儒等人，秋霞亦叩見方夫人等，與自家主母。衆人備了酒席，款待他夫妻。過了三朝，王喜即來稟明小儒，要赴清江歸標。小儒道：『你理應早去，現在是王大人的岳父洪老大人做漕運總督，我昨日已與王大人說過，求他賞封薦書，與你帶去投効，洪老大人必然提拔。』便在書架上取過一封書，遞與王喜，王喜忙接過請了安，叩謝了一番。王喜退

下來，回到自己房內與秋霞言定，初九日上好良辰起程，自然又有一番料理。初八日晚間，小儒衆人擺了酒與王喜餞行，仍挽梅仙、五官作陪。內裏瓊珍亦與秋霞送行。秋霞回憶十餘年主僕情深，一旦分離，雖說自家到了好處，究竟難忘舊主之恩，不禁潸然淚下。倒是瓊珍多方開導，說：「你在我身邊十數年，是自幼長大的，我待你固屬不錯；你事我亦復盡心盡力，我只不放心你的終身；難得陳太太爲媒，說給王喜爲妻，他大小是個官兒，你也算有了出頭，我亦甚爲歎喜。只要你夫妻和睦，生下男女，王喜再得了實缺，你可謂心滿意足，也不必時常記掛著我。你並無父母，我這裏即是你娘家了。你夫妻到了清江，隔一半年，我再打發人去接你。」衆夫人亦從旁勸說，秋霞始收淚，唯唯受命。少時內外酒散，各回寢所，他夫妻是不能睡了，一夜檢點零碎等件，直至日出，外面備齊轎馬。王喜與秋霞穿了大衣叩辭小儒等，及衆位夫人，又各各叮囑了一番。王喜告退下來，至門房內與雙福人衆讓了一回，方上了騎，園內秋霞也上了轎，衆婦婢坐車的，坐轎的，一齊押著行李等物，出城而去。到了碼頭下船，掛起風帆，直向清江。這裏瓊珍見秋霞已去，亦覺悽然。因秋節在近，次日即與素馨、婉容等人，各回府去。

單說王喜夫妻在路非止一日，行抵清江，先著人上岸尋定了公館，將秋霞接進新宅，忙忙碌碌，安置帶來物件，一連數日，方算清閒。便打點去歸標，外面料理定局，即去稟見漕帥，見面庭參禮畢，略回了幾句話，便將王蘭的薦書呈上。洪鼎材見是女壻的親筆，忙展開看上面寫著無非懇情提拔王喜的話。王蘭亦未欺瞞丈人，將王喜的出身從頭敍出。洪鼎材看罷，點了點頭道：「我知道了，碰你造化罷。」王喜答應退下，從此即在漕標候補聽差，又備了幾席酒遍請同寅各官。漕標中軍，仍是鄭林，他曉得王喜是陳小儒的心腹，更外比別人照看得周到。王喜又善於逢迎，各事極力拉攏，不上兩月，同寅等人，莫不與他契合；洪鼎材亦愛他幹辦，又有女壻的囑托，遂有心想提拔他。該應王喜的時運到了，揚州衛守備任任病故出缺，申詳上來，洪鼎材一面出摺具奏，一面即委千總王起榮暫行護理。王喜奉到委札，不勝喜悅，忙去叩見漕帥，稟辭下來，即收拾行裝，帶了家眷，至揚州赴任。此番與來的情形大不相同，在碼頭上封了數號官船，船頭上排列揚州衛牌傘執事，桅杆上丈許長官銜黃旗，大書揚州衛正堂。臨行前兩日，同寅諸官紛紛餞送。是日黎明，王喜夫婦坐著四轎，前呼後擁，來至河邊下船，

當即鳴鑼開行，一路上甚為威武。行了四日，已至揚州，早有衙官衙門各色吏役人等，前來迎接。前任衙官家眷，於新任未到之先，即扶柩回里，衙門是空的。王喜不便另封公館，擇了吉日接印。是日秋霞亦進了衙署。所有接印繁文，不過行香參府拜見同城文武諸官，又出示曉諭旗丁軍戶人等。衙官雖小，衙署卻也款式，況係武員文做，並無操演等事，除了漕以外，十分蕭閒自在，每年的額規出息頗有生色；王喜真乃夢想不到，有此一日，歡喜異常；當修了稟啓，寄呈小儒。又想到護理不能常久，雖有洪大人主持，究屬於例不合，遂措了一宗款項，寄往部中，揭升守備，可以改為署事，此乃後話，暫且勿提。單言前任聘請了一位幕友，司理衙中公務，賓主極為相契，幕友亦很有機變，是前任的一條膀臂。此人姓賈名寶，字子誠，是甘泉縣學文生，年紀約在三十歲外；生得鷹腮鼠目，膽大心深。外人送他個綽號，改賈子誠為假至誠，因他外面遇事，似覺誠篤，一毫不苟，其實內裏髒楚濫耍，又慣走衙門，包攬詞訟，合城的人，無不懼他，同學中盡鄙而不與往來。前任衙官聞他的聲名，怕他尋事生非，不如將他羅致幕中，方可安穩，遂登門聘請為座上之賓。賈子誠正慮近來無人搭他，沒有撈摸，恰好借著衙官聲勢，出去招搖撞騙，便就了前任的聘請，明說代東家張羅，暗中乾沒肥己的，卻雙倍不止，數年來雖非大富，亦是小康。生平無他所好，單有一個色字，酷喜如命，那些花柳場中，無人不知假至誠這三個字。他有一至好朋友，姓朱名丕字席珍，原籍浙江人氏；寄居揚州多年，便捐納了一員兩淮鹽運司運判。其人居心險詐，奸刁百出，與賈子誠對了心路，且又性喜眠花宿柳。所以賈、朱二人，分外如膠似漆，終日不離。王喜初任衙官，摸不著頭緒，難得前任有個幕友在此，又是熟手，正可與他談談，便宜行事。賈子誠為人向來口齒伶俐，滿面春風，說得天花亂墜，頑石點頭。王喜見了面，即當為知己。又想怪不得前任用了多年，原來此人有一番本領。賈子誠見新官已入他術中，為他所惑，更外膽大了十倍，任意所為。一日早起，正坐在房裏納悶，近日又是閒漕的時候，毫無公事，正想出門一行，見貼身的小童來回道：「朱大老爺過來了。」賈子誠忙起身叫請，早見朱丕搖搖擺擺的走進，笑道：「子誠兄久違了，連日甚麼事忙得緊？連我舍下都足跡不到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賓主歸坐。朱丕又道：「我久欲來看你，約你出去走走。又因你新居停初到，不識是何性格，未敢造次奉訪。」賈子誠即搖手低聲道：「不要提

起，眞是我的運氣；你我至好，可以直言來的，這新官是個初任，一毫不懂得。」說著，笑嘻嘻的用二拇指在桌上畫了個圈兒道：『又早在我圈中了，我連日非好意不出去，不能不在新東家面前殷勤一二；今日實在悶的不耐煩，意在吃過午飯，到你公館內去走一趟，不意你席翁竟先期光降，妙極妙極，在我這裏便飯，吃了好一同上街散散悶。』朱丕聽了，拱手道：『恭喜，恭喜，這麼看起來，你的大運還有幾年呢！不是我說句奉承你的話，隨他來的三頭六臂官兒，你總可降伏得住，不怕賓東不成水乳，何況是個初任？』說罷，兩人鼓掌大笑，談談說說，早擺上飯來，對面吃畢。賈子誠喚過一個家丁來道：『老爺若問我，你就說師爺同朱大老爺出去訪個朋友，少停即回來了。』便起身邀著朱丕一同出了衙門。朱丕道：『我們到那家去逛逛？』賈子誠道：『別人家總覺沒趣，還是到章家罷，瞧瞧如金姊妹去。』朱丕答道：『好雖好，我實在怕看他家那種架子，看不起人的樣子似的；你既要去，我只好奉陪一行。』賈子誠笑道：『你別要瞞神見鬼的，你既然怕到他家，爲什麼又想同如玉交好？未免口是心非，我就不相信你這句話。』說得朱丕笑了起來道：『走罷，走罷！別要嘮叨了。』兩人穿街過巷，走未多時，已至章家門首。原來揚州近日新到了一家流妓，住在天寧門內柳巷，叫章三保家，南京人；有姊妹兩個，大的名如金，小的名如玉，頗有聲名。如金的容貌比如玉尤好，賈子誠久已有心如金，無奈如金雖畏子誠勢焰，卻不肯與他結交，惟有外面假作親密。賈子誠明知故昧，發恨偏要謀他上手。朱丕因如金已爲子誠賞識，只得再思其次，欲與如玉結交，亦未說明，閒言少敍。章家的人見賈，朱二人走進，忙向裏面報信，一面請他二人到裏間去坐。如金，如玉早迎了出來。如金笑道：『好呀！這些時向那裏去的？我只當你同我惱了！一般你今日還來？』賈子誠見了如金，滿臉堆歡道：『我的寶貝！我怎捨得惱你？除非你要惱我，你就是惱我，我也要來的。』說著，衆人跨步至如金房內坐下，嫣兒送上茶來，賈子誠即將新官到任，不能出來的話告訴了如金。如玉道：『賈老爺是因新官府到了任，忙的不得分身；朱老爺怎麼也不來的呢？亦因甚麼事兒絆住了，趁早說呀！』朱丕笑道：『你們聽聽這張嘴，可利害，人家多遠路，巴巴的來瞧你們姊妹，進了門也不問好歹，即一大籮兒的挖苦話，叫我又恨又愛！不用說罷，總之我們今兒已來，縱有不是，也算親自登門謝過罪了，誰人再提此話，即罰他肚痛。快吩咐

你家廚房內擺酒席來，是我的東道，請賈老爺。」賈子誠道：「什麼話呢？怎麼我擾起你來？也罷，今日擾你，明日我再備東道奉請。」如金聞說，即叫人去吩咐廚子辦一席上等酒飯，登朱老爺的帳。又叫人在牀上設了燈具，賈、朱二人對面躺下，如金、如玉坐在牀邊相陪。朱丕一眼看見盤內放了兩個粉白碟子，一碟內裝着滴綠的蘇州檀香子，一碟內裝着通紅的福州大橘子，一紅一綠，映着這雪白的碟子，更覺可愛；盤外又有個大肌紅把碟，裏面盛着無非榛松榧栗梨棗之類。朱丕伸手拈起一顆檀香子，送入口中道：「我雖不似鄉下人吃橄欖也要吃他一吃，回回味纔好。」說着，卻拿眼睛瞧着如玉迷迷的笑。如玉臉一紅，順手在朱丕腿上扭了一把，笑罵道：「你少要噴蛆，我管你回味不回味，別叫我罵出你不好聽的話來。」即在肌紅碟內揀起一粒榧子，向朱丕臉上打過道：「你倒不要吃橄欖回味，我給你顆榧子吃吃罷！」賈子誠正吸着一口煙，聽如玉與朱丕說笑，不禁撲哧的一笑，幾乎把眼淚嗆了出來。放下煙槍道：「席翁也不必吃橄欖回味，如玉亦不用給他榧子吃，我倒想個沒核棗兒吃呢！」說着，拈起一個棗子在口內吃了。引得朱丕與如金姊妹多大笑不止。如金笑道：「沒核棗兒儘管你吃，但要仔細些，不要囫圇吞下去，棗核兒夾了喉嚨。」說得衆人又笑了。賈子誠又讓朱丕吸了幾口煙，時酒席已齊，即擺在房內，外面日色已沒，各處點了燈燭，如金讓子誠首坐，朱丕對坐，他與妹子如玉分東西兩旁坐了。酒過數巡，子誠又央着如金唱支小曲，如金不能推卻，便抱過琵琶叫如玉彈着月琴，姊妹兩人合唱了一支對口小調，賈、朱二人拍桌叫好，子誠滿斟了兩杯熱酒，代他姊妹賀曲。正說笑熱鬧之際，見門窗外有人探頭一望，如金眼快，早經見着，忙出席迎到門首問道：「有甚麼事？」那人道：「府裏許春舫老爺來了，還邀了幾位朋友同來，說在這裏請客，請姑娘過去說話。」如金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仍回席前坐下。適纔的話，那人雖說得低，卻被朱丕聽得，笑對如金道：「你心上人來了，叫你過去呢！我代你向賈老爺討個情，讓你去走走，不然得罪了來人，不是耍的；再則你雖坐在這裏，心已去了，也覺無趣，我們何苦惹你恨，不識時務。」誰知這許春舫江西人，現為揚州府幕友，其人家貲甚富，年紀又輕，如金久經有心從他，許春舫亦有心如金，兩邊只是未曾出口。如金聽得他來，恨不即刻過去，因陪着賈、朱二人吃酒，不便走開；正欲想句話搪塞他們過去，不意被朱丕說破，

又說到他心坎兒上，不覺紅了臉借着朱丕的這句話，站起身來道：「我要走就走，誰能阻我？我難不成還受你排揎麼？我本是不去的，既然你說來人是我相好，我就去，再來和你算帳。」說罷，道了聲失陪，轉身即走出房，復回頭對如玉道：「你不要私做人情，放朱家走了，我少停尚要打着問他呢！什麼叫做相好不相好？」又向賈子誠道：「賈老爺你耐心坐坐，我還有話和你說。」即頭也不回竟自去了。朱丕冷笑道：「如金這蹄子實在可惡，慣會借別人的牀，伸腿兒，他其實要去的很，落得我說他一句，借個味兒好走。」如玉忙接嘴道：「姐姐就要來的，他縱然丟得下你，也丟不下賈老爺，許家來了，又不好不過去。好在我們的酒席還未散呢，天色又早，多坐一回兒何妨。」說着，便執壺代賈朱二人斟酒道：「我們賭喝幾鍾，做個雛色會。」賈子誠見如金不顧而去，索然意盡，卻有些醋意發作，只是一時摺不下臉來，分明是拈許家的酸了，又被如玉周旋他吃酒，只得勉強笑道：「席翁，何須介意，席間沒有如金就不能吃酒了麼？況有如玉在此也是一樣，只要你席翁不寂寞就是了。少刻如金再來，我們不許他入席，罰他喝三大杯何如？」如玉道：「賈老爺眞正說的不錯。我先吃一大杯，你們要跟着我來的，不准有偏向。」朱丕見賈子誠無言，他也不好再開口了，便道：「我們自然要喝，難道還欺你麼？子誠兄請！」大家又吃了幾巡酒，如玉極力的搜出多少話來逗他們說笑，那知如金竟絕跡不來。賈子誠正不耐煩，忽聽前進吆五喝六，搳起拳來，又聽得絃索聲，正是如金在那裏唱曲，不由心頭火冒，按捺不住，冷笑了一聲，放下酒杯不飲。朱丕也聽見了，又見子誠如此情形，想道：「將纔還做好人，假作落落大方，此時他一般也耐不住了，爽性待我挑撥兩句，看他怎生對我。」遂微笑道：「子誠兄可聽得那相好妙音呀！貴相知此刻唱的曲子，似覺比在我們席上唱的入彀些兒，也不知是我不解音律，疑神見怪的，亦未可知？」如玉聽說，忙想用別的話岔開，見賈子誠勃然作色，推開面前酒杯，站起身來，似笑非笑的道：「席翁，你眞是傻子。」未知賈子誠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　彼嗔此怪雨瞎風盲　忍泣吞聲珠沉玉碎

話說：賈子誠聽了朱丕的一番話，不禁氣上心來，冷笑道：『席翁你傻了，世上嫖客不止結識一個婊子，婊子身上也不止一個嫖客；前腳趙，錢，孫，李出了門，後腳周，吳，鄭，王又進來了；誰人有錢，即是他家父母，誰人有勢，即是他家祖宗；那沒鈔的嫖客，對面趨承，背後咒罵，這些伎倆，原是他們家的故態，也不足為怪。無奈一定當面分出彼此，顯而易見，涇渭各判，亦未免令人難受。你不過是個窮候補官兒，我不過是個窮秀才幕友，原不及那什麼府幕，什麼財主的身分，連我們今晚在這裏吃酒，都自形齷齪，覺得配不上去。俗說：此地不留人，自有留人處。各顯各的神通，各出各的手段。』說着，推開坐位，拉了朱丕就走。如玉忙出席上前攔住笑道：『怎麼賈老爺動起氣來，我似覺你也不好意思，不看我的面子，還要看看我姐姐面子，況且姐姐纔去，你們即生氣走了，姐姐固然怪我，媽媽亦要說我得罪了人，我纔是真冤枉呢！好歹等姐姐來了，你們再走。』又回頭對朱丕道：『你也好意思走麼？還不代我坐下，你要真個走了，你從今就不要到我這裏來。』朱丕笑道：『我並不曾要走呀！你可錯怪了人，賈老爺拉着我走，我又不能不走，你將賈老爺留住，就是了。』如玉啐道：『呸！你別叫我罵你了，適纔不是你挑撥賈老爺也不生氣，也不想走，做好也是你，做歹也是你，可欺別人，卻不能欺我；賈老爺，你這麼一個明白人，怎生借了把朱家用起來？俗說：好人不信鬼挑唆。』誰知他們在房裏推推扯扯，不免聲音高些，早驚動了房外伺候的人，忙去告訴前進。如金急急的跑至後面，果見賈子誠要走，如玉拖着他不放，朱丕坐在一旁淡笑。如金走過，拉住子誠衣袖，勉強陪笑道：『怎麼好好的吃酒，吃出不高興來要走了，是什麼意見？』如玉見如金已至，便鬆開手，走了過去道：『好了，姐姐來了，不知賈老爺什麼原故，生氣要走，我再三的留不下；朱老爺旁邊又明一句，暗一句的擦撥，叫我一隻手遮不住兩邊太陽，難得你來了，他們走與不走，不干我事。』說罷，一溜煙跑出房，到前進陪許春舫去了。賈子誠見了如金，氣上加氣，又見如玉走去，分明是往前進，怕的許家見如金到我這裏來，他又要走，可見他家還是奉承姓許的。遂呼呼的冷笑了聲道：『你不必留我，我們原不配坐在這裏，倒疎失了你心上人，反叫他坐在如玉房內；我們走開去，好讓他們來是正理。』即一手摔脫了衣袖，回頭對朱丕道：『席翁在此坐坐罷，我是要回衙門有事去。』便大踏步一徑出房而去。來至前進，見如玉房裏燈燭輝煌，

笑語喧嘩，即立定腳步，故意咳嗽了一聲，發話道：『明日來再和如金那騷貨算帳，問他眼睛內可瞧得起人了？不怕他什麼天王菩薩，有回天的手段，沈萬山的家私，也護庇不住；哼哼！大夥兒都要仔細些頭罷了！』說罷，轉身出外，仍由齋路回衙。朱丕見賈子誠決意去了，自己何能再坐？也起身道了聲打擾，所有酒席的錢，明日我着人送來。亦走了出來，趕上賈子誠叫道：『子誠兄慢走，等等我。』賈子誠回頭見朱丕，便停住了腳，朱丕走上笑道：『真正今日吃的這席酒，是殺風景，回想起來毫無意味；子誠兄先前尙叫我，何必見惱，何以你覺動起真氣來，爲甚麼呢？』賈子誠道：『你還要說，再不要嘔人了。我有生以來，不曾受過這般惡氣；我們原不及許家，可惡他攔在臉上，令人難處，好歹叫他家試試我的手段再說。』朱丕又笑道：『罷罷！惟有這句話我不信你，明兒你見了如金的面，那股氣消到爪窪國去了。此時這些狠話，只好說給我聽。』賈子誠聽了，着急道：『你真要嘔死了人，難道還叫我發誓你聽不成？真假我此刻也不同你辯，你瞧着罷！』朱丕本是怕賈子誠不肯認識他家，有意再嘔他一嘔，逼他去難爲章家，好穩坐高山，看着虎鬭；如今見賈子誠認真發急，便笑着拉了子誠的手走道：『真的假的，與我何干？我既不挑你，又不便攔你的，便罷了。且到你衙門內，擾你的晚飯，我還沒有吃得飽呢！有事少停另議。』遂不由子誠分說，挽着手飛也似的行去。暫且擱下賈、朱二人，勿提。單說如金見他們生氣而去，大爲追悔，情知不日即有禍事臨門，這姓賈的是惹不得的，平時沒事，尙要尋弄風波，何况使他有因；可恨又加以朱丕在內挑剔，更易生事。然而既已去了，也莫可挽回，只好聽之而已。站在房門首想了半會，仍向前進來，將至如玉房前，聽內裏吱吱喳喳的似有人拌嘴，忙搶行一步，掀起門簾，見許春舫站起身也要走，同來的衆人有勸他的，有說理當走的，紛紛不一。如玉立在一旁，似木偶一般，半言不發。如金見了，又急又笑道：『甚麼事許老爺又要走？真正我今日是那裏來的晦氣，多磕到你們氣頭上。』原來許春舫爲人，仗着自己年輕有貌，又有如此太的家財，未免心高性傲，是個一家言的脾氣。起先約了朋友來吃酒，進門即知道如金陪着賈、朱二人。平日又聽得人說賈子誠是如金的相好，彼時即有些不快，打點轉去，被章三保夫婦再四挽住，隨即叫了如金出來，又一面吩咐擺酒。許春舫見他家殷殷款待，也就丟開了。忽見後進的人來說賈子誠生氣要走，如金便到後進

去了。正在躊躇，又聞賈子誠在外面發話，心中不由生氣，竟遷怒到如金身上，暗忖道：「賈子誠這人你素來常對我說，他不是個好人，既知他不是好人，即不該親他近他；若說你家怕他尋鬧，不敢疎忽，亦該敬他遠他纔是，孰知不獨不敬他遠他，反與他結了交好，你與他結交，我也不來管你，怎麼又誑騙我與你結識那賈子誠曉得，你與我交好，必不相容，明明是叫他與我做對頭。我雖不懼他，究竟賈子誠是個向不安分的人，慣會掀風作浪，使我刻刻提防着他，不是到你家來尋樂，分明是來受罪的了。倘或我稍有不備，被他蹧蹋了去，叫我怎麼見人？即如將纔他在外面揚言，句句是羞辱的我，想我生平從未挨過人家言三語四，只有數說人的處在，絕沒有人數說我的時候。其時我若不忍耐着這一口氣，答他幾句，必致兩下爭鬧起來，釀成大事。而今耐了下去，心內實在作嘔，明兒賈家定然逢人說項，笑我無能，縮了頭不敢對付他。再則我來時知道賈家在此，我即要走，也算自己情甘退讓；老龜夫婦再三挽留，說什麼前進後進各不相擾，又說賈家不多一會就走了，我家本不願意他在這裏擺酒，惹人厭的，他使勁的賴了下來，因爲朱丕的面子，不好推卻，早說定了初更即散。我見他家說得如此懇切方行，不然隨便到那一家，皆可請客，不希罕走在他家；不過因如金待我尚好，較旁人熟識些。這麼看起來，是他家硬留下我受賈子誠的辱沒，好似預先安排定了，串出姓賈的來掃我面皮；況且又當着這些朋友，益發難處，明日我還是來不來呢？來則恐賈子誠尋鬧是非，不來則使人笑我膽怯。」許春舫想到此處，愈想愈怕，愈怕愈氣，忽見如金走來攔他，適值有氣，也不問如金素昔與他交好，即衝口說道：「你問我什麼事生氣，你問你自己即明白了；別要假作沒事人衆大堆兒似的，在我看你可不必留我，快去將賈家趕回來是正經。」說着，怒沖沖的，喝令家丁掌燈出外，也不顧同來的衆人。衆人見許春舫忽然而去，一齊掃興，且又沒了東道，不如也走的爲上，便一鬨而散。起先賈子誠在後進爭鬧，章三保夫婦已得了信，趕着出來，賈、朱已去，此時見許春舫亦因此動氣，欲待上前分剖，也來不及了。回頭見如金似淚人一般，如玉在一旁發怔。正要去詢如玉，見許家家丁又忽忽的轉來，將十餅番銀擲於桌上道：「這是我家老爺給你家的酒價，叫我送了來，將纔是忘卻開發了，不然還要罵着我家老爺想賴這酒價，故意生氣的呢！」說罷，掉轉身即走。章三保在後高聲喊叫道：「二爺請站一

站，我有句話問你。」任濕喊破喉嚨，那家丁頭也不回，竟自去了。此刻章三保更外不知何故，反沒了主意，惟有連呼奇怪而已。回至屋內時，如金早被他媽媽勸入房中，如玉尚未走開，章三保細問如玉前後情形，方恍然大悟，頓足道：「怎麼講，爲了賈家這砍頭的一來，把我家財星老爺氣走了，卻怎麼好呢？我想不怪別人，還怪如金這小臭貨不善調排，弄的兩邊不得討好，許家惱了，是從此少了一款進項，賈家惱了，是從此要生禍端，怎生做慣了和尚，倒不會擂鐃了麼？我也不管了，明日我夫妻兩口各自走開，避避風頭，讓你們歸去，好也好，歹也好，管他娘。」又在桌上使勁的拍了兩下，恨恨的道：「這些臭貨，朝魚暮肉，把腸子多吃膩了，油都崇了心了，不知我們這種人家，開着門做什麼兒的呢？今日得罪了張，明日得罪了李，不上十朝半月，將幾個有錢的孤老得罪完了，大家喝西風，你們好在什麼不問的，有飯即吃，有衣即穿，說到歸根，還是苦的我老兩口子。今兒不說了，明兒我倒要問問你們，安的是什麼心？還是有意打撒手兒不成？本來多時不刷鏪你們了，多分骨頭又在那裏作癢！」說罷，也賭氣回房去睡，一面走，一面嘴裏夾七夾八的連說帶罵。如玉見章三保走遠，向地下啐了一口道：「遇見鬼了，我也不會得罪那個，不清不楚一籮攏統兒罵在其內，可不是奇事；老不死，老砍頭的，難道閻羅王忘卻你了麼？早死一日早好！」也氣恨恨的回至自己房內，倒身和衣睡下，在被窩內拭淚。不單說：如金先前見賈子誠走了，不過怕他來尋事，且到臨時再議，尚不關痛癢。隨後又見許春舫也賭氣走了，竟不解因何得罪了他，聽他的口氣，分明是怪我親近了賈子誠。殊不知我們這等門戶，是最軟弱的，人人皆可欺侮；何況賈子誠係著名的光棍，又有朱丕相繼爲惡，我等人家盡懼他如虎，我若不假意的敷衍他們，豈非欲速其禍，自投羅網？我如眞心待賈子誠好，也不來結識你了，又不致將他的惡跡澈底澄清多告訴你，我即恐你多心，這些情節我數月前也曾說過，何以你偏偏忘卻？縱然我不說，難不成你連這麼一點原由，猜度不出？我眞正枉認得你了。即如我一時不好拂了你的意思，也該念平日我待你的情意，那件那般不是以血性待你？一則你是我的知己，尚冀日後託付終身；二則你雖家財富足，不惜揮霍，我每事都揀你應用的方叫你用，可省的處在，千方百計替你儉省；爲這件事我受老夫妻多少言語，說我變了心不顧家裏，一味的巴結嫖客。我因你省了下來，將來跟了你，即是我的；不

然，我們這門內，只怕人不用，還怕人浪用麼？三則你有了心事愁煩，就同我的心事一般，必從旁婉言解說，都俟你喜歡了，我纔放心。還有多少事，猶在你心裏籌畫，未曾出口，我即揣度出來，先意承志的迎合，使你知道你我兩心相印，不同泛泛。那料我是你的知音，你非我的知己，也不體貼我們的苦處，不能得罪人的。而且並未待你比賈子誠薄，是你錯會了念頭，竟不念前情，一概抹煞，又當着人給我沒趣，我即眞待你錯，你倘要原情，今日夕仍有明日好呢。你只顧氣頭上說我一番，決然而去，老夫妻必定抱怨我，不知怎生觸忤了你，你一日不來，我耳畔一日不得清淨。細想我數月中，待你許多好處，你一旦付之東洋大海，叫我怎不傷心？如金思前想後，淚出痛腸，不禁倚壁掩面，放聲大哭。他媽媽忙上來勸道：『我兒不必傷悲，許老爺雖然生氣而去，那裏就撇得下你？停一半日，自然會走來的；否則，我明日親去請他，可好意思不來麼？少年人有錢的，都有些鬼婆子氣，他若不來，包在爲娘身上，還你個許老爺兒，由午後至今，沒有吸着一口煙，難道氣很了，煙癮多忘了麼？好兒子！快些吸煙去罷，自己身子要緊，平時保重尙來不及，還當得起說踐踏麼？』說着，拉了如金回房。如金聽他媽媽勸說甚爲近理，便止住哭聲，回轉自己房內。他媽媽見煙具仍設在牀上，即將燈火剪得透亮，又將各件收拾了一回，拉如金躺下吸煙，自己睡在對面，代他燒着，又七搭八搭的同他說話。如金雖身在行戶，因自幼多病，煙早吸成了癮，此時吸了幾口，覺得神氣漸旺，通體暢泰，又被他媽媽說了一陣鬼話，氣已全消。驀聞章三保在前進叫喊起來，喉音甚高，字字聽得明白。如金放下煙鎗，側耳細聽，原來是罵的他姊妹兩個，又是臭貨長，臭貨短的，在那裏亂罵，甚不入耳，不由一口氣阻止胸前，比先那氣惱尤甚，嚎啕大哭，倒把他媽媽很嚇了一跳，連問：『怎麼？』又聽得章三保在前肆口謾罵，方明白如金哭的原因，連忙坐起身推如金道：『好兒子！你不要作氣，纔聽了爲娘兩句話，怎又惹起煩惱來？我曉得你是聽得老東西罵人，他向來吃醉了酒，多是這般，也計較他不得許多。好兒子，你息息氣，待我去罵他。』說罷，即忽忽出房向前進來。時章三保已回房去，他媽媽趕至房內，指着章三保道：『這老囚攮的，灌足了臊尿，還不去安安穩穩挺你的尸，還要尋事罵人！你說，只苦了你我兩人，你苦了些什麼？前數年苦的是我，這幾年女兒們大了，又苦的是女兒，你倒吃了大半世的閒飯，也沒見你賺過一文半鈔來家，養活

我們母女，還聲聲叫苦，你羞是不羞？你好的不管有無，只要你有了酒喝，萬事皆休，單顧喝酒也罷了，吃下去又喜尋事，數黃道黑的亂罵人，你想一家四口子，誰派你尋事？誰該你罵？你還不與我趁早夾着你那尾巴，到旁邊睡去，好得多呢。若把老娘鬧煩了，爽性不給你酒吃，看你怎樣！』章三保被他妻子一頓罵，罵得啞口無言，反笑嘻嘻的道：『咦！我並沒有說甚麼，好端端罵起我來，奶奶又是受了誰的氣，拿我出注兒。』說着，掀開被身子一倒，滾進牀裏去睡。媽媽見了，又是好氣又是好笑，啐了一聲道：『醉不死的臭烏龜，這般形相叫我拿那一隻眼睛來看你，明兒等你酒醒了，再和你講，現在我也沒有那麼大力氣同你說話。』便回身出外。章三保倒在枕上，咕咕嚷嚷的道：『臭烏龜罷了，香烏龜罷，我這烏龜也是你們作成我當的，還要罵我？』媽媽也不去理他，竟回後進而來。不意如金自他媽媽出房，心中越想越氣，那眼淚不住的直淌下來，將一個繡花耳枕，全行濕透。想到自己八歲時即沒了父母，被狠心的哥哥賣我到章家，吃盡了多少苦處，學彈唱用盡心機，稍有不是，非打即罵，好容易挨到今日，身上引了幾個客來走動，老夫妻纔待我好些。我久想跳出這火坑，又恐遇人不淑，難得來了這姓許的，想將來託身於他，可望出頭，不料今日因賈子誠，得罪走了許春舫。媽媽雖說他仍然要來，未知他心意如何？倘從此斬斷情緣，另有了結識，豈不空指望了一番？況且男子的心腸，最易改變，我這裏癡癡的望他回頭，那知他早將我拋諸腦後，所謂我本有心託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。再者他有的是錢，到處皆有人趨奉，不是舍了我一如金，天下即沒有絕色女子。適纔又受章三保這一場羞恥，皆爲的是許春舫，那個寃家。我而今也不怪許家了，一恨我命薄，該受折磨；二恨賈子誠，朱丕平空的攛到我家，惹出這無辜的口舌。即是許家明日來了，我也無顏面見他。想我這個人，還生在世上，有何貪戀？受不滿的苦惱，吃不盡的酸辛，也不知前生作了多少罪孽，罰到今生身爲娼妓，已屬下流，又跌跌坎坎的氣嘔，何日方了？不如一死，倒也干淨！那知人存了死的念頭，邪魔即至，如金此番覺得耳畔似有人教他懸梁刎頸，服毒投河，種種死法。死後又有若干好處，較之生前高萬萬倍。自己的身子，又覺有人扯他坐起，恍恍惚惚，如在雲端裏一般，不禁倒抽了一口氣，爬起身來，東西亂望，要覓個死所。猛低頭見盤中放了一盒煙在內，點點頭道：『懸梁刎頸，皆一時措手不及，被人解救下來，傳揚出去，徒添話

柄。常聞人說，鴉片煙是最毒的，人生吞下去，無藥可救，若和酒吃，更容易絕命，又是現成的，又便於吃。」想定主見，便拿了煙盒下牀，找到桌上有將殘未收去的酒壺，搖了搖，尚有餘剩；忙倒了下來，約有半鍾之數，將盒內的生煙，全行傾在酒內，攪得勻勻的，望着酒鍾嘆了聲，落下幾點淚來，自語道：「煙呀！煙呀！想不到我如金今日應該死在你們手內！」又望着房外低低說道：「我那不記得音容的亡過爹娘！你該早知道你苦命女兒，今夜已到絕期。恐陰司路徑生疎，不識行走，又怕有惡鬼欺凌，爹娘可來帶你女兒一帶罷！」又叫了聲：「許春舫狠心寃家，你今日生氣走了，縱然懊悔過來，明日再至，已見不着我了！只能恨你無情孟浪，不能怨我薄情，半路拋撇下你來。」又罵一聲：「賈子誠，朱丕，你這兩個該死的壞東西！我與你們無仇無隙，平白地鬧起干戈，坑了我的性命。雖說是我自愧輕生，總因你們兩人起見。我在陽間不能奈何你們，到陰司做了鬼，即不肯饒你們了！常聞說道：『人善鬼不善，人怕鬼不怕。』何況寃有頭，債有主，好歹多要追了你們的命去，纔得甘心！」又叫了聲：「媽媽，我雖不是你親生，也蒙你自幼撫養成人，這數年中，你卻待我不錯，今日別過你了，好在你尚有如玉妹子可靠。」如金說到此處，不由肝腸寸裂，萬箭攢心，那眼淚滾滾的滴入鍾內。復想到自己具此一付容顏，雖非國色，也算二三等的女子。每對鏡自幸，將來倘得出頭，戴鳳冠，穿霞帔，也可以相稱。誰意我空生此姿容，如此小小年紀，正當花開月滿之時，竟做了屈死寃魂，豈不可嗟可惜！一時間百脈沸騰，腹如刀絞，幾乎哭出聲來。猛又自己發急道：「呸！如金！如金！你好生胡塗，你是想尋死的人，並非在這裏訴苦，人到死後，萬事皆空，還憶這些做什麼呢？若被人來看見，不獨不容我死，知我的說我情急捨命，委係可憐；不知我的反說我輕狂，故意的詐稱尋死嚇人，落得他們背後去議論。」便咬咬牙，狠命的舉起酒鍾，伸着脖子一口吞下，把鍾子擲於一旁，仍至牀上倒身睡下，拉過一條被蓋好。此時心內倒無所牽掛，惟有閉目守死而已。約隔一鍾熱茶時分，心裏覺得怔忡不寧，腹下隱隱作痛。原來鴉片煙和酒吃下去，更外發作得快，頓時五臟如焚，宛同刀劃，氣往下墜。試問如金似一朵嬌花，盈盈弱質，怎禁得這虎狼般的煙酒，在內翻江攪海？不由哎喲一聲，一腳將被踢過，雙眼一翻，兩足一蹬，早已嗚呼哀哉！那一縷芳魂，被無常勾入冥中去了！正是：

香魂渺渺歸泉下，弱魄悽悽入地中。

再說：他媽媽罵了章三保一頓，仍恐如金心內不安，重到後進來安慰他。將至門首，聽他房裏豁喇一響，似件東西掉下地來，忙掀簾入內，忽覺一陣冷風，劈面吹過，嚇的毛髮直豎。再定睛看如金仰睡在牀上，一條被掀在地下。遂道：『怎麼倒睡着了？被落下來也不知道；現在身子不好，又作了一場悶氣，若受了涼，不是頑意兒的。』便欲上來代他拾被，忽腳下有件東西絆了一下，噹的一聲，滾去多遠，知道是個鍾子。即罵道：『這些瘟根，怎麼茶鍾子亂丟在地下，也不檢起來，是我腳步子輕，不然還要踢碎了呢。你們是不肉疼的，不知老娘一草一木，都非容易置辦。』即彎腰拾起。見鍾子內烏煤似的一大團，不知何物，低頭嗅了嗅，似有煙氣，又有酒氣，不由得心頭跳了幾跳，忙丟下鍾子來看如金。不看猶可，看了只嚇得大海崩舟，高山失足，見如金直挺挺的睡着，兩拳緊握，兩眼大睜，上齒咬住下唇，口角邊涔涔流血，猶帶着餘煙。無疑是適纔趁我不在房內，將鴉片煙和酒偷吞下肚去，尋了短見。再摸他的嘴及鼻尖兩處，一絲出氣皆無。媽媽這一急非同小可，走上來，一把抱住如金，放聲大哭，兩隻腳在地板上似擂鼓一般，口口聲聲只叫：『沒有命了！』早將房外的一班嫣兒們，多驚的走了攏來，先前媽媽將如金拉回房內吸煙，嫣兒們送過茶即各自走開，曉得他們有家常話說，不便竊聽，又樂得偷半刻空閒，到各人房內歇息。他們起早眠遲，不免辛苦，原說歪一會兒，那知都睡了？忽聞房內驚天動地，鬧將起來，大家嚇醒，一骨碌爬起，怔怔的走過齊問：『奶奶怎麼了？』媽媽見了衆人跺足大罵道：『你們這班死娼婦來的正好，快償還我女兒性命！好呀！多被你們坑死了。你們死到那裏去的？我走開了，你們也不來伺候他，如今把煙和酒吃下肚去，你們纔來，完了！完了！人也死了，家也沖了，還顧他做甚麼呢？』說罷，又號天叫地，一聲兒一聲肉的大哭不止。衆嫣兒們聞說，方知如金服毒自盡，皆嚇得面如土色。有兩個還立在房內，有幾個飛跑出房至前進送信。章三保酒都嚇醒了，急忙披衣起身，一面走着，一面連說：『怎好怎好？』如玉也得了信，一同來至如金房內。媽媽一眼看見章三保走進，拾了如金，便一頭撞到章三保懷裏。三保未曾提防，幾乎跌倒，多虧板壁擋住。媽媽哭罵道：『你這老不死的烏龜，你要吃酒罵人呢！罵得好，把我女兒逼死了，我也不要命了！與你老烏龜拚去了

罷!』說着,亂撕亂咬,揪住章三保打了起來。如玉走進房,見如金死的甚慘,想到姊妹多年情分,淚如雨下;又想到自己身上,姐姐如此容貌,如此聲名,來人皆仰望他的顏色,尚不免賈朱之難;我比姐姐又遜一籌,身上毫無知己,更難保沒人凌辱,一時又跳不出這火炕。不禁上前撫尸痛哭。忽見媽媽和章三保打鬧,忙走過拉住他媽媽道:『媽媽與三爺也非鬧的事,縱然鬧到天明,死者不能復生,亦無濟於事。我們先趕緊灌救,倘能救得轉來,萬事皆休;否則大家須要商量個定見。我想不怪別人,多怪賈朱二人,橫豎人都死了,還怕他們麼?不能善善的就這麼放他們過去,我的心也不甘!媽媽聽我一句話,且丟開手,況且也非三爺弄死他的。』如玉一席話,提醒章三保,連說:『有理,還是如玉心內清白,我被你媽媽一陣揪打,鬧得昏天黑地,尚不知如金怎生死的呢!』媽媽聽如玉所說,始放了三保,趕着叫人取開水煮炙甘草等湯來灌,又將如金吞食生煙和酒的話細說,章三保也洒了幾點眼淚。衆人忙亂了一回,毫無動靜。再看如金面色轉青,手足全冷,是灌救不活了。章三保道:『人是死定了,不要忙了,待我明早即往縣裏去告賈子誠朱丕二人,說他們威逼我女兒身死,請官下來相驗,看他們怎麼擔當得起。就是許家,我也不能饒他過去,如金已死,還巴結他什麼呢?也拖他上來湊個數,不怕他們一干人有錢有勢,女兒人死是真,他們威逼是實,縣裏斷無不准的。』衆人齊稱使得。媽媽即催章三保:『連夜去找主文相公,敍明情由,好明日清晨往縣裏喊稟,不要躭擱遲了,他們一干人又要去打點門路。』章三保答應了聲,轉身提了盞燈籠出門,尋代書去了。這裏如玉又叫他媽媽將房內物件,全行搬過,將如金的尸骸扛了正睡過來,和煙的鍾子擺在牀上,各事都安排停當,專候明早喊過稟,預備縣官下來相驗尸傷。媽媽一則因如金服毒慘死,二則因損去了一株搖錢樹子,便哭一聲苦命嬌兒,恨一聲天,罵一聲賈子誠等人狠心狗肺,怨一聲自己,直哭得喉嚨音啞,氣短聲嘶。在房衆人見了這般情形,無不落淚酸心。如玉在房,極力勸說,他媽媽方略略止住。時天色已明,如玉又勸他媽媽吃了點飲食,扶他到對過房內稍睡片刻,大約官府下來,都要午飯後呢。單說章三保出了門,一口氣跑到縣前東首,有一代書家,姓畢名世豐,祖孫數代,皆爲甘泉縣代書,到了畢世豐手內,其技愈精,而其家道愈窮,因他心太狠過了頭,人多不敢請教他,怕的遺下後災來。他倒有一件好處,終日保得

住沒有一人來叩門，所以畢世豐夫婦，未晚即吃了飯，省點燈油，早早睡了。現交半夜，畢世豐已睡過一覺醒來，在牀上翻來覆去，想着明日柴米全無，生意又少，猶記得還是春間代人家寫了一張狀詞，得了他大錢六百文，及今半載有餘，失錯都沒有人來問我一問。所有各家親友，多借貸偏了，甚至一而再，再而三的，此時萬難開口；縱然老着面孔去央說，也靠不穩；就有得借了與我，家內的衣服物件，除卻身上穿的這幾件破衣，牀上蓋的這一條薄被，其餘都典賣殆盡，無處挪當。正然愁煩，忽然聽有人叩門，倒把畢世豐嚇了一跳，忙問是誰？看官可知章三保何以尋到畢家來？因一路走着，暗忖道：『這件事雖說告賈子誠等威逼，奈無實據可指，他們又不曾打死我家如金，要尋個出名的老手訟師，敍紙懇切的稟詞，說得委婉入情，外面看是威逼，內裏情同謀殺，如此一辦，方可扳倒他們。』章三保亦久聞畢世豐的聲名，未經謀面，想他雖是個辣手，要的不過是錢，我多把潤筆送他，自然有絕妙的主意敍出，也不怕他日後找我，且顧目前之急。遂尋到他家門首，用手敲門，驚動裏面畢世豐詢問來由。章三保道：『畢先生睡了麼？請你開了門，有要事相商，是一宗大大的財交送與先生的。』畢世豐聞說，曉得生意上門，非常歡喜，忙答道：『請站一站，我即起來開門。』便一面披衣坐起，取了火，點上燈，一面用腳蹬他妻子高氏醒來。何以畢先生說了半晌的話，高氏尚未醒呢？因高氏爲人甚賢，日間尋些針黹做活，及收些衣裳來漿洗縫補，賺幾個錢，貼助丈夫每日食用。一日到晚忙的辛苦異常，頭剛落枕，即睡熟了，非到天明不醒。本是臉向牀裏睡的，被畢世豐蹬了一腳，相巧蹬在高氏的私處，由睡夢中驚醒，翻轉身罵道：『餓不死的窮賊胚，好容易睡到半夜，纔有些煖氣，你又想起窮心思來，蹬呀踢的；你就不想想明日米也沒得，柴也沒得，怎麼過得去？還這麼窮開心，挺尸龍，再鬧我可不依了。』畢世豐被高氏罵的忍不住好笑道：『你說的什麼混帳話，我因門外有人打門，要起去看看，來人說是送財交上門的。既然三更半夜來，敲門打戶的找我，料想不是尋常小事，叫起你來預備燒點湯水，接待來人。難道我同門外人，很說了幾句話，你都沒有聽見麼？我倒不抱怨你睡死了，你反要寃栽人許多混話。』高氏聞說，纔明白了，尙未答言，門外又高聲說道：『畢先生，你可開門不開門，不開門我就去了，明日再會罷！』高氏聽了，方知來人是眞，亦滿心喜悅，即接口道：『來了，來了。』急急坐起，手忙腳

亂的在被內穿上底衣，便探身下牀，趿上鞋往外就走。畢世豐也穿齊衣褲下牀，忙一把拉住高氏道：「你就這麼去了麼？該死，該死，真正你睡糊了，夢猶未醒，你望望你的小衫還未穿呢，怎生好去開門？難不成這般天氣，身上冰涼的也不覺得麼？」一語提醒了高氏，果然小衫未穿，見自己仍是精赤着上身，滴光着兩乳，臉一紅，重跑到牀前，來穿小衫，覓遍尋不得，急得高氏滿牀一陣混翻。那知起身的急促，小衫團到被窩內去了，一把抓出來，即向身上披好。畢世豐點首嘆道：「蠢才，蠢才！緩緩點子罷，愈忙愈出笑話了！再則我家雖窮，也不致一方舊布多尋不出，現在交冬的天氣，連個兜肚都沒有帶上，還是你帶不慣，還是你懶沒有做得呢？你年紀又輕，胸膛又高，衣衫又單薄，自己低下頭瞧瞧，也覺難看。」此刻高氏一心記掛門外的人，生恐等不耐煩，把買賣走脫了，那裏有心回答畢世豐的話，雙手鈕着衣扣，即跨步出房，來至門前，拔去木閂，開了門，閃在一旁，見來人手內提着一盞燈籠，便道：「請裏間坐罷！我家大爺起來了。」章三保舉起手燈，見是個堂客，知是畢世豐的妻子，即低頭走入。高氏關好門，也隨後進來。畢世豐早將房內燈台擺到明間，等候來人；章三保吹滅手燈，掛在一旁，上前與畢世豐見禮道：「驚擾畢先生好睡了，有罪，有罪。」畢世豐即讓章三保上坐，問了姓名，彼此敘了幾句套言。章三保口內說着話，舉眼見畢家是三間一廂房子，東倒西歪，朽爛已極，房子裏窗牖門扇，一概全無，皆用木板簾蓆，橫豎隔着，桌椅等件，多是繩捆索綁。兩人正對坐閒談，高氏早在廂房一間屋內尋出些破板片燒滾了水，送上茶來。章三保忙出位接取，連稱不敢。見高氏年紀在三十以內，面龐倒還生得乾淨俊俏，惟欠修盤。頭上一方青布齊鬢包扎，身上穿了一件半青不藍的薄絮短襖，一根舊黑綢縧束在腰間。上身不過兩件衣服，又薄又舊，腰裏又束得老緊的，越顯得胸前兩乳，高出寸許有餘；下身在燈影之下，不甚看得明白。見他走的嬝娜，想是一對小腳兒。高氏放下茶，轉身就走，章三保復又坐下。再看畢世豐年紀也只在三十以外，高高的額骨，濃濃的眉毛，言未發而聲先笑，眸一轉而頭數搖，周身衣履，破舊不堪，愈覺肩聳背駝，髮黃面黑。他偏談笑自若，得意揚揚，笑對章三保道：「足下深夜過訪，必有見教，小弟這裏洗耳願聞。」章三保便離坐深深一揖道：「俗說禮下於人，必有所求；將纔先生之言，如見我的腑肺，但是這件事有些難辦，務望先生不可推卻。」畢世豐道：「足下儘

管放心,小弟一生最喜從井救人,卽蹈湯赴火,亦所不辭;只要足下識得小弟用力之處,雖死無憾。』又鼓掌哈哈大笑。章三保卽細細將自己女兒如何尋死,因賈,朱等人如何威逼,從頭至尾,說了一遍:『要求先生設法,必須指實他們,無可抵賴;又要官府見了動情,不然被他們反過巴掌,說我有意連累他們,豈非成了訛詐麼?那麼一來,我倒是害了自己。久聞先生大名,百發百中,所以纔連夜過來,求先生高才斟酌的。至於先生用力之處,在我理當從重報答,斷不食言。』說畢,又是一揖到地。畢世豐一面聽着,一面點頭微笑,也立起回了一個揖道:『足下且自請坐。』便輕輕悄悄說出一番話來,把章三保喜的眉開眼笑,連聲稱是。未知畢世豐所說何話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二回　畢世豐敍詞奪情理　賈子誠納賄了官司

話說:章三保說明女兒如金被賈子誠,朱丕等人威逼自盡,請畢世豐代他寫紙稟帖,去告他們。畢世豐聽罷,微微一笑道:『原來足下因這一點小事,非是我敢誇大口,一舉手之勞,卽穩操必勝之權。然而足下來意,我已盡知,雖是他們威逼令愛自盡,究竟毫無實據把握,他們也可抵賴得過;須要明說威逼,暗中使官府見了,如同他們謀害一般,他們着了急,自然來撕擄這件事;足下之意,亦不過叫他們破費若干,知道利害,代令愛報仇;總之沒有威逼人命,該抵償的事理。幸而足下今夜問及於我,若問到別人,不得如此爽快答應你。再者不是小覷旁人的話,也一時想不出個盡善盡美的良策來。足下且請稍坐片時,容我敍紙稟稿起來,與足下商議。』章三保聽了,喜的作揖不迭道:『先生眞乃高明,不用我細說,佩服之至;先生請自便,我在此靜候。』畢世豐卽起身至房內,取出一付筆硯,又取過一張粗紙,將燈剪明,坐下細心思索,如何着筆。章三保立起身,在堂前蹺來蹺去的閒步,走至階下,見廂房內是砌的兩口鍋,高氏坐在灶下,背倚着灶門烤火。章三保道:『大嫂請睡了罷!我樓的尊府,半夜裏都走了起來,外面天氣又冷,實在不安。』高氏忙站起來笑道:『好說,你大爺大小是件生意,不棄嫌來尋找我們家裏,深更半夜的又沒有什麼管待;不怕你笑話,今年我家太爺鼇鼇閒了半年,竟累的很,沒

說穿的，連吃的都難，平時我們家裏極喜拉攏的，現在是力不從心，只好疎忽親友點了；諒你大爺也看得出的，是不見怪的。」說着，又咀着嘴嗤的笑了一聲。章三保在燈光之下，復又細看高氏長眉俊目，小巧身材，如今是累得這般的憔悴，若修飾起來，也很有幾分姿色；又聽他語言宛轉，似個善說的婦人，不禁愛慕之餘，又動了一點憐恤之心。想到身邊帶了幾兩散碎銀子，何不就送與他夫婦，定然是得濟的；又使畢世豐感激，更外出力了。若到事後酬謝，那是我應分送他的，即不見得人情了。我又在高氏身上，盡了情分，自然在他丈夫的面前，竭力說項，有此機會，不可錯過。便走近一步，在身邊掏出一個銀包，放在灶上道：「我有件事奉託大嫂，適纔大嫂不言，我已略知尊府一二的情形；我又有事相煩你家先生，理應爲先生分憂設法，無奈此時身邊不便，僅帶了少許，若面交先生，恐先生怪我藐視了他，望大嫂笑納！明日先行添補緊要物件，以作我的另外敬意；千祈在先生前，說好聽些；再者此項，與日後事成的酬謝無干。」高氏聽了，喜出望外，又瞧了那銀包一眼，約有七八兩之數；笑道：「怎麼事還沒有成效，好先領惠呢？若執意不收，恐過拂了盛情，若公然收了，又覺慚愧，好在日後的交情，共得長久呢！我竟擅自做主，代我們家裏收下，再容道謝罷！」說着，伸手拿過銀包，笑嘻嘻的回房去了。章三保仍回至桌前，見畢世豐擱下筆來，大笑道：「費了我多少心血，始算勉強告成，只怕另請位神手通天的人來，也不過這般敍法。不是我說句放肆的話，卻便宜了足下，苦了賈、朱等人了，縱然他們飛上天去，也難逃這羅網！足下請坐下來，細看一遍，可否使得？」章三保道：「先生過謙了，我是不懂得的，請先生講說講說。」畢世豐笑着高聲念道：

具稟民人章三保，稟爲謀逼女命，迫叩雪冤事：竊身南京人，因貿易來揚，僑居憲治南柳巷地方。嗣因貲本虧折閒居，偶與身妻議及，長女如金，已十有八歲，針黹女紅，在在咸精，欲托媒牙賣人作妾，冀得身價，可復舊業，身妻亦允。今歲九月間，有府署幕友許春舫，江西人，來相看身女，願出身價銀四百金，約定十月初旬兌銀接女，當又交下定準銀五十金，以作憑信。數日後復有甘泉縣文生賈實，現爲衞幕，與兩淮候補運判朱丕借至身家，議買身女。身當以許買爲辭，賈出五百金，誘身背許，并言許向拐賣人口。身以既經議定，蠶

難挽回，只有聽之而已。賈即不悅，揚言恐嚇，如身將女與許，定行送究；衆云女非身育，係誆誘人女而賣者。身正與賈爭辯，朱又從旁關說，以次女如玉賣賈為妾，即可了事。身因素知賈為本地棍衿，欺壓良懦，往往買過路婦女至家，先姦後售，無惡不作。身雖賣女，情不容已，烏能以女推致火坑，任其荼毒；竊恐有心者皆不忍為，是以一併卻絕。賈、朱啣恨同去。次日身邀許至，囑其早接長女，免賈等覬覦，另生他變。詎許方來，賈、朱亦至，即與許言，身女在家為娼，又恃女有顏色，始則廉其身價，騙人爭售，繼至其家，必尋鬧以出，聽其退價若干，為異日再賣之計，若此伎倆，奚止一端；復言身女為伊買走，在許之前，不容另有他議。賈既言之鑿鑿，朱又附和其辭，許安得不信為實？向身索退定銀，身百口解說，無奈許深惑於賈、朱之言，疑身飾詞文過，力索原銀，決然而去。身女素明廉恥，因父命難違，始肯覊身為妾。今聞賈、朱憑空誹謗，羞忿交集，是晚伺身與妻往睡，吞食洋煙自絕；比身等聞知，解救無及。伏思賈、朱不揑詞毀女，則許不思退；許不思退，則女可不死。身女雖非賈、朱謀殺，例無抵償；然彼等以無作有，肆口敗女名節，女子以名節為大，名節既喪，胡可為人？分明使女至死。揆度其情，又何異於手刃，雖非謀殺，實同謀殺。為此迫叩大老爺矜鑒賞驗，并提賈子誠、朱丕、許春舫等人，到案訊問，立分真偽。庶免賈等視人命為兒戲，倚官衿為護符，女既雪冤於泉壤，彼等亦難逃於律條。法有專歸，責無旁貸，公私兩便，哀哀上稟。

年　　月　　日具呈。

章三保聽完，連連叫好道：「這麼一敍，情真理實，且又將我家行戶二字撇開，免得到官先就不是，真不愧先生外號叫做筆似鋒。就請先生謄淸，好待我明早即去攔輿請驗，我已買了一個白稟在此。」即在袖內取出稟帖遞過。畢世豐道：「非是好意做成圈套，將足下行戶二字撇去，既是行戶，則女非貞潔，或買或退，不致於死。而且說到行戶人家，官府必將這件事看輕，再則既非行戶，何以賈、朱等人，無親無故，到你家去？所以由賣女起見，方許來人相看。賈、朱乃造言毀節，以致服毒自盡，雖非威逼，隱然有逼節在內，逼節即與謀殺無異。」章三保點首稱是，即在手燈內將蠟燭取出點上，照着畢世豐寫稟。高氏又去燒了兩盞茶送出。不多片刻，稟已寫成，畢世豐重又細看一遍，點了句讀，註了人名地名，填了年月，方交與三保。章三保接過，謝了又謝道：「夜深了，先生請安

歇罷！待明早喊下稟來，如何辦理，再來請教！」隨手將餘下的蠟燭，仍插在手燈內，起身告辭。高氏也趕出來道聲好走，畢世豐直送出大門外。回來關上門，走入道：「不料今日半夜裏來一宗生意，眞乃意想不到，這件事辦妥了，謝儀是不得少的。被告許家是有錢的人，賈子誠連年也積蓄不少，這紙稟詞進去，他們必然着慌，要去安擺。章家至少也得一千八百銀子，章家得了彩頭，定忘不了我的；好了，我們也窮出頭了。」高氏聽說，喜之不盡，又將章三保丟下的銀子，告訴畢世豐，世豐點頭道：「章三保倒是個朋友，能知人甘苦，不愧我為他用這一番力氣；你可收好，明日待我去變換，先買些柴米來家，再買兩疋布，做幾件棉衣，你我禦寒。」他夫婦歡歡喜喜，回房去睡。單說章三保回轉家內，將畢先生做的稟詞，念給媽媽與衆人聽，衆人聽了，都說好極。媽媽道：「你也去躺躺罷，明日天明我喊你起身。」章三保道：「我並不想睡；不一時天也好明了，不要睡遲了，躭誤正事。」卽叫人煮出飯來，吃飽了好去等候喊稟；吃畢天已大亮，忙着換了一套半舊的衣服，又吩咐衆人小心伺候，官來相驗，便出門而去。穿街過巷，來至縣前，問明縣官上府去了，少停卽回。卽在縣衙左右尋了一家茶鋪子坐下，等了半晌，聽遠遠鳴鑼喝道而來，知縣官已返，忙起身給了茶錢，整一整衣履，在街旁站定。恰好頭踏執事，紛紛過去。縣官的轎子將至面前，章三保似虎也一般撲出，當街跪下，高聲喊道：「血海寃枉呀！求大老爺伸寃！」說着，雙手將稟帖高高捧過頭頂。兩旁的吏役，忙過來吆喝。縣官在轎內早已看見，卽行止住，叫取上他原稟來。吏役將原稟取過呈上，縣官接了，從頭細看，一行看着一行搖着頭。看官們可知這縣官是誰？原來就是魯鵬。自魯鵬被劾去後，魯鵬知道本省督撫上司，皆是清廉公正的大員，不可以夤緣迎合的，恐蹈了兄弟魯鵬的後轍。好在他們這夥惡人，性情是隨人改變的，能屈能伸，他便將那勢燄熏人的氣派，全行收斂，反做出那公正不阿的面目來，在上司面前，說的是愛國愛民；在同僚前，說的是潔人潔己；又尋那地方上有益於民的事，做了幾件。魯鵬聲名早傳聞開去了；上司同僚，無不稱羨。連雲從龍都暗暗的納罕道：「怪不得人說龍生九子，種種不同，誰知魯鵬，竟大異其弟行為，是一員好官，倒要存心提拔他纔是，何可因其弟而廢其兄？」魯鵬上省，也面謁過從龍幾次，從龍猶加讚賞魯鵬知得了上司的歡心，更一味要好。相巧甘泉縣任滿出缺，雲從龍想到魯鵬揚州三府，也

是賠累清苦的缺分,不如着他去代理甘泉篆務,調劑他得點潤規使費,既不負他立心要做好官,又可使他分外巴結。便一面相飭藩司,委他去代理甘泉縣事;一面出摺具奏,聲明原委,幷請另放賢任人員。魯鷗奉到札文,好生歡喜,忙去預備接手。適值是八月時候,接印未久,卽當開徵之期,魯鷗本是個能手,外面圖名,暗中圖利,這一次漕銀卽得了若干肥己。今日淸早,去伺候府裏行香,排班事畢回衙,恰值章三保攔輿叫冤。魯鷗看過稟詞道:『帶下去!』再吩咐隸役人等,不可散步,伺候本縣前去相驗。兩旁答應,將章三保帶過一邊。魯鷗下轎進署,拿了原稟,去與刑名師爺商議:『許春舫是上司本府的幕友,朱丕是運司的僚屬,賈子誠是本學生員,兼在衙裏作幕,平日又有往來,這一干被告,怎生發落?若照原稟所控,他們無故誣良作賤,威逼人命,皆有應得之咎,不能不提案訊問。』刑名師爺笑道:『東翁這件事易辦的,原告章三保稟內,都有架詞,縱然是實,也不過欲賈,朱,許等人買他個不追,可以顢頇了事;東翁先請去相驗,可否服毒是實,一面批示簽差立刻提被告人證赴案。去的差役,待我授意於他,叫他傳話被告等人,不須費事,他們自然卽去料理,連東翁這邊,他們都要盡情的,怕的原告不追,問官不結,也是沒用的。』魯鷗連聲道是,卽傳話外面伺候,仍然坐轎開道,向章家而來。又吩咐將原告章三保一併帶往,到了章家門首,早有本坊地保,上來跪接,裏面已搭了官座,魯鷗下轎入內坐定,先將章三保妻子帶上問了一遍,卽叫仵作人等在座前相驗。仵作等進去,將如金尸身扛出,放在階下,細細驗畢,報道:『周身無傷,只有兩手指甲靑,面皮似鐵,牙齒全黑,腹脹如皷,委係吞食生煙自盡。』又將和煙的酒鍾呈上。魯鷗點一點頭,命書吏塡明尸格,卽將章三保帶上道:『你女兒服毒身死,本縣已經驗明,你可先行買棺盛殮;本縣回衙代你提傳被告審訊。』章三保連連叩頭道:『求大老爺極品高陞,朱衣萬世,女兒的尸身,是不能收的,恐被告等猶有抵賴。』魯鷗笑道:『你這人可癡了,難道本縣相驗過了,塡下尸格,不足爲憑的麽?被告自然要全行提到,審問眞僞,眞的他們皆有應得之咎;假的你卽是借尸訛詐,還要根究你女兒因何服毒!』章三保又叩頭道:『若是虛稟,小的情甘認罪反坐。』魯鷗道:『那就是了。』遂吩咐本坊地保,着同他家收尸,不許猶有扭難;章三保暫行取保回家,俟被告人證提齊,再傳案對質。卽起身坐了轎回衙。章三保送了縣官起身,回來與嬀嬀

相商，買棺收殮如金，好在縣主太爺驗過，不怕他們抵賴。媽媽道：『孩子死的甚苦，須要豐富裝裹，方對得過他；就是歷年來他也掙的不少。』章三保道：『不用你說，我也不忍心草草完結，只得這一遭兒了，好在用下去的，有人來認我們的。』遂帶了銀兩，上街買定一口上等杉木棺材，又叫了裁縫至家，連夜趕做衣服，盡用頂上的綾緞，請了陰陽生來，擇定次日卯時入殮。此時十月節令，天氣甚冷，雖遲殮一日無妨。章三保又使人分頭送信於各家親友，早驚動在城一班紳衿人等，向與如金交契，又慕如金的顏色，一聞此言，莫不詫異；趕着過來慰唁，并詢問致死緣由。媽媽一一告訴，衆人聽了，皆咬牙痛恨，慫恿章三保去告狀：『若魯甘泉稍有祖向，我們卽不依他，雖不該論抵，也要他們大大花去一宗，纔得干休。』媽媽稱謝了衆人，又留衆人吃了茶果方去。次日黎明，各物齊備，章三保早叫了幾名僧道皷手來伺候，衆親友幫助媽媽，代如金穿了衣服。可憐如金一晝夜過來，那裏還是生前的花容月貌，百媚千嬌，只落得面色由青轉黑，唇鼻等處色如紫絳，肚腹高挺過頭尺許，按上硬同鐵石，宛似夜叉魔鬼一般。媽媽見了，分外傷心，復呼兒叫肉，大哭不止。章三保與如玉等人，亦哭了下來，好半晌方止。陰陽生報時辰已到，階下僧道皷手，齊齊吹打，衆人將如金尸骸，擡出入殮。媽媽又撫棺磓頭大哭，衆人多方勸住。棺柩卽停供後進，一切禮儀皆按幼喪制度。章三保開發了僧道等衆去後，衆親友亦紛紛辭去。章家專待縣裏提齊被告，好去對訊。再說賈子誠朱丕二人回到衙署，賈子誠卽叫廚房添上兩樣菜蔬，留朱丕吃飯。又將自己煙具開設，與朱丕對躺在榻上吸煙。賈子誠猶自恨聲不絕，說如金：『趨奉許家，瞧不起旁人，實係可惡須要給他個利害，才知道我們不是好惹的；不然，還要被他家效尤呢！』朱丕笑道：『你因這些小事，也犯不上這麼嘔氣。一個娼家，怕沒有法子擺佈他麼？好在你與魯雲程相好，章家又在他管轄之地，明日我同你親去拜他，請他差提章三保，說他縱女爲娼，誘脅良家子弟，并提如金本身到案訊問，不怕他倚仗許春舫的聲勢，難道地方官不該驅逐娼妓麼？』賈子誠連聲稱善道：『不如此不足洩我氣忿，明日午後，你在家等我同你一道兒去。』兩人談了半會，家人們早擺上飯來，對面吃畢，淨面漱口，又吸了幾口煙，朱丕方起身辭去。適值漕帥行下催糧的文書來，王喜請賈子誠申覆回文，并札催各軍戶旗丁趕緊完納，整整忙了一日。至次日下晝時分，公件

仍未清結，賈子誠急得心如火焚，恨不得一筆寫完，好去約朱丕同往縣署。正在心焦，忽見朱丕跑了進來，形色倉惶，滿頭是汗，賈子誠忙立起讓坐，笑道：『你兩日等得不耐煩了，我也急的很，無奈這些遭瘟公事，羈絆的不得了身，我們只好明日去罷。』朱丕雙手齊搖，坐下道：『還說什麼送章家的官呢，而今弄出大事來了！我特來與你商量，我們趕着去彌縫爲是，若鬧開來，你我都有未便。』賈子誠聽說，也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『什麼事這般大驚小怪的？天大的事，不過殺人抵命，也沒有事了，何況我們並未殺人。』朱丕跺足道：『雖不是殺人，也是一場人命官司。』遂將如金服毒身死的話，并說章三保如何往縣裏去告，如何揑詞：『現在魯雲程去相驗過了，已出了差來提你我，與許家三人。幸而魯雲程顧念交情，明說差提原被兩造對質，暗中吩咐來差，知會我們趕快去料理，只要章家不追，即可含糊過去。我想章三保告的是威逼他女兒自盡，原無實據，但是既經控告，他定請教了訟師，自有一番強詞奪理，一時難分眞僞。況且你我等人，若到堂與他對質，也不像句說話。來差先到我那裏走了一趟，此番到許家去了，少停定然要到你這裏來，我所以搶一步來與你斟酌，如何辦理？雖然不怕他，究竟我們居官的人於聲名大有關礙。』賈子誠聽說，亦呆了半晌道：『不意章三保有如此膽量，居然敢揑詞控告我們，其中必有唆訟主使。如金那蹄子倒捨得尋死，也算件怪事。既承雲程關切，爽性請他就擱幾日，我們好設法完結，且待來差至許家那邊，若何辦理，我們再作計較。』朱丕點首稱是，又說道：『風聞如金吞煙自盡，死的甚慘；今早收殮，有人看了來說，那裏還成人形，面目魆黑，兩手鐵青，肚腹高硬，宛同醜鬼相似。如想起來如金尋死，也是我們的罪過，若非你前日發話羞辱他，他這般自由自在的日子，怎生捨得短見？遙想我們走了，許家亦勸了氣也未可知。』賈子誠笑着啐朱丕道：『呸！你倒先不打自招，他死的有什麼可憐？才死的好，我才快活，還死遲了呢！我看這件事，也沒有什麼，拚着花幾串錢，海也乾了，他到底把條命蹭掉了，究竟是那個便宜？』正說着，只見家人上來道：『甘泉裏有兩名差人在外，說有要話面稟。』賈子誠道：『叫他們進來。』朱丕連忙躲開，家人領了差人入內，見子誠請了安，站立一邊。賈子誠故作不知道：『你們有什麼事，成雙作對的來此？』原差道：『一則叩見老爺請安，二則敝上有件公事，請老爺過目。』便將硃簽呈上。賈子誠接過看畢，仍將硃簽交與來

差道：『豈有此理，章家分明借尸訛詐，難道你們貴上就這麼准了麼？』原差道：『起先原是不准的，敝上親往驗過，果係服毒，章三保又說得確確可據，說老爺們威逼他女兒身死，所以敝上請老爺們對質，即分虛實。』說着，走近一步，低低道：『敝上也明知章家是借故訛詐，無如他女兒自盡是實，又一口咬定老爺們威逼，但是對質下來，自辨眞僞，惟有一件難處，老爺們何能與他上堂對訊？若遣名家屬去，怕的章三保刁頑，說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，不肯同家屬質訊；二來老爺們有體面的人，傳聞出去，風聲不雅；況且敝上又與老爺們交好，更不能不爲關切，奈因公事公辦，私情只好擱過一邊，惟有暗中爲力。至於章三保控告的意思，無非想訛詐若干，千人一見。敝上叫差人們，轉請老爺示下，可能看破些，給他幾文，叫他當堂具息認切結了案。隨後老爺們再尋件事由，狠狠的辦他一下，也甚容易。此是敝上的私意，仍請老爺們自裁。許老爺那邊，我們去過了，已照敝上的意思而行，說明日挽出人去同章家說項，許他個若干，叫他結案。』賈子誠聞說，沉吟了一會，笑道：『承你們貴上一番美意，焉得不遵；若論章三保膽敢架詞誣告，再去買囑他結案，還當我們懼怕他呢！任憑他告到部裏去，我也不去理他。說到歸原自有水落石出，孰是孰非，何能憑一面之詞，硬栽人威逼他女兒自盡麼？好在不是我們殺他的，那麼一來，豈非辜負了你們貴上的盛意？』說不得我們自認晦氣，即照許老爺的辦法，先煩你們回去致意貴上，憑公訊斷。』又回頭叫家人提出兩串錢來，賞給兩名來差。原差請安謝了賞，道：『老爺們是何等樣人，難不成怕他控告麼？不過因他家女兒死的可憐，姑從所請，給他幾文。若說他執意不行，章三保能有幾個腦袋，雞卵好同石頭碰麼？他已得之望外，斷無違拗。差人們且回去稟明敝上，就擱兩日，候老爺們話說明了，再提章三保當堂具結銷案，他既答應，自然要遞情甘息訟的稟詞，那時差人們授意於他，就是了。』賈子誠點頭道：『很是，你夥計兩人頗會幹事，我再酬勞你們罷！至於貴上關切之處，我也理會得，自有道理；你們回去，先代我請安說聲就是，許老爺也該有話在你們面前。』原差笑道：『老爺眞乃明見萬里，許老爺他是這般說法，其實敝上是顧念交情，並無別意。』遂告辭退了出外。朱丕拍着手笑出來道：『沒事了，自古錢能通神，一毫不錯。這件官司卻便宜了我，章家也曉得我窮，不過借我搭個腳兒，你們所費若干，只好容我再報罷！許春舫他即用去十倍，

我也不見情的。』賈子誠笑道：『沒臉的東西，虧你好意思說得出口，明日我們完結了。單叫魯雲程來提你，與章三保對質，看你怎樣？那時不怕你賴，木頭楂子也要榨出點油來。』朱丕笑道：『子誠不要誇嘴，如魯雲程單提我去，我即直說你們買囑他了案。試問他們果眞沒有威逼章家女兒，焉肯納賄？只怕你們還要用二發買囑呢！』賈子誠笑着打了朱丕一下道：『好好！從此我也知道你的心了，不要說笑了；倒是叫誰人到章家去說呢？』朱丕道：『跟我的家人蔣禮頗會說話，我大小事件，都叫他辦，從未支離。明日即叫他去，包管得表得裏。』賈子誠又道：『章家是這麼安排了，雲程那邊也得送他幾文，他雖聲口說認交情，自古堂堂衙門向南開，有理無錢休進來；不管至親密友用得着，他多不能白過的，你看送他若干方可出手？』朱丕想了想道：『至少也要二三百金，輕人即是輕己。』賈子誠點頭道：『就送三百金去罷，這件小事也很過得去了；我想今日就送過去，讓他且安了心，好代我實力辦事。』便取過一個紅封套來，上寫菲敬二字，又寫了一張匯票，匯到平日共來往的銀鋪內，實兌紋銀三百兩。即叫進一名家丁，拿了名帖送到魯太爺衙門裏去說：『家主人具了點菲禮奉送，容改日親自詣署相謝，此時因事在案，不便走謁，各事都望魯太爺格外關照。』家丁應着退下，自去送禮；賈子誠又留了朱丕吃了晚飯方去。朱丕回至家內，將蔣禮叫上，吩咐了一遍：『明早即去與章三保說：不是我們怕他告狀，才來買囑他的，叫他不要錯會了念頭，因他女兒死的甚苦，許老爺既肯成全他，不與他爲難，我們也樂得做個人情，高高手放他過去，究竟不因蘿蔔不挑菜，我們算貼補他女兒喪中一點子用費罷；他女兒捨命一場，若論他架詞誣告，定見不依，他們不要仗着有人主使，審出虛實來，是他自家吃苦，別人替不來的，叫他別要糊塗。你的話要說緊些，不要被他得了口氣去。』蔣禮笑道：『老爺請放心，我知道老爺的意思，怕章家慾念過重，不肯就和，官司得步進步的。小的先去詐他一詐，說明利害，然後再許他好處，斷無不從之理。若是說了下來，也是小的一番功勞，這是不能便宜賈老爺，要朱老爺栽培。』朱丕笑罵道：『該行瘟的奴才，還沒有做事，就先想於中取利，事成了賈老爺自然要賞你的，你忙甚麼？』蔣禮應了聲退出，一面走着，咕嚷道：『賞是賞，撈摸是撈摸，也要有這本領才撈摸得下，橫豎賈老爺是省不來的。』朱丕只當沒有聽見，起身回後。蔣禮回至自己房

內，叫收拾睡下，在枕頭上尋思，前去作何說辭，開口須要章三保無話可回，又要使他不敢多索，其中我方可餘落。想定主見，始沉沉睡熟。未知蔣禮前往說和，章三保可肯應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三回　章三保得財甘息訟　畢訟師受謝樂調妻

話說：蔣禮睡到次早方醒，起身淨洗手臉，吃了點飲食，忙忙向章家來。見章家大門開着，即跨步走入，見後喪棚高搭，當中停着柩，靈前旛幢幃幔，燈彩香花，甚爲齊整。章三保夫婦同在桌畔點燭供肴，媽媽又涕淚交流的數說着哭。回頭見蔣禮走了進來，章三保也認得他，雖然是朱丕的家人，因此事與他們無涉，正待詢問；蔣禮忙上來道：『昨日大姑娘入殮，我實在不知道，未得候拜，失禮之至，要恕我呢！』說着，便走上拜單，恭恭敬敬行了四禮。慌得章三保夫婦挽之不及，口內連說不敢，三保一旁回禮不迭。蔣禮拜罷起身，媽媽也止住啼哭，上來叩謝，便邀蔣禮至棚下坐了，媽兒們送過茶。蔣禮道：『昨日下晝方聞得大姑娘的凶信，甚是詫異，我還當是訛言，再細細打聽，連死的情由我已盡知，把我很駡了一夜。』將大指一豎道：『他若不是我的主人，我要駡出他好話來，又恨不得過來與賢夫婦商量，定要報仇雪恨，才出我胸中這一般不平之氣；無如名分攸關，只得忍了下去。後來聽得章大爺在縣裏喊了稟，請官去驗，業已准了，出差提訊，我喜歡的過不得，我甚稱贊章大爺有膽量，管他什麽官幕，有錢有勢，只要我有理，多可告得他們，外孫有理，還要告太公呢！總之一句話，他們惡事也忒做得多了，不怕人命關天，都視作平常，還了得麽？世界上倒沒有王法了一般！也有今日跌到你家章大爺手內，那怕勢燄如山，偏要同他們這麽碰一碰；我佩服你章大爺，實在是有膽兒的，非比那畏刀避箭的人。這叫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他們惡貫滿盈，自作自受！』媽媽聽了，忙接口道：『阿彌陀佛，你蔣二爺眞是明白人，你家那主人遠不及你，他們只說我們這裏人家，是最容易欺的，殊不知人死了，還怕什麽呢？拚死無大災，說到盡頭，都要攞個理字，難道人家非容易養到十七八歲的女兒，又是一把賺錢的手，被他們逼死就罷了不成？弄一場人命官司他們吃吃，試試大家的手段！適才猶有一件可笑的事，你二爺未來之先，許家打發個人來同我說和，叫我

家不要追案,他情願貼我女兒身後喪中一切費用。是我當面大罵了一頓,說你家主人夢還未醒,沒說貼我的用費,就照我女兒樣子澆個金人還我,還嫌他不會說話呢!你回去告訴他聲,叫他拚着打官司罷,留下錢走官的門路是正經,只要官判斷我女兒是該死的,與你們無干,我家就不追了。今日你來是頭一次,若下次再來,我即打你孤拐。許家的人見我勢頭不好,一溜烟逃去。你聽聽可笑不可笑?到了此時,他還拿錢來壓煞我,我可依麼?」蔣禮聽了,拍手笑道:「罵得在理,不打出門,還是便宜了他;然而我卻有句不中聽的話,要勸你媽媽,不要罵我,我才敢說。若論你家姑娘,爲他們逼死,萬難罷和,連旁人也沒有勸你家和的理。但是一件,常聞錢可買罪,他們見你不肯私和,到了官又要就取處分,一不做,二不休,拚着蕩產傾家,到衙門裏去花費;現在的官,那個不貪財的?古語云:有錢則生,無錢則死。你們見縣裏不問,不過到府裏去告,府裏若再買通呢?況且許家又現爲府幕,更易說項,你家不過到上司裏去告,京城裏去告,滚釘板喊御狀,你家多拚得去幹,他們也拚得去用,可知有錢到處皆通,你告一處,他買通一處,九九歸原,仍是個罷和。他們也用窮了,你家也累揹完了,兩敗俱傷,毫無益處。沒說是威逼的官司,即是眞打死了人,有錢都可以豁免。我想你媽媽不若看破些,樂得他們來與你家說和,情願用錢,何妨重重的要他們一宗。而且大姑娘雖然慘死,也是大限該絕,天下沒有錯死的人,閻王也沒有誤勾的鬼。二則不怕你媽媽見惱,你家這門戶全賴大姑娘撑持,而今大姑娘歿了,即折了氣勢。你家二姑娘年紀尙幼,又沒有大姑娘的名聲,恐一時接續不上,再要打官司告狀的破費,只怕他們還未用窮,你家就先累倒了。媽媽,你將我的話與章大爺斟酌斟酌,看我蔣禮還是爲的他們,是爲的你家呢?」一席話說得章三保坐在一旁,瞇瞇笑而不答;媽媽也無語了半晌,方道:「你二爺的話原是不錯,無奈我女兒死的太苦,若與他們私和,恐對不過我那死鬼女兒!」蔣禮見媽媽話已鬆了下來,即趁勢說道:「媽媽,你這話錯了,你姑娘死後魂靈是明白的,也曉得父母的苦處,而且追到末了,他們不過丟官的丟官,傾家的傾家,也沒得什麼死罪,爽性辦到他們論抵,也還値得。」章三保聽說,連連點頭道:「蔣二爺說的甚是有理,你倒揣度揣度,不要倚着自己一冲頭性子,日後抱怨。」又起身拉他媽媽道:「你到這裏來,我和你說話。」蔣禮拍桌道:「還是章大爺爽利,你們都要

商議定了，才好說呢！」他夫婦走進靈幃，嘁嘁喳喳的好半會，復又出來。媽媽向蔣禮道：「蒙你二爺指點我們明路，但是私和了這官司，便宜他們多了。我家既就了賣死女兒的名，須要落這麼一宗，不然也犯不着，就名不就利的；至少要他們十萬八萬，衙門裏一切我家不管，依我就和，不依我仍是追案。還有一件難事，方才許家的人被我罵走，料想不敢再來；就是賈家那邊也要人去說，我家斷不能先央人同他們說和去。」蔣禮忙道：「不難，不難，你媽媽果然允准，不得改口，我情願効勞，也不說你家煩我出來，即着我的意思，許，賈等處皆是我去，我家主人也無須交代的。」章三保道：「怎好煩你二爺代我家說話？他們家的人，仍是要來的，來時再作商議，你二爺去說，究竟不便。」媽媽道：「這也無妨，說成了重重謝二爺，只要你話說好了，不可被他們掂了斤兩去。」蔣禮聽說，雙手齊拍胸膛道：「有我，有我，包管你賢夫婦得埋得體，成時只要一頓好好酒飯，請我一吃，就完事了；只怕我說的十事九成，你家又有變動，那就不好了。你們怕我說不成功，反惹人笑話，我也要預先說明。」說罷，哈哈的笑了起來。媽媽也笑道：「你二爺放心，果能依我數目，斷無不成；倘有反悔，任憑你二爺罰我。」蔣禮道：「罰你減去九成，只要一成。」說罷，又格格的笑，即起身作辭。章三保同媽媽直送至前進方回。蔣禮出了門，自喜道：「不意他家被我一番鬼話，說了下來，真正是我財星透露。」一口氣跑回家內，將前後情節回明了朱丕。朱丕亦大為稱讚，便親自來會賈子誠，着蔣禮去說知許家，看他願出若干，到賈老爺衙門裏來回我。蔣禮出來，自去見許春舫商量。那朱丕即至衙署，見了賈子誠，將蔣禮如何去說章家，如何答應：「現在叫他問許春舫去，知道他出的數目，我們再為計較，這件事算可了結了。」賈子誠道：「用去若干，倒是小事；卻要被老烏龜夫婦笑我們害怕，將錢去買囑他，我真不服這口嘔氣。」朱丕笑道：「你可太沒涵養了，此番是他得了情理，權讓他逞盡威風，事後過個三月五月，尋件事去擺佈他家，卻也容易；那時不發手則已，發手即要他冲家敗產，今日所得的原數兒倒出來，還不行呢！」賈子誠道：「怎麼呢？只好恁麼想了。」賈，朱正在計議，見蔣禮已去了回來，道：「許老爺正因打發去的人被章家罵了回來，在那裏納悶，見小的去了，說明章三保應允的話，歡喜異常，一口即出了三千兩，再外送咱太爺。小的因想許老爺出得多，也是替老爺們分肩，遂又陳說利害，若不滿章家所

欲，恐此時息了案，日後仍要發作，不如一了百消，免貽後患。許老爺聽了小的之話，又添上二千銀子，共計五千。小的先回來說聲，待我再往章家問個明白，講定多少，可以了案，五千外的，老爺們再設法補足，可買點便宜；倘五千肯行了，豈不更好麼？」朱丕道：「甚好，你就去罷。」蔣禮退出，仍至章家來。章三保忙讓到後進內坐，媽媽也出來相陪。蔣禮道：「委辦的事，說過了，但不能盡如你賢夫婦的意思，費了若干唇舌，他們咬定了要同你們打官司。許春舫隨他去和，我們拚向衙門裏去用，不便宜他家，果應了我前次的話，後又被我再三說項，他們纔依了。出的數目，卻離得遠呢！我也說不出口，說出來要被你們啐呢！」章三保道：「既然有了數目，何妨說與我們聽聽，好在行止也還未定。」蔣禮又道：「媽媽不要罵我呀！」媽媽道：「怎麼話，倒累你二爺往返，也不是你二爺的事，只管請說。」蔣禮聽了，方故作撅嘴咋舌道：「他們三處，除了代你家衙門使用外，送你二千兩銀子，再多是不能了。你媽媽想想，可是遠得多呢？叫我回覆你家的人，都難出口。」媽媽聽說，頓時撂下臉來冷笑了一聲道：「我家寶貝似的一個女兒，被他們逼死了，又經官動府，大鬧了一場，息案的時候，自然我家還要認個情願了結的名目，這些關頭，只值了二千銀子麼？他們也不怕笑掉了人家下巴殼子！倒難為你二爺，空說了一番，改日叫我們家裏登門奉謝。我定見是不和了，隨他們那個衙門買路去。總而言之，女兒為人逼死了，不能再問個罪回來。」章三保也接口道：「本來太少了，我家活女兒亦不止賣二千銀子，何況是他們逼死的，我們又要就賣死女兒的名，二千銀子才買了個寡頭。」蔣禮道：「我原曉得懸殊太遠，是說不上的，又不能不來回你們聲，我倒驚動了，待他們肯添多少，我再來說罷！」便起身欲行。如玉在靈幃內句句聽得明白，忍不住走了出來道：「蔣二爺請站一站。」蔣禮見是如玉，叫他即停住腳步道：「二姑娘有何話說？」如玉含笑道：「承你二爺來代我家說事，本當依從，無奈數目太遠，不是我家有意扭捏。然而你二爺的來意，我也猜透一二，怕的是說多了，我家三爺和媽媽又爭多厭少，不如藏點頭說好留退步，究竟他們願出實數若干？說明了要大家商議，能行則行，不能行則止，倒爽快些。二爺何必又要去走這麼一趟，做什麼呢？現在費你二爺心，甚不過意，再累你往返，更外不安了。」蔣禮聽了，暗罵道：「這促狹小蹄子很會詐人，看來比老的還兒呢！待我也詐他一詐。」便笑道：

『二姑娘說話貝伶俐,看出我的心境來,既然你姑娘問我,我也要轉問一聲,想必三爺和媽媽的心境,姑娘是知道的,到底要多少,才肯罷休?權且丟了我的說你的,早間你媽媽說要十萬,八萬,那句話諒也是戲言,應該有一定不移的章程,橫在心裏,何妨請教呢?』如玉笑道:『既是你二爺諄諄問我,我斗膽代三爺和媽媽做主,十萬八萬雖是戲言,大約一萬八千,是不可少的。你二爺心裏估量估量他們能出,再去說一遭兒;他們不能出,就犯不着空費脣舌了!』媽媽在旁忙攔如玉道:『你不要亂說,小孩子家曉得甚麼?蔣二爺不要保他,我是不依的。』蔣禮見如玉已說出實數,又見媽媽攔他,恐如玉走了,不好收場;便道:『你姑娘這麼爽利,我也爽利些,我們以作六千的數目,等我說去,說得成,晚間回信,說不成,我卽不來了。明日你追你家的案,他打他們的官司,與我毫無關涉,不過白說了一場話。』媽媽仍要再說,被如玉搶着說道:『就這麼着,候你二爺信罷,行止多要回覆我們一聲。』蔣禮口內答應着,卽作別出外,也不回去,走到那僻靜茶舖內坐下,直等至黃昏時分,又向章家來,進了門卽拍手笑道:『成功了,沒事了,哎唷!哎唷!好容易被我說得海枯石爛,方有了頭緒,非是我來妄說,唾沫都說乾了一碗。』又回身對章三保作了一揖道:『恭喜,恭喜,大事告成,悉如二令愛吩咐的六千數目,賢夫婦可沒有的說了,再說我可要議罰了。』說罷,又笑個不止。章三保一面應答,一面讓蔣禮坐下道:『適才媽媽狠罵了如玉一頓,說他不知好歹,亂出來插嘴,既已說出了口,又累你二爺跑來跑去,我們甚過意不去,只好遵命,這場情分卻要實在你二爺身上。』蔣禮笑道:『承情雖蒙你們賢夫婦慨允,還有一句不情的話要交代明白,衙門的使費,說過不要你家開間;那情願息訟的稟帖,是要你家遞的。』媽媽道:『既然講和了,自然要遞和息;請你二爺去與他們說明了,一邊交銀,一邊去投息詞,兩不相欺。』蔣禮道:『那也不用你多慮,我去把銀兩措齊,你家去請人寫了息詞,我同你家章大爺手攙手兒往縣裏去遞,就在那裏交淸銀數何如?我也要去了,明日見罷。』蔣禮回至衙署,已初更時分,朱丕道:『怎麼到這時候才來,他家可行了麼?』蔣禮道:『行是行了,不是小的誇口,換一個主兒去,覺難成功呢。章家兩口子,抱定十萬八萬的說,被小的左磨右刷,始壓下頭來,現已說定了七千數目;衙門還要我們去用。除去許老爺出的五千,賈老爺與老爺是要湊二千的。縣裏沒有什麼大

開發,不過書差們的賞號,幾十千文也就好過去了。好在賈老爺前日已送過魯太爺三百,許老爺還允下另送,遙想魯太爺是沒有扭難不行的事。」賈子誠道:『倒難爲你了,改日還要酬勞你。明日去告訴聲許家,叫他將銀兩備齊,我的少停交與你主人帶回,就是明日做結了罷,遲則恐另生他變。」蔣禮應着退出。賈子誠卽起身在牀上取出一個螺甸小匣,開了鎖鑰,檢出二千兩銀票,交與朱丕道:『這件官司眞便宜了你,難道你就這麼算了麼?」朱丕笑道:『我不與你敍理,你倒說起我來,這件官司本是你鬧出來的,可知許春舫是飛災呢!他還出了五千兩,若不是我家蔣禮去說,你可能二千銀子了事的麼?論理你還要謝我才是。」賈子誠笑道:『啐!下流東西,不要面孔的,滾罷,天也不早了,別要碰着奪路的強盜,搶了銀票去,那我可是不管,只好你自家賠補了。」朱丕也笑着起身辭出,早有來接的家人,提着手燈照回私宅。朱丕將蔣禮叫入,交清了銀票,吩咐他明早卽去,不可遲誤。蔣禮接過銀票下來,欣喜非常,穩穩的賺了一千銀子,我在這門裏當了七八年的差,還沒有得過這麼一宗財交,惟願他們這樣人命官司,再遇幾回,我可就要發財了。歡歡喜喜將一千兩銀票另自收過,吹燈安睡。次日清早,先到許春舫那裏說明,卻報了一萬之數,與賈子誠各出一半;朱丕本來無錢,人是曉得的。許春舫兌了銀兩,打發一名貼身家丁,同着蔣禮前來。蔣禮一路暗忖道:『這個囚攮的跟着我來,怎生支開了他,方好交代章家銀兩?」眉頭一皺,計上心來,對那人道:『我的哥罷罷,你我辛苦一場,必須要拈個厘頭,貼補腳步錢,不知你大哥意下如何?」那人道:『蔣二哥,你說的什麼傻話,誰不想好處呢?只是沒有法兒。」蔣禮道:『不難,你把銀子先拿到衙門前等我,自有調處。少停我同章三保來叫你交銀,你再交代他,包管章家都要送我們一分酬勞。」那人聽了,連連應答,遂依着蔣禮的話,先至縣前等候。這裏蔣禮見那人去了,便急急來至章家,章三保接着入內,蔣禮道:『你家稟帖可寫下麼?我們銀子已齊了。」章三保道:『寫下了,我們就去罷!」蔣禮道:『且緩,許家的家人路上向着我說,要你酬謝他一分,不然他不肯交銀子。我代你家做主,允下他了一分,該七十兩銀子,你肯給就給,否則我代墊了,難道爲這點小費就誤大事麼?最好你與我交給他,免得爭多嫌寡的。」章三保道:『你二爺旣經說下,我也不好駁回,好在七十兩銀子也是有限的,明日送給他罷。」蔣禮笑道:

『他要現給呢！說現銀子交代你，不能落你家的欠帳，這也是人之恆情，不能怪他。你帶了去罷，那整數上也不好挖下來的。』章三保聽說，便取出一包銀子，戥了七十兩，交與蔣禮，又將息訟的稟帖帶在身畔，邀蔣禮同往投遞。媽媽又趕上來囑咐道：『銀子過手，再遞稟帖，不要放了鴿子去要緊。』蔣禮回頭笑道：『媽媽，你太小心，把我姓蔣的忒看輕了。』媽媽道：『不是怕你呀！怕的是許家的人。』蔣禮也不答言，拉着章三保就走。不一會來至縣前，果見許家的人站在街旁，呆呆的等候。蔣禮搶行一步，將七十兩銀子遞與那人道：『你且收下，千萬不要開口，跟着我行事。費了無窮的氣力，才弄下這一分來，我假說是我要的，他方不駁回。停刻事完了，我們再分罷。』那人接了，千稱萬謝。恰好章三保也走了上來，彼此只招呼了一聲，蔣禮卽拉了他們一同來至門房。蔣禮是常來的，門上多認得他，讓他們坐下。蔣禮便將原被兩造情願息訟的話說明，又在身邊便袋內掏出幾兩銀子，送與門上道：『些許菲敬，不成意思，請收了；容待事結之後，再行補報。』原來蔣禮早預備下各行使費，以便一塲清結。門上接過笑道：『這點小事，還領惠麼？你二哥太見外了，請將稟帖存下，待我覷個空兒遞進去，不知官那裏可說明了沒有？』又回身罵用的三兒：『怎麼客來了許久，也不送茶？你們幹什麼的？』蔣禮忙道：『我們不吃茶，貴上那裏久經說明，斷不叫二哥上去碰釘子。』章三保亦取出稟帖來送過，門上望了望，摺在一邊。蔣禮等人辭了出來，扯了章三保到後街地方，先將許家的家人帶來銀兩拿過，併在一處，交給章三保，又叫他照一照票去，若有訛錯，快來尋我退換。章三保笑道：『票假你二爺人是不假的。』見對了數目，方道了聲有累，分路而去。蔣禮又邀了許家的人去會書差，共用使費若干，叫那人回去告訴許春舫，這一款也要對派的。各事理結，蔣禮方別了那人回來。魯鵾先得了賈家三百，今日許家又送了五百，甚爲歡喜。此時見章家息詞遞進，卽批了，准其具結銷案。再說章三保得了六千銀子，心滿意足，回至家中說知，媽媽也快樂不盡。章三保道：『這件事卻多虧了畢先生，若非他將稟詞敍得入情入彀，賈、朱等人，不肯善善的出這些，買囑我家息訟，縣裏也不能如此易准，及下來相驗出差提訊等事，快而且速，統共三四天，卽沒有事了，又得了這麼一宗巨款，足够我們夫妻一世受用。不是我說句喪心的話，一個活女兒恐賣不上這麼許多銀兩。仔細想起來，皆是畢先生之

力，須要重重酬謝他數百銀子，才對得過。」他媽媽道：「你不說我正想同你商酌，你說謝他數百銀子，未免過輕了，輕人卽是輕已；況且這個人是輕待不得的，只當他們少出一千八百，我們也是要行的。我見有一張單頭一千兩銀票，不如拿去謝他，寧可多送些，叫他歡喜，不要叫他爭多厭少的起來，倒難說話。」章三保笑道：「我也這麽想，怕的多送了，你捨不得，你旣肯了，我有什麽不行呢？」便將那一千的銀票檢出，向畢家來，到了門首，用手敲門，裏面高氏答應出來，開門見是章三保，遂道：「恭喜你章大爺官司和下來了。」章三保陪笑道：「多蒙大嫂關切，官司和了。先生在家麽？」高氏道：「在家寫東西呢，章大爺請裏面坐。」便隨手關上門，讓章三保進來。說也奇怪，畢世豐眞轉了財運，自從代章家寫過稟詞，卽接二連三的人來尋他寫狀，連日很得了若干筆貲。今日又有一家的狀詞，正坐在明間拈筆沉吟，忽見章三保走入，忙起身迎接。章三保先道了謝，方分賓入座。畢世豐道：「息訟的稟帖遞過了，我才從衙門出來，聞得已銷了案，恭喜你彩頭，想必得的不少？」章三保道：「皆託先生福庇，又承大力兩次扶助，今日特來叩謝，另備了點小意思過來孝敬，要望先生包涵笑納。」說罷，取出那張銀票，站起身雙手遞過。畢世豐也起身接了，聽章三保說的是小意思，料想不過一二百銀子，口內說着：「足下何必如此多情？」便展開看了，一見是一千兩，不由心頭跳了幾跳，猶恐眼岔，再仔細覷在上面一看，果是一千兩，忙叫高氏收了過去。復又坐下道：「這件官司究竟足下得了多少，倒見惠小弟這許多，卻要請教請教。」章三保也斜着眼笑道：「不瞞先生說，除去各項用費，淨落了這些。」便將一隻手一豎。畢世豐拍案叫奇道：「眞乃足下洪福，我再料不到有如許之多，倒是小弟沾了足下的財光；章大哥你是個好朋友，也不愧我的盡心嘔血助一場。」章三保見桌上放着筆硯，知道尙要代人家寫狀，不便久坐，躭誤他正事，卽立起作辭。畢世豐道：「今日也不屈留，改日卻要請足下暢敍一天。」章三保答應了，行出大門，一拱而別。畢世豐回身跳至堂前，對高氏道：「眞正夢想不到得此一項酬謝，有趣有趣，這場買賣做得快活。」高氏忙問道：「到底多少呢？我只認得那票上有個千字，難不成是一千麽？」畢世豐喜的將兩個指頭彈了一下道：「給個椎子你吃吃，不是一千我也不高興到如此；告訴你罷，足兒紋銀一千兩，你說快活不快活？」高氏聽了，也喜得心癢難撓，合掌

嘗空道：『阿彌陀佛，我夫妻們也過出日子來了，怪道這兩天喜鵲不住在屋頂上吱喳吱喳的叫呢。原來是報喜來的。』畢世豐忙至桌前，將那未完的呈詞一揮而就，推過一旁道：『從此我也不做這牢買賣了，有此一千銀子，大可安安穩穩過一世快活日月，補補我歷年嘔出的心血罷！』即與高氏計議，將住的房屋重新修葺整齊，又叫了裁縫來家趕着做他夫妻的衣服裙襖，及添置各色應用物件。其餘的銀兩，又託親友在城內鄉間買下些市房田地，以作恆產。不上一月工夫，畢家住的穿的，煥然一新，居然是一個小富人家了。畢世豐又買了一名丫頭，伏伺高氏，雇了兩名男女僕人，在家伺候，今日是黃道良辰，早備下猪羊供禮，叩謝天地祖先，邀請各家親友。開至更鼓，人衆皆散，他夫妻方對坐暢飲。現在畢世豐周身新衣燦履，氣概軒昂，人也胖了多少。高氏釵環盈頭，綾絹遍體，更外添了幾分姿色。畢世豐吃到半醉，看着高氏，又想着如今家成業就，不禁說一回笑一回，直至三更才止。收過殘肴，淨了手臉，夫妻歸房安寢。畢世豐又取了燭台，各處照看燈火門戶；回到房中，見高氏早卸了妝，脫去外面大衣，坐在牀邊上解開貼身小衫，將兩隻手從胸前伸出，在那裏更換睡鞋，露出鮮紅兜肚，淡綠色的底衣，襯着兩彎雪白膀臂，在燈光之下，分外動人。畢世豐正值酒酣耳熱之際，不由興致勃然，叫丫頭回至裏間套房去睡，自己掩上房門，笑嘻嘻的挨至高氏身旁坐下道：『好簇新的兜肚呀！還虧我那日說了你幾句，你才肯帶上的，怎麼你平日光着胸口，也不覺難過麽？』說着，伸手來摸高氏奶子，如新剝雞頭，堅滑膩手，半籠於內，半露在外。高氏天性觸癢，急推開畢世豐的手，笑着側身閃躲道：『你可放穩重些，別要摸手摸腳，叫人怪癢癢的。你說我不喜帶兜肚，我那裏好意思，也知胸膛高的難看，無奈這幾年這遭瘟的奶子忽然挺硬得似石頭一般，不能拘束，饒不着衣服擦了還是痛的，起先我怕是要害奶了，誰知就是這個病，實在也蹊蹺得很，我亦不解是什麼緣故。』畢世豐笑道：『這不是病，男子無妻，謂之孤陽獨亢；女子無夫，謂之純陰不化。你卻是純陰之氣，鬱遏以致凝結胸前，兩乳堅硬。我們夫妻雖常在一處，因數年中衣食不周，那裏還想到歡情上去，這麼一說，我又憾起日前的事來，章三保半夜裏來央我寫狀，我蹬你醒了，好預備茶水，你卽硬栽我那些混話。連你幾年不帶兜肚，不是前日夜間看見，我仍是不曉得，可見一毫別的念頭都沒得，你還駡我，又說我要窮開心，可

是有的』今日我們不爲窮了，可以富開心了；二則你那純陰不化之氣，也可舒散舒散。』高氏聽了，不覺紅生兩頰，啐的一口道：『少嚼舌頭罷，被丫頭們聽得，是什麽意思』便轉身上牀，掀開了被脫去底衣，又褪下了上身衣服，一探身睡入被裏去了。畢世豐也忙忙脫去衣履，同入衾中。原來高氏自十八歲嫁到畢家，一年內卽除了公姑，家道日漸陵替。雖然今年二十六歲，在畢家有八年之久，朝朝思食，夜夜愁衣，在新嫁來的那一年內，尙盡了些夫婦燕好之樂，後來這幾年愁窮，還愁不過來，甚至日愁到晚，夜煩到明，日間又要做針黹苦活，添補食用，何暇再生他念，此時平白地頓成小富，公然富衣足食之家；況且畢世豐與高氏俱在三十上下的人，還是一對少年夫妻，素昔又甚睦好，這一宵恩愛倍於往日，始算曲盡綢繆，情濃意快，彼此貪戀得孜孜不休，擁抱酣眠，至次早日上三竿方醒。他夫妻二人，起身梳洗，接着衆親友輪流來請他夫妻，彼往此來，款接不暇。大抵人情半多勢利，當畢家窮困之時，絕無人來過問，生恐纏擾。今見畢家重整家園，又來走動，連那疏遠不通慶弔親友，多相往來。畢世豐又將祖遺的代書缺分，交給學生們掌理，他卻安居樂業，自在逍遙，揀那合己的一二親友，約伴去遊山玩水，賞月看花。高氏在家，或尋些針線消磨長晝，或督率女僕，丫頭們做些女紅，他夫妻倒無拘無束的過去。一日，畢世豐早起無事，背着手在庭階上看僮僕們澆灌盆中花草，見男僕上來回道：『聞得明日章三爺家大姑娘出殯，據說合城的官紳與他家往來過的，多去走送，又置備了旛幢儀仗，沿途甚爲熱鬧，大爺明日可去不去？』畢世豐道：『怎麽好不去呢？你去備一分上等祭禮，明早隨我去拜弔。』男僕答應下來。畢世豐卽至房內告訴高氏，專待明日清晨前去。未知章三保家出殯怎生熱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　送殯宮仕宦破官箴　激義忿老儒寄柬帖

話說：章三保自得了賈、朱等人若干銀兩，卽七七建齋禮懺，追薦如金亡靈。轉瞬將屆隆冬，因爲停供在家，諸多不便，與媽媽商議，在城外買下一穴地安塟，擇定出殯日期，去通知各家親友。誰知如金死的那一日，來慰唁的一班官紳，也得了信，齊至章家與三保媽媽說道：『你家姑娘在世，我們也算是知己，死後我們又未盡寸情，

至今抱歉不安;昨已開得有了出殯日期,我們卻要來熱鬧一場。想他生前合郡知名,若這麼湮沒無聞,冷清清的擡出城去,非獨你們父母不安,我們也覺不忍;你家若怕過費,那日的用度,一切俱是我們措備,不要你夫婿破費分文。』媽媽忙道:『承蒙諸位老爺擡愛我女兒,又不要我家破費,已感激不盡;只怕我們這等人家招搖過度,有人議論,又怕帶累老爺們的聲名。如果老爺們看看不礙,我家是情願得很。』衆官紳笑道:『這也何妨,自古風流名士,本屬不羈;我們正可借你家姑娘出殯,作爲他一場,好播傳風流佳話,及期我們還要來親送出城的。』章三保道:『連這麼我們已覺不安之至,若要勞動老爺們來送,豈不折得我女兒鬼魂難受!』衆官紳齊說無妨。又議論了一回,如何措置,如何裝潢,至暮方去。先一日辭奠,衆官紳早遣了各家家丁,過來幫同料理;晚間衆官紳皆至,即分派各行執事人等,某人管理旛幢,某人管理陳設,以及沿途照應之人,俱分派得井井有條。本議定寅時發引,交到子正,章家即預備辭靈,收拾一切,供獻各物。媽媽此時早又哭倒靈前,一行哭一行說道:『苦命的兒呀!非是你媽媽狠心,不留你在家過年;苦於房屋狹窄,冬令火事又多,怕的風火不虞,反爲不便,所以才硬着心腸,送你出城。想你自幼嬌生慣養,一刻沒有離過親人,此番葬入荒郊,冷雨淒風,拋撇你一人在外,叫你媽媽怎生放心,我又不能到城外去問你!兒呀!你的棺槨,雖送至城外,你的陰靈還住在家內罷!待你媽媽一日死了,同你葬在一處,好彼此有個侶伴,免得孤零零的,淒惶害怕。』說罷又哭,哭罷又說,引得人衆莫不傷心!又要講說出這些瘋話,又是好笑。倒是如玉上來極力勸住。彼時晨雞四唱,已至寅初,階下鼓樂齊鳴,僧道人衆,施放焰口早完,重到靈前鐃鈸喧闐,擡棺的人夫上堂打去靈幃,將棺槨用繩索盤頭扎尾,一聲請起,早如飛的扛出大門。媽媽,如玉等人,皆上了轎。棺前的執事擺下有半里之遙,燈燭煇煌,人聲喧沸。前面也有旗牌傘扇,卻無官銜,畫的龍鳳等類。又用五色綵紬,紮成花草禽獸各燈,夾着粗細音樂,棺前兩面燈牌,一柄官傘,皆是素心梅花穿就形式,過處香氣襲人。其餘魂輿衣亭棺罩,盡皆極其精工,僭用五品宜人制度。又買了一個六七歲的孩子,扮作孝子,在棺前導引。棺後即是衆官紳相隨,人人峨冠博帶,在街上步行。引得經過的各街市鋪面上,男女雜坐,人山人海的觀看,無不交頭接耳,嘖嘖稱羨。有的說:這一番用度,至少也要二三百金,怎麼捨得用

的」有的說:你們還不知道呢!前日和了官司,新得了幾萬銀子,用這麼少許,算什麼咧!」又有說:你們雖知道,不如我清晰,那裏是他家用的,就是那棺柩後面隨行的一班老爺們用的,平時叫他們用一文正經錢,任你說破了嘴唇皮,他都是搖頭,偏心服情願的用在婊子身上。又有說:虧他們還是一班官宦紳衿,也不怕人議論,失了體統名分,只恐他們家父母死了,尚不能如此恭敬有禮;不見他們平時多是車兒馬兒的吆五喝六,狐假虎威,今夜怎麼肯在街上行走,便衣也罷了,還是衣冠齊楚的哪!又有的說:而今世上的事,叫人不能開眼,一個婊子死了,如此風光,又有這些人掛着代他家置備;正經貞婦烈女死了,不得這般威武;你們想想,可歎不可歎!不提閒人私議紛紛。再說:章家的親友,沿途也設了路祭供獻。少頃街市走完,已至城前,天色大明,棺柩出了城,各執事又送了半里許方回。衆官紳直同章三保,媽媽,如玉等人,送至墳前,墓旁早搭了幾座彩棚,預備送殯的人歇息。僧道人衆又吹擂起來,將棺柩入土,上面用土做了墳墓。然後衆官紳擺下祭禮,各行了半禮,章三保夫婦,頂禮叩謝。早有衆家家丁,備了轎馬,前來迎接,衆官紳方紛紛回城。章三保又將看墳的人喚來,吩咐他多種樹木,墳前又留下大大一塊祭壇,長長的一條神道,土壤欄石,皆要堅固。章三保將各事交代清楚,又將帶來各物收過,即叫媽媽,如玉等回家。媽媽又在墳前很很哭了一場,被衆人勸住,方大家上轎,一路回城。猶聽得街市上講說,無非說的用度奢侈,體制僭越的話。章三保因此事已過,還怕人議論麼?又是衆位官紳老爺們的主見,也議論不着我,遂不放在心上。誰知衆口似碑,早傳說到一位至公無私,端方正直的老學究先生耳內,激惱了他的義忿,掀起一場大風浪來。看官們你道是誰?即是甘又盤那甘老頭兒。甘誓自辭了小儒的聘回來,又得了小儒一番厚賜;此時家道頗爲寬裕,甘露,甘霖兩個孫子,又皆成立,甘老竟諸務遂心,優游娛老。每邀幾個同學老友,至城外平山瀹茗,名園看花,分題聯句,扶杖偕行,眞乃暮年樂事;有時杜門不出,課藝諸孫,研求性道。又有一班當道名流,慕甘老的聲聞來與他接納,或求序跋,或乞謳吟。甘老已年逾七十之人,隨心所欲,無樂不臻。又知今秋大比,早早督率霖,露二孫,專心刻苦,好待聘秋闈。九月初旬,榜發之期,甘露竟高中了第十名經魁。甘霖造藝雖佳,惜乎以額滿見遺。報子報到甘家,把個甘老樂得手舞足蹈,回憶自己幼年,不過得了一衿,長子少亡,幼子雖

立，又無意進取；今幸次孫成名，也不負書香有後，祖父增榮；甘霖今秋雖額遺未中，前次已邀徵聘，亦算成立。甘老反安慰了甘霖一番，說：「今科文字甚佳，汝之不中，命也，非汝之咎也。」次日卽命甘露去謁房師，回來又祭謝天地祖先，拜見各親友，合城文武諸官，均來道賀，甘家又忙着請酒邀宴，鬧了多日，方才淸閒。一日，甘霽忽憶及小儒等人，許久未晤，還是他們園亭落成，我在那裏的；日前又極承陳君待我美意，拳拳至今，猶食其惠。卽是二孫前番蒙介臣學憲賞鑒，拔置貢廩，亦係小儒之力。今日次孫成名，他們雖早經知道，我應該寫封信去告知他們，也是我的意思。二則寶徵寶焜今秋亦赴浙鄉試，未知如何，使我刻刻記念。便起身在書架上取過信紙濡墨抽毫，正欲寫下，忽擡頭見甘露笑吟吟的進來，侍立一旁道：「今早孫兒去回拜一家同年，經過東門街上，見閒人擁擠不開，執事紛紛，原來是人家出殯；又見送殯的多是合城仕宦紳衿人等，孫兒疑是本地鄉宦，方有如此局面，忙將轎子停在路旁，讓他殯宮過去。因見各色儀仗，甚是不倫，又聞得街市上閒人譏誹，孫兒卽細爲打聽，實在氣惱不過，那知是柳巷內章三保家女兒出殯。這章三保乃南京下來的有名行戶，死的是他女兒如金，日前被賈子誠等人威逼服毒，章三保至甘泉縣控告，據說賈子誠等很用了若干，章家方肯罷訟，連魯邑侯都得了賄賂，卽將這件人命官司，胡亂了結過身。後來孫兒又遇着一個同學朋友，也在那裏觀看，細問情由，方知這一班官紳，平日多與他家往來甚密；聞得他今日出殯，不惜多金，鋪揚華麗，又僭用五品制度，居然穿着衣冠，在棺後走送。有幾個是孫兒認識的，他見了孫兒反顧盼自雄，不以爲恥，卻也算揚城內第一椿奇事奇聞！」甘露才說完了，把甘老氣得眼圓眉豎，站起來厲聲問道：「這事可眞麽？」倒把甘露嚇了一跳，退了幾步，諾諾連聲道：「孫兒親眼見的，怎麽不眞？」甘霽將桌子一擊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，眞成了一羣衣冠禽獸矣！不思自己或名列儒林，或身爲民表，竟如此不顧恥辱，作娼家之走狗，難道這合城上司學官，耳目較近，也置之不問，如聾似瞶的麽？未免尸位素餐，忝居民上。若說魯甘泉是聲聞極美賢有司，怎麽納起賄賂來？而且私和人命，更屬非是，可惡，可惡！」甘露忙道：「爺爺還道魯甘泉是好官麽？他是做出這假淸正的名來，欺上司的。孫兒最可笑是稟在田制軍，常聞爺爺說他由諸生投效軍前，建立奇勳，恩賜甲榜出身，做卿貳的時候，又幹了幾件出人頭地的

事，今上都稱他爲骨鯁之臣，可知是個文武全材，有膽有識的大員。怎麼被咎甘泉欺朦過去，反委他署理有司家務？他起先是佐貳，尙不能過作威作福，而今操了刑名的權柄，正使他來害這地方百姓。爺爺不記得他的兄弟，爲山陽縣令，是前任程制台參劾去的？那也是個劣員。何以岳翁參奏其弟，女壻反重用其兄，豈非自相矛盾麼？」甘霽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尙未知詳細，雲在田竟爲所欺，更不可容。我今日本欲寄書去候小儒等人，兼問寶徵兄弟鄉試若何，何妨將這件事寫去，使在田知道爲人所欺，看他怎生辦法？這一班無恥之徒，若不懲警，將來還要大敗官箴！」甘露聞說，自悔失言，深知祖父的性格，是執一不移的，忙勸諫道：「此事雖然過身，終久多要掀翻，這些旁人的嘴，也握不住的，上司亦有耳目，斷無不問之理；爺爺又何必寄書與在田制軍，惹他們怨恨？況且這件事與我們毫無干涉。」甘霽聞說，喝道：「胡說，孩子們曉得什麼？你今業已成名，將來亦要爲民父母的，難道地方上有這些事情，你也不問麼？可見你等立心因循，不是振作有爲之輩。加以在田和我也算相契，何忍坐視他受了欺朦？況此事傳揚開去，亦與在田官聲有礙，既爲本省督撫，即難逃失察之譏。我主見已定，你無須饒舌。」甘露見祖父動怒，不敢再諫，便縮身退出，到後面去了。這裏甘霽怒生生提起筆來即寫，將甘露得中的話，與詢寶徵兄弟赴試的話，皆無暇多敍，草草寫了幾行；又取過幾張信紙，將章家的事前後原由，以及咎鷗的得財種種情節，據甘露所說，寫得極其詳細。書成同封在小儒函內，粘了函口，叫進一名家人，着他趕往南京見小儒投遞，須要面討回書。家人退出，便收拾起身，到了南京，問至桃葉渡口新府第內，見東首大門前，坐着無數錦衣大帽的家丁，又見門內張燈結綵，街上往來車馬，絡繹不絕。甘家的人，知道有喜慶事，不敢造次，上來見人衆拱手詢問，并自陳奉命來投書的。陳府的家人聞說，忙上來邀他到門房裏坐，告訴他原由，方知寶徵、寶爔兄弟兩人，同科高中，今日報單已到，合城文武紳官親友，皆得了信，忙來道喜；小儒即備酒唱戲，款洽人衆；又請了雲從龍過來，座中陪客，是祝伯青、王蘭、馮寶等人，梅仙、五官也幫着各處照應，一切惟有江漢槎前日已同小蟠回家去了，因江相月內壽誕，開筵請客，很熱鬧了兩日。江相回憶自己早登科甲，由卿貳轉入黃扉，現在退居養老，可謂功成身退，無愧古人；又見漢槎成立，克紹箕裘；媳婦瓊珍近日生了一子，取名奎郎，兒孫繞膝，鼓腹含飴，

若論年紀，已至古稀以外，眞乃富貴壽考，四字俱全。江相愈思愈樂，所以一連設了三日筵，實借着自家的生日，廣招親友。這幾日中未免起早眠遲，又重了點飲食，覺得身體不爽，時發飽悶。漢槎趁着同了小儕回家，親侍湯藥；瓊珍尚未彌月，不能出來。漢槎卽各處延請名醫，前來診視，多說：「老相國尊年的人，宜加保養，皆因早年國事操勞過甚，精血日虧，是以到了暮歲，不覺榮衛兩虛；還是老相國福壽雙全，不至時生疾病，想必近日眠食愆時，以致發作。先驅外感風邪，連以參苓補助之劑，十日可痊。此乃晚生等管見，尚祈多請名手，互相斟酌爲是。」漢槎聽了，甚是心焦，兼之日內江相添了嗽喘諸症。漢槎因遣人四處求籤問卜，又親身赴各廟燒香許願，總不見效。江老夫人也着急非常，同了兒媳輩輪班侍宿。漢槎又恐母親過於勞乏，亦是暮年的人，便再三勸母親去歇息。連日江府中鬧得馬仰人翻，內外衆男女僕婦人等都日夜不安。故而小儕這邊演戲請客，也不去請他。漢槎只着人送了禮，又自己偸空忙忙的坐轎前來一賀卽去。此時小儕與方夫人見兩兒同中，快樂異常。小儕想到自己年未四十，位極人臣，兩兒又早列賢書，人生如此，也算盡臻全美。適值諸親友來賀，遂定下名班，開鑼唱戲，大設筵宴，請合城官員紳衿。誰人敢不來趨承，多彼勝此強的爭送各樣奇貴禮物。方夫人在園內紺雪齋也擺了酒席，邀請在城誥命，亦請婉容，靜儀等相伴；惟江素馨因老父有病，省視未來。園內也傳了一班小梨園來演唱，直至更鼓後，戲酒方終。遠路男女客衆，紛紛告辭；從龍，婉容亦作別回衙，伯青回江府去了；方夫人與玉梅單留下小鳳來盤桓兩日。寶徵兄弟，因辛苦了一日，早去安睡。小儕王蘭等人，仍在書房內品茗閒談，說到江相的病，近來不知怎樣。子騫本純孝性成，生恐老父不測，日夜愁煩，今早來此，形容消瘦了大半。彼時忽忽又未曾問及他。小儕道：「我明日欲親去看江相的病，你們可去不去？」王蘭道：「怎麼不去呢？我們明早大家都去。」二郎道：「老師向來素稱強健，怎麼一病卽到了這般地步？昨日我在那裏，聽醫家所說，就很有了不妙，倘有參差，眞要苦壞了子騫。」王蘭道：「論理江相也有年紀了，無如爲子之人，恨不能父母壽逾百齡，猶以爲未足；楚卿說強健的人，不應一病至此，殊不知越硬朗的老人，越發可危；你不聞俗說：老健春寒秋後熱，是譬其不得常久之意。大凡老來硬朗，猶之花繁木古，一經謝折，卽成摧折；所以江相此番病勢日沉，我甚爲子騫可危。」衆人

齊聲稱是。小儒又道：『我因江相想起甘又盤來，那個老頭兒將及八十的人，論起精神，比江相尤強，照者香所言，甘老也覺可危了。』王蘭道：『甘老卻不同江相，江相早年出仕，為國為民，操勞心緒，無一刻之寧；前日醫家云：精血不足，榮衛兩虛，即此之謂也。若甘老一衿之後，無志求名，即淡淡自居，不過著書立說，消磨歲月而已，故年愈老而筋力愈強，那個老頭兒，竟有期頤以外之壽可望。』二郎笑道：『這麼說起來，我們這一班人，既未苦心，又未勞力，將來都可卜百歲，豈非是一羣老不死了。』說得小儒、者香，拍手大笑起來。五官接口道：『我們雖不勞心力，是幼年受過磨折的，也難望永壽。』王蘭道：『你與小癡又非我們可比，我們縱然老至，卻恨不得你們不老方好，你們如一朵鮮豔姣花相似，試問老來有何意趣？你們是不得老的。』五官尚未答言；梅仙的臉早一紅，立起身子拉了五官就走道：『老五何必與他們扳談，惹出這些話來，又嘲笑我們，又罵我們不得老；者香你放心，明兒我們就死了，讓你們好活到一百歲，只恐老而不死是個賊了。』說罷，又撲嗤的笑了一聲，扯着五官回後去了。衆人聽了，又大笑起來。小儒道：『秋間甘霖、甘露來此鄉試出闈，曾將文字送與我看，我即許他兄弟必中，果然甘露高中經魁，甘霖若非額滿見遺，也是要中的；今科雖然抱屈，下次定可期許。遙想甘老見次孫成名，其樂可知，我們應該寄封書去稱賀才是。他夏間尚有書來，詢問徵兒輩今秋可回浙赴試，他書中之意，期望甚殷；徵兒輩徼倖得名，也應告訴他聲罷，蒙他自幼訓誨一場。再則我仍有件心事，欲煩者香代我作札於甘老，想小女賽珍尚未適人，我看甘露那孩子，頗有出息，意欲招甘露為壻，諒甘老也無甚推辭，即煩者香作一冰人，說合其事。三則焜兒長大，亦當授室，聞甘老有個姪孫女，小字潔玉，幼無父母，依棲甘老家，常聞他說，此女德容言工四字皆備；是甘又盤長房猶子所出，此女五歲背母，甘老即領帶來家撫養。甘老前次也曾說過，欲給焜兒為妻，彼時我尚在江寧任上，焜兒尚幼，故未允諾；今既成立，也不致誤了他姪孫女的終身，我意欲求他為次媳，以賽珍許他次孫甘露為妻，作個迴環親事，即請者香代我一作，書中須要說得委婉懇切，使他無辭可卻。』王蘭道：『甚好，你與甘家結親，分外合宜，甘老為人古執，不合時宜，你又生性拘謹，恰好是一對親家；況門楣又極相當。遙揣甘老，也是很願意的。我可做這媒人，男女兩家，皆是我覷，樂得吃你兩家謝媒的酒席。』二郎笑道：

『兩家的酒席，自然是你一人吃了；倘兩家異日爭競起來，也要你一人去受嘔氣呢！這叫做樂也是你，苦也是你，別人沾不了光去的。』王蘭笑道：『自古有媒即有保，小儒請我作媒賓，當煩你作保山，恐日後小儒與甘又盤吱咀起來，你也同我分分苦樂，豈不均勻些兒？』又向小儒道：『你不煩他做保山，我可是不應許你做媒賓的。』小儒笑了笑，即叫人取了筆硯過來，將欲煩王蘭作書，見雙福領了個家人上來回道：『他是揚州甘老太爺打發來的，有書函面呈，午後就來了，因爲筵席未散，所以此時才帶他來見。』小儒笑道：『眞正巧的極，欲寫書寄到揚州去，他那邊倒先有人來了。叫他進來。』甘家的人聞喚，忙上來叩見小儒，呈上書函，又見衆人請了安，代主人一一問好，方垂手站立一邊。小儒接過來函，轉問了甘誓的好，便拆函從頭細看；又見有與從龍的信，並未封口，抽出內函看了一遍，笑着回身遞與王蘭道：『你們看這來書，可謂奇事奇聞。』未知小儒等人見了甘誓的信，如何說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五回　雲在田執法如山，王起榮因嫌撤任

話說：陳小儒看過甘誓來書，回手遞與王蘭道：『甘又盤致在田的一封書內，可謂一樁奇事。』王蘭忙接過細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『不意甘老竟老入花叢，他也留心在這些世務上；然而這一班官紳，卻也鬧得不成事體，怎生一個妓女出殯，他們去衣冠走送，又在通衢鬧市之地，衆目共見，何以爲情？在他們以爲風流自命，殊未知這般風流，即近於無賴。最不解是揚州這幾位賢上司鄉先達，耳目逼近，竟置之不問，遙想平日，也是可否依違，於官方上，不甚講究，存心使僚屬懷恩，不使僚屬畏威的意思。故而他們才敢公然放誕，毫無忌諱。怪不得甘老激起不平，大書特書的信致在田；否則甘老年紀雖大，與人卻甚圓融渾厚，從不肯輕易得罪人的，何況又是本城官紳，屬在桑梓，更當分外關切。想必實係看不下去，才引起他的老牛心古怪來。他何妨逕寄在田，豈不簡便？定要由你這邊交去，又函而不封，使你先閱，分明怕的在田拖沓過身，不上緊究辦，叫你去催着他做；又使我們見了，知道他是因公起見，並非挾嫌借公報私等事。我們既共見此書，在田即不得不問。』小儒道：『甘老無非是

這個意思，然而卻難着我了，若送了過去，在田亦是有肝膽血氣的人，見了此書，必然徹底根究；郎苦了這一班官紳。可憐那些小官聽該多年，衙參終日，一旦因此獲咎罣誤。那些紳衿，也非容易博得一第，歸耀鄉黨，亦因此而身敗名裂。若不交與在田，又負了甘老一番作意；日後知道是我未曾送去，豈不怪我？」王蘭笑道：「小儒又迂闊了，信是定要送去的，人家寄了與你，不是叫你躭擱的；甘老的來意，是暗中叫你催促在田，不可遲延。你只管送了去，隨在田辦與不辦，你不去催促，即是你的情分了；這一班官紳也是自作孽，不能怨甘老多事，何能再怨你送信的呢？」二郎在旁亦說：「送去爲是，者香的話不錯，你不去催就是了。」小儒道：「送與不送，且待明日，先發回書，給來足動身。」王蘭即坐近桌前，將小儒求婚的話敘明，隨後又說到賽珍的話。寫畢，遞與小儒看；小儒也取了一幅花箋，寫了數行，回覆甘晢，告訴徵娓兩子，徵倖秋闈，又稱賀甘露高奪魁榜。將兩信封好，交與甘家來人，賞了往返的舟資，叫雙福明早打發他回揚。來人接過信，謝了賞，同雙福退出；小儒等也各自回房安睡。次日甘家的人回去，不須交代。小儒起身，將甘晢的信帶在身旁，先約了王蘭、二郎往視江相的病，見漢槎愁眉淚眼，伯青亦快怏不樂。衆人細詢江相病原，漢槎道：「前幾日不過勞之起見，近來夜間覺得沉重了些，又嗽個不止，時喚胸膈悶塞，若是風痰，哇吐不出。今早醫生來診脈，說是添了病症。原說過最忌添症的，在我等愚見，不如將後事辦齊，代老相國沖沖喜，雖屬不經之談，想老相國百年後，都是要辦的，倒是早辦爲妥。你們聽醫家這般說法，可不叫人害怕？將才在田也在這裏；他亦勸我早辦後事，醫家的話不可不防，沖喜一說，雖近俗談，倘尊老相國不藥而自愈，豈非妙事？我所以着人料理去了；好在材是現成的，上年有個川中官兒，進京引見，帶了兩副來，一送我們，一送東府裏王爺。據說川中老山內，只生了兩枝杉木，還是前朝遺下來的，未曾有人入山斫伐，將近三四百年之久，其木之大，有數十人合抱不過；他費了幾千金方向山主買下，即在山內伐倒，刳了兩口材，連棺蓋都是齊縫湊筍，推合上去的。由川運至京中，較買的價目，還要多出倍許。後來我們也給人評論過，無不盛誇此木爲人世罕有之物，適才我叫人擡出去拂拭布漆去了。就是冠帶等物，尚未預備，亦吩咐裁縫連夜的趕做，大約明日即可齊全。」二郎道：「老恩師年高的人，即是無恙，逢到明晴九年，及整壽之日，也可置辦至

於醫家所說,他們是防而不備,預先說了,倘有疎虞,即怪不着他們,也算不得什麼,那裏他們是活神仙麼,能料人生死?況老恩師生平正直,必臻上壽,些許災晦,吉人自有天相,子獨斷不可過於疑慮,打起精神來,訪請名醫診視;這些醫生多是隔靴搔癢,看你家害怕,他即說得緊要些,若你家不甚害怕,他即說得婉轉些,全沒有一點的識見,因你問得般般的,他才說出預立腳步的話來。」小儒,王蘭亦同聲說是,齊寬解了漢槎一番。又將甘誓來許,給伯青看。伯青笑道:「他們縱然放誕不經,此老也未免多事。若說那章如金我深知其人,前年在南京時,也曾見過幾面,倒不是個尋常脂粉,不意竟成短命,又遭惡死,卻也可惜。」王蘭笑道:「據你所言,你若在揚州,也是要去送殯的;倘甘老在這裏聽得,定見說你狂妄,把平日賞鑒你的一番心意,要一筆勾消的了。」二郎道:「如伯青在揚州送章家的殯,那一班官紳倒可無事,只怕這罪名都要推到伯青身上,豈不聞春秋責備賢者之語?」說罷,衆人都笑了。見漢槎坐在一旁默然愁悶,不便久坐,遂大家作辭。小儒叫王蘭,二郎先行回去,他卽向綰春衙門。雙福先去投了帖,從龍迎接入內,先道謝日前叨擾,小儒也謝了步,彼此歸坐,方將甘誓的信交過。從龍看畢,惱道:「豈有此理!既忝列官紳,難道一毫廉恥不知?居官的人挾妓,尚且不可,何況衆目昭彰之地,還着衣冠親送妓櫬,目中全無法紀,視仕途如兒戲矣!揚州那一班上司,也是些聾耳瞎眼麼?連甘老先生,旁觀都動了不平,他們迹在肘腋之地,置而不問。尤可惡者,魯令起先作爲甚好,我才調劑他署甘泉的,他竟敢得贓私和人命,章如金雖不是買許,等謀殺,亦當問明威逼情由,豈可草率了事,更不可恕!」小儒勸道:「誰人背後不行些錯事?好在此事已過,何苦又頓起干戈,停一日行一角文書去,將該管官申飭一番,以戒下次,又不使甘老構怨於衆;再則魯令是你保舉的人員,你若認眞查出得贓一事,豈非自貽伊戚?也可訓飭他,戒其將來。」從龍聽了,艴然作色道:「小儒,你說的是什麼話?你也做過一方表率的大員,何以委頓若是?今日若仍是你在此,此事卽可含糊過去,將來這一班無恥官紳,益發橫行無忌了。至於甘老先生,此舉眞不愧敢作敢爲,有膽識的前輩,竟不避嫌怨,致書於我,我方將感謝他不盡;否則我也被他們朦混,人卽笑我爲泥木之偶了。若說魯令係我保舉之員,他以前居官甚好,自然要保舉;現在膽敢受贓,理當究辦;自我薦之,仍自我劾之,足見我秉公去私,絕

無偏祖,有何妨礙?小儒你不要問我,自有我的辦法。」小儒見從龍不獨不依,反鐵錚錚的說出一番大道理來,不由得臉上一紅,笑了聲道:「倒是我多話了。」遂起身作辭,從龍也不相留,送至二堂口,俟小儒上了轎,亦轉身回至內堂,傳話房吏敍文,飛飭揚州府訪查此事,並行文鹽運司,傳提運判朱不到省質訊,又札飭江寧府將章三保所控威逼伊女如金身死一案,速調原被卷宗人證來省,詳細訊問。這兩紙文書行到揚州,把個揚州府嚇壞了。原來那揚州府知府仍是毛公,他因前次是署理揚州府事,後來在部裏用去若干,謀了實授,又加了按察使銜;他為一任揚州府,十萬雪花銀,因此上捨不得調升別處,丟下這個美缺。所以小儒等人,各省內外升轉了一番,此時又多乞退歸田;毛公猶是個知府,穩坐揚州安然未動。今日正在署內無事,與幾名清客相公閒話,忽奉到總督來文,查問本城官紳送妓女出殯一事,及魯鵑得贓私和人命,與傳提賈許人等;可憐毛公連一絲影響都不知道,嚇得目瞪口呆,連稱怪事。座中有個清客,見毛公如此倉惶,忙出座詢問緣故。毛公即將總督來文的事,一一說明。又道:「我近在揚州,竟毫不知曉,何以雲大人遠在南京,訪得如此的確?究竟有無其事?」清客道:「原來為的這件事,卻是有的。」毛公忙問道:「你想必曉得的,何妨請說原委?」清客遂將前後事由,細細說一遍。毛公聽完,跺足道:「這班該死糊塗東西,鬧出事來,還要帶累我,自家衙門裏的人,多不能管束,我真在鼓裏呢!這種處分,可就得冤不冤,我也沒有別的主見,將他們一個個姓名開送上省,聽憑制台去辦。他們自作自受,不能怨我,我要知我也護庇不下。魯甘泉亦甚是胡鬧,案不審清,就含含糊糊,准其息訟,這也罷了。民情以息訟為上,怎麼受贓的事,鬧到制台耳內?反將這起案弄得不實不盡,顯有情弊在內。真正這位雲大人耳風太長,令人可怕!」便吩咐去請魯太爺來議事;又照着清客口內所說的送殯等人,開下姓名官職,預備申稟。少停魯鵑已至,見毛公請了安,一旁待坐道:「大人呼喚卑職,有何見諭?」毛公也不答言,即將制台的訪文,與札飭江寧府轉行的移文,一併與魯鵑觀看。魯鵑看了,嚇得面如土色,忙立起回道:「卑職准章家息訟是實,並未得贓。雲大人不知信了誰的讒言,使卑職含此不白之冤,要求大人格外栽培。」說着,又請了個安。毛公冷笑道:「我也不知你可得贓,未曾得贓,在我面前辨白,毫無益處;你到雲大人那裏去辯白有無,是正經。我將許春舫交過

來，讓你好送上省去。你快別要求我，我爲許春舫就的那處分，又去求誰呢？只好大家碰造化罷！」魯鴟素知毛公是個好利沒膽的人，況且這件事他是燈草拐杖，做不得主的，求他無用，便告退出來。回轉衙門，先將原被兩造人證傳齊，親自押送上省，預備去料理。毛公也着心腹家丁，到省中打聽制台若何辦理此案，好便宜行事。魯鴟次早封了坐船，帶着人衆起程，直向南京。賈子誠，朱丕等人竟是意外之變，好似迅雷不及掩耳，一時那裏措手得及？惟有跟着魯鴟起身，且到省中再議。章三保更無庸交代，分外恐懼，只怕此去性命多沒有，媽媽不放心也隨着同來。一路上互相抱怨一番，又彼此哭泣一番，鬧的人衆皆不得安。一日已抵南京，魯鴟將在案人證，送交江寧府衙門，自己即來稟見制台。從龍看了手本，擲下道：『叫他回去，靜候審明情節聽參就是了。他這官兒，很做得好，很有聲名，此時卻不便見他。』裏頭傳出話來，魯鴟無奈，只得回轉寓所。到底心內不服，留意訪問，是何人在制台面前搬的是非。訪了兩日，方知是甘簪書致陳小儒，轉交與雲大人的。魯鴟咬牙痛恨，大罵甘簪小儒等人：『我與你們往日無寃，近日無仇，章家又不是你們的至親密友，何苦替他家出頭，揭我短處？就是他等送殯，亦與你們無涉，壞的是他們聲名？敗的是他們品行？日後雲大人訪問出來，究辦他們，即死而無怨，偏偏在這時候挑撥，他們固然不利，我又添上一層處分，可不是倒竈麽？姓魯的從未得罪過你們，何以硬要與我結寃作對？罷咧！人生何處不相逢，我拚着去官回家，天大的事，也沒有了。你們就要耀武揚威一世，還要將我魯雲程制度的永不翻身，不然此怨此恨，何時方休！』遂賭氣喝令從人們收拾回揚聽其參辦。又情知此事不得討好，何必自惹沒趣。回至衙門，即通稟告病請假醫治。雲從龍自回卻魯鴟不見，料定他仍要尋找門路，前來說情。即嚴飭江寧府趕緊訊明，毋得隱混。又一面將賈子誠，朱丕，許春舫等人職銜暫行斥革，歸案併訊。江寧府奉命，即升坐大堂，先將章三保帶上訊問。章三保明知這事胡混不去，徒然自取羞辱，便一一直供不諱。江寧府命落了供，帶過一邊，又傳喚賈，朱等人上堂。賈子誠見章三保業已直供，料難狡賴，況衣頂已革，又沒了護身符，怕的被申飭下來，也只得從頭細說。朱，許兩人，亦各自招認，連私賄魯鴟及買囑章三保息案等事，都一齊說出，也落了供。這件公案毫不費力，盡得實情。江寧府好生歡喜，將衆人仍然管押，退了堂即申詳制台。從龍見了詳文，便擬

各按罪名出奏。適値魯鴟告病請假的情由稟了上來，從龍原不容取巧規避，因幕友等再三勸說，又想到魯道同尙在閣辦事，須留一二分人情，遂先准了魯鴟告病，代他奏請卸篆回籍醫治。連揚州三府，一併開缺，另行揀員補署。然後方出奏章三保等一案，又將送殯的一班官紳，悉行奏請斥革。兩淮運司，揚州知府，均有失察，請記大過一次，不准抵銷，暫且勿提。單說：魯鴟見准了他告病，便將任內一切交代，算得清清楚楚，專待新官接手。過了一日，新任甘泉已至，魯鴟交卸事畢，即雇了幾號官船，帶着眷屬向清江去見他丈人。原來洪鼎材於前月奉到恩命調授山東巡撫，漕河總督，放了戶部侍郎，曹大生來接代。魯鴟本與劉蘊襟壻相稱，亦是曹大生的東牀；此番回京，正可便道至丈人任上一行，訴說他一番寃屈。兼知衛守備王起榮，原名王喜，是陳小儒的家丁，本籍江蘇人氏，冒入宛平縣籍，報捐今職。魯鴟因痛恨小儒，難得有這般情節，被他訪問的確，欲請他丈人參奏，王起榮以家丁改名易籍，朦捐職官，又可牽制到小儒身上，可以一擊兩傷。再則他夫人也要歸寧，到了清江，即着家人們押着行裝箱籠先行，魯鴟同曹氏坐了大轎，隨後進漕台衙署。曹大生夫婦見女壻女兒齊至，甚是歡喜，忙命人打掃出一進屋子，讓他們居住，又擺酒代他夫妻接風。席間魯鴟即將告病原由細說。又說到王起榮係陳小儒的家丁，朦捐職官，請他丈人參劾。曹大生口內雖答應魯鴟，心下暗忖道：『若論王起榮做過陳小儒家丁，今日朦捐衛官，非獨王起榮有罪，陳小儒亦難置身無過。但是陳，雲等人，結為一黨，現在陳小儒雖然退仕在家，聖恩時有賞賚，加以雲從龍聖眷甚隆，他又與小儒至好。我若參劾王起榮，豈不得罪雲，陳二人？況前次大壻劉蘊，又蒙小儒盛情體恤；雖然女壻如此託我，不便推卻，我想得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，既允了女壻所請，又不惱他們。目下揚州衛屬的漕米軍租，尙未繳齊，莫若即借此因由，說他公事遲延，參劾去任。縱陳，雲等人知道，我因女壻的事參他，我是借公的罪，他們也不能奈何於我。』想定主見，便笑向魯鴟道：『賢壻放心，一個衛守備，能有多大？況在我管下，只要一舉手他即休矣！惟有朦捐職官一節，須要拿住他的實據，方好揭參；不則他亦可狡賴，何以見得是充當過家丁的？遙想陳小儒亦要代他遮飾。我意先借款公罪，參他去任，然後再慢慢訪確他朦捐得了實據，即不難參劾。凡事都要三思而行，未曾出手，先防還手才是。』魯鴟開說，也只得罷了。好在先

將王起榮提參去任,亦算抹了陳小儒的面孔,稍出我胸中氣悶。待訪得確據,那時再爲發手。翁婿談談說說,直至三更,各回寓所。裏面曹老夫人也與女兒說不盡別後情形。便留住他夫妻過了年,俟春日融和進京,路上好行走些。魯鵬又具稟啓入京,告訴他父親魯道同。不提魯鵬夫妻暫住清江,再說雲從龍的奏摺入都。隔了一日,奉到上諭,據該督參奏各款,悉如所請。惟章三保所得銀兩,姑念其女如金死於非命,着追出一半存庫,以備公用;並着原籍地方官,嚴行管押,不准在地方滋事逗遛。原審甘泉令魯鵬既告病解任在先,着加恩免議。其餘往送妓女出殯之該官紳等,殊屬藐視法紀,着照單一併懲辦。該管官等,亦着加恩各降三級,記大過一次,不准抵銷。雲從龍見了上諭,即照例辦理。朱丕,許春舫兩人,既去了官職,難在揚州居住,使各回本籍去了。賈子誠亦因革去衣頂,無顏見人,又因歷年結得仇怨太多,恐再被人告發;所幸腰纏甚飽,到處皆可爲家,遂跟了朱丕至浙江暫避。所有衆官紳,只因一時高興,多獲了咎戾,此時反悔不及,也是自取其辱,難以怨人,便回籍的回籍,躲避的躲避,無須贅說。惟有章三保夫婦分外晦氣,賠掉了一個活搖錢樹的女兒,又喊稟告狀的大鬧,始得了幾千銀子,可以從此温飽,另作生計;日後還想在如玉身上落這麽一款,是以有所恃而不恐,在如金喪中,很用去若干;出殯的這日,雖說是衆官紳代辦,他家亦貼了幾百銀子在內;又酬謝了畢世豐一千銀子,所餘的也只得一半了;此時要追出充公,眞乃空喜歡了一場。媽媽只急得要尋死拚命,反是章三保勸慰道:「我們這件事還算運氣,若要全數追出來,恐怕賣人賠補,都不够呢!只當如金暴病死了,又向誰討銀子去,猶落了一場風光!凡事不能前思,都宜退想;好在我們近年餘下的私財,未曾動用分文,在南京尙可買幾畝薄田,將就度日;代如玉揀個好好人家嫁去,我們也交代過首尾了。」如玉亦從旁再三勸說,媽媽方無話說。即收拾回揚州,將住的房屋變賣了兩百銀子,重又來至南京,不敢在城中居住,到鄉間尋下一所屋子,又買下幾畝田,自耕自種,他夫婦倒也無憂無慮的過活。隔了一年,有位過路官長,因無後嗣,看中了如玉,要買去育子;章三保又得了一宗身價,添補,又承繼了一個族中姪兒爲後,接續香煙,此乃他夫婦終身交代,後文不提。單說:雲從龍自發落過人衆之後,甚爲愜意,便坐轎來見小儒,細說此事。小儒笑道:「你只圖辦得風峻,須知這班人恨死我與又繼了。」從龍笑

道:「小儒而今眞成了婦人之仁了;若各直省督撫大員,多似你這般博寬仁慈愛之名,那一班貪婪牧令,更外要張牙舞爪,虐害百姓,豈非縱使殃民麽?你如身處其境,亦不能置身事外;現在你在局外袖手旁觀,樂得替人說句好話。豈不聞丈夫處世,一要人喜,二要人駡,自古恨小非君子,無毒不丈夫;況我輩身受朝廷厚恩,又生當太平之世,無從答報,惟有嚴束羣僚,潔己愛民,庶可報涓埃於萬一。若一味唯唯否否,只顧保自己祿位,几席之談外,不相過問,匪獨深負君恩,亦忝辱了平日父師的訓誨。」王蘭在旁忙掩耳搖頭道:「罷罷罷!這些迂腐的談論,我最厭聞;在田現在是任重干城,將來定名垂竹帛,千古不朽,理當如此!不知我們目下乃世外閒人,與世無聞,在田這一番絕大議論,可惜對我們空說了。所謂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。我們只曉得風花雪月,詩酒琴棋,此數事外,矢口不言。我勸你對那當時當道的人講去,方有裨益。」說罷,滿座皆笑了起來。從龍亦笑道:「謹領尊教。即如我是絕俗的俗子,此論甚污耳;者香既是個清高不羣的流品,怎麽前次又出山的呢?若不經心國政,切己民情,那宮保恩銜,又從何處得來的?只怕我這一問,要問窮你那矯情巧辯了。」二郎拍手道:「在田此問眞要問倒者香。試問者香猶有何說?」王蘭仰面大笑道:「此問亦不足難我!說你們是俗子,到底其俗入骨,豈不知出爲禹稷,退即巢由,方無愧頂天立地的男子行爲;彼一時,此一時,六字即可包括無遺。我並非說在田所議非是,無如對我輩而言,可謂言之失當。」衆人正在談笑爭論,忽見雙福拿着手本上來回道:「王喜在外求見,說有要話面稟。」小儒聞說,詫異道:「他好好在揚州衛任上,不應到這裏來,其中必有原故,快叫他進來罷!」雙福退下。少頃領着王喜上堂見衆人請安,站立一旁。小儒命他坐下,問道:「你在揚州衛任上甚好,怎麽有閒暇到南京來的?」王喜即將被參情由細稟,又打聽出是魯鵾挾仇,攛掇他丈人揭參的。小儒道:「魯鵾與你毫無芥蒂,怎生叫他丈人參你,我眞不解?」王喜道:「因爲參的勘語是繳納遲延,有意玩公。我見各省漕糧,均未繳納過半,惟揚州衛屬已繳了八九,何以反說遲延受參?故着人前往清江細細訪問,後來鄭林又有信通知我,方知是魯鵾進的讒言。他爲甘老先生有信到南京,又是主人送去的,即遷怒到我身上;據說還叫他丈人指參,以家丁朦混捐納職官,欲借此牽制主人。倒是曹大人恐得罪了這邊與雲大人,不肯照直奏參,說什麽投鼠忌

器，又回不過魯鷃，才借着這公罪名目撤任。不怕別的，只怕我到標候補，漕帥又尋別故，又有魯鷃現任在清江署內，分外不能容我，豈非白白送了去以頸就刃？所以請一個月的假，過來求主人設法解釋。』小儒聽說，尚未答言。早惱了雲從龍，向王喜道：『曹大生因信了他女壻讒言，參你去任，可見小人的心，是不能問的。我倒推情准魯鷃先行告病，規避承審不實，及受贓的處分；他不知感恩，反歸怨於小儒等人，又波及於你。你只管放心去回標候補，只要你處處小心，不可大意，諒曹大生也奈何你不得。你耐心守這麼一年半載，我都仍叫你回揚州衞官的任就是了。曹大生別倚着一朝權在握，便把令來行，他若況到我手內，尋着他的過失，我亦可參劾他！』王喜聽了，忙立起請安道：『蒙大人恩典，粉身難報！只求曹大人不尋事，只算萬幸。』小儒笑對從龍道：『在田何如！我說他們多要歸怨我與甘老的，竟不出我所料；又奈何不到我們，卻遷怒至王喜身上。王喜可謂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他是半天裏掉下來的飛災。』從龍笑道：『我已允下代他謀覆揚州衞任，還對不過你麼？你猶要挖苦我，小儒眞乃斗筲之器了。』小儒又問王喜：『家眷可同來否？』王喜道：『來了，到上房叩見太太去了。』小儒點點頭，命他暫行退出：『好在你尚有幾日躭擱，此事可從長計較。』從龍道：『沒有什麼計較，依我這般去做，包你不得誤事。曹大生若將你守備參掉了，我保你個提鎮。』王喜又謝了，才告退下來。王蘭閉目搖頭道：『在田只顧說得暢快，以朝廷的名器，賭你們的勝負，與適才一絲不苟，侃侃立論，何相背若是之遠？』從龍笑道：『你這促狹鬼，專會踹人家的空兒。我不過這麼說罷咧！我也無暇同你鬬口，避你何如！』便起身作辭。王蘭道：『古君子立身不苟，當知立言亦要不苟，你既理屈詞窮，焉得不遁？』小儒與衆人送了從龍，回來，見桌上有封書信，是揚州甘誓寄來的。忙展開看畢，知所說的兩頭親事，甘誓已應允了；並寫明侯寶徵，甘露春闈後，再行納聘；又約徵，焜等入京，便道揚州與甘露同行。小儒遞與王蘭道：『你的媒人做妥了，預備肚皮吃謝媒酒罷！』王蘭道：『這兩門姻親，我期其必成，若逆料不成，我前日也不肯輕易作札，難得是現成的事，何妨撮合。閒話休提，我想起一件事來：昨日我走到紺雪齋裏，見梅花開得甚好，連嶺上紅梅，都放了幾處南枝，想是今冬天氣融和，炸開來的了。我們擇個日子，要去賞一賞梅花，別要辜負了冬景，冷落了癯仙。』二郎道：『我亦久有此意，因

晴日賞梅,覺得無趣,待下了頭場雪,准備圍爐酌酒,見梅雪爭耀,方有趣致。」小儒道:「楚卿所議甚善,最妙待頭場雪後去賞梅。況我這連日也沒有空,要打發徵兒等進京,雖不要我代他們料理,因他們是初次春闈,不諳體制,趁此暇日,與他們談說談說,以免臨時錯亂。」二郎道:「這也是正經;然起程的日子,尙覺太早。」小儒道:「我意在叫他們趕進京度歲,遲下去恐雨雪多了,路上難走;不然何必這麼早呢?」正說着,見三桂兒忽忽進來道:「江府裏打發人來報信,說江老大人今兒午刻沒的,現在合城的官紳多去候殮;請爺們示下,好預備轎馬伺候。」衆人聽說,吃了一嚇,忙叫快備轎馬,到江相府去。三桂兒答應了聲,急急出來,傳話人衆伺候。小儒等入內更換衣冠停當,外面轎馬已齊,衆人上轎,跟從上了馬,直奔江府而來。未知江炳謙歿後有何事故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　江相國返仙歸地府　雲制軍治水論河源

話說:江炳謙自勞乏成疾,病勢日增,又添了咳嗽諸症,請了醫家來,皆束手無策,但囑早備後事,以防不虞。江相也知道自己難以復起,這日早間,覺得神致稍爽,命人扶着坐了起來,喝了一口水,將漢槎喚至牀前,授以大義,叫他書寫遺摺。漢槎不敢違命,心內如刀割一般,忍着淚遵照父親口說的意思,寫就奏草,送與江相過目。江相點了點頭,命收過一邊,有暇即可謄淸。又將漢槎叫走近兩步,勉勵他:「居官要淸,愛民要切,由高曾祖考以至汝父,五世爲官,皆兢兢業業,幸無隕越;汝若能承先緒,方不愧江氏子孫,我即死在九泉之下,亦可瞑目,無愧於祖宗。」漢槎此時,萬箭攢心,又不敢哭,只有低低的應了一聲,那眼淚早撲簌簌亂滾下來,忙躲開用手帕偷拭。江相又請了江老夫人過來道:「你我夫妻,原冀白頭偕老,同享百齡上壽,不意我大限已終,只得拋撇下你去;然回想我們數十年夫妻,相敬如賓,你又是誥命一品夫人,膝前有子有孫,也不算苦了;我死之後,你可無庸過於悲傷,致損身體。」江老夫人聽了,哽噎着道:「你那裏尋出這些話來,不過年災月晦,少停幾日,即可全愈,沒的遺些話倒叫人難受。況現在各處聘請名醫來診視,俗說:藥遇有緣人,碰着那有緣的,可以一藥而起。你別

要這麽胡思亂想，耗費精神，不是醫生說，還叫你靜靜的調養呢？」江相微笑道：『那裏怕死就能不死麽？這些醫家只能治病，何能治命？吾知吾命不可復生，縱求得海方仙方，都是沒用的。且人生百年，都有一死，只要死得其所。我輩生於承平之世，聖朝無闕，諫書日稀，不必效文臣死諫；邊疆安謐，烽火不驚，不必效武臣死戰。又荷聖恩隆渥，位冠百僚，尙幸勉供厥職，未有遺羞，此心卽可質諸鬼神，雖死猶生也。』說罷，又命人叫了奎郎過來，伸出手摩撫了一回，嘆道：『此兒生有骨格，將來可大昌江門，遠勝於乃父多多，須善爲撫育之！』回頭將伯青叫過，亦規誡了數言。又向素馨道：『你是出嫁的女兒，我本可放心，因你既在我面前，不得不吩咐你幾句；總之爲婦之道，敬奉翁姑，匡助丈夫，乃婦人第一要事，舍此而外，皆爲末務。況你自幼熟讀列女等傳，頗明大義，也無須多囑；惟有我死以後，你母親必然悲苦，你當善體母心，多方勸解爲是。』素馨聽說，不由淚下如雨，幾乎哭出聲來，勉強在喉內應了一聲。江相又吩咐身後不可奢侈，只要盡禮。漢槎恐父親勞碌太甚，再三請睡下稍歇。再看江相兩頰發紅，目光已定，忙叫人捧過參湯，漢槎親送與江相口邊，江相搖搖頭推開一旁，微微一笑，口內朗吟道：

　　我本大羅天上客，來從人世了因緣。

吟畢，笑猶未止，卽溘然而逝；享年七十八歲。江老夫人急上來摸按叫喚，已不中用了。忙命衆人穿換冠帶。此時親丁人等，各分男左女右，齊跪於牀前叩送；一面着衆家丁送信親友，然後房中方舉起哀來。可憐漢槎直哭得死去活來，音微喉啞，江老夫人亦痛哭不休；瓊珍恐婆婆年老，不禁傷感，反忍淚同着素馨近前勸住，親扶江老夫人到退間裏少息。前兩日各色匠役人等，早傳齊伺候，一得了信，衆家丁分頭督率，裱糊門扇，搭蓋棚亭，頃刻內外如銀裝世界一般；後進又高搭喪棚，所有幃幔祭獻諸物，色色俱全。少時衆親友紛紛皆至，伯青卽請王蘭，二郎照應一切。擇定入殮時辰，叫了僧道等衆來伺候，眷屬由江老夫人起，均遵制成服。漢槎趕着申報丁憂；又託雲從龍代遞江相遺摺，衆親友俟殮畢，始作辭而去。只有小儒等人未散，又勸慰了漢槎一番，無非節哀盡禮的話。漢槎與小儒商議，留下二郎，幇同伯青照察喪中各事，梅仙、五官管理外面，迎賓送客，收禮登簿諸務。小儒

回去，即遣人送了他三人的鋪蓋來，以便住在江府。所有喪中繁文，自然按禮中度，毋須交代。單說：從龍尊呈江公遺摺去後，過了幾時，奉到恩旨，深念江相在世，公忠愛國，賜謚文慤公；又恩賞一品廕生，俟伊子漢槎服闋後，仍以道員送部引見，聽候選用；又賜祭一壇，即着該督前往致祭。從龍先着人去送信江府，隨後親自前來主祭。漢槎忙迎接入內，設了香案，向北謝恩，請從龍代他轉奏，感激下忱。又擺盛席款待，邀伯青、二郎作陪。說到江相臨終的時候，念的兩句，從龍道：『足見江老相國，生有自來，不同碌碌；此番撒手西歸，遙憶鶴駕乘雲，再登蓬島！子騫之子奎郎，日後定然光大門庭，勝於祖父。不聞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凡人到臨終之時，說人休咎，必靈驗的。』二郎道：『老師一生聰明正直，死後非仙即神，斷無疑議；況祖父之德，蔭及孫子，奎郎之將來，可操券以待。』伯青道：『據聞此子生時，舍妹夢吞珠而產，其珠如斗，五色斑斕，光華射目；古來夢珠夢月而生者，皆可期貴，未卜此子若何。』從龍笑道：『據你所說，更不言可喻，令外甥定是一粒靈珠子化身；非獨富貴兼全，日後還該有異常出色驚人之處，未知伯青可能爲何無忌之舅否？』說罷，伯青、二郎皆笑了起來。酒過數巡，從龍起身作辭，回至署內，寬了大衣，正欲轉後，忽見外面傳進一角緊急文書，忙拆開看時，原來是漕河秋間水汛甚大，經漕河總督，率同在工司道各員，小心防堵，直至霜降後水力稍弱，亦漸卻退；衆之各工修得堅固非常，當具摺申奏，普慶安瀾，此時已交冬令，正水涸之時，更毋庸慮。孰料月內忽然潮汛大作，各工員弁又未曾防備，從來冬令絕無水患，此番突然而來，措手不及，竟決漫了好幾處堤岸。各工人員，都疑爲妖誕，那告急的詳文，如雪片一般，把個曹大生嚇得驚疑不定；且古今未有之事，又不敢不出摺具奏，自請處分。旨下，着漕河總督商同兩江總督，與山東巡撫妥爲籌辦。所以曹大生忙備了咨文，至南京、山東，請雲從龍、洪鼎材赴工會辦。從龍見了來文，也深爲詫異，亦不知冬令水患，是何吉凶，即收拾起程。忽想起王喜來，正好借此機遇，帶他去効力；便傳了王喜來見，說知此事。王喜甚爲欣然，退了下來，即將秋霞寄頓在方夫人處，自己單身好隨制台去治水；而且又是漕河兩營人員分內之事。一日從龍到了清江，曹大生得信，即遣員迎接入城相見。洪鼎材早到了數日，彼此見了面，無暇敘說寒溫，便議論此水來由，大爲怪異。曹大生道：『亙古及今，未聞交冬水涸之時，復又泛漲；且來勢甚猛，竟

有堤工難保之虞，豈非怪事？而何偏偏不弟來淮，値此禍亂，定然我應絕於此，多分此水卽因小弟而至，亦未可知。」雲從龍，洪鼎材聽曹大生說出這倉猝不倫之言，幾乎被他引了笑出聲來。洪鼎材道：「曹大人，你也忒過慮了，但是水患每年夏秋之間，是有的，卻未聞冬令猶有水患；若說因大人而生此怪異之事，斷乎不能。你大人應如何設法，堵禦此水才是，縱自己怨恨到明歲此時，竊恐這水也退不下去。」從龍點首道：「洪老大人此言甚是，況我等奉命來商酌治水的，宜趕緊籌畫妥善章程，務要澈底淸源，不能揚湯止沸；大家立定主見，好請旨辦理，在二位大人高見若何？」洪鼎材未及回言，曹大生先雙手齊搖道：「上諭雖命我同二位大人會辦，無奈小弟自知才短，兼之連日心緒不寧，分外一籌莫展，不知我這前程與性命，有是沒有呢！那裏還想得出善策來？悉聽二位大人若何籌畫，自然是計出萬全，何用小弟旁參末議，徒覺贅疣？然而小弟亦不得置身局外，惟有諸事願附驥尾而行。」雲從龍見曹大生一味推諉，只顧身家，不顧國事的話，不禁正色道：「曹大人，你太難爲情了，大人身居極品大員，受朝廷寄託之重，而且水利係大人的專責，我們不過奉命來與大人會辦，應該大人主政才是。怎麽你大人這般畏縮不前？眞成笑話！既是你大人毫無一策，卻不怪我等放肆僭越大人了。」遂回身對洪鼎材道：「在老大人高明，怎生辦法？」曹大生被雲從龍一頓搶白得啞口無言，滿面羞慚，氣生生的坐在一旁，袖手觀天，若作不聞之狀。洪鼎材道：「此事亦非彼此推諉的事，雲大人有何良策，何妨請教，大家斟酌。」從龍笑了笑，道：「在小弟愚見，自古治水之法，無過淸源遏流四字；雖然刻下水勢近於怪誕，我等仍當以平日治水之道治之，何能以怪誕而止？且怪誕這一句話，也不能達諸上聽。我意明日先着兩員熟習水利的官，前往漫漲倒坍的各處堤岸要隘，察看如何情形，然後再度其來去之勢治之，庶幾可成；不然胸無成竹，恐反招僨事之愆；未卜你老大人以爲然否？」洪鼎材連連點頭道：「此論深是，你大人意見，欲着何員前去？」從龍道：「小弟前在漕河任上，有署漕標中軍都司鄭林，該員作事明幹，頗知水利，再漕標守備，前署揚州衛守備王起榮，亦精明強幹；卽着此二員同去，可無貽誤。」洪鼎材道：「諒你大人賞識不謬，若論鄭都司，我亦知該員勤能可靠。」卽向曹大生道：「曹大人明日可速委鄭、王二員前往，此番的水是突如其來，竟有朝不保暮之虞，愈速愈

妙。」曹大生聞雲從龍說出王起榮來，明知是女壻的仇人，又不便駁回，便道：『既雲大人保薦該二員前去，諒必不錯；但是該員等俱係武弁，恐不甚明晰水性；我意中卻有一人可以偕往，於事亦可有濟。小壻魯鵑前月由甘泉縣任所告病回籍，現在仍居此地就醫，於水利上甚爲熟諳；我欲着彼同往，庶收寸效，不知二位大人可否？」洪鼎材道：『既是大人令坦，又熟習水利，大人何妨卽委以同去；只要察看得實，不致誤公，無論何人，皆可去得。」雲從龍聞曹大生居然保薦他女壻魯鵑同去，分明因我着王起榮察看水勢，他卽着魯鵑去，暗中好掣王起榮的肘腋，不問可知。便淡笑了聲道：『論理委員前往，應該曹大人作主，我等何得擅專？因曹大人說近日水患擾得心緒不安，囑我等裁酌，我又因曾在漕河任上一年之久，深知鄭林可靠；王起榮亦因其辦事勤明，故着其協同鄭林前去。而該員等又係漕河兩營之員，使以察看水勢，不爲越分。若薦舉我等隨帶之員，或其中有了偏袒。至於令坦人本精明，又諳水利，同去何妨，無如令坦既非漕河之員，兼係告病回籍之人，在淸江就醫，尙可，如委其察看水勢，究竟前次令坦告病是實，抑或是有意規避那起承審的案卷處分呢？你大人若以爲鄭、王二員均係武弁，恐不甚明晰水性，漕河兩營文員不乏其人，你大人該有意中信實得過的明幹之員，不妨加委一人同往，相輔而行；不然，卽不着鄭、王二員去，另派委一二文員前去亦可。好在都是國家的公事，我們並無私意在內。就是你大人欲着令坦同去，不過爲令坦熟諳水利，可以察看得實，無奈令坦卻有此一番原由，是別人可去而令坦獨不可去。小弟將此事申明，諒你大人也不致怪我方命。」洪鼎材聽了，忙接口道：『這麼一說，令坦卻是去不得，我尙不知其中有這一段情節，雲大人還是爲的令坦呢！否則差委是曹大人的責任，他也犯不着作梗。竊恐委了令坦前去，難免沒人議論，第一漕河兩營的人員，卽有物議，他們誰人不想出力邀功，若委了別人去，他們尙敢怒而不敢言，若委了令坦，他們知道這其中緣由，甚至卽可明目張膽，上來面回大人，那才難處呢！」曹大生聽雲從龍，洪鼎材所言，句句皆是譏諷着他，更外置身無地，不禁徹耳皆紅，冷笑道：『小弟欲着小壻同去，亦是因公起見，並無他意；如果不能同去，卽作罷論，又何必另委別員？這一來倒顯見小弟是蓄私了。」便賭氣將鄭林，王喜喚上，當面吩咐他們：『趕緊去察看各工段要隘，水勢情形，須要逐細審視來蹤去跡，

限五日銷差；倘有疎虞掛漏，你們小心就是了。」又一面吩咐立給文札好明早動身。鄭林，王喜齊聲答應退出，收拾赴工。曹大生即叫擺酒款待雲，洪二人，席間無非談論治水的法則，更皷方散，各回公寓。自是曹大生痛恨從龍，足見我女壻前番雖是陳，甘二人作對，其中定是姓雲的主使，不然他何以硬阻我不合魯鵾前去？回後又將雲從龍與他別氣的話，告訴女壻，魯鵾亦恨不絕口。雲從龍回至寓所，叫人喚了鄭林，王喜過來道：「你們是我保舉去的，曹大人甚不悅意，因爲我未容他女壻同去之故；起先當面吩咐你們的時候，你們也該看出神色。總之小心察看各事得實，亦不怕他尋事；他若無中生有，難爲你們，自有我主張，你們卻別要辦理不善，使他有疵可求，那我也只好照公而論。」鄭林，王喜忙站起身道：「卑職們沐大人破格培植，敢不竭盡心力，仰副大人之盛意！」從龍又囑咐了一番，鄭林，王喜方告辭下來，各帶了幾名跟從，次日清早起身去了。這裏曹大生又備帖請雲從龍，洪鼎材下頓。洪鼎材道：「雖着鄭，王二員去看各工，遙想不過某處漫決，某處坍塌，據實詳報上來；我等宜先行籌畫，推本追原，當用何法治之，方可速期成效。」雲從龍道：「書云：火曰炎上，水曰潤下；治水之要，都宜引之趨下。若專修堤工，縱堅如鐵石，亦不能當水力掃刷；何況各工口門，無非木石柴草而已，焉能歷久不朽？在愚見，俟鄭，王二員踏勘後，得知各處水勢大小，然後尋其來源，復在極下受水之處，督夫役挑挖，引水下注，使水力倒回，無復上激。再將漫決坍塌各段，趕緊興修搶堵，非獨解今日之圍，連下年秋汛之時，都可免患。」洪鼎材聽說，連聲稱是。曹大生也只得附和說好。轉瞬五日工夫，鄭林，王喜已回，進見衆人，請安銷委。鄭林走上一步，回道：「卑職等奉命，直探到山東以上臨清，張秋交界地方，節節要害，均被沖刷甚險；幸而各工駐防人等，皆加意守護，目前尚可無礙。卑職等又傳了大人們口諭，囑彼等小心隄防，不日即撥款興修，所爭者不過在此旬日有餘工夫，最關緊要。」說着，又在身畔取出一圖，呈上，卽是他兩人所經過的地方，恐口說遺漏，故繪了一圖，可以一覽無餘。雲從龍接過繪圖看畢，痛加贊賞：「可見你們辦事很好；且下去歇息，待我們議定如何堵治，再行差委。」鄭，王二人應聲退下。雲從龍又將繪圖細看了一遍，卽指點與洪，曹二人看，某處地勢高固，某處地勢低險。其低險之處，水勢一至，必先受害，卽歲歲興修，徒靡國帑，不能保其永遠無患；須要疏通去路，視河身之高

下，分別挑挖，縱秋漲陡至，不過在極低之處，小有危險，皆可挽回人力；若再未事先防預期修築堤岸，堅堵口門，使河伯無從施其威，風神不能賈其勇，則東南一帶，卽可普慶安瀾矣。洪鼎材聽了，稱善說道：「雲大人眞乃洞澈利弊，言言中肯；我輩自慚老朽，望塵莫及。還要請問如何疏通之法，願再聞其說。」從龍笑道：「治水乃曹大人專責，我輩不過奉命幫辦，是以斗膽妄參末議，尙宜聆曹大人雅教，若何疏治爲是。」曹大生臉紅道：「雲大人又來取笑了，我已奉申在先，昏瞶無能；你大人既有妥善章程，理當乞道其詳；好在都是爲國家的事，不容推諉，小弟實係才短，並非有意取巧。」從龍聽說，暗忖道：「我本欲取笑曹老頭兒幾句，這一句倒被他駁回了。」遂不作謙讓道：「明日我與二位大人，帶領平時在工當差，熟習水利明幹之員數人，前往親勘，相其地勢。在極低之處，先命工人築成擱壩，使活水斷流，用水車將水引置別處，卽由此處節節疏通，都宜愈深愈妙；再將各要隘堤岸前做成石磯，使水不湍激，然後再興修堤岸，加高增廣。恐意水發之時，既有石磯分其水力，復有低處引水下注，縱驚湍迅漲，橫空而來，亦不致旦至夕決；至於督率築挖，總司其事，仍派鄭都司，王守備前去，該二員年富力強，眼明心細，可無遺誤。」洪鼎材連稱甚善。雲從龍見曹大生各事推諉不前，也不由他做主，及請問他行止；便傳了鄭，王二人來，當面吩咐。又與洪鼎材商議，挑出幾名在工熟諳河道人員，分頭去開通水路，建築石磯等事。因雲從龍與洪鼎材皆辦過漕河兩案，深知在工各員賢否，都派的是多年老練之員。又叫曹大生動支庫項若干，發給他們領去，置辦應用各物，與招雇夫役飯食工價等款。一面又咨請東河總督，合辦臨清以下一帶，恐彼損此益，互相受害。曹大生見雲，洪二人，不同他商議，獨斷獨行，非獨不見惱，倒反歡喜；他以爲若有疎虞，卽非一人專責，難得他們來替我挑這重擔，所以毫無阻撓，一任他二人分派。晚間回至自己署內，暗暗遣了幾名心腹家丁，到各工稽查，倘有不測，卽飛來報我，那時也顧不得他們了；好先行專摺入京，自立腳步要緊。他們既說得鑿鑿，又多般嘲笑我無能，若將大事辦壞，得了處分，亦是自取咎戾，與我無干。然外面卻不能不假作和氣，與雲，洪二人合爲一手。次早封了數隻大船，着人到雲從龍，洪鼎材公館內邀請，一同赴工踏勘。雲從龍又命派去各員各陳條說，擇其善者，卽用他的法則，相機而行。使輕裝簡從，一路察看水勢緩急，何處該挑，何處該築，何

處該修，一一佈置停當。他三人仍返清江，坐待各要工完竣覆命，以後方可各回任所。先將大概辦理情形，及開工日期，聯銜具奏，暫且不提。單說鄭林，王喜曉得此次是雲制台獨力保薦他二人，才委此重任。兩人背地計議道：『我們若不將此番工程辦得至善至妥，卽深負了雲大人一場盛意；況大工告蕆，我們准准是有大保舉的。』二人卽議定分頭督率，兩下仍書函往來，各述工段形勢，互相酌理。鄭林專管築磯修堤等事，王喜專管挑挖低處河身，引水歸源，監督夫役人等，晝夜趲趕，露宿風餐，不辭勞苦。是以雲，洪等人，均未能回任過年，不時又親赴各工段看視，稽察各員勤怠。東河總督也到交界地方，會晤過一次。直至次年二月初旬，工程方次第告竣。鄭，王二人，具稟申報請雲從龍等人，下來看工。從龍卽約了洪鼎材，曹大生同往，果然各工石磯，修築得高大堅固，河身亦挑挖得深闊。雲從龍卽在工次，痛贊鄭林，王喜辦事認眞，便照單收了工程，又見河內水勢緩弱，日漸下退。回至淸江，卽與曹大生計議，將修築完竣一節，聯銜具摺，所有在工出力人員，各按官階保奏；又一面備造支用淸册，報部稽核。鄭林，王喜係此次尤爲出力人員，另片單保。又傳了名班來唱戲酬謝金龍河瀆諸神廟宇，整整忙了半月有餘，才得淸結。雲從龍卽收拾回省，洪鼎材亦回山東去了。一日，從龍到了南京，在城諸官迎接，數月中未免堆積下許多公事，從龍自有一番料理。隔了數日，曹大生奉到恩諭，天顏甚爲欣悅，該督撫等均着交部從優議敍，至工上之出力各員，悉如該督撫等奏請，內有單保尤爲出力之河營都司，昔署漕標中軍鄭林，着以河營參將升用，並賞加副將銜；前署揚州衛候備守備衛守王起榮，着免其遲繳處分，仍令回任，並俟試署一年期滿之後，果能勤愼，准其題補實授。再各工段河瀆，大王諸廟，經該督撫等祈禱靈應，實深寅感，着翰林院恭書匾額數方，交曹大生祗領，敬謹懸掛各廟，用答神庥。曹大生見王喜依舊回任，心內甚爲不快；無如自己因交卸在卽，又因奉了明文，樂得做個人情，卽給札使王喜仍回揚州衛任。原來直隸蘭儀，開州等處，秋汛泛濫，沖損官民等隄，現當水涸之時，亟欲興修；適值河東河道總督，病故出缺，因此次曹大生南河辦的得手，卽飛調曹大生速赴東河新任，接手辦理；所遺漕河總督，着杭州巡撫何炳署理。所以曹大生急忙於未卸事之先，着王喜回任，也見得是他的情分。王喜自是歡喜非常，深感雲制台之力。鄭林亦因自己升了官職，分外喜悅。兩人卽聯

名具稟,叩謝從龍保薦之恩。王喜見到任日近,特遣人至南京接取秋霞,又單稟從龍,小儒兩人。這日從龍接到來稟,亦覺欣然,便袖了王喜稟啓來會小儒。再則連日辦公羈延,尙未答拜過衆人,與他們倒疎失了數月之久。小儒等人聞得從龍來了,忙同出迎接入內,衆人先給從龍道喜。此時漢槎也在座中,因歲底已將江相的靈柩,請入祖塋安葬,現在守制在家,除了朝夕在江老夫人前定省,餘外毫無一事。又爲孝服在身,不便見客,故時常到新園子裏,與小儒等人盤桓消遣。從龍卽向漢槎道:『去冬尊老相國殯宮入山;彼時我在河工,正當吃緊之時,萬不克分身,只遣人回省致祭,未免不恭,至今猶覺抱歉,想子羇都能恕我。』漢槎欠身連稱不敢。小儒又詢問河工辦理情形。從龍一一細說,便將王喜的稟啓取出,與小儒等人看。小儒笑道:『昨日我亦接到他的稟啓,並來接取家眷赴任,稟中深感你大力栽培;然而王喜回任,却多虧了在田成全,王喜固然心滿意足,不免使曹大生難爲情些;好在他已調赴東河新任,亦莫能爲力。目下漕台換了家業師來,王喜這揚州衛可保穩如泰山了。』從龍笑道:『曹大生多是自取其咎,不能尤人,他調東河,還便宜了他。若仍在漕河任上,豈不更難爲情?王喜是他參劾去任,日前我們保舉王喜回任的奏摺,亦有他聯銜在內;他而今調往東河,正好順水推舟,做個人情。』又將曹大生如何舉薦魯鵾同去查勘河工,如何諸事退縮不前:『我卽如何與洪老一問一答的譏諷他。不怕曹大生是有名的老牛精,他也自覺慚愧。惟有一件事,他眞討了便宜;修築堤磯,開挖水道,多是我與洪老的主見;現在大工告成,他卻穩穩的得了議敍,可謂坐享承平,我們代他做了粗活。其實調赴東河與修各工,皆因他南河辦得合宜,東河方着他去,只怕他自家要辦出亂子來,那時纔顯我們的好處呢!此番他一人承理,必然委他女壻去,不知魯鵾第一卽要累他受處分,此乃意中之事;你們若不相信,耳聽好消息罷!』二郎接口道:『曹大生爲人本來卑鄙齷齪,不堪言喻,國家用他爲封圻大員,也是官民的晦氣。最怪是他兩個女壻,與他一流人物,眞正俗語道得好,不是一家人,不在一家門。』說罷,衆人都笑了起來。王蘭道:『你們公務也該論完了,此會又評論到人品,究竟與你們何干?我實在不耐煩聽了;我只曉得及時行樂四字,其外一概非我聞問。今年正月花燈節下,我們也很樂了幾回,多沒有在田在座,因他代國宣勞,情非得已;現在公務已竣,正好尋樂,將這

些巳過身沒要緊的話，復又抖擻出來，長篇大套的議論，有何趣味？況本月將盡，轉眼淸和月至，我見留春館前芍藥大半吐紅，大約因今年節氣早的原故。我意明日先備東道，奉邀諸君在艷樓宴賞牡丹，晚間卽在紅香院小飮，那裏的景致甚好，現在亦有幾種花，當令盛開，再遲數日，俟芍藥全開，仍要大大樂這麽一日。賞牡丹的東道，是我自備，賞芍藥的東道，卻要罰在田備的；因我們幾次宴會，他多未至，雖然是因公羈絆，那辜負春光這四字難逃其責，你們看我可罰得他在理？」二郞拍手道：「罰得在理，就是這麽設法，明日你先備東道；到了芍藥開時，不怕在田不請我們。他若推故不來，我們會鬧到他衙門裏去。」從龍笑道：「叫我請你們還可，卽是明日的東道，亦算我的，都不値什麽；惟有這罰字難當，又不是我有意不赴你們的雅會，我也願意日日同你們樂呢，苦於身不由己，也是沒法的事！非比耆香如今退隱田園，逍遙散誕。可見這罰字卽用的不當。這些話姑且勿論，耆香當作罰我，我仍當作請你們，各執各語。耆香先把明日的東道備了，請我們去賞牡丹；且到月下，芍藥開時，再議我的東道未晚。」小儒亦笑道：「隨便你們爭論，東道愈多愈妙；總之你們備出東道，都少不了我的，我豈不落得多吃兩次？」說得衆人皆拍手大笑。從龍又坐了半晌，卽作辭回署。晚間王蘭叫了廚子上來，吩咐明日中晚，備四桌精美酒肴，算我的帳。一宵無話。次早王蘭又着人去請從龍過來午飯，卽擺在艷樓上。衆人登樓凭欄下望，果然牡丹開得十分燦爛，如一座花山相似；最高的處在，花竟直接樓口，姚黃魏紫，各色爭妍，又夾着一叢一叢的綉球，眞乃花團雪浪，分外奪目。衆人賞玩了一回，入座開懷痛飮。晚來的酒席，卽設在紅香院中，亦有西府蘭蕙等花可賞。飮至三更，衆人多有了七八分醉意方散。裏面方夫人聞知，也鼓起興來，亦備了東道，請婉容等人宴賞牡丹，不須贅說。光陰迅速，早至四月中旬，留春館外芍藥十開八九，王蘭卽取了一幅花箋，寫了幾行箋與從龍道：

一昨偶步園中，見婪尾盛開；忽憶君約，不禁狂喜，食指卽潑潑動矣。君可將數斗佳釀，來助我豪興，我當痛飮大嚼，沉醉花前。春光有知，亦當留戀不忍遽去。君如以我言爲謬，明日宴罷，可試觀我朶頤。

從龍看畢，笑道：「耆香眞狂放得有趣。」遂作了覆字，交給來人回去。一宵無話。次日淸早，從龍起身洗漱畢，略

用早膳,即坐轎向繪芳園來。未知從龍等人宴會時有何佳話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七回　鬭尖叉羣聯芍藥詩　紹箕裘再兆芙蓉鏡

話說:雲從龍來至繪芳園覽餘閣前下轎,小儒,王蘭等人,早迎接出外,邀請從龍到留春館內,家人們送了茶。從龍即向王蘭笑道:「昨承折簡相招,今日特來驗君食指,果動否乎?」王蘭笑道:「食指之動與不動,與你無涉;你究竟今朝的東道怎生備法,快說出來,我好吩咐廚子去。」從龍道:「悉聽尊便,仍照日前的東道何如?」二郎道:「在田別要信者香的話,若等你這時候來方纔吩咐廚子,預備午飯,是別想吃了;昨晚我們已代你議定,你看去可使得,與前日者香的所備不過大同小異。」說着,回身在書架上取過一張食單,遞與從龍。從龍接過看了一眼,連稱:「妙極,該價若干,還煩楚卿知會廚房內,明日到我那裏去領。」二郎笑道:「這倒不用你交代,你備東道請人,自然到你那裏領價,難不成還派我出錢麼?」衆人談談說說,早近午時了,家人們上來擺開桌椅,安放盃筯,從龍亦換了便衣。今日是八付座頭,從龍,小儒,王蘭,二郎,漢槎,伯青,梅仙,五官等八人。從龍主位,其餘挨次而坐。衆人飲酒看花,甚爲歡暢。留春館前本有畝許大的空地,盡用短紅竹籬,就着地勢圍成長短方圓形式,每圍內分栽各色芍藥。當盛開之時,不下千餘百枝,深紅淺白,奪艷爭妍,望去若錦綉花城相似。衆人賞一回花,飲一回酒,高談雄論一回,大爲愜意。小儒又命人翦了各色芍藥數十枝,插於几上甆間,頓覺滿室中花團錦簇,分外可觀。少停席終散坐,品茗閒談。王蘭道:「既對名花,何可無詩?我欲大衆聯句,作五排一章,以誌今日之樂!」五官聽了,忙接口道好!原來五官近日習學作詩,甫經入彀,恨不能與人聯句,評評自己詩學如何;若果能臨大敵,從此當格外用心,益求精進;倘不能用,我也死心蹋地,丟開手另習別的技藝,免空費了心思。此時聽見王蘭要聯句,正合己意,生恐小儒等不願,故而趕着先行道好,以鼓衆人之興,也不待衆人答應,便起身取過筆硯,催着王蘭限韻。從龍笑道:「五官也不做詩,偏是他着急得很,是何意見?」二郎道:「在田不知道,他近日似着魔一般,晝夜學詩,甚至到四更還不肯睡,在那裏吟哦。清早就向小儒,者香問長問短;又品論李青蓮矜

羊掛角，杜工部巨翅摩天，白香山平易近人，韓昌黎大氣磅礴，以及郊寒島瘦，陶淡李濃，王摩詰詩中有畫，司空圖物外傳神；一日到晚，不是分門別類的，摹效各家法則，即嘔心挖膽的面壁吟思。我常笑他這麼苦志用功，將來定成名士。所以他聞得你們要聯句，纔這般喜歡。」從龍道：「原來五官也會作詩了，眞正難得！我們倒不可不聯吟，以助五官雅興；二則也評較評較，他的詩學究竟如何！我每說五官的爲人，要算十全，就是文墨上不甚了了，未免缺憾；這麼一來，竟成了彬彬儒雅，可羨可敬。」二郎道：「他不獨學詩；而今兼又學畫，昨日我看他畫的底稿兒，就很有筆意：山水花卉，人物翎毛草蟲，色色俱全，惟有山水分外擅長；尤奇是他又學作寫眞，日前代小瑠畫了個小像，試筆雖不十分形肖，亦不至人見了不是小瑠的面目，卻也難爲他有這麼大心腸去學。大約再過一年半載，該有人求他畫了。」五官笑道：「楚卿別笑話人罷！我不過閒暇，東塗西抹的糊鬧，也不算什麼，還不知學得成學不成呢？待我果眞學成了，再勞你這麼謬獎不遲。我們倒是商議怎生聯句是正經，不要聽你沒要緊的閒話，擾亂衆人詩興。」從龍點頭道：「眞所謂人有所念，天必從之。又云：有志者事竟成。五官賦性本來聰敏過人，再加以好學之功，定可成名；從此騷壇之上，又多樹一幟，荆關之下，復繼起一人，我輩眞要愧煞。」王蘭早將韻本展開，揀了一先的韻，又將一張紙裁分八處，上面註人名字，放在各人面前。推着五官道：「就從你聯起罷！」五官也不推讓，提起筆略一吟哦，便寫着念道：

　　月令清和廟，

寫下道：「此句起的未免粗鄙，你們品評可用得？否則待我另想起句。」從龍道：「很好，不用改的；凡五排開首，都宜平鋪直敍，方不占中後的地步；況此句雖然平易，卻是這個時候，我來接你的。」便提筆寫着，念着道：

　　名園集衆賢。花稱金帶豔，

伯青道：「既已說到本題，不能不敍及我輩。」遂聯道：

　　人似玉班聯；杯泛荼蘼酒，

小儒道：「正是時候了；仍要再寫幾句實事實景，始不脫略。」便寫道：

堂開玳瑁筵；低徊紅帶雨，

漢槎點點頭，也續着寫道：

綽約碧籠烟。徑築三弓拓，

王蘭郎續道：

雛圍萬朶妍；春殘歸似客，

梅仙忙接道：

夏至永如年。香不招飛蝶，

二郎續道：

聲先聽杜鵑；將離誰作賦，

王蘭又忙接寫道：

別號慣名鋋。燦熳翻階上，

五官道：『這鋋字韻押得新鮮，未免失之穿鑿。』便接着續道：

丰茸倚檻邊；閒凭橋廿四，

小儒點頭道：『妙在不黏不脫，空際傳神；五官的詩學，眞有進益了。』亦接續道：

清供佛三千。蕊細同絲蹙，

從龍郎接道：

枝高若火然；

正待寫第二句，王蘭坐在對面已得了一句，便搶着續道：

欹斜因露醉，

梅仙見王蘭搶了從龍的出句，也不容王蘭再接，便提筆寫着念着道：

窈窕受風偏。

伯靑笑了笑,續道:

品重鵝黃貴,

二郎也搶着接了一句道:

根滋大白延;

五官笑道:『那裏是聯句?倒是搶命了。』亦續道:

烘宜朝院日,

梅仙道:

晴好夕陽天

王蘭笑指着金柳二人高聲念道:

謔贈詩人詠,

從龍亦笑着續道:

許芳畫譜傳;

小儒道:『不必再往下聯了,我來煞尾罷!若再聯下去,不過倒去顚來,用些芍藥典故,反嫌堆砌。』遂提筆寫道:

吾儕須暢飲,對此已如仙。

五官道:『這兩句與芍藥有何關係?』小儒道:『唐韓愈芍藥詩,覺來獨坐忽驚恐,身在仙宮第幾重。我就是用的這個意思。』五官點頭道:『原來如此。即如這裏館名留春,我常想留春二字,未免太泛;若以爲芍藥開於首夏,春事已殘,取名留春者,言其不忍春去欲相留之意,則荼蘼等花,何嘗不與芍藥同時開放,也可題此二字。我幾次要問著香,又恐另有出處。昨日偶見柳宗元詩,有欹紅醉濃露,窈窕留餘春之句,方知留春二字,專指芍藥而言,覺移不到別的花木上去。古云:開卷有益,眞正不謬;我若冒冒失失的去問著香,又要惹他笑話了。』從龍

道：「足見五官處處留心，深爲可羡。」梅仙卽取過一幅淡紅花箋，將衆人的詩句挨次謄在一處，每句下註了名字，衆人彼此傳觀，贊賞了一回。從龍道：「今日是子騫落後了，別人或三聯，或二聯不等，惟你只有一聯。」漢槎笑道：「我本不善聯句，情甘落後，先時你們慢慢按部就班的聯績，我尚可勉應一聯；誰知你們後來同搶命一般，彼爭此賽，我那裏趕得上？爽性退後，還藏拙些。改日容我補幾首絕句，或者還看得下去；若此時勉強和你們搶着聯句，必至鬧出不倫類的詩句來，又何苦惹你們取笑呢？」衆人談說了半晌，時已近莽，留春館內早點齊燈燭。小儒又命人札了多少各色紙燈，用長竿挑起，插在芍藥田內，紅花用紅燈，白花用白燈，愈顯得花光豔麗，燈彩迷離。衆人齊贊這想頭甚好。家丁們擺上酒席，衆人復挨次入座，傳杯遞盞，直至三更方止。從龍辭別回署，小儒等亦各回寢所。次早小儒起身，正欲向園裏去尋五宮，伯靑閒話，又可便到留春館賞玩帶露芍藥，忽見雙福忙忙的進來，上前請安道喜道：「京裏二位少爺報單到了。」小儒未及答言，早聽得外面一片鑼聲，敲的沸翻盈天，送報的人衆好似直打了進來，齊向小儒叩頭稱賀；爲首的越衆上前，單屈膝雙手將報單呈上。小儒喜出望外，卽命雙福先領送報人衆下去歇息。展開報單，見寶徵中了二十三名進士，欽點庶常吉士；寶燦也中在五十六名上，以知縣簽發江西。小儒一面吩咐開發報人，又賞了酒飯，遂與忽忽的回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。方夫人聽了，亦欣喜異常，忙盥手親自在家神祖先前點燭焚香。隨後衆家人一起一起的上來叩喜，多有賞賜。外面王蘭人等，裏面洪靜儀衆夫人等，皆過來道喜。少停雲從龍得信，也坐轎前來，接着合城文武諸官，紛紛來賀，忙的小儒迎送不迭。大門內早將一幅猩紅吳綾，寫着泥金報單，高高掛起；綠野堂上亦張掛燈綵。此時連雙福等衆家丁都忙得十分高興，議定來日演戲擺酒，徧請在城官員紳宦，次日請親族人等，又次日請從龍人衆，分作三日，方不擁擠。一切照料，仍託梅仙，五官二人。內裏方夫人也分三天邀請女客。所有來赴席的親友，自然各有厚餽，不須細述。到了第三天，酒席擺在綠野堂，從龍首坐，其餘各分次序，晚酒仍設在留春館內。從龍說道：「前日子騫說另補幾首芍藥詩，刻已數日，想必脫稿，何妨請教一觀？」漢槎笑道：「詩卻湊了兩首，連自家多看不入眼，怎好獻醜？可否再假兩日工夫，容芟改可觀，再行呈政。」王蘭道：「罷喲，子騫今日忽然用起謙來，眞

令人難解;不要磨牙了,快些取出來,與大家看罷!知道你定有出色詩句,故作此欲揚先抑之勢。』漢槎被大衆逼迫不過,只得取過筆硯寫下來,遞與衆人。見是兩首絕句,王蘭念道:

揚州芍藥甲天下,勾引詩人興更狂;既道此身有仙骨,緣何低首讓花王?

斜風細細雨霏霏,終日看花不忍歸;最愛虹橋二十四,一齊含笑脫宮衣。

衆人看畢,痛贊不絕。王蘭笑道:『這兩首絕句,措詞新穎,用意亦深沉不露圭角,眞合作也!我原說他揣摹了這數日工夫,定有佳句,卻故意不與人看,明雖謙抑,暗實誇張,這是子駕向來的脾氣。』漢槎大笑道:『欲加之罪,何患無辭;好在我的詩已給你們看過,佳也罷,不佳也罷,悉聽者香去說,我又敵不過他的口角,惟有聽之而已。』說話間,家丁們已上齊肴饌,小儒親自執壺,與衆人把盞,說道:『此次甘露未知可曾取中,想且暮間又都有信來,外面亦該有題名錄了,明日先買一本來一閱,卽知有無。』從龍道:『我想禮闈取士的總裁,頗有眼力,寶徵秉性拘謹,直合個內官詞翰;寶焜生來風力,又善於言語機變,爲一方之牧令,綽然有餘。就是甘露那孩子,品學端方,大有乃祖之風,此科我可期其必中;但是他也是個州縣材料,縱然列在部曹,業經過格,恐翰苑淸華,無他位置。我今日預先說下,停幾日卽要發曉的,那時你們纔服我有先見之明。』衆人多點首稱是。王蘭道:『閒話少說,而今寶徵點了詞林,至遲秋間都要請假回籍的,正好順至杭州招贅,一舉兩便;小儒也該早些發信到朱家,使蓬耕好預先準備。因蓬耕家計不十分富足,免得臨時措置不及;二則亦當送個喜信去,叫他聽着喜歡。伯青,楚卿既作大賓,也要聯名寄封信去,通知蓬耕。』小儒道:『者香不言,我幾忘了。明日卽煩伯靑,楚卿作起一札,我專人到杭州去,大約完姻吉期,都要擇在冬令,方展轉得來。』伯靑,二郞皆答應了。小儒又道:『就是甘家那邊,得了甘露春闈的實在消息,我也要打點彼此下聘,擇吉同時婚嫁,早早將兒女婚姻完全,我卽可交代首尾,從此了卻一樁心事了。』二郞笑道:『兒大當婚,女大當嫁,自然要料理的;況且焜郞指日是一方父母了,沒的縣官到任,不帶着太太去,倒也新奇;只聽得翰林館裏有告假完姻的故事,沒有聽得縣官有告假娶親的。』小儒若說交代首尾,只恐言之過餘;前月你家沈姨娘新添了一位阿郞,取名寶森的,難道不算你的兒子,將來

你是不代他聘親的麼！」說得衆人都大笑起來。小儒笑道：『我說的是眼前，若到寶森娶婦，至早也得十數年，安知那時我輩又是何光景。楚卿這思慮竊恐太遠了些。』伯青插口道：『楚卿提及小儒得子，我卻記起者香月內雙得子女，還是一件大喜慶事，反瞞着我們，連杯水酒都不肯請人，者香不免太爲吝嗇。』王蘭笑道：『若這麼說起，要扳出一堆的人來呢！日前楚卿夫人生了千金，二月內在田的大夫人生了公子，都未請人，不如大家約齊了公請你們，庶幾不至偏向。』二郎道：『倒也使得，我本要請人的，因爲生了個女孩子，什麼出奇，所以沒有驚動諸位；惟有者香雙得子女，亦當出個雙分纔是，莫若者香單請我們，我與在田公請你們，這纔眞不偏向呢！』衆人齊說：『楚卿言之甚是。』重又換上大杯，雄談暢飲，直至月上花梢，方纔散席。又坐了一回，從龍辭去。伯青、漢槎也因在園中住久，亦要回去。次日小儒卽具了一信，又加上伯青二郎的兩函，遣人專往杭州，並致明冬間着徽兒前來入贅等語。家丁領命而去。見雙福早送進一本春闈題名錄來，狀元出在蘇州，榜眼河南，探花杭州，因皆不認識，不過一看而已，沒甚關心。看到三甲中間分部的各主事，方見甘露名字，籤分禮部學習。小儒見了，亦覺喜悅道：『眞個在田有知人之明，竟被他料定了。』忙回後與方夫人商議，着人往揚州甘家賀喜，並約彼此下聘日期。小儒的信纔去，恰好甘老也着人至南京來書，賀寶徵兄弟同捷之喜，亦提及行聘的事。兩邊皆約定七月中旬下聘，冬間定娶，此是後話不表。隔了一日，王蘭果然備帖來請衆人赴宴。原來洪靜儀生了一女，取名蕙貞，洛珠生了一子，取名政淸，同月生產，只差了兩日，女先男後。王蘭旣邀請衆人，從龍、二郎也不免同請了一天客。因從龍在工未回，時婉容已生了一子，二郎家前數日，小黛亦產下一女。小儒見他們彼此邀請，都有自己的陪客，也另備了幾席酒，做了一天戲，請從龍等人重開湯餅大會，鬧熱鬧熱。早至端陽午節，繁文不須細贅，無非你來我往，餽送角黍時鮮菓品等類；衆位夫人亦因都有了兒女，大家互相送些繡虎艾人，寄名符長命縷諸物，聊應時景。光陰易過，瞥眼早交暑日，小儒接到寶徵、寶焜的稟啓，知已請了假回籍祭祖，定於新秋同甘露一齊出京；又附着甘露寄呈他祖父的稟啓，與小儒昔日在京一班同年世好的通候書札。小儒一一看畢，當將甘露的家書發出，差人送往揚州。卽便起身袖了寶徵兄弟的來稟至後堂，交給方夫人看了。方夫人道：

『我正要請你來商量一件事,後日是馮太太的生日,前幾回他的生日,都因我們相離太遠,沒有送着禮物,他也不能怪我們;今番既住在一處,雖然是個小生日,正好借此替他做一做,以補從前,不知你意見若何?如果可行,你可叫人定下班子,以備本日伺候唱戲。』小儒聽說,連稱應該道:『我們自從各家合住,楚卿家大小很酬應了我們幾次,我實在過意不去;難得後日是馮太太生日,我們既曉得,定要大大熱鬧幾天,纔是道理。我就叫人傳班子去,切不可早露風聲,楚卿知道了,必然攔阻。等到當日,再告訴他,却要暗暗知照王太太們一聲,恐他們也要附分子的。』說罷,小儒出外,吩咐了雙福,又叫廚房是日預備上等酒席。果然到了十二日,小黛方纔知道,欲要推辭,已來不及了。兩邊多掛了燈彩,東宅是男客,園子裏是女客,兩處皆有戲酒,頗為熱鬧。接着王祝江,雲四處,也補送戲酒,小黛又作主人,復請大衆,雖然是個小生日,整忙了半月有餘方止。此時正屆大暑,小儒等人通不出門,即在園內避暑納涼;伯青,漢槎也不回去,同着梅仙,五官多住在園裏。這日早間,落了一陣雨,覺得涼爽,小儒起身向園子裏來,不着衣衫,科頭跣足,上身穿件熟羅小衫,下着小白紬褲,腳下趿了雙樓底涼鞋,手執鵰翎羽扇,緩緩的由留春館繞至迎羲亭去,看雨後荷花。到了亭前,早見王蘭,梅仙二人,倚着闌干指手劃腳的談論;梅仙又折了一朵白荷花,在手內擺弄。小儒進前笑道:『原來你二人先偏我在此玩賞荷花,也不約我一聲,我亦會尋了來。』王蘭笑道:『人皆知雨後荷花分外鮮豔,不可不賞;我們縱不約你,你也該知道來的。』小儒笑道:『你此時見我來了,樂得說句人情話。』正說着,只見伯青,漢槎二郎,由河那邊彎彎曲曲,分花拂柳的過橋而來,大家問了好,同倚着石欄,見池內紅白荷花相間而開,一朵朵奪豔爭妍,清芬撲鼻,如四面鏡重臺,佛座,金蟬、種類不一,真乃翠扇凝烟,紅衣泛水,高高下下,如一座花城相似;甚至河岸上,都鑽出幾枝旱蓮花來,又見那荷葉上的雨珠,微風擺動,跳走不已。早有家丁們送茶來。王蘭道:『五官何以不來?難不成還睡着麼?平日在裏面貪睡,嶗所必然,現在一人住在叢桂山房,也該早起了。』梅仙道:『何曾是貪睡?我來的時候,他已起身半晌,在那裏靜靜的用功呢!我去約他同來,他口內只答應着,却不起身,我因此不耐煩,纔獨自走來,恰好路上碰見香香。我看老五,終日在詩書上講究得廢寢忘餐,還要入魔氣呢!』小儒道:『五官事事專心一志,而且

始終不怠，何患無成？他的詩不必說，已是好的了，前日聯句中，頗爲出色。字亦寫得秀勁勻潤，大有鍾，王體格。惟有畫沒有見他出過手，不知如何。若論詩字有這般長進，他又精益求精，料想畫也不得十分離奇。他既不肯出來，我們大家鬧他去。」梅仙道：「他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，現在裝潢好了，掛在屋內；我就很愛他那軸畫兒，和他要過幾次，他說改日再畫一軸送我。原本捨不得送與別人。其實他也不曾學得多時，即如此精妙，可見他的天分聰明，高人一頭。若說詩字，我還可以將就得過；獨有畫我是不懂的。」小儒點頭道：「不意五官猶有這般手段。你的天分，本來也好，詩字兩層，亦不弱似他，所欠的不過是學；只要你用心去畫，假時就跟着他調調顏色，臨臨底稿，包管你不上一年半載，不愁不會畫的；俗說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說話時衆人已出了亭子，梅仙又在池邊近處折了幾朵荷花，帶與五官插瓶。大衆即從河畔遶至半村亭，穿出紅香院，來至叢桂山莊。進了園門，見伏伺五官的小童坐在石凳上打盹。衆人聽屋內寂靜無聲，便悄悄走到窗外，隔着碧紗，向裏一望，見五官坐在案前，吮筆作畫。案上鋪着一張一丈長的紙，已畫成半幅；紙上遠塗近抹，是作的一幅山水。五官卻筆不停揮的，或點或染，或皴或鉤，疾如風雨，勢若雲煙；不必計畫之工拙，見他這般下筆，即知其技已精，不同俗手，五官一心專注在畫上，竟不知窗外有人窺看。衆人望了一會，見他畫已將成，一齊笑着走進道：「好畫呀！我們特地過來瞻仰的。」五官正在得意作畫之際，心無旁注，猛不防的被衆人嚇了一跳，忙擱筆起身讓坐；衆人都團攏來爭看他的畫本。畢竟五官所畫的山水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八回　叢桂莊披圖評十美　紅香院添頰仿三毫

話說：柳五官正一人獨坐在叢桂山莊窗下作畫，因偶見外間壁上空着一方，沒有張掛字畫，想自己畫幅山水，懸於壁上，閒時賞玩；欲畫工筆，嫌太費筆墨，又落小家氣派，莫若畫幅大米，全用墨筆，寫作風雨歸舟，倒還雅致有趣。再煩着香書一付大草對聯，配搭起來，卻也不俗。況今早雨後天氣涼爽，正好作畫。想定主見，便尋出一張舊書貢箋，用大筆蘸着墨水，濃塗淡抹，頃刻大局已成。眞乃遠山凝翠，近樹籠煙，使人覩之，頓覺徧體生涼，恍

聞風颼颼雨淅瀝之音,出於紙上。五官畫畢,自己亦覺得意,正要搆思數音峭勁的題句寫上,猛見小儒等人,笑着進來,稱讚好畫。不曾提防,倒嚇了一跳,忙笑嘻嘻的擱下筆,起身讓坐,又欲收過,不令衆人觀看。二郎搶一步上前,雙手捺住畫紙道:『我們已偷看半會了,你還要藏什麼呢?』說着,大衆都走了攏來,齊聲讚好。五官料也收藏不及,只得笑着走開來道:『什麼出奇,不過落你們一陣笑話,天大事也沒有了,好在我臉皮子鐵厚似的,也不怕你們笑。』小儒一面看畫,一面擡頭再看五官,上穿一件藕合色對襟蟬翼紗小衫,內襯紫竹穿成蝴蝶冰片梅花紋隔汗比甲,下穿粉白杭紡羅褲,繫着淡桃紅迴文卍字空心鬚帶,腳下穿着棕夾線密網涼鞋,不愧人似亭亭玉立,神如奕奕風清。小儒不禁嘆道:『天生其人,又賦其才,眞不致虛生此世矣。』五官聽小儒忽然說此兩句,又見眼不轉睛的望着他,好生過意不去,臉一紅,扭轉身子,對王蘭道:『者香看我這軸畫可用得麼?』王蘭等人亦痛讚不絕道:『此幅適近米元章,宛如當年一手所出;兼之筆意生動,大非初學。待明日秋涼時候,我們都要請你畫一二件。』五官笑道:『不嫌我壞,又不叫我賠紙,我都可畫,樂得將你們的紙拿來試筆;實告訴你們罷,我這幅畫是補這外間板壁的。』說着,卽指其處道:『此間畫已有了,尙少一付對聯,意在煩者香爲我一書,改日容我靜靜的畫兩軸美人,用紅樓西廂上的故事,送者香家大太太姨奶奶房裏掛掛,可好麼?』王蘭道:『多謝,多謝!就算工換工罷!對聯我明兒卽寫好送來,也不用你買紙,我那裏有現成的金箋,是京中琉璃廠的貨物,外面是買不出那樣好箋紙來,我送你一付罷。合你這軸畫兒,掛在你這屋裏,也還配得上。』五官笑道:『我也多謝多謝,我這謝字比你那謝字卻用的確切些,既說工換工,你也不必謝我送的畫,我也不必謝你送的字,我這多謝是謝你送我這樣好箋紙的,可不比你那多謝二字安詳點兒?』王蘭亦笑道:『罷罷罷,算我不適,你連這麼一句口頭語,多要扳駁出字面輕重來,你說送我美人,倒提起一件事來,適纔小瓏說你前日畫了一軸十個美人甚好,你掛在何處呢?可能給我們瞧瞧?』五官笑道:『你別聽小瓏的話,那畫又算得什麼?不是掛在裏間房內,你們看去就是了,看出敗筆來,卻別要笑我,那可是不依的。』王蘭等人聽說,都一齊走進內間,見東邊用八寶攢花竹架隔作小小一間臥室,裏面鋪排陳設,無不精美,懸了一頂淡青宮花紗帳,大紅實地

紗幮金鉤帶,上罩白綾帳沿,用玉色宜紗,搯三牙寬鑲滾邊,當中是五官親手自畫的「玉堂春富貴圖。」榻上鋪着龍鬚草斜紋軟蓆,杭州十錦灌香涼枕,疊着兩牀薄薄的紗被,一紅一綠,帳內又掛着麈尾拂塵等類。牀頭前一張楹木半桌,擺了一盆素馨,兩盆建蘭。走入屋內,幽香撲鼻,習習風生,頓忘溽暑。靠着後院,一帶碧紗,中嵌玻璃短窗,窗外芭蕉,垂柳,梧桐,文竹等樹,橫窗弄影,雖近午時候,也透不下日光來。窗前安了一張小小大理石心方桌,上面圖書羅列,筆硯精良,真個野馬飛塵,一絲不到。看至下首,一順板壁上,懸着一幅橫披,卽是梅仙所說的畫兒。衆人走近細看,果然畫着十個美人,或坐或立,或臨風弄帶,或倚竹無言,各臻其妙。而且十個美人,態姿不同;手內皆執着物件,衣髮等處,極其工細。旁邊又補着草木樹石,欄杆庭院諸景,無不點綴得安詳周密。衆人贊不絕口道:「果眞好畫,不負小癯稱讚,連我們見了,都愛不忍釋。」王蘭道:「我不要你畫兩軸美人送我了,卽煩你照這樣畫一幅罷。」五官搖頭道:「只好碰我高興,卻不敢一定允你。你說着輕巧,不知我費了多少事呢!」又去將小盡叫醒,送上茶來,大家隨意坐下,吃茶閒話。二郞道:「這窗外最妙是幾株芭蕉,映在這碧紗上,分外好看。所謂窗外芭蕉窗裏人也。」衆人聽說,都笑了起來。小儒道:「五官平空畫十個美人在上,又各人手內皆執着物件,必然都畫着一樁故事。我想了半日,沒有解得。五官何妨說與我們聽聽?」五官道:「也沒有什麼故事,我想畫別的故事,至多三五個人,又不能全是女子,只有金陵十二釵,人數最多;無如落於通套,使人一見,卽知爲十二釵;又不過那幾張稿子,翻不出什麼新樣兒來。偶閱閒書,有唐六如爲江右寧藩畫的「十美圖,」卻沒見人畫過,苦於尋不出稿本。便將各畫稿上美人湊成十個,又略加改易。我生恐另出新意,畫的不合位置,所以不敢取出來給人看,只好掛在房內,供自己玩視。誰知被你們見了,反以爲佳妙。我到底不信,只怕是你們有意笑話我的,故意稱揚,其實是鄙貶。不怪別人,只怪小癯多嘴,去告訴你們,引出你們這些話來。」小儒道:「人家倒是眞心誇讚,你畫的工妙入神,委係你畫得眞好,並非我們謬奬。你反疑心我們笑話你,從此我們就說你畫的不好,何如?」五官笑道:「如今你們說我不好,我也不信了。」王蘭道:「原來五官仿的是唐六如進呈宸濠的十美圖,我明白了。」便起身扯着小儒重至畫前,指與衆人看道:「這兩個坐在亭子內對面拈毫

作想的，一是廣陵兩君湯之謌，善畫；一是嘉禾文孺朱家淑，善書；那草地上舞劍的，是江陵小馮熊御；這邊院落內同坐在一塊石磴上音樂迭奏的三個美人，鼓瑟的是錢塘絮才柳春陽，彈箏的是荆溪芳洲杜若，吹笙的乃洛陽朱芳花蕚。那邊竹林裏品簫的，是公安端清薛幼端；拍手低唱的，是金陵鳳生錢韶；盤膝坐在桐陰下獨自撫琴的，是姑蘇文舟木桂；左首一帶梅林外，有個美人，身穿縞素，持着一幅畫圖，在那裏含愁諦視的，即是十美中第一出色的南昌素瓊崔瑩。看的畫圖，是軸小像，乃吳縣張夢晉。此兩人異地慕名，彼此誓不嫁娶。後來崔爲畫師季生竊其容貌，繪圖呈之宸濠，遂爲掠去。張抑鬱瘵死。崔聞之，亦尋卒。唐六如爲其合葬玄墓山下。墓上又栽梅花萬本。」說罷，回頭向五官道：「我說的可是不是？」五官道：「一絲不錯。你說的怎麼會錯呢？」王蘭又笑道：「你說用各畫本湊成此圖畫的，這崔素瓊立在梅花林外，可是用的月明林下美人來的稿本，其餘如彈琴的，是仿停琴佇涼月；吹簫的，唱歌的，是摹小紅低唱我吹簫；不過吹簫的，換個女人就是了。」衆人聽了，齊聲說是。又起身同至外間來坐。五官叫人切出兩盤瓜藕，與衆人解暑。又尋出些畫稿，給王蘭等人看。伯青忽然說道：「我聞得小瑯說，你會寫眞，前日還代他畫了一個，何妨把我們人衆都畫了，即將園子裏景致補一二處上去。古人有竹林七賢圖，我們就題曰繪芳八逸圖，連五官都畫上，可不是八人麽？」王蘭不待伯青說完，先拍手叫妙道：「我眞正忘了！還虧伯青提起。事不宜遲，今日又涼爽，先把我們衆人的臉畫起。其餘補景，再慢慢的斟酌如何補法！」五官見衆人說出口，又曉得代梅仙畫過的，料想推辭不得，笑着道：「畫倒容易，若畫出來不像，你們卻別要怨我。」伯青道：「如果不像，斷不怨你，只怪我們臉生得不好，帶累你畫的不像可使得！」衆人引的都笑了起來。伯青又道：「此處地方窄小，轉展不過，又這麽些人，擠在這裏，怕的太熱。不如到我紅香院去，我也要辦幾樣好好的精致涼爽適口的肴饌奉請五官，聊作潤筆。」衆人聽說，一齊起身。不由五官分說，即幫他寫眞的筆硯物件拿了，邀着五官同行。來至紅香院內，伯青即吩咐連兒叫廚房預備晚間酒飯，午飯也開在這裏，隨便添一二樣罷。伯青又找出一張上等丈二的貢箋，五官即展開來，先指點何處寫人，何處補景，何處點綴花木亭台，相定地位，將紙摺成了界限，只留下衆人畫臉的方寸。伯青道：「午飯快有了，爽性喫過午飯開筆，好

一氣呵成，省得丟頭落尾的。」遂吩咐人去催飯。少停擺了上來，衆人隨意入座。吃畢，家人們收過碗筯，連兒送上茶來，大衆漱了口，即議論畫臉。五官道：「那位先畫，請過來對面坐。」王蘭道：「就是我先畫罷。」便在五官對面朝外坐下。伯青又叫人在五官背後，輕輕搖扇。連兒早煎了幾盞冰糖菉荳湯，蜜漬西瓜水，用水晶小碗，外用井水冰着，送了上來。五官將燒朽柳條，取出一小根，紮在木筆上，把坐位向旁邊挪了一挪，側着身子，細細將王蘭面目端詳了半晌，雖然這人倒是日日會面的，究竟只得其粗，未得其細。所有臉上各處細微末節，未曾領略得到。王蘭被五官看了，忍不住大笑起來。五官道：「臉既不可太板，亦不可過于大笑，只要微帶笑容，畫出來，必然神彩飛揚，藹然可觀。」王蘭聽說，方住了笑。五官看畢，提起筆來，先由鼻目等處畫起，若有少許訛錯，即用帚子掃去朽痕。如是者四五次，大概規模已成，便遞與衆人看道：「你們看看，可像？待到用起色來，即不能改正了。」小儒伸手接過一看，即叫好道：「眞像眞像，宛然者香無二！」伯青，二郎等人，亦齊說像極。王蘭也起身看了一看，又取過一面鏡子，對鏡自認本來面目，一點無訛。笑道：「眞個相像，我最恨那等寫眞的人，本事既不佳，卻一口的大話；人只道他善於寫眞的，去請教他，誰知畫出來，天地懸遠，若說不似，又有幾分意思，或眉目或耳鼻等處而已；若說相似，又苦於人皆不識。要說出是某人的面龐，方可恍然明白了。那怕是終日相見，至好的朋友，一覺有睹面不相認之雅。古時有個人，請了一個俗手寫眞，畫起來，全不相像。這人氣極了，拈起筆來，在上面題了一絕道：『是我原非我，疑他不是他；妻孥若相見，反問是誰何？』畫者見了，慚沮而去。近來行道的，這等人正不少，何能有五官這般筆墨？我這個臉，此時尙未設色，已有十分相像；若再設了色，更外得神了。不意五官有如此手段，拜服拜服。足見聰明人，無往而不得。你這寫眞，並未有傳授；我恐有傳授的，還不得你這麼出神入化！」五官道：「不勞你誇獎，只求諸位臉畫成了，能於不大過離，其餘補景等事，我就不愁了。」仍叫王蘭對面坐下，對着設了面色。王蘭是張白裏泛紅的皮色，只用了淡赭水，掃了一層，眞乃眉間氣溢，眼角波生，不語凝眸，笑含兩靨，宛如在王蘭臉上，剝下一付面孔來，只欠口能言語。衆人同聲讚好。五官又轉過一面來道：「請那位來畫了。」二郎道：「我來畫罷。」二郎只在王蘭位置坐下，五官亦如代王蘭畫法，先細細凝視了一會，用朽筆朽成

底子，俟衆人看過，毫無批評，然後設色。少頃，日色平西，前後共畫了王蘭、二郎、梅仙三人。五官道：「明日清早，你們就到紅香院來畫。拚着一日工夫，五個臉，都可告竣了。有了臉，補景就不難了。」衆人各自散去。王蘭將畫的臉取去，與靜儀、洛珠看，亦說像得很。一宵無話。次早小儒等人，果然約齊了，來至紅香院；見伯青纔起身，跟着鞋子，在院落內看花。擡頭見衆人進內，笑道：「好早呀！五官還未來呢！」王蘭道：「太陽下地幾尺了，那裏還早？這會見五官尚未起身，可算得個懶孩子！你們在這裏，待我鬧他去。」說着，轉身出外。不到半刻，與五官一路吱吱咯咯的，說笑進來。大衆問了好，家人們送上茶點。吃畢，五官即拂拭筆硯，代衆人畫臉。至下晝時分，都已畫了。早間，小儒也將雲從龍請來，補畫上去。五官又對着鏡子，畫了自己的臉，共成八人之數。衆人細細把玩，眞個個酷肖，沒一絲破綻。內中惟王蘭、梅仙、小儒三人的臉，分外畫得神致欲活。王蘭道：「我們的臉，畫得神肖，倒也沒甚希罕，不過是他的本領好。惟有他自家的臉，對鏡描模下來，也是一般無二；有多少寫眞的人，能畫別人的臉，卻不能畫自己的臉，據說畫下來是個反的。怎麼五官不怕畫反了呢？」五官笑道：「反照正寫，何難之有？那是他等故作疑難，實在我看，只當他鏡子裏是個人，對着了他，眞毫無難處。」衆人點頭稱善。裏面方夫人等，亦見五官畫得好，也高興起來，與衆夫人商議，同畫一圖，連衆位姨娘使婢人等，都畫上去。五官本不願意，因方夫人等說了，不好推卻，只得勉強答應下來。好在衆位夫人，五官皆是見過的，可以不避諱。俟來日請了五官入內，由方夫人畫起，直畫了五六日之久，衆位夫人，及使婢等的臉，多畫齊全，共有二十餘人。小儒也立了個名目，題曰「春園集豔圖」，亦將園景補一二處上去。五官道：「這兩張圖，補完了，至速要兩月多工夫，纔畫得成功呢。」小儒道：「隨你慢慢的畫，若急急的趕，非獨現在熱天，有傷身體；再則其中未免即有草率之處。在我的意見，大約以四個月爲度，也好完全了。」小儒又開了單子，叫人去補置不全的顏色，需用各物，來交代五官。從此五官一日倒有半日在叢桂山莊，足不出戶。一則避暑，免在日頭下走出走進的，恐受了暑氣；二則借此補寫圖景，正好操演畫筆，可以日漸醇熟。雖然他們說以四月爲度，究竟早點完成，也省卻一件心事。小儒等人，不時即到叢桂山莊去看五官作畫，又大衆商議那不到之處，指點他隨時或增或減。光陰迅速，轉眼新秋，八逸圖景已補成

了。上面補的是覽餘閣,紅香院,半村亭,叢桂山莊等四處園景。將伯青,王蘭畫在竹林下棋。漢槎背着手,在一旁觀陣。竹林中,一個垂髮小童,蹲在爐鑪旁煎茶。上面一雙白鶴,迴翔折翅,欲下不下似若避煙之狀。小儒,從龍在草地上閒步論心,後面隨着一名奚奴,手內取着巾帕盂盒之類。二郎,梅仙坐在梧桐下一方石頭上,二郎俯首觀書,梅仙在旁笑吟吟的指手劃脚議論。只有五官將自己一人,畫在池畔,凭着亞字闌干,看那水面戲水鴛鴦。背後立着小童,手抱鳳尾短琴。五官上身穿的淺藍大衫,脚登芒鞋布襪,上面科頭,手內執着棕細葉塵扇,與乃山林中神逸之品。其餘衆人,皆是科頭單衫,畫的初夏時候。花木等類,無非荼蘼,石榴,萱草,馬纓,各本,或疎或密,或整或欹,亭台或隱或顯,以及點綴的山石水草,與人的衣衫冠履,盡工緻刻劃,精細異常。又題了五個八分隸字,是「繪芳八逸圖,」下款是某年月日,柳下釣客寫,幷補圖景。原來五官自從善畫,即起了外號,曰柳下釣客,暗藏他的本姓在內。小儒即令人去裝潢好了,掛在綠野堂東首一所小書齋內。是人見了,莫不嘖嘖稱羨。由此這柳下釣客的聲名,大振,向日認識的,固然都來求畫;即是那不認識的,慕五官之名,轉中轉托中托的,來求書求畫,陸續不絕。五官亦樂此不疲,應了張家,又允了李姓,忙得終日不閒。一應題句,都是王蘭代筆,故而五官的才名尤噪。甚至有人來求他題圖作序,五官分外忙得得意非凡。方夫人又不時打發丫頭出來,催他畫集豔圖。衆夫人公送了他幾色精巧針線,以爲潤筆。閒話休提,此時已是七月中旬,方夫人早接了婉容,小鳳過來,商議到甘家下聘。甘老在揚州,亦遣人到南京陳府來納采。陳,甘二家,現在都是堂堂望族,一切聘禮,自然格外豐厚。小儒又備了數席酒,開場演戲,延賓酬客。忙亂了好幾日纔罷。當陳,甘兩家納聘之時,衆人忙忙碌碌,五官也不能不廢兩日工夫,出來張羅。所以集豔圖直至八月初旬,方算完成。園景補的是奪豔樓,留春館,兩翻軒等處。將方夫人畫在集豔樓下,倚闌兀坐。身後立着紅雯丫頭,闌外是沈蘭姑,懷內抱着寶森,賽珍小姐,立在一旁,背持着紈扇,微微含笑,似作欲言之狀。方夫人手中執了一支大紅牡丹花,逗着寶森頑耍。寶森隔着闌干,笑嘻嘻的探身,雙手來接這支牡丹花。此是五官頌揚方夫人的意思,暗寓方夫人爲花中之王,又代三公子寶森發了吉兆。其餘衆位夫人,或三個一叢,或五個一堆;有帶着侍兒穿花拂柳閒行的,有聚在一處猜花鬬草,有獨坐觀

書，有臨流垂釣各各不一。皆是淡妝素服，家常裝束，愈顯得天然體態，顧盼風流；庭院生輝，花柳減色。上面亦用小八分寫着「春園集豔圖」五個隸書。只注了年月，不用下款。小儒等人見了稱謝不盡。五官笑道：『何謝之有？只恐畫得不好，不合大太太的意，卻要請老爺包荒，說得好聽些，須說他本是學手初畫，不能畫大件的。衆位太太，姨太太太太，小姐們，亦望衆位老爺解說。』小儒笑道：『你們聽聽，我們不過說了一個謝字，就引出他這些嘮嘮叨叨的話來。』即回頭吩咐跟來的家丁，即去裱糊裝潢，送與大太太收了。衆人又說了半晌閒話，方各自散去。轉瞬中秋，一切俗景常情，不須細贅。是日小儒備了兩席酒，并邀了從龍過來，與衆人賞月。裏面方夫人也請了婉容，小鳳來，與衆位夫人慶賞團圞佳節。次日，從龍亦遣人邀請小儒等人，到衙署內吃酒賞桂。無非你招我請，往來宴會，行樂而已。就是這秋節，直鬧到下旬方止。一日，小儒早起閒步，至叢桂山莊，去看五官。走過留春館，即由半村亭後，一路走去。一則此路稍近，二則雖係深秋，天氣尚熱，走這條路去，桑槐夾道，榆柳成行，沒有日色蒸透下來，似覺涼爽。正走到半村亭，東邊一帶假山石後，忽聽得山石那邊，嘁嘁喳喳，有人說話。小儒止住腳步，倚着山石，側耳細聽。是兩個人口氣，因說得太低，聽不出是誰人聲音。隨後幾句話，說得高些，聽出是自己房內大丫頭紅雯口氣。那一個，只唯唯應答，分別不出。只聽得紅雯嘆了聲道：『我們這一干姊妹們，多是修來的，到他們家伺候，主人的脾氣又好，又沒得過重的差使。我到這門裏，將近七八年，太太連大氣多沒有呵着一口，還要怎麽呢？就是你衆位姊妹們，也算好的。我看各家太太小姐，多是和聲悅色的，待下人，從沒有使着主人性子，比待自家兒女，也差不多。你們沒有見過難說話的主人，輕則罵，重則打，呼來喝去，還算是平常。待雇工們略略好些，因他們來去自便，待他狠了，他會走的。惟有我們買來的丫頭，是賣斷在人家的，就是打死了，也只好白丟了命，那個同他去理論呢？我雖沒有見過，耳朵裏聽得不少。你們不見人家，動不動丫頭逃走了，那是爲着什麽呢？不過是主人待他太狠了，他實在盼不到出頭日子，朝朝捱打，暮暮捱駡，也還罷了；不知主人，既待他狠，即不能體貼他們了；縱然挨到二十多歲，發出來配人，亦是將高就低，隨便老的少的，胡亂配上一個，不管人家一世的終身。俗說，女子配人，如重投娘胎一般；所以他前思後慮，只有逃走爲是。有父母的，仍歸父母，無父母兄弟的，

倒好說一句不顧廉恥的話,意中揀一個中意的人,跟他逃走。足見這些事,并不是我輩丫頭們好意做的,多是主人逼迫至此。我看世間最苦命的,莫過是我們做丫頭的了;若說我們現在這一干姊妹,眞是前世修來的,比那小戶人家姑娘,還要快活些呢。還是那一等綾羅沒有穿過?那一種珍饈美味沒有嘗過?」小儒聽罷,暗暗點頭道:「可見人家待下人,是最難的。一經暴虐,卽生異心,仍落得他們背後譏誹。他們說主人待他狠了,只好揀個人跟他逃走。這些事,就是主人家待他寬厚,過了摽梅之年,他們亦要生心。孟子云: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,這一句書,專指這班怨女曠夫而言。改日,我倒要與夫人商議,將一干大丫頭們,發出去配人,另挑小丫頭服役纔是。他們縱不生心想逃,也恐做出別的不尷不尬的事來,那時悔之晚矣。」又聽得那個丫頭答道:「紅姐姐的話,眞一絲不錯。我們家姨奶奶,待人也與衆位夫人一樣寬厚,是沒有說的。在我看,衆人中,惟我們家大太太,苛刻一點,專喜人家奉承他,又歡喜省個把小錢兒。若說打罵,使性子,也是沒得的。這麼說起來,我們姊妹中,單有春梅妹妹,遇着這位主人,可不比我們略略差誤些。」小儒聽了,方知是洛珠房裏的玉鶯丫頭。又點點頭道:「人待人好,人也知道的;背後人亦不肯埋沒。衆人中,果然者香的大夫人,是比我們家的覺得苛刻些。可見他們眼力不錯,頗能識人。」再要往下細聽他們說些什麼,只聽紅雯道:「哎唷!我們只顧說話,太太還待我送桂花去插瓶呢!我們去折去罷!現在叢桂山莊,偏生柳五爺與衆人住在裏面,叫我們不順便。不然,我們園子裏一日還要多來幾遍。」說着,兩人嘻嘻哈哈,奔叢桂山莊去了。小儒怕他們看見,知道背地裏聽他們說話,不大雅相,反退了一步,側身閃在山石後,讓他們走遠,轉過灣去,方一步步走出,亦向叢桂山莊走來。將至園門前,擡頭見紅雯折了四五尺長一枝丹桂,玉鶯亦折了幾枝小枝兒,笑盈盈的出來。見了小儒,站在一旁侍立。小儒道:「折這些桂花,可是太太要插瓶麼?」紅雯應了聲,小儒卽跨步進門。紅雯、玉鶯一同去了。小儒走進園門,只覺陣陣幽香,撲鼻沁心,擡頭見數十株桂花,開得如燦金一般。停止腳步,細細賞玩。伏伺五官的小童,早看見小儒,忙入內通報。五官掀簾迎了出來,彼此問了好。五官卽邀小儒到裏間入坐。小儒見桌上放着幾柄摺扇,拿起來看,多是一色眞磁金便面,皆畫的是花卉翎毛,有的尚未設色。小儒看了,讚不住口道:「五官愈畫愈精,再過兩年,眞正

要求不到了。」五官笑了笑，正欲答言，只聽院外一陣笑聲，王蘭等人，多掀帘進來。小儒，五官忙起身邀衆人入坐，衆人爭着看五官畫的扇子，你誇我讚。王蘭一時高興，磨濃了墨，將五官畫成的幾柄扇子取過，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真個書畫雙佳，分外出色。衆人傳玩了一回，方各自散去。小儒晚間回上房內，卽將日間在園子裏聽得紅雯的話，細說一遍。方夫人道：『我久想將紅雯配人，又不能草草的胡亂了事。難得丫頭在我跟前七八年，各事伶俐，對人喜歡。意在揀選一個好好人家，將他嫁去，庶幾才對得過這丫頭。明日待我與各家太太們商議，大家留心訪揀，一得了好人家，卽將這一班大丫頭，發出配人。還要吩咐牙子家，挑那頭臉平正，手腳伶俐的小女孩子，多挑幾個來選擇，以便補他們的缺分。不早早的預備着，待他們走了，再挑小的，一時換易生手，摸不清頭腦的；必得他們領帶兩個月方好。我想先挑選小的，然後再開發大的，可是不是呢？』小儒點首，連連稱善。次日方夫人果然與衆夫人說了，衆夫人亦甚以爲然。隔了一日，卽吩咐牙子家，挑上幾十名小丫頭來。衆夫人各揀了幾名，兌了身價，又多起了名字，其餘的發回。叫這一千大丫頭，領着他們，各習執事。閒話休提。一日小儒坐在上房內，和方夫人，蘭姑說笑。忽見雙福進來回道：『大少爺，二少爺都回來了，幷與揚州甘少爺一同來的。』小儒聞說甘露來了，忙叫雙福請甘少爺在前廳相見，自己換了衣冠，也迎了出來。未知甘露到此何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 第五十九回　江漢槎滿喪朝北闕　陳寶焜初任治南昌

話說：陳小儒聞得寶徵，寶焜兩兄弟回家，又聞女壻甘露也同了來此，心內歡喜。因甘露是個姣客，又是初次上門，何能怠慢，忙穿了衣冠，出來相見。方夫人聽說，亦知甘露是要進來的，也更換了大衣，在中堂等候。小儒到了前廳，早見寶徵兄弟，邀着甘露，由外走入。他三人，皆穿着公服，一般的少年英俊，絕世丰神，分不出誰優誰劣，眞不愧佳兒快壻，不禁喜形於色。甘露見小儒迎出，忙搶步近前，先請了安，隨卽拜了下去。小儒一手挽住，答了半禮。甘露起身，又代祖父，父親問安。小儒亦轉問了安好。寶徵，寶焜，俟甘露見禮畢，方一齊上前，見父親請安。小

儒點了點頭,即回身邀甘露入座。寶徵,寶焜才退了下來,到後堂見母親去了。小儒細問京中一切,與來往途間情形。又問甘醬近來精神尚健?甘露一一答過。即立起身,請王蘭等各位伯叔拜見。小儒笑道:『他們皆在園子裏呢,改日再見罷。』即叫家人,持甘少爺的名帖,去請諸位大人的安。甘露又請至後堂,謁見方夫人。小儒謙遜了幾句,甘露再三不肯。小儒先命家人進去通報,便起身邀了甘露入內。單說:寶徵,寶焜,一逕到了後堂,見母親,請過安。又問了姨娘好,賽珍小姐,也上前見了兄弟。此時合府男女,僕婦人等,都上來叩見二位少爺。寶徵兄弟,又拜衆位夫人。方夫人見兩個兒子,比在家豐富了些,又見他們皆是衣冠齊楚,愈顯得如一雙玉人相似,把方夫人只喜得眼睛多笑合了縫,道:『你們沿路辛苦了,坐下歇歇罷,不用東拜西拜的了。就是缺點禮數,衆位伯母嬸娘,也不怪你們的。』正說着,只見家人上來說:『老爺同甘少爺進來了!』慌得賽珍小姐,沈蘭姑,與各位夫人,都一齊避進房內。寶徵兄弟早迎下階來。甘露擡頭,見方夫人立在中堂等候,即上前叩首請安,代母親問了安。方夫人命寶徵挽住。方夫人是初次見女壻的面,細細打量,見甘露一表非凡,人才出衆,與自己兩個兒子,不相伯仲。心內更外喜悅。即叫紅雯取過兩分從重的見面禮,給了甘露,無非荷包扇套金銀筆錠方勝等件。甘露謝了賞,方退了出來。小儒叫寶徵,寶焜陪着甘露到前面歇息,自己即不出來了,免得甘露各事拘束。又吩咐廚房,預備盛席款待。寶徵兄弟,同甘露到了前廳,即一齊寬了公服,隨便散坐,用茶。少停,擺上酒席。小儒出來謙讓了一巡酒,復回後去,仍着寶徵,寶焜相陪。酒散,又邀了甘露到園中閒玩。遂在留春館內設了臥具,晚間,仍是盛席相待。次日,甘露坐轎至王,江,祝,馮及雲從龍衙門各處拜謁。各家皆分日擺酒,邀請甘露。住了半月有餘,方告辭回揚。臨行小儒復擺酒餞行,又贈了一分厚禮,轉呈他祖父甘醬。王蘭等人,各有所贈。寶徵兄弟,直送至碼頭方回。這裏王蘭等人,又公請寶徵,寶焜,代他兄弟二人賀喜接風。閒話休提。過了重陽,小儒即叫他兄弟,收拾行裝;又帶了數十名家丁,回杭祭祖。尅定日期,十月可以出來,料理完姻。不言寶徵,寶焜前往杭州。單說:九月初旬,已屆江漢槎除服之期。若論漢槎的意見,不願爲官,情甘終老山林,侍奉北堂。無如江老夫人,逼着他起服進京赴選,又勉勵他:『世受國恩,此身旣屬在朝廷,盡忠卽難盡孝。況你已有一子,我正可含飴弄孫,以娛暮景。我

年雖衰，精力尚健，切不可因我誤了你後路遠大前程。』小儒等人，亦勸他進京選職的爲是。漢槎無奈，只得依允。即在從龍處呈了稟詞，託他代奏。隔了一日，旨下，着江漢槎來京陛見，聽候選授。漢槎見奉了明文，不容遲緩，即叩別母親，又去辭了小儒等人，自然有一番祖餞俗情，毋須細贅。起身前一日，江老夫人在中堂擺了酒，代兒子餞行。漢槎跪進了一杯酒道：『兒子此去，若得了實授地方，即差人迎接母親赴任。母親在家，各事多祈保重。兒子遠離，才可放心。』江老夫人點頭，吃酒，又諄囑漢槎一路舟車小心，更皷席散，漢槎親送江老夫人回房安寢，方到自己房內。早見瓊珍與小憐也備了一席等候。大家恭敬了三杯，不過說些沿途留心，努力加餐的話。漢槎亦囑咐他們，善侍衰姑，照持家事。直飲到三更方散。是夜漢槎在小憐房內歇下。次早，黎明，又去拜辭了江相靈前，帶着家丁，出城登舟，在路行走，非止一日，毋須細表。這日，早抵京都，覓定寓所，安置行李。前一日，先在宮門外掛號請安，預備來日陛見。次早，蒙恩召見時，追念江相在日，勤勞王事，温諭頻頒，着伊子江漢槎免補道員，以按察司遇缺簡放。漢槎謝恩下來，即去拜見各同年世誼。所有部屬各官，均是江相當日爲堂官時一班屬員，又深感江相之情，不用漢槎去囑託，無不留心。一日，恰好江西臬司出缺，督撫奏請上來；吏部得信，即題請以江漢槎補授。漢槎因江西在雲從龍轄下，甚爲欣喜。忙着謝恩請訓，又去部屬裏小爲料理，即擇日出京赴任。一路毫無躭擱，行了幾時，這日已至南京，見過江老夫人，合家喜悅非常。漢槎乘機稟請江老夫人至任所奉養，江老夫人，本想不去，怕的兒子，是個明大義的人，見母親不去，即不肯帶妻妾同行，只得答應前去。漢槎見母親依允，好生歡喜，便吩咐家中早爲收拾，免得臨行忽促。次日備了手版，去謁見從龍下來，又拜見小儒諸人。小儒聞得漢槎放了江西臬司，便重託寶焜到江西候補，請漢槎照看，須同自家子姪一般。如有不法，即行參辦，切勿徇我的情面。接着小儒等人，爲漢槎賀喜餞行，無非戲酒而已。熱鬧了十數日，漢槎即迎請着母親，帶着家人，到江西赴任去了。暫且擱過一邊。且說：寶徵，寶焜兄弟兩人，回到杭州，祭過祖，拜過合族，又去見了朱蓬耕夫婦。蓬耕與張氏，見女壻點了詞林，甚爲喜慰。此時冷桓已推陞到杭嘉湖道；寶徵遂將父親的信，當面投遞。冷桓見信中說到寶徵的親事，請他轉致蓬耕，約於十月半前後送朱小姐至南京完姻。冷桓答應了。寶徵又同了寶焜，將先遠的

祖墓修葺，各事完畢，方擇日動身，去辭別了朱、冷兩家。冷桓寫了回書，交給寶徵。蓬耕見寶徵兄弟去後，即趕着置辦嫁裝一切。朱家雖是寒素出身，所幸蓬耕作了一任縣令，稍有積蓄。膝前又無三男兩女，只有這位姑蘭小姐，平日又愛如珍寶；再則陳府現在富貴兼全，是杭城數一數二的人家，故而盡其宦囊所有，備了妝奩。到了十月初旬，諸事齊全，雇了幾號大船；蓬耕夫婦親送女兒往南京來。再說：寶徵兄弟回至南京，見過了父母，將冷桓的回書呈上。小儒看畢，擱在一旁。即與方夫人商議：「不如俟朱親翁送女來此，就湊着這個時候，也代焜兒完娶。再送賽珍到揚州出嫁，豈不兒女終身大事，一齊都完結了麼？」方夫人連連稱善，即煩王蘭、二郎修書到揚州，通知甘家。兩邊一嫁一娶，皆爲的是兒女姻親大事，忙着請媒邀賓，鬧個不了。這日，雙福來回：「朱老爺、朱太太送親的船，已抵碼頭。」小儒、方夫人聽說，忙叫雙福帶幾名家丁，內裏派了數名僕婦，丫頭，打發三頂官轎，去接朱府眷屬。小儒前兩日，早在左近賃了一所公館下來，預備朱府人等居住。又撥了廚子，與粗使丫頭，小使，過去伺候。雙福到了船中，見朱蓬耕請過安，而回小儒、方夫人的來意，即同着朱府家丁，收拾箱籠一切，擡的擡，挑的挑，直奔新宅子裏。隨後朱蓬耕夫婦，及姑蘭小姐，坐了大轎，也進城來。先到公館內，看了住落。朱蓬耕便過這邊來拜見小儒人等，談了半晌，方告辭回去。接着小儒人等，親來答拜，又送了酒席過來洗塵。因姑蘭小姐，尚未過門，方夫人不便邀請之故。那邊朱府也將杭州帶來的土宜，分送各府。各府亦接二連三的，送酒送席。小儒早擇定十月二十四日，天喜黃道良辰，代寶徵完姻。十一月初一日，甘家送嫁到南京。初十日，小儒、方夫人，親送賽珍到揚州去。這半月之中，三件喜事，忙的各府家丁，沒有片刻空暇。況方夫人最愛賽珍小姐，一應妝奩，格外從豐。又曉得甘家不甚饒裕，賠了一頃田地，黃金三百兩，白銀五千兩過去。至於甘家賠來的嫁貲，當日結親時，即議定各事從儉；所有不足，均是陳府代辦。此亦是小儒體貼甘老之處。閒事休敍，早到二十四日，朱、陳兩府，張燈結彩。伯靑、二郎，是兩位原媒，皆穿了公服，領轎前往朱府，一路排開執事，紛紛約有數百名行人，十分熱鬧。頭一起，是小儒的執事，前任兩江總督部堂吏部尙書等牌扇；第二起，江蘇學政全省提督軍門詹事府正詹事，是陳仁壽的執事。原來仁壽在學臺任上，已陞了正詹，今年正值任滿之期，前月新學臺已接了印，仁壽即要入京覆

命供職。所以寶徵等完姻，不能前來。適値玉梅新產一女，未便同往，仍留小儒處居住，倒遂了玉梅的私願。第三起，是寶徵本身執事，某科舉人，某科進士，欽點翰林院庶常吉士等牌扇。觀看的，如人山人海一般。朱府請的是洪靜儀，林小黛二位夫人，代姞蘭小姐梳妝。陳府請的是程婉容，江素馨兩位全福夫人插戴。寶徵今日穿着簇新朝服，頂戴兩朵銷金宮花，身披丈二猩血紅羅，坐着八人綠呢大轎，隨着新人綵輿，到朱府來奠鴈。行過大禮，卽作辭回去。待到吉時，綵輿進門，參拜天地，合巹撒帳等事，種種瑣碎情節，不須細說。兩位新人，郎才女貌，彼此恩愛非常。三朝廟見已畢，甘家送親的人亦至，潔玉小姐過了門，與寶焜兩相敬愛。接連又是寶徵夫婦回門，方夫人見兩個兒媳，皆是端莊秀曼，甚爲喜悅。小儒留下朱蓬耕夫婦，過了幾多，再回杭州。張氏夫人，亦因不放心姞蘭小姐，難得親家相留，便攛掇丈夫開春回去。甘家的人，過了三朝，卽回轉揚州。因不日陳府要送親過去，不能久留。待至初六日，小儒方夫人卽收拾送賽珍小姐起程，到了揚州，自然又有一番禮節。中旬後，小儒方夫人始返南京，又來着回門對月等事，忙忙碌碌，直至歲底，才算清楚。接着又屆新年，陳府今年添了兩位新人，分外熱鬧，書不贅敍。單說：二月初間，寶徵函約甘露結伴入京，寶焜亦要前往江西各家紛紛餽送。小儒發了數封信，與寶徵，甘露帶往都中，分投諸同年世好；不過託他們照應，恐兒壻年幼，不諳事務。又發信寄與漢槎，請他照看寶焜。臨行，兄弟兩人，叩拜父母登程。寶徵是單身入都，舟過揚州，邀甘露偕行。寶焜卻帶着潔玉小姐，同赴江西，小儒派了幾房老實僕婦伺候，又着雙福一同隨了寶焜前去。因雙福乃多年的家人，親見寶徵兄弟長大的，遇事可以阻諫。小儒又切實吩咐了雙福一番：『倘小主人有不合禮的事，你勸攔不下，卽寫信告訴我，若你也一道兒，瞞神弄鬼，我知道了，定不依你。』雙福聽說，摘了帽子，在地上磕頭道：『家人沐主人如此另眼看視，眞粉骨碎身，難報萬一。家人若有事欺了主人，卽天地鬼神，也不能相容！』小儒點點頭：『原因你各事謹愼可靠，才將小主人交代與你；諒你心地明白，斷不會誤事的。』內裏方夫人亦重託了雙福，又吩咐衆家人婦婢，小心伺候：『日後我都有重賞。』又去囑付潔玉小姐：『各事留心，夫婦第一要和睦，你敬我愛，不可反目。』寶焜夫婦，唯唯應命。潔玉又去辭別各位夫人。前兩日，甘霖從揚州親來送妹丈妹子起身的，這日直送至城外碼頭，珍重

了幾聲方回。小儒留住甘霖盤桓了數日,才回揚州。寶徵同甘露由王家營起早,在路走了旬日有餘,早至都城,共覓下一所住宅同居。連帶來的家丁,約有數十人,公寓中倒不寂寞。直待到朝考過後,寶徵受職編修,甘露簽分禮部學習。今上又知道陳寶徵乃陳眉壽的長子,愛他年幼學優,又念小儒日前供職忠公,殊恩特沛,欽派寶徵充實錄館纂修差使。不提他郎舅兩人在京供職。再說:寶焜一路風帆,直抵江西省城。雙福先上岸,賃定了公館;隨後寶焜夫婦,坐轎入城進宅,帶來行裝,一切整整安置了數日,方才粗定。寶焜卽備了手本履歷,去謁藩司,及本省制撫軍,下來,又去謁見漢槎,遞了小儒的信。漢槎細問,在路行了多晨,又問現在居住何處。寶焜一一答過,方告辭出來。次日,卽去稟見首府,與同寅各官。適値南昌府知府,是新到任的,寶焜見面時,卽吃了一驚。看官,你道是誰?那知卽是魯鵰。他何以得到此間來做首府的呢?因在揚州甘泉縣任上,告病回京;見了魯道同,揑成一片謊詞,說他吃了小儒,雲從龍的苦。魯道同因上次王蘭的事,很不快活小儒。此時見兒子丟官回去,又聽了魯鵰一面之詞,火上添油,大罵道:「陳眉壽,雲從龍,這兩個該死殺才!各事與我魯家做對,是何道理?我魯家從未得罪過你們!上次鵰兒是雲從龍叫他丈人參的;今次鵰兒,又是他自家勸令告病;你們欺我兩個兒子,卽如欺我一般。若論陳眉壽,尤其可惡。上回爲王蘭的事,我很不耐煩。此時你又尋事到我頭上,叫人怎麼咽得下去?罷了,慢慢的打聽他們罷!倘有一半件差誤,跌在我手裏,那時再說!」魯道同前思後想,愈想愈氣,又切實抱怨了兒子一陣。恰好見春闈放了榜,寶焜以知縣分發江西。一時觸起機變計上心來;沒奈何將自己歷年聚蓄的若干私財,取出來代魯鵰報捐開復,又加捐了知府,在部候選。魯道同既在閣內辦事,前次又做過吏部堂官,那個不去奉承他?魯道同卽授意部屬各官,專候江西省知府出缺,再行題請。偏偏事有湊巧,未及數月,江西南昌府首府病故,督撫奏放新員赴任。部裏得了信,卽以魯鵰題請上去,遂蒙俞放南昌。魯鵰亦甚爲歡喜,在部裏領了憑,辭別父親,帶了家小,星夜赴江西新任去了。臨行,魯道同又暗暗囑咐了一番。自古小人心腸,大概相同。魯道同不言,魯鵰亦能領會及此。魯道同見大兒有了官去,爽性代次子魯鵬,捐免了處分,指捐內閣中書。因魯鵬是個一榜,倒也合例。單說:魯鵰到了江西,自接印之後,一味夤緣,買上司的歡心,惟有漢槎深知他前番行爲,大

爲不快。見他各事謹愼,無隙可乘,也只得暫爲隱忍。今日寶焜謁見首府下來,甚爲詫異。暗忖道:『怎麼這個冤家,也到江西來?莫非因我而至,想報復前仇麼?』想到此處,不禁焦躁起來。再退後一想,自己啐了一口道:『呸!陳寶焜,你怎麼這麼畏刀避劍,還算是個丈夫麼?只要我有了缺,立心不苟,諸事秉公,就是魯鵾現爲本省督撫,也奈何我不得。何況他也不過是此間一郡之守,我亦一邑之侯,相去只一間耳。我惟知做官的分中之事,上答國恩,下恤民生,卽是了。此外又何足慮焉!』前後這麼一想,反坦然自如。每逢衙參之日,寶焜也隨着各同僚去見首府。誰知魯鵾見了手本,卽忙請見,很爲深談暢敍,覺似合契得非凡。若値單見時,必留茶留飯,殷懃備至,將寶焜請入內廳,終日盤桓。又說:『當日在揚州,我是初膺民社,各事不免尙於血氣,胸中又無見識,是以鬧出那些事來。後來深蒙令尊老大人與雲大府訓誨,雖然彼時難爲人情,而今細細回想,沒有日前一番挫折,也沒有今日,倒是成全小弟。不則一味任意,恐受禍更深。嘗聞古君子造作人才,不避嫌怨。尊老大人與雲大府,卽此意也。小弟實係銘泐五中,從天良內激發出來的話,並非巧言取悅之詞。』寶焜聽了,甚爲納罕,暗道:『這個人與從前竟成天淵之別,我亦不可存心絕人太甚。』也謙謝了幾句。由此寶焜倒將魯鵾認作知己。魯鵾又極力在上司前稱揚寶焜年富才明,大有作爲,非百里之才。雙福冷眼從旁看出動靜,便中勸諫了數次,叫寶焜不要去親近魯鵾,怕的與自己有礙。無奈寶焜惑於魯鵾一派巧言,反以爲雙福多事。雙福的話,如耳邊風一般。說煩了的時候,卻不便呵斥,惟有隨口答他兩聲。看官,可知道何以魯鵾不記舊恨,反同寶焜親厚?因內中有幾個人,指使魯鵾做的。這些人是誰?說出來,又是看官們會過的熟人,乃是許春舫、朱丕、賈子誠等三人。他們因何又聚在一處的呢?只因許春舫前在揚州爲章如金的案件,去了官職,卽辭了府幕,回轉江西。好在他家中甚爲富足。因打聽得魯鵾到了南昌府任,卽去拜見。魯鵾上次得過他的財帛,又知他是江西省中的富戶,樂得與他去交接,留他做一名耳目。便具帖延請許春舫入署。過了兩日,朱丕與賈子誠也由浙江到南昌來投魯鵾。朱丕又改名世功,捐了一名從九品,分發江西。遂託魯鵾稟請,留於南昌府屬差委。魯鵾亦樂於收他爲牙爪。又將賈子誠請至幕中。他們本是舊交,今日復聚在一處,便任性狼狽爲奸,無惡不作,無利不趨。有受過他們害的,卽送了一個

綽號,稱之曰「南昌四獸。」言其如虎狼一般,可以食人。初次寶焜見過魯鴟,回至後堂,即與三人計較,要結實的收拾寶焜一場,以報他老子前番之恨。賈子誠笑道:『雲翁不必性急,此事極易處置。雲翁卻不可露出半點懷恨之意,須要格外與他親近,不妨將日前的話,引咎歸己,使他不疑。你雲翁有報復他的意見,那時出其不意,下一毒手,猶如迅雷不及掩耳。縱然他有通天手段,也措備不及了。』說着,又走近一步,附着魯鴟耳畔,低低的說了幾句。喜的魯鴟手舞足蹈起來道:『子誠先生,眞今世之張子房也,拜服,拜服!』又將子誠定的計策,告訴朱,許兩人,亦同聲說好。朱丕道:『非如此不可,必須先將他安置在肘腋之下,方可不時稽察他的過失,又可轄制到他;若在鄰邑,究竟隔手隔腳的,其權柄不在我手內,眞正算計得點水不漏,不怕他不墮入術中。而況小陳是個初出書館的孩子,有多大見識?更易上這圈套!』不說魯鴟等人,暗中算計。這日,恰好南昌知縣,調了他缺。魯鴟乘機稟請寶焜署理此缺。雖然寶焜是初到人員,首邑首縣,不甚合例。若說署理一層,尚可破格。藩司亦見寶焜少年有幹,便准了魯鴟稟請。一面轉詳撫院,一面札飭寶焜署理南昌縣事。寶焜初任,即得了首邑,喜出望外。忙擇日接篆,派雙福總司門政;又聘請了幾位老手幕友,司理刑錢各事。次日,即去面謝魯鴟。見了面,魯鴟先給他道喜,又說:『我常想兄弟們,能在一處就好了。那知天從人願,如了我的私衷。並非我之力量,乃老兄洪福,亦是南昌衆子民之幸,得此賢父母,來治理此邑。再則我們今日說開了,以後切勿拘於名分。一有公事,大家同心合力的商酌辦理才是。』寶焜起身,諾諾遜謝不已。又閒談了半晌,方作辭回衙。自是寶焜諸凡百事,稟到府裏,無不允從。魯鴟有了疑難案卷,反請寶焜去計議。寶焜心內深爲感激道:『旣蒙他在上游前保舉,又蒙他擡愛我,須要實事求是的做一番大大事件,方不負魯太守拳拳之意。』遂暗中吩咐雙福與數名心腹家丁,在外密訪當地土豪惡棍,及一切關乎民瘼之事;又不辭勞苦的,晝理公卷,夜巡閭閻,除莠安良,捕緝盜賊。一日,寶焜正坐在衙內,與幾位幕友談心。只見雙福上來回道:『家人昨日訪聞,城東有一件奇冤,迄今數載,沒有昭雪。這一起人,都視官府如兒戲,任性妄作妄爲,毫無忌憚。歷任各官,多恐搜尋出根來,激出意外變亂,是以多含糊下去。家人旣訪得了實信,卻不能不回。』寶焜聽了,很吃一驚,忙立起問道:『什麼原故?你且細細說與我聽。』未

知雙福說出些什麼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　懲教匪德庇閻閭　縱罪囚賄通獄吏

話說：陳寶焜聞雙福說城東有一件奇寃，至今未雪，忙問道：「你這話可的確麼？」雙福道：「家人若不打聽眞切，何敢虛報？」寶焜道：「你且將這案情由，說與我聽。」雙福道：「說也話長。東邊離城十里，有座萬家村，這村中的煙戶，約有數百餘家，倒有一大半姓萬的，俱以耕讀爲生，安分守己，從不干預外事。村南，有個秀才，名叫萬坤，祖父遺下有百畝良田，家中甚爲過活得去。萬坤又在家訓了一堂蒙童，妻子熊氏，亦是舊家女兒，夫婦年過四十，尙未有子女。一日，萬坤傍晚，解了學，在門前柳樹下散步閒眺。見一起有五六人，走進村來，均是隣邑楚南北的人氏，因路過此地，天色昏黑，意在莊中借宿一宵，明早好去趕路。萬坤是個長厚人，憐他們出門之苦，卽將前進打掃出來，讓他們居住。這一干人，夜間並不困睡，多一個個盤坐地上，口內喃喃的似作誦經之狀。萬坤見了，甚是詫異，忍不住跨進房內，詢問原委。衆人見萬坤進來，也不慌忙，徐徐立起，邀萬坤坐下。爲首之人說道：「我等行爲，既被先生看破，諒不能相瞞；亦是先生有福，才得此機遇。我等幼年，探木入山，見一道士，龐眉皓首，坐於石上，喊我等近前，說與爾等有緣，授爾等神書一卷，出以濟世，他日功成，卽可飛昇仙闕。遂在懷內取出一卷書來，交與我等，升空而去。上面無非積功累仁，廣行善事。又有些納氣運功之說。現在我等立其教曰廣仁大教，同事爲首者，共有數百餘人。我等得書時，卽望空設誓，立心願濟盡天下，同登正路。到處又尋訪福厚之輩，延入我教，不過多一人，卽多一人傳授。我等素知先生爲人謹慤，故特來相訪。這一村之中，以先生爲表率，卽請先生爲我教，在此作一領袖，人必信從。先生目下正乏鸞鳳，若濟得多人，包管先生熊羆叶夢，芝蘭盈庭之慶。」若論別的話，萬坤毫不介意，一說到子息上，正碰入萬坤心坎，笑嘻嘻的起身道：「果然有驗，天賜我一子，接續香煙，我情願入教倡首奉行。不知列位這廣仁教怎麼行法？」衆人看他入港，好生歡喜，卽將神書取出，與萬坤觀看。其教一府一縣一村一堡一里等地方，每處立一教堂，選一年高信實之人爲首，名曰大祭長。再選一人協教，

曰亞祭長其餘百人之長，曰總司戶；五十人之長，曰次司戶；十人之長，曰大司戶；五人之長，曰小司戶；又每教堂，派一往來傳信集衆之人，名曰走堂。一逢三七日期，在教之人，齊集於教堂，聽大祭長登壇演說；教中言語，無非爲臣要忠，爲子要孝，天下有寒者我教當以衣衣之，天下有飢者，我教當以食食之。再於每日朔望之日，懸掛廣仁大師影像，在教者，悉排班行禮參拜，各陳所求，默禱於壇下，必有靈驗。這廣仁大師，卽是西方我佛如來化身。佛以慈悲度世，恐人不信佛教，視爲具文，故具大法力，另開生面，俾世之沉迷者，共登彼岸。倘在教者犯了教規，重則處死，輕則捆打。五人有犯，咎在小司戶；十人有犯，咎在大司戶；由此以推，各有約束，不得紊亂。萬坤聽了，信以爲實，與忽忽的回後，與熊氏商議。熊氏亦因求子正殷，力爲攛掇丈夫倡行此事。萬坤遂將前兩進房屋搬空，讓他們一干人安身。復將東首三間靜室，打掃出來，供奉廣仁教主影像。次日，卽邀齊在村之人，備說此教許多好處。村中人等見萬坤都敬信如神，又知道他是個明理讀書的長者，從不趨信異端，諒必這廣仁教沒有說的。便一傳十，十傳百的，傳說開去。人人皆爭相入教，共推萬坤爲萬家村這教之大祭長。一切教中禮節規模，是這幾人教導，萬坤效行。那知未及半年，一方數十里之內的各村各莊，都來入教。眼見這廣仁教日漸興旺。先後入教者，共有千數百人。糾合萬坤倡行的那五六人，一名張高，一名強德，一名袁自通，一名賈有仁，一名何堅，一名束成，皆分派了頭等執事。甚至相離太遠的地方，卽自立一教，總推萬家村之教爲首。說也奇怪，到了一年之後，熊氏竟懷起六甲來。萬坤喜出望外，無論是男是女，到底有了後嗣；更崇信廣仁大師靈驗非常。又首先解囊助田數畝，充教堂經費。其外量諸家之有無相派，共得了數百畝膏腴之產，歸入教堂，以爲額款。又派了二三老練誠篤之人，經理春種秋收諸務。這廣仁教，自有了額費，分外井井有條。轉眼熊氏身孕已屆八月，萬坤忙着雇乳娘，裁剪小兒襁褓等物，甚爲高興。一日，鄰邑教堂，來請萬坤去說教。萬坤因妻子有孕，不放心他出，意在託故推卻。被賈有仁再三勸道：「鄰堂要請你去演說教旨，是看得起你，知你道行高深，可啓發他們之未悟。你若推諉不去，一則辜負來人之意；二則顯見同教不義，未免與這廣仁二字，卽自蹈背謬。還是去的爲是。」萬坤無奈，只得允應，收拾前去。此去至速也要一半月就延，囑咐熊氏小心門戶，自己諸事要加倍留意，不可傷力勞心。次日

大早，萬坤帶了兩名雇工，又邀了本堂數人前往。誰料萬坤去了，未經數日，他家中鬧出一件天大事來。一日，賈有仁與強德來見熊氏，說他們要請位朋友，堂內不便起坐，意欲借尊府這裏，不知大嫂可肯曲從。熊氏因平日丈夫在家，這些人常來常往，熊氏亦不避躲。況他們借我家內請客，也是小事，就是丈夫在家，也沒有不允的。遂答應了。次早，賈強二人，果然請了一位朋友來。熊氏早將外面書房打掃潔淨，又叫雇工們好生伺候。賈強二人，歡喜非凡。晚間，送進幾色佳肴，一大壺美酒來。熊氏見他們來意諄切，不便推卻，只說了聲多謝，即收下了。叫丫頭們點上燈，將菜蔬取過嚐了嚐，倒還可口。便命把酒盪煖，在房內獨酌。熊氏本來量窄，今日因這酒色味俱佳，一時高興，多貪飲了數杯。覺得身子昏蕩起來，坐立不住。即起身轉步，欲到牀上小躺。忽然一陣頭暈，跟跟蹌蹌，勉力挨到牀前，倒身睡下，即不省人事。丫頭們進來，見熊氏睡熟，知道他酒醉，也不去喚他。收拾了桌上殘肴，帶好房門，各自去睡。及至次早，人衆醒時，見熊氏房門大開，只當熊氏已經起身。忙走進房中一看，只嚇得衆丫頭叫苦不迭。原來熊氏被人殺倒地上，由胸剖至臍下，血淋淋的五臟堆滿一地。可憐衆丫頭，連爬帶跌的，走出喊告四鄰。衆鄰舍來看了，也不解其意，道：「昨晚你家還有人請客的，我們聽得猜拳行令的，直到四更半天才散，怎麼鬧出這件事來？」內中有幾個老成的人，一面知照地方前來看視情形，好打呈報，一面專人去叫萬坤。隔了一日，萬坤回家，抱尸痛哭，忙去報案。縣裏下來相驗過了，即飭捕分頭緝獲兇身。後來人說到當晚有人請客的話，萬坤追究起來，細細訪問，稍有風聲。每次見了賈強二人，多有忸怩之色。一日，同伴中拌嘴，說出這件事，被萬坤親耳聽得，方知是賈強二人，將他妻子殺死。原來他們以傳教爲名，暗中專取人家孕婦胎元，合成迷藥，到外鄉外村去拐騙兒女，可獲重利。萬坤那裏曉得，誤入其中。此時訪問明白，直嚇出一身冷汗，又痛熊氏無故被害甚慘。也顧不得自己罪名，一口氣跑至縣前，擊鼓鳴冤。縣裏因人命關天，不敢怠慢，即出籤提人。有一個差人，名叫李德，也在教內，得了信，飛風去通知衆人，早爲打點。又悄悄來至後堂，面見本官，說：「教中人衆，怕激成變亂。況且萬坤所訴，亦沒有實據，不過據同伴口內之言，安知非仇隙誣栽？」縣官聽了李德之言，未爲無理，即止住籤叢，俟訪查清楚再議。卻好賈強等人的賄賂已至，內外關節皆通，縣官樂得含糊過去。萬坤雖然逢期投詞，

連連催促，無奈縣官拿定主意，不辦此案，總以未見實據爲辭；十分催急了，再加上兩名差緝訪，甚至將原差虛應故事的，坐堂比較一番，停幾日，仍是鬆懈下去。萬坤又到府裏去告過一次。俗說：有錢到處通神，府裏依然的批發到縣裏來追捕。賈強等人，又囑出旁人，來向萬坤陳說利害，縱然追到水落石出，你妻子指定是何人所害，你是這一教的教首，亦有應得之咎。萬坤被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，說了害怕起來，也不十分的追案了。及至後任縣官來，見前任尙然不辦，他又何苦強作惡人，到了任，不過換簽加差，若作振作；一俟被告的關節到了，卽放寬過去。所以這件血海寃枉的大案，竟這麼將將就就的拖沓過去。雙福把前後的情節，甫經稟完，早將寶煜氣得直跳起來。只見雙眉剔豎，兩眼圓睜，拍桌大呼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民間有如此奇寃，居民上者，竟置之膜外，豈不愧殺！非獨尸位素餐，竟成罪不容赦！我不知道則已；既知此事，隨他有千百萬虎狼之黨，我也要訪拿罄盡，爲民伸寃。秉之地方上，久久容留這干人滋事，日後將有不測之禍，豈非民父母養癰成患，去害百姓麼？」雙福忙諫道：「這件事固然要辦，亦不可造次。必須想個萬全萬美之策，方才妥善。使他們自投羅網，庶有孑遺，倘走露風聲，他們有了準備，拿不住，還是其次；若再激出別樣的事故來，那就不妙了。家人的愚見如此，尙望少老爺斟酌。」寶煜聽罷，點點頭道：「你也慮的甚是，你且出去，待我細心籌劃，若何辦法，再和你計議。」雙福應了聲退下。寶煜初時一聞雙福之言，恨不能卽時飛拿人衆；此刻被雙福道破，果然這件事，有些棘手。一經不愼，定有禍亂，那不是爲民除害，反速民受害了。倒不如不辦的爲上。前思後想，沒處下手。再者，還有一層，如果易辦，前任許多官，豈無一二稍具天良，以民事爲重者？愈見此事不易着手。寶煜背着手，在內堂踱來走去的籌畫。猛然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笑道：「如此行去，定可成功。」忙叫雙福，復又進來，起身附着雙福耳畔，說了一遍。雙福點首，答應退下，自去料理。寶煜又一面親自坐轎，到武營裏會統領官商議，請他撥派數百名兵丁，到縣裏來隨時調用。領兵官見是地方上公事，況捕緝亦是武職內的責任，遂滿口應允。當卽派了一名千總，四名百總，又撥了五百名精壯兵丁，赴縣聽調。寶煜見有這一枝兵，分外膽壯，專待雙福回來，是何動靜，卽好相機而發。話分兩頭，單說：雙福到了自己房內，改換了一名村人打扮，也不帶從人，單身奔萬家村來。打聽得賈強等人的住落，托言遠客

迷道，借宿他家。又改爲劉姓。晚間無事，說到廣仁教的好，嘖嘖稱羨不已。強德見雙福語言入港，又見雙福相貌伶俐，可以有用。遂接口道：『劉客人，不是我們此地人，怎麼知道我們這廣仁教的好處呢？』雙福微笑道：『劉下四方慕名的甚衆，各處皆知，也非獨我一人知道。不瞞列位說，小弟在家，也薄薄有點名聲，也曾立了個名目，號召多人。因爲敝地人心不齊，故而棄了他們，來投奔列位的。若見疑小弟，即不必言了。』賈強等人，聞得來客，亦是個教中朋友，非生手可比，忙笑道：『我等教名廣仁，原取推廣仁衆之意。恨不能天下人，皆來附合。怎麼兄台遠路來投，我們倒見疑起來？這是兄台自己疑心。』一面款待雙福，一面約齊各處爲首人衆，次日，來與雙福會晤。雙福又取出私囊數百金，爲入教進見之禮。人衆更外歡喜，即推他爲協理各教堂的副手，名曰亞祭長。雙福見人衆並不疑心，許他入門，好生喜悅。外面諸事，與他們格外出力，暗地卻將他們惡跡細訪。賈強等人，見他實心入教，也不瞞他。雙福又留心打探萬坤家故事；又將爲首的幾名要犯住落，訪問明白，不覺在教一月有餘，大小各事，訪得清清楚楚。這日，託言進城探親，回到縣內，把前後情形，細稟與寶焜知道。寶焜聽罷大喜，痛贊雙福很有幹辦：『你仍須快快出城，安住衆人，不可使他們生疑。我這裏，頃刻派人，幫同你擒捉衆犯。此舉算你首功，你卻要辛苦點兒！』雙福應聲退下，連忙又出城去了。寶焜隨即升坐大堂，將請來的五位營官，邀入衙內，命各帶着一百名兵丁，分頭兜拿。又簽差捕役數十名，將雙福開來的清單，交給他們，隨同作眼。第一須要機密，切勿使若輩聞風脫逃要緊。寶焜俟衆人去後，靜坐後堂，專守好音。此時心內，反七上八落起來，不知可能成功？若此行不濟，豈非枉費了數月心血？日後更難拿捉。暫且不提。單說衆營官，領着兵丁捕役出城，將及萬家村，見雙福迎了上來道：『衆位大老爺來的眞正湊巧，今日是他們說教之期，又說是教主升天的日子，各處大小頭目，多到萬家聚齊，該應他們惡貫滿盈，合當盡絕，平時多沒有這麼齊整。現在萬坤因爲屢次控告他們，怕他們暗害，反躲到別處去了。今日去擒捉，可以一鼓而獲。』衆營官聽說甚喜，忙聚齊兵丁，一擁而進。將萬家團團圍住，發聲喊，打將進去，見人捉人。賈強等人，正在那裏念經獻供，忽然打進多少人來，盡是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長繩大索，逢人便捆；欲要動手拒敵，無如措手不及，竟未走脫一人。衆營官，仍恐復有羽黨藏匿在內，又四處搜尋了一回，

方押解衆犯回城。都用繩索捆作一團，叫衆兵丁扛擡。可憐萬家莊中衆百姓，正看他們說敎熱鬧，忽然從天上來了這一干人，又滿眼明晃晃的刀矛，滿耳咕咚咚的槍礟，不知是兵是盜，嚇得攜兒抱女，犬走雞飛，沒命的逃生。跑不及的，只好把門戶撐門起來，坐在家中亂抖。那一片呼號亂喊聲，直鬧數里；連鄰村多驚慌不定。衆營官，恐有意外之變，忙一面傳令衆兵丁，不許囉唣，一面出示安民。原來前在縣衙商議時，也曾與寶焜算計及此。寶焜當卽叫書吏寫了十數道安民告示，交給衆營官帶在身邊，以備不虞。此時一齊貼起，又令營兵四面敲鑼，招撫良民，勿得驚懼。衆村民中，有幾個大膽的，聽兵丁口內說出原由，方慢慢的聚攏來詢問，始知專拿的是廣仁敎一班爲首之犯，與大衆無涉。各家方才心安，仍然搬回居住。早有前站飛風報進衙門，說敎匪一齊拿住，不曾走脫一個。寶焜喜出望外，吩咐傳萬坤對質。隨卽親身來迎接衆營官邀入衙內，再三稱謝。又重賞出力衆兵丁，候通詳時，定將諸位大名列入，候上憲敍功酌獎。衆營官亦起身稱謝，帶了衆兵丁，自回營伍；見統領，繳了令，遵兵歸隊不提。這裏寶焜見原差來回，萬坤業已帶到，忙升坐大堂，將賈有仁，強德，張高，袁自通，何堅，束成六個大頭目，及一起十數個小頭目，押在堂下。一邊先將萬坤喚上，細問敎中情形。萬坤見人犯盡獲，妻冤已洩，喜的在堂上叩首不迭。遂把如何來誘他入夥，如何在萬村設立廣仁敎名目；後來如何分設各處，又如何迷拐人家子女，如何殺害熊氏妻房，盜取胎孕；由頭至尾，細回一遍。寶焜命跪在一旁，卽將賈有仁等人喚上詰問。賈，強等人，此時方明白姓劉的是縣中差來密訪他們惡跡的，並非什麼遠客姓劉。又聞萬坤將他們隱情，全行說出，料想抵賴無益，徒受刑法。大衆嘆了一口氣道：『不意我們立敎數十年，各省幾遍，未曾敗露。今日反破於此處，也是天意，合該如此。』遂一口同聲招認不諱。寶焜命衆犯親畫了供，當堂上了刑具，發獄收管。一面通詳各大憲，候示定罪。詳文到了首府，把個魯鵑很很吃了一驚。忖道：『不料陳寶焜這小畜生，倒頗有才幹。此宗案卷，歷任多未敢辦，何以他蒞任未久，卽拿獲了？這一來，定蒙上司保薦，我更難扳搖了。我將他請署南昌，原是安置在肘畔，好擺布他；這麼一看，我倒反暗中成就了他了！』想至此處，不禁焦躁起來，忙請了許，賈，朱三人過來商議。現在朱丕經魯鵑代他上下謀爲，派他署理南昌縣典史。此亦是魯鵑一舉兩得之意；一則成全了朱丕，二則使朱丕

與寶焜近在肘腋，便於稽察他的短處。朱丕聽了笑道：『這又何難？他既詳了上來，乃是公事，萬不能不代他轉詳出去。料想正是通詳，縱不代他詳，也是沒用。何妨格外加幾句好勸語，樂得個順水人情。若說要扳跌他，只要存心算計他，任他升到督撫，也不怕他飛上天去。我卻想了個好計策在此，說不得要先拚了我這微官，方可有濟，未免我有些不值得。』魯鵰不待朱丕說完，忙道：『只要扳倒了陳寶焜那小畜生，我卽丟官，也甘心無怨。沒說你這蕞爾一官，有何惜處？你若爲我報仇，丟去了官，我定捐個知縣還你，不強你這芝麻典史麼？』一買許二人，亦同聲稱是。朱丕笑道：『果眞代我報捐知縣，我決不惜這小官，包管你大事成功，卻不可事過之後謊我。』魯鵰遂起身，走下臺階，對天日設誓自矢。朱丕始不慌不忙，說出一條計策來，如此如此，這般做去：『可不是去掉了我，他也爲我拖掉了麼？』魯鵰等人聽說，拍手稱善。又閒話了一回，朱丕告辭出來。臨行魯鵰又切實囑託了一番：『事成我定不食言，你只管放心去做。』朱丕回至本衙，專守機會，好發作此舉。漢槎自接到寶焜詳文，甚爲歡喜，道：『果然寶焜這孩子，大有才幹，我也可以放心。』督撫各憲見了詳文，亦痛讚不已，卽聯銜序功入奏。不日奉到上諭，南昌縣知縣陳寶焜，年富才敏，遇事認眞，以同知直隸州升用，并查遇有何項缺出，卽行題補外，千總百總等弁，均按品升賞，衆兵皆有賞賚。廣仁教爲首各匪，着於犯事地方正法梟示，其餘從首者，各分刺配邊遠充軍。督撫轉行下來，寶焜一一發落已畢。次日，來見首府，魯鵰見了面，便對他道喜，又極力褒獎了一回。

閒話休提。單說朱丕受了魯鵰的重託，日夜籌畫，要害寶焜。這日恰好有一起大盜獲住，發下獄來。晚間朱丕親去查監，因是一班飛簷走壁的巨盜，囑咐獄卒夜間防守須嚴。獄卒中有一名禁子名叫寶泗，爲人心細如髮，辦事玲瓏，朱丕很歡喜他，寶泗也極意巴結獄官。朱丕查過了監，到獄神堂少歇，喝退隨衆來人，單喚寶泗進來，卽將魯鵰的意思，對他說明：『我想就在這一起大盜身上，尋出條計策，才扳得倒他。』寶泗道：『好是好極了，豈不與太爺有礙麼？』朱丕附着寶泗耳畔，說了幾句。寶泗笑道：『旣這麼着，小的自會去辦，不要太爺多囑。』朱丕道：『事成，我包你有大大一宗賞賜，魯大人不是忘情的人！』說畢，朱丕起身去了。寶泗送過朱丕回到獄中，仍將各犯大刑鬆下，原來獄中各犯，不過上個鐐銬而已，其餘大刑，多俟查監的下來，上這麼片刻，遮掩耳目。寶

酒備了一壺酒,將內中一名盜首名毛三拐子的,邀入自己房內對飲,着實稱讚毛三蓋世英雄,綠林豪傑,欲與他結拜兄弟。又允他覷便設謀開活罪名。毛三是久慣江湖上的人,人一開口,他卽猜得三四分。今日見寶酒這般殷勤,明知有事要和他商量,樂得不卽說明,先吃他娘一頓再議。飲過數杯,寶酒起身,親代毛三拐子,斟了一杯酒道:『三哥,請乾這一杯。小弟有句話,要與三哥斟酌,千萬不可推卻。』毛三仰起脖子,一吸而盡,放下杯子,哈哈大笑道:『寶班長!你把我毛三當着什麼人看,待你起先請我吃酒,我卽知道你斷非無故而設。不怕你班長見氣的話,你們不討我們浮油吃,就算佛心慈悲了。俗說手執無情棒,懷揣滴淚錢。那裏還有閒飯閒酒來請我們呢?什麼話,請說罷!』寶酒臉一紅道:『噯喲!三哥,你不免太輕量小弟了!你在監中,也有一月多了,見我可是那般齷齪人?你果然這麼疑心,我也不敢相煩。別說要得着你三哥才肯請你。』毛三忙陪笑道:『和你說笑話的,怎麼就發起急來呢?說說,再遲我就不聽了。』寶酒也笑了笑,便將朱丕之意,與毛三說明:『朱太爺情願丟官,身就處分,放你逃生,你第一須知會同伴,不可說我放你,要一口說你自家越獄的。其次,你要遠走他方,切勿再被別人獲住。當知朱太爺一團好意,放你逃生,因犯越獄,疎於防範,是款公罪,若私縱因犯,卽難就承了。不能他出好心,你沒有好報他。』毛三聽說要放他好生歡喜,忙立起,謝了又謝,口內假說:『怎生對得過朱太爺呢?』寶酒搖頭道:『罷喲!你還不想走嗎?只要你依我的話,卽是報効了朱太爺了。』兩人重又飲了一回,毛三自回衆內。是夜卽與同夥諸盜說知,同夥亦樂得毛三逃走。因爲毛三是名首犯,一日擒不住他,其餘卽不好擬罪。次日寶酒悄悄至捕廳衙內回了朱丕的信,卽託故告假回去。日間早將毛三鐐銬扭開,只虛虛的扣在上面,臨時一掙卽斷。又將近號的各處鎖鑰中三簧,用線紮住,皆告訴了毛三,方才回家。一至初更時分,俟查監的下來過了,衆禁卒因今夜寶酒不在獄中,沒人拘束,卽大衆三個一堆,五個一叢,吃酒的,要錢的,自去方便。毛三先將刑具脫下,辭別了衆人,悄悄地將內號門撬下,從裏間天井內,縱身一躍,上了獄牆,用脚踢折三角尖釘數支,立住了脚,一步一步趲到屋上,始越房過屋的去了。這裏衆禁卒鬧到半夜,有幾個細心的,偸空進來瞧瞧。見內號門開着,先自吃了一驚。忙跑入內間,點了燈火,逐號來查數。東邊查到西邊,南號點到北號,甚至連尿桶毛

廁裏面，無不尋遍，單單不見了首犯毛三一人。衆人嚇得冷汗直淋，急問衆犯道：『毛三到那裏去了？』衆犯道：『毛三到號外小解去的，進來不進來，我們就不知道了。那裏派我們看住他麽？問的可不好笑！』衆人聽說，只急得乾哭。又向別號內查了一回，皆不少數。此時滿獄中大燈大火，點得如白晝。衆禁卒都來了，一個個搔耳撓腮，毫無一策。只得分頭去稟報獄官，到竇泗家送信。竇泗得了信，假作驚惶，連稱：『怎生是好？』也飛風似的跑入獄中道：『怎麽我去了一天，就鬧下這般亂子來？你們多分又是賭錢去的！好在我是申明告假的人，與我不甚相干。』衆人被竇泗一句話，問到心坎兒上，無言可答，惟有互相埋怨而已。朱丕在衙裏聞報，心內暗暗歡喜。先密遣心腹，去告訴魯鷗。一面不及坐轎，步行到獄，一疊聲傳喚竇泗進來道：『你怎麽了？首犯脫逃，是件什麽事，怎麽你這麽不小心？你的腦袋子還有嗎？不是連我多被你坑煞了？我也不管，你自去見陳大老爺去講！』說着，跺足嗐聲，連叫：『怎好！』竇泗不慌不忙，跪下稟道：『獄犯脫逃，小的原罪不容赦。無如小的早間曾向太爺請假兩天，小的今夜不在獄中，太爺的明見，要問這一干人才知道呢！』朱丕聽了，沉吟半晌道：『不錯，你是今早告假的；雖然如此說，你終不能無咎。你們窩子裏去辯去罷！』說畢，喝令從人帶住竇泗來見縣裏。陳寶焜早得了消息，正在疑信不定，揣摹之際。朱丕上前請了安，侍立一旁。便將毛三越獄情形，說了一遍，說：『堂翁示下，若何辦理？』未知寶焜怎生回答朱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一回　左祖劉江臬司密訪　善說項陳縣令訴冤

話說：陳寶焜在衙中，早得了監首毛三越獄的信息，正然驚疑。聞說朱典史到了，忙請入內堂相見。朱丕遂將毛三夜來如何扭開鐐銬，跳屋逃走的話，回了一遍：『再則獄中各節情形，卑職多親身踏勘過了，與禁卒所報相符。現在將禁頭竇泗帶到，候堂翁作何發落。』說罷，侍立一旁，用眼偷覷寶焜面色，看他若何光景。寶焜聽罷，也不回言，也不邀朱丕入座，自己站在堂口，呆呆的仰面看天。好半晌工夫，方冷笑了聲道：『這件事，眞蹊蹺！想來獄中情形，老兄是踏勘過的，也無須我去。偏生昨夜竇泗告假，毛三單單走脫，分明好似竇泗預知毛三要逃

走，特特的託故走開一般。這件事，澈底根追，還要在寶泗身上，一定無疑。老兄先行回衙，吩咐獄中各役，晚間務要加倍小心，不可再走脫一個，那就分外不便了。寶泗暫行管押，待我慢慢審問，自有着落。」朱丕聽了寶焜的幾句諷刺話，不由臉上紅暈起來，答應了一聲，即忙告退下來。晚間親往獄中巡查，俗說：賊去關門，不得不虛應故事，掩人耳目。這裏寶焜與衆幕友商議，先行通詳，再作定奪。次日，魯鵑接到詳文，滿心歡喜，一面轉詳出去，一面坐轎來見撫軍。原來這撫軍是新簡放來的，與魯鵑有點瓜葛。魯鵑請過安，歸了座，即將南昌縣如何忽略，致巨盜脫逃：「現在風聞該令懼罪，欲諉過於管獄官，及禁卒身上。雖然典史等人，難辭其咎；究竟該令係有獄之官，先事果能慎重，何致獄囚脫逃？況該令是卑府屬下，又近在肘腋，深知其平日遇事疏忽，妄自尊大；所恃者伊父曾任封疆，又擢升卿貳大員，故舊盈朝，有所倚賴，全不把地方公事，放在心上。卑府每欲詳參，因他是新進少年，不諳時事有之；或者日久，可以練達出來。此亦卑府顧恤他十年寒窗，好容易博得一第之故。即如前次，廣仁教之舉，該令多半因人成事，並非他一人的功績。無奈前任撫憲，與彼有舊，大衆只得隱忍下去。」魯鵑一席讒言，方纔說完，早把新任撫軍，氣得連稱該死道：「這種糊塗東西，還能爲官麼？貴府也太懦弱了！那怕他是王親國戚，既在我僚屬，清廉者則賞，貪庸者則黜；何況冒功歸己，尤不可恕。貴府且自回衙，詳參上來，我自有道理，斷不使這樣的守令，爲民父母，實以害民。」魯鵑見撫台信了他的話，暗暗歡喜，忙起身告退回衙，連夜做了詳文，及南昌縣詳府的文書，一齊申送上去，暫且不提。單說寶焜連日甚爲焦躁，雖說通詳文書中，備陳曲折，自己總不能居於無過之地。況且這樁疑案，分明似有人從中算計於我，只要將寶泗切實拷訊，即有端倪。想定主見，忙傳話外面伺候，既不冠帶，亦不坐大堂，只喚了幾名吏役進來，將寶泗帶入內堂，細細盤詰。寶泗一口咬定不知，全推在那一班散役身上。寶焜問了幾遍，見他不肯招認，不禁勃然怒起，命取非刑過來道：「審不出你的虛實，毛三都沒有着落，本縣的前程，亦有未便。不若將你打死，橫豎本縣不要這功名了！我看你還是銅筋，還是鐵骨；你拼得挨受大刑，本縣也拼得過，不要你招認，自己抵擋這件事去！」說罷，一疊聲的連叫敲打，又不住的把驚堂亂拍。旁邊走過雙福，單膝跪下道：「要求老爺息怒，家人看寶泗不是個糊塗人，一時信了人的蠱惑，心內轉

不過來，縱然打死，他亦無悔。不如將寶泗交代家人帶回，讓他自己商量商量，果然寶泗仍屬拗強，那時他死於杖下，不能怨人。」寶焜本無心要打寶泗，不過恐嚇他吐認實情，今見雙福上來代他求免，正中心懷，卽喝起寶泗道：「暫且饒你一頓刑法，你自家須要明白，不要替別人擔重，苦着自己身子。」又吩咐雙福道：「寶泗交與你去，好歹明朝卽要帶他來回話。」說罷，起身回後，人衆皆散。雙福領了寶泗回家，擺出酒肴，先代寶泗壓驚，然後緩緩再三勸導他，不可執迷不悟：「料想你不招認，本官也不肯干休。而且這件事，明明白白，千人共見，其中顯有情弊。你徒然吃了苦頭，挨了拷打，日久仍要招承，卻有何苦來呢？」一番話，說得寶泗頓口無言，低下頭來，口問心道：「寶泗你果然眞正糊塗！魯大老爺，朱太爺與本官有隙，我與本官毫無芥蒂，何必爲人的事，我自家受苦？縱然抵死不認，事過後，魯朱二人，亦未見得十分看顧於我。不如我從實招承，好卸脫我的身子，隨他們去各顯手段。我只將是我縱放的一節，隱過就是了。」想罷，對雙福道：「蒙你二爺擡舉，又再四的開導我，豈不知好歹？明早你二爺只帶我去回本官，我自有話說，斷不辜負你二爺一番美意。」雙福見寶泗已認，又吐出實在情由，十分歡喜，痛讚寶泗是個爽直漢子。兩人復又添杯換酒，暢飲至二更以後，方纔安睡。次日清早，雙福同了寶泗，同至縣衙。雙福先入內回明原委，寶焜卽傳寶泗進來。寶泗將前後細情，從直說了一遍。寶焜方悟魯，朱二人，合手算計，不禁大罵。命寶泗落了供，仍交外面管押。心內愈想愈惱，賭氣也不去見魯颺，意欲次日往謁漢槎，訴說委曲，再表日前通詳時，漢槎見了文書，很吃一驚。回想：「寶焜這孩子，雖然年輕，頗有才幹，卽如剿滅廣仁教一事，甚是有膽有識，心細如髮。何致分中之事，疎忽若是，俾首犯脫逃？其中顯有情節。況他詳文內稟稱爲首禁卒寶泗一名，恰恰於是日告假等云。剋下未辨有無通同，俟研鞫得實再行稟報。這其中卽是脫節破綻之處。莫非這孩子受了人家計算？再則魯守昨日又有詳參文書上來，敍說他遇事疎忽，妄作妄爲，日前廣仁教一案，多半貪冒功績。這件事，我是深知其故，委係寶焜之功。只恐新來撫軍，不明底細，誤信魯守之言，那便如何是好？我又知魯氏與陳氏本有前隙，分明魯守趁新撫軍初到，不深悉各情，好傾跌寶焜一番，以洩夙恨。前次小儒曾將寶焜重託於我，我豈可不問？就是小儒不來託我，此等有功於民的僚屬，也不能不代他昭雪。我本當傳寶焜來

見，說明於他，怕的旁人議論我有偏袒。待我暗暗訪察出一點消息，再作區處。不是我說句誇口的話，既有我在此，亦不怕有人暗算寶焜。假如撫軍信了魯守讒言，要難爲寶焜，我乃司道大員，也可擔得住一二分責任。」想定主見，卽喚了一名得力家丁進來，叫他去逐一密訪此事原由，不可遲緩。誰知大凡天下欺人的事，只可欺得一時，日久多要敗露，旁觀的公論是最確切。差去的家丁，一連訪了數日，雖未十分了然，那魯朱合謀的大概情由，早已知道。卽忙回衙稟明漢槎。漢槎聽了，大爲怒惱。正在尋思，要代寶焜辨明此事，看魯朱怎樣得過身去？不意撫軍的撤札已下。因撫軍惑於魯鵾讒言，一接到南昌府詳參文書，一面商議具摺入奏，一面卽先行撤寶焜的南昌縣印，來轅候質，另派了署理下來接手。漢槎聞知，甚爲駭然。明知這事魯鵾做了手腳，惑動撫軍，參劾寶焜。試問本省撫台，參一縣令，易如反掌；況有貪功冒績，疎玩公事等大款名目，縱寶焜有通天手段，也難翻轉過來。卽令家丁傳話外面，着南昌縣來見，好與他計較若何辦理。忽見家丁執帖上來回道：『南昌縣在外稟見。』

原來寶焜亦奉到撤札，只氣得有冤沒處叫屈，又憶這事甚爲棘手，既撫台與我作對，猶有那巨盜脫逃的實在罪名，雖然我審出寶泗的實情，恐不容我分剖。至於我這微官末秩，得失原不足重輕，只怕回去難見父母。莫若去謁見江家叔父，求他代我設策，如何彌縫。忙坐轎來至臬署，着人投帖進回，一面下轎入內。漢槎見了手本，卽命請陳大老爺內堂相見。寶焜走入，向漢槎請了安，一旁侍坐。卽將如何拷問寶泗，已得實情，乃全是魯太守朱典史兩人串成的圈套：『卑職正待通詳，忽奉到撫憲撤札，并云日前廣仁教一案，係貪冒別人的功績，據爲己有。這句話，卑職怎樣當受得起？況此案中外皆知，不容貪冒，眞正卑職有屈難伸。且撫憲既行下撤札，必然隨後具摺參劾，卑職縱然通詳，亦屬無益。是以特來謁見大人，多要求大人作主，曲爲矜全。』說罷，又起身請了安。漢槎忙起身，一把拖住道：『賢姪台，不須害怕；何況既經審明寶泗實情，更不怕他們了。足見魯守一言虛誣，言相誣。我亦因見著撫軍撤札，恐你措手不及，欲遣人請你過來商議。我看這件事，不能將就敷衍，爽性攪他一場，終有個水落石出。不瞞你賢姪說，我早已著人訪問清白，你實係無枉之災。你可速速回去，連夜做好通詳文書，只顧詳稟上來，我自有處置。二則新縣令到彼，你不可交印，將印信及此案的卷宗，親帶到省中，面見制軍，備陳

寃抑。在田伯父,定見要代你設法的。你不如此做去,你丟了官,損了名,還有後災。拚著自己幹這麼一幹,縱然你有咎難辭,他等亦罪不容掩。」一席話提醒寶焜,忙立起再三稱謝。漢槎又催他不可怠緩,若待撫台發了手,雖有在田伯父,亦難於為力。寶焜連連應諾,告退下來。回到自己衙門,將雙福喚上,吩咐他連夜封好船隻,明早往省,要不分晝夜趲趕,早到有賞。說罷,轉身回後。甘潔玉亦因這件事,愁得坐立不安,見寶焜走進,忙迎上詢問。寶焜遂將漢槎設策叫他上省哭訴制軍,庶可挽回。潔玉小姐聽了,纔放下心來。便親身領著衆使婢僕婦,收拾寶焜行裝。夫妻談談說說,直至天明。寶焜隨身帶了印信,并雙福等名貼身心腹家丁,辭別了潔玉,出城落船,即揚帆開行。恰好天從人願,一路順風,不到數日,已抵南京,連自己私第,都不及回去,只叫雙福去請問父母的安,即坐轎飛奔督署而來。投進手本,從龍傳話內堂相見。寶焜請過安坐下。從龍先問了問任上光景,寶焜一一應答。隨後將魯朱謀害各事,細細訴說。從龍詫異道:「何以撫軍如此不諒人情,只憑一面之詞,即上彈章,未免過於冒失。你今番來,我即有些疑惑,又沒有大事,何故親身赴省?不料出此意外之虞!你且放心回府,稍住兩日,將印信權交我處。當日魯鵾一到南昌府任,我即思發其前慾,因大衆勸我,人有自新之路,何妨觀其後效,我纔放他過身。誰知他自家腳步尚未立牢,又思害人,眞可殺不可赦之輩!好在撫台參劾的奏摺,都要來與我會銜,那時我自有調停。」寶焜起身謝了又謝,方告退下來,到了自己私第。此時小儒已知其細,心內雖怒惱魯朱等人,外面卻不露聲色;反把寶焜痛訓一場,說他少年心性,居官不愼,致招謗尤。寶焜垂手唯唯聽訓。待小儒沒有話說,方退入內堂。倒是方夫人甚為寶焜抱屈,見了面,即再三安慰:「我早與你父親商議過了,明日去重託要家伯父,你多不致吃虧。」又問潔玉媳婦,近來可好。寶焜逐一回明。方夫人叫他至內書房寬衣歇息。單說從龍見寶焜去後,心內尋思:「這事如何辦法?」卻好此日撫軍的咨文已到,從龍為人,向來骨鯁,也不問撫軍是否,一面回咨撫軍,不能會銜,因南昌縣面訴如是,未分曲直,何可含糊入奏?況魯守,朱尉,素不安分;即將前事略敍一二。又一面行文到南昌,立傳南昌知府,南昌縣典史,與獄卒竇泗一齊赴省聽候質訊。囑撫軍另放人員去暫理篆務等云。次日,小儒亦來拜見從龍,從龍將如何回咨撫軍,如何調取魯朱等人到省,與令郎對質告知小儒,小儒

稱謝不盡。回府說與方夫人等知道，衆人方放下心來，隔了一日，行文已到南昌，撫軍因署南昌縣的委員申稟來前，說陳寶焜私帶印信赴省，未知何意？撫軍正在發惱，忽接到制台來文云云，不禁又羞又恨；羞的是身爲封圻大員，連一縣令，多不服管轄；恨的是自己怎樣這般孟浪，也不查這麼一查，只憑了魯守之言，信以爲眞。而今制台要調取人員，到省對質，倘或魯、朱兩人之說非是，豈不連我都不好看相？若硬起頭皮，不放他們去，也不同雲制軍列銜，巡行單奏；好原是好，可不是要我與姓雲的結仇麼？況雲制台久邀聖眷，奏無不准。魯、朱等又有前次的破敗，定然是我之情曲，他之理直。那麼，一來我更失了便宜，不如隨他們去罷。前思後慮，毫無主見。只得札飭新任接署南昌府、南昌縣典史兩處印信，又一面備文送魯、朱等至省候質。這個消息，早傳到魯、朱耳裏，直嚇得魯鷃魂飛天外，一時沒了主意。惟有埋怨朱、賈等設策不善：「如今鬧出大事體來了，怎樣了結？我們只計及害他，卻未曾計及他有個制台鎮山，豈非油蒙了心，被鬼迷住了麼？你們倒還罷了，我花了偌大一宗捐貲，又好容易得了這個美缺，一旦丟去，可惜不可惜！就是回了京，老人家也要埋怨得甚麼兒似的呢！」朱、賈等此時皆默默無言，各自相視。停了半晌，還是賈子誠道：「雲翁也難怪我等，我們縱設策不善，害不著別人，也犯不着來害自己；亦是定數如此。雲翁即抱怨煞我等，終是無濟。到了這地步，怕也沒用，不如大著膽去見制台，爽性胡扳混咬的鬧他一場，勝負尚未可定。」魯鷃全沒主意，只得仍信了他們之言，預備上省，好歹去碰他娘一頭再識。剛好新任已到，魯、朱等交代過印信，又接着撫軍催行文書赴省，不敢少懈，忙收拾動身。賈子誠、許春舫也暗中跟了他們一同上省，打聽信息，好互相計較。這日已抵南京，從龍即委了十府道勘問此案。十府道將人證傳齊，先喚上寶泗詢問，寶泗又從頭細說一遍。道台命他落了供，跪過一邊。即傳南昌縣上堂。寶焜走上行過庭參禮，將品級墊鋪下，向外而跪。道台問道：「南昌府魯守詳參你遇事疏懈，縱囚脫逃。又說勦辦廣仁教，係貪冒他人之功，種種不法，均在罪無可赦之條。雖然寶泗供出係魯、朱兩人指示，竊恐寶泗受你囑託的。你可將各節從實說來。」寶焜道：「大人的明見據魯府憲詳參卑職各款，是非曲直，自有公論；既不能憑魯府憲一面之詞，亦非卑職所可狡賴得過。若依原參之說，竟是指奸爲奸，指盜爲盜，平空陷人入罪。所參卑職縱囚脫逃一款，卑職是

有獄官，朱典史乃管獄官，禁卒寶泗，終年難見卑職一面，日日是與朱典史會面的。賄囑一節，不待明言。無論寶泗已招認實情，即毛三越獄這一夜，卻好寶泗告假，此其弊一也。再則毛三一案，同時被獲者，有五六人之衆，毛三既然起意越獄，必與衆犯計較，縱臨時倉猝，不及全逃，也該走脫數人。何只有毛三一犯越獄？次日審問衆犯，有云不知者，有云知而不及從行者。供詞狡閃，其中顯有情節，此其弊二也。來日清早，卑職親往獄中踏勘情形，見毛三遺下鐐銬等件，皆係脫落，封無損斷。當該犯越獄之際，事在急迫，那有刑具仍然未損之理？此其弊三也。現已差衆海行搜捕，諒毛三難逃法網，有日該犯拿獲到案，即知底細。至於冒功一節，更係誣扳。彼時卑職訪得廣仁教多行不法，又適值有熊氏身死一案，萬坤在前歷任已經控過數次，既是卑職境內的事，何能不問？況這廣仁教業經蔓延數府之大，若不亟除，竟有不知伊於胡底之勢，尤不容緩。卑職當經稟請營官，下鄉捕捉，嗣蒙各大憲推敍微勞，卑職得邀獎賞，而下鄉營官皆有保奏，從去各兵丁，亦均有賞賚。卑職若誣稟，如何身先士卒，如何督率兵弁，前往兜獲，方爲冒功。卑職身未離署，久已申明在先。即魯府憲處，亦有詳文申稟上去，可以核對的。總要求大人詳察，代卑職昭雪冤枉。」寶焜一番話，把那十府道聽得不住點首。又將寶泗喚上，細問一遍。寶泗執定前供，半字不改。道台始轉喚魯朱二人上堂。此時魯鵾、朱丕在丹墀下，一句句聽的明明白白，直急得渾身冷汗，澆淋心頭，有幾十個吊桶，打水相似。魯鵾惟瞪着一雙白眼，惡狠狠看定朱丕，恨不能一口把朱丕吞下肚去：「原來你用的好人，你說寶泗是你貼己心腹，斷然無礙，如今反幫着寶焜，全行招認，這不是我們怕沒有冤家作對，特爲尋出個寶泗來抵自己的嘴麼？」朱丕此時，也急得死活不能，只有低頭嘆氣，自恨眼瞎，認不得人，錯把喪門當做天喜：「若說寶泗，也替我幹過幾件機密事，很有心孔，很靠得住；不知今番怎樣忽然變了，竟順着陳寶焜起來。不是我們該倒灶！」心內又氣又怕，又對不住魯鵾。忽聞上面傳喚二人，只得硬了頭皮，勉強上堂，行過禮，俯伏一旁。道台微笑了一聲道：「陳令所供各詞，你們該聽見了？還有何話說，不妨在本道堂上訴說明白，好待本道轉詳督憲。」魯鵾來時，原與賈許兩人商議停當，到了南京，爽性混扳胡攪，大大的鬧他一頭，前後不過丟官。倘或託天僥倖，反負爲勝，竟扳倒了個把，也未可料。現在聽了寶焜、寶泗等一片供詞，又見道

台句句問到他心坎兒上，弄得一句話都沒的說了。惟有自稱：『該死，誤聽旁人煽惑，害了自家，總求大人矜憐，格外恩施。』朱丕見魯鴟不能抵辯，料想自己亦是單絲不成線了，跪在堂階，不出一言。道台卽問他道：『你怎麼說？』一連問了幾聲，朱丕只得回了一句：『聽憑大人處治，一切多是卑職糊塗，情甘領罪，與魯大老爺無涉。』道台笑道：『很好！你很有膽量！到這時候，你還顧念朋友！原甘一人任咎，無奈只怪你作事不密，反害了朋友，此時要代他分罪，分不來了！』又回頭對魯鴟道：『朱尉的話，你也聽見了，並非本道偏袒。』說罷，命各人當堂畫押了供單。竇焜復又稟道：『卑職仍有下情稟告大人。卑職到任數日，卽聞南昌有四獸之名，是魯府憲與朱典史，還有府署幕中賈子誠、許春舫等四人。可知魯、朱之惡，半係賈、許匡助而成。卑職原不應此時訴說，分明是有意報復，但縱然獲咎，卑職也是甘心的。卑職爲地方上起見，死而無怨，卻不忍江西的百姓受他們無數塗炭，不得伸冤。』道台聞說，忙問魯鴟道：『那賈子誠、許春舫，是何等樣人，在你署中作何執事？』魯鴟正在痛恨賈、許二人代他謀爲不周，我代他等十分情摯，他們喪盡天良，爲我做得好事，並不抵賴，遂回道：『卑府署中，實有此兩人。賈子誠係揚州生員，許春舫係本省富紳，卑府因誤信薦者之言，收在署內。并且今番跟同卑府來省，現在寓中。至於他們的惡跡，卑府實在不知。請大人提他們到案訊問，是否就是了。』道台聽說，卽當堂標籤，差提賈子誠、許春舫二人赴案，立等訊鞫。不多片刻，雙雙帶至。原來賈、許二人正在寓中候信，商酌這宗案卷，如何了結。又遣了一名心腹，能幹家丁，雜在聽審人衆中，聽魯、朱二人，若何回答，道台怎生詢問，陳、竇等又怎生扳駁指實，打聽清楚，速來回話。那知差去的家丁，尚未回來，忽然來了幾名道差，不用費事，撲個正著，一面將堂籤取出，與他們觀看；一面不由分說，扯了就走。把他兩人，弄得昏天黑地，摸頭摸尾不著，也不知犯下怎麼彌天大罪，纔如此密訪急拿；沿路要問公差們個底細，他們亦含糊答應。到了堂上，原差繳過硃籤，他兩人只得跪在一旁。直聽得道台上面問道：『你兩人叫賈子誠、許春舫麼？你們可是魯守的幕友麼？』二人又只得同聲應道：『職員等正是。』道台復冷笑嚇道：『很好！你們幹得好事！可知罪麼？我只問你們，是個甚麼惡獸？怎生殘害當地百姓？可從直供來，本道開豁你等。若有半字支吾，休怨本道無情。』說著，把驚堂一拍，兩旁差役，喝聲威武，早

將賈許二人，魂靈直嚇得飛出腦門，覺不知從那一句回起。這些隱情，道台怎麼又曉得這般清徹？還是賈子誠，是個老手訟師，有點兒見識，爬上一步道：「大人問、職員們知罪，職員們覺不知犯了何罪。而且大人問是個怎麼惡獸，又怎樣傷人，職員們另外不解。尙求大人指示，不能不教而誅。」道台笑道：「賈子誠，你不要在本道面前故作糊塗！本道也久仰你是個老奸巨滑，你要本道指示，只要問那南昌府衆百姓，就是了！本道也沒有多大工夫和你們扳駁，你們靜候總督大人究辦罷。要辯白，到那裏辯白去。」回頭喝令原差，將賈許二人，好生管押，分於兩處，不許他們串供。吩咐已畢，即起身退堂，衆人各散。賈許猶欲呼冤，見道台已進了煖閣，只得隨了原差下來，到了班房。細問原差，又許了多少好處，纔知道是陳寶焜供出他們惡跡，魯鷗又將他們指交出來的。此刻兩人，又怕又恨，痛罵魯鷗不識好歹：「我們爲你耗盡心血，直怪你信了朱丕的話，說寶泗是他心腹；我們都沒有帶累著你。寶焜扳我們倒也罷了，你怎麼反將我們交案？你既無情，我也無義，你的劣跡，只有比我們多的。爽性明日到了總督親提覆訊之時，也代你和盤託出，是水是火，大家一道兒下坑去的。想交出我們，好自家輕鬆身子，豈非是做夢麽？直問你外邊四獸的混名，難不成我們兩人？也有你二人在內呢！」那邊魯朱回到私寓，亦有一番互相抱怨。寶焜到了府中，將堂上各情，細稟小儒等人。王蘭在旁點首笑道：「雖然你理正詞直，亦虧在田一力維持，授意於十府道，所以一至堂上，即指定他們虛誣，又將賈許等人羅致案中，一齊詳辦。否則，也要細問問你的口供；縱然你句句是實，都不得如此豪爽，一堂清結。遙想詳了上去，在田亦是照詳究辦。只怕魯朱等人，此番除丟官而外，猶有後災，也是他們自作自受，何尤於人？只問你在堂上，乘勢供出賈許惡跡，道台即簽提他們到案，不容分剖，覺定了罪，管押下來。即此一端，可知從中有人力的好處。若在他人，縱賈許難逃其咎，亦要問你個借私報公，意存攻訐。」小儒聽了接口道：「可不是呢！他們小孩子家，多不省人事。初膺民社，全不想報國安民，一味要好強自出頭。這是有在田暗中爲力，算得占了上風。嘗見人家十分千眞萬確的事，到了臨時，尙有變動；不問你理正詞直，誰有力誰強，那不是白白丟了面孔，損了名聲？小孩子家作事，多宜依規蹈矩，尺步繩趨，沒以爲得了甜頭，下次任性妄爲，必至破敗厥劣而後已。」小儒話未說完，王蘭雙手齊搖道：「罷罷罷！我不

願聽你的這些腐話！你如今年將強仕，而且功成名就，歸老林泉，自然安性樂道，立命保身。不知焜兒們當年富力強時，正好建功樹業。我卻賞識他很有膽量，敢於不避嫌怨，不顧身家，卽是個好孩子。你不褒獎他也罷了，反將些迂腐的話，叫小孩子家縮頭退後，可謂老不達時務了！你說他不想報國安民，更爲荒謬。他到任以後，訪出廣仁教滋事地方；況且歷任多未敢深究，怕鬧出意外之變，焜兒竟稟請營官捕捉；不然，這廣仁教若不亟除，甚至將來越聚越衆，釀成叛亂大患，亦未可知。這不是報國麽？再則將魯朱丕兩個害民惡吏除去，一方百姓，受惠無窮。雖說是他們尋事，焜兒有這個膽氣，把自己的功名性命，視若鴻毛；又順水推舟，扳倒賈子誠，許春舫兩個，助紂爲虐的東西，一除幾害，皆以百姓爲重，不以同僚私情爲重，去了魯朱賈許，卽代南昌億萬家黎庶，揚眉吐氣，屈憤頓伸，這不是安民麽？又聞他凡與百姓有礙者，無不力爲芟除，與百姓有益者，無不力爲興復，這多是小孩子家不耽安逸，敢作敢爲。從前你初任江都時，曾與胡武彤毛知府等人作對，而今焜兒也與魯朱作對，正所謂克紹箕裘，能承父志。你倒說他粗率，不循規矩，難不成要他只以身家爲重，遇事模糊，與魯朱等同黨爲惡麽？我眞不解你是何居心！」又回頭對寶焜道：「好孩子！你不可聽你父親的話，現在你父親老頹了，連說話都顛顛倒倒。不日你仍是爲回南昌縣任的，你只揀你該做的事做去，儘管大著膽幹，包你不錯，自然循聲卓著，爲一方之賢父母。」小儒指著王蘭笑道：「你們聽聽者香可不是瘋了？我不過怕孩子們膽大妄爲，叫他各事三思而行。俗說，得意不可再往。我何能叫他黨惡魯朱等人呢？而且他是我的兒子，縱幹下如天功業，我只得勉益加勉，豈能稱贊他頌揚他，那可不是成了絕大笑話麽？我不過說了幾句，倒引出一篇議論，連我都教訓下去，你非瘋而何呢？」二郎，伯青等人同聲笑說道：「也難怪者香爲焜兒抱此不平，本來焜兒這幾件事，做得令人欽佩。你雖不能贊揚他，也不可過於屈抑了他，叫小兒子家沒了興頭，下次幹事，卽沒有這般踴躍了。」小儒笑著起身，走了開去道：「罷喲！你們人多口衆，我也難於爭辯。焜兒好，焜兒好，算我不好，何如？」王蘭亦笑道：「自然是你不好。你知道認錯，還算你是好的，沒的倒是我說錯了不成？」寶焜也隨着衆人笑了一笑，退入後堂，寬換衣服，見方夫人去了。一切閒文，暫且不提。單說十府道退了堂，將人衆口供，敍入詳文，當日卽申稟總督衙門，聽

候制台若何辦理。那邊雲從龍接到詳文，看畢，甚爲怒惱道：『魯鵾這厮幾次三番，幸而漏網，全不思改過遷善，仍是怙惡不悛，罪無可赦。該應賈、許兩人，也撞在網羅，這不是天意麼？可是他們連天都不容，我若不切實參辦，我也不容於天了。』想定主見，袖了詳文，逕至幕友房中商議，如何科定人衆罪名，好出摺具奏。未知魯、朱等人，應得何罪，雲從龍怎生出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六十二回　飛彈章賢制軍奏事　得私書新御史劾奸

話說：雲從龍將十府道的詳文，與幕中各友觀看，商酌如何辦理。內中有一位司奏摺的幕友，是江西人，深知魯鵾等之惡，分外比大衆動怒，忙越衆上前道：『此事甚爲容易，明日東翁須要親提人證，審問一堂，然後據實參奏。東翁所慮者，魯道同的面子；然而屬在東翁管下，不容不問。就是魯老，也難怪我們，只好怨他的兒子不爭氣。』從龍聽了，即道：『老兄所議是極，奉請大筆代敍一稿，俟明日覆審下來，以便出奏。』那位幕友又道：『東翁出奏，倒要與江西撫軍聯銜彙劾，不然，使撫台置身何地？此番雖是撫台孟浪，亦是惑於人言，東翁也犯不著得罪同僚。』從龍點首稱是。遂傳話房吏，劄飭十府道，明日一早將此案卷宗人證，多備送本衙門聽候覆訊，不得有誤。一宵無語。次早，道裏送到文卷各件，即懸牌早堂候審。寶焜也得了信，亦來聽訊。從龍升坐二堂，喚上人衆，逐一細問，皆與十府道送來原供相符。又命他們加了畫押，復將人衆仍交十府道看管。一面出奏，一面行咨江西撫台，備說參辦人衆，及彙銜情由。撫台見了咨文，知道雲從龍是立他的脚步，甚爲感悅；又怕魯道同異日怪他，不照看魯鵾，殊不知是姓雲的同你家兒子作對，我亦無可如何。況我到江西撫台的任，全賴魯老之力，現在又有密事相求於他，我必得抄在雲制台之先，發一私函入京，魯老方不怪我。隔了一日，寫就私書一封，歷敍：『此事，並非我坐視不問，無奈連我皆有了處分。況且姓雲的爲人萬分古執，一意與令郎爲難，即如我和他爭抗，徒然無益，甚至爲令郎加罪』等語。函後又寫了數行彼此相託的機密事務，當差了一名得力家丁，連夜進京投遞。隨後又具了一函，到南京相謝從龍，關顧一切。這邊撫台的話，擱過不提。且說：魯鵾覆訊下來，曉得此案

從龍必嚴加參辦，非獨自己不得過身，連撫台多要被我拖累。若論許、賈等人，死不足惜；其奈痛癢相關，脣亡則齒寒，前日一時之怒，將他們扳出不知把我的罪情都帶重了，此時懊悔無及。不得已寫就家書，打發家丁，飛送京中，見他父親，設法彌縫。又另寄了一函，與他胞弟魯鵬，恐父親惱他屢次胡鬧，不管這件事，叫他兄弟暗中懇求父親爲力。又叫魯鵬四處拜託當道諸位，怕的父親因是自家兒子，爲親者諱，不便出頭，云云。兩處的私書，均是星夜趲趕，也不爲慢。那知雲從龍的奏章更外飛速。從龍早料定他們多要到京中求救，若被魯道同預爲之計，做下手腳，豈不又便宜了魯鵬？那廝所以限定時刻，八百里加緊入京的，卻比他們的私書，早到一日。魯道同處，雖然見着副本，何敢捺擱？且又不知此事，究竟若何重大，只得呈奏上去。天顏甚怒，即硃批悉如該督奏請辦理，發了下來。又知魯鵬是魯道同的長子，魯道同很受了幾句申斥，嚇得魯老爺發不敢聞問，心內卻胡猜亂想，竟不知兒子何由獲咎？雖然雲從龍奏章上說的清清白白，未卜是眞是假，怎麼預先沒有書札到我，是何意見？豈非這畜生糊塗到底，情甘束手待斃麼？兼之雲從龍此次的參奏，十分利害，其勢覺難挽回。原來從龍的摺中，將魯鵬等人，誣害原由，細細入奏。又備說魯鵬許多惡跡，怎生與朱世功、賈子誠、許春舫等朋比爲奸，以致有南昌四獸之稱；其所特者，父兄威燄，故舊盈朝，倚一官爲護符，視百姓如兒戲，任意酷虐，目無法紀。即議定魯鵬發遣新疆効力，不准收贖。朱世功、賈子誠、許春舫等，各革去職銜，杖一百，徒二年半。禁卒竇淵雖犯事在前，因其知罪自首，情尚可容，杖六十，枷號三月，省釋。陳寶焜本無過失，着仍回南昌縣任，飭令依限捕獲脫犯毛三等云。魯道同見摺內多有傷動他的言語，又懼又恨：恨的兒子屢次鬧出大事，帶累着他；前在甘泉任上，即因朱、賈、許等人，弄的丟官破鈔，落人笑話。此番又同這班人，攪在一堆，鬧出事來，難不成離了這班人，你就不能做官了麼？眞正不是寃家不聚頭。俗語：虎毒不食兒，親莫親如父子，魯道同欲待不問，又不能眼睜睜看着兒子犯罪，不去挽救；欲要去問，又懼牽連著自己。左思右想，正在躊躇不決之際，卻好魯鵬的私書已到，魯道同看了，方纔澈底明白。又怨魯鵬作事因循，既想求我代你出脫，怎麼不趕緊發信來京？如今被姓雲的先發制人，上諭已下，從那裏措手，這不是已成了死症麼？心內好生煩惱。叫了魯鵬回來，與他商議。魯鵬亦因接到哥哥書信，十分着急。父子

兩人，計較了半夜，覺尋不出一條善策來。也不想代魯鵰全行解脫無事，只求得從末減。無如這件事，業已定案，復又畏首畏尾，難以着力。不表他父子在私第尋思。該應事有湊巧，也是魯道同父子的惡運已終，又鬧出一樁旁支的事來。今上見寶徵年少有幹，且有學問淵源，在實錄館當差一年，毫無舛誤，天恩浩蕩，親點徵爲江南道監察御史，彙巡視南城。寶徵自得了御史，格外感仰殊恩，夙夜從公，愼益求愼。今日正在南城巡察，忽見一人，滿身灰塵，飛奔入城；而且形色倉惶，東瞻西盼。寶徵見了，好生疑惑。忙喝令左右，卽將此人帶住。那人見有個官兒，喊叫拿他，越發著急，高聲道：「我是有要緊公文，專趕入京的，並未犯法，何以拿我？若就誤了我的公事，我卻不管！難道走路走犯了法麽？」寶徵也不理他，卽在城邊坐下，將來人推到面前，問道：「你叫甚麽名字？從那裏來的？既有公文在身，可取上來我看，果然不錯，卽行釋放。」那人聽說要看他公事，忙道：「我是機密重件，何能亂與人看？到了我應投遞的地方，自會取出來。你們不信，跟了我去，實告訴你們罷，我叫牛大保，由江西來的，到魯中堂府內去的。中堂的公事，你們都要看起來，有多大的膽子麽？」寶徵聞得那人說由江西而來，又是往魯道同府裏去的，心內早有兩分清白。呼呼冷笑道：「甚麽公文？又不知是那一案的買囑來了。無論皇親國戚的公事，既走我地方經過，我皆看得。」卽命衆隨役：「在他身畔搜檢，有何物件，取上來我看。」衆役一聲答應，就來翻他衣服包裹，齊說道：「朋友，有甚麽取出來罷！還要我們費事嗎？」那人猶想拗強，當不起一班隨役，如狼似虎，早在他包裹內，搜出一封私書呈上。寶徵接過看，函面上寫著江西撫署封發，下面又寫火速二字，一連圈了幾圈。背後重重粘裹，知道是封機密私書。拆開內函，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大笑道：「有趣，有趣！魯老頭兒今番難逃我掌中了！好容易纔尋出你這點破綻。」那人見搜出他身畔私函，直嚇得面如土色，不住磕頭道：「小人是奉命差遣，身不由己，並與小人無干，要求大老爺施恩。」寶徵笑道：「你不須怕，你沒有半點事，此時卻不能放你，要借重你的口，到刑部堂上說聲呢。」說罷起身，叫帶了牛大保回寓，吩咐小心看守，不可大意，也不可難爲他。遂在燈下，連夜修成奏章，將這封私書，粘貼在後，好一齊呈了上去，使他抵賴不得。次早，先將奏草送與叔父陳仁壽批改。仁壽現已升到兵部右侍郎之職，看了來稿，連稱：「使得。我每見魯老頭兒，多少不公不法之事，卽

思參劾。無奈那老東西，奸刁巨滑，各事謹愼異常，不容易尋他的實據。若沒有一定把柄，又恐扳他不倒，徒多此一舉，使他隄防着我們。難得你得著他如此大憑大據，不趁此時很很參他一本，豈不坐失機會？昨日閱得邸抄，見雲在田參劾他兒子魯鵾的奏章，因魯鵾誣詳燒兒縱四冒功各款起見，多虧在田識破機關，又得了他許多劣跡，把魯鵾那畜生，照例反坐，發遣新疆。若非你在田伯父審濤此案，焜兒豈不要受他的冤枉麼？足見天道循環，絲毫不爽。日前他兒子害你兄弟，今日他的把柄，即落在你手內，可不是暗中鬼使神差，叫你替焜兒報仇麼？其實，我陳家並與他魯家無甚重隙，不過因你父親上年在兩江任上，參他次子魯鵬的一點仇恨；殊不知那是公事，不能怨人，只好怨山陽縣的百姓去。孰料小人心腸，另有見解，以爲你父親不顧同朝交情，所以今番焜兒放了南昌，恰恰魯鵾做了頂門針的上司，纔鬧出這件事來。加以前次甘又鯤先生的原由，焜兒乃甘家女壻，恨上添恨。我久經慮到此處，果不出我所料。然而壞人是做不得的，他兒子魯鵾陷害焜兒，全屬虛誣；終有個水落石出，立分涇渭，是害人不着，倒害了自己。此時你所得他的把柄，乃係鑿鑿有據，不怕魯老具有通天的手段，也難翻出你的手掌。你只管放大了膽，去上此奏章，不要害怕，不愁不將他父子一揔腦兒，齊齊扳倒。朝中去了這個蠹國老賊，方得清楚。第一他專於收納各省外官賄賂，買通線索，必致外官剜削百姓脂膏來供獻他。也不知敗壞多少國紀，殘虐多少編氓。目下他家父子的惡燄，不減似當年劉先達家父子，只有過頭，沒有不及。我嘗嘆惡人何以偏偏多出在一門呢！」寶徵笑道：「姪兒何怕之有？沒有得著他的把柄時候，姪兒也同叔父的意見相同，日日多想和老魯拚這麼一拚。實在他的那些不公不法行爲，令人見了髮指，何況現在有了實據，更好着力，還慮唱不出戲來麼？姪兒如果害怕，倒不來同叔父商量了。」仁壽點首道：「很好，我耳聽你好消息罷，」叔姪兩人，又說了一回話，寶徵告辭出來。回轉自己公所，又將他父子如何同朝黨惡，敍說入內，謄了清，即呈送進去，專候上諭發落。魯道同連日愁煩得寢食俱廢；因想不出代魯鵾出脫的法則；那裏知道自家的把柄，已入人手，他眞[illegible]做夢也慮不及此。這日，忽聞內廷有旨，傳喚立刻就去；不知何故，忙穿換公服，來至內廷。見上面一順兒坐着幾位軍機處王公大臣，兩邊排列著許多小京員等人，好似要勘問甚麼事的光景。急搶步上來，欲待與

諸人行禮。早聽上面說道:『皇上有旨,傳問魯道同事件。』魯道同一嚇,連忙整衣向北行了朝參大禮,跪下。又聽上面問道:『御史陳寶徵所參魯道同各款,內有交通外官,私函往來,并納取賄賂一款,情節較大;著該王大臣等傳問魯道同明白自陳。』魯道同跪在下面,側耳靜聽,方知是陳寶徵奏參的暗暗搖頭道:『這小畜生,好大膽子,居然敢在老虎頭上撲起蒼蠅來!不是我誇張大口,這些捉風捕影的參款,就羅列一千件,放在奏摺上,亦是徒然。我久已防備,也不止一年了。多少風峻嚴厲的老輩,都奈何我不得,又何懼你這新進小子?胎毛乳牙,尙未全退呢!然而這些沒據的空言,只派著我明白迴奏,何至傳喚內廷,如此機密,好似犯了甚麽重大的情形一般。初聞命人可怕,此刻倒覺可笑;多是這班軍機裏的人,沒有見識,小題大做罷了。待此事過後,我也慢慢來擺佈陳寶徵那小畜生一場;只怕我一發手,小畜生卽難招架了!你家老子的仇恨,我刻刻在心,久欲拿你出氣,因爲事件太多,未曾理料到你,這是從那裏說起,反被他先踹我一腳去。雖然無損於我,究屬可惡。』正待分辯,復聞上面道:『今有陳御史原參摺一道,老中堂可先看了,好逐一承認,有無其事。』說著,擲下原摺。魯道同接在手內,暗笑道:『不用細看,無非水上一棒的話。大凡這起瘋狗,好咬人,不過風聞據聞而已,如隔靴搔撓,不著癢處。那些道行淺薄的人,纔得吃你苦頭呢。我也要虛應故事,看這麽一看,方好扳駁。』遂展開觀看,所有以上各款,魯道同毫不介意。忽見中間一款,參他交通外官,敗壞國政,有江西巡撫親筆私書一封,粘呈爲據,不禁吃了一驚。急翻轉奏章,果見原函粘在摺後,從頭細看,恰恰是因魯鵾的那件公案,始末根由,寫得明明白白。書後又寫着彼此關節的話,不須認罪畫供,這就是如山鐵案了。此時魯道同好像被半空中打了一個絕大的霹靂,震得目定口呆,渾身發抖,額頭上汗珠,有黃豆般大,滾滾的淌了下來。自知不妙,忙摘了朝帽,在地上碰頭。上面又問道:『陳御史所奏,孰虛孰實,老中堂可明白說來,以便本大臣等覆奏。』魯道同現在有一百張嘴,都分剖不得,惟有匍匐在地,自稱萬死。衆王公大臣齊笑道:『諒來陳御史所奏各款不虛,老中堂可一齊招認了罷。』不怕魯道同千刁萬惡,到了這個時候,嚇得神昏智亂,只得答應了聲『是!』衆大臣道:『老中堂既已全認,可請先回私第,待本大臣等覆奏上去,聽候天恩發落便了。』又命衆京員落了魯道同傳問口供下來,好進

呈御覽。魯道同仍向北謝了恩，戴上朝帽退出。可憐魯道同年過花甲的人，平日多做的心高暢興的事，全以盛氣淩人，那裏受過這等風波，直氣得面無人色，如死灰相似，貼身襯衫，盡行汗透。喘吁吁的站在朝房門首，一手扶住廊柱，略爲歇息。見內裏各宦，交頭接耳，喊喊喳喳的議論。明知說的是自己，此際也無暇過問，慢騰騰走出午門。早有隨來的家丁上前攙扶，打過車輛伺候。恰好魯鵬亦至，因聞內廷有旨傳喚，不知何故，不放心，特地趕來。見他父親如此形色，很嚇了一跳，忙迎上幾步，欲待詢問。魯道同望他頭一搖，丟了個眼色，即跨步上車。魯鵬知道此事機密，不便多問，也急急的跟了回來。到了府中，魯道同纔走上外廳，即將朝帽除下，使勁的在桌上一摔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今番是丟定了，還不知道幾根老骨頭，可能好好的死在家內呢！我算走了一世的長江大浪，安然無恙；而今在小夾溝裏失風，豈不被天下人笑煞了麼？」嚇得魯鵬立在一旁，反不敢問長問短。過了半晌，方低低問道：「父親究竟何事，如此動怒？內廷是何密事傳問？」魯道同聽聞，雙眼一睜，把桌子一拍道：「什麼事呢！老臉孔多削盡了！」遂將陳寶徵怎生參奏，怎生拿住私書把柄，內廷又怎生傳問。又恨：「寶徵這小畜生，甚是辣毒，參我倒罷了，我死也得著了；不過拚這條老命，給他弄去。他連你兄弟們皆參了上去，說我家父子同朝，如何黨惡，直頭要一網打盡，他心裏纔快活。我不知魯家究竟與陳家前世種下什麼冤恨，一結一結的，解不開去。我久經要擺佈寶徵，離我眼前，報覆他老子當日參你之仇。我只說這件事，算得什麼，隨便甚麼時候遇著空兒，將他拈掉就是了。誰知他反弄我一下，又中在我要害之處，如今懊悔不及。怪我作事因循，可謂養癰成患。」魯鵬聽說，也急出一身冷汗，忙問道：「父親在內廷，全認沒有？」魯道同將頭一扭道：「糊塗東西！若是據開參奏，我還不會分辨麼？無奈有這封私書留住，如何抵賴得過，也不容我不認。」魯鵬此時，亦顧不得父親坐在上面，不禁雙腳齊跺道：「你老人家這一認是小，一窩兒都下火坑，沒想一個活的爬得上來了！」此時魯道同被魯鵬說破，好生追悔道：「我認私書往來，也罷了，怎樣連兩個兒子罪名，我多代認下來？可不是老背晦麼！」愈想愈急，惟有痛罵江西巡撫誤事不淺：「你不能代我兒子出脫，我不怪你；誰要你這封書子到我跟前討好？既有書信，怎麼又作事不慎，差這麼一個沒用東西進京，將把柄落於人手？偏偏又落在我魯家對頭手內，

我們全家性命，都斷送在你一人身上！試問你寫這封沒打緊的書子到我，有何益處？辦到底你也不得脫鉤，既害了人，又害自己，何苦來呢？』魯道同氣一陣，罵一陣，甚至大哭一陣，鬧個不清。魯鵬在旁，也只落得長吁短嘆而已。廳堂上鬧的沸反盈天，早驚動上房魯老夫人，與魯鵬等妻子，忙出來詢問。魯道同又由頭至尾，備說一番。魯老夫人，也十分着急，自己招認私書往來，是有憑有據，無法狡賴；大不該連兒子們的罪名，一齊行認下：『你的年紀高大，不做官也不希罕，還留兒子們在朝巴結出頭，將來亦可守候機會，報復陳家。這麼一來，不是斬草除根麼？』魯老夫人，心內一團的委屈，因見魯老氣惱太甚，怕的急出別樣事端，不忍再抱怨他，反忍氣吞聲，用言寬解他父子，命使婢扶了魯道同回後堂少歇：『此刻急也沒用，好在聖旨還沒有下來，且從長計較，設法為要；不能束手待斃。所幸鵬兒等參款，尚無實跡，庶幾可以挽轉得過。』魯道同也自覺得身子困乏，遂扶了使婢到上房，竟去外面大衣，躺在牀上，輾轉尋思，要想代鵬兒等豁罪，心內好似轆轤一般，滾上滾下的，無片刻之停。將他本身過失，反拋在腦後去了。魯老夫人，又重新安慰魯鵬：『不須過急，且去尋條門路彌縫此事，再則不過丟官，只求沒有後災，即算萬幸。』一句話，提醒魯鵬，忙喚套車，到各同年世誼前告訴，懇求他等代為劃策。不提他父子忙的晝夜不安，單說陳寶徵奏摺一上，中外皆知，無人不痛贊他有肝膽，恰恰又得著這般實在憑據，也是魯老頭兒該數倒運。凡有這班御史，多是通消息的，平日風聞得一件半件事情，即爭先奏劾，好在所參不實，沒有處分。一遇關係重大的事，便你推我諉，怕先出頭。若有一人出了頭，這些御史打弱的本領，要算一絕。此時見寶徵參倒了魯道同，又聞內廷傳問，如此利害，眼見魯老是爬不起了，生恐被寶徵一人得了美名，即彼此不約而同，一窩風的彈章交上。有的參廣納苞苴，有的參私鬻官爵，有的參把持國政，有的參敗亂朝綱，衆口紛紛，所參不一。末了幾位，沒有參款的名目，甚至把魯道同父子如何廣蓄姬妾，用度奢華，縱容僕從的話，都參了上去。卻好奉旨傳問的諸王大臣，又覆奏魯道同於原參各款，盡行招認，請旨核奪。衆摺一上，天威甚為赫怒，當硃筆親批：『魯道同世受國恩，不知圖報，所犯各節，罪不容誅。姑念年邁昏瞶，着加恩革職，永不起用。其家貲私第，即着該承審王大臣，前往抄封入官，不准徇隱。伊次子魯鵬，亦着革去中書，發刑部杖一百，刺配邊遠地方，不准收

贖。長子魯鵾,既經兩江總督雲從龍參辦在案,着毋庸議。牛大保着交刑部細勘,有無別情,再行定罪。江西巡撫,即行鎖提來京,嚴加懲辦。』此道上諭一出,在京各官,莫不吐舌搖頭,說此次辦的利害。平時魯老那般作威作福的氣燄,行不起來了。又有許多受過魯道同父子殘害的,得着這個消息,人人撫膺稱快,唾罵奸臣,應得這種惡報。衆王大臣,奉了聖旨,點齊了數十名錦衣軍,直奔魯道同私第。且說魯鵬前往各父執前,訴說此事,要想求他們設法。衆人聽了,無不搖頭。曉得這件事情重大,又聞天威盛怒之際,那敢出頭去擋入網羅,又不好當面回決,多用婉言寬慰道:『我等大家,須要商議個妥善章程,好代尊老大人分剖保奏;此事非同小可,若草率而行,一則怕的反與老大人有礙,二則我等妄自出頭,亦有未便。世兄且請回府,代我等先請問老大人安好,但祈放心,我等明日寫一傳單,約齊人衆,斟酌條萬全萬美的法則,再來報命。』魯鵬聽說,明知他們畏懼,故作推諉;生恐人說他們與我家同黨,卻也難怪。他們當此風火雷霆之下,誰人不怕牽連?只得將計就計的,先行道謝,或者他們尋着機遇,代我家分憂,亦未可定。隨行又再三辭託了人衆一番,直至薄暮,方回轉府中,將衆人所說的話,稟明他父親。魯老夫人,終是女流見解,信以爲眞,喜得舉手過頂,謝天謝地道:『難得他們好心,尚念平日交情,不以我家勢敗,置之不問。果然我家平安無事,就供他們的長生祿位,我也甘心。』魯道同睡在牀上,一聲兒都不言語,待他們母子說完,翻轉身嘆氣道:『鵬兒也癡了,何必又空往一場,聽他們兩句不痛着癢的鬼話?還有你娘當眞相信。目下誰人敢出頭代奏?他不怕說是一黨麼?若是我家做件占上風的事,叫他們襯這麼一襯裏子,那可一呼百諾,無庸費事。甚至有人捱的來賣情討好;亦是人情大抵如此,不足爲怪。你忙了半日,也該乏了,吃點晚飯,去睡着歇息罷。待我靜靜的想他一夜,有法出脫更妙,否則只好聽天由命。』魯鵬答應退出。這裏衆使婢,擺上晚膳,魯道同那裏還吃得下去?搖搖頭,命一齊撤過,即叫放下帳幃,讓他安睡片刻。可憐魯老夫人,既捨不得丈夫愁苦,又捨不得兒子獲罪,先聽魯鵬的話,倒覺歡喜。此時重又愁煩起來,迢迢一夜,何曾合眼?坐在帳外,防魯道同要茶要水,命衆婢輪班去睡,替換着上來伺候。只聽得外邊已交四鼓,魯道同在牀上猶自翻來覆去,咳聲不絕。天色纔明,魯老即披衣起身,胡亂着淨了面,漱了口,略進了點飲食,正待親去見一班共過心腹

的老同年，皆係當時當道的人，平時又聖眷優隆，與他們商議商議：『我想是凶是吉，竟自覆奏一本，爽性自己直認不諱，隨便或殺或剮，我都情願。只要代鵬兒辦白清楚，就好了。』忽見一個家丁，忽忽的上來，回道：『軍機內的各位王爺大人，多到了廳上，口稱奉命而來，請快去接旨。幷帶着若干錦衣軍，把守前後府門，連家人們都不許出外，不知何故。』魯老夫人聞說，嚇得直跳了起來道：『他們來這許多人做什麼？可曾問問底止麼？』家丁回道：『家人也曾問錦衣軍內的人，他們皆不肯說。』魯道同在旁聽家丁說完，卽長長的出了一口氣道：『催命的符敕到了！』立起身，止住魯老夫人道：『你問也無益，還猷什麼？難不成他們帶了錦衣軍來，你還想不出麼？我去接了旨，你自然曉得。倘有變動，你同媳婦暫避一避，不要受人家囉唣。』遂叫家丁，速到前廳，擺香案預備，又叫取衣冠過來，忙忙的穿換齊全，大踏步出外去了。魯老夫人，甚不放心，親自扶了使婢，至穿堂竊聽。魯道同到了外廳，見仍是昨日傳問一班王大臣，廳口站了多少錦衣軍，一個個撩衣捲袖，盡望着上面。魯道同走至香案前，朝北行了廷參大禮，跪着讀了廷寄，不禁面容失色，忙摘去朝冠，擺在案上，又向北謝了恩，起身對衆王大臣行禮，雙淚交流道：『革員蒙天恩浩蕩，不加斧鉞，已屬萬幸。況陳御史所參各款，革員在內廷親口承認，夫復何言？但與江西巡撫往來私書一節，其中仍有下情。該撫巡與革員原有瓜葛，他做京官多年，不諳外事。自到了江西巡撫任上，凡有重大不決之事，多寫信來問革員。後來他又寫信入京，就聞得雲從龍因疾奏請開缺，若此事巳定，他想謀兩江之缺。諸位王爺大人明見，人心不足，自古皆然。當他做窮京官的時候，求一外任而不可得；及至簡放江西，身爲封圻大員，也算榮寵無比；他復貪心不足，謀求兩江，可謂得隴望蜀。前番書來，革員卽時回答，又很很申斥了他一頓，說他太不知足；且督撫不過一間分別，同是封疆，又何榮於彼而辱於此？再則此等書函，倘被別人看見，不知我與他怎生交通賣法。適值革員長子在南昌府任被參，他又寫信到我跟前說好，書後復申前說，大約因革員申斥過他，所以他多寫隱語在上。此乃掩耳盜鈴，更生情弊。卻又被陳御史所得，卽參了革員。此事也說不得了，多怪革員居官不愼，人家旣有私書相託，亦係咎有應得。故而革員不敢剖白，萬死何辭？惟有革員次子，名鵬者，前在山陽縣，蒙恩革職來京，隨後代他收贖了處分，援例捐納中書。此亦革員一

時動了舐犢之情，一則使他等小人兒們，有個巴結；二則捐了京官，可以常在革員身邊，時加訓誨，不致再有妄爲。若說次子從山陽被劾以後，深爲痛改前非；自補缺中書，雖是閒曹，從不敢偶一放縱，兢兢業業，常恐有失。革員又時將前愆訴說，使他作鑑。不意陳御史亦列在參款，說次子與革員同朝黨惡。該御史其中未免有所挾隙，俾次子屈抑莫明。革員敢求諸位王爺大人，俯念無辜，代爲覆奏；革員父子，卽殺身難酬大德。革員又欲冒死上一辯本，分剖此事，未知可否使得？」說着，便搶步近前，意在屈膝。衆王大臣忙一把拉住，齊齊微笑道：「老中堂，賢喬梓被屈各情，小弟等亦略有所聞。皆因賢郎等太覺慷慨，不拘小節，致招物議。諒陳御史斷不敢事出無因。然而老中堂亦不致過失如此之多。此皆我等持平而論，祈恕直言。至見委一節，但放寬心，小弟們遇有可言之處，卽當代賢喬梓剖白，決不安於緘默，袖手旁觀。再者此時正值天威一怒之下，暫屈賢喬梓目下受點委曲。事後或特沛溫綸，仍舊起用，亦翹企可待之事。老中堂不須過慮，有傷貴體。至於辯本一層，小弟們識見甚淺，揣摹不到，不敢妄參末議。老中堂看可行則行，不行則止。若以小弟們管見，老中堂當此獲咎之際，又係代令郎分辯，更有嫌疑，倒是停一步爲是。還祈大才度量其間。」說畢，魯道同尚未答言，衆王大臣見天色不早，卽翻轉面皮，吩咐廳口衆軍士道：「你們人齊了麼？可將前後門用心看守，不許私放一人出外。到內堂各處細細查抄，若有半點徇隱，你們小心腦袋。」衆軍轟雷般一聲答應，卽分頭到後進搜檢，把個魯老夫人嚇得魂飛天外，哭多哭不出來，簌簌的一陣抖癱倒地下。還虧魯道同先囑咐過他們，魯鵬的妻子，與幾個大力丫環，把魯老夫人平擡到裏間空房內放下，將門關好。大衆躲在裏面，竊聽外間消息。只說怎麼是好？單說衆軍蜂擁入內，打開箱籠，倒翻衣篋，不問粗細衣服物件，一樁樁搜出，到前廳報數。衆王大臣命隨來各員，一一登簿核對。連僕婦使婢們的內房，多搜了出來。平日好一座赫赫威嚴的相府，此時鬧得內外哭聲不絕，哀號動天。連衆王大臣，多顰眉搖頭，不忍聽聞。少時抄畢，衆王大臣，又親自帶着軍士們往各處覆查一遍，防軍士們徇私隱匿，日後查出，我們要躭處分。又吩咐魯鵬上了刑具，送交刑部發落。衆官重到廳前，看了看清單上，惟私財最多，竟有百萬有餘。暗暗點頭道：「這老頭兒可稱一把巨手！十數年，被他積聚下如此之多，可嘆一朝化爲烏有，還落得萬人唾駡，可不是

夙昔枉耗盡心血，不得安享了！』隨即將各物點清，上了封皮，又發下封鎖前後門的條諭。衆官起身對魯道同道：『奉屈老中堂同寶眷至他處暫住幾時，尊府已經封鎖入官，難以棲止。此乃上命差遣，非是小弟們不情逼迫，尙祈原宥。』即叫衆軍士，各處搜尋，不准容留一人在內。說罷，衆官各坐轎回朝覆命。衆軍士把男女僕衆，一齊驅逐出外。魯道同到了此際，惟有一包眼淚，幾聲怨氣而已。帶着老妻媳婦等人，也只得出來。衆軍見內裏無人，將前後門用鐵鏈封鎖，上面貼了條諭，方散。可憐魯道同夫妻，皆是一品的身分，素昔高堂大廈，猶爲未足，現在親丁數口，弄得沒地棲身，立在街市。魯老夫人等從來未見過生人之面，連三尺之童，都難入中堂，此刻更形羞赧。回首當年，豈非天淵之隔？僕婦人等，有良心的，還戀着不走；那沒良心的，見自家東西，多一併抄完，盡歸咎到主人身上，口內夾七夾八的，連說帶罵一場，另尋門路去了。只剩貼身男女數人，內中有個年老家丁，趕着雇了兩乘小轎，請魯老夫人與魯鵬妻子乘坐，又走向魯道同面前，低低回道：『老爺且請到前面蓮花庵內少住兩日，再作計較。都不能立在街心裏，也不成體統。』魯道同點點頭，衆男僕扶着魯老，女僕跟着小轎，直奔蓮花庵來。這座庵，是魯府香火，所以老家丁不必去說，竟領着大衆前往。此時街坊上看的人，上千上萬，挨挨擠擠，無不拍手稱快，甚至有高興痛罵的，有大笑叫好的；還有一等輕薄子弟，偷看魯鵬妻子，口內兼嘲帶譏。魯道同目下無力無勢，只有聽之而已。惟叫家人們速走，離道聽他們罵得快活麼？連衆家丁，多不敢奈何他們，也只好吞聲忍氣。若在平日，早經不肯干休，可知這班閒人，在魯府興旺之時，亦不敢如此放肆；此名爲牆倒衆力推，樂得醒醒脾，出出素日耐下去的鬱氣。足見人生在世，多要做個好人。譬如魯道同是個好官，而今受了無枉之災，旁觀即有嘆息呼冤的人，必至痛罵陳寶徵了！現在人罵的是魯道同，讚的是陳寶徵。古語云：『人言可畏，旁論最公。』眞正不錯。街市上閒文，不必贅敘。且言魯道同等人到了蓮花庵中，不知如何着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三回　黜奸相朝野同歡　放外官叔姪返里

話說：魯道同夫妻，領着媳婦，及男女僕從等人，急急的連跑帶奔，轉過兩條衚衕，已至蓮花庵門首。魯道同因

何這般忙亂?他因見街市上人,百般笑罵,曉得平昔與他們結怨太深,怕的白白吃了虧苦,沒苦叫屈,當這勢敗如山之時,只求人不找我,我還敢尋人去麼?現在到了庵前,心才放下。老家丁上前叩門,裏面道婆開門出來,詢問明白,入內通報。不多時,當家老姑子,領着幾個徒弟接出,請衆人到內禪堂坐下。道婆送了茶,老姑子道:「小尼適才到東府裏去收月米,方知道相爺遭此大故。小尼十分驚恐,正欲親往府內探聽,卻好相爺同太太、少奶奶們光降。阿彌陀佛!天是沒眼睛的,相爺太太平日眞正寬厚慈祥,也不曉得許多人感仰,單是我等佛門中的人,尤爲受福。怎麼這位陳御史老爺,亂說亂講的,上起奏摺來?非是小尼說句不怕死的話,萬歲爺怎生也相信了?豈不要寃屈煞人!阿彌陀佛!相爺太太不要見惱,這也是年災月晦,數當如是。過個三月兩月,災退時臨,仍當重見天日的。我只怕陳老爺妄害好人,不當人子的,是要下拔舌地獄的呢!」魯道同嘆口氣道:「老師父你們是知道的,我家大小人等,從不敢做一件非禮的事。連這班家丁們,我常恐狐假虎威,在外胡鬧滋事,都不時的查問;一有不妥,卽行革除。那怕他是多年有功的老家丁,皆不容情。惟有兩位少爺,後生家脾氣,未免口沒遮攔,隨心所欲,得罪人是有的;我若知道,非打卽罵。他們也不過少年心性,各事爭強,至於越禮非分,那些無法無天的事,他們亦不敢做。我亦不容他們到這地步。而今少爺們年紀也大了,多做了官了,自己皆識得輕重,更外謹愼,不比從前,我們恐他們日久下來,舊態復發,仍刻刻防閑。二少爺在我身邊,無須交代;就是大少爺在江西,我一個月多有三四封信去。我也算怕人議論。饒不着還碰着這位陳御史,參我一本!現在我既不怨天,又不怨人;只要我居心無愧,皇天知道就罷了。」老姑子聽了,暗暗好笑道:「我不過替他寬解,故意說這些好話,他倒當眞說他是個好人!罷罷,像你這樣好人,只求天老爺少生幾位,世上有許多人受罪呢!」外面仍滿面堆歡道:「相爺眞乃大度包容,俗說宰相肚裏撐得船,竟一絲不錯。到了這個時候,相爺都不怪人,還是怨命;若是小尼們,沒說受這般天大委屈,稍爲受了人家點子氣,明裏不能奈何他,背地裏燒香點燭,罵都要罵得他七顚八倒的呢!」說罷,又格格的笑了道:「我都糊塗了!我是個甚麼人,怎敢妄比相爺起來?眞正螢火蟲兒,想同十五的月亮比光大光小呢!瞎談了半日,多分相爺太太們,還光光的餓着,我只顧說話了,眞個該死該打!」遂一疊

聲的叫道婆快快預備素齋，要比往常加倍潔淨精致。老姑子一篇鬼話，連魯老夫人等，多引得破涕爲笑。忙說：『素齋可以不必，隨便甚麽現成食物取些來充充飢。你費了事，我們不安，也吃不了多少。』老姑子笑道：『阿彌陀佛！小尼近來窮得幾乎沒有飯吃，那裏還有上好的東西？不過粗齋而已。外面說着甚麽潔淨，甚麽精致，還要加倍的好，那多是充大架子罷咧。太太沒信以爲眞，從來尼姑子的嘴，皆是這般。』說罷，又笑着，此時連魯道同多笑將起來。少停，擺上素齋，雖然是幾色蔬菜，卻還精美適口。老姑子陪着魯鵬妻子，另外一席。又叫道婆，邀衆僕婦去吃飯。大衆吃畢，漱了口，老姑子領着魯老夫人婆媳，到他臥房內淨面洗手等事。魯老夫人，趁閒卽對他說明，要在寶庵打擾兩日，自當重謝。老姑子笑道：『我的老太太！你怎麽說同我借住起來？可不要折煞小尼麽？平日間請都請不到，難得太太少奶奶們光臨，也算小尼一點虔心。只要太太們肯賞臉，不嫌荒庵簡慢，房屋狹窄，多住幾時，卽是萬幸。太太若說要謝，小尼少倒不敢領，太太就賞了一萬，八千，好佚小尼跳出窮坑，翻一翻身。』說完，笑個不止。又陪着魯老夫人們說了半日話，無非張長李短，一派閒文。少頃天暮，老姑子一面叫備晚飯，一面叫人收拾自己禪房，搬出來，讓他婆媳居住。外邊客堂，安了魯老的臥具。男女僕婦，亦預備羣房，他們住下。晚飯後，魯老夫人，與魯老商議：『須要探聽鵬兒何時起解，好措備點盤費，打發他動身；再則我們在此的用度，及明日回山西的川資，都不能不要的。如今抄完了，一時那裏去辦？』魯道同聽了，半晌方說道：『不用你多慮，我久經想下了，不過拚我這付老臉，同人家設法去罷咧。』坐了半會，各自回房安歇。次早，魯道同坐了一頂小轎，往幾家至親，與一班老同年好友處訴說，幷挪借少許。又與他們計較，要冒死上一辯本的話。衆人聽了，多搖首道：『非是我等阻撓，目下賢喬梓，身負重罪；又係父爲子辯，似覺諸多未便。只有待天心回轉，那時還要旁人代奏，庶乎有濟。此時縱然上頭准了你辯本，那些捧屁股，打順風旗的一班御史，也不相容。以及原參的陳寶徵，更不放你過身。你的辯本，無非伸訴寃屈；你若果眞寃屈，陳寶徵不是誣參麽？從來御史參錯了人，原無大礙；其奈這件事情重大，關係多人，非同尋常風聞可比。你若辯明了，雖不傷他，他已有了處分。這個時候，成敗攸關，誰肯讓誰？況且他才參你，你卽辯白，分明有意文過飾非。上頭該准，也是不准的。二來所參不止陳寶徵一人，顯

而易見，有衆寡不敵之勢。依我等愚見，暫停一步，相機而動的爲妥。』魯道同聽他們說得近理，不能勉強，只落得一駡道：『我與陳家，本有舊隙；陳寶徵參我也罷了。這班人平時和我莫往莫來，毫無芥蒂，何苦夾在其中，打我痛腿？他們只圖伏陳家的上水，捧臀獻媚的幫助陳寶徵，齊心參奏。試問把我魯道同父子，拖下了馬，與他們有何益處？眞所謂安一經，損一臟，我魯道同就這麽老死故鄉，算他們造化；倘或萬一生機，蒙恩開復，有了出頭之日，再來此地，除卻他死我亡，我多要拚這條老命，將這班小雜種，一個個斫下頭顱來觀看觀看，方洩我胸中之恨。』咬牙切齒的惡駡了一頓，只好權爲忍耐這口氣，另圖機會。又往各家走了一遭，仍回轉庵內。各家早打發人過來問候，又送了若干物件，有送銀兩的，有外送男女衣服的，紛紛不等。皆視交誼之厚薄，戚好之親疏，送銀物之多寡。魯道同到了此際，也不作客套，一一收下，開發了來人回去，然後盡交與魯老夫人收起。魯老夫人當封出二十兩銀子，給老姑子，先作大衆食用。老姑子推辭了一回，方肯收去。魯道同又遣人到刑部監中，探聽魯鵬消息。幷送了些銀兩，與他使用。去的人回來，說：『二少爺在監中，倒也沒甚苦處。所有刑部各位老爺，多瞧着老主人面子，也不十分難爲。請老主人不必掛念。刻下專守江西巡撫，提到審問一堂，即可了結起解。』魯老夫人等聽了，稍覺放心。又隔了半月有餘，這日聞得江西巡撫已提解來京，訊明實在親供，又對了私書筆跡，及牛大保的供詞，皆覆奏上去。旨下，江西巡撫着革職發軍臺効力。牛大保，枷一百，枷號通衢示衆。魯道同得了信，忙去刑部衙門料理，俟魯鵬起解時，到庵中一走。此乃瞞上不瞞下的事，差人得了他的賄賂，樂得做分人情。一日，堂上提出魯鵬照數杖責，准例發遣雲南。又當堂點了兩名長解，給了行批，限剋日起身，不准停留。長解扶了魯鵬下來，即往蓮花庵來。可憐魯鵬從小姣養，何曾捱過這般刑法；打得皮開肉綻，一步一跛。魯老夫人見兒子這般形容，肝腸寸斷。上前一把抱住，放聲大哭。魯鵬的妻子，分外傷心。因見婆婆抱住丈夫痛哭，公公又在面前，不便上來；一陣心酸，頭昏眼黑，頓時暈倒。慌得衆使婢七手八腳的，把他攙到後面，灌了半日，方甦醒轉來。魯鵬見母親如此慟苦，再見父母雙雙站在面前，皆是蒼蒼白髮；所生我兄弟兩人，盡獲罪遠出，使父母終日掛念；暮年的人，受不得過於悲苦，倘然一半年中有了參差，我兄弟一時不能回來，既不克養生，又不得送死，豈非罪可

彌天大凡極惡之人，一時都有良心發現。魯鵬現在良心畢露，悔恨不及。惟有一頭滾入魯老夫人懷內，一哭而已。庵中衆姑子，無不隨淚，齊走上來再三勸解方止。魯道同忙命家丁們好生款待來差酒飯，不可怠慢了他們。魯老夫人雖止住哭聲，一把抓住魯鵬的手，問長問短。又見他兩腿打得這等狼狽，萬分不忍，眼淚如斷線珍珠，撲撲簌簌直下不止。魯道同也立在一旁，不住的拭淚。魯鵬跪在地下道：『兒子不肖，累及爺娘，罪應萬死。兒子又要遠別膝下，惟望爺娘保重身體，不可為兒子悲傷！兒子的罪名，尚可減去幾分。』魯老夫人哽咽着道：『乖兒子，此刻也不必說你累拖了我，我拖累了你的話，只怨大家的命，都不好能。我只愁你迢迢萬里，孤身遠去，叫我怎生放心得下呢！』母子二人，絮絮叨叨，說個不住。魯道同道：『你也不用囉唣了，讓他到媳婦房裏去，分別分別。你該把他應用的衣物，檢點出來，好交代他帶去穿換。他回家來，是個私意，不能久躭擱的。』魯老夫人聞說，才縱了手道：『適才媳婦見你回來，忽然暈倒。咳！他也是個苦命，弄得少年夫妻，生離遠別，叫他怎不傷心！你到後面看看他去，安慰他幾句好話。我代你收拾些衣物，帶在路上，可以換換。』魯鵬答應，來至後進房內，他妻子睡在牀上，兩淚交流。見了魯鵬走進，坐起身，一把拉住衣袖，抽抽咽咽的好半晌道：『我以前百般樣勸你，不可大意，你只當耳邊的風。如今鬧得家破人亡，妻離子散，丟下我這苦命的人，又沒有一男半女，將來倚靠着誰？再則公婆六旬以外之人，自遭了這風波，日夜悲愁，形容憔悴不堪，你才也該見過了；直同風燭草霜，朝暮可慮。你旣遠出，大伯又犯罪新遞，大姆姆未知可肯回來？叫我這麼一個年輕堂客，怎樣去支持？』說罷，又哭了。魯鵬歎了聲道：『你也不必抱怨我了，我此番悔之莫及，只要你侍奉爺娘，不時寬慰，以代我之職。我若有日歸來，斷不忘你好處。倘竟從此永別，我做鬼亦感激着你。一切都因我拖累你受苦，你什當是個大賢大德的人，諒也不來怨我。』夫妻兩口，唧噥了一回，又彼此對哭了一回，直鬧了半日，魯鵬怕的解差不肯久待，忙止住淚痕，復又叮囑了他妻子幾聲，即往外面來。魯老夫人，早將各家送來的衣服，揀出幾套，魯鵬合身的，打了一個大大包裹。魯道同封了五百兩銀子，給他沿途使用。另取了二十兩，送與兩名解差，託他們一路照應。外有書函一封，是到雲貴總督的，交與魯鵬貼身收好。原來雲貴制臺，是魯老的心腹門生，他這個缺，也是魯老代他謀幹的。所以寄

書於他，叫他念師生情誼，照看世弟。可以鵬兒到了那裏，不致受苦。又託他遇有機緣，千萬代你世弟謀爲贖罪等語。解差見天色不早，上來催促。魯鵬亦自知難以久留，卽叩別父母登程。魯老夫人復又拖住，一聲兒，一聲肉，哭叫起來。還是魯道同怕的躭誤限期，諸多不便，硬着頭皮，將魯老夫人拆開，叫老姑子們拉到後面去了。便切實囑付了魯鵬一番：「沿路小心，冷煖保重；到了雲貴，見了你世兄，自有安置你的處所。第一早寫封平安家書回來，讓你母親放心。大約我與你母親，妻子，在這幾日內，亦要打點回轉山西；好在故鄉尙有薄田，可以餬口。不然，久住此間，那裏來的日用？不知你罪滿回家，我與你母親，可能看見你麽？你好生去罷！」魯道同說到此處，也灑下淚來。魯鵬此時，如萬箭攢心，淚如雨下。跪倒在地道：「兒子此去，有父親書札，世兄必然另眼看待。父親但請寬心。惟求父親自己調養暮年，母親如過於悲苦，還望父親開導。」魯道同點點頭，扶起魯鵬道：「天將晚了，你們還要趕出城去住宿呢！家中自有我主張，不須你愁煩。」兩名解差，見他父子依依不捨，未知牽延到什麽時候，城裏又不便過夜，若被本衙門知道，我們吃罪不起。遂上來帶說帶勸道：「魯少爺上路罷，哭到明日，都要分手的。你少爺，只顧自己說話，全不體貼我們。就是你老人家，回來一趟，我卽躭着千斤的重擔子呢！一經衙門裏曉得，你少爺既不好看，我們是罪上加罪。」說罷，不由魯鵬做主，硬行攙了起身，往外就走。魯道同趕着招呼道：「一路拜煩二位照應，回來我多多酬謝，決不食言。」解差們一頭走，一頭應道：「我們理會得，老大人只管放心。」便腳也不停，一溜煙扶着魯鵬如飛去了。不敢走官街大路，怕的有人撞見，由小巷穿出城門，尋了所寓處歇下。預備來日大早，按站起程不提。且說魯道同見魯鵬已去，也覺傷心，卽回身來到後面；見魯老夫人猶自哭得淚人一般。魯鵬的妻子，也掙扎着出來，伺候婆婆，陪着在一旁哭泣。正所謂世上兩般悲苦事，無非死別與生離。雖是俗濫不堪之語，此番魯道同家父子夫妻分別的百般慘境，這兩句倒還貼切。魯道同又勸說了一頓，方才止住。使婢們服侍魯老夫人，重新勻面掠鬢，早擺上晚膳來。現在大家多覺悽惶，不過胡亂吃了兩口，便命撤去。各悶悶無言，回房安息。惟有魯鵬妻子，夫婦向來恩愛，又同在少年，分外較人悲苦一層。睡在枕上，何曾合眼？整整吞聲暗泣了一夜。次日，卽頭昏腰痛，病倒在牀。慌得魯老夫婦，延醫調治。魯老夫人又時時到他房內婉

言勸說。過了幾日，始漸漸痊愈。魯道同見媳婦病退，即思量起身，親往各家走辭。親友等人，又告借了若干回來。叫家丁們雇定長路騾車兩乘，一乘自己坐，一乘叫老夫人與媳婦合坐。其餘願跟回山西的男女僕婦，多雇了幾乘小號車輛；不願去的，即時遣散。又酬謝了蓮花庵當家老姑子數十兩銀子。道婆等人，皆有賞給。老姑子即忙着整備素齋送行。魯府一班至親，亦擔了酒席，過來餞別。魯道同擇定來日登程。此次不過隨身衣物行囊，其外俱無。早一日，聊爲收拾。次日清晨，車輛已齊，魯老夫婦早備下香燭紙馬，清齋果品，在大殿上供佛。因躭擱了多日，不無作踐佛地。道婆忙去撞鐘敲磬，拜罷起身，又與老姑子師徒等人作辭。老姑子說了多少簡褻怠慢，千恩萬謝的話。魯道同見日色已出，即催促動身。衆人皆上了騾車，老姑子猶欲送出城外，被魯老夫人再三擋住。老姑子對着車前稽首道：「太太，少奶奶們！前途保重，恕小尼不遠送了。」即回身帶着衆徒弟，仍轉庵堂。看官們，試問魯道同身居相位，極品尊榮，此時若功成退隱，致仕還鄉，車輛馬匹，固多十倍；就是同朝的大小各官，十停亦要來八停相送；遙想一路上執手臨歧，殷殷祖餞，何等熱鬧。誰知今日乃獲罪被黜，家財盡行抄沒，兩個兒子又皆充發，雖有幾家至親好友，多不敢公然來送，日前到庵裏餞別的時候，即預先說明。刻下僅有數乘車輛，幾口親丁，七八名男女僕從而已。加以行李寥寥，不堪入目。魯道同前次在街市上受過一場羞辱，是個驚弓之鳥。又怕有人囉唣，悄悄吩咐衆家丁，保護車輛，飛速出城，愈快愈妙。家丁們頗會得主人意思，叫衆車夫把騾馬加上一鞭，飛也似，一口氣趕出城外。到了一塊空闊所在，車輛停住，將車上物件，略爲整理。衆人又飽餐了一頓，架上騾馬，直向山西大道進發。走了數日，魯鵬的妻子，復病倒下來。一因思念丈夫，日夜愁苦；二因病體新痊，受不起風霜勞頓。魯道同見媳婦有病，只好沿途躭擱，尋覓名醫診視。所經過的地方，無非鄉村鎮市，那有好手醫家？況且今日這個郎中，明日那個大夫，各有各的見解，各用各的藥品，反鬧得病人一日重似一日，勢漸垂危。魯老夫婦十分着急。所幸已入山西地界，離家不遠，便命日夕趲趕。到了家，不數日工夫，魯鵬的妻子即歿了。魯老夫人思兒慟媳，分外傷悲。相巧魯鵾的妻子，趕了回來。因魯鵾發遣新疆，不便帶家小同往，差了兩名誠實家丁，送他妻子進京。走到中途，聞得魯道同亦被參革職，魯鵬充配雲南，既然公公小叔，多不在京，沒了投奔，進止兩

難。還是魯鵑的妻子，有點見識，知道家財抄沒，二叔又遠配他方，公婆京中難以存身，必回山西無疑，即吩咐改道向山西而去。到了家中，婆媳相見，說不盡多年離別，敘不盡目下顛沛。未了，只落得抱頭一哭罷休。魯老夫人，見大媳婦回家，又帶着兩個孫子同回，二三年不曾見面，多長成了，不免一悲一喜，減去幾分悲慟。魯鵑的妻子，又從旁極力解勸，漸漸才將想念二媳婦的心腸，撇在一邊。又與魯老商議：「媳婦的母家甚遠，他丈夫又沒有見面，這點小小年紀，一命夭亡。兼之平日，甚為孝敬你我，媳婦身後，該要大大熱鬧一番，方對得過他。不然，他在陰司，都要怨你我寡情。好在此時已回了鄉井，還怕什麼人議論我家？難不成再在京中，參我家一本麼？」魯道同也說：「應該如此，你做主就是了。」魯老夫人隨即發出銀兩，叫家丁們分頭延請高僧高道，七七追薦；本地紳士親友，多來弔祭。後來直待到魯鵑遇赦歸家，始擇期入葬祖塋。惟有魯鵑死在新疆，因道路甚遠，又沒有親丁同在那邊，跟去的家丁，買了棺木裝殮，擇地安葬。魯老夫婦得了信，又不免痛哭一場。即命媳婦，孫兒，排孝開喪，招魂致祭。從此魯道同埋首鄉閭，領帶兩個孫子，讀書上進，下文即沒有他家交代。這種作惡之家，天不絕其後嗣，就算是他祖宗尚有餘德；一敗之後，焉能再振？料想子孫也沒得發跡的了。單說：陳寶徵自參倒了魯道同，聲名大振，人人皆讚他風峻；朝內自去了這個奸相，紀綱一整，內外肅清。有多少屈抑沉埋的，此時盡吐氣揚眉，重睹天日，無不推功到寶徵身上，羣頌他有膽有識，乃少年中之拔萃。適值吏部申奏江蘇蘇松太兵備道缺出，御筆親點着陳寶徵補授。又簡放陳仁壽巡撫江西。一日之中，叔姪皆沐殊恩，同朝人人欣羨。又齊稱他叔姪有此除惡大功，得之何愧？原來陳仁壽力贊寶徵上那奏摺一事，目下各官，俱知其細。仁壽，寶徵得了信，也歡喜異常。即預備召見請訓出京等事。一時間，兩邊公館內，車馬盈門，過來道喜的，絡繹不絕。甘露亦知道此事，忙趕來給他叔姪賀喜。并有家書，託寶徵順寄揚州。現今甘露亦由主事轉陞到兵部郎中，記名以道府並用。過了一日，仁壽叔姪，內庭召見；召見奏對時，申明請假一月，便道南京省視父兄，接取眷屬。下來，又往各同年世誼處，謝步辭別。衆官皆請宴餞行。他叔姪該去的，該辭的，不須細說。到了起程這一日，衆官俱來走別，叔姪力辭方止。惟有甘露，直送到十里以外方回。他叔姪們，一路曉行夜宿，往南京而來，暫且不表。再說：雲從龍奉到批摺，即將魯鵑，宋不，

寶許四人，照例發遣。又札飭陳寶焜速迅回任。各事發落已畢，即聞得陳仁壽放了江西巡撫，寶徵得了蘇松太道，忙命備轎，至小儒處道賀。小儒這邊，亦早得了驛報。方夫人等欣喜非常。接着衆親友聞風多來賀喜。正忙着迎送，從龍亦至。衆親友連忙迴避辭去，小儒同衆人迎接入內。彼此見了禮，各述了幾句套話。從龍即笑對小儒道：「二郎甫經回任，令弟與大郎又榮放出京，不知你這老封翁怎生快樂，倒要請教一二。」小儒笑着欠身道：「舍弟小兒們僥倖，皆上荷國恩隆重，下賴諸位伯父叔父們的福庇。」王蘭便接口道：「若說介臣巡撫江西，徵兒榮放外任，皆係意中之期許。其所奇者，焜兒在外扳倒小魯，徵兒在內扳翻老魯，去小魯易，去老魯難，何也？小魯不過一守牧，又有前愆可稽，復加以在田之力，試想小魯縱有三頭六臂之神通，亦難逃法網。若老魯則樹大根深，難以斫伐，且又爪牙耳目甚多，棋布星羅，佈滿中外，在朝多少前輩各官，有骨氣膽量者，亦不乏其人；均扳他不倒。老魯之不容易去，可想而知。徵兒雖然得着那封私書把柄，究竟一係新進，一係久踞；若臨時稍爲氣餒，顧及身家，即難以舉行。他居然明目張膽，不避嫌怨，參他一本。尤奇者，連魯鵰都羅致在內。所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眞做得直捷痛快，駭人聽聞。不意這麼一件朝野共服的大事，出在一個新列言官，年少的儒生手內，叫人怎不欽佩！小儒還說託賴我等伯叔們福庇，其實我等忝居伯叔，自愧難步後塵，眞要羞煞若干老輩中人！明兒徵兒回家，我倒要細問問他，怎麼動了參魯老的意見？怎麼不待商量，竟鼓勇而行？我卻不知他有多大膽量！大約他膽子比身子還大呢！子龍一身都是膽，此語大可借贈。」小儒笑道：「者香未免過於謬奬了！小孩子家，那裏稱得膽量，不過仗着血氣之勇，不計可否，竟冒險而行。該應魯老頭兒倒運，成就了他的聲名。此乃微倖成功，何足爲法？若以者香之讚，直稱讚得他世上寡二無雙的。」王蘭聽了正色道：「小儒此言，大錯大錯！我與你交情，勝似手足；所差者，不過你我異姓，你的兒子，即是我之子姪。本來徵兒這件事，實在令人拜服。我豈能學而今時俗，虛褒妄奬，難道我和你還用浮言客套麼？」小儒未及答言，伯青在旁笑說道：「你們不必爭論，聽我分解。小儒雖錯，尚有可原；寶徵是他兒子，者香讚他兒子好，他不能也隨聲附和的說好，必得要謙辭兩句。不知我等一人之交，無須謙讓，此乃小儒之錯。若論者香之稱讚，雖出於本衷，未免亦有太過之處。其中我與楚卿等

人,生平毫無建樹,甘拜下風。想着香與在田,卻非我等可比。在田有平粵寇之功,着香有靖海賊之績,你兩人皇皇偉業,中外皆知,與徽兒之叁倒老魯,可謂工力悉敵。」說着,回頭對小儒笑道:「至於你這位令尊老封翁,雖做過歷任封圻,大廷卿貳,若與令郎比較起來,小儒,休怪我直言,尊翁竟要退避令郎三舍!令郎卻遠勝尊翁不止十倍!在諸位品評,我這議論可平允否?」伯青說罷,引得從龍等人,拍手大笑道:「伯青之說,公平確當,兩造皆可無詞。未免使老封翁有些難處,好在是自家兒子跨灶,猶可解慰。」小儒笑道:「罷罷罷!我從此眞要箝口結舌,永遠不敢同你們說話。一經開口,我卽有了不是先在身上;尤其者香更外難纏,說起來,都是長篇大套的一陣訓責。」王蘭亦笑道:「你不用放刁,本怪你謙非所宜,以致責由自取,難不成伯青也幫着我硬派你不是麽?」衆人又說笑了一回,從龍便作辭回署。晚間方夫人待小儒回後,卽說到預備戲酒,請衆親友們過來熱鬧兩日。小儒道:「爽性俟他叔姪們回來,再請客不遲。」方夫人道:「他們回來,不能久住,又要忙着料理媳婦們動身,那裏還有閒工夫請酒呢?不如趁着這幾天,消消閒閒的,請兩日酒,唱數本戲,好得多呢。你請過了,我還要接着請我體己的客。」小儒點首道:「旣這麽着,明日就叫外面定席,傳喚班子,一准後日請客。大約四五日,也可請遍了。」一宵無話。次早小儒叫了聽差家人上來,吩咐辦酒定戲。又分頭去邀請親友,無非伯青等陪客。外邊綠野堂,以及園中各處,皆張燈結綵,大開筵宴。小儒請過男客,方夫人又請衆家內眷,忙得內外家丁們,人人無暇。約有半月之久,才算清楚。這日小儒正坐在書房內查點請過的親友,怕有遺漏,招人怨尤。忽見家丁進來,回道:「二老爺同大少爺,坐船已抵碼頭,少頃就回府了。行李等件,均已先到,請示在那裏安置?」未知陳仁壽叔姪回家,有何話說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四回　唱驪歌繪芳園餞別　催羯鼓留春館猜花

話說:陳小儒聞說他叔姪已回,卽命將行李等物,權且安置外書房,然後再細爲檢點,發入裏面去。家丁答應退下。小儒起身,走到廳口,看他們一擔一擔的,向內搬運。又見他叔姪,一同走進。仁壽擡頭見小儒立在階上,忙

搶步至面前，向兄長請安。寶徽上來叩見父親。園中王蘭等人，亦得了信，皆趕過來相見，彼此各道契闊。仁壽又同了寶徽來至後堂。方夫人早在堂中等候，叔姪前後行了禮。仁壽站着，說了幾句，卽先自出外。隨後寶徽方請了衆位夫人出來叩見。方夫人見寶徽較初入京時，白胖了好些，身材也覺得比先魁梧，心內十分歡喜。姞蘭小姐，此時也隨着婆婆出來，立在背後，偷眼見丈夫穿戴着正四品冠帶，氣概沉肅，居然一位大員。自己回想，也是一位恭人了；雖不便喜形於色，心內卻萬般快樂。方夫人便問：『何日由京中起身？你妹壻可好？怎麼他還不得外缺？』寶徽一一回答，又代甘露請了安道：『妹夫去冬就以道府記名外用了，因他記掛祖父年老，不肯遠選，要待相離江蘇省鄰近的地方，有了遺缺，他才肯來呢。若不因這個情由，別說一個缺，十個缺多還着了。大約至遲不過秋冬之間，多要得外缺的。』洛珠笑嘻嘻的，一旁插嘴道：『幾年不見大少爺，格外的威儀好了，眞合着一位司道大員。前日二少爺回來，也比從前穩重得多呢，全沒有小孩兒家氣了。甚麼話，而今你兄弟都做了一方萬民父母，竟是來到什麼地步，卽是什麼氣象。』又轉身扯扯姞蘭道：『不說別的，連這一位簇新鮮的道台夫人，多分外端莊了！』姞蘭小姐，滿臉緋紅，灑脫了手道：『姨娘何苦拿住我們開心兒呢！』卽回後去了。小黛笑道：『你這促狹鬼，是話到你口裏，多要另生枝葉，專會打趣人。你打趣徽少爺也罷了；朱小姐也沒有開口，你又將他拉上來說笑一番，嘲得人家站不住，跑去了。你說他兄弟脫了小孩子氣，你還不知道扳倒魯家父子一節；據說你家王大人拜服他兄弟什麼兒似的呢，卻不像你見面卽打趣他。』說得衆位夫人都笑將起來。寶徽也笑了笑，退出。到了廳前，見仁壽早寬去公服，坐着閒話。小儒亦命寶徽換了大衣。王蘭卽扯了寶徽，到一旁坐下，細問奏參魯道同的事。寶徽由頭至尾，說一句，王蘭點一點頭，讚一聲好；寶徽已說完了，王蘭猶自點頭叫好不絕。二郎忙送了一盞茶過去道：『耆香，好可叫完了麼？我看你聽的還比寶徽說話的吃力，頭要不住的點，好又要不住口的贓。我特地送盞茶你潤潤喉嚨，爽性多叫他幾百幾千聲的好。何故呢？預備明兒寶徽到了任，若再做下一兩件有功於民的德政，配得上你叫好；你不妨先行叫下了罷，省得日後累贅。』說得廳上衆人皆鼓掌大笑。寶徽也一笑走開。小儒卽命擺酒，代他叔姪洗塵。席間無非議論些京中的各務，更殘酒罷，各回房安歇。

仁壽回至玉梅房內，奶娘抱過小姐來見父親。仁壽撫弄了一回，仍命抱去。他夫妻，此夕談不盡別後衷懷，直至四鼓，方吹燈睡下。寶徵回到朱小姐房中，少年夫婦，久別初逢，分外恩愛。次日清晨起身，仁壽吩咐備轎，到總督衙門。寶徵卻不便同去，因仁壽與從龍敘體，寶徵要分尊卑，只得備下手本，來日一人單去謁見。仁壽到了督署，投進名帖，頓時兩邊吹打，放砲開門。從龍直接到堂口，攜手入內，見禮分賓就座，各敘別後寒溫。仁壽即說到寶焜在南昌例應迴避，本該小弟做主，因屬在叔姪，此事惟有請單奏。從龍道：『自聞你放了江西，我即思量到此處。相巧昨日接到安徽巡撫咨文，知安慶府屬懷寧出缺。懷寧亦是皖省首邑，以首邑調首邑，於例甚合。只有引見一事，須與安徽撫台商量，會銜保奏。俟到任後，再行給咨送部引見。若調缺又要入京引見，豈不多出一層事來。倒是南昌百姓，平空的去了一位仁愛的父母，懷寧不意得這一位好父母來撫治他們，可見是各處的造化不同。』仁壽道：『二舍姪諸承關顧，家兄及弟等，迄今猶感不去心。一切多仗大力，悉憑尊見，調赴何處何缺就是了。若將懷寧給他，更外好的了。將來大舍姪，亦屬在下僚，尚望栽培。』從龍笑道：『我與令兄，情同手足，即係分內之事。介臣何得出此套言，見外於我？』彼此又說了一回話，茶罷，仁壽便起身作辭。出了督署，又往祝府等處，走了一趟方回。將從龍代寶焜調缺懷寧的話說知；小儒衆人，亦甚以為是。次早，寶徵來謁從龍，行過禮，稍談數句，即邀寶徵入內書房，寬去外服，各敘私見之情。從龍即說道：『寶焜調缺懷寧，你父親等人，以為可否好在皖省民情，較江西易治。再則你到上海的任，等你一月假滿，我即給札你去；江蘇省各司道的缺分，要推上海為首。俗說有金上海之稱，既是美缺，又是個陞缺，你初任得此，倒不容易的。』寶徵答應了聲是，道：『小姪得上海道這個缺，乃上荷君恩深重，又賴伯父的福庇。小姪倒不喜這美缺陞缺，所喜在伯父管下，小姪是初任，恐有不到之處，可以得伯父指教。至於舍弟的事，昨日二叔回去說了，家父深為感激，命小姪先行叩謝；改日家父還要親自過來。』從龍道：『此乃公事，何謝之有？你父親也太覺多情了！』又問到參魯道同的一節，及京中一班舊交，寶徵一一答過，方作辭回來。早有衆家親友，開得他叔姪已回，多來邀請他們叔姪。仁壽一概辭謝，只有幾家至戚，誼不容卻，去走了一遭。又專差至揚州，將甘露的家書送去。連日裏面程婉容、小鳳等人，皆住下沒有轉

去。小鳳因玉梅起身在即，不忍分離，恨不能日夜一處的行坐，還講說不盡；所以婉容也不好先自回去即計議到代玉梅姑蘭送行；一則他們遠別，理當祖餞；二則今年春秋過去了大半，爲着七七八八的事情糾纏，都未曾賞玩園子，豈不有負春光？自瓊珍同小憐去後，即冷清了許多，現今玉梅他們，亦要遠行，將來分外人少，沒了興頭；不若趁此熱鬧他兩日。方夫人等聽說，齊齊稱好。即約定來日在奪豔樓吃一日酒，帶賞牡丹；再叫班小戲子，來在樓底下彈彈唱唱，並不用演扮，只要下地串着清唱，似覺雅趣些，比那鑼鼓喧闐，吵得人慌慌的好多着呢。衆夫人議定，便傳話外面預備。外邊王蘭等人，也擇定是日，在綠野堂擺酒，代仁壽、寶徵餞行。惟有梅仙、五官不肯附分，他們要合着單請一天。仁壽推辭不脫，只得依了他們。次日，方夫人等梳洗已畢，早傍午時候，齊往園內。見奪豔樓上，擺的齊齊整整，一班小戲子們，早在樓下伺候。衆夫人序齒就坐，分着兩席。東邊是玉梅首席，方夫人、洪靜儀、程婉容、蔣小鳳、江素馨作陪。西邊是姑蘭小姐首席，姑蘭本不敢坐，被洛珠強拖硬拽的推了上去。隔席方夫人見他們謙讓不休，便叫姑蘭向衆人告個罪，權且坐一坐罷。朱小姐聞婆婆吩咐，方肯入座。陪客是聶洛珠、林小黛、沈蘭姑、巴月娥等四人。樓口又安了一席，是巴老太、伍氏、穆氏、王氏、朱二娘、錦箏等人。方夫人又賞了一桌酒與紅雯等一干大丫頭，叫他們在樓後退閒裏坐，輪班上來督率着小丫頭們服侍席面。紅雯諸人，也樂得借此代玉梅、姑蘭房內的丫頭送行。衆夫人坐定，酒過三巡，下面即叮叮噹噹，吹唱起來。此時綠野堂上，也擺了兩桌，這邊仁壽首坐，小儒、王蘭、雲從龍、祝伯青一席。那邊衆人亦硬行扯了寶徵首座，馮二郎、金梅仙、柳五官一席。他們也叫了說平詞的，耍戲法的，來階下伺候。少停愛文文雅雅聽說書的，熱熱鬧鬧變頑意兒的，各隨其便。園內是紅飛綠舞，廳上是醉月飛觴，連內外的男女僕婦，多忙得如穿梭相似。酒席上無非海味山珍，說不盡繁華富貴。晚間，方夫人又叫在香城綺圃前，高低遠近，點了無數五色玻璃羊角等燈，照耀得一簇牡丹花，分外鮮妍，大有臨風欲舞之態。復又添盃洗盞，換酒增肴，將前面窗檽，全行下落，酒席挪到檽前，一順兒擺開，人皆對花而坐，眞乃花容人面，奪豔爭妍。直暢飲到三鼓以後，方散。來日乃梅仙、五官的東道，曉得方夫人等今日沒有酒席，也擺到奪豔樓去，好賞花飲酒。過了這兩日，仁壽、寶徵即打點動身。裏邊玉梅、姑蘭也忙着收拾。假期將

滿，仁壽同了寶徵，又往各家告辭。在碼頭上封了十數號官船，仁壽自坐一隻，玉梅同奶娘貼身丫環，另外一隻，其餘盡是幕友家丁們乘坐。寶徵也雇了幾號大船，選定黃道良辰，一同開行。到了臨期，仁壽寶徵，換了公服，一先叩別家祠神龕，然後拜辭小儒方夫人等，在堂口坐轎起身。除了小儒不送，王蘭等人，皆送到城外。合城大小官員，及親友等，多來送行，待他叔姪落了船，方才回城。玉梅，姞蘭，帶着人衆，亦紛紛各自下船。兩邊鳴鑼張帆，分道而行。仁壽如今是一省封疆，好不威武。才出了境，即有江西大小印官，趕上來迎接。一路經過地方，紛紛迎送不絕。到了省城，擇吉接篆，所有到任例行各事，以及專摺謝恩，甄別在省人員等情，無須贅敍。從龍見仁壽起了身，即出奏寶焜迴避調任一節，俟奉到上諭，便札調寶焜赴懷寧新任。再說：寶徵的船，抵了上海境界，早有各府州縣，前來遠接。到任煩文，亦不須交代。蔣小鳳自玉梅動身以後，時時悲感。方夫人也覺得媳婦遠離，又因姞蘭身懷六甲，未知一路平安，甚不放心。多虧程婉容等衆位夫人，百般的從中調笑分憂。適值賽珍小姐，從揚州回來，方夫人因女兒許久不歸，見了面，才算歡喜。小鳳也被衆人勸說，始漸漸放下思念玉梅的一片心事。此時正交四月中旬天氣，留春館前，芍藥大開。婉容便鼓興要賞芍藥，自己先備下東道，請來日看花飲酒。衆夫人難卻他的美意，只得允了。便叫小丫頭們，早一日去留春館打掃。婉容清晨即抽身梳洗完畢，過來催着衆位夫人妝拾；叫人開了耳門，來到留春館中，見一字擺了三席。因婉容也約下巴老太等同樂一天。今日是家常便宴，不用遜讓，各依次歸座。使婢們斟上酒，飲過一巡。婉容道：『我們也得要熱熱鬧鬧，難不成他們去了幾個，就振作不來了麼？況且這啞酒，亦漠然無趣。我想行令分題，費人思索，豁拳猜枚，又太嫌過俗。不若折芍藥花來，打鼓傳花，花到誰人手裏，鼓止了，即是誰人飲一杯酒，這令又公道，又爽快，只要人多，就好行的。我們今日的人也不爲少了，你們看着可好不好？』方夫人道：『我們就行這傳花令很好，得叫我家紅雯丫頭，到簾子外打鼓去。』又親到花田裏折了一枝連蒂夾葉的頂大深紅重台芍藥來，放在席上。小丫頭子，早將一面銅釘密布的花腔皮鼓取到，又在簾外安了一張小座頭，讓紅雯好坐着打鼓。洪靜儀道：『大姐姐單單要他家紅雯司鼓，其中難保無關顧。而且紅雯這小蹄子，很會弄鬼，別要我們着了他主僕的當兒，吃了酒，還要惹他們笑話呢。』方夫人笑道：

『可不是你瞎子見了鬼麼?這個有什麼關顧!你相信那個,卽叫那個去打鼓,並不一定非紅雯不可;別要少停你多吃了酒,說着了我家主僕作弄。』洪靜儀道:『換倒不用換他;只不許他看着我們,要遠遠的坐了去打,我才放心。』紅雯聽說,笑了笑,將座頭挪到花田邊亂腳下去了。婉容道:『你們不要鬧旁支兒了,聽我交代行令規矩。就從我行起,做令官的,要吃一大門面杯,再傳花到何人手內,鼓聲住了,此人吃一杯酒,隨口念一句古詩,要中間有一花字;數去花字臨着誰人,卽是誰爲令官,由他傳起。若花到令官手內鼓止,令官只念一句詩,免吃罰酒;不是偏護令官,他既吃過門面杯,不能再吃罰酒。不然,做令官的毫無好處,還要多吃一杯,未免有苦樂不勻。』衆夫人皆點首道:『此令倒還公道有味,我們好行了。』便吩咐紅雯起鼓。紅雯將鼓架在面前安好,高高揎起衣袖,又將手鐲壓緊,露出兩彎雪白膀臂,拿着一對鼓槌,先在木邊上打了兩下,隨後緊慢自如,次第敲去。那鼓聲打到緊時,如滚珠撒豆一般,甚爲可聽。婉容聞鼓聲已起,便吃了一大杯酒,乾杯照了席,見芍藥花遞在肩下的人手內,一個個挨次傳遞,恰恰一轉過來,花到方夫人手中,忽然鼓聲停住不打。洪靜儀大笑道:『有趣,有趣!古語作法自斃,眞正不錯,偏生頭一次,卽輪到你停鼓,若有暗使之者。』方夫人亦笑道:『你以爲笑我受罰,不知我巴不得罰這一遭兒呢!足見叫紅雯打鼓,並非有意,亦可見我之心跡,至公無私。』洛珠笑着,搖頭道:『罷喲!快說花字流觴過令罷!這件小頑意兒,還說什麼公呢私呢?別要笑壞我的肚腸!』方夫人把門面杯吃完,卽念道:『日高花影重。』順着數去,該小黛行令。小黛接過花,也乾了一大杯,那階下鼓聲復作,衆人又傳了半晌,花到靜儀手內,鼓住了。方夫人笑念句佛道:『幸而此刻輪着了你,沒有話說!若頭一遭兒輪着,又說吃了我主僕的捉弄!縱生出一百張嘴,也分剖不清。』靜儀並不回答,舉起酒鍾,一口吃盡,念了一句:『行到中庭數花朵。』衆夫人稱讚道:『這句詩倒甚貼切,不比隨口過令,只要中有花字,眞難爲你想得到!』數去該洛珠的令官,亦照樣而行。傳了半日,有輪着一次的,有兩次的,尙有輪不着的。婉容卽命停了此令。又取了個兩截細雕水磨大方竹筒來,下一層叫小丫頭們在園內採了數十種花來放下。行此令者,隨手在下層花朵中,揀一枝,放在上層蓋好,使同席衆人去猜。猜着的,令官吃一杯;猜不着的,本人吃兩杯。每人挨行一次,交了頭止令。所以行

傳花的令，總名曰傳花猜朵，必須此令收場。衆夫人見天色不早，隨意進了點飲食，散坐盤桓。那邊席上，巴老太等人，散了席，即大家到園裏閒逛去了。小鳳又說到：『玉梅現在江西，只剩得一人，較之我們，猶覺冷清。遇着花朝月夕，也不過他夫妻對酌，以應故事而已。大約我們在這裏念他，他亦在江西念着我們呢。好說我起身的時候，賞的牡丹，而今又該賞芍藥了，不知恁的熱鬧呢！』說着，小鳳的眼眶兒不禁紅了起來。素馨見小鳳又感動了思念玉梅之意，忙用話岔開道：『大凡人的生命，是最難料的。即以玉梅妹子而論，當日跟隨小鳳妹妹，乃一侍兒；縱然日後收場大好，也不過配一經紀買賣人家，即算是出汙泥而登霄漢。不意雲大人存此一番美意，提拔於他，又有個陳大人，附會玉成其事，眞正玉梅萬想不到。今日爲八座夫人，固然是他的造化，亦是雲、陳二位的好事。俗說女子命如柳絮，隨風飄揚，能高能下；現今他這柳絮，眞乃高接青天了。還有秋霞、錦箏兩個丫頭，雖不比玉梅妹子富貴極頂，亦可爲青衣中之特出。秋霞嫁了王蓉，官職雖小，也是一位太太；錦箏配與五官，均是郎才女貌。而且五官本係好人家子弟，如今又捐納了前程，不爲辱沒了錦箏。不知現在這一班丫頭中，可有幾個，像他們的了？我看惟有大姐姐房內紅雯丫頭，品貌又好，人又伶俐，將來可以有點福氣。依我的愚見，不如大姐姐代陳大人收在房內，免得發出去配人，未知是好是歹；況凡大姐姐身邊實在少不了他；因主人還沒有開口，他即先意承志的做去，也怪不得你大姐姐疼愛。果然收了房，仍舊如貼身一般，照常伺候做事；否則至遲二年，萬不能再留住他，不配給人了。今年紅雯可是十九歲了麼？』洛珠一旁插嘴道：『可不是呢！眞個你我兩人一樣的心思，日前我們閒話，也說過的。陳太太說好是好極了，無如紅雯過於尖刁，又生得有幾分姿色，凡事心高志大，喜事爭先；怕的是日後房幃不和，由此多了是非。我聽他說到此處，就不便再說了，其實與我們毫無干涉。我因紅雯這丫頭，若配個小子及平等戶人家，不免可惜；譬如一朵姣花，落在糞土裏去了。』方夫人笑道：『你們不過爲紅雯生得好，勸我替我家老爺收房；我也知去了紅雯，好似少了一條膀臂；若收在房內，明雖作妾，即如在我身邊伺候一樣。殊不知我的心事，卻另有想頭。因爲紅雯生得嘴強舌快，凡事不肯讓人，在我跟前，料想他也不敢十分放肆，怕的沈姨娘，爲人忠厚溫和，背了我，受他牽制。還有我家老爺，生性拘謹，連日前沈姨

娘來此，他尚執意不行，恐人議論；日下又有了這等年紀，若再叫他收納紅雯，不言可知，他定見是不依的。如沒有這兩層關礙，還待到今日你們來勸我，我久經做下了！』洛珠聽了，對着素馨點頭道：『這句話，倒有點意思。陳大人是最古板的。』婉容正在裏間看壁上字畫，忙走至外間，笑嘻嘻向素馨、洛珠道：『你們快別要信他鬼話，還虧你們說他說的不錯；其實他是喫楊梅的心重，怎好對你們直說？只得借這一篇大道理，掩人耳目。你們想一想，就是紅雯收了房，要欺沈姨娘，有他這位正室夫人壓住了頭，當眞紅雯是三頭六臂麼？』方夫人正要回答，擡頭見巴氏等人，多走了進來道：『太太們今日這般高興，還在這裏說話，天好將晚了。』說着，丫頭們早點了手燈，上來伺候。方夫人等卽起身，仍由耳門回轉上房。衆使婢將留春館內收拾淸楚，關鎖了耳門，各回後進，預備衆位夫人晚飯。少頃，小儒回後，與方夫人說了一回閒話，卽往蘭姑房中安歇。蘭姑俟小儒睡下，吩咐媚奴在房內：『伺候老爺叫喚，我到太太那邊去去卽來。』便悄悄的走過，見方夫人獨坐在燈下出神，忙送了一盞茶，笑盈盈的低聲說道：『日間祝太太與聶姨奶奶說的話，太太以爲何如？』方夫人笑道：『我已經說明不能的情節，你此時來問做甚麼？』蘭姑道：『太太的意見，我也體得出，旣恐老爺不行，又恐紅雯背地裏欺負我，這是太太恩典，顧惜我的處在；不然，卽是雲太太所說，有太太壓伏住他，還怕紅雯做什麼？太太所慮的，是他暗中挑撥，不及防閑，生出是非來。』方夫人笑着，點點頭道：『你旣能領略這情理，還來問什麼呢？』蘭姑又走近一步，笑說道：『非是我瑣碎來問太太。我看紅雯不是個心地不明白的人，太太旣擡擧他給老爺收房，是何等體面；他也知道感激的。而且太太又這般聖明，他敢使心眼兒麼？不過想欺負着我，一來有太太壓制住他，二來老爺也不是那樣聽背後言語的人。我因爲太太各事，紅雯倒分去了一半，我雖來了多年，萬不及他明白。紅雯開發出去，難道仍要太太自己操心麼？我們看着也不安。若要學他，實在又學不上。還有一件事，這是太太的明見，我方敢斗膽說一聲兒。自從添了森兒，不無多出些針線，如把紅雯收房，他卽可伺候老爺太太身上的事，我卽一心一意的照顧森兒，豈不一擧兩便？若恐老爺執性不允，有太太硬做了主，老爺也沒有說的話。』方夫人聽說，沉吟了半晌，道：『你可是眞願意的麼？還是假話？不要收了紅雯，日後你追悔不及，再到我面前訴苦，我

那時可不管的呢！你倒仔細的，心裏思量思量，不要圖此時說得爽利大方。』蘭姑笑道：『太太說的什麽話？我怎敢用假話來騙太太？這件事，我久已有心。不是祝太太們今日說起，我也不好說及。後日就是紅雯眞個欺了我，我也沒得怨的。太太只管放心。』方夫人道：『夜已深了，你去睡罷，且待明日，我自有處置。』蘭姑應了聲出來，仍回自己房內。小儒尚未睡熟，便問道：『你在太太那邊好半會，做什麽？想又議論到甚麽好事兒了？』蘭姑也不答言，卽叫媚奴與小丫頭們退出，推上房門，走到鏡臺前，卸了殘妝，轉身坐在牀沿上，一面換着睡鞋，一面卽將方夫人所說的話，細講了一遍。小儒聽了，雙手齊搖道：『罷了！罷了！我只當你們說的什麽好話兒，原來議論的這些沒要緊的事件，也虧你們好意思說得出口！倘被人家聽得，豈不是大笑話麽？太太斷不會說這句話，他深知我的心性。這都是你的主見，多分你伏侍我的厭煩了，要個人來替替你的手兒，可是不是呢？』蘭姑聞說，便站起身，擄下臉來道：『好扯淡！這是太太的一個人的意見，與祝太太們商量的，與我什麽相干？方才太太說與我聽，你問我，我好意告訴你，反說我厭煩伏侍你？我若怕伏侍人，當初也不到你家來了。難不成過了幾年，又懊悔了麽？眞正是笑話！』小儒見蘭姑認眞，自知失言，忙陪笑道：『我不過同你說笑罷了。看你恁麽樣的，你倒發急，當起眞來！你聽聽，好交三鼓了，今夜睡遲，明早又要嚷眼睛痛！』說罷，便翻身朝裏睡去。蘭姑喞噥着道：『不說他的話嘔人，還說我好認眞發急！』也寬衣睡下。次日，小儒起來，洗了面，正欲出外，見小丫頭進來道：『太太請老爺說話呢。』小儒聽了，卽往方夫人房中走過。未知方夫人來請小儒，他夫妻有何計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五回　抱衾裯俏婢擅專房　論家事私心先固寵

話說：陳小儒聞方夫人相請，卽走了過來。見方夫人梳洗已完，坐在房內，同賽珍小姐吃早點心。小儒道：『你們今日起身得好早，多應有件事呢。』賽珍忙起身讓坐。小儒道：『我也隨便吃些罷，省得到外面吃去。』小丫頭卽移過座位，送茶設筯，夫妻對面坐下同食。吃畢，漱了口，小儒便問道：『你叫小丫頭請我，有何話說？』方夫

人卽叫紅雯等退出,笑吟吟的道:『請你大人過來,並無別故;因係大人的大喜,一則道賀,二則特地奉告。』小儒笑道:『你說的話,令人不懂,好端端,我有何喜事可賀?縱有喜事,何以又要你告訴?究竟什麼事,何妨請教請教。』方夫人道:『你先慢問是何大喜,且問你,告訴過了你,可行不行?』小儒大笑道:『你的話,說得益發糊塗!我有喜事,怎麼你又慮到我不行?眞正牛頭馬嘴,不知是那一搭兒!』方夫人道:『然則我說出來,你是必行的。一言既出,駟馬難追;不可我說了,你又改變。』小儒聽了,猛然省悟道:『我明白了!你說的莫非卽是昨晚沈姨所說的話麼?』方夫人道:『沈姨娘眞是個嘴快,已經告訴過你了!你既早已知道,何以猶假作不解?你看這件事,可不是你的大喜?』小儒正色道:『你別要鬧笑話了!昨晚沈姨告訴我,我只當你們一時的戲言,那知你果然眞有此說。你設身處地,代我試想,我如無子,卽討個十房八房,沒人物議。現在兒娘成雙作對,侍立跟前,轉眼大媳婦生下或男或女,你我卽是抱孫子的境界來了,還做這些不尷不尬的事,眞要笑煞了人!若說少人伏侍,有了沈姨,況且沈姨又生了兒子,更外不合做這件事。雖然多承你的美意,我只好心領能了。』說畢,站起身,向外就走。方夫人忙止住道:『行與不行,且待我的話說完,何必急急要去?難不成坐在這裏,就硬降住你要行麼?』小儒無奈,復又坐下道:『非是我一定要走,實因你們無故的尋出些事來胡鬧,叫人聽了煩惱。』方夫人笑道:『我們說的話,均是不經之言,難入尊耳,姑且置之勿論。我卻有一言,要動問你大人個詳細。你平時常自負一生由讀書以至出仕,又由縣令擢升封疆大吏,無他長處,只有上不欺君父,下能體貼人情。所有你上不欺君父,我深爲佩服,實係不虛。至於下能體貼人情這一層,竊恐未必。』小儒笑道:『眞正今日被你纏的不得清白!忽然又發起大議論來,叫人萬難揣摸。卽如尊言,倒要說明,我何以不能體貼人情?』方夫人道:『大凡能體貼人情者,必當無微不至,甚至出以處世,入以處家,下而至於輿臺僕隸婦人女子,當無所不用其體貼。若時時和我坐起,較他人尤爲親暱者,更宜體貼得加倍入情方是。我將才勸你收納紅雯,亦爲體貼人情上起見。沈姨娘到我家數年,毫無過失,人所共知,並非我私心謬讚。如今又生了森兒,更非新來的時候可比。而且沈姨家世,本屬清白,書香後裔,不過他父親不能讀書,做了買賣,也不是那低三下四人家。沈姨因感你究辦祝道生,代他彰雪

名節，又救脫了他父親的無辜詿累；他即立志不嫁他人，甘心來給你做妾，報答你的大恩。論他家的門楣，雖不能仰攀富貴大族，也可配個好好讀書之家子弟，何至到我家來低頭作妾，伺候你我？你每嘆許他立心高尚，人品端方，叫我們不可輕視他，這卻是你體貼他的好處。殊不知是人誰不望上？他到我家來做個偏房，乃出於他的誠心。而今既生了森兒，他亦想做人了，惟有望你擡舉他。好在定例，妾生有子，准其封贈，你果眞體貼他，代他請下從五品誥封，從此即可揚眉吐氣，不枉他來報恩一場。你雖說擡舉了他，他乃明道理的人，見你跟前，並無三姬四妾，必至仍照常的要伺候着你。若叫丫頭們替他，小的不諳事件，大的又不便當。外人看起來，猶是姬妾一般，就是這班丫頭們，也看他不起。所以我勸你收了紅雯，沈姨這一番責任，即可交卸於他。你若如此做法，方爲眞心體貼。」賽珍小姐也笑着在旁接口道：「娘的說話，絲毫不錯。並不是爲的紅雯，全爲的是姨娘，況姨娘來了數年，上下人等，無不稱讚賢淑，目下又添了兄弟，即那初來的時候，待女兒們，亦復周到。父親就代姨娘請了誥封，免了伺候，也是應該的，並不過分。」小儒聽了他母女的話，便立起身在房外踱來踱去，徘徊了半晌，道：「你們的話，未嘗無理，我總覺不可；無奈旁人不知就裏，若以外面而觀，多要物議，我又何苦來呢？至於代沈姨請封，我亦久存此意。明兒就去與在田說知，給他做下了，也算體貼他來此數年辛苦。你們若慮我沒人伏侍，由今日起，我決不要人伺候，何如呢？」說罷，便怱怱出去。賽珍道：「父親這年還是這般執一的性格，他說不行，隨便怎麼總是咬定牙根，不改口的。」方夫人搖手笑道：「你別認錯了！初時那正言厲色的形容，倒是不行的；以後聽我說出沈姨娘一節苦情，他沉吟了半會，即是他意中可以通融，口內一時轉不過來，不好說才不肯行，忽然說肯行了，此乃他生平的行爲，我屢試屢驗的。不信，你看我明日叫人打掃屋子，選擇吉日，代紅雯收房，他再不似今日這般絕決的了。」母女兩人，正在講論，恰好蘭姑也走進來，討問這件事的消息。方夫人對他說明。蘭姑亦甚爲歡喜道：「昨晚我試探着老爺的口氣，他那般咬釘嚼鐵的不行，還說我怕伏伺他，是我沖挺了他兩句。今早太太說了，他一般也行了，少停倒要問他，難道單對我洗清的麼？其實我勸他收了紅雯，不成還妬忌他麼？老爺眞看錯了人！」賽珍小姐笑道：「姨娘別要歡喜太過，以爲有了替身！將來父親寵愛紅雯，不理姨娘，姨

娘好準備肚皮着氣罷!」蘭姑亦笑道:「我來了這麽多年,姑娘還不知道我的心?縱然老爺不理我,也犯不着氣。只要太太顧計着我,就是了。總不致太太也不理我。而且還有姑娘呢,亦可替我說句公話的。」說得方夫人也笑將起來。三人又閒話了一會,蘭姑即回房去。頃刻,衆夫人皆知,多到方夫人房內問長問短:「新屋派在那裏?吉期選定何日?再辦什麼筵席?什麼頭意兒請我們?」方夫人笑道:「你們不要着忙,到了那日,自有安排。若說熱鬧,卻斷斷不可的。我家古怪的老爺,現在怕人議論,還是我一篇大題目,說得他無言可推,才勉強答應的。他倘肯張大其事,叫旁人通曉得麽?不如待事過之後,隨意怎麼擺酒唱戲,大張旗鼓的熱鬧兩月,那時生米炊成熟飯,他也無可如何,只好任我們鬧去。」婉容先拍手叫好,衆人亦甚以爲然。方夫人又道:「諸位太太,猶要叮囑諸位老爺,不可同他說笑,只當沒有這件事。並非我收名丫頭,給老爺作妾,如此鬼頭鬼腦,豈不惹人生疑?既非來歷不明,又不強占硬買,何用怕人呢?不知其中有段原由。你們說我離不了紅雯,也是有的;然而其情尚小。拚着我在衆丫頭中揀出一名尖兒,再操心領帶一年半載,即可作副手了。我實因沈姨娘爲人甚好,你們是深知的。若收了紅雯,他便可由此出頭。在別人收名丫頭爲妾,毫不希罕的事。若論我家老爺,專在這些聲名情理上考較,好容易被我說行了,只要這兩日,有人取笑了他,他回想過來,竟可又不行的。所以我臨時不肯張揚,亦有所爲。」衆夫人聽說,都齊聲稱是。方夫人待人衆散後,即叫上紅雯,告訴他適才的話。又切實的吩附了一遍:「各事要謙和退後,爲人宜溫厚和平,敬上恤下,都是要的,方不負我這一番提拔。」紅雲聽了,頓時滿面通紅,低下頭,微微的應了一聲。心內卻無限快活,暗自喜道:「我就怕的發出去配個小子,要笑倒錦箏、秋霞等一干小蹄子呢!如今太太把我收在老爺房內,我也是一位姨娘了,老爺年紀既不甚大,又是皇皇的一品大員,我雖做他的姨娘,也對得過他們了。」便含羞上前,給方夫人叩了頭,回身到套房裏面去躲着,怕同夥們嘲笑。連日方夫人也不叫他來伺候,即命粗使丫頭,將套間搬空,打掃潔淨;又上下裱糊得簇然一新。所有房內應用傢伙物件,均照蘭姑房內的陳設。在方夫人意見,是彼此沒有輕重。又傳話外面,悄悄的喚了幾名成衣來,趕緊做就十數套衣裙。自己穿不着的衣服,揀了若干出來,一齊給了紅雯。又代紅雯添置了幾件首飾。將房內一個半

大的丫頭,名叫雙喜的,給紅雯使喚。各事齊備,便擇定四月念六日,天喜良辰,代紅雯收房。是日雖不驚動外客,住在一處的衆位夫人,及外面王蘭等人,皆備下酒席。內外家丁,僕婦們,俱各有賞給。閑文不提,直待到念五日晚間,方夫人方對小儒說了,即扯他至新房來看各物。原來是一順三間套房,兩明一暗,院落內也種了些花竹等類。對面又有小小一間,一條夾道,另有門從方夫人正房窗下出進,即不由正房內的門出入,以備早晚便當。方夫人笑對小儒說道:「你細過一過目,可薄待你新姨娘沒有?我自信這起差事,辦得調停,你是那裏來的造化,竟沒費一點心兒,你怎麼謝我呢?」小儒亦笑道:「我倒好被你坑死了!捉弄得我不能見人!耆香等人知道,必然百般打趣我。不怪你,儘够了,還要謝你,可是沒有的事。你只好叫沈姨謝你,你體貼他,卻是不錯的。」方夫人笑道:「呸!我怎生坑了你,替你討小老婆,並非代你幹下無法無天的事!你怎麼不好見人?你見人家鑽牆打洞的,要討個妾,正室各種吵鬧不行,是有的。沒見我這個爛好人,攛着代你討妾,還要被你說這也不好,那也不好!不是我害了失心瘋了麼?你眞個不要,我明兒隨便送那個去!有我家紅雯這般人材,還愁沒人討麼?他們倘巴不到手呢!別要過了明日,仍說不好,那可挽回不來的!趁今兒說明白了!」小儒笑道:「罷罷罷!又引出你的勞叨來!」說着,洒脫衣袖,大踏步出房去了。這裏方夫人俟人靜以後,又叫出紅雯,重訓誨了一頓道:「從此你有了歸着,不比當丫頭的時候,凡事宜守着規矩,不可妄行一步,妄言一句,第一要與我爭口氣。日後你生下男女,我也擡舉你出頭。況老爺爲人,你是知道的,待上極寬而有恩;只要人勤愼,老爺都是喜歡的。你不要倚着寵愛,無事生非,即負了我同沈姨娘一番美意。再則老爺本不肯收你,我和沈姨娘從中再四慫慂,方才應允。沈姨娘生性忠厚,你凡事要敬重他,學着他做人。每見人家姨娘聽得老爺又要討妾,深恐人來分寵奪愛,就是嫡室與他多沒生過,還要設法阻撓,何況他已經有子?誰知他並不妬忌,比我勸老爺尤其懇切,甚至爲你都碰過老爺釘子了!也不過因你是我貼身得用之人,是仰體我的意思。可見他的居心,是人多不可及。你別要存心與他一般高下,想欺負他,那我可是不依的!你也不是個糊塗人,無須我深說,自然明白。」紅雯道:「太太但請放心,丫頭蒙太太提拔,恩同父母。太太即不吩咐丫頭,亦不敢負太太的盛意。」方夫人點首道:「若果如此,我自當

另眼看待。你去睡罷,我這裏不用你伺候。」紅雯答應,退出。回到自己房中,寬衣睡下,在被內尋思道:「太太待我,原沒有說的。我是自幼伏侍他的人,今兒又蒙他擡舉,我能不敬重他嗎?況且太太本是老爺的元配,誥命夫人,我怎敢比得上他?惟有沈家裏,他無非早來了幾年,終久是個姨娘;現今不過養了兒子,也沒有別的什麼希奇。可笑太太叫我凡事要敬重他,仍要叫我跟他學做人。適才太太囑咐我,不好不應他一聲。其實我心裏氣不過!我未曾收房,我是太太貼身丫頭,他是老爺的偏房,即沒有高下了。我今日也做了老爺偏房,倒比他低下了一層麼?太太說他也苦勸老爺收我,這句話,太太這麼說罷咧,我死也不相信。非是我說句自負的話,我的容貌兒,心眼兒,那件不如他?他靠着在太太面前,百般的要好,狗顛屁股,獻殷勤兒,討太太的喜歡,這也不是什麼難事,我也會做的。只要我肚皮爭氣,一半年也養個兒子,即堵住太太的嘴了。從今日起,他不理會我,我亦不理會他。他若要欺壓着我,那就怪不得我了。到那個時候,縱有太太撐着他腰肋,我也不怕。我還有一句不害羞的話,討太太喜歡,都是假的;要討老爺喜歡,才有用呢。待我慢慢用着心計,將老爺籠絡住了,不去招保他,那時才知道我的手段。什麼叫做籠絡?我也不好說的,不過那件事兒罷了。」紅雯想定了主意,方合眼睡去。一宵無話。次日,方夫人早抽身起來,至套間看着小丫頭們代紅雯穿戴齊全,更覺得人材比往常出衆。打扮才完,早有衆夫人多笑了進來,方夫人忙起身讓坐。紅雯也上前給衆夫人請了安。洛珠先一把拉住紅雯的手,上下細看了一回,笑道:「果然方太太眞有眼力,能識得這個寶貝!今兒打扮起來,比那畫上美人,竟不差什麼。不知老爺見着,怎麼疼愛,又怎麼當心坎兒上的肉看待呢!」說得紅雯耳紅面赤,被洛珠緊緊拉住,走又走不開,惟有把頭掉了過去,撐着身子要走。婉容忙走過來,推開洛珠道:「隨便什麼人,你多要囉囉嗦嗦的取笑一陣。不見人家臉多臊紅了!今日他又是個新娘,不比往時,可以答你一言半句;你何苦同啞巴子鬬心呢?」婉容說着,在頭上拔下一支雙鳳蟠絲渾金打就的長釵,將來插在紅雯後髻上,即笑對方夫人道:「些許小意思,給你家紅姨娘添補妝奩,卻不要笑話。」強如容着兩手。」方夫人道:「怎麼要雲太太賞起物件來?可不要折壞了他!古語長者賜,不敢辭,只得權領了。」即命紅雯上前叩謝。隨後衆家夫人,皆有所贈,無非釵珥釧環之類。紅雯一一謝過。方夫

人便邀着衆夫人，到自己房內坐着閒話。外邊廳上，王蘭等人，昨晚也多知道了，早起，皆著了衣冠，過來向小儒道喜。王蘭道：「小儒這麼一件大喜事，卻思量瞞住我們，是何道理？必當公議他條罰款，我方肯干休。要今日先送我三千支棒香，小爲賠罪。不然，我定見不依。我也沒有別法，少停晚間，我高臥新房，看小儒這楚襄王今夜那襄陽台尋夢去？」說得衆人皆鼓掌大笑。二郎忙走近，在王蘭肩頭拍了一下道：「者香，要原諒人情，遙想昨夕，尊夫人該有所囑的？」王蘭亦笑道：「你別要褱，不要你管，隨他們怎麼囑咐過的，我今日都罰定小儒了！拼着他不過那句話兒，他果眞割捨不要，我倒可以賞收，斷不至今夕使新婈失所。想我這副面目，也可配得上小儒，若換了你，我就不敢毛遂自薦了，你本有美二郎之稱，我焉能及得上你？」二郎笑道：「者香又發風狂了！我好意提你，怎生歪纏到我身上來？」此時小儒被王蘭取笑得坐立不安，便深深一揖道：「萬般多望者香原諒，其中我尙有曲情，改一日容爲細述；沒說你要三千支棒香，就是三萬支，也不爲多。我頃刻打發人辦去，求你不要鬧罷。」伯青道：「這麼就是了，我們每人三千支棒香，過了今日，再罰他備酒唱戲，補請我們。」王蘭聽了，方沒有話說。又背地叫人送信與從龍，少停只聽得外面鳴鑼喝道，家丁上廳來回道：「雲大人過來了！」小儒跺足道：「又是誰送信與在田去的？這一來，多要鬧的各處皆知才罷！我想沒有別人，多是者香促狹鬼做的事。」王蘭笑道：「人家來不來，與我什麼相干？我又沒有叫他去，又何以見得他是來賀喜的呢？平日在田也常來的人，不該他今日高興來瞧瞧你麼？眞正好笑，又怪起我來！我此時屈着衆人情面，不同你鬧，卽是十分人情；你別要再引我了！」二郎笑道：「者香不要同小儒胡纏了，小儒快點接客去罷！在田倒好下轎多時。」小儒無奈，只得接到階下。早見從龍大踏步走進，見了面，卽笑道：「恕我來遲，勿罪勿罪！我實在將才得信的。」便上廳與衆人行了禮，坐下道：「我要怪者香、楚卿，你們是早經知道的了，怎麼至今兒才給信與我？一時竟辦不及賀禮，只好後補。幸而小儒這邊，若是外人，豈不遭怪麼？」王蘭道：「你不要亂寃屈了人！我們也是今早才得信的，亦未曾辦着賀禮呢！你若要怪人，只有怪尊夫人不肯早早給你的信！」從龍道：「何以單怪內子，不曾給信？我倒不明白。」王蘭道：「過後你自會明白，此時卻沒有那麼大工夫告訴你。」卽將衆人如何議罰小儒的話說了一遍。

從龍笑道：『我也仿你們的例，三千支棒香，改日吃酒聽戲，我亦沒的說了。』小儒請衆人寬了大衣，即命擺上酒席，入座談談說說，直至下晝時分，裏面方夫人早叫人請小儒入內，說吉時已至。今日方夫人道一進屋子裏，亦張燈結綵，几上點了一對百年富貴通宵絳蠟，當中設着兩副大紅綉金披墊座位，地上滿鋪猩紅氊毯。方夫人也穿了公服，在堂前相待。見小儒進來，便叫雙喜扶出紅雯，先拜了天地祖先，然後請小儒夫妻入座受禮。小儒，方夫人各立一邊，紅雯向上深深四拜，他夫妻各回了半禮。又請出衆位夫人拜見。衆夫人再三止住，只行了一禮。方夫人又命紅雯與蘭姑見禮。紅雯好生不悅，只得忍氣拜了下去。蘭姑忙頂禮相還，口內猶連稱不敢。衆人見禮已畢，府中男女家丁，多一齊上來，分班叩見。隨後衆位夫人貼身的丫環，各奉主人之命，上來叩見。方夫人即叫紅雯平拜，又吩咐衆人改日有賞。紅雯此刻分外滿肚皮沒好氣，想道：『我如今是位姨娘了，這些丫頭雖不是我家的人，受他們一禮，也不為過。若說我不能受他們的禮，何以起先又叫我叩沈家裏頭呢？當着這麼許多人，先給我個沒臉。』越想越氣，又不好形於顏色，惟有心內暗駡道：『你們這一干騷貨！今日討了我便宜去，改一日多要你們加十倍的還我才罷！』小儒見諸事已畢，仍至前廳。方夫人復叫僕婦到外邊說：『新姨娘要出廳，請諸位大人的安。』王蘭等人齊稱不敢，立意的止住。方夫人便命擺酒，邀衆夫人入座，叫紅雯合席遞了酒，又賞了他個座頭，在末席坐着。前廳衆人，亦入了席，小儒主位相陪。內外直飲至二鼓以後方散。家丁們掌着一對手燈，送小儒來至新房，紅雯見了，起身接入，親手送上茶，一旁低頭侍立。雙喜即退出來，自去睡了。小儒在燭光之下，細看紅雯，果然姣美。此時又帶着幾分羞態，分外憐人。兩道細細的蛾眉，一雙盈盈的鳳眼，眉梢眼角，又略略吊起分許，覺是宜笑宜嗔，面若帶紅的菡萏，口如半熟的櫻桃，腮邊兩個微渦，雖不笑而亦生，柳腰瘦小若臨風，蓮瓣輕盈以貼地，縱非傾國傾城色，也算多嬌多媚人。紅雯俟小儒吃了茶，接過茶鍾，便伺候小儒寬了袍帶睡下，自己方對鏡除卸簪珥，脫去外蓋大衣，換了睡鞋，同入羅幃。此夕小儒與紅雯備盡綢繆，說不盡的恩愛。次日清晨起身，紅雯又伏伺小儒淨面漱口，穿上外服。小儒見方夫人房門未開，便一逕到前廳去了。紅雯始喚進雙喜伺候他梳洗。方夫人房內丫頭，也開門出來，喚取茶水。紅雯即入內請問早安，又到衆夫人房中去

走了一趟。這日衆夫人卽過來問方夫人怎樣補請大衆，方夫人笑道：『諸位太太竟着急得很，多分昨夜睡都沒有睡穩，深恐我哄騙你們，過了吉期，卽不打算請你們了。不知我早定下主意，我想曩日請人，不過旣席唱戲，最爲鬧熱，一則忙人，二則看慣了戲，也沒有意味。不如目下鰣魚正在上市，昨日雲大人又薦了一名廚子來，是蘇州人，極善烹調，他的燕炙鰣魚膾，尤其精美。明兒吩咐他買幾尾頂大的鰣魚，配上數樣清淡的菜，將那上陳的女兒酒，預備兩罈，仍在留春館內起坐；再叫兩名女說書的來，對面彈唱。我們或鬬牌，或着棋，各聽自便，似覺清雅些兒。橫豎我備着酒戲的使用，決不討點便宜，可以多頑這麼幾日。你們的意見，以爲何如？』衆夫人未及答言，洛珠先極口叫好道：『有趣有趣！就這麼着！誰人不依，卽罰誰的東道！』衆夫人聽了，亦同聲稱善。婉容笑道：『柔雲何以見得我們不依？這般喉急做什麼？』方夫人卽叫小丫頭，傳話廚房整備。來日，衆夫人齊至留春館中，女說書的上來請了安，一旁坐着彈唱。衆人各隨意取樂，午飯時，擺上一大盤鰣魚膾，果然比舊製新鮮適口，晚間直到更鼓方散。如是一連聚飲了四五日。前廳王蘭等人，亦鬧着小儒補請了他們幾日。每日都請了從龍過來。席間小儒卽重託從龍代蘭姑請封，又交千金與從龍作部裏的料理使費。隔了半月有餘，早奉到部文，恰好這日是紅雯的滿月。方夫人復又擺酒，請衆位夫人，與各家親友內眷。若論紅雯滿月，斷不如此熱鬧，方夫人因蘭姑請了誥封，乃是他平生第一件大喜事，須要熱鬧一場，使人衆皆知。蘭姑今日穿着五品命婦服式，愈顯得沉靜整肅。先拜了神祇，然後拜見方夫人等。方夫人卽叫紅雯向蘭姑叩頭。反是蘭姑一把拉住道：『好妹妹！不要鬧我了！我們本是姊妹，有何分別？』遂彼此對福了兩福。衆男女僕婦，亦上階行禮，各有賞給。方夫人使吩咐人衆道：『你們嗣後一體改稱奶奶，有不遵我說話的，當時攆逐！再則從此府中一切大小事務，我都委了奶奶辦理，你們有什麼事，只要去回奶奶就是了。若有藐視不服的，亦立刻處治。你們大衆可聽清了！』衆僕婦齊聲答應，退下。方夫人又請了伍氏過來，一同起坐。伍氏謝了又謝道：『我女兒蒙太太高厚深恩，怎生圖報？卽是我夫妻，也感激不盡。』方夫人笑道：『伍老太，你別這麼說。你家姑娘，爲人賢淑，人所共知。這幾年，實在又屈抑了他，不過借此聊以酬答，也不算什麼！』伍氏忙道：『哎喲喲！我的老太太！你就是這句話，不獨我女兒，卽愚

夫妻亦嘗受不起！』對面謙遜了一會，即邀請人衆赴席，又留着衆家內眷，用了晚酒，方各自回去。方夫人即將各處鑰匙，以及內外應用的帳目，全行檢點出來，交與蘭姑。嗣後府中各項事務，均歸蘭姑一人管理。此等閒文，不須細說。單說紅雯回到自己房內，直氣得柳眉倒剔，杏眼圓睜，連聲唉嘆道：『眞正我萬分背晦，連鬼都不如了！好笑太太，竟擡舉得洗家裏甚重，叫老爺代他請封，又叫家人稱呼他奶奶，若有不遵的，還要攆逐！又把府中各事交代他執掌。到底洗家裏有什麼十大功勞，還叫我叩他的頭？何以又看得我甚輕呢？我這口氣，使我怎生捺得下去？能了！我若不將洗家裏擺佈出個樣子來，除非我死了才得能休！』此時雖是五月天氣，因節令早行，十分炎熱，紅雯在席上多吃了幾杯悶酒，復狠狠的受了一頓氣，覺得香汗直淋，一時難止。便叫雙喜去提了水來伏侍他洗澡。又將竹榻安放在院落當中，打開頭髮，臨風通頭。雙喜侍立一旁打扇。小儒俟前廳散了酒，亦回後進，在方夫人處稍坐了片刻，即向紅雯房內來。小儒自收了紅雯這一個月中，多在紅雯處歇宿，未曾到蘭姑房中去過。蘭姑生來天性好靜，當未收紅雯以前，本應該他伏侍小儒，以盡姬妾的職分；而今有了紅雯，正好推託。又因現在請了誥封，復接領了方夫人向來管理府中的一切重任，倍宜端重；每次小儒要在他房內住下，蘭姑必婉言回卻。至於方夫人處，起初蘭姑進門，方夫人即不容小儒在房裏歇。日前又討了紅雯，更無須交代了。小儒亦樂於在紅雯處歇宿。紅雯爲人柔媚，他又居心要籠絡小儒，牀笫間百般恩愛，枕席上萬種綢繆，把個小儒逗引得蕩魄銷魂，以爲漢武帝之溫柔鄉，不過如是爾爾。大凡人生誰不貪色慾？小儒惟有不去鑽穴踰牆，若是自己妻妾，焉有不喜愛的？他又非王蘭二郎等人可比，他們是久慣風情，視爲平常；小儒雖然有妻有妾，皆是名門世族之女，盡其夫婦之情而已。若紅雯曲意承順，閨房之樂，無微不至。紅雯又是個解得風趣的丫頭，仗着幾分姿色，加倍的修飾動人，甚至眉目之中，多能顧盼通情。沒說小儒身所未經，目所未睹，好似耳朵裏平日都未聞人道過。今一旦領此滋味，覺天下之大，莫有過於紅雯了。所以小儒竟視紅雯如性命一般，根不能終日行止坐臥，一刻不離。紅雯見小儒已入迷圈，全副心肝，多被他籠絡得牢牢切切，不至走脫。反各事恃寵驕傲，或喜或嗔，或親或遠，好叫小儒把握不定。始則小儒不肯拂他的意見，繼則又不忍違他的情性；心內有了那不肯不

忍的兩層念頭，以致小儒每事，倒將就紅雯起來。小儒進了房，見紅雯在院落內納涼梳頭，便挨近身坐下笑道：「你洗過澡了麼？」紅雯的頭髮，已經梳通，即叫雙喜代他盤起，又舀了熱水來擦洗了手，將雙喜手中的扇子，取過親自與小儒搧着道：「我洗過多時了，你可洗過沒有？我叫雙喜兜盆水來伏伺你洗澡罷！你如果嫌費事，即澆抹着身子也好。」小儒道：「今日天氣不甚過熱，不要洗罷。倒是靜坐着趁着風涼最好的。」雙喜聞小儒不要洗澡，便送上兩鍾茶，放在竹榻旁一張小几上，即回到自己房內，關了門洗澡去。現在雖然沒有月色，卻喜迴廊上掛了四盞水玻璃燈，一齊點着，照映得院落內如白晝相似。小儒見紅雯頭上隨意盤了個鬆鬆的髻子，插着幾朵素心蘭花，上身穿件白蟬翼紗湖色鑲雲對襟汗衫，內襯大紅宮紗綉金抹胸，下着水綠一色寬鑲暗花實底紗底衣，束着一綹鵝黃迴絲，脚下穿着淡紅綀羅平底鳳頭便鞋，愈顯得肌理玉映，媲娜出塵。把小儒直從心眼兒裏愛將出來，笑眯眯的，目不轉睛，望着紅雯。好半晌，紅雯抿着嘴笑道：「你不認得我麼？好端端的爲何只管看着我？看的人怪不好意思的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我看你是愛你，這一身打扮，再配上你這般人材，眞是無處不宜，無處不好。」紅雯笑着，將頭扭過道：「我不信你這些假話！你別要哄我！你既說我好看，我與奶奶比較起來，誰好呢？」小儒道：「你與他，各有好處不同。他好在端莊，你好在流麗。」紅雯點點頭道：「我與太太比較呢？」小儒道：「那可差得多了！太太乃大家女子，專在沉靜嫺雅上取法，又非在美字，好字上着重了。」紅雯笑道：「然則太太，奶奶，還是比我好了？」小儒道：「並非比你好，你們三個人，皆有一般的好處，其間各有所取，不能一律而言。說出來，你急切不得明白。」紅雯道：「我怎麼不明白呢？太太的好處，我也自知不及，他是世代官宦家小姐，而今又是一品誥命夫人；我原是個丫頭出身，縱有萬般的好處，怎生比得上太太腳跟？我不過故意問着你頑罷。若論奶奶爲人，你說他好在端莊，我也相信得過的：不是我說句罪過的話，可惜被太太弄壞了他，未免美中不足。」小儒笑道：「怎麼太太弄壞了他？我倒不解你這句說話。」紅雯道：「說也無益，若被太太聽見，還只當我妬忌他呢。」小儒道：「出自你口，人於我耳，又沒第三個人聽見，太太怎生曉得呢？難道我把你的話，告訴太太去麼？可不是你多慮了！」紅雯道：「其實告訴了你是沒用，你又做不得主。既然一定問我，告訴了

你,可不許對人講呢。』遂挪一挪身子,挨近小儒耳畔說道:『將才太太當着衆人,交代奶奶一切家務,你是親眼見的。太太當了數十年家,上下人等,毫無怨言,沒說太太,委係公正無私,即太太有所偏袒,這一班內外家丁,也是敢怒而不敢言,此乃人之恆情。現在臨到奶奶主持家務,雖有太太吩咐過了,這班人皆是口頭答應,未必心裏肯服。奶奶若辦的好,毫無話說;如稍有偏枯不勻,你聽着罷,人的嘴多要說歪了呢!並非奶奶有意做錯。古語君子尚有三差,奶奶又是初次當家,遇事都有些礙手縮腳,人不原諒奶奶是無心之錯;要說奶奶才得了志,即有意尅削我們,又不是除了太太,就非奶奶不可。我說句自負的話,我自幼跟隨太太,眼睛裏見的,耳朵裏聽的,不比奶奶好些:每有件小事務,太太即叫我去辦。譬如今兒太太把家務交給於我,我都不敢接手;何況奶奶猶不如我呢?還有一說,我在太太身邊多年,人知道那些不能行的事,即不來瞎碰釘子了;現今換了奶奶,又知他是生手,好歹多要來回這麼一聲,看奶奶如何發落,就如考試着奶奶才情一般。奶奶來了這幾年,人多稱贊他賢德,待下有恩;因他不是當家人,各事多不去預聞,只有遇見疑難的事,還要原諒一句,所以人家即見得他好了。此時接了這當家差使,不要三月,五月,包管他即有了怨聲。饒不着太太那樣聖明人,猶有背後議論。俗語說得好,世上三般最難事:教書管獄與當家。我說太太弄壞了他,並非別事,可惜他數年的美名,要因這當家上開除去了!』小儒聞說,不住的點頭道:『你所慮甚是。不如待我明早同太太說聲,保舉你做名幫辦,若遇有棘手事件,你也好暗中指使,免得奶奶做錯了,被人家怨恨。事小,人要說太太委人不的當呢!』紅雯聽了,雙手齊搖道:『好祖宗!你饒了我罷!若是太太當着人衆委我接手,那是沒法的事。好好的委了奶奶,還沒見他做錯了一件半件;倘或他有過人的才情,比太太還辦得井井有條,豈不是好?明兒你平空叫我去幫辦,分明是今晚挑撥你的了,要想分奶奶的權柄。一來招奶奶妒忌;二來我何苦閒着不受用去,尋着事件操心勞神的呢?我原說告訴你不得,你一定諄諄的問我,又不好不告訴你:可是你才聽了,即要生枝生葉的去鬧!好祖宗!你千萬不要說罷!』小儒沉吟了半晌道:『那也不難,你不過怕奶奶說想分他權柄,我明兒着我的意思去,與太太商議,若派你幫辦更好;否則,太太另委別人,同他合辦,多隨太太的定見。也不說你說的,可不是沒有你的事了?』紅雯猶

自搖頭道：『在我看，還是不說的爲是。你若執意要與太太計較，我也不便阻攔。如今我是你家的人，也巴不得府中各事嚴整的，規規矩矩；難不成只顧我的私情，廢府裏的公事麼？我是怕遭人的忌，你若要說出是我的主見，那可要與你沒開交的！』說着，聽牆外早交三鼓，小儒道：『再坐片刻，卽有露水了，我們去睡罷。』紅雯叫進雙喜收拾了院落內竹榻等物，回房安歇。次日清早，小儒已醒，翻身坐起。見紅雯猶自臉向外沉沉的酣睡，身擁着桃紅羅夾被，上身露出雪白似的兩彎膀臂，一手托腮而臥，一手搭在簟上，胸前的抹胸，因夜來睡熱，褪下了半邊，恰好露出一對粉光玉滑細軟香溫的膩乳，只好容握；如那帶雨海棠，籠煙芍藥。又想到紅雯昨夜所說之事，四面安詳周到，全沒一毫爲着自己私意，他的一顆心，何以這般玲瓏剔透，怪不得太太喜歡，叫我收他作妾。這樣人，我怎麼能不疼惜？小儒癡癡的想了半會，又不忍去驚醒了他，輕輕的穿齊衣履下牀，走向窗前，隔紗見雙喜業已起身，坐在門檻上，斜披着小衣，在那裏纏脚。小儒不便出去，咳嗽了一聲，雙喜知小儒起來，忙一陣的將脚帶胡亂纏好，扣了小衫，開門出外。少頃，提了茶水進來伺候。小儒洗了面，聽得那邊正房門亦開，小儒便由耳門走入方夫人房內。方夫人也在那裏梳洗，見小儒進來，笑問道：『今日好早呀！』小儒道：『昨晚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躊躇了我半夜都沒得好睡，特地過來與你商議。』便走近窗前坐下，將蘭姑初次不諳當家，恐被人議論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只沒有說出是紅雯的意見。方夫人點頭道：『你竟慮得周到，我倒一時失於檢點。昨日才將家事交代蘭姑，何能今日卽另行換人？而且也沒有別人可以託得上替我的手。有了！我想紅雯跟我多年，各事還懂得幾分，不如叫他幫着蘭姑，一舉兩便。你道可好不好？』小儒聞得方夫人派紅雯幫理，正中心懷，暗暗歡喜。便道：『我也這麼想，除了紅雯，竟無別的人好幫他呢。』方夫人卽叫丫頭出去叫總管梁明進來，我有話吩咐他。原來這梁明，亦是小儒家鄉帶出來的人，今年有五十多歲，爲人老成樸實，作事可靠。小儒本使他在浙江照應田地，因雙福隨了寶焜前往江西，卽叫梁明到南京派他爲外總管，督率一班執外事的家丁。梁明上來，見小儒方夫人請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方夫人道：『昨日已吩咐過你們，以後府中各事，均去回明奶奶辦理。設或奶奶有別的事絆住了，你們又要回話，又不能緩的事，豈不躭誤了麼？現在叫新姨娘幫着奶奶，你們有事，或去

回明奶奶，或回明新姨娘，似覺順便。一切專主，仍是奶奶。你下去，可知照他們一聲。』梁明答應退出。小儒即起身來至蘭姑房內，說明方夫人派紅雯幫他，反歡喜異常。蘭姑正在籌畫着自己是生手，怕的做錯了，被家丁們笑話。今聞方夫人派了紅雯幫理家務等事。蘭姑那裏曉得是紅雯暗中的指使？便道：『眞正太太體諒我到萬分，我正愁這重擔子挑不起；難得有妹妹替我分擔了去，好得很！妹妹又是熟手，更外合宜。我昨日就想同太太說，怕太太說才擡擧我，即偸起懶來；恰好太太派了妹妹幫我，我眞要輕鬆了一半身子。』小儒見蘭姑信以為眞，毫不生疑，也笑了笑，便向前廳去了。梁明到了門房，聚齊衆家丁，囑咐他們適才方夫人所說的話。內中有個家丁道：『梁伯伯，如今府中的事，難辦了！昨日太太委了奶奶接管，我們倒喜歡的奶奶待人甚好，又能體恤下情。今日忽然又派了新姨娘幫理我們，到底回那一頭話是好？平時太太當家，他即做副手，不知太太好招架，反是他難招架，各種挑剔搜尋，又會多心。我們一有了事失錯，去回了太太，不先到他面前掛號，他就挑撥得六國不安。偏生太太那般聖明，要信他的話。現在奶奶又比太太矮下一層，明說是他幫理，其實即是他獨辦了。奶奶本來忠厚，還肯占他面子去麽？太太又吩咐仍歸奶奶專主，我們究竟先回奶奶去？還是先回他去呢？不是難任我們了麽？』衆家丁正在議論，又聞內裏傳話，奶奶叫梁明上去呢！梁明應聲即往後進來。不知蘭姑喚梁明又有何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六回　爭鼠牙雀角起微嫌　解鶴綬貂蟬歸故里

話說：梁明來至蘭姑房外，站在簾前，聽裏面吩咐。蘭姑道：『將才上海來信，大少奶奶，於本月中旬生了一位小少爺，老爺太太十分歡喜。又不放心大少奶奶身體，可否健旺，欲打發個的實人，到上海走遭。太太說，即叫你去，所有外間各事，叫別人暫行帶着罷。這裏十兩銀子，給你做路費，還有書函禮物等件，俟晚間預備齊了，你再來領去，好明兒一早動身；限你來去十五個日子。老爺還吩咐，你的姪兒阿瑤，人還老實，將他提進來，管理那邊園子。每月月費，照內執事的家丁一樣開發。叫他今夜就將鋪蓋搬到園子裏上宿去。這是老爺的恩典，調劑他

賞此內差，比他在外邊，跟你吃盌閒飯，好多着呢。只要各事謹愼，老爺仍可提拔他。最要緊，是衆位太太家的丫頭，每早到園內摘花，卻不許他與那些丫頭們饒嘴饒舌的；若犯了這個因由，不獨立時攆逐，仍要送官重處，那連你都不好看。你下去，須切實的知照他一番。」梁明連聲應答，見蘭姑沒有話說，方退了下來。便將阿瑤叫至，告訴他上頭派了園子裏執事。原來這阿瑤是梁明的胞姪，幼無父母，跟着梁明過活。梁明在浙江管田，卽叫他下鄉催取租籽。後來梁明調到府中爲外總管，也將他帶來；求了小儒，暫叫他隨着梁明習學，如果勤謹，再派他差使。阿瑤今年十八歲，雖是鄉間人，卻長得姣好，如女兒相似。且又天性伶俐，見景生情。小儒倒很歡喜他，有心要提拔他當名內差。生恐他外貌雖佳，心內糊塗，所以叫他跟着梁明，習學規矩，已有了半年有餘。小儒見他各事沒聲沒氣的做活，每日不過打掃前廳，及園子裏覽餘閣等處地方，或有時上來伺候着送茶送水，從未見他和人高呼大叫一聲。因晚間小儒與方夫人商議，叫梁明到寶徵任上去，卽想到阿瑤身上。又值管園的家丁患病出去，不如提上他補這一缺。便說知蘭姑，在內執事衆家丁內，添上阿瑤名字。梁明回到外面，收拾預備起身，卽刻喚進阿瑤來，告訴他：「大老爺恩典，派你管理園子。從今你有了執事，又有了月費，須要各事當心不可偷懶，辜負老爺的提拔。」又將蘭姑吩咐的話，一一囑咐了阿瑤。阿瑤聽說，也喜歡非常。卽去檢點行李物件，好晚間搬到園子裏值宿。早有衆家丁得了信，忙過來與阿瑤道喜。又鬧梁明出差上海，便大衆公分備了一席，請他叔姪不提。蘭姑打發了梁明動身，卽往方夫人房內來閒話了一回，仍轉自己房中，將內外應支應放的款目，以及衆僕婦丫頭的月費，每人所執的差使，逐件看了一遍，該緊該緩的，各分了次序。看畢，收過一旁。便叫媚奴道：「如今太太派我當家，卽添了許多事件；你也要當心些，不比平時吃飽了飯，就引着哥兒到各處頑耍。以前太太經理，是新姨娘做副手；現在你也可以替我分分勞。再則太太又派了新姨娘幫我，怕我諸事不諳，我倒巴不得有這麼個人幫襯，我亦可少煩些心呢。你們切不可存了意見，與他房內雙喜爭高爭下的；要知同是辦的痛中的事，有什麼彼此可分？大凡人家主子們不和，多因下人各分疆界的原故。那怕外面回事的人多去回他，不來理我；可知他也要來與我商量的，他都不能獨斷獨行。我今兒預先的對你說明白了，別要將來鬧出些不打

緊的閒情，一則惹人笑話，二則太太面上也不好看。同是太太委派的人，能說誰好誰不好呢？倒叫太太心內作氣，說我們不識擡舉，好意將家事交給你們，你們反爭競起來，塞我的嘴。嗣後你只要當心做我體己的事，一概閒是閒非，你都不要去管。好在有我調排，好歹多不干你的事。』媚奴聽了，口雖答應，心裏很爲不服道：『可笑老爺，太太，既委了我家奶奶當家，又委紅雯幫理做什麼？若說怕奶奶不諳，好些大不了的事，不過每月給發應用的款目，與我們同夥的月費，這多是些呆事，我一個人也會做的。最氣不過，是紅雯那騷貨，自從老爺收了房，他卽大模大樣，裝出主子的面孔；我們去叫他，只鼻子裏哼這麽一下；別見他娘的鬼罷！兩個月頭裏，也與我們一般的人；現今太太擡舉他，給老爺收了房，亦不是做了什麽皇封誥命。我家奶奶，雖也是位姨娘，卻非他可比，原是好好書香人家的姑娘，底子既不低，目下又生了哥兒，請了誥封；太太以下，卽要推我家奶奶了。奶奶向來謙和，不肯得罪人，叫他聲妹妹，是瞧着老爺太太的面子；可惡他也一時半刻的，叫奶奶聲姐姐。他是什麽人，竟敢放肆，同奶奶並肩稱呼！我若是奶奶，久經給他個沒臉了。奶奶今兒吩咐我，不許和他房內雙喜爭論高下；別的事，我都聽着奶奶，惟有這一節，我卻難遵命。紅雯那騷貨，如好好的尊敬奶奶，遇事多來商議，自然他是太太派來幫理家務的，一切應當顧問，我也不去計較。他若自命熟手，各事擅自辦理，把我家奶奶不放在眼裏；那我可要不依的。不過卽時撵逐出去，也沒甚希罕。我都要將那騷貨，惡惡的羞辱一場。至於雙喜，更不必交代，我比他早來這府中多着呢。初來的時候，太太還叫我們替他梳頭纏腳，雙喜趕着我們叫姨娘，猶不理他呢。此刻才派在紅雯房裏，當大丫頭的；他如果也狗仗人勢的要占我們的強，那可怪不着我，一刻都不能容耐他的。先打了他，隨後再回太太，拚着不吃這府內的飯，他也不能安身。只要他們別碰到我手裏，是他們的造化。』不說媚奴暗地想定主意，轉眼已六月中旬。梁明早由上海回來，見小儒銷差。又代寶徵姑蘭請了安，在懷內取出寶徵的禀啓呈上。恰好蘭姑等人，均在堂前。小儒接過，高聲念着與衆人聽。函內無非請問父母的安好，敍說自己任所的政事民情。隨後又說到姑蘭身體甚健，新生之子，乳名取做滬生，言其在滬濱所生。函尾又代姑蘭請衆位夫人的安。并知小儒新納了紅雯，亦問了好。又送紅雯兩色針線，以作賀禮。紅雯在旁聞說，喜形於色，暗自想道：

『若少奶奶這樣做人，方算周到。』本來他待人甚好，從不託大。』便上前笑向方夫人道：『怎麼，少奶奶賞起我針線來？我又沒有東西去孝敬他！信後還問着我，叫我怎生當受得起呢？』賽珍見紅雯揚揚得意，不由肚皮裏好笑。便笑道：『大嫂子也曉得姨娘是父親的紅人，寄這兩色針線來，亦是趨奉姨娘的意思。所謂未去朝天子，先來謁相公。』紅雯聽了，紅着臉道：『姑娘又來給人開心了！我算什麼，也配得上趨奉麼？』說罷，拿着針線，轉身回房。賽珍原是取笑的話，見紅雯訕訕而去，好生沒趣。待要借話發作他兩句，想了想，又恐有傷老父之心，只得忍了下去，賭氣到洛珠那邊閒話去了。方夫人見紅雯如此笑落女兒，心內大不受用。小儒雖然目擊情形，竟難以插口，既不便吆喝寵妾，又不便說女兒不好，執着家信，呆呆的出神。蘭姑見方夫人臉上現出不悅之色，忙用話岔開道：『梁明這麼大熱天，在路上行走，也很辛苦了。求老爺太太，賞他十日八日的假，讓他歇息着，再仍舊當差。』小儒道：『使得！爽性給他半月假期，接着秋涼，再上來當差罷。』梁明上來叩謝了小儒等人，方側身退下。小儒袖了書函，亦向前廳而去。方夫人對蘭姑道：『你到聶姨奶奶那邊去，問聲上年他家哥兒戴的九獅戲毬的帽子，倒別致得有趣，去問他怎生做着的；你暇時做一頂，寄與滬生兒戴去。』蘭姑答應了，即到洛珠房內。賽珠見蘭姑進來，便一把扯他坐下，細說將才的原故道：『你看可氣不可氣？而今這賤人很有身分了。我若不是耐事的，與他一般見識，恨不得要給他兩個巴掌！』蘭姑笑道：『罷喲！那樣人，還計較他什麼？不是我說，姑娘何等身分，他也配得上說話麼？故而折得七顛八倒的起來。』蘭姑幾句話，連洛珠都被他引笑起來道：『你沒有來，我即勸姑娘好半會了，他究竟出身微賤，好容易爬到高枝兒上去，不知怎麼才好呢！我看他斷不敢有意挺撞姑娘，後來想起陪禮，還來不及呢！』蘭姑笑道：『你別謅斷了腸子罷！一陣鬼話，把我正經事多鬧忘了。太太愛你家哥兒上年戴的那九獅戲毬的帽子，要與你剪紙樣去，偷開做一頂給滬生去戴。』洛珠道：『我因人家多戴着獅兒帽子，便翻改出個九獅戲毬，是隨手剪做的，那裏來的樣子？你現在派了當家差使，怎有閒工夫去做那個頑意兒？俟天氣涼爽，我也要做頂給蕙貞去戴；你去對太太說，不嫌我手腳慢，明兒順手給滬生做一頂罷，強如你巴巴的做這一頂帽子。』蘭姑即向洛珠深深萬福道：『你若肯代我做，眞正好的很了。改日我

備樣時新佳肴請你，又算代你澆手。』三人正在說笑，方夫人打發小丫頭來請他們，說：『太太在馮太太房內，因外面送進來的上好孝陵衛瓜，請小姐，奶奶同去吃呢。』賽珍聞說，即與蘭姑往小岱後進來。且說紅雯回到房內，將針線在桌上一摔道：『我也不希罕這兩件東西，反引得人家譏笑！我難不成就不配大少奶奶送我針線麽？而今多力霸爲王了，是人是鬼，都要學着刻薄人。』雙喜笑着道：『非是我丫頭亂說，奶奶也太好多心了！縱然小姐說錯，還要瞧着太太面子。』紅雯睜着兩眼道：『太太便怎麽？俗說重孫有理告太公！他女兒當着人衆譏笑我，給我沒趣，我亦會當着人給他釘子吃！若畏首畏尾的，我尙忌不了許多。這邊怕人說，那邊怕人怪，將來我還想在這府裏出頭麽？』雙喜正待再說，忽見外面的家丁，執着一張單子進來。雙喜忙迎出房外道：『你來做什麽？』家丁道：『我適才回奶奶的話去，媚奴姑娘說奶奶到王太太那邊去了。偏生這一宗支款，外面立等着開發，特地來請姨奶奶的示，請你姑娘將這單子送上去。姨奶奶瞧着，就知道了。』雙喜接過單子，轉身入內，送與紅雯。紅雯在房裏，早聽得明白，取過單子，看了看，是請支本月的月費。陳府的規矩，向例多在月半前後支放。末了又開着一款，衆男女雇工夏季的犒勞。原來府中，除卻外執事家丁，及太太們貼身大小丫環，尙有十數名雇工；外邊男的，專於搬擡打掃；內裏女的，專於漿洗縫綴，與粗重事件。這些雇工，多雇的是附近鄉間的人，一交夏季，即要告假回家，做農工生活。府中夏季分外事多，又不能沒人，即定下例，願去者聽其自便；不願去者，鄉間要另雇別人代做生活，這一分工價，府中酌給若干，賞與本人。此乃陳府中格外體恤人情的意思。到了六月中旬，那去不去的，已有定見，便可發給這項款目。紅雯看畢，冷笑道：『幸而那邊奶奶不在屋裏，我也拾得一件事來辦。你們不見我屋門外青草都生了麽？可見你們多是慣伏上水，最勢利的人。雙喜去對他說，叫他將單子存下，待我核算，停刻來領這一宗銀子。』雙喜掀簾走出，對來人說明。那家丁亦聽見紅雯在內發話，應了聲是，把舌頭一伸，脖子一縮，掉轉身一溜煙飛跑去了。紅雯即叫雙喜將算盤取過，核對了兩遍，珠數相符，共該一百有零銀兩。吩咐雙喜道：『你到奶奶那邊，兌一百二十兩銀子來。若問你什麽用處，你說姨奶奶知照來兌的，少停送帳過來；奶奶不在屋裏，即叫媚奴兌給你再說，立等要用的，不可遲誤。你若改了我半個字去說，我知道

了，仔細你的皮肉。』雙喜咕嚕着，摔開簾子，走出道：『我改你的話做什麼？你若叫我我殺人我也殺去，好在有你抵擋呢！』說着，便一逕來至蘭姑房內。相巧蘭姑猶未回來，媚奴在窗前坐着整理針線匣子。見雙喜走進，忙起身讓坐。雙喜哭喪的喉嚨道：『你快兒一百二十兩銀子與我，不要遲誤了，帶累我的皮肉吃苦！』媚奴聽了，全然摸不着頭緒，不禁撲嗤的笑了一聲道：『你這蹄子，多分瘋了！無故的同我要起銀子來怎麼？我不兌銀子，你的皮肉，又要吃苦，我竟不懂，你說的那一搭兒的話？』雙喜仰着臉喊道：『我和你要銀子做什麼，我真正瘋了！是姨奶奶叫我來要的。他這麼吩咐我，我即這麼告訴你，我知道他要做什麼呢！你除非去問他，才得明白。』媚奴聽說，方知是紅雯叫他來的，斷非無因而至。又聽他說的不清不白，便沉下臉道：『你還是和我說笑，還是當眞你家主子叫你這般來說？若是和我說笑，你又十分着急；若是姨奶奶叫你來說的，沒說奶奶不在屋裏，我不能專主；即是奶奶在屋裏，也沒見不說出款目來，單要銀子，怎麼好上帳呢？可不是笑話麼？你說叫我去問他才得明白，倒是煩你問明白了他，再來兌銀子。』說罷，仍坐下理那未完的針線，不去招保他。雙喜被媚奴搶白得紅透耳根，回身即說道：『你不發銀子，干我甚事，何苦給嘴臉我瞧！我就問明了再來，看你可發不發！』便回到紅雯房內，將媚奴的話，逐細說了。紅雯不由的大怒罵道：『媚奴小娼婦！他也瞧不起我麼？以為他家奶奶當了家，連他都長了身分！我要銀子，自有我的用處，難道要報細數給他聽麼？好大面孔的小娼婦！我倒要親自問他去！』雙喜道：『姨奶奶別要去罷，媚奴那張嘴，比刀猶快，我們當丫頭的，被他數說幾句，不值什麼；若姨奶奶去，也被他數說了，那才犯不着呢。』紅雯被雙喜兩句話，挑得滿腔火發，站起身，望着雙喜啐了一口道：『呸！沒中用的該死東西！我怕那小娼婦麼？這屋子裏一隻狗走出去給人打了，我都沒臉；還斷你阻攔我不要去！他大不了是我府中的丫頭，就是太太說出這些話來，我尚要去請問聲呢。』便喝令雙喜跟着，急急的來至蘭姑房內。媚奴擡頭見紅雯氣生生的走進，明知雙喜回去說了什麼，他來啕氣的。便仍然坐着不動，且看紅雯怎生開口。紅雯見媚奴並不起身，氣上加氣，指着媚奴的臉，問道：『你既在府中多年，可知道主子下人的尊卑麼？我叫雙喜來取銀子，你不發與他，還要說他，是何情理？我要銀子，自然有款目去用，你要問長問短的不成我落己麼？即

是我落已，只要開得出帳去，干你的屁事？也輪不上你來盤查我！究竟是太太叫你不發，還是你家奶奶叫你不發的！爽性明兒回了太太，就派你當家，豈不省便？』媚奴聽了，立起身冷笑一聲道：『姨奶奶，這話是同我說的麼？你問你家雙喜去，他來也不說長短，卽要銀子；我知道要什麼銀子呢？況且奶奶又不在屋裏，叫他去問個明白來，這也不爲數說。他若早說出是公款用的，我早趕着送過來了。你問他牙縫裏多沒有迸出半個字來。姨奶奶若說到落已不落已的話，更外扯淡。銀子是府中的，眞如姨奶奶說的，干大家的屁事？還些話，沒說回太太，就是回老太太去，也不至殺下頭，問充軍。我也沒有說我是當家的，又沒去鑽謀這個差使，不過奶奶叫我幫着記記數，寫寫帳，亦未曾有礙人家的眼目，吞吃人家的口糧，還遭人家妬忌麼？至於主子下人的尊卑，我怎麼不曉得？我是當丫頭的出身，不明尊卑，還是個人嗎？若一定要分什麼主子，什麼下人，主子也是下人做的，下人也可做到主子，什麼希罕的事！若是老爺同太太他們，才是生來做主子的呢！不叫人敬重，人都不敢不敬重他們。其餘柳木桌子，柳木凳，一般的高下罷了。』紅雯聞媚奴句句含譏帶刺，說着自己痛處，直氣得面如紫漲，使勁把桌子一拍道：『你這娼婦，有多大身分，竟敢挺撞我！起來，我倒要問你主子去，是誰仗你的腰窩兒！』媚奴聽紅雯破言罵他，也將針線匣子往牀上一摔道：『姨奶奶！你的口內，要清淨些！你見着誰是娼婦？沒有養着漢子，沒有和男主子睡在一處，都不怕人議論！我若是娼婦人家，也不見得不是娼婦！同是一般的人，一樣的出身，別要裝出主子的體面，來恐嚇我！這些旁枝兒的主子，我眼睛裏還沒有見着呢！』說着，便哭了，嘴裏也夾七夾八的亂罵。氣得紅雯直跳了起來，奔上去要打媚奴，被雙喜夾腰抱住。紅雯回手卽亂打雙喜，喝罵他鬆手。雙喜忍痛，死也不放。媚奴亦要近上來打紅雯的嘴，問他那娼婦二字，怎生講說，對面幾乎交手揪扭。早驚動蘭姑房內兩名雇工女人，趕進來在當中橫着身子，左拉右勸。紅雯，媚奴又欲同去回明太太。正鬧的沒開交處，早有小丫頭們見他們鬧得大了，飛風去報信上頭。方夫人忙帶了蘭姑前來，喝住兩人。方夫人道：『好好！你們竟要造反了我這地方，還配不上你們大呼小叫！究竟因什麼事情？』媚奴一面哭着，一面將前後情由回明。紅雯也搶上來說了一遍。方夫人聽說，臉多氣白了。也不問他們曲直，先喝叫雙喜跪下道：『你這小賤人，到底怎麼兩邊撩撥

的。須從直說來。若有半字虛浮，先揭你的皮！』嚇得雙喜跪在地上道：『太太的恩典！這不干丫頭的事！丫頭並沒添說什麼鬼話！不過照直的兩邊說了，卻是我的口快。』方夫人道：『我不問別的，只問姨奶奶可是叫你這麼去說的？還是媚奴造言生事？』雙喜道：『太太明見，這些話多是有因的，來者不善，答的有意。若問丫頭細情，姨奶奶同媚奴姐姐話也多的很，丫頭一時記不清白。太太即將我活活處死，我亦只有這兩句話。丫頭何敢捕風捉影的亂嚼？』方夫人聽了，早已明白，紅雯係有意去尋事，媚奴，並非媚奴撒謊。又問道：『姨奶奶話是有的？媚奴回你的話，也是有的了？』雙喜點點頭應道：『也是有的。』方夫人便指着雙喜道：『你這小賤人，很不安分！即着姨奶奶心內有氣，叫你去取銀子，不許說是什麼款目上用的，你就該背着對媚奴說明，乃衆雇工夏季的月支貼費，媚奴見是公款，也不至不肯兌與你。縱然你不敢違拗姨奶奶，媚奴叫你問明白了再來，又說奶奶不在屋裏，不能專主，他亦是正理，並不曾歪派了你。你回房，即說媚奴不好擅兌銀子，待奶奶轉來回明了，立刻送來，可不是兩邊皆沒的說了？你倒好，兩邊的話，一字不漏。雖說不是你添造鬼話，卻是你搬弄是非。始末原由，皆因你而起。本當重重處治你一頓，姑念一經問你，尚未抵賴，今日這責罰，權寄在你身上；下次若再說話沒有輕重，不問好歹，信口的亂噴，被我曉得了，兩罪俱發，決不饒恕。你可從此要小心些！』雙喜應了聲，爬將起來，撅着嘴，站在一旁。紅雯見方夫人喝罵雙喜，句句皆是暗說的他。又見方夫人並未說着媚奴不好，心內大爲不服，便說道：『太太別要冤屈了雙喜，委係我叫他去這麼說的。我想同是一家的人，還怕脫空了銀子麼？隨後再開明款目，給他登帳不遲。以前我給太太照料各事，亦有做過了，才回太太的。媚奴若果是曉事的，即該同雙喜過來，問個明白，也不見得我不告訴他，誰知他罵着雙喜回來？俗語打狗要看主面的，我縱有不是，亦不應他借着雙喜發揮我。媚奴未免眼睛裏太沒有了尊卑！不知我是太太派着幫理家務的，他瞧不起我，即是瞧不起上頭的主子；我也自知心直口快，遭人家的忌；其實府中亦沒有多少事，有了奶奶一人經管，又有媚奴做着副手，也很夠了。趁今兒當面回明太太，從今我不問這府中的事了。我何苦強摀在裏頭，有礙人家眼目？今日是小爲發作，不過挨一場罵；將來怨結深了，還要被人家算計，都難說的事。』說着，又回身指着雙喜咬牙罵道：『多是你

這下流該死的東西，帶累我受人家欺負的！我叫你去討銀子，你自然背了我，到這裏浪充什麼當家副手的擺場，人家才不能容你的！』紅雯尙未說完，早把方夫人氣的坐在椅上亂抖，一聲斷喝道：『你在這裏支派着誰？還是說奶奶仗着媚奴欺你，還是說我責罰雙喜不公？你說媚奴眼睛裏沒得尊卑，怎麼趕得上你很懂尊卑的人？我在這裏說話，那裏派你指雞說犬的駡人！無論是與不是，都不容你插嘴！你跟我十數年，該深曉得我的性格，從不喜歡人挑三撥四的暗箭傷人。我豈不明白，你有心尋事媚奴？到底你如今是老爺的人，所以單責罰雙喜，存留你的臉面；你倒在我面前放肆，打駡丫頭，下發別人。我只問你叫雙喜去向媚奴兌取銀子，又吩咐他不許說出什麼，媚奴自然不肯發給，他仍推到奶奶不在屋裏，不便專主，他也算情理兼到的了。你反橫着心腸，前去與他吵鬧揪打，自家先失了主子體統，還爭競人家什麼呢？你說媚奴瞧不起你，此時你又瞧得起我麼？我知道你現今做了姨娘，不比在我身邊，很長了身分。你去問問人家姨娘，可似你這般沒有規矩？若說你不願幫着奶奶當家，難道府內的事，非你不可麼？我給你體面，才派你幫着奶奶，照料一切的。從此就開除了你，也沒甚希罕。近來你各事很不安分，漸次就要爬到我頂上來了。想必因老爺寵愛着你，叫你這麼的！我倒要去請問老爺一聲，趁着此時，你還未生下男女，不如開發你出去，你也稱心，我亦耳朵裏清淨。』方夫人便喝叫小丫頭子到前廳請了老爺進來。蘭姑見方夫人十分動怒，忙走上來，笑着推紅雯出外道：『好妹妹，你回房去罷，我家媚奴不好，少停我責罰他，再到妹妹那邊來謝罪。你說不願幫我當家，哎喲！好妹妹，我不會得罪你呀！怎麼你為了媚奴，連我都惱了？府中許多事務，叫我一人怎生開發得下？再則妹妹，你是明理的人，這麼大熱天，引着太太生氣，你心裏也不安！』便連推帶拉，將紅雯送出房外。又使眼色叫雙喜一同出來。紅雯見方夫人動了眞氣，要請小儒進來，他也懼怕方夫人當眞要攆他出去；又知道方夫人脾氣向來執一，說行必行；小儒各事又順着方夫人性子，不敢違拗。便借着蘭姑推他出來，跑回房中，坐着生氣。自己原想捉弄他們的；反被方夫人這一頓羞辱，將來何以見人？直氣的哭了，使勁把桌上的陳設，一陣亂拋亂擯；又將雙喜惡駡了一頓，鬧了半晌，和衣倒在牀上暗泣。晚間連飯都不曾吃。蘭姑推出了紅雯，又轉身進來笑對方夫人道：『太太何必動此大氣，有傷身體？他向

來心地糊塗,隨口瞎說,不知輕重。少頃我過去開導他,叫他到太太面前來叩頭。太太若此時請了老爺進來,反將這點小事,鬧得大了。太太也犯不着,又使老爺生氣。」方夫人嘆了聲道:「並非我好自生氣,你親眼見着的,這般狂妄,令人難受。對我倘且如此放誕無禮,可知別的人,更不在他眼裏。你來了多年,可有半句開話麼?現在出了他這麼一個出色人員,將來府中內外人等,紛紛效尤,何能處治?近日我冷眼看着他,益發狂的不成人樣了,睡至午正,還沒起身;不高興,頭也不梳,大衣也不穿。這幾日,連我的早安都不來問。只有老爺進了他房內,隨即濃妝豔抹,有說有笑。夜間關上房門,嘁嘁喳喳的,不知說些什麼。甚至四更以後,聽得他那邊房裏猶有聲息。那種下賤的行爲,及那浪樣子,實在難以入目。這也不必說了,早間你見賽珍和他不過取笑話,可該他那般回答?賽珍麼?他發作姑娘,即是發作的我。此刻又和媚奴鬧了起來,這件事,本不怪媚奴;雖說是自家人,媚奴有經手之責,焉能不問個明白,亂兌銀子?正是媚奴心細的處在。他即說瞧他不起,又與媚奴要交手揪打,被別人家聽得,成何體面?人還要說我沒有家法呢!我目下悔之不及,大不應勸老爺收他作妾。早知道發出去配人,倒還乾淨。我只說他是我身邊長大的,比新買回來的人,多要循規矩些。又因收了他,可替你伏侍老爺,這一番職任。誰知老爺都被他引誘壞了。依我的意思,即時叫了他家丁來領回,另行配人。否則,發交官牙子,賣繳原價。那不過做的狠毒些,也不怕老爺不行。惟恐知道情由的,深曉他十分不妥,萬難存留;猶有那不知道的,即要議論我不能容物,多分是正室怕偏房奪寵,故意借着這段題目,打發出來的。將我提拔他那一場美意,不要活活的埋沒煞了麼?況我們這般門第人家的姨娘,發出去另行配人,亦不大雅相。而今受這些無枉之氣,不是我自家害了自家麼?且又是我的丫頭,分外打住了我的嘴,難以啓齒;我若早知他這賤人,不成器,牙縫裏出蛆,也不勸老爺收他做偏房了!我說這句話,人豈不要扳駁我?他自幼在我跟前,不知他性格麼?我因他不過生得伶俐,說話尖刻些,這也算什麼壞處;那知他目下大爲改變,將來倘不知鬧出甚麼新聞來才罷!」蘭姑又極力從旁勸說,方夫人始漸漸氣平下來,扶着小丫頭回去。蘭姑俟方夫人去後,便將夏季的月費犒賞銀兩發出,叫新挑上來的飛香喚那家丁進來,照數領去。因媚奴現在做了副手,一切伺候等事,均派了飛香承管。蘭姑又叫上媚奴,

切實的數說了一頓道：『前日我怎麼囑咐你，叫你切不可同他一般見識，累我被人議論。縱然他各事占強，我既肯甘心忍受，你也落得不問。怎麼才兩三日工夫，言猶在耳，你即鬧出事來？又驚天動地的，使太太知道。幸而太太聖明，深知他有心欺負我這邊；倘或太太信他一面之詞，責罰了你，叫我置身何地？還要被他背後笑破了口呢！我因你尚明白懂事，才叫你幫我料理，我即可偷空到衆位太太處說說話兒消遣；又千叮嚀萬囑咐的，比譬你聽，恐你一時心內不平，生出爭論，饒不着你還同他鬧了，叫我怎麼放心走開？你倒不是替我的手，更添我一層記掛了。今日鬧已鬧過，已往不究，嗣後你若再鬧出閒言閒話，那可不怪我要回明太太，給你沒臉的。』媚奴被蘭姑說得啞口無言，紅着臉，低頭拈弄衣角，半晌答道：『奶奶說我，我不敢強。起先他來的時候，我也好好分剖他聽，多怪雙喜說的不明白，亦不曾得罪他。後來他破口罵我娼婦，我方同他口角，奶奶明見，當丫頭的雖然微賤，這句話卻當受不起。』蘭姑道：『他破口罵你，原是他無理；好在太太已呼叱過他，算代你爭回面孔，太太又吩咐他，以後不許過問各事；設或他竟老着面皮，偏要夾在裏面，問張問李的，不論什麼事，你下次多不要問，儘管發給他去，即是不應發的，你發了，自有我承認。太太也不能說你，我都不抱怨你，就是了。』且說方夫人回轉自己房內，十分不快，即將套房門關閉，不准紅雯由他正房經過：『我見了這賤人，分外生氣，可笑他而今連我都不服了！』喚問小儒進來，方夫人將日間的事細說，又問着小儒：『怎生處置？因他現在是你的人了，不得不先問你一聲。別說我有心容不下他！』小儒聽了，一言不發，起身到紅雯房內，埋怨他太為過分：『怎麼太太你都沖撞起來？你不見奶奶來了這幾年，又生了森哥兒，還不敢違逆太太呢！若是太太真動了氣，要攆你出去，我可是阻擋不下的。你和別人爭競，情猶可原；怎麼同太太使性子？我勸你老虎頂上別要捉蒼蠅去罷！』紅雯一肚皮沒好氣，又聞小儒說到方夫人若要攆逐，即難挽回。仔細一想，果然不錯。又見方夫人將耳門關起，分明是氣我不過，立誓不准我見面了。適才老爺說的話，必是太太同他說的。太太竟是明日翻過臉來，叫我出去，怎生是好？此時紅雯心內反害怕，後悔過來，欲要去陪方夫人的小心，又沒有人來勸我，面光光的，怎麼自家好走去呢？面上又不好現出悔懼的形色，豈不被老爺看輕了去？反夾耳連腮，數說了小儒一番道：『我受了衆人

的氣，又被太太一場羞辱，正無處叫屈；你也不問個誰是誰非，順着人家的話，來抱怨我。我亦知道，在這府中，難以出頭，不如死了，讓人一窩兒承受，倒還乾淨。』說着，又撒嬌撒潑的，搥牀拍枕痛哭。急得小儒連忙走過，按住紅雯口道：『我不過這麼說罷，亦是好意勸你，聽不聽事小，也犯不着又生氣。若被太太房裏聽見，明早更有話說。』即叫雙喜上來伏伺姨奶奶安睡，自己也寬衣睡下。復又婉言安慰了紅雯一番。次早，小儒起來，到蘭姑房內，央他在太太前代紅雯介紹，過去叩頭陪禮，免得彼此不好見面。蘭姑笑道：『叫我去做和事老兒，倒使得；你卻要說明了，還是怪太太不好？還是怪紅夫人不好呢？』小儒笑道：『人家正正經經的來央及你，你倒取笑人？你我看都沒有不好，只有怪你不好，昨日不能從中解勸。』蘭姑道：『呸！好沒良心！這些話，該你說麼？你去問問，昨日不是我勸着太太，只怕你那心愛的如夫人，還要多捱些沒趣呢！不然，我也不至於從中苦勸，還碰了太太許多瞎釘子！一因是我房裏媚奴引出來的事；二因我們現在是姊妹，那怕人家待我不好，我總要顧起面孔來；三因妹妹是你得意的紅人，過於受了委屈，你口裏說不出，我知你心裏怪痛的呢！我乃體貼人的心意，又瞧着你的大面子，不能不勸一聲。昨兒你沒有說着，我即思量到今兒去勸妹妹往太太那邊陪禮。誰知你走過來反怪我，倒是我自操心了！爽性做個壞人，不去勸他們和事，仍要挑着太太，搜尋他的短處，不過前後領你怪罷咧！你又能奈何我的麼？』小儒笑道：『你是好人，你是真正好人，再沒有別的說話，可以奉屈去勸一聲兒了，沒見你事尚沒得做成，倒先居功自恃。倘然你說不和好，才與你算帳呢。』說罷，一路笑着去了。蘭姑梳洗完畢，來至紅雯房內，先代媚奴告了不是，然後勸他到方夫人那邊謝罪。紅雯明知蘭姑是小儒央來的，猶自假意不行。被蘭姑再三勸說，姑將計就計的應允，同着蘭姑至方夫人房內。方夫人才起身淨面，紅雯上前叩了頭，自己認了不是。蘭姑又代紅雯說了多少悔過的話。方夫人見紅雯親來認罪，究竟是多年主婢，情同母女，氣早消了一半，只說道：『你昨日那般目中無人的行為，仔細去想，可應該麼？尤其你更外不合。今兒你既知道自悔，我也沒有什麼的，只要你從此改過，不再犯昨日的狂病，就是了。』蘭姑見方夫人顏色和霽，便硬自做主，將通套房的耳門開了。又搜尋出若干的話來，湊趣說笑。紅雯亦殷勤小心的伺候梳頭換衣。方夫人又叫他們一同吃了早飯。蘭

姑見方夫人談笑如常，方同紅雯退出，各回房去。少頃，媚奴被蘭姑逼着到方夫人與紅雯房內來請罪。若論方夫人處，媚奴來與不來，原沒打緊。蘭姑因紅雯既叩過方夫人的頭，也叫媚奴到他房內走遭，使紅雯面子過得去。此乃蘭姑肯各事曲全，讓人的處在。紅雯無奈，亦隨後至蘭姑房內謝了。雖然彼此說明沒事，各人都懷恨在心。連方夫人由此看待紅雯，多不同往日，遇事即與他是一是二的，不肯稍假顏色；生恐紅雯舊態復作，更難約束。晚間，小儒回房後，見衆人和了事，甚爲歡喜。忙至蘭姑處深躬大喏的稱謝不盡。又痛讚蘭姑善於調停。蘭姑笑道：『我也當不起你謝，只求沒怪我，即是萬幸。』小儒笑了笑，仍回紅雯房裏來睡。次早起身，正欲去園子裏賞那露水荷花，見家丁進來回道：『雲大人打發人來請過兩次，說立等諸位老爺同過去，有要事商量。』小儒聞說，便出外，邀了王蘭等人，更衣坐轎，來至督署。從龍迎接入內，見禮坐下。從龍道：『奉請諸位過來，有一篇好文字，請教一閱。』便在靴掖內取出遞與衆人。王蘭道：『在田既自稱爲好，想必是篇非常文字，我等倒要瞻仰。』即搶着接過展開。小儒等人也立起身聚攏來同看。原來是紙奏草，摺中從龍敍離鄉有年，祖塋祭田，多半荒廢，急欲回籍，一爲修葺；又懇懇切切的請假一年等語。末後奉到諭旨，恩准給假一年，再行來京供職。前番從龍疊次請假回籍，均未蒙准，所以此回俟准了他告假，才說與小儒等知道。衆人看了，皆向從龍稱賀道：『從來孝可格天，今上仁慈恤下，凡有孝思，無不俯如所請。在田今番錦衣歸里，乃是一件極大喜事。未知擇定何日榮行？我們當來走送。而且又有一年之久的闊別，須要早爲之計，大大熱鬧幾日。』從龍笑道：『請諸位過來，正爲此事別要你們煩神。我久經有了定見，須要待新任來接了手，方可起身，至速也有一兩月耽擱。我們即算一月的期限，由明日起，奉屈你們暫任荒署，每日我作東道，更翻花樣的取樂，以半月爲率。那半個月，我即就教到園子裏，是你們公作東道。有此一月的暢聚，也可補那一年久別的不足。內子及尊夫人等，亦彷着我們的章程而行。諸位高見以爲何如？』王蘭聽了，先拍手稱快道：『在田所議甚是。我們明日即搬了行李來到你署內，終日大吃大嚼，有何不樂？改日你到我們園內，我們又是公分請你，每人只好派着一兩個日子，即此一層，我們便先占了便宜。』伯青笑道：『你們聽者香的話，怎麽小器！是有便宜的事，他都爭先叫好。』引的衆人多大笑起

來。又計議了一回，用什麽酒席，預備什麽頑意，衆人方辭別回來。即說與衆夫人知道，衆夫人聞說，亦甚爲欣然。次早從龍又遣人持帖過來邀請。婉容、小鳳亦着了綺紅、文翠來迎請方夫人等。所去的是方夫人、洪靜儀、林小黛、聶洛珠、江素磬五位夫人；沈蘭姑因府內無人，不便同去。巴氏等婉容也着紅綺請了聲，他們皆辭謝了。衆夫人俱帶着兩名丫頭，過去伺候。方夫人卻留下他房內補紅雯缺的大丫頭綠鶯看管屋子，又囑咐蘭姑各事當心。若紅雯趁我不在家，有什麽尋鬧的處在，你都要耐着，待我回來再議。我亦知照過綠鶯，不許和他們鬪口。恰好此日賽珍回轉揚州，因甘露恩放山東遺缺知府，到省即頂補了東昌。寫就稟啓，差兩名得力家丁，回來迎接祖父妻小，同赴任所。甘霅聞次孫放了外任，大爲歡悅，便鼓興要往山東一行。甘霅的生父，及甘霖人等，也只得陪着前去。遂寫信來通知媳婦。賽珍得了信即要回去。方夫人因女壻得了外任，不便留女兒久住，清早先打發賽珍起程。衆夫人亦送至廳前，母女洒淚而別。俟賽珍去後，衆夫人方次第坐轎，向督署而來。婉容、小鳳聞報，同接出二堂，邀請入內。外面小儒等人，早到了半晌。少停，內外皆擺下盛席，賓主莫不歡呼暢飲。夜來小儒等宿在外書房，方夫人等即在婉容、小鳳兩邊上房裏，剪燭談心，無非敍說的別離景況，都要至四鼓以後方睡。帶去的衆丫頭，早有綺紅、文翠接待。不提衆人在督署內住下。且說：府中那一班沒有帶去各家的大小丫頭，因主人不在屋內，都放縱了。園子裏現在又無人居住，他們即三個一羣，四個一黨，每日到園裏去閒逛。過了兩日，又生出許多枝葉，不是你和我夾口，即是他與他爭吵。雖有蘭姑在家彈壓，只有府內的丫頭，尚懼他三分。其餘衆夫人房內的人，蘭姑也不便去問，他們亦不服蘭姑的約束。惟有雙喜，不得出來。因方夫人臨行時吩咐紅雯，不可容丫頭們搬弄是非。紅雯見方夫人單單囑咐他管着丫頭，分明是仍爲前事，心裏好生不悅，便賭氣終日坐在房內，連雙喜都不許離他一步。這半月中，若再鬧出閒話，即不干我房內的事，那時我才慢慢取笑呢。紅雯平日是散漫慣的，或到衆夫人房內閒談，或邀洛珠、賽珍來抹牌着棋，晚間又有小儒在房裏說笑，此時忽然只剩得一人，又終日不出房門，悶懨懨的，甚無情趣。雙喜見同夥一干姊妹們，鬧烘烘成羣結隊，東跑西走的頑耍，雙喜今年才十五歲，想是小孩子家性情，分外眼熱。若是紅雯出去走走，他也抽空去尋這一干丫頭談笑。無奈紅雯由

早至晚，杜門不出，把個雙喜悶的火星從頂門裏直冒。這兩日工夫，猶如兩年相似，比紅雯更加倍的煩惱。這日吃過午飯，紅雯在窗下抹了一會牙牌，又叫雙喜破了一個西瓜，取水來吃着解暑。餘下的，即叫雙喜去吃。自己無精沒神的，斜躺在一張螺甸穿籐大睡椅上納涼。半晌，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。雙喜正立在桌畔吃瓜，聽得紅雯嘆氣，便乘間說道：『姨奶奶，這麼大熱天，常時睡着，又不大適意，恐要生病呢！偏生大小姐回了揚州，聶姨奶奶又同太太們到雲大人衙門裏去了。這兩日，我見姨奶奶益發寂寞，倒不如園子裏逛逛去，散散悶。延羲亭面前那池子裏荷花，開的眞正好看，據說比往年又大又多。連日祝老爺，金大爺，柳五爺多不在園內，正好去看花，強如在這屋子裏整日的吃飽飯納悶好的多呢！別說姨奶奶近日不快活，連我被這兩天多悶慌了！』紅雯聽雙喜一番話，說得十分高興，笑道：『你這鬼丫頭，要到園子裏去罷咧，我知道見一班同夥們，沒了管束，每日約齊了四處頑耍，你的心被他們引得神翻鬼跳起來；又因我在屋裏，你不便走開，卻用這些鬼話來攛掇着我！我若不去，你豈不要怨恨麼？好說張三不行，拖了李四的腿了。說不得我陪你姑娘走一趟，倒別要把你悶出病來！』雙喜亦笑道：『你老人家別折殺我罷！怎麼說陪起我們丫頭來？可不是天地反覆了！』說着，便開了鏡奩，讓紅雯勻面掠鬢，又取過衣裙，伏伺紅雯穿好。雙喜也換了衣裙，隨紅雯開了留春館旁耳門，向園子裏來。只因紅雯信了雙喜的話，一時高興，到園內閒逛，那知引出一件大是非來，幾乎性命不保。要知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七回 俏細君遇舊說風情 癡丫頭有心窺露破

話說前回書中，陳小儒派阿瑤管理繪芳園，阿瑤一味巴結要好，分外勤謹。數日後，各處亭臺軒館，比往常淨潔生光。小儒甚是歡喜，即存心仍要提拔他，當名上差。因沒有空缺，暫且擱下。況管理園子，亦是件輕鬆執事，清早督率着一班粗使雇工，往各處打掃拂拭，及一切簾幔陳設古玩等件；該添該換的，隨時整理，到蘭姑那邊，請領呈繳。若逢宴會日期，上頭擇定何處，即叫人安排鋪墊各物伺候，又監着花兒匠修托盆景花草；每天午後，叫雇工們挑了水，至各院落內澆灌一番，回來即算一日的交代已畢。下晝時分，阿瑤便至前邊來尋連兒，三桂兒

等人說笑，倒也十分快活。現在運兒，三桂兒皆隨了小儒等往總督衙門，連日阿瑤沒去處，只得在園中各處走走。見一班了頭們進來頑耍，阿瑤雖不敢入他們的羣隊，有時遇見，也搭着話兒說笑兩句。衆了頭因阿瑤生得俊俏，說話又和氣，亦樂於同他親近。又是阿瑤爲日前梁明曾囑咐過他；怕的寃家路狹，被人摇着，傳說到上頭知道，與自己不便；見他們鬧很了，卽借故遠遠的走開，以避嫌疑。這日午飯後，覺得身子困倦，便摘數片大芭蕉葉，到延羲亭上睡着納涼。四面窗櫺掛起，有微微的風透進，又送着荷花的香氣，撲鼻沁心，令人神致頓然清爽異常，阿瑤便朦朧的睡熟。相巧紅雯此時帶了雙喜，也往延羲亭來。紅雯一路看着荷花，口內與雙喜說着話，由池邊信脚走至亭前。正待跨步上階，雙喜眼快，早見亭內有人。仔細一看，認得是阿瑤睡在裏面，暗想道：『這厮很會尋受用！亭內本來風涼，他還用蕉葉墊着睡覺，豈不分外爽快？』便止住紅雯不前道：『姨奶奶，別要去罷，阿瑤睡在亭內呢！』紅雯聞說，停住脚步，擡眼果見阿瑤睡在亭內，上身赤膊，露出一身白雪般的皮肉。紅雯心內不由怦怦的跳了幾跳，頓時兩腮赤暈，如新放桃花一般。原來紅雯當了頭的時候，卽與阿瑤熟識；又不時到外面傳示方夫人的說話，見了阿瑤，多要搭白兩句。阿瑤本是個風流種子，情竇早開，憑什麼訣竅，也都體會得。見紅雯與他親熱，那眉梢眼角，不無偶涉盼送。阿瑤亦愛紅雯苗條可人，樂得湊着趣，說幾句話兒。後來因小儒收了紅雯作妾，有了主僕名分，阿瑤卽不敢同紅雯說笑。有時碰見，不過請叫聲，低頭垂手，侍立一旁，讓紅雯過去。此乃阿瑤伶俐的處在。他因紅雯以前和他笑慣的，倘然此時無意說錯了話，一則怕紅雯而今做了姨娘，竟翻過臉，說他戲弄主子；二則恐被別人見着，說到老爺太太耳裏，我有幾顆腦袋，敢去捋這虎尾？反把從前思慕紅雯的一片私心，全行撇去。不意紅雯仍是前番性格，見了阿瑤，多要尋出些話來，同他兜搭。今兒適值阿瑤睡在延羲亭內，身畔又只有雙喜一人，便笑對雙喜道：『巴巴的到了此地，正好歇息着，再去逛逛各處。可厭阿瑤，他偏睡在裏頭，你去喚他醒來，往別處睡去。』雙喜卽走入亭內，用脚踢着阿瑤的腿道：『醒醒罷，別要睡了，仔細風吹出病來！這裏也很涼爽的，你尙要墊芭蕉葉子，不如爬到池子裏去睡，還快活呢！』阿瑤被雙喜踢醒，看了看，復又翻身向內，合上眼道：『好姐姐，你不要和我鬧了，好容易偸着這半刻工夫，來睡着歇一會兒；我適才

見你姊妹們，在紅香院那邊鬬草呢；你快尋他們入夥去。這裏冷清清的，有什麼好頑兒！』雙喜笑道：『別要見你娘的鬼！誰和你鬧的？你睡在這裏，干我什麼事？我也沒有那麼大臉面，請你得起。你倒看看亭子外，是那個來了？可配得上請你起來讓他？』阿瑤聞說，即欠起身一看，見是紅雯站在亭外；忙一骨碌爬起，披上小衫，將地上蕉葉，連抓帶踢的撩過一邊。笑道：『你這鬼丫頭，何苦來捉弄人！就說是姨奶奶要到亭子裏來，我久經起身了。偏生窩子疙瘩的，同我鬧這無因的閒話，停刻再和你算帳。』紅雯見阿瑤已起，遂徐徐的走進亭中坐下。阿瑤請了安，退立一旁。紅雯便向雙喜道：『在日頭地下走到這裏，實在熱得人慌，你去就近那裏取碗茶來解渴，要快去快來！』雙喜答應，走出自去取茶。阿瑤亦要跟着雙喜走出，紅雯即問道：『你今日園子裏沒有事麼？』阿瑤見紅雯有話問他，便停住腳步，回道：『園子裏每天午後，澆灌過花草，即沒有事了。』紅雯四顧無人，便眯斜着雙眼笑道：『阿瑤，可知道你這差使，虧的誰人？又是中等執事，又沒有粗重生活，別人求還求不到手，你那裏初次當差，即有這個美缺？自從以前那管園的告了病出去，我即思量到你，可以頂這執事。恰好老爺太太那日閒談，說園裏沒人管理，花草多枯壞好幾種了。即叫奶奶查一查有什麼妥當人，補一名去。我就趁機保舉了你。老爺恰好也說你勤謹可靠，才叫奶奶補上你的名字。我只恐你直至今日，猶認做是老爺的提拔呢。若非我從中保薦，你夢想也巴不到這個執事。雖說沒甚麼好處，將來由此可望調充上差。你應該謝謝我才是情理。』阿瑤聽了紅雯一番說話，又偷眼見他笑嘻嘻的低言俏語相問，心內豈不明白？一時間也由不的亂了方寸，將梁明囑咐的話，與那平日怕人傳說的心腸，一齊拋向九霄雲外去了。亦笑着道：『哎喲！我今兒才明白這個差使，是姨奶奶的恩典保薦，眞正我尚在夢裏呢！我也說老爺平空的派我這件輕鬆執事，其中都有原故。若早知是你老人家的提拔，豈獨叩謝了事？猶要孝敬姨奶奶，心裏才過得去！』說着，走近一步，爬在紅雯面前，連連叩頭道：『今兒多叩幾個頭，權且謝謝罷！改日再補孝敬。』叩下去的時候，阿瑤的腦袋，相離紅雯一對小腳，只有寸許。一氣叩了十數叩，在有意無意之間，頭皮早碰着紅雯腳尖一下。紅雯笑道：『滾起去罷，我也不要你叩頭謝我，不過說明白了，使你知道，並非他人之力。』也用腳尖在阿瑤腦上挑了一下。阿瑤此時更外心神撩亂，爬起

身，正要再說。見雙喜已送進茶來，阿瑤仍退在原處站定。其實阿瑤走近叩頭，紅雯用腳挑他，雙喜早看得眞切，佯作不知遞上茶，笑對紅雯道：「我去園裏尋了半晌，多尋不出一盞茶來，還是到屋子裏取來的。又怕姨奶奶等着發急，取了茶，忙忙的跑來，跑的一身大汗。好笑這兩步路，腳多跑痛了，頭多跑暈了。」雙喜說到腳痛，即望了紅雯一眼，說到頭暈，又瞟了阿瑤一眼。紅雯、阿瑤，不由的兩人不約而同，紅了臉，低了頭。紅雯即笑罵道：「你這小東西，很會放刁！怕我說你來慢了，反先說腳呀頭的，又怎麼痛呀暈的，你不必囉嗦，你的心事，我明白。」雙喜笑道：「只要姨奶奶明白我的心事，丫頭還有甚麼話說？」說着，回頭問阿瑤道：「你尚在這裏麼？早知你站在這裏閒話，叫你代我取茶去，可不省得腳痛頭暈的了？」阿瑤亦無話可答，惟有紅着臉一笑而已。雙喜又道：「姨奶奶稍坐一會兒，我出去即來。」紅雯道：「你又往那裏去尋魂？別要走開，我也要回去了。」雙喜笑道：「眞正你老人家不體恤人情，我自然有要去的事件，難不成當着阿瑤明說出來麼？你老人家也該明白了。」說罷，頭也不回，竟自下亭而去。阿瑤道：「這位雙姑娘，亦習學出來了；曾記初來的前兩年，高聲也沒有一句。現在口齒便利，很會說幾句調皮話兒。」紅雯笑道：「但凡丫頭家，到這裏大的年紀，即思作怪；他知道什麼，不過信口亂噴亂嚼罷了。」又問阿瑤道：「你補園裏的執事，好有兩月了，怎麼不見你到上頭去領銀子，繳換的物件呢？」阿瑤道：「我已領繳過數次，俱是在奶奶那邊回話的。」紅雯道：「可見你們多是沒良心的人，如今只認得新當家的奶奶，前去奉承巴結，也不見得替你們說一句好話兒，調劑你們調個上差。尤其你是我特保薦的人，難道也去伏上水麼？即着你以前不曉得是我保薦，一切回話，又不便到我那邊，也不怪你。可知太太派了我幫着當家，或者奶奶沒得空閒，你們也要來就敎我的。況且你由園子裏到奶奶那邊，都要走我院門外經過，何妨順便或早或晚，進來問個安，也見得你們的人心，把我這不逢時的半邊主子，倘放在眼裏。不然，你們就拿穩了，沒有事用着我麼？我說你們沒有良心，可是不錯的？」阿瑤笑着，假作發急道：「姨奶奶，眞正要寃屈殺人：你老人家背後去問着雙喜姑娘，我每天逢朔望日期，到上頭去請安；卻實因天氣暑熱，恐姨奶奶們乘涼，起居不便是有的。若說我瞧不起姨奶奶，當時即雷劈了腦子去。同是一樣的主子，家人們敢分彼此麼？沒說姨奶奶

是上頭主子，就是這府中多年的老管家，現在退了執事，我也不敢存瞧他不起的心。姨奶奶如不相信，隨便叫我立個什麼毒誓，我都可以的。』紅雯笑道：『誰要你發誓？這一來，我豈非白怪了你麼？將來只有留心着，那裏空了上差執事，可以說話的處在，再代你爲力罷。』阿瑤聽了，卽打了一千兒道：『家人先謝了姨奶奶的提拔！』紅雯笑了笑，叫阿瑤起來，猶要同他說幾句體己的話，究竟不放心亭外有人無人，便立起走至欄杆邊眺望。不料阿瑤墊身的蕉葉，踏在脚下，猛然一滑，幾乎跌倒。慌的阿瑤搶步走過扶住紅雯，因忽忙之際，恰恰阿瑤的手，捺在紅雯乳上，目下所穿，不過兩件紗衣，宛如捺在皮肉上一般，直覺得軟而無骨，滑不留手，把個阿瑤身子多酥麻了半邊。正欲就勢輕薄，紅雯將身子往後一縮，飛了阿瑤一眼道：『你眞該作死了！』話未說完，忽聽得雙喜在亭外高高的聲音說道：『綠鶯姐姐，飛香妹妹，你們快來看，這池子裏有朵並頭荷花，實在愛人呢！』紅雯聽了，忙回身來看，阿瑤亦嚇的倒退至亭口站下。果見綠鶯，飛香由石橋那邊攜手聯翩而來。紅雯急中有智，忙望阿瑤使個眼角，卽說道：『你這小子，好不懂規矩，有什麼話，到上頭回去，這裏是回話的所在麼？而且還有奶奶在家，有甚麼事，理應請他示下，我是不管這府中的事了。』阿瑤會意，口內答應着，早走出亭外。恰好綠鶯，飛香已過石橋，迎面走至。阿瑤故意咕嚕着道：『什麼大不了的事，也配得上發話！我只說抄點近路，免得這麼大熱天跑來跑去的，誰知反多出事來，可不是我晦氣麼？』綠鶯接口道：『阿瑤哥，你不能算晦氣，我猜你還是運氣呢！』阿瑤也不答言，大踏步過橋而去。原來綠鶯，飛香兩人，在石橋那邊，卽看見紅雯與阿瑤在亭子裏說話，並阿瑤前去扶住紅雯，又聽得雙喜招呼他二人，分明使亭子裏知道，更外心內明白。綠鶯到了亭口，見紅雯臉上一紅一白的，便笑道：『姨奶奶，也在這裏納涼麼？可笑阿瑤到亭子裏回姨奶奶的話，碰了姨奶奶的釘子，他還咕嚕着說是晦氣，白繞了道兒。是我說他會抄近路，到這裏來回話，不算是晦氣，直頭是運氣呢。』紅雯聽綠鶯句句話皆譏刺着他，好似適才的景況，已被他見着；不便答言，怕惹出別的話來，卽喚雙喜道：『你隨我回去罷，我們屋子裏，也多分沒有日影了。』綠鶯見紅雯不來理他，亦不進亭子，回身迎着雙喜道：『妹妹，你叫我來看並頭蓮，其實我在橋外就看見了。我一生最喜的是什麼並頭蓮，雙蒂花，見着了，卽要折回去插瓶兒頑。

仔細想起來，豈不是這一朵好好的並頭蓮，遇見我這不知趣的人，生生的把他拆散了？』雙喜亦知綠鶯話中有刺，不好回他，惟有付之一笑道：『我此刻不陪姐姐了，要跟姨奶奶回去，少停洗了澡，到我那邊乘涼說話兒罷。』便走至亭前，隨着紅雯，忽忽去了。綠鶯，飛香見他們已去，也隨後回來。綠鶯對飛香道：『你可見這騷貨與阿瑤那般光景麽？我就知道老爺，太太不在家，他們要鬧出笑話的，果不出我所料。這兩日，我早晚在園裏，一半也是防着他們。不意他們竟敢於人衆往來之地，做那個勾當。試問有多大膽子？他們今兒是被我們沖散，大失所望，未必就這麽死心蹋地的罷休。大約讓過風頭，仍然要另尋機會。你回去千萬不要在奶奶面前說什麽，連媚奴前，都不用提起；由明日起，我與你要加倍防範，冷眼瞧着他，切不可露臉。若看出一半點破綻，那時他的把柄得在我們手內，說不得爽性翻出來，大家看看，好羞死那騷貨，代媚奴報洩前恨。若露了臉，或回了奶奶，一時傳揚開去，他沒有把柄落下，也不怕我們，倒教他提防着我們了。』飛香點頭，連稱曉得，即罵道：『也虧紅雯那騷貨，不識羞恥，不顧天理，老爺，太太都待他甚好，他還要幹這些暗昧不明的事，那淫婦豈不喪盡良心麽？不獨姐姐要替媚奴姐姐報復，即是我，至今也覺耿耿不服的呢。』說話間，早出了耳門。綠鶯又叮囑了飛香一番，方各自散去。且說紅雯回到自己房內，心裏又恨又愧：恨的好事將成，被綠鶯，飛香兩個賤人撞破；愧的綠鶯說的話，好似看見我與阿瑤什麽了？倘然傳揚開去，即是是非，叫我怎生對人？落後一想，又自己啐着自己道：『見什麽鬼？我也未曾被他們拿着什麽把柄，就是說我和男家人說話，亦沒什麽干係。從此我拚着不進園去，他們也沒的說了。』便起身脫了衣裙，到院落內乘涼。雙喜心裏亦在那裏暗想：『不意姨奶奶也歡喜阿瑤，果與阿瑤這小東西，令人可愛。今兒姨奶奶既當着我露了馬腳，我也樂得去結識阿瑤，不怕姨奶奶怎麽了。他自己不正，焉能正人？況且我終久要發出去的，若嫁了阿瑤，也算心滿意足；不如趁着這個機會，與阿瑤定了，實在，不然發出去的時候，那裏單單配與阿瑤？還不知阿瑤心內如何？姨奶奶縱然同阿瑤有了扯搭，也不過有一日算一日，不能老爺收過房的人，還好再給小子麽？明兒待我先去勾引阿瑤入了圈套，隨後再慢慢求着姨奶奶，把我許配了他，或叫阿瑤上去求討，才能十拿九穩。也不怕姨奶奶不依着我行，他的把柄兒，落在我手內呢。』雙喜

自從派了伺候紅雯，凡小儒進房，都是他上來伏侍。紅雯又與小儒十分親密，甚至雙喜在前面，他也不避，覺自譴浪笑說的去媚小儒，雙喜漸漸長成，有了情竇，逐日的看去，亦解得此中勾當。此時獨自尋思，打算到情濃之處，不禁臉泛桃花，遍身火熱。勉強伺候了紅雯晚飯，即推病去睡。紅雯心裏，亦有心事，要想再去園裏走遭，怕的綠鶯等防察，一露機關，許多不便；若要不去，又拋不下阿瑤：「我本來存心已久，好容易盼到這機會，遍生中多阻隔。」輾轉籌思，早早的睡了，一夜多沒有合眼。次日清早，紅雯方才睡熟，雙喜忙忙的起來，也不梳洗，進房看了看紅雯，一時不得醒來，便大着膽走至後進，開了耳門，直向園中來尋找阿瑤。恰好阿瑤亦因昨日與紅雯正到好處，可恨為綠鶯等沖散，回到房內，吃了飯，即倒身睡下。翻來覆去，一夜無眠。又想到日間捺着紅雯胸膛，那般的酥軟可愛，倘僥倖能同他貼皮靠肉一刻兒，不知怎麼受用呢！眼睜睜看着天明，起身穿了衣服，要想借着件事兒，到紅雯那邊回話，探探他的動靜。正走至兩翻軒外，迎面撞見雙喜，穿花拂柳而來。阿瑤喜從天降，忙叫道：「雙喜妹妹，那裏去？今日好早呀！」雙喜搖頭，見是阿瑤，忙搖手道：「不要高聲，我正有句話，特來尋你告訴的。」說着，便先自跨進兩翻軒內。阿瑤也跟着進來，順手翻上了院門，四顧無人，又因天色尚早，料定同夥們都未起身，不由得慾心頓熾，無暇問雙喜來尋他說什麼話的，即大着膽，雙手把雙喜摟住，叫了聲：「好妹妹，難得你我有緣，此時又沒有人來，正好先做夫妻，了了我昨日的願心。」又一把將雙喜抱起，走進明間，在當中一張楊妃榻上按倒。雙喜到了此際，又驚又喜；假作掙扎道：「你活的不耐煩了！我好意來告訴你的話，覺敢調戲我！快快放手，我若喊叫起來，或去回了姨奶奶，定要活活將你處死的！」阿瑤見雙喜口內雖說硬話，並不十分撐拒，知他早已心肯，也不答他，便用手解雙喜的裙帶底衣。看官們要知男女私情，膽有天大，任他刀山油鼎在前，百般的利害，這一刻總付之度外。若要問他們怎生苟合，我亦難於形容，穢褻筆墨。總之，一個是未破瓜的女鬟，一個是乍得趣的小子，又是兩意相投，彼此愛慕已久，一旦遂心，更覺得分外綢繆，孜孜不捨。一會兒，雙喜緊上裙褲，一手理着頭髮，斜睨着阿瑤道：「我今兒被你欺負足了！說不得事已如此，將來我這身子，配與誰呢？」阿瑤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放心，我都要設法求了上頭，討你回去，做個天長地久夫妻，斷不能拋撇下你來。我若有半字

讒言，叫我異日不逢好死。」雙喜忙按住阿瑤的嘴道：「清早起，誰要你賭咒？我知道你的心了。」阿瑤道：「言歸正傳，你來尋我，說甚麼話的？」雙喜道：「我家姨奶奶，久已有了你的心，只是不好出口，又怕人多眼衆，昨日和你在亭子上那般形色，你也該明白。可憐昨晚一夜兒，都沒有合眼。我們要想個法兒，弄他和你好了，我們方可望常常在一塊兒呢。」阿瑤道：「你不說，我也這麼想着，然則今兒你是特特的來尋我的了？我亦算得識趣的人，不使你空往這一場。」雙喜臉一紅，跳下地來道：「啞！沒良心的東西，嚼舌根的賊胚，討了我的便宜，還說冷落人的話？下次呢，永不上你的當了！」說罷，轉身就走。阿瑤忙走上一把拖住，陪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我和你說笑頑兒的，怎麼你認了眞？」又隨手將雙喜袖內一條汗巾扯過，藏在自己袖裏道：「好妹妹，這塊汗巾，賞了我罷。我見汗巾，即如見着妹妹一般。」又千妹妹，萬妹妹的，叫了多聲。雙喜忍不住撲嗤一笑，將手洒脫道：「別要纏人了，恐怕有人來見着許多不美。有空兒我們仍在這裏相會。」阿瑤連聲答應，遂讓雙喜先出院門，自己方慢騰騰的走出。剛剛兩人先後出了院門，一擡頭，見綠鶯、飛香相離面前不遠。阿瑤、雙喜兩人不由的吃了一驚，頓時面紅耳赤。阿瑤即縮身從院門口，一株垂柳外，轉過紺雪齋那條路上，飛也似去了。雙喜無奈迎上來問道：「姐姐，妹妹，好早！我昨日一方汗巾，丟在園子裏，怕有人檢了去，說閒話兒。今兒來尋了半會，又沒尋得着。姐姐們若是檢到了，我即放心，不去尋了。」綠鶯微笑道：「你說我們早；你更比我們早呢！原來你來尋汗巾的，我說你怎麼頭不梳，臉不洗的，跑進園來？你不講明，只道你爲着一件什麼切己的大事呢！我與飛香，都沒有見着你的汗巾，果眞檢得，自然還你。我們不愛那物事兒，別說我們沒有檢得，就是檢得了，你也儘可放心。你我是同夥一般的人，單怕不是我輩們檢了去。將才你後面不是阿瑤麽？他明明的跟着你走，因何見了我們，鬼鬼祟祟的分路去了？別要被他檢得了，背後說你是送他的表記。尤可惡，他清早起，四處亂跑，將來園子裏，我們是要常到的，怎容他夾在我們隊裏鬼混？說出去，叫人聽着不像句說話。少停倒要去回奶奶，處治他一頓。」雙喜開說，直羞得滿面通紅，開口不得。見綠鶯要去回蘭姑，心內更急更怕，又不便攔他，必要去回；若攔了他，分明我與阿瑤有了什麼私情。只得勉強答道：「可不是呢！昨日我同姨奶奶在延羲亭裏坐着，他竟搵上來回話。姨奶奶給他

釘子吃了，他才走出。今早我來尋汗巾，他又問長問短的討厭。我也想去回姨奶奶，給他個沒趣，他方知道利害呢。」說着，故作驚訝道：「不好了，我來了半晌，姨奶奶要起身了。別喚不着我，又要生氣。」便頭也不回，飛風而去。綠鶯笑對飛香道：「今兒是人贓現獲了，可惜遲來一步，早來片刻，還有好笑話兒呢。」飛香笑道：「罷喲，果眞見着，叫人怪臊的。就這麽着，看他們怎生抵賴得去？我是要回明奶奶的。正好借着雙喜這浪蹄子，堵紅雯那淺人的嘴，又可代媚奴姐姐出口氣。」綠鶯方欲答言，猛回頭，見那邊路上，有一件紅通通的東西，忙走去拾起，認得是雙喜的汗巾，與阿瑤平時用的一方半舊白洒花紬帕，纏在一堆。想係阿瑤忽忙走避，落於地上。綠鶯大笑道：「這才是眞贓呢！有了這個實在把柄，看他們飛上天去？停刻我去回奶奶，你休要開口，我自有道理。」飛香點頭答應。兩人拿了那汗巾手帕，興忽忽的直向蘭姑房裏來。蘭姑正在窗前梳頭，綠鶯上前請了早安，即將如何見雙喜與阿瑤在兩翻軒中走出，阿瑤見了我們，怎生躲避，雙喜同我們說話，怎生支吾，又拾得雙喜用的汗巾與阿瑤用的手帕，團在一處，並將昨日紅雯在延羲亭內，和阿瑤調笑，雙喜在亭外做眼目的話，由頭至尾，細說一遍。蘭姑聽了，甚爲詫異，忙問道：「這話可是眞麽？」綠鶯道：「怎麽不眞？並有飛香同我看見。我們今兒先回奶奶，聲請奶奶做個指證，待太太來家，我亦要回明的。」蘭姑見綠鶯說得確切，料非假話，急起身梳了頭髮，將綠鶯叫入套間內道：「你且坐下，我有句話要勸你，切不可不信！適才的事，你親眼見着，斷非無因。但是你告訴我則可，萬萬不能去回太太。一則紅雯是太太的丫頭，又是太太一力攛掇老爺收房的，目下紅雯雖未做出那不長進的勾當，他房內雙喜，已有實據在你手內，又有延羲亭內一段情由；太太正因日前的那氣他不過；這回太太知道了，臉上分外過不去，勢必告訴老爺，攛出雙喜，將紅雯關鎖，阿瑤送官重處。試問誰人不要面孔？他們既破了臉，又敗了名聲，恐有性命之虞。你何苦晴喪陰騭，又使太太作氣？你不過因他主僕們，大模大樣的擅作威福，令人可厭，難得有這個把柄落在你手內，正好發洩。殊不知今兒是雙喜做的事，紅雯並未與阿瑤有什麽苟且，徒然結下仇恨。況且人急懸梁，狗急跳牆，不說他無顏對人短見的話，倘若他到了急處，含血噴人，反咬你們一口，你們淸淸白白的身子，何苦受他蹧蹋呢？」綠鶯道：「那倒不怕他，昨日延羲亭內，他同阿瑤做的

那些醜態，不是我一人看見，還有飛香見着的。請太太重處阿瑤，雙喜兩個人，追究這段情由，自有水落石出眞的眞，假的假，任他怎麼抵賴，不去的。果眞我們栽害了他，情甘反坐。非是我們一定要與他們作對，實因他欺人太甚。前日他與媚奴那般鏖鬧，還傷着奶奶，甚至連太太吆喝都不怕。我們不必說，更不放在他眼內了。趁此打他下馬來，使他曉得我們利害，才不敢放肆呢。奶奶不要管，我比不得奶奶那般寬洪大量，可以容得他。」蘭姑見綠鶯執意要回方夫人，又極力帶說帶勸的道：「我猶有個兩全其美調停法子在此，隔一日，我悄悄去對紅雯說明，曉得是你們放他過去，存他體面，不揭破這件事，叫他和雙喜背地裏來招呼你一聲，下次再不敢同你們作對了。至於你代媚奴抱着不平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總叫媚奴感激你就是了。好孩子！你信我的話，包你不錯！你別要疑我護庇紅雯那騷貨，其實我亦恨他呢。無如中間夾着太太，太太待你我總沒有說的，他的面皮，都要顧着，才合情理。」綠鶯聞蘭姑的話，甚爲近理，想了想，方才應允。又道：「奶奶代他討下人情，眞便宜他們了。千萬奶奶要給他們個信兒，別要我們饒了他，還落他笑話，說我們不敢去惹他。」蘭姑滿口應承道：「你放心，總叫他們過來招呼聲，若是心高氣硬，不肯伏頭，你儘管去回太太，那時我再不攔你可好麼？」綠鶯笑道：「奶奶眞正是個好人！也算他們運氣，碰見奶奶這樣菩薩心腸！」又說了一回閒話，方回房去。單說雙喜進了耳門，一面走，一面跺腳道：「倒運，倒運！偏生不早不遲，撞見他兩個！若說到太太耳朵裏，便怎麼好？打罵我都不怕，三不知再攆我出府，海也乾了。只愁說明了這件事，叫我怎生見人？羞也該羞死了！能了，事到臨頭，懊悔何濟？亦是數該如此，不如老着面皮，去回明了姨奶奶，求他替我設個法兒。俗說：寧擋金鐘一響，不擂破鼓千通。料定他不能不答應的。他也怕鬧開了，牽累着他。再則事從根上起，他同阿瑤在亭子裏的情由，亦掩藏不來了。」心內想着，不覺到了房外，見紅雯早坐在窗前梳頭。見了雙喜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小賤人，淸早往那裏去的？我起來喚了半晌，沒有人答應，叫我心裏反害怕起來。你縱然有事去，也該待我起身說明了。看你忙的蓬頭垢面的，這般鬼樣，到底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？」雙喜因紅雯再三追問，又見房內無人，便跪下道：「丫頭要求姨奶奶救命！你老人家若不開恩，丫頭橫豎都是死，不如求姨奶奶打死丫頭，倒還乾淨！」說着，不禁滴下淚來，在地上連連叩首。紅雯

見雙喜突然如此情形，很嚇了一跳，不知何故。忙道：「你不是瘋了麼？什麼事件要我救命？你且說與我聽。」雙喜聽問，頓時滿面緋紅，無奈將他到園子裏去會阿瑤的話，細細說明。又將自己心內的私情，亦直說出來。雙喜話方說完，早把紅雯氣得軟攤在椅上，手內執的一柄牙梳，不知不覺跌落地下，分爲兩截。顫抖抖的指定雙喜罵道：「你……你這下流不堪的東西！這還了得麼！我只問你，十五六歲的黃花女子，怎麼知道幹這些無法無天的事？可不是反了麼！還有一說，旣要偷漢子，又弄得不尷不尬，被人看見。偏偏又被那兩個賤人見着，定然要鬧得合府皆知。你將什麼面目對人？還要帶累我不乾淨呢！怎麼你猶有這付老臉，前來求我？還要說死說活的挾制我？你如果要死，當時被他們撞破，就該去尋死。」雙喜到了此時，反橫了心腸，拚着去幹，便直起腰來，回道：「姨奶奶別說罵我，就是打死丫頭，也心願情服的。我此刻悔之已晚，譬如强盜，已經打劫了人家，縱然洗手，也來不及了。丫頭還有何不顧羞恥的話，斗膽回姨奶奶；也要怪阿瑤平時兜兜搭搭的，來撩撥人。丫頭一時糊塗，纔上了他的當。即如府中同夥的姊妹們，歡喜和阿瑤兜搭的，亦不止丫頭一個；不過丫頭做的不機密些。我此時也沒甚別的想頭，惟有求姨奶奶念主僕之情，能於成全了丫頭，殺身難報大德。不然，丫頭橫豎皆是一死，旣已錯了一次，若叫我再錯第二次，丫頭情願待太太回來，拚死去回一聲。設或太太的恩典，將我攆出去，嫁了阿瑤，那是天大的造化。否則，同阿瑤一堆兒處死，丫頭並不懊悔。」紅雯聽雙喜所說的話，皆是挾制他昨日園子裏的事，不由得又急又氣，順手拿起一根門閂，咬着牙齒，狠命的劈頭劈腦亂打。雙喜目下連死都不怕，沒說是打了，反直挺挺的跪着，咬牙忍受，聽憑紅雯來打，旣不躱閃，又不啼哭。正鬧的沒開交處，蘭姑掀簾早進來。見紅雯亂打雙喜，明知爲的是將纔的原故，忙上前把紅雯擋住，奪下門閂，拋過一旁。笑道：「甚麼事情，淸早起鬧得這般形像？多分是主子的下牀氣，拿着丫頭發洩呢！說出來，我評評看，該打不該打。」又將雙喜拖了起來，叫他出去。紅雯卽起身讓蘭姑坐下，氣吁吁的道：「姐姐，你不要問我，被這小妖精要好氣死了！我有多少的話，也沒嘴說他。只問着他自己所行所爲，非獨該打，卽是千刀萬剮，還輕待了他呢！」蘭姑笑道：「究竟因什麼事，你生此大氣，又說得如此利害！丫頭們犯的法，不過懶惰，不聽呼喚，甚至偷竊物件，搬弄是非，卽是極重的事了。照你

這般說法,難不成犯了那話兒的毛病麽?那是沒有的事!雙喜這孩子,年紀既輕,人又老實,又沒人引誘他,斷乎不致如此,倒叫我難以猜度。好妹妹,你明說了罷,也使我放心。』紅雯聽蘭姑問到這裏,頓時臉上一紅一白,起來,便猜到綠鶯,飛香回去,定要先告訴他,多分他已盡知這事情由,佯作不知,來問我的。卽長長的嘆了一聲道:『叫我有口難言,怎生對人講說?好在停幾日,你都要知道的。我亦自知約束不嚴,難逃其責,總被這小妖精坑死了。無奈此時,卻不便告訴你姐姐,大約你也曉得一二,不必假裝不知,來哄我了。』蘭姑見紅雯滿面羞慚,不好再往下追問,便將座位挪了挪,相近紅雯身邊,附着他耳畔,低低說道:『妹妹,你毋庸藏頭露尾的瞞我。你說我曉得一二,這句話倒被你猜着。雙喜所犯的事,我雖未盡知,大概情形,不過如此。我是專爲這件事,過來排解的。』遂將綠鶯,飛香如何看見雙喜和阿瑤在兩翻軒內出來,又如何檢得他兩人的汗巾手帕,纏在一堆。綠鶯怎生要去回明太太,我怎生勸阻下來:『怕的說出來,與你妹妹不便,因是你房裏的丫頭,卻要你耐着性子,將綠鶯叫來,用好言撫慰他一番,方保得平安無事。不然,恐綠鶯明雖應允,一俟太太回府,他竟說了出來,便怎麽呢?有你妹妹當面囑託過了,他卽不好反齒,至於飛香,你儘可放心,我可包管他不敢多話。此乃我的一片好心既顧了雙喜體面。又省了你一場氣惱,卻不要疑惑我的指使;那纔是俗語說得好,送喪的反葬入土裏去。你妹妹再斟酌斟酌,這麽樣做去,可穩妥不穩妥?』蘭姑並把延義亭內的話,隱過不提,恐紅雯難以爲情。又恐紅雯因綠鶯等人,沒有說出延義亭的事,只當他們不知,卽不代雙喜去安慰他們。想了想,便隱隱約約的,說了兩句,使紅雯心內明白。紅雯聞蘭姑說到他心病,直羞得滿面紫漲,粉汗交流,哽咽着不能出聲。好半回方答道:『承蒙姐姐盛情,周全我的聲名,心感不盡。若論雙喜這小賤人,如此膽大妄爲,我拚着就個不是,甚至再說我縱婢爲非,看他將什麽面孔對人?好在我沒甚麽實在把柄在他們手內,那些石上栽桑的話,也不好一定作准。現在你姐姐倒肯成全雙喜,我還有什麽說呢?各事都遵姐姐吩咐,事過之後,我再領着那小賤人到姐姐那邊來叩謝罷。』說着,自己先起身福了兩福。蘭姑忙一把扯住,推紅雯坐下道:『你我自家人,你的丫頭,卽是我的丫頭一般;鬧出閒話,彼此多不好看相。但是事不宜遲,今晚明早,就要去安排綠鶯一聲,怕的太太在日內回來,卽不

便說話了。』紅雯點首，連稱曉得。正欲喚雙喜進來叩謝蘭姑，忽見飛香忙忙的走入道：「太太同各家太太都回來了，已下轎到了中進，請奶奶們快去迎接。」紅雯聞說，這一驚不小，急立起拉着蘭姑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你爽性要成全我的，偏生太太此刻不先不後的回來，叫我顧計那一邊呢？仍要懇求你，暗暗向那人說聲，安慰住他，我偷個空兒，即去會他就是了。』蘭姑道：「不要你叮囑，我自會安慰他。』便轉身出房，逕至中進來迎接方夫人等。飛香對着紅雯笑了笑，也跟了蘭姑出外。紅雯此時滿肚愁煩，亦慌忙換了幾件衣裳，向中進而來。未識方夫人回府，綠鶯可說出這件事情，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八回　戒春懷小施夏楚　驚秋令大放冬華

話說：方夫人與眾位夫人，在督署整宴會了半月，外面陳小儒等人，和雲從龍亦是朝歡暮樂。恰好到了十三四日，新任制臺已到，從龍更歡喜非常；交了督篆，即收拾行囊，同了程婉容、蔣小鳳一妻一妾，搬向繪芳園來，蕭閒自在的踐赴這半月之約。次日清晨，從龍先命眾家丁押運行李各物出衙，隨後與小儒諸人，坐轎往園裏來。內堂方夫人等，亦邀了婉容、小鳳，帶着僕婦丫環，同回府中。直至綠野堂前下轎，轉過屏風，早見蘭姑、紅雯接出，先與眾位夫人問了安好，便一齊來至中進。婉容將帶來的輜重，安頓在他平昔的一進住宅內；所有不用的物件，卻不去動他；吩咐堆在一旁，以便半月後仍要起行。眾夫人亦各回自己屋子裏，寬換衣裙。單說方夫人回至房內，綠鶯上來伏伺着，除卸簪珥，換了大衣，小丫頭送上茶來，方夫人接過，回頭問綠鶯道：「我去了半月，府中沒出什麼事麼？」綠鶯道：「大事倒沒有，卻有點子小事。此時人多，不便回明太太，少停再說罷。」說畢，嘻嘻的笑個不停。方夫人聞綠鶯所說，甚是蹊蹺，忙問道：「什麼事，不便此時回我，說得這麼鬼鬼祟祟的，我最可惡這般吞吐不明的話，令人悶昏。你別要笑了，快說出來；不說，我可是不依的！」其時蘭姑亦跟進房來，忙上前笑說道：「太太休信綠鶯的鬼話，若有大事，我都知道的。他說的事，不過同夥們鬥着嘴口兒罷咧。前日即對我說過，要等太太回來稟明，大家評一評曲直。在我看太太先要打綠鶯一頓，都是他引着他們跳神跳鬼的，此時更

到太太面前學嘴學舌，太太別要理他。』方夫人聽了，也笑起來道：『我當什麼事，原來還是他們吵鬧兒，也值得說的這麼希罕！』綠鶯見蘭姑用話岔開，明知此時不容他說，便冷笑了聲，退出房來。蘭姑遂將這十數日內，揀那可說的事，說了幾件。又問方夫人在楷署內，如何排場，閒話了半回，纔起身退出。見綠鶯斜倚在欄杆上出神，蘭姑走近笑道：『你呆什麼？我同你說話。』便扯了他，到沒人的處在，抱怨着道：『你這孩子，太不信人話了，我怎麼對你說的？又允你叫他們來給你認錯，也算很過得去。適纔你還要想回太太，若非我在面前，竟可說了。早間我已經答應了他們，紅雯又情願過來陪你不是，你若說了，叫我怎生對得住他們呢？好孩子，千萬代我裝個體面，我總叫他們感激你，下次永遠不敢和你拗強；你若不聽我的說話，我可是要同你變臉的！』綠鶯笑道：『奶奶吩咐，我不說就是了。』說罷，轉身仍進房內。蘭姑猶恐綠鶯不依他說話，又叫了方夫人房裏的一個小丫頭過來，先給了他幾百錢，叫他暗中監察着綠鶯，『如果綠鶯背着人對太太咕噥，你不問他說什麼，飛風來告訴我，我再給你一吊錢，買果子吃。最是夜間和清早，沒人在太太旁邊，你格外要留心些。』小丫頭見蘭姑給他的錢，又許他送信後仍給一吊，喜得眉開眼笑，連連應答道：『奶奶只管放心，我拚着不去頑耍，一日到晚的，防備着他，好不好呢？』蘭姑笑着拍了小丫頭一下道：『乖孩子，很好，很有心孔，待到年終，太太賞你們衣服穿，我請太太揀那頂好的，顏色鮮明的，多給你幾件，明兒好留着做嫁衣罷！』小丫頭臉一紅，笑嘻嘻的跑開道：『奶奶又同我們開心了！』蘭姑即回房料理來日衆夫人宴會的各事，又發了銀子與外廚房，也要預備前廳小儒等人的酒席。正在安排，見方夫人房裏小丫頭來說：『太太立等奶奶說話呢。』蘭姑忙起身前來，見衆位夫人都在房內。洛珠先笑說道：『來得好，專待你這當家人來，好定章程。』蘭姑笑道：『我這耳朵裏，足足清靜了半月，現在又好聽你的聒噪了。你還要取笑我當家，我爲這當家，都受盡譏誹，沒處訴苦！』洛珠笑道：『誰敢譏誹你？可告訴我，待我明兒打這些人去，替你出氣！』蘭姑道：『好好，有你這麼個狠幫手，我也不怕人了。今兒就回明太太，請你管理，不要到那個時候，你亦學着乖巧，縮了頭，不肯得罪人。』洛珠拍手笑道：『原來你此時是縮頭的人，我白替你抱着不平！』靜儀笑道：『你們整日的見着，皆是鬭口兒頑耍，別要有一日說翻了臉，吵

起窩子來，那纔惹人笑話呢。」蘭姑笑道：「王太太，我決不敢同你家姨奶奶翻臉的，他既能替我打着別人，我豈不怕他打我麼？」說得衆位夫人都笑了。江素馨道：「別鬧笑話罷，原是找你來商議正經的。明日我們的酒席，怎樣調排？你該早有了定見。說出來大家聽聽。」蘭姑道：「也沒有甚麼調排，酒席多照着雲太太那邊的樣式。午飯擺在延義亭，因池子裏荷花尚沒開完，大可賞玩，那裏也比別處涼爽些。只要喚兩名女說書的來伺候，彈彈唱唱，倒還清雅。晚酒即擺在留春館，我已吩咐他們去張掛燈綵。又叫了一起燈下扇戲，在院外變着戲法兒下酒。午後隨意起坐的地方，亦在留春館內，所有紙牌牙骰圍棋雙陸行令的各色籤籌，我皆預備齊了。逐日的用度，我叫媚奴記着數目，俟半月後，開出清單，衆位太太再照股分派。」衆位夫人聽說，同聲讚好。洛珠道：「我說交代他去辦，都不會錯事的。很好，偏勞了你。罷罷，你辛苦十數天，明兒算下帳來，你應出的一股兒，我們代你公攤了，算分酬勞罷。」蘭姑搖頭笑道：「不勞你費心，諸位太太公攤下來，我還要沿門去道謝，那倒不值得。我聽你讚好，只當你一人代我會鈔的呢！」洛珠笑道：「你也太小量了人！你那一分兒，就派我代你出，可好？」方夫人道：「外邊老爺們的酒席呢？」蘭姑道：「也照內裏的酒席一樣，午飯在覽餘閣，晚酒在叢桂山莊，起坐在紅香院，也喚了一班清唱，與兩個說平話的伺候。」方夫人點頭道：「就這麼着，不要再累贅了，你可安排去罷。內外伺候酒席的，亦要派定他們，方沒處偷懶。」蘭姑答應出來。衆夫人坐了片刻，亦各散去。晚間，方夫人陪着婉容閒談，到二鼓以後，方回房中。除卸殘妝，叫小丫頭們各自去睡，只有綠鶯一人侍立在旁。方夫人猛想起日間的話，即細問綠鶯原委。綠鶯低頭想了想，若直說出來，怕的蘭姑見怪，欲待不說，太太既問我，叫我怎生對答？」又不伏氣，放紅雯、雙喜兩個騷貨過去。落後一轉想道：「啐！我也顧不了許多，放着這個機會，得着他們這般大把柄，不趁此時扳倒他們，徒然將這空頭人情，送與奶奶。倘事過之後，他們仍舊裝模做樣起來，那時再說，沒了把柄。況且日期又長遠下來，縱然太太相信我的話，也不好奈何他們。橫豎他兩人是恨極了我的，即如不說，他們亦不見得說我聲好。與正看着現的不取，倒取賒的去？再則我放他們過身，是容易的；設若他們記着我的仇恨，慢慢的暗中擺佈我，豈非我反失了便宜？就是奶奶明日怪我，亦可推到太太身上，一定追問着，不容我不回，

也就沒的說了。」方夫人見綠鴛沉吟不語，發急道：「怎麼了？現在你也變的這般怪怪膩膩的？日間你要說，奶奶又在裏面混岔，令人可疑。想必這件事，與你有礙，你纔不肯直說！明兒我若訪出了實在根底，再揭你的皮，滾出去罷！我最不願看你這可惡的形像！」綠鴛見方夫人發急，又聽說與已有礙，不由得臉上一紅，氣上心來，即走近方夫人身畔，悄悄的說道：「丫頭敢瞞着太太？因爲這件事回明了，有關人家的性命，丫頭怕說出大是非來；太太既說與我有礙，丫頭卻當不起。」遂將紅雯阿瑤調情的話，與雙喜和阿瑤清早在兩翻軒中，一同走出，又怎生檢得他們的汗巾手帕，並有飛香同我看見，從頭至尾，半字不漏的，回了一遍。方夫人聞說，驚的直跳了起來，連罵該死道：「這還了得麼？我不過出去半月有餘，又沒過了三年兩載，府中即鬧出這般大事來。就此一端，可見平日我不能知道的事多呢。這件事，奶奶可曉得麼？」綠鴛見方夫人十分着急，反懊悔不迭，到底不該沖口說出！只說可以扳倒紅雯，代大家出氣；如今聽太太口氣，是要怪到奶奶身上，這便怎處？既已說出，又難縮回，即答道：「我告訴過奶奶的，奶奶叫我別急急的回太太，恐太太聽了生氣；又恐他們有性命相關，等他訪明情由，再設法婉轉來回太太。」方夫人頓腳道：「什麼糊塗話？很承他的體貼，怕我生氣；殊不知這是甚麼大事，有關府中的聲名，有礙老爺的臉面；奶奶只顧他慣做好人，一味的替人遮蓋，不明白而今是當家的人，迥非從前可比。將來再鬧出天大的事來，他也沒想壓伏得下了！我臨去之時，怎麼吩咐他的，叫他各事當心；第一是這些丫頭們，各家的主子，不在屋裏，他們就要自大稱尊的。府內的丫頭不必交代，本自派他拘管；即是各位太太家的丫頭，你也可以管得。今日偏偏是自家丫頭，鬧出笑話，問他怎麼對得住我？你去請了奶奶來，我問他。」綠鴛聽得要請蘭姑來，知方夫人必要發作他的，分外心慌，連忙跪下道：「太太的恩典，要成全丫頭的，太太若抱怨了奶奶，使丫頭怎生見奶奶呢？奶奶早間叮嚀囑咐的，叫丫頭沒說，少停一二日，自然來回明太太。並非奶奶有心欺瞞太太，這亦是奶奶一片好心。總怪丫頭嘴快，請太太責罰丫頭一頓，丫頭情甘領受。」說着，那喉間聲音，顫微微的，幾乎急出淚來。方夫人見綠鴛如此情形，亦明知蘭姑非好意欺我，他本來生性慈厚，耳活心軟，擱不得人家一句好話兒。多分紅雯雙喜兩個障孽，亦曉得綠鴛要回明了我，自知不得過去，先去央求了他，託他

遮蓋的。便喝起綠鶯道：『你知道甚麼，快去請了奶奶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』綠鶯不敢再說，只得爬起身，慢騰騰的一步三挪，來至蘭姑房內。時蘭姑亦未安睡，坐在燈下謄寫帳目。擡頭見綠鶯立在面前，卽放下筆笑道：『你又來討信的罷？不要性急，我總叫他們到你那裏去。難道我還幫着他們使你落空麼？』綠鶯撅着嘴道：『還說這些話做什麼！將纔太太再三追問我日間的話，我沒有得對答，只好推到奶奶身上。太太叫我來請奶奶過去呢！』蘭姑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忙問道：『究竟你說了沒有？』綠鶯道：『我怎麼好說呢？所以纔說你老人家曉得的。』蘭姑信以爲實，念聲：『阿彌陀佛！』道：『好，好，你不說明甚好。我就去見太太，自有我的說法。』便立起叫飛香執了燭臺，在前引路，帶着綠鶯向方夫人房中來。綠鶯跟在後面，又是作急，又是好笑。待蘭姑將至房前，卽退了下來，一溜煙跑到自己房內，門上門，吹滅了火，上牀和衣睡倒，傾耳靜聽外面的消息。因綠鶯的房，只與方夫人隔了一板，凡說話皆聽得淸的。蘭姑進了房門，見方夫人氣生生的坐在桌畔，卽走近笑問道：『太太沒睡麼？叫綠鶯來喚我，有什麼事？』方夫人也不叫蘭姑坐下，便長嘆了聲道：『我的奶奶！我到雲太太那邊去，怎生重託你料理府中各事，要格外當心；因你是初次當家，恐人衆不受你壓伏，不要我不在家鬧出笑話。此時偏偏鬧下大是非來，雖說是丫頭們，可以撵逐，到底與府裏的聲名不甚好聽。及至綠鶯要回明我，你又攔在頭裏，不叫我知道。我眞不解，你是何用意？終不成變喜這種該死不堪的丫頭，還不趕早打發他出去，耳目淸淨，還要留他在府裏裝幌子麼？阿瑤亦當立刻撵逐，我不告訴老爺，送官究治，卽是天大的恩典了。若被老爺知道，發作出來，你我皆躭着不是。紅雯那東西，我自有法處置他去。請你來，不爲別的，旣然綠鶯告訴你，你不肯使我和道，是何原故？』蘭姑聽了，方恍然明白綠鶯已回明了方夫人，在我面前假稱未說，是哄我來的。又恐我當面抱怨他，我豈不是倒被他誆騙了麼？幸而我沒有冒失，代他們辯白；不然，太太還要疑我受了他們買囑。好在是綠鶯說的，並非我不代他們彌縫，他們也怨我不着。蘭姑只得照着綠鶯的話，回了一遍，末後，又分剖自己：『不是有心來欺太太；卽如我不當家，知道小使丫頭們犯了這個病，是片刻不能容的。何況我現在管理府中事務，又值太太不在屋裏，皆是我的責任。我實因傳說開來，怕的他們無顏見人，恐有性命之憂，意在先安慰住他們，然後再

緩緩的回明太太，借個名目，開除他們。這是我的意見，其中並無別情。』方夫人聞說，點頭道：『我也知物極必反；而且他們業已走錯了路，挽回不轉的了。你平時，亦曉得我並非那般性急的人，凡事不由人計較。你該暗中先告訴聲，大家商量個法兒，處置他們，你大不應瞞着我。倘若老爺得了風聞，來問着我，我尚不知道呢，豈非笑話！再則也叫紅雯看輕了我，以為我可欺瞞，下次更外妄行無忌了。你回去，切不可走漏消息，待我明早叫了他們來，自有我的辦法。』蘭姑見方夫人肯成全他們，甚為歡喜，忙應道：『那我曉得，就是太太不知會我，我亦不敢多口的。』即轉身帶了飛香退出，仍回房內，將適纔方夫人的話，說與媚奴知曉。媚奴笑道：『這是太太，奶奶積了大功德，卻便宜了紅雯，雙喜，阿瑤三個人了！』蘭姑道：『罷喲！人都不可做盡了的。就是這麼，他們也無地自容。我若是他們，久經尋死了，難道你還不稱心麼？』媚奴道：『奶奶說的話好笑，我有什麼不稱心？若是最小的人，綠鶯先來告訴我，我即過去羞辱他們一場，也出出日前的悶氣。我反叫綠鶯來回奶奶，聽奶奶示下，如何辦理的。』蘭姑道：『你們聽着罷，明日太太叫了他們上去，我倒很替他們愁着，怎麼回得出口？你們也去睡罷，明早我還要早起，安排太太們的酒席呢。』飛香即趕着過來伏伺蘭姑安寢，方同媚奴退出。次日黎明，方夫人即起身，先叫小丫頭去打聽，衆夫人仍未梳洗，一時尚不得過來，又問明小儒已由紅雯房裏出廳去了，便吩咐綠鶯去叫了雙喜來：『你不可對他說什麼。』綠鶯答應出外，少頃帶着雙喜入內。方夫人舉目，見雙喜頭尚未梳，臉上一紅一白的，甚是驚懼。正待開口，紅雯亦趕着過來，問了早安。方夫人明知他不放心我叫雙喜來問話，我正要叫他來聽着呢。便命紅雯一旁坐下。方夫人頓時沉下臉來，厲聲問雙喜道：『你由七歲進府，現在已有了十七，八個年頭，也該知道府裏的規矩。向來男女家丁，有事傳話，不許私自交談。無論在府裏多年勤勞的家丁，一犯此病，即時擯逐。你日前做的事很好，以為我在雲太太那邊，即不知府裏的事麼？豈知我人在那裏，心在府中，最不放心是你們一干人。今兒你好好從直招認，我都可開豁成全你的臉面，決不叫老爺知道。若有半字含糊，冀圖混賴，我即刻將你處死。』雙喜在方夫人叫他的時候，心內早懷着鬼胎，怕的是綠鶯說了什麼，那件事發作起來。此時聽方夫人兜頭即問到這裏，好似半空中打了個霹靂；又見綠鶯等一班丫頭，多笑眯眯的立在方

夫人背後，望着他抹臉刮鼻的做樣。雙喜直臊得滿面紫漲，恨不能一頭鑽入泥土裏去，纔拚得起今朝的羞恥。紅雯聽得方夫人叫雙喜去問話，大大吃了一驚，即猜到八九分，是園中的事發作。又轉想到蘭姑曾經允過他安慰綠鶯，縱然別的丫頭，說了是非，都不比綠鶯是親眼所見，太太亦未必曉得透切。是以急急的跟了過來，好見景生情的代雙喜分剖。不意方夫人早已盡知，竟不容雙喜辯說：「料想我的事，太太也知道了。」紅雯這一急，更比雙喜難以爲情，不禁面如死灰，遍身發抖，痛自懊悔，不該冒昧跟來。分明是自投羅網，走開不能，在這裏又不便，眞如坐在針毡上一般。方夫人回頭見紅雯這般形容，便冷笑了聲，喝問雙喜道：「你到底怎麼？難道還想打點出個主意，強詞辯理？再不然，還是狡賴到別人身上去？」雙喜此際，眞急得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惟有爬在地上道：「丫頭該死，一時糊塗，只求太太恩典，立刻打死丫頭，丫頭毫無怨恨。太太若一定追問什麼情由，太太想已盡知，丫頭都是有的，絲毫與旁人無涉。」說罷，伏在地下，嚎啕大哭。方夫人見了，倒反不忍起來，暗想蘭姑不獨忠厚，而且頗有見識，果然追急了他們，定有性命相關。二則追究到水落石出，雙喜必當將紅雯的隱情，和盤托出，豈不與老爺面目有礙？我亦就着失察的不是。不如將計就計的訓飭他們一頓，把雙喜竟賞了阿瑤，也算一件陰騭。想定主見，惡狠狠的回頭瞅了紅雯一眼道：「你親耳聽見的，不是我信了旁人挑唆，冤屈你房裏雙喜，沒以爲你做的事，我不知道；我比什麼人還清楚呢！從今你要加倍謹愼，力洗前愆，方可爲人。你向在這裏幹什麼？難不成要雙喜說出了，你纔走開麼？」紅雯聽方夫人說到他身上，羞的無地自容；又聽方夫人叫他回房，眞同遇赦相似，霍地站起身，飛奔出外，一路哭回房中去了。方夫人卽將綠鶯叫過，附耳說了幾句。綠鶯點頭，亦隨着紅雯走出。原來方夫人見紅雯羞慚已極，恐他沒臉見人，自尋短見，遂暗暗吩咐綠鶯在他房外瞧着：「停刻我打發人來看守着他。」方夫人又命小丫頭去園中，叫阿瑤來。阿瑤不知何故，一路走着，卽盤問小丫頭原由。小丫頭便對他說了。把個阿瑤嚇得魂銷魄散，欲待不去，偏偏已走到後進，硬着頭皮來至房外，便摘去帽子，跪倒，連連叩頭，磕的地上亂響。方夫人亦不便再問，叫喚了梁明進內，將大概情形，略說一遍。又狠狠罵了梁明幾句。當吩咐梁明卽在院落內，將阿瑤重打四十大板。可憐梁明氣得塞住咽喉，幾乎暈倒，自己先向方夫

人叩頭認罪，回身在明巷內，叫進四名值班傳話的小廝，將阿瑤拖倒，拽至院落中，按翻在地。梁明自己動手取過一根極闊的竹板，用盡平生之力打了四十，恨不得一板將阿瑤打死，方才快活。四十板打完，梁明眼睛都氣紅了，還要再打，反是方夫人喝住。阿瑤早打的皮開肉綻，兩腿鮮血，浸出褲外，伏在院落內，畏縮不動，一時不得起來。方夫人又命小丫頭，取過戒尺，將雙喜兩手扯出，每手打了二十。打的雙喜腰肢亂扯，哀哀乞饒。然後叫梁明將雙喜領回：「即配你姪兒罷！並施恩不要你繳賠雙喜的身價。我既責罰過他們，卻不許你再磨蝎他兩人。老爺面前，不用提起，只說我的主意，把雙喜賞給阿瑤爲妻的。限你立刻領他們出府，不准停留。」梁明聽方夫人說完，爬在階下，叫了幾個頭道：「眞正是太太天高地厚之恩，連小的都碎身難報。」此時阿瑤，雙喜，亦聽得明明白白，眞乃悲極生樂，雖受了羞辱，倒完成彼此心願。兩人心內，亦着實的感激。阿瑤掙扎着爬上幾步，同雙喜一齊叩頭，謝了方夫人，隨着梁明出外。梁明又將阿瑤痛罵一場，便雇了頂小轎，送雙喜同阿瑤回去。阿瑤自知南京難以存身，待傷痕全好，帶了雙喜，回轉杭州，另尋生計。方夫人發落了阿瑤，雙喜，即請過蘭姑，叫他除去了那人名字，園裏另派妥當家丁去接管。「老爺問起來，即說我的主意。」又叫蘭姑在衆僕婦中，選一個年老可靠的，與自己房內一名最小的丫頭，撥去伺候紅雯，須囑咐他們寸步不離。果眞勤謹，每月我另有賞給。蘭姑見方夫人處置得當，甚爲佩服。正說着，衆夫人已約齊過來。此刻內裏衆人，多知道了，無不稱讚方夫人寬厚待下，又成全了他們的面目。直待事過之後，方夫人始緩緩的告訴了小儒這段情由，小儒亦氣了個半死。由此即不喜紅雯，深鄙他爲人輕薄。每月倒在蘭姑房內住的日多，甚至蘭姑逼極了他，纔到紅雯房內去歇一宿，仍是惘惘的，不大願意，與從前那等密愛柔情，迥然各別。紅雯也自悔錯了念頭，又想雙喜雖說捱了一場打罵，倒遂了心願；他兩個又離了這府中，不比我活活在這裏被人背後說笑。即如老爺，以前待我何等寵愛，現在待我何等冷落。我再要揚眉吐氣，只怕今生都不能了。想到恨處，惟有付之一哭。屢次欲尋個死路，無奈僕婦和小丫頭，日夜防守。又有蘭姑常過來再三勸慰。紅雯不由良心發現，深感蘭姑，自此把那要爭強鬪寵的心念，一概收起，便兢兢業業的學做起人來。此乃後文，無須贅敘。且說：衆夫人約了方夫人，到延羲亭內抹牌着棋，各隨所好。前

廳小儒,亦約齊從龍等人,到覓餘閣裏面,皆是蘭姑一人照料兩處的酒席茶水。晚間,留春館,叢桂山莊的燈燭等件,井井有條,毫不紊亂。紅雯推說有病,不好出外。衆夫人亦不去邀他。光陰迅速,早已過了半月。小儒又與方夫人商議,置備下幾席,代從龍,婉容,小鳳餞行。王蘭諸人,亦要仿例而行。倒是雲從龍立意辭脫,趁此秋涼天氣,正好登程,恐交了深秋,風雨纏綿,道路不便。即擇定黃道良辰起行。是日小儒等人,直送至河干,再三珍重而別。方夫人與衆位夫人,亦送婉容,小鳳登舟,無限叮嚀,洒淚分手。雲從龍攜着一妻一妾,並數十名男女家丁,尊程進發。此次衣錦還鄉,非比前番出來投親的境況,眞個歸心似箭,一路滔滔,並無羈絆。到了河南交界,早有本省官員,前來趨迎候送,多知從龍是聖恩隆重之臣,將來是要大用的,誰不想過來討個好兒,作後日相見地步,從龍因到了父母之邦,分外謙遜。無論一官一吏,皆親自接見,稱謝不遑。光州知州,得了消息,早飭令固始縣,將從龍故宅,改砌府第,修理得煥然一新。又在府旁造了十數進房屋,一所花園,爲從龍遊憩之地。從龍抵家後,即先祭祖塋,墳前兩行華表,夾道松楸,甚爲壯麗。隨後往拜親族朋友,皆量其家之有無,分別等第餽贈。親族人等,歡聲不絕。這些閒文,暫且擱過。單說:小儒等人,自送從龍起身,大家依然朝夕取樂。此時正交八月天氣,園中丹桂齊開,小儒早命人打掃叢桂山莊,意在約王蘭等賞桂吟詩,便至外書房與王蘭,伯青二人商議。忽見連兒忙忙的進來,回伯青道:『今早蕊大姑娘墳上看管的人,進城來稟報一件奇事,說墳塋前梅花,因前日下了一天雨,一夜工夫,滿樹多有了花朵。三五日間,竟開的十分齊整。人人都稱怪異,那有八月初開梅花的道理?又有一班讀書人,說什麼十月先開嶺上梅,是有的;如今是八月,還欠兩個月呢。又有說是花妖,又有說是花瑞。目下哄動城內城外的人,盡去賞玩。由早至晚,紛紛不絕。所以管墳的人,特地來稟報聲,並請老爺下鄉,也看看奇事。吩咐個日子,他好去預備着。』伯青聞說,大爲詫異道:『天下那有這般奇聞,冬令梅花,移到秋令來開放!縱然天氣不正,時寒時暖,只好參差半月十日之間,容或有之;未聞相殊六七十日之多。』王蘭不待伯青說完,即跳起來道:『有趣,有趣!眞算一樁奇事!晼秀生前本是一個奇人,連歿後他的墳塋上梅花,都開得奇怪,方不愧有生至死,這一個奇字。連兒,你去對管墳的說,叫他家裏預備着,我們明早都來看花呢。』連兒答應,退出。伯青開王蘭

說到慧珠身上，不禁觸起情懷，盈盈欲淚。勉強笑道：「若香向來，聽不得一句話的，我看你比別人分外忙些，分外豪興些；我尚不解這梅花，因何當秋而放？究竟是妖是瑞，令人莫測。」小儒點頭嘆道：「伯青，不必猜疑，此梅不關妖瑞上起見；想晚秀在生，其胸襟氣量，逈不猶人，故而歿後，囑咐墳上多種梅花，已顯出他品格超凡，如寒梅之玉骨冰肌，不同凡豔。而況他生有自來，雖然物化，豈如那草木共朽之輩？我意其幽魄貞魂，定相依於梅樹，歷久不沒，卒之天地山川之秀，鍾鑒於物，一旦暴露，不必擇時而出，是以這梅花當秋開放。又可見晚秀一生為人，不拘格局，隨在皆可顯發其英華。我們明日去看梅花，倒要備幾樣祭品，前往祭奠纔是。」王蘭拍桌稱是道：「小儒之論，深合我心。那說妖瑞的，定是妄人，不足與言。何乃伯青亦疑似於妖瑞之間？晚卿有靈，必以伯青為非知己！」伯青見小儒，王蘭兩人，說的鑿鑿有據，不覺手舞足蹈，狂喜起來：「若依他們說，豈非晚秀雖死猶生？明日我到墳上，須默默通誠，訴說相思之意。他竟可仿漢武重見李夫人故事，通諸夢寐。本來他歿的時候，也曾託夢與我的。」復轉念至慧珠生前何等恩愛，而今直落得一坏黃土，縱然有夢，亦不過曇花泡影，一現而已；焉能如在世握手論心，並肩密語，那般可親可近之況？又不禁轉喜為悲，欷歔不已。恨不得立刻飛到墳塋，見了梅花，如見慧珠一般。一時二郎衆人，皆得了消息，走過來詢問，齊齊稱異。內裏衆夫人，亦知道了，都覺得此事甚奇。肯先洛珠聽說，悲喜交集，定要到姐姐墳上去走一遭。又去告知王氏，一同前往。大家即約定：「明日待小儒等看了回來，果然是真，我們後日也去走走。」次早，小儒命備了數騎牲口，與伯青，王蘭，二郎，五官，梅仙等五人，又帶了幾名家丁，挑着祭禮，直向慧珠墳塋而來。一出了城，即見來往車馬紛紛不斷，三五成羣，多談論的是梅花奇事。衆人即加上一鞭，不多片刻，早至墳前；相離不遠，便覺得梅香撲鼻。林外下騎，衆人再舉目觀看，但見百餘株梅樹，開得如燦雪一般。尤奇是枝葉尚未全凋，一叢密萼，夾着幾片半綠半黃的葉兒，分外好看。令人乍見多不疑是梅花。衆家丁趕去開人，在石凳上擺開祭禮。小儒等先上前作了揖，隨後伯青方走上，恭恭敬敬，立在中央拜石上，深深四拜。心內默默暗祝來意。拜罷，不由一陣傷心，止不住滔滔淚下。低低叫了一聲：「晚卿你既有靈，憑附梅花之中，當見我此時親來祭奠；何以數年之久，連一個夢兒多不曾給我相見？莫非你仍是在生心性，不

肯體察我的衷腸，依舊和我決絕麼？』祝畢，又叫了數聲。此際伯青如醉如癡，好似自家叫着，有人在那裏應着。呆呆的側耳凝神靜聽。小儒忙走過來，將他扯過道：『我們到後身倚墳上去看，比在這平地上清楚。』即命連兒焚了紙帛，奠了酒漿，邀着衆人，來至後墳。見百餘株梅樹，皆有椀口粗細，枝幹屈拏，層層疊疊，每枝上竟有開數百朵花的。前後左右，結成一片花山，眞乃綉團錦簇。衆人又下來周圍賞玩了一回，莫不嘖嘖稱妙。惟有伯青不發一言，點頭嗟嘆而已。王蘭便來逗着伯青說笑道：『昨日小儒說，畹秀之靈，附於梅花；古人有梅妻鶴子之喩，這一來，伯青豈不做了半個林和靖麼？我勸伯青今夕，卽在墳前設下紙帳，邀梅花入夢罷！』衆人聽說，都笑了起來。伯青亦禁不住破涕爲笑。王蘭又叫家丁，揀那梅花密處，折了一枝下來，帶回去插瓶。伯青囑咐管墳的：『要當心看守，不許來看的人胡亂攀折。待花謝之後，你進城來領賞。』管墳的連連答應。卽請衆人至他家內。小儒等略坐了片刻，吃了一鍾茶，便起身上騎。惟有伯青，猶一步一回頭的依依不捨。被小儒等再三催促，始縱轡回城。方夫人等，聞得衆人已返，趕着請小儒諸人回後細問。又要折來的梅花賞玩，莫不稱奇嘆異，覺得比冬令開的，加倍花繁蕊密，香擅色姣。衆夫人卽約定次日出城。直至下晝時分，方各各回來。連日府中內外，談不了，說不盡，多是開梅花的故事。還有那班不及隨去的男女家丁，深以不見爲恨。男家丁尙可偸空到墳前一觀；未去的丫頭們，只好以耳代目，聽去過的人講論。說也奇怪，自從伯青等與內眷們去看過以後，管墳的又進城來報說，忽然一夜大風，吹得滿樹梅花，一朵皆無。尤怪是墳前偌大地方，連落下的花瓣，不知被風吹到何處去了。伯青聞說，益信小儒之言不謬，足見這開的梅花，竟是畹秀芳魂所附，給我們看過，卽一夜收去。便想作篇序文，敍說梅花奇異，再做上幾首詩詞，表明畹秀一生貞潔，將來好留作佳話。遂興忽忽來尋王蘭，小儒等人商議。未知作出些什麼詩詞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六十九回　對月傷懷無心訴苦　因人成事有意聯歡

話說：祝伯青因陳小儒，王蘭說到慧珠墳上梅花，交秋開放，是慧珠貞魂憑附。又因管墳的來報一夜工夫，謝

落磬盡，益信而不疑。便至外書房，與小儒、王蘭計議，欲作篇序文，表明這段奇聞。再遍請當道名流，題上詩詞，即成千古佳話。小儒點頭道：『此舉甚善。但是這篇序文，須作得詼諧離奇，方可壓得住卷首。我意將此事開明節略，寄往山東，託甘又槃一敍，必得他那斲輪老手，始作得出好文字來。將來我們胡亂做幾首詩，寫上去罷。』王蘭拍手道：『我幾乎忘了，定見託甘老去做；這麼偌大一件的奇聞奇事，沒有一大篇絕頂序文，豈不反將這件事，弄得雪淡？伯青，你可寫起一函，明日卽專人前去。在那裏坐待，使甘老頭兒無從推託。』伯青忙叫人取過筆硯，先逐細將原委敍明，後又懇懇切切，書就一封託函，遞與小儒、王蘭看了，方纔封好。小儒也寫了一封通候書函，附寄甘簪；又詢問甘露近來東昌的政事。兩封書函，疊在一起。伯青卽叫進一名得力家丁來，吩咐道：『這兩封書子，送到東昌甘老太爺那裏去的。你明早卽要動身，不可遲誤，要守取回書到手，方許轉來。』家丁接過了書函，退下，自去收拾起程。王蘭又向伯青道：『你將敍的節略，多謄正出幾張來，明日卽分頭送與各處，請人題詠。一俟甘老兒序文寄到，便可開雕。好在題詩填詞，只要知道原委，看了節略，就可做了。』伯青聞說，甚以為然。叫請了梅仙、五官過來，託他兩人用雪浪百番魚子箋，寫成數十張節略，揀那在城知名之士，送去請他題詠。隨意一詩一詞，不拘體格。隔了數日，早有人紛紛送到。因這件事，合城的人，大半皆知。還有目睹過慧珠其人，後來又深知他守志不嫁的情由，今見祝伯青如此鄭重其事，又聲明彙齊刊刻，好留為美談，無人不樂於附和。伯青送與小儒、王蘭評定甲乙，分了次第，抄合在一處。專守到東昌的人回來，再議若何發刻。暫且擱過不題。單說紅雯自遭方夫人申斥之後，又將貼身伏伺慣的雙喜開除出去，益發懊惱。雖然有名小丫頭，叫做六兒，今年纔得十二歲，那裏知眉目高低？一味的偷懶好睡。又不能過於呼喝他，因六兒是方夫人撥來的丫頭。至於雇工的一名老僕婦，分外不能使喚，方夫人叫他來看守紅雯的各事，紅雯尚要依着他去行，不然卽至方夫人前搬嘴搬舌。而今紅雯是失勢的人，非比當日；每月小儒或來一次，至多不過兩次。縱來，亦係蘭姑多方勸說來的。紅雯見了小儒，自恨自愧，尚且不及；那裏還敢去爭寵獻媚，蠱惑小儒麼？紅雯本是個風月中人，又自負容貌過人；日前小儒常宿在他房內，相偎相傍，朝暮歡娛，是親熱慣的，倒不覺怎麼。一旦忽然夜夜空牀孤枕，朝朝被冷衾寒，愈

顯得淒涼景況，一時兒都難挨受。所有日間過來閒話的，只有洛珠，蘭姑二人。洛珠平日還與他相好，蘭姑是可憐他失勢，故約了洛珠來和他談談說說，開他懷抱，生恐紅雯自尋短見。此乃他二人的好意。其外並無一人偶而過來問寒問煖；丫頭們更不必交代，素昔皆惱他大模大樣，擅作威福，難得今日幹錯了事，不來譏笑紅雯，即是十二分的情面；誰肯再來同他親近。紅雯亦怕他們口舌快利，倘然說出什麼話來，又不能同他們認眞。爽性見了他們，反遠遠的走開，以免煩惱。實在悶極了，仍是到園中就近處在散步一回。好在此時管園的，盡派了老年家丁，紅雯又預爲在蘭姑前聲明。這日恰好是中秋佳節，府裏前兩日，即忙着收拾出叢桂山莊，預備衆位夫人晚間賞月飲酒。是夕紅雯亦勉強隨着人衆，至叢桂山莊，虛應故事，坐了一會，託言酒醉，便起身作辭，帶了六兒回房。外邊小儒諸人，皆在覽餘閣內飲酒，所以紅雯從紅香院前取路回來，繞半村亭，對岸樹木叢中穿出，走兩翻軒角門，進了留春館。此刻月正中天，明如白晝。留春館外，芍藥田一片空地，越顯得月色比別處皎潔。紅雯貪着月色，不忍便回，卽倚在右首紅闌干上，仰着脖子，不轉睛看那中天一輪皓魄。眞乃萬里無雲，宛似一團冰鏡，懸在空中，光華四射。旁邊有兩三點疎星，半明半滅。紅雯站了半晌，覺得身上微涼，便叫六兒回房，取件薄棉披風來。六兒亦覺涼氣侵人，巴不得去取衣服，答應聲，卽一溜煙跑去。紅雯又挪了張杌子，至簷口坐下，對着月色，不禁長歎一聲；滿腹愁煩，一時又堆上心來。回憶：「自幼賣入府中，太太十分看顧，如自生兒女一般。梳頭纏腳，皆是太太自己料理。偶而做錯了一半件事體，至重不過呵斥幾句，從未指甲在我身上彈這麼一下兒。後來各家太太多住在一處，又砌了這座園子，府中的事，出入日漸繁多，皆是太太一人管理，猶要帶管各家事務，彼時未曾交代奶奶，是派的我幇理。明說太太當家，其實我就要做得八九分主。府裏內外人等，沒一個不懼我，不來奉承我。連各家的僕婢，都不能占我的頭步。只有來拉攏我的，過事討我個好兒。自問在這府裏，福也享盡了，威風也擺盡了，太太面前，百說百依；同夥們中，一呼十應。雖小家子姑娘，小官兒家小姐，多不得我這般快活。今春太太將我收在老爺房內，正合我的心境。太太亦因我從小穿慣吃慣，心是高的，眼眶兒是大的，倘然發出去配名小子，或嫁經紀人家，縱說是平頭夫妻，那般日月，叫我一天也過不去。收了房，老爺待我亦好，要算千依百

順，從沒有拗過我一件事兒。只當今生今世，一線到頭的，這麼受用無窮。可惜我自己少了主意，自作自受的，鬧出這件事來。而今弄得合府皆知，人人笑話。老爺太太，又冷落不堪。目下我竟死不得，活不得，進退兩難。我今年纔二十歲的人，一世光陰，方過下一小半來；叫我那後來的歲月，怎生挨得過去？倒不如早早死了，落得乾淨。』紅雯想至此處，不由傷心，望着天，紛紛淚下不止。又猛聽得鶯餘閣那邊順風吹過一陣陣笛韻悠揚，歌聲溜喨，酸心刺耳。遙知小儒等人，在那裏賞月，多應是五官，梅仙兩人吹唱。紅雯不覺又想到小儒從前恩愛：『今夕若是好的時候，他斷不肯如此夜深，還在園內，同衆人取樂。定然早經回到我的房內，重整酒果，對面賞月。曾記端陽，在廳上吃了幾巡酒，便託故回房，與我賞午。那知前一日，就暗中知照廚房，備下果碟；又叫雙喜喚了幾個小丫頭來，滿院落內放黃煙花炮頑笑。那是何等親密！目下是何等冷淡！當時，我也不覺得什麼，眞正人到失寵的時候，方知得寵的滋味。』紅雯愈想愈苦，止不住嗚嗚咽咽，暗泣起來。大凡人到更深夜靜之時，心生悲感，分外淒涼。何况一座偌大花園，此時只有紅雯一人，坐在月光之下暗泣，愈覺酸風颯颯，透骨生寒。那枝上的宿鳥，又一陣一陣，飛鳴起來。紅雯不禁心內有些害怕。恰值小儒前面散席，回到上房，見方夫人等尚未回來，趁着酒興，叫小丫頭掌着手燈，向叢桂山莊一路而來。聽得有人哭泣，十分詫異。即止住腳步，探頭向外一望，見紅雯一人坐在留春館闌干前，對月悲傷。紅雯月中，又低低泣泣，訴出自己一腔心事。小儒聽了，亦覺悽然。雖說現在小儒與他冷淡，究竟從前那般恩愛；俗說燈前和月下，最好看佳人。又聽他一人訴苦，全訴的從前得意之事，現在自知做錯，反落於人後，不禁觸起小儒憐愛之心。即止住小丫頭，在耳門內等候；自己舉步走近紅雯背後，用手在他肩頭上一拍道：『一個人在此又發什麼獃了？六兒呢？』紅雯此時，心內又怕又苦，忽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拍，狠狠的嚇了一跳，驚出一身冷汗，幾乎喊了出來。急回頭，見是小儒，方纔放心。即用手帕拭了眼淚，笑道：『你從那裏來？猛不知把我嚇這一跳！此刻猶覺心跳到口，口跳到心的。怎麼你來，我不知道，也沒有人代你掌燈麽？』小儒笑吟吟的，挨身坐下道：『我來半晌了，你何苦一人坐在這冷淡地方傷心？自家身子現在不好，快回房去罷。六兒到那裏去了？』紅雯道：『我陪太太在叢桂山莊賞月，坐了一會，覺得身子不爽，纔回來的。走到此地，愛

這月色皎潔坐半刻兒醒醒酒。身上有點涼，叫六兒去取件衣服來，不知這小蹄子去了半晌，還不見來。』正說着，六兒已將衣服取到，伏伺紅雯穿上。小儒在月光之下，細看紅雯，消瘦了好些；兩眼又哭得紅紅的，愈顯得嬌娟可憐。即用手攜住他的手道：『我送你回去罷！呀喲！手尖子都冷了！還要坐在這裏！』紅雯見小儒與他親熱，心中又悲又喜，又不忍拒絕小儒，又恐方夫人等園中席散，走此經過，那平時不睦的人，見我同老爺在此，又要添油加醋，說出多少話來。即起身笑了笑道：『倒累你的步送我了！』六兒與小丫頭，趕着過來，掌燈照路，回到房內。小儒又切實安慰紅雯一番。紅雯本是個風月中人，見小儒與他和好，自己亦沒的說了。小儒道：『你早些睡罷，我到前邊房內看太太可曾回來。』忽聽得外房一陣笑聲，已知方夫人回來。小儒忙着起身，到了正房，與方夫人談說了半回。今夜睡在紅雯房中，歇下，不免重整鸞鳳，深情密愛。紅雯亦曲意先志，百般承順。那知早已二五氤氳，花開結實，此乃後話，暫且不提。次早，小儒抽身來至外邊，見家丁忽忽上來回道：『適纔打聽得祝府那邊，有人去道喜，知道祝老爺與馮老爺皆奉特旨起用，是李文俊李大人保奏的。』小儒聞說，歡喜非常，忙着入內，換了衣冠，先到園中，與二郎道賀。此時二郎亦得了信，內裏衆夫人，亦忙着與小黛賀喜。小儒隨即坐轎，向祝府而來，與伯青道了喜。又請祝老相見。一時王蘭等人均至，彼此見禮入座，細問起用原由，伯青將邸抄查出，與衆人觀看。原來李文俊親在內廷面奏，稱太常寺卿祝登雲，候補知府馮寶，均係有用之才，未便聽其湮沒，批摺着如所請，即飭該省督撫，迅速催令二人來京供職等因。王蘭先拍手笑道：『我輩數人，皆算出過仕了；惟伯青平時抱負經綸，尚未施展一番。楚卿雖出守淮安，又係半途而止。今日李公之舉，眞深合人心。』伯青欠身笑說道：『小弟自知愚庸，又性成疎懶，與其臨事而僨，莫若退而藏拙的好。今承李世兄諄諄奏保，又蒙聖恩浩蕩，不棄衡茅，諸兄以爲弟喜，弟反覺自懼。惟楚卿前次出守淮安，循聲卓著，表率有方，今番起用，眞可一傾抱負，弟甘避三舍。』二郎笑道：『好呀！你說不過者香，倒將我取笑起來。縱蒙李公青眼，不過一個知府，値得什麼？伯青此番起用，將來專閫封圻，均未可定。』小儒笑道：『你們不用謙遜，在我看，各有各的經濟。上至督撫，下至雜職，官雖有大小，均是朝廷一命，各有專司之責。我們當洗耳以聽你們的循聲美政罷。』衆人聽了，皆一笑而已。伯

青又留住衆人吃了午飯方散。伯青回來，祝公又再四的訓飭了一番：『出次承你世兄美意，或在京，或外放，皆要恪共厥職，不可大意，以負聖恩。』伯青唯唯承受，回到自己房中。素馨小姐，早迎上來道喜。至是祝、馮二處，皆忙忙的料理起程。轉眼九月初旬，祝、馮兩家，擇定三日後良辰起身。小儒等人，自有一番餞別。到了本日，兩府家丁，早將行李等物，發到河干，上了船。小儒人衆，直送至船邊，叮嚀而別。祝、馮兩人，是入京起用，不便攜帶家眷同行；俟有了地方，或在京供職，再接家小。在路行未數日，已抵清江碼頭，叫人上岸，到王鶯雇定車輛，一路無話。九月下旬，已到京中。二郎自然跟着伯青同住。伯青到了京，要去參見座師，拜謁同年。兩人又同去謝了李文俊。李公即留住他兩人在府中住下，免在外面封備公館。各事清楚，即趕着赴部掛號，預備引見。一日，引見下來，伯青補授了太常寺少卿；二郎仍以知府，在部候選。伯青有了缺，自然另住。現交冬令，專待來春，接取家眷。二郎仍住在李相府，有李公代他各處知照，誰人敢不盡心？過了一月有餘，早選了浙江湖州府知府。二郎喜悅萬分，忙着來與伯青商量，年內不及動身，各事總在年內辦清罷。伯青亦以爲然。又寫就家書，并致小儒等人的書函，託他順帶。轉瞬年終，一切俗例，毋庸交代。過了五馬日，二郎先差人到南京搬取家小，自己亦趕着登程，暫且不提二郎在路行走。單說：伯青過了年，正待接取家眷，迎請父母來京奉養。恰好今歲逢朝考之期，伯青考得甚優，又值浙江學政任滿，即欽點了伯青爲浙江全省學政。學政是欽差官兒，又不便接家眷了，只得暫停。即忙着謝恩請訓，收拾出京。誰知二郎早抵了南京，小儒等人見了而，自然又有一番道賀。適值伯青放學差的信亦到，二郎分外歡喜：『難得我到浙江，伯青亦到浙江。』隨與衆人，同往祝府道喜。此時合城的官員，均在祝府，門前車馬，絡繹不絕，把個祝老夫婦，與素馨小姐，笑的嘴都合不攏來。祝公忙着款待各家親友。二郎因欽命在身，不便久留，趕着收拾，預備赴任。前一日，內外設酒餞行，方夫人笑吟吟的起身，敬了小黛一鍾酒道：『願賢妹此去，舟車無恙，一路順風，指日馮老爺高升極品，你太太就是一品夫人了！』小黛連忙起身接過酒，一吸而盡，笑道：『多謝大姐姐金言！』方夫人又道：『想我們一班姊妹，最難得陸續都到南京，又砌成這座花園，正可朝夕團聚。不意雲太太與蔣姨奶奶，回了河南；祝家妹妹，與趙姨娘及我們二奶奶，多隨任江西，我們花朝月夕，即冷淡了多少。

現在你賢妹，又要到浙江，眼見得我們這班人，越去越少。只剩得我同王太太們，幾家人了。」說着，眼圈兒不禁紅了，忙着背過身子去，借着叫換酒，偸拭眼淚。小黛見這般光景，亦覺悽然欲淚，反是素馨笑了笑道：「大姐，又發獃了！這兩年，我們亦聚會得甚多。俗說人生在世，有合有離，何況翠螺妹妹隨任，是件極喜慶的事，將來不過幾個年頭，他們都仍要回來的。那時，還不是住在一起麽？」衆夫人點首稱是。方夫人笑着，打了素馨一下道：「你是個天生刻薄鬼，最不好相與的。我明白了，祝老爺放了學差，不好擕帶家眷，指日學差任滿，另放他處，你也要隨去的。曉得你巴不得離了我們，纔快活呢！現在明兒你要動身，我送你都不送，你可好麽！」素馨笑着拍手道：「你們看大姐姐，今日瘋了！我好意勸他，他反怪起我來，又說這些沒答撒的話來葬送我！」便推着小黛道：「大姐姐獻蒭你呢！一刻總捨不得你遠去！我看你可以掐斷苦腸，不同馮老爺去罷，還在這裏陪件大姐姐罷！」引得衆夫人齊聲大笑。小黛臉一紅，也隨着笑了一聲。少頃席終，各自回房。小黛今夜是不能睡的了，同二郎各事料理齊全，早已天明。外面衆家丁，排齊轎馬，伺候起程。二郎穿了吉服，向衆人辭行。小黛穆氏，亦與衆位夫人作別。衆夫人直送至綠野堂前，等小黛上了轎，方纔回後。小儒人等，亦待二郎起身，方回。二郎人衆，下了船，即刻揚帆開行。在路非止一日，早抵浙江地界。自從二郎去後，未及數日，祝伯青到了南京，先奔自己府中，見父母請安。祝老夫婦見兒子此次回來，又是一番氣度，分外歡喜。伯青略回了幾句話，即轉身回到房中，見素馨小姐，攙着夢庚公子，在房門前迎接。伯青進房，寬了大衣，夫妻談談路上光景。伯青又將夢庚抱在膝上，摩撫了一回。晚膳後，早早安歇。次早，乘轎去拜小儒等人，接着人衆，無非洗塵餞行等事，不須贅說。惟有梅仙五官兩人，分外依依。梅仙是承當祝府內外各務，難以走開。五官恨不能隨了伯青同行，反是伯青再三安慰，又請他幫着梅仙照應，我格外放心。若僥倖得了外任，自然請你前去。五官也只好罷了。伯青因欽限在身，不敢多留，擇定次日起身。來日，穿換吉服，叩別神堂祖祠，又叩辭父母。祝公不過叫他到了浙江，秉公取士，無負聖恩而已。到了船中，隨即開行。沿途自有一番迎送。交了浙省地方，迎送的官員，分外多了。先向省城住下，即忙着專摺謝恩，及奏報接印日期。旋即擇日出示，先考省城，然後挨次下去。一日考到湖州府屬，二郎遠遠的出城迎接。原來二郎接了

湖州府事，已一月有餘。衙中都延請的是幕中老手，雖說一個月工夫，合府黎民，無不感頌。二郎接過了學院，沒有他的執事，仍然回衙辦公單說：伯青自開考以來，一秉至公，認眞衡拔。署內雖有幾位閱文幕友，伯青從不假手，皆要自己過目。又嚴飭家丁人等，不許在外招搖。眞乃冰清玉潔，點弊全無。饒不着伯青如此嚴密關防，在湖州府關，尚鬧出一件天大事來。日下連兒是派的總局稽查，伯青因他自幼跟隨的家丁，纔派他這個職事。連兒亦起早睡晚的。不辭勞苦，用心稽查。伯青早牌示於某日開考。這兩日，卻是閒期，連兒飯罷無事，在頭門外閒步站了一會，毫無趣味，見斜對過有一家半邊茶舍，半邊酒館的鋪面，現交考期，生意加倍鬧熱，連兒信步走了進來。櫃上認得是學院大人的心腹家丁，敢不巴結？忙立起身笑嘻嘻的道：「二太爺，請裏面坐罷！這時候兒，多分是用茶的了，裏面雅座，人又少，地方又潔淨。」連兒原欲走過來看看熱鬧，並不吃茶。今見店主人十分殷勤，若不進去，叫人家難過。亦笑着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！」卽走了進來。店主人猶恐店中人，認不得連兒，怠慢了他；趕着跟了進內，安插連兒坐下，又招呼堂倌，用心伺候。連兒入座，吃了一口茶，其味甚好；四面望望，店中甚爲鮮亮。此間是三間亭子，飛簷轉角，三面盡是天然飛來椅，前面掛着一色八張名公巧手製就的珠燈，背後板壁上，皆懸掛的名人字畫，雖然是座茶館，倒一點俗氣全無。連兒意在吃一回茶，起身卽行。恰好在連兒對面，早坐下一人；此人約在三十以內年紀，生得氣概軒昂，衣履華燦，是個貴介的模樣。連兒看了一眼，也不放在心內。那人見店東如此巴結連兒，卽叫過一名堂倌來詢問。堂倌低低回了他幾句。但見那人眉開眼笑，忙忙的走過與連兒拱手道：「兄台久違了！還認得小弟了嗎？我恐兄台而今是時上的朋友，多分認不清我了！」連兒忽見那人近前，與他施禮，又說得親熱，仔細將那人一看，又實在不認識，又像有點面熟，反弄得面漲通紅，不好意思起來。亦擡身回了禮笑道：「呀喲！小弟生來眼生得很，只要極熟的朋友，相隔一年半載不見面兒，就有些模糊了。可不該打麼！兄台請坐了，好說話兒。」那人也不謙讓，就在連兒桌子對面坐下，笑着拍手道：「我說兄台認不清小弟了，老哥可是祝大人家賀二哥麼？」連兒見說出他的名字，足見來人是個熟識的朋友，怎麼我一毫記不起呢？分外着急難過，忙陪笑道：「我已奉申在前，實在隔的日久，記不清白。請問老哥尊姓大名？」說着，又深深的一

拼，自己先認了不是。那人遂笑着答禮道：「老哥，眞是時上的人，俗語貴人多忘事，小弟姓華名榮，北直順天人，向在東府裏當差有年。你二哥，隨着祝大人在京時候，我們常見面的。可記得上年柳五官爲貴居停贖身出來，王爺怕他性情嬌傲慣的，得罪你們主人，曾着小弟，到你們公館裏代王爺致意。你二哥還陪着小弟坐了半會兒，可是不是呢？這麽一說，你二哥該明白了？」連兒聽得來人說得如此原原本本，料想不錯，以前的事，也隱約着記憶不清，使順着華榮的話說道：「原來是華二哥，眞正不錯。小弟該打，竟忘記了。所以我屢次得罪朋友，總因眼拙起見。請問你二哥怎麽到這地方來的？」華榮道：「說也話長。」遂回頭叫堂倌：「揀那上等可口的點心，取些來，我們餓的受不得了。」堂倌應答，忙到前進安排。華榮又道：「我在東府多年，蒙王爺恩典，頗擡舉着我。上年陳大人有個王喜，薦在東府，後來謀幹得了官，赴漕標當差。王爺恐他年輕，不諳漕務，叫我隨他出外，也不算家丁，也不能算朋友，只算暗中各事照料着他。彼時我並不願意出京，無如王爺再四切囑，義不容辭，只得勉強隨了王千總出京。你老哥想想，我們在東府內，何等快活，何等勢燄，隨了個把千總官兒出來，有何情趣？無奈礙着王爺面子，原想在外一年半載，仍回京中。不料王千總得了揚州衛守備，苦苦的留我，什麽話多說過，要說回京，萬萬不能。一則離不了你，二則要遵王爺見惱，說我薦人與你，何等體面，你多容不得他？那可不是砌到夾壁裏去了麽？我見王千總誠心相留，只好住下。自任事以後，在王千總的意思，竟要以幕席相待；反是我不肯，怕的人背後譏誹。誰知前任遺交下一個朋友，叫什麽賈子誠，那個東西，雞肚猴腸，令人討厭。王千總被他騙得十分相信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暗地裏很勸過數次。那知傳說到姓賈的耳內，恨我入骨，逐日裏搬弄是非，踹我的過兒；起先王千總卻不信他，爭奈逐日的說去，究竟王千總也不是什麽好出身，不過是個我輩中人，那有爲官的材料？該應討了王爺喜歡，提拔了他，亦是他的造化。竟相信了姓賈的話，與我冷淡了下來。不怕你二哥笑，我們在東府裏的時候，誰敢給氣我受？只有我們吆喝着人的處在，又不希罕你這芝蔴大的官兒衙門中辦事，便別着一口氣，搬了出來。落後一想，甚爲懊悔。該同他要封書子，回京見王爺銷差。不然，王爺還要疑我鬧脾氣出來的呢。再將這些閒言搬到王爺面前，那纔分別不清白了。除卻靈山自有廟，何愁到處沒香焚？況這浙省是我舊

邊之地，遂買舟南下，到了此地，承相好一班朋友情分，留住我盤桓些時，再圖事幹。不瞞你老哥說，連年我也積聚點兒，就是開個三五年，也還澆裹得起。我到了此地，將近有三四個月的日子，今兒幸會老哥，亦算天緣湊合。你二哥近年光景，自然是好的了？現在祝大人又放此間學院，你二哥心腹多年，想必派的上等差使。倒要請教一二。』連兒聽華榮一派鬼話，信以爲眞；又見說得枝節不脫，分外不疑。也將自己近年景況說知華榮。未知連兒說出什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回　巧華榮移花接木　小書癡入泮采芹

話說連兒聽華榮敍說一遍，信以爲實；又聽華榮問到自己身上，也將歷年情況細說。兩人又問話了半會，堂倌早送上點心，吃畢，連兒起身作辭道：『今兒不陪你老哥了，恐衙門內有事呼喚，明日再會罷。』說着，即叫堂倌來算茶帳。華榮忙出了座頭，止住道：『你二哥別要叫人笑話罷！今日難得幸會，請都請不到你二哥，這些許茶貲，還要你破鈔麼？如不見棄小弟，明日午後，我們仍在此間會齊，你預先請半天假，我們好喝着酒兒，說說話兒，倒很有趣。』連兒見他來意甚誠，不便多讓，便笑吟吟的道了多擾，方出店來。店主人亦起身相送。華榮直送出店外，猶再四叮嚀來日之約，千萬勿忘。遂彼此一拱而別。連兒回到衙前，早有他貼身的三兒上來道：『老爺問過爺兩次了，快上去罷。』連兒急忙入內，在伯青身旁站立。伯青道：『後日要開考了，此番你須要格外小心稽査。我訪得此地人文雖好，槍替甚多。你是我自幼放得心人，纔交代你如此重任，切不可大意。』連兒應了幾聲是。見伯青沒有話說，方轉身退出，回到自己房內。細想日間會的那姓華的人，倒很瀟灑調幹，是個辦大事的。但是我怎麼一絲兒多記不得？實在我的記性是萬分要不的了。想着，又懊恨道：『人家同我這般親厚，我怎麼沒有問他的住處？明早我應該回看他去，方是正理。』落後一想道：『好在明兒要見面的，諒他也不怪我。』一宵無話。次日午後，連兒果然上去，請假半日，要去會個朋友，就在對門茶店內。伯青點點頭道：『早去早回，今夜有事呢！』連兒應答下來，即忙走到對門，早見店東笑臉相迎道：『賀二太爺，怎麼這時候兒纔來！華二爺都等

得不耐煩了，連晚間的酒，他總定下。』連兒正欲回話，見華榮從店內拍手打掌，笑出來道：『好信人呀，累我守候到這會兒！』連兒亦笑道：『實在對不住你老哥！因爲衙門裏有點小事，躭擱住了。今日罰我！』說着，兩人同步進內，仍是昨日的雅座內。華榮讓連兒上坐，堂倌送上新泡茶，又擺下多少細巧點心，聽憑食用。兩人談談說說，分外投機。少頃，傍晚，亭中點齊燈火，早擺上席來，堂倌一旁斟酒上肴。今日亭子內，只有他們一桌。原來華榮來的時候，即包了這座亭子，不賣外人的茶酒。彼此歡呼暢飲，將近初更，連兒已有了幾分醉意。華榮在無意之間，問及祝府中上下多少人口，又問到本衙中有多少幕友家丁。連兒見華榮舉止通脫，言語風趣，竟把當成一個知己。又有了幾杯酒下肚，那裏還思前慮後？便將祝府中及衙門內細情，均說了出來。華榮暗暗記在心頭，可知一個無意，一個有心。現在外面已交二鼓，連兒因明日考期，半夜裏即有考童入場點名等事，遂起身叫酒保算帳。堂倌笑道：『不須爺費心，華二太爺來時，即將一切費用，算的清清楚楚，交代櫃上了。爺改一天，再請他老人家罷。』連兒着急道：『華老哥，怎麼今兒的東道，又是你算？昨日怎麼說的？』華榮大笑道：『你二哥未免過於俗氣。今天我是專誠奉請，下次我就擾你，再不同你謙，可好？我知道你有事，請回衙罷。』又叫堂倌掌燈相送。連兒見事已如此，只得罷了，道了謝，又問明華榮住落，即忽忽回轉衙門，辦理各事。再說：華榮亦與店家討了一盞手燈，回自己寓所。何以華榮與連兒這般親熱？又百般巴結？那知華榮有件誑騙買賣，算已到手。怕的來人不信，難得碰見連兒，問明祝府情節，及本衙門底止，便益發膽大了。此刻出得店門，那裏是回寓，趕忙到這買賣人家來。這家是誰？亦是世代書香，此人姓陳名鳳岐，原籍杭州，他祖父手內纔遷至湖州，推源宗派，乃是陳小儒的五服堂弟。上次小儒回鄉祭祖，曾交出一宗巨款，周恤遠近族人。後來陳仁壽回里，亦周濟了若干。鳳岐兩人所得，頗爲不少。他的父母，早經去世，只有一個胞兒，名喚鳳鳴，讀書不成，改了生計。由他祖父以來，皆係讀書成名。鳳鳴雖然自己改業，尚喜有弟可以紹繼書香。鳳鳴爲人，頗善營生，自得小儒等兩次貲助，連年做些買賣，很有利息。雖未大富，亦可稱中等溫飽人家。所以一心一意的，督責胞弟讀書。那知陳鳳岐爲人，倒肯好學，生性卻魯鈍非凡。今年已二十四歲，由十七歲出來應考，於今六七年來，刻苦用工，日夜不輟。無奈文章一道，終成隔膜，

任他百般苦志，造詣總不精美。鳳岐心內，亦氣根不過。想到小儒兄弟，少年科甲，位極人臣，現在合族中，無不沾他恩惠。我若再不博得一衿，未免要愧死了。大凡人有了憂慮，都要會自己排解；若一味呆想，不是成病，即入了魔道。而今鳳岐，終日裏多是功名二字，橫在心頭，顛來倒去的胡思亂想。那裏知想到極頂處，不歸正道，走入旁門去了。恰好此次伯青放了學差，陳鳳岐得了信，忽然一喜。他亦知道祝陳二府，交情甚厚，又有年誼；而今聽說，又砌了一座什麼花園，在南京城中，各家宅眷，住在一處，朝夕相見，分外親密。難得這姓祝的，放了本省學政，我不如去求小儒介臣二位兄長，給書一封，交與姓祝的，我豈非穩穩一名文生麽？隨後一想，又意興索然：『他們居官的人，何能爲我的事，敗國家法度？而且聞得這位祝大人，公正不阿。我家二位兄長，既與他相契，豈不知性情？我縱然去求書函，也未見得有濟。求得到手，固屬是件妙事；倘或不行，反惹二位兄長看不起我，好說人生天地間，不能立志巴幹功名，倒來奴顏婢膝的求人；竟可當面申飭一頓，那纔沒面目見人呢！若說錯過這個機會，我自知筆底欠佳，前後考過五六次，沒有一次中用，連那小體面，都沒有得過，還挨了兩次大大沒趣。那卻怪我不好，未將題目審清，率爾操觚，被學院大人叫上去，一頓教訓，又發學中飭。目下湖州人，提及此事，無有不笑話我。自家胞兄，更無須交代，直至今日，還抱怨不了。亦不能怪他，我歷年讀書之費，與逢考費用，實在用的不少。他又是個起家的人，原是指望我巴得一步功名，接續書香，纔肯忍痛使用。見我連次不濟，自然怨恨。』陳鳳岐連日心中百孔千絲，晝夜不安，飲食總減了好些。今日實在煩悶不過，步上街市，看看熱鬧，解解悶兒。不覺走到學院衙門，望着衙前，歎了一口氣道：『不日學差到此，我又要來拚命，眞正我都怕進這一道鬼門關了！』信步走入對門茶舍坐下，一面吃茶，一面又想起心事，不禁有時點頭，有時咋嘴。鄰座的人，莫不笑他是個瘋子。偏生華榮也在此間吃茶，守個朋友，見陳鳳岐如此形狀，亦覺發笑。再見他衣履潔淨，是個富戶人家打扮，忍不住走過來與他答話。通了姓名，又問他有何心事。陳鳳岐剎下已入了魔，見有人問，他也不隱藏，便將細情從頭敘說。又說到自己與陳小儒是族中兄弟，華榮不禁心裏一動。想陳鳳岐是個書癡，何妨欺他一欺，倘或墮入術中，倒是一宗好好財氣。遂仰而笑道：『足下不要見氣，也太沒有心計了，既有陳大人這般好靠背，爲什麼不早點預

備？或請陳大人發封書子，或祝大人到南京時候，請陳大人當面囑託，豈非十拿九穩的麼？而今事到臨頭，指日學院將要按臨，還有用嗎？」陳鳳岐跺足道：「我久經想到此間，在祝大人未出京時，卽有此意。無奈家兄等，甚爲固執；又聞得祝大人，亦十分風峻，怕的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。故而因循至今。」華榮又點頭道：「你的話，亦應得不錯。縱然陳大人肯給書子，卽當面囑託，亦不中用，一府地方多少文童，那裏認得明白？再則法院大人，若干事件，臨期忘卻，也在所難免。情分固要，最妙是內裏有人點撥着，纔可成功。」說着，又對鳳岐嘆了聲道：「我實在可憐你是個老實人！」遂起身，扯了鳳岐，到旁廂僻靜的座頭上坐定，低聲道：「你可知我是什麼人？實不相瞞，我乃祝大人貼身一名心腹。大人現在已按臨省城，不日卽至此地。因風聞湖州文風太劣，槍替甚多，着我先來密訪。我見你委係可憐，說不得賣點法，成全你罷。非是我誇口，就是我們主兒，那樣聖明，個把秀才，我們還可做得半邊主人呢。但是須要謹愼，切不可稍露風聲，有礙大事。」陳鳳岐聽說，直喜得手舞足蹈起來，出位連連作揖道：「倘蒙你閣下如此成全，眞是我陳鳳岐再生父母；容我回去，與家兄商量，再來覆命。未知尊寓何所？」華榮聽他尚有哥子，不由怔了一怔，忙道：「閣下理當回去與令兄商量，我住的所在卻不便說出，你亦不便前去。待學院到的時節前兩日，我來會你。」陳鳳岐連聲應答，忙會了茶錢，彼此作別而去。鳳岐一路回家，揚揚得意。走進門，恰好鳳鳴在家，鳳岐將他扯到後面，由頭至尾，說了一遍：「既有這般機會，千萬不可錯過。」鳳鳴聽說，連連搖頭道：「我勸你安穩些罷！又獃頭獃腦，受人家騙了！人見你有些傻氣，故意同你說笑。你卽信以爲眞，回來亂說。這種事，只有人去尋他，沒見他來尋你。倘若你不願意，倒不是落個把柄與你麼？再則要我一口氣拿出若干銀兩，與你去買關節，我是捨不得。日後還要被人家笑話呢。就進了學回來，也見不了人的！」鳳岐起先一團高興，見鳳鳴冰冷的回絕了他，頓時又愁上眉尖，嘆了聲道：「不是小弟捨得用錢破鈔，去做這勾當。因爲我除了讀書，毫無別業。前次蒙哥哥教訓，說若不進學，可惜書香卽由你我這一代斷絕了。小弟未嘗不自憤自恨。無奈筆底工夫，大哥是曉得的；任我鐵硯磨穿，仍然無用。非是我說句自頹的話，若靠我的造詣，只怕今世今生，總難。二則，亦對不過小儒介臣兩位兄長一番作成美意。必須進名學回來，也好稍掙一二分體面。還有一說

此人又未言着錢鈔，口口聲聲，說可憐我，成全我的。譬如他就索謝，亦是理應。況小弟年紀尚輕，大約總有十次，八次考呢。不如把這十次，八次的考費，拼攏來，今番使用，又得了功名，還不值得麼？那華榮曾說，待學院來時，他來會我。大哥怕我受騙，同我會他談談，看他真假若何，再作計較。』鳳鳴聽了鳳岐的一番話，仔細一想，倒也不錯。遂改口道：『且待他來尋你，我見過面，方可定行止。』鳳岐聞說，又重新喜歡起來。逐日不敢出門，生恐華榮前來會他。這日，聞得學院已至，分外着急。後又得知牌示有期，就在明日開考，可憐把個陳鳳岐急得團團亂轉，佛也不知念了幾千百遍。天色已晚，人家多收拾入場。眼見那姓華的，是句虛話了。『不知他有意要想騙我麼？亦未知祝大人關防嚴密，他見事不成，沒有面目前來會我？』前後一想，格外沒了主意。反是鳳鳴逼着他料理考具，好送他入場。鳳岐無精沒神的，正在書房收拾。忽見家丁上來道：『外面有位姓華的，說有要話面見二爺。』陳鳳岐聞得華榮來了，好似半天得月，忙一迭聲的叫請。又叫人快到後面去請鳳鳴。早見華榮大踏步進來。鳳岐迎入書房坐定，鳳鳴亦到。華榮便叫鳳岐遣開家丁，書房只剩他三人。華榮將座頭挪了一步，先嘆了聲道：『我為閣下尊事，實在用盡心機，方纔合拍。特地過來先行道喜。還有幾句話兒，要與昆仲商議。』鳳岐聽說其事已成，早喜得眉開眼笑，不住口的道謝。華榮又道：『我們家主兒面前，有一親信家丁賀二爺，比我身分更重，那纔是百說百依呢。不瞞你二位說，日前雖允定閣下，覺拿不穩。賀二爺行止，所以我叫你別要到我寓所去，正是此意。果然賀家執意不行，好容易被我說方說圓，又提及陳大人是二位一族，明年再考此地，他們竟求得陳大人的書子來，你我倒一場掃興。況且也算成全人的功名，豈非一舉兩便？而今賀家行是行了，包你進場，穩穩一名秀才，夾在便袋內。但是有句話，甚覺礙口，我又不得不說。賀家說，那姓陳的，雖與主兒有世交，與我們並無關涉。若這麼白白的代他為力，卻怪不犯着，須要大大的酬謝我們一宗。故而此時特地叫我來，討個實信。倘或你們不行，我來這麼一趟，也不致誤你們的事。可知今夜二鼓後，就要進場了。』鳳岐聽了，默默無言。一句話多說不出口。鳳鳴冷冷的答道：『承你閣下美意，愚兄弟心感不盡，酬謝一節，也是理當。但不知還是事成之後，抑或先付呢？再則，還有一句冒昧的話，要求寬恕。賀二爺與閣下，均是初交，若就這麼草率的去做，竊恐三歲孩

釐，亦有扭難。到底賀二爺與閣下，有什麼憑據，與我們呢』華榮不等鳳鳴說完，便插口道：『千人一見，多是如此問法。我在衙門，也與賀二爺說明謝儀，以作四股。今日先兌一股，事成再如數全兌。但須賢昆仲的親筆爲憑，否則明日事成，沒有處在兌銀子去的。若說我們的憑據，不怕你大先生見怪，卻是沒有。題目在我們主兒肚內，我們怎麼知道？若說連主兒買通，不要笑話罷，你們也沒得這麼大的家業！而且我們主兒性格，你們該亦有風聞，就是沈萬山全數讓了他，他也沒有那一隻眼兒瞧得見。不過你令弟卷子纔進去，我們從旁點撥。又有賀二爺一力承當，總要變着方法，將事弄成了，纔好收你們這一股的銀子。寫張收條與你，萬一不成，准其事後討退。還有一說，你們恐怕我姓華的冒名撞騙，好在陳大人是你一家，我將南京那幾家來往親熱的，無非江，祝，王，陳各府，我說給你們聽着。』華榮便一口氣先將祝府上下人等住居何處，次又說到陳，王諸家，隨後又將本衙門人數，全行報出，絲毫不錯。話畢，起身道：『天色不早了，我還有正經事務，行止，我再來討回音罷。』鳳鳴雖然有點見識，起先原不甚相信；經不起華榮口若懸河，毫無破綻，又說的盡情盡理。及至說到南京在城諸家，倒有大半是鳳鳴知道的。此時見他咬釘嚼鐵的要行，不由方寸一亂，竟相信不疑了。旁邊鳳岐見華榮要走，愈加着急。又不好攔阻，又不知哥哥行與不行，只落得兩眼呆瞪瞪的望着鳳鳴發怔。鳳鳴忙起身陪笑道：『你閣下且請坐了，容再細商。』便喚過鳳岐在書房門首，噓噓喳喳的說了半晌，復又進來。華榮道：『行止請早罷，我既躭擱不得，你們分外不能躭延，好大一件事，如此費周章！』鳳鳴道：『此事既重託閣下，必須一線到頭。但不知要費用若干？請吩咐下罷，讓我們好早爲預備。』華榮一笑道：『你既老實，我也無須囉嗦，別人必須六千，你們出三千罷。再少卻不能。』鳳鳴吐舌道：『不瞞你說，我就全將產業賣了，也沒有這宗巨款。』好容易，再四婉商，直出到二千數目，華榮方肯答應。鳳岐見事已說成，歡喜異常，即催促鳳鳴立兌了五百紋銀，又親筆寫了一張期劵。華榮也寫了一紙收條，將銀子收起，遂提燈欲行道：『你們快去罷，我在頭門口相待。』說着，匆匆而去。鳳岐現在得意非凡，趕着收拾了考具等件，平時恨不能把書鋪子撬了進去，今日有所恃而不恐，只帶了幾件要物。鳳鳴提了手燈，兄弟二人，歡天喜地，直奔舉院衙前。再說華榮騙脫了五百銀子到手，猶捨不得那一紙期劵，須要

叫他兄弟，死心踏地的相信。倘若碰名秀才出來，就抵賴不去。想定主見，先到衙前，見管頭門執事的，正在那裏照料。便上前拱拱手道：「有件事，拜煩二哥，署內有位賀二爺，與我至交；我叫華榮，今早我們還在一處的。現在有個姓陳的朋友，和我兩人約他的話，仍在對門茶店內會，千萬不可忘卻。」那人見華榮衣服軒昂，又來找賀二爺的，不敢怠慢，忙應道：「少停，我代二哥說罷。」華榮正待轉身，恰好陳鳳鳴兄弟已到，華榮故意高聲，又說道：「拜煩二哥，轉致賀二爺，切切不可忘卻姓陳的，是我同來的。」說罷，與鳳鳴兄弟，打了個照面，一逕向東而去。鳳鳴兄弟，親耳聽華榮所說，益發不疑。到了頭門口，鳳岐背了書箱等件，跨步而入。鳳鳴自回家歇息，專待好音。鳳岐進得場來，見各篷內燈火輝煌，人數已到齊八九。少頃，堂上發了三梆，學院大人，早已升坐大堂，點過名，即行給卷。堂上又牌示了題目，諸文童各各認明坐號。時已東方日出，諸人莫不抖擻精神，用心作文。鳳岐見了題目，加倍喜歡。原來兩題皆是鳳岐平日窗前作過的文字；又送與人衆改削了一番，雖非是精粹的造詣，卻也大致明順，毫無瑕疵。此乃鳳岐的命運已通，又該數他功名發現，便喜揚揚的，提起筆來，一抄而就。早早的繳過文卷出來。回到家中，說知鳳鳴場中光景，又有華榮之力，竟拿穩是一名秀才了。隔了一日，發出大案，鳳岐高高的進了第五名文生，報到陳家，把個陳鳳岐樂得心內受用無窮。鳳鳴亦得意非常，忙着叩謝家神祖先，早有遠近親友，前來道喜。次日，即逢覆試之期，鳳岐亦係早早的出來。大凡人在得意之際，心暢神怡，雖然是個小功名，無如鳳岐思想已久，一旦到手，較之人家發了科甲，還歡喜十倍。所以今番覆試之文，倒還作的無甚背謬。連日鳳鳴兄弟，皆忙的是邀請親友，分送報單，未暇計及到華榮身上。這日晚間，兄弟兩人，正在書房內檢點，請過的親友，恐有遺漏。忽見家丁來回道：「那位華二爺又來了！」鳳鳴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忙向鳳岐道：「我日內皆料理你的事務，尚未將那項預備。他今晚前來，怎生回答？」鳳岐是個誠實人，覺得今晚不齊，明日何妨？便道：「大哥這也無礙，華榮亦知道我家是大哥作主。你且到後面暫避，待我請他進來，回他明日來兌。」鳳鳴點頭稱善，欲起身回後去了。鳳岐吩咐家丁去請華二爺裏面坐罷。未知華榮來意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一回　鬧新聞彙理舊案　寬重法姑置輕刑

話說華榮自騙了陳鳳鳴兄弟五百銀子到手，歡喜非凡，道：『今番這場買賣，倒還順利，也是我的運氣。若不過見賀家，問明細底，亦是枉然。但可惜那一千五百兩，是不得到手了。』這兩日，皆在城外船上，未敢進城。打聽得學院覆過了試，並沒有動靜，心內很爲惦記。趁着晚間，混進了城，遮遮掩掩，來至學院衙前。見照牆上高高貼着簇新的榜示，看到第五名文生，正是陳鳳岐名字。華榮好生喜悅，暗忖道：『該應是我的財交，若就這麼開船去了，豈非便宜了他兄弟？』此時毫不怕人，遂理正氣旺的，來尋鳳岐，兌那未付的銀兩；到了書房，先向鳳岐道賀。鳳岐亦再三稱謝不盡。華榮卽問到鳳鳴何處去了？鳳岐道：『家兄正因閣下之事，晚間去會個朋友，尚未回來。日前承蒙雅愛，又蒙賀二爺從中照應，理當早早如數措齊，待閣下來取。實不相瞞，寒舍那裏有一項巨款，放在家內？昨日同個至好朋友相商，約定今晚說話。所以家兄忙着去尋他，大約總要二更以後，方可回來。請你閣下，且先回衙門，明日一准午後，愚兄弟在家奉待，斷然如數兌交，決無他說。但請放心，並望代爲致意賀二爺一聲。』在鳳岐這番話，亦係盡情盡理，人總可行。無如華榮自知這件事是個撞騙買賣，刻不容緩。又疑到鳳鳴兄弟莫非有了風聞，故意和他爲難！不如爽性再詐他一詐，看是何光景。便撂下臉來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『好大事件，還要左一趟兒，右一趟兒，前來請安麼？你兄弟買了便宜不覺得，若是別人，在前五名內，尚要加倍呢。原是成全你的；這幾個錢兒，還不够我與賀二爺零用！你如不願意，爽性說一聲兒，我就走開，斷不致黏半句牙兒，討你的笑話。』說着，又在桌上使勁拍了一下道：『我們撩舉人的，別要認錯了！既有手段成全人，亦有手段弄人的巧兒，不要糊塗罷！在閻王老子面前，尙欠得下鬼債麼？』華榮一面發作，一面卽口中夾七夾八的亂罵。可憐鳳岐被他罵的滿面通紅，惟有一旁連連施禮道：『閣下，休得如此，愚兄弟住居在此數十年，難不成爲這一件事，今夜逃走麼？實因一時措備不及，有累閣下，再待一夜工夫，明日定然奉上。若說我們生心圖賴，更無此理。靑天在上，若存此心者，卽非人類。』彼此正在書房計較，恰好走進兩個人來，也是華榮數該晦氣，碰見這兩個對頭星君。來者是誰，卻是陳鳳岐同案新進的好友。正走到門前，聽得有人在內拌嘴，急忙進來。見一個不相識的人，在那裏拍桌敲臺的叫罵，鳳岐又陪禮不迭，未知何故。同聲問道：『鳳兄，爲甚麼事件？說出來大家排解排解。』鳳岐

擡頭,見是同案的朋友,益發難過,不免臉上一紅一白,滿口支吾,恨不得推了他們出去,生恐華榮說出眞情,惹人輕薄。他二人素昔知道鳳岐口鈍,也不介意,卽走過來詢問華榮。忽見陳家的家丁,上來道:『請兩位爺,這裏來說話。』原來鳳鳴躱在書房旁廂,聽他們動靜。又見華榮發作,鳳岐拙口鈍腮的對答不上,甚爲懊悔道:『我不該避他,反討他沒趣。若是我在外邊,不致如此。此時反進退兩難。』又見他兩人去問華榮,忙着叫家丁請他們到後面坐定,將細情由頭至尾,說了一遍。他兩人方纔明白,便齊聲道:『這卻何妨!待我們開發那姓華的去』一齊仍到書房,向華榮道:『適纔之事,我等盡知。此事雖蒙閣下與賀二爺盛情,亦要陳鳳兄的文章,合了學院大人的格式,方有指望。相巧今番題目,皆是鳳兄以前作過之文,憑公而論,文居一半,力居一半。不怕老兄見怪,謝賞也只好一半了。就是鬧到學院大人面前,他抄的窗課,並非陳文,亦沒有罪過。在我們愚見,老兄不如留點交情,好待日後相見罷。』華榮見他兩人語言鋒利,亦想借此收場,卽如一半,還派我五百呢。但是一時怎生掉轉口來?便硬着頭皮道:『你們是甚麼人,硬來作主麼?想必是陳家兄弟,居心圖賴,先請了你們來幫襯說話的。好在我先已說明,只要他兄弟說聲不給,就算了,再累他的步,同我到衙門一走,當面回聲我們的賀二爺。不然姓賀的還要疑我欺了他呢!』那兩人未待華榮說完,卽連聲說好道:『鳳兄,就陪他到衙門裏去,我們也一同隨往,倒要見姓賀的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不成。學院大人,叫他出來受賄麼?』說着,卽一迭聲的叫走,不由華榮做主,扯了往外卽行。鳳岐亦只得跟了出來。華榮此時,欲罷不能,心內卻十分着急。明知鬧出來,於自家有礙;外面卻不便形於顏色,那麼一來,他們分外不放我走了。亦起身故作咆哮道:『反了,反了!天下那裏有這般不講情理的人!要走就走,你們若不面見學院,也不成漢子!』遂一齊直奔門前。鳳鳴起先原欲請這兩人做個排解,忽然他們又鬧了起來,更加着急跺足道:『該死,該死!不善於調停,就能了,怎麼來在內裏來鬧岔頭?』急急隨後趕出,高聲道:『諸位請回,從長計較,不可爲我家的事,反傷了你們和氣。』華榮聽得有人招呼,意在借此下臺,停住腳步。鳳鳴趕到,再四勸說。衆人正在大門前喧嚷,適値連兒同一個家丁走過。連兒見一家門內多少人拌嘴,舉燈一照,見是華榮,便道:『華二哥,因何在此嘔氣?爲什麼呢?』華榮見是連兒,不由心慌,順口答道:『賀

二哥，你不知道他們要同我去尋你們衙門裏賀二爺去呢。』連兒聽了失笑道：『怎麼說見了我尋我做什麼？』衆人聞說，方知來的即是賀姓。鳳鳴越衆上前，扯住連兒道：『尊駕是賀二爺麼？請進來好說話。』連兒倘未答言，那同來的家丁，仔細將華榮一認，不禁怒從心起，不分皂白，將華榮一把抓住，大駡道：『你這混帳的忘八龜子，我只當你遠走高飛，再不見人了；不意天網恢恢，猶在這裏碰見了你！你騙姓劉的銀兩，也罷了，累得我們挨足了駡，還要送官處治，至今提起，猶覺寒心！』華榮被那人駡的目瞪口呆，一言不發，惟掙着要走。連兒忙走過來道：『怎麼王二哥與華二哥爲難？眞令人不解！』那家丁道：『賀二太爺，你知道他是誰？他是嚴嗣陵呀！在南京城裏，假充順天府尹嚴大人的公子，騙了我們舊主兒劉蘊六七千兩銀子去。彼時小弟正在劉府，因他這件事，我們同夥八九個人，幾乎沒得過身。你想可恨不可恨麼？他而今竟敢公然在這地方出頭露面，又不知想騙誰了！亦是我們舊主兒，做鬼有靈，遣他碰見我的。』連兒聽說，恍然大悟，即轉身問鳳鳴道：『你家因什麼事呢？』此時鳳鳴人衆都聽獃了。見連兒問他，忙將前後各情，細說出來。把連兒直氣的跳了起來道：『還了得麼！他騙陳家銀兩，又拖累我在裏面，這個風聲，傳說到我們主兒耳內，那纔是生一百張嘴，沒想分辯得清！眞正我做夢也料不到，原來他和我百般親熱，是想要我命的！』又對人衆道：『你們在地的人，卻一個多不能走開，我去回明學院大夥兒總不受累。你們放他走脫，就同你們要人！』說着，忽忽而去。此時人衆，盡皆徹底了然。又問了那家丁的原由，無不唾駡華榮。忽見連兒帶着數名戈什哈進來，連兒指着華榮道：『他是要犯，其餘均是見證，總帶了去，候大人發落。』戈什哈齊聲應答，即將華榮鎖起，帶着人衆，一齊向學院衙門。連兒先到裏面回明，伯青道：『可取我的名帖，並一干人證，送到府裏去，請馮大人從重根究，切勿稍寬。你也是案中人數，要在那裏伺候的。』連兒應了聲，退下，遂持着伯青名帖，仍叫戈什哈帶着人衆，直奔府前。府裏見是學院大人處發來的人犯，不敢怠緩，急忙進內稟報。二郎正坐在內簽押房檢點日間公事，忽聞伯青打發連兒親來，還有一干人證，知道出了大事，叫先喚賀二爺入內。連兒上前請了安，一旁站立，將前後細情，一一稟明。二郎點頭道：『你在外邊伺候着罷。』即命傳話升坐晚堂。少頃，二堂上燈燭點齊，全班書役俱到。柳二郎升了公座，先吩咐帶覘大人

家丁賀運陞連兒上堂跪下，仍照適纔的情節，回了一遍。二郎命跪在一旁。叫帶陳鳳鳴兄弟，與那兩人上來，一一問過，又帶上那家丁細問。那家丁道：『小的名叫王貴，數年前，曾在南京劉府服役。卽來了這嚴嗣陵，如何誑騙，如何脫逃。後來劉蘊得了瘋病，小的纔到杭州來的。因冷桓冷大人，是小的舊主，特來投奔。目下家主升了臬司，差小的到湖州來見學院大人，投遞書函。今晚與他家賀二爺出去吃酒，路遇嚴嗣陵在陳家吵鬧，又改名叫做什麼華榮。小的一時想起舊主劉蘊受他坑害送命，纔上前抓他的。要求大人作主，替舊主雪恨。』二郎聽畢，亦點點頭道：『你倒很有良心，還記得舊時主人！』吩咐暫退。卽叫帶華榮上堂。二郎笑問道：『如今不做順天府尹公子，又來充學院大人的親隨。你倒很會變着法兒騙人！你究竟姓甚麼，叫什麼名字？從直說來，免得吃苦。』華榮見前後事情，均皆敗露，又有這一干人質住了，他料難抵賴，便嘆了口氣道：『不勞大人用刑，小的直供就是了。小的本姓嚴，叫做嚴華榮，河南人。自幼父母雙亡，流落京中，投身在東府裏，一年有餘。丟去嚴字，單叫華榮。蒙王爺恩典，頗爲調劑，手內有了錢鈔，不無三朋四友，終日遊蕩。結識了個姓溫的，是山西省人，慣來燒煉假銀，遍遊天下。他因頭臉太熟，深恐被人識破，卽將此法傳授小的。不合一時糊塗，信他恐惑，卽辭了東府差使，一夥兒有十餘人，來到南京，裝着順天府尹嚴大人的少爺。恰好碰見劉蘊，也是他命該晦氣，騙了他五千多兩銀子。後來陸續又往江西、湖廣等處，騙得若干。今番來到此地，並不敢冒充學院大人的家丁。因陳鳳岐在茶會內，說出心事。小的見他有些傻氣，故意欺他是實。他兄弟卽相信不疑，先兌了五百銀子，交與小的，面允事成，全數兌清。不意他竟進了出來，據說他是抄的陳文。大人明見，人心是不足的，今晚小的到他家內，想詐那一千五百銀子，是有的。若說賀二爺，小的本不認識。日前在茶會內，會過二次，並未同謀，要求大人格外施恩，姑念小的只騙了他五百銀子，亦是他心服情願。』二郎聽完，搖頭道：『你這奴才，還了得麼！省城之中，居然任意誑騙，毫無忌憚。你那些同夥的人呢？』華榮道：『總在城外船上住着，他們一總都沒有進過城，此事皆是小的一人的勾當。』二郎吩咐帶了供，又將陳鳳岐叫上，細問他如何抄錄陳文。鳳岐道：『文生所抄，並非陳文，實是從前作過的窗課。大人若不相信，請大人吊取文生的原本閱看。』二郎道：『你們總靜候學院大人發落，碰你們的造

化。』遂命原差，將一干人證管押，吩咐連兒與冷府來的王貴，均回衙門。次早，二郎坐轎來見學院。伯青在衙內，早經得信，又有連兒回來，稟明審問原由。今聞二郎前來，即忙請見。二郎見面請了安，一旁坐定。伯青道：『可不是笑話？外面鬧出這麽大的新聞，我尚不知。怎麽又有連兒夾在裏面？這奴才而今非比以前，竟萬不能交代他的重任了。也不知封鎖衙門，關係不小；他總司稽查，尤非小故。竟致和人家杯酒往還，以致榮華冒充我處家丁，舞弊賣法；推原其故，總是連兒不好。再則陳鳳岐不思以自己學問，求取功名，反勾結華榮，行險僥倖，亦是個素不安分的人。前日我看他所作文字，倘然通順；既有如此筆下，何以又求別人的路徑？我恐其中尚有槍替等情，要煩貴府切實根追，務要水落石出。我這裏一面行文學官，將鳳岐即行斥革。連兒亦有應得之咎，總望從公辦理，專候貴府詳上來，好歸奏案。這宗案情，與我關防大有干礙，只好自行檢舉，請旨發落。』二郎聽伯青說完，起身，復又請安，道：『此事尚求大人成全，卑府猶有下情細稟，請大人借一步說話。』伯青亦起身道：『甚好，我們正要商量着如何辦法。』便邀着二郎來至內書房坐下。家人獻了茶，一概退出。二郎道：『伯青，你可知陳鳳岐與小儒是一族麽？』伯青道：『我怎麽知道呢？楚卿何以曉得？』二郎遂將前後細情，一一說明。又說道：『鳳岐是礎兒窗課，並非抄襲陳文，情尚可原；二則如斥革了他，未免使小儒等人難過。我們不知細底，就罷了；但將華榮從重究辦。他在堂上，供有同謀多人，我總沒有查辦。這件事，若認眞辦起來，連你亦有處分。不若就這麽湯捲餅的最好，交代我去辦，包你不錯。連兒這孩子，亦由心地老實，纔受了華榮的欺騙，實在沒有别的心腸。你不要過於委屈他；不過辦事粗心些兒，警戒他下次就是了。』伯青聞說，半晌無言，方道：『陳鳳岐未免便宜他了！煩你就這麽辦罷，切切切要辦得妥當爲上。』即當着二郎，將連兒叫上，痛駡了一頓。連兒知自不是，跪在地下，惟有磕頭，口稱該死而已。二郎又勸解了半回，伯青方喝退連兒。即留住二郎吃了午飯，二郎方回衙門。隨即升堂，將鳳鳴兄弟，切實申飭了一番。此時鳳岐已知學院大人要斥革他的功名，幸賴府尊再四求情方免，心內着實感激二郎不盡。所有一干人證，概行釋放。華榮所供同夥多人，施恩一概免究。只將華榮當堂重責四十大板，發縣永遠囚禁。二郎發落已畢，即備文申詳上來。伯青見了，亦無話說。過了數日，湖州府屬考畢，即起馬接考紹寧等

處。單說：華榮的一班同夥，即有溫家在內，在城外得了消息，聞華榮被府裏拿去，審出實供，必然要扳累到他們身上，急將船上餘貲及細軟等物，衆人瓜分，各逃生命。遙想這干人，天地亦不能容，無非遲早些兒，總要報應。再說：華榮在府堂上打得皮開肉綻，寸步難行。又上了全身刑具，永遠囚禁。到了縣裏，身畔分文俱無，那裏來得使用？終日半飢半飽，棒瘡又十分沉重，不上一月工夫，早嗚呼哀哉，死於禁所。管禁的忙稟知縣官；下來相驗過了，即拖出掩埋。此乃騙人的收梢結局，亦是他自作自受。想上年在南京拐騙了劉蘊，將一座堂堂的劉相府弄得瓦散冰消；瘋的瘋了，走的走了。後來劉蘊成了餓莩，還虧小儒垂念舊情，備棺埋葬。雖說是劉蘊的報應，亦由華榮所害故而今番華榮亦死於官法。足見報應昭彰，絲毫不爽。二郎自辦過此案，想到陳鳳岐是小儒一家：「我代他百般周旋，小儒那裏知道？再則上年南京城內，無人不知嚴嗣陵騙了劉蘊銀兩，提起來皆要唾罵。眞正順天府尹嚴有壬那老頭兒，是那裏來的晦氣，平空的弄出一個冒名兒子，惹得人人罵他教子不嚴。我不如寫封書函寄與小儒，旣可表明我代鳳岐一番美意，又可代嚴老頭兒分辯清白。」想定主見，即回後堂，說知小黛。恰值小黛前月得了一子，取名馮增，叫進一名家丁來，吩咐他明日即動身到南京陳大人處投遞，須要守候回書，再回來銷差。又賞了路費。家丁接了書函等件下來，自去料理，來日一早起行。未知陳小儒等人接到二郎來函，有何事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　俏細君深幸產麟兒　薄命妾增光空鳳誥

卻說：陳小儒自伯青，二郎動身去後，惟日與王蘭，梅仙，五官等人盤桓。梅仙又有祝府內的事務在身，到忙的時節，每月倒有半月在祝府居住。小儒只有暇時，和王蘭淸談，或到叢桂山莊看五官作畫。晚間回後，多在方夫人房內閒話半回。方夫人見紅雯如今各事謙和，究竟是多年主婢，早將前情丟開。蘭姑見方夫人如此，分外無話。凡小儒到他房內，他總再三勸小儒到紅雯房中去。小儒自去歲在餐春館前竊聽紅雯對月訴苦後，又重新憐惜他起來。現在紅雯已有了七個月身孕，漸漸疎懶怕動。蘭姑回明了方夫人，吩咐外面傳進成衣，纔做小兒

各式衣物。方夫人又親至紅雯房中來過幾次，叫他早晚不要出來請安，均宜保養胎氣要緊。只要生下一男半女，你就終身有靠。蘭姑，洛珠更不必說，替換着在他房內，和他說笑解悶。光陰迅速，早已新秋，天氣尙熱。一夕，小儒與紅雯在院落內乘涼，偶然說到雙喜的話，紅雯不禁觸起舊情，止不住傷心淚下。小儒忙用手帕代他拭淚道：『你又發癡了！雙喜此刻嫁了阿瑤，他們一夫一婦，很快活呢！那裏還記得起你這主兒？你又何苦來，因他傷心！上年那四盞玻璃燈，點起來，又明亮，又無蚊蟲。今年沒見你叫點過，明兒取出來點着，倒很有趣。』小儒又挨進身邊道：『此時該有露水，別要今夜多坐一刻，早間又叫渾身痛了，進房去罷。』不意紅雯益發嗚嗚咽咽起來道：『你不要和我七搭八搭的歪纏，想我自幼伏伺太太，蒙太太十分優待，後來收了房，又蒙你格外體恤，我自問猶有甚麼不足的處在麼？我大不該妄想在這府中出人頭地，施展手段，又被雙喜那浪貨鬧出事來，累得我幾次三番，受太太訓斥，合府人等，沒一個不笑話我。而今雙喜倒嫁了阿瑤，既遂了他們心願，又離了這府內，隨人怎麼說笑，也傳不到他們耳朵內。惟有我這苦命，除死方休。現在饒不着，還有人背地裏論長道短。你當我不知道麼？最傷心是雙喜去後，換了六兒同這個老媽媽來，一切呼應不靈。他們欺我失勢，也還罷了；你這位爺，也同我冷落下來。人見你冷落，格外欺我。你也是顆人心，總要自家想想，人到失勢的時候，不是好意的，無非走錯了一步路；自家心中未嘗不自怨自悔。譬如一件東西，既爬到高枝上，又跌了下來，可好受麼？若果眞是我的知己，就該體貼出失勢的人的衷曲，須當變着方法兒，替他慰解。那失勢的人，不知怎生感激呢！太太教訓我，是不敢恨的；原是我做錯了，又惹太太生氣。可知起先太太最疼我的，就是親生女兒有了過犯，父母也要教訓；我把太太當着親生父母，心內也沒有事了。可恨你平空的和我別氣，連我這房裏多懶得來了。我只問你一句話，我可曾做出些什麼來？不過沒有防範着雙喜，這是我的錯處。你沒見人家三房五房小婆子，終日養着漢子，正主兒一絲兒總不曉得，還將他們當寶貝似的看待呢。那裏知道，絕大的一頂綠頭巾，早經帶上了。我沒有負累了你，饒不着你，倘同我生氣。倘然做出一半點干係事來，還想在這府裏爲人麼？久經就要問成剮罪了！這府裏上下人等，只有孫姨奶奶是個好人。他最知人的甘苦，一天倒有大半天在我房裏。又背後勸我多少，說人在世

上，走錯不得路；明明錯了一半步兒，人家就說離開十丈了；你切不可過於傷悲，日久總要見人心的。即如我到京裏去，若不是我主意拿得定，竟被他們踹下頭去，還能過日子麽？再不然，有點什麽錯事，益發要受他們作踐了。我聽了他這番話，纔心內好受了些。我難道不如孫姨奶奶麽？不過自家不大謹慎，因雙喜的這件事，帶累下來。你今日還要提什麽雙喜單喜？我從今也知道爺的心，是鐵的；爺的耳朵是棉花做的；我若不因肚內有個冤家，猶癡心妄想，生下個男孩子來，日後好代苦命的生母，掙口氣，我久已不在世間了！」說着，便掩面悲啼，淚如泉湧。小儒被紅雯一番話，說的滿面緋紅。再見他哭得淚人一般，好似帶雨海棠，臨風欲折。便陪着笑道：「我原是同你閒談的，怎麽倒引起你的愁煩？我從此再不提雙喜兩個字，也沒的說了。若說我同你別氣，不來保你，眞正冤屈。彼時太太正在盛怒之際，連奶奶從旁勸說，總要碰下釘子來。可想我更不能代你分剖。若是常到你房裏去，太太必然又有話說，那倒不是來替你寬慰，倒是代你加緊箍兒了。太太平日爲人，你該盡知，沒有氣的時節，什麽兒都好說；一生了氣，饒你說破舌頭，他總不信。再要逆了他，可以一世解不開呢！而今太太待你又好了，我亦未嘗和你不好。你今兒這些話，也怪不得你說，未免其中有些過於冤枉我的所在。也不須說了，總是我不好，不該心是鐵的，耳朵是棉花的。從此棉花做心，鐵做耳朵，可好不好？」說着，立起深深打了一躬，又認了無數不是。紅雯方慢慢止住悲聲，掉轉身，望着小儒狠狠的瞅了一眼，又長長的倒抽了一口氣，推開小儒道：「你不用和我假意虛情的了，沒見我身上小衫總汗濕了半邊，此刻心內怪熱的，受不得！」小儒忙道：「叫六兒取盆水來你澆抹着罷！好涼一回兒睡去。」紅雯點點頭。六兒早取了水來，伏伺紅雯，將上身衣服解開，抹了一番。又替他通了頭，挽起雲髻，六兒復轉身取柄蕉扇，立在紅雯身後，輕輕的搧了幾下。紅雯便吩咐六兒去睡，自己亦起身進房，小儒待他睡下，方纔安息。將至四更天氣，紅雯一覺睡醒，不驚先聲叫痛驚醒。小儒忙坐起身詢問，紅雯道：「我此時腹中猶如刀絞一般，多分冤家要離身了，你可叫六兒起來。」小儒趕着披衣下牀，開了門，先將六兒叫起，進房來伺候。隨即忽忽的開了耳門，到方夫人這邊說知此事。方夫人聞說，亦急急的起身道：「你別要在這裏發獃，快到外邊吩咐喚穩婆去。」一語提醒小儒，也不要人跟隨，自己取了手燈，飛風出外。此時合府

內外等人，皆得了信。小孺叫過一名家丁，預備小轎去接穩婆。又吩咐各處神前點齊香燭。衆家丁答應，分頭去了。內裏靜儀，洛珠，以及巴氏人等，俱走了過來，烏壓壓的擠滿一地。少頃，穩婆已到，伏伺紅雯上盆。未交半個時辰，小兒落地。穩婆道：「恭喜太太，姨奶奶添的是位公子！」房內人衆，均上來給方夫人道喜。此時天色已明，外邊王蘭等人，亦趕着小孺道賀。小孺歡喜異常。內裏方夫人邀請靜儀等人，到自己房內坐下。單有洛珠一人，在房低低的笑道：「恭喜你添了少爺，將來後福無窮，從今可有了指望了。」紅雯微微睜開雙眼，笑了聲道：「多謝姨奶奶金言。一點點血泡，算得什麼？不知將來是何結局，那裏就有指望？不過在這門裏生下個兒子，可以稍望出頭。我這兩年罪也受盡，若是有血氣的人，久經死了。其所以留戀者，不過指望生下或男或女，即可死心！」說到此間，不由得眼圈兒一紅，弔下淚來。洛珠忙道：「這又何苦來呢？今日是你的喜事，切莫傷心。我也去了，你養息着罷！產後最忌的勞神生氣。」紅雯道：「承你關切，待我滿了月，親來叩謝。」洛珠連稱豈敢，遂起身出外。隨後蘭姑也來坐了半會。紅雯提起前情，復又悲傷。蘭姑着實安慰了一番，方回方夫人房中。見左右無人，便道：「我看紅雯妹妹產後甚爲虛弱，明日須要叫老爺請個醫家來看看纔是。還有件事，要求太太恩典。妹妹爲人，太太也深知的，一味好強爭勝，不肯讓人。上次因雙喜的事，他背後甚爲懊悔不及；無如木已成舟，萬難挽回。那一股悶氣，鬱在心頭，怎生消散？有時提起來，還咬牙切齒的痛恨。這是太太明見，生來好強的人，半空跌了下來，他素昔又口角尖利，人總不喜歡他；難得有個把柄，縱不好當面嘲笑，那裏背後沒有一言半語；沒說他自己聽見，就是我們聽得，也覺慚愧。所以他逐日的閒氣，受在肚內，早已成了病症。又怕人笑他，遇事總強打精神的去幹，未免一日累似一日。我久經知道，沒有敢在太太跟前說。太太不信，問孫姨奶奶，就明白了。如今又在產後，血氣衰弱，再加的氣苦，那可不是耍的！適纔我在他房內，見他很有兩分病，與他說說好解着悶兒。他又尋出多少傷心的話來說，不過總爲的前次根由。雖說太太而今待他照常一樣，總怕人家看不上他。我倒想了個萬全的法則在此，須要太太作主，老爺自然行的。前年我有了森哥兒，蒙老爺太太恩典，代我請下誥封。那時妹妹就羨慕的了不得。現今他已生下哥兒，太太也照例請分誥封與他，可以一喜歡，病就好了。太太縱不可憐妹妹，太太

還看哥兒面上!』方夫人聽說,點頭道:『你的心事,我已盡知,不須細說。紅雯我若不喜歡他,也不勸老爺收房。無奈他太鬧的不成話說,連我總不放在眼裏,我才申飭他的。目下我看他甚爲愧悔,又生了哥兒,我亦沒有兩樣心看待。少停我同老爺說,叫他趕着去辦,大約他滿月的時候,都可到了。』說着,便起身,同了蘭姑,親自來看紅雯。見紅雯倚在牀上,面如白紙一般,那額顱上的汗,津津欲滴。原來紅雯夜間與小儒在院落內談心,受了點風;又有平時的氣苦,鬱結在心,適值產後身虛,即添了病症。起先倒不覺得,與洛珠,蘭姑兩人多說了幾句話,又不免傷悲。現在只覺一陣陣頭暈,兩眼昏黑,心內說不出那般難過。方夫人見紅雯如此形容,亦吃了一驚,忙問道:『你此刻覺得怎樣?』紅雯聽得方夫人說話,勉強睜眼,氣短聲微的道:『又累太太來看我,此時心內實在難受,頭昏眼花,似好駕雲一般。只怕我是不能好的了。』說着,那牀內新生的哥兒,哇的哭了一聲。紅雯用手指着牀內道:『這是老爺的一點骨血,要求太太撫養成人,我即死也瞑目!』紅雯說到此處,早哽咽不能出聲。那額上的汗,益發多了。方夫人聽說,亦甚酸心,忙忍住淚痕,反笑道:『好好的人,因何說出這些話來?一點點年紀,倒思前慮後的亂想,將來過到七八十歲,又怎麼呢?快別要獃氣,自己保重要緊。我已請老爺代你請下誥封,大約不日就到,從今你就是一位太太了。將來哥兒長大,再代你請一重封誥,你的後福長多着呢!不要胡思瞎想,把條小命兒送掉,那可犯不着!你靜養片時,自然就爽快了。』紅雯道:『蒙太太萬分恩典,至死不忘。我倘然好了,多叩幾個頭罷。』現在蘭姑與房內的衆丫頭,聽紅雯說得傷心,無不涕淚交流。紅雯又道:『太太請回房罷,別在這裏受這些汚穢氣味,叫我分外不安。』方夫人亦恐紅雯過於勞神,遂道:『我少停再來看你;好孩子,你信着我的話,包你不錯。』便同蘭姑回轉自己房內。恰好小儒回後,方夫人說知適才的光景,小儒忙到紅雯牀前,問長問短;吩咐今夜多派幾名年老僕婦進來上宿。又在方夫人處,撥過兩名大丫頭來伺候。此夜小儒即在蘭姑房中歇下。次日一早起身,將梁明喚進,叫他多帶銀兩,趕着進京去代紅雯請封,須要早去早回,不可躭擱。梁明應了下來,自去收拾起程。小儒又叫人去請了幾位有名醫家過來看視,均說產後身弱血少,兼之平昔鬱氣傷肝,恐難調治。刻下無礙,在彌月前後,大要留神。小儒聽了,分外愁煩。惟有多請名醫,遍求良方而已。方夫人

聞衆醫所說，亦甚驚心。靜儀等人，也過來詢問。總說紅雯的病，十分危險，恰恰又在產後，恐難保命。洛珠道：『我看紅姨娘爲人，過於精明，各事不肯退後；依着他的性格兒，就要說到人前，做到人前，一點兒沒有隔礙，他才稱心呢。天下那裏有十足的事？大不過在人家做個偏房罷咧！頭一着，卽輸與人了。我每次勸他，口裏雖答應着我，心裏總不肯服輸。倘然有個長短，亦是他命中註定，這也是做偏房的榜樣，叫人看着傷心。』洛珠說到這裏，不禁眼眶兒一紅。大衆聽了，皆默然無語，不便答話。蘭姑笑着走過來，與他打諢道：『你說紅妹妹過於精明，恐沒有大壽。我看你也算精明呢！你卻無災無難，貓狗兒似的！』洛珠不待蘭姑說完，便笑着啐了一口道：『你好呀！枉口白舌的咒我，當着你家太太在此，是個見證；我若有點參差，你沒想活着罷！』蘭姑把舌頭一伸道：『我久仰姨太太的手段，敢在太歲頭上挖土麼？』便一逕去了。引得房內人衆都大笑起來，各自起身回後。到了三朝，小儒替哥兒取名寶書，又擺了一名奶娘下來，勉強又請了幾天客。自此小儒每日請了醫家來代紅雯診治，恨不能一藥卽愈。無如服下藥去，如石投水，有時好幾日，有時歹幾日。鬧得合府人等，日夜不安。甚至小儒到各處許願酬神，如染魔一般。王蘭等人，怕小儒急成病症，百般的替他寬解。恰値今日，相離紅雯滿月，只有三天。梁明已從京中回來，援例請下五品封典。相巧日內，紅雯的病減去幾分，日間亦可支撐着下牀，略爲梳洗，和人說說話兒。人衆見了，稍爲放心。梁明見小儒，請過安，將公件送上。小儒道：『你很辛苦了，下去歇息着罷。』梁明又問了紅雯的病，方才退下。小儒喜孜孜的，捧了誥封，如飛的回後，先說知方夫人；隨卽來至紅雯房內，見他正靠着妝台，叫一個大丫頭通頭，六兒在旁逗着奶娘手內哥兒扑笑。紅雯那一種消瘦形容，令人可憫，那裏還似以前的百媚千姣？只落了一張黃皮包着幾根瘦骨。小儒走近前笑道：『恭喜你請的誥封，已回來了，我特地送來你看，你可別焦心罷！日前做的那些衣服，叫六兒檢點出來，後天滿月，是要穿的。再見王太太，送你那串碧霞犀朝珠，倒很好的，就用他罷。』紅雯聽說誥封已回，不由心內一喜，兩頤微動，喘吁吁的道：『很費了你的心了，改日再謝！我今日也算這府中一個正經人了，縱然暫時卽死，亦可無恨。』又回頭望了哥兒一眼道：『不意我生下你來，倒沾了你的光輝；若不是你，可別想今生擡得起頭！』說着，又不禁心酸淚下。小儒本意來討他倆歡喜，不

料紅雯反說出這番話來,心內又急又苦,呆瞪瞪的望着紅雯,一言不發。正在沒開交處,見方夫人與靜儀人衆均進房來,小儒趁勢退出,一面走,一面嘆氣道:「我看這個人,是難得好起來了!隨便甚麼東西,到了面前,他總有一場氣苦。平時他最忌諱的,而今死字總不離口。所說的話,皆是少年人不宜之語。倘有長短,卻如何是好?」想着,不禁掉下淚來,信步亂走,忽然對面來了一人,彼此一撞,把小儒很嚇了一跳,擡頭見是五官,忙笑道:「沒有撞痛你罷!你怎麼也走到這裏來?」五官笑道:「你倒問得我奇怪,沒說你走的急促撞了我,反問我走到這裏來?難道這個地方,只派你走麼?」小儒定睛一看,已至覽餘閣前,便笑了一笑。五官又覷到小儒臉上細望,小儒道:「你不認識我麼?」五官笑道:「我看你眼睛紅紅的,沒是被太太打了出來的?」小儒笑道:「放屁!多分你日日挨打,才知道人家甘苦!」五官卻明知紅雯病重,小儒又在那裏傷心,故意逗着他說笑的。又道:「我正來尋你,同者香兩人,今早畫了一幅山水,甚爲得意。請你們品評去,看有什麼毛病?」說着,扯了小儒,往叢桂山莊去了。裏面方夫人等,在紅雯房內,閒話了半晌,亦各散去。過了一日,正是紅雯彌月之期;先一天,內外卽定下戲酒遍請親友。是日張燈結彩,甚爲熱鬧。紅雯亦早早抽身,梳洗已畢,按品的穿戴起來,先向家神祖堂前,行了禮,然後請靜儀人衆,過來叩謝,又與方夫人行禮。忙了半會,早喘做一堆。洛珠卽推他坐下道:「姨太太,歇息罷,可知你的病才好,就是禮數欠缺些,我們也不好怪你。」靜儀接口道:「可不是呢!昨晚我卽同大姐姐說明,今日可別要姨奶奶勞動,我們改一天再見禮罷。偏生他又東拜西拜的,這多是大姐姐不體恤他!」方夫人笑道:「我怎能叫他不行禮呢?你可錯怪了我!」衆人再看紅雯,雖然瘦弱得可憐,今日穿帶起來,倒也穩稱一位宜人身尤。此時紅雯喘已稍定,卽道:「我病了將近一月,累得太太們逐日到我那裏看視,今兒難得好了,理當叩謝;怎生怕我勞動起來?」又見奶娘抱着哥兒出外,給人衆行禮。衆夫人均各有所贈。見哥兒打扮得粉團花簇似的,無不喜愛,爭着抱了頑耍。紅雯道:「奶娘可帶了哥兒去,別要撒下尿來,汚了太太們衣服。」奶娘應答過來,抱着哥兒回後。早有家丁們上來伺候擺席。又吩咐開鑼演戲。方夫人向紅雯道:「這裏有奶奶代你陪客,你別要聽着鑼鼓,鬧得心內怪煩的。」蘭姑道:「好妹妹,你回房去罷,外邊總有我呢!你勞碌了一早,快去躺會兒

歇息着。』紅雯亦不能久坐,起身與人衆告罪,又重託了蘭姑照應,方才回房。內外直鬧到更鼓方散。小儒回到紅雯房中,見他早經卸了裝束,斜倚在牀上。小儒挨身坐下問道:『你今兒覺得怎麽?』連我好好的人,鬧了一天,頭目都有些涔涔的。』紅雯道:『我此時胸前微微疼痛,想是晚飯多吃了一口。今兒蒙太太的情,早間叫我回房來了。隨後我也沒有出去。若支撑到這時候,還了得麽?你也該乏了,早些去睡罷。明日早些過來,我有話和你說。』小儒又坐了半會,即仍回蘭姑房中歇息。次早尚未起身,見六兒忙忙的走入道:『老爺快點起來,姨奶奶不好得很,太太早已過去,叫我來請老爺,再吩咐外邊的人,請醫生去呢!』小儒聽說,嚇得一翻身坐起,胡亂扣了衣服,忽忽向外。蘭姑亦忙忙趕來。進了房,見衆人都站在紅雯牀前問視。靜儀等人,見小儒進來,全行退出。惟有洛珠被紅雯一手死緊攥住不放,卻喘作一團,不能言語。好在洛珠昔日與小儒常見面的,絕不迴避。小儒忙問是何原由?方夫人道:『他下半夜,忽然遍身發燒,汗流不止。天明,竟暈了過去。六兒趕緊來通知,我們來的時候,才甦醒過來,又喘的不能說話。你要快催他們去請醫生來,究竟有礙無礙。我看這光景,是不大很好呢!』小儒聞說,又見紅雯如此形容,不禁滔滔淚下,急轉身出去。少頃,陪了醫生進來。方夫人連忙退出,洛珠也要想走,低低的道:『外面醫生來了,我不便在此。少頃我當再來。知道你和我有話說呢。』紅雯點點頭,放鬆開了手。洛珠只好避入牀後。早見小儒與醫家入內診了脈,小儒仍陪了出去。洛珠復到牀前問道:『你有何話說呢?』此時方夫人等又進房來,見紅雯喘已稍定,未曾開口,先哽咽了一回。又叫奶娘將哥兒抱到面前道:『蘇姨奶奶,我是不能好的了,只可憐寶書甫經彌月,即要離娘。我沒有別的牽掛,只有哥兒這一條腸子,拋撇不下。要望姨奶奶,念平昔待我甚好,我雖死後,總感激你。今兒當着太太在此,將哥兒過繼了蘇姨奶奶,你只當多養了一個兒子。姑念他襁褓無娘,沒有收成的孩子。我也不怕太太和奶奶見怪的話,才滿月的孩子,怎麽累起太太來?奶奶有了森哥兒,又有府中事務,恐怕照應不到。所以才重託蘇姨奶奶。』說着,即在枕上點了兩點頭,似作叩首之狀。洛珠聽了,早經淚如雨下,顫微微的答道:『你只管放心,哥兒交代我就是了。現在滿房的人,都是見證。我若將你的哥兒,與我的兒子有兩樣看待,日後即不逢好死。你快放開心,自家保養,那裏就會死呢!』方

夫人與蘭姑亦齊聲道：『我們總好好的看顧晉哥兒，你儘管放心。前日那般病勢，吃兩帖藥，也就好了；你可別要愁煩。』紅雯搖頭道：『此次非前番可比，縱有神仙妙藥，也難醫我這不治病症。蒙老爺，太太恩典，代我請下誥封，哥兒又好好的，我死也值得！』正說着，小儒又進房來，對方夫人道：『適才衆醫家說，今兒來勢危險，大要仔細。總因身體太弱，氣血素虧，成了血暈。怕的日內總有變動，服藥無功。叫我將那件東西……』小儒說到此處，掉頭望了紅雯一眼，不由傷心淚落，不忍再往下說。紅雯即將重託洛珠照看哥兒的話說知小儒道：『尚要請老爺念他無娘孩子，善爲撫養成人；我在泉下，多要保佑你們的。』小儒此刻，滿腔的話，不知從那裏說起，卻好洛珠見紅雯同別人說話，悄悄的走開。小儒走近榻前，握住紅雯雙手，惟有一哭而已。但見紅雯長長的嘆了一聲，兩眼望上一翻，又暈了過去。嚇得小儒連聲叫喚，方夫人與蘭姑也圍攏來看覷。未知紅雯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三回　紅雯示夢託孤兒　洛珠婉言求幼女

卻說：紅雯二次又昏暈過去，慌得小儒與方夫人等，皆圍在牀前，低聲叫喚。有半個時辰，方才醒轉來。六兒早取了一碗開水過來，小儒親手捧到紅雯口邊。紅雯搖頭不飲。此番雖然醒轉，人問他的話，只有點頭，不能言語。可憐小儒捧着一碗水，撲簌簌的淚下不止。方夫人忙將小儒扯過一旁道：『我看他今晚總難得過去，你別要儘管傷心，快去叫人端整他的後事要緊，不要臨時慌手慌腳的。』小儒點頭，隨即放下水碗，轉身向外，叫過幾名家丁，分頭辦理。又重託五官照料一切。少停，衆家丁陸續回來，各事辦得齊全。此時內外早點了燈火，小儒又趕忙進來，將走到紅雯房前，只聽得內裏一片哭聲。小儒早嚇得魂飛天外，忽忽走入，見方夫人，蘭姑皆在那裏掩面哭泣，地下衆丫頭僕婦，俱靜悄悄的，站滿一房。小儒分開人衆，到了牀前，見紅雯早已穿齊衣服，直挺挺的，睡在牀上，口中只有一息呼吸而已。小儒一見，如萬箭攢心，抱住紅雯，放聲大哭。紅雯忽然睜開二目，望了小儒一眼，雙睛一翻，頓時氣絕。把個小儒直哭得氣咽喉乾，搥胸跺足。方夫人等，亦啼哭不已。又恐小儒過於悲傷，反

止住淚痕，和蘭姑一齊上來解勸。外面房內靜儀等人，得了信，莫不慘傷紅雯小小年紀，短壽而死。方夫人又忙叫奶娘抱着哥兒，跪在地下，送他生母歸西。說也奇怪，哥兒才喂過乳的，亦哇哇的哭個不止。又將滿房的人引的傷起心來。洛珠因鬧了一天，身子有些困倦，即回到自己房內歇息。正欲朦朧睡着，見紅雯衣服齊楚的走進房來，對着洛珠福了一福道：『早間拜託之事，千萬不要忘卻。我與你從今訣別過了！』說罷，轉身即走。洛珠忙起身前來拉他，不意腳下一絆，猛然驚醒，卻是一夢。一翻身，怔怔坐了起來。只見玉鸞忙忙的進來說：『陳府裏紅姨媽奶，將才沒了，太太早到了那邊，奶奶也好過去了。』洛珠聽說紅雯已歿，不禁酸心淚下，趕緊來到紅雯房中。恰好小儒已被王蘭勸了出去，洛珠走近牀前，不免一場痛哭。又暗暗的說道：『你適才陰靈到我房中作別，無非不放心哥兒。況且你家太太，奶奶，亦不是無情的人，又有我一力承當，包管用心撫養你哥兒成人長大，替你掙氣。你可放心去罷！』早有蘭姑上來勸住洛珠。今夜府中人衆，是不能睡了。擇定次早入殮。所有一切喪中儀制，均按照五品宜人資格。早將紅雯對過下房打通開來，停放棺柩。殮後，小儒又不免撫棺一番慟苦。幸有王蘭，梅仙，五宜三個人，輪流的百般勸慰，又催着他通知寶徵兄弟。起先紅雯生了寶書，小儒即發了信去。此時將紅雯已故的話，亦寫下兩封書函，專人送往上海，安徽兩處。現今寶焜已升署鳳陽知府。單說：洛珠回到自己臥房，癡癡的坐着思想：紅雯如此年輕，竟成短命。雖然生下個兒子，亦是空歡喜一場。他將哥兒不託自家的人，反來交代與我，亦因我平素待他好，又知道我生性爽直，倒斷他有此眼力。但是陳家的兒子，又有嫡母在堂，我怎好夾在裏面去照應，不是多事麽？若說不問，又負了紅雯一番囑託。思前想後，不禁焦躁起來。忽見靜儀攙了蕙貞進來，洛珠忙起身讓坐，又抱了蕙貞坐在膝上，頑笑了半會。見政淸同着奶娘走進房來，猛然得計，即叫奶娘帶着姐兒，和哥兒好好的去頑耍，我同太太說話呢。遂將座頭挪近了一步，笑向靜儀道：『我有件事，要與太太相商，太太卻不要惱我！紅雯將他的哥兒，重託與我，太太也在那裏聽見的。彼時我怎麽好不應許他？此刻細想，諸多不便。既有陳太太是個嫡母，又有沈姨奶奶；我這外姓人，夾七夾八的在內裏，領帶他家哥兒，可不是笑話麽？縱然陳太太們不怪我，也不像句說話。若置之不問，俗語只可允人，不可允神。神與鬼，總是一般。既允許了

他，怎麽好後悔呢？』又將紅雯臨死的時候，陰靈前來作辭的話，細說一遍，道：『我卻想了個盡善盡美的情節在此，要太太允許了我，方才可行。』靜儀笑道：『你應許了死鬼，不得過身，又想推到我身上來，難不成叫我領他那血泡孩子去麽？可知你不能，我也不能，我和你，總是外姓人呢！而且蕙貞有奶娘帶着，鬧了起來，我尙沒法，領孩子的本事，我眞正沒有。除了這句話，我都可應許你。』洛珠亦笑道：『太太說的什麽話？與其請太太領他，倒如不我領帶了。太太既說過應許了我，卻不能改口。我想蕙貞今年三歲，長他家寶書不過兩年，不如將蕙貞許配寶書。況且，老爺與陳大人是極相契的，再結了兒女姻親，更外合宜。我想老爺是沒有不應承的，只要太太作主，從此寶書做了我家女壻，我們因他無娘前去領帶，即是正理。還有一說，太太只當政清是自己生的，將蕙貞給了我罷。此事總要太太成全，想紅雯在暗中亦感激不盡。』又起身對着靜儀福了一福道：『太太若不應許，我惟有跪求了！』說着，卽欲下拜。靜儀忙一把扯住道：『快別要如此，總可商量。』心內卻甚不願意，因寶書既是庶出，又是個才滿月的孩子，尙未卜如何。若論陳、王兩姓聯姻，門楣正合。陳太太爲人又寬厚和平，蕙貞做了他家媳婦，倒沒有苦吃。洛珠見靜儀沉吟不語，臉上有不悅之色，便又道：『太太的心事，我亦可猜着一二。想因寶書甫經彌月，又沒了生母，不知將來可能成人。我看紅雯爲人，亦無甚大過，在生不過口角鋒利，好占人先；他已將自家壽數折盡，成了夭亡。他生的這孩子，卻是陳大人的骨血；現在徵少爺、煜少爺總發了科甲，森哥兒又極聰敏，不能寶書偏偏不中用麽？況蕙貞自幼品貌安舒，不是個沒福的孩子，只要他福分深厚，寶書將來自會成人，勝似父兄，亦未可定。再則蕙貞雖然是太太生的，總是自家人；我也不肯將他終身大事，當作兒戲。太太只管放心，不須疑慮。』靜儀聽洛珠一番話，倒也近理。又轉念一想道：『我既有心成全他家孩子，天總要保佑他易長易大；何況女兒家雪花般命，隨夫貴賤，只要門戶相當，其餘亦可不必深謀遠慮。』遂改了笑容道：『好在你說過，將政清同我換了蕙貞，他既是你的女兒，隨你怎麽去做，須要你先去知照沈姨奶奶一聲，必得他家前來求親才是。』洛珠見靜儀已允，好生歡喜，忙道：『自然要他家先來求親，難不成我家女兒，摠與他家麽？』說着，只見政淸和蕙貞手挽手兒進來。洛珠便一把抱過蕙貞道：『太太說把你給我養了，從此你就在我

這邊罷!我也不疼你兒弟!』政清本來生得乖巧,見洛珠抱了蕙貞,他卽笑嘻嘻的,一頭滾入靜儀懷內道:『娘既說不疼我,又有了姐姐,我有太太疼呢!我今兒就跟了太太回去!』把個靜儀喜得眉開眼笑,摟住政淸道:『好乖兒子,你娘本說同我換的!我明兒把姐姐穿的吃的,總給了你罷。』兩人同一雙兒女頑笑了半回,時已二鼓。靜儀卽叫奶娘,各帶了姐兒,哥兒去睡。自己亦起身回房。次早,洛珠梳洗已畢,便來尋蘭姑,細說此事。蘭姑聞知,亦甚欣然道:『你旣如此存心,不顧他的哥兒,想紅雯妹妹,在陰司裏,亦可放心。若兩府聯姻,我可保一說必行。王太太既肯將蕙貞許給寶書,難不成我們的太太,倒不願意麽?少停我去回明太太,再來覆命。』洛珠先行回去。蘭姑隨卽到方夫人房中,將洛珠的話,回了一遍。方夫人聽說,亦歡喜非常道:『承王太太與蕭姨奶奶,一番好意,眞正難得。』遂叫請了巴氏過來,託他爲媒。巴氏到了靜儀這邊一說便允。晚間小儒,王蘭回房,得知此事,更沒有話說。兩家擇定三日後,先行下聘。洛珠卽於次日過來,與方夫人說明,將寶書連奶娘,一併搬到他套房裏去,以便早晚照應。又親自帶了蕙貞,到紅雯靈前拜禱道:『我已將蕙貞許配你的兒子,你想該早經知道;從此寶書卽是我家女壻,我理當撫養。所幸未曾負你之託,你可安心在泉下罷。』晚來方夫人與蘭姑親送寶書到洛珠房內,又請了靜儀過來,當面拜託一番。蘭姑笑着,拍了洛珠一下道:『前日說我有心呢,你倘有參差,我就沒想活着。可知我最膽小的,由那一天卽愁到今兒了。如今我和太太,將寶書交給與你,雖說是你家女壻,亦是我家兒子。你須格外用心撫養,若哥兒每日多哭這麽一聲,我可是也不依的呢!』洛珠亦笑着啐了一口道:『你別害臊罷,你有森哥兒呢!這句話,知你說不起。我前日倒饒了你過去,今兒還來編派我!好歹總由口裏說,待我撑破了你的嘴皮,才沒有事!』便起身來撑沈蘭姑的嘴。蘭姑抱着頭,一溜煙笑着去了。方夫人亦笑了笑,起身作辭回房。自此洛珠逐日關心貼己的撫養寶書,以重紅雯之託。又派了一名年老誠實的僕婦,幫同奶娘領帶,蘭姑早將哥兒的月費,及奶娘等人一切用度,按月支送過來。起先靜儀原不肯收,反是洛珠止住道:『太太,若不收他家的,倒覺生疏了。沒要陳太太疑心我們,後悔起來。』靜儀見洛珠執意要收,也只得罷了。單說小儒自紅雯死後,日間雖有王蘭等人陪着他說笑,晚間回後,燈前月下,不免觸景傷情。又想起去歲紅雯那番光

景，雖然是他自家不好，究竟他也沒有做出什麼不尷不尬的事來，我大不該和他冷落。他的病根，即由此起。想到此間，分外對他不過。只有遍請僧道，設醮諷經，多方超度。江素馨得了信，亦親自前來祭奠。到了百日以後，即在慧珠墳畔，買了一塊地，暫行厝放。待日後回里，再議盤歸祖塋安葬。這日，正坐在那裏出神，見家丁取了兩封書函進來。小儒接過，見是伯青，二郎，從浙江寄來的。忙拆開伯青的書函來看，無非敍說別後多日，及考試、浙省一切風俗情形，外有單致五官一函，重重封固。又看到二郎書中，說到鳳鳴兄弟一節，小儒笑道：『楚卿還要我見他一分人情，鳳岐的功名，卻也虧他成全。倒是嚴華榮這畜生，無端的擂入羅網，天假楚卿，代劉蘊報仇，可見天理循環，並無漏網。』內有小黛的一函，是致方夫人的，外有土宜各物。小儒叫家丁照數查收，好生款待來人。即袖了小黛並五官的兩函，先行回後，見方夫人正同蘭姑閒話。小儒將小黛來函交與方夫人。蘭姑也走過來觀看。方夫人見寫太太添了公子，卻也歡喜。又見送了許多物件，笑道：『承他美意，還記罣着我們。』回頭向蘭姑道：『你明兒，亦要配幾件禮物，回送他家哥兒。』小儒道：『等你們想定送什麼物件，我再寫回書。』便轉身向園內來尋五官。剛走到紅香院前，見滿院芙蓉，開得十分姣豔，不由的感動前情，即信口念道：『芙蓉如面柳如眉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！』念完，一陣心酸，淒然欲淚，便呆瞪瞪的，立在芙蓉花前，不住長吁短嘆。見王蘭從花外一步步走來道：『小儒，清早即在這裏賞玩帶露芙蓉，倒也雅致！你手內是甚麼書函，是那裏寄來的？』小儒道：『是楚卿，伯青由浙江寄來，書中尚有附致你的一函，不過些通套話兒，少頃取來你看。這是寄與五官的，你看層層封裹，不知其中有些什麼要緊的話，是怕我們偷看，所以我親自送與五官，偏要看看說的什麼。』王蘭道：『我也隨你去！』兩人便一齊到了叢桂山莊，跨進院門，但見五官撩衣捲袖，一手持着個金絲罩兒，在院落內和跟他的兩個小童，在滿草內掏蟋蟀。王蘭笑着躡足道：『這麼大的孩子，尚要嘔氣；不用忙蟋蟀了，伯青有信來了，快來看罷！』五官擡頭，見是小儒，王蘭兩人，笑着將罩兒交與小童，放下衣袖，邀他兩人入內。見小儒手中存封書函，果是伯青寄與他的，即拆開，從頭細看。小儒道：『書中有什麼事故？可說給我與者香聽着！』五官看過，擱在桌上道：『什麼事故呢，也值得如此千包萬裹的！你們要看，自家看去，我也懶得說。』王蘭忙取過與小

儒同看,上面寫着他在浙江情形,又叫五官各事,總要保重身體,不可大意。說了又說,諄諄囑咐。王蘭笑道:『伯青向來郎有些鬼婆子氣,難道五官是個十歲八歲的孩子,不知顛倒麼?我們日日相見,倒不會照應他,偏要他在千里以外,巴巴的寄這封書來。』小儒道:『你倒不要埋沒了伯青好意,遙想他的府報內,尚沒有這般寫的細緻。你別要只顧數說伯青,也不怕五官多心麼?』五官臉一紅,笑道:『你們數說他,與我什麼干涉?小儒而今亦學着會刻薄人!』王蘭又起身走近桌前,觀看五官近日所畫的物件。又見窗畔一順兒擺了無數的蟋蟀盆子,王蘭意在用手揭起一盆來觀看。五官忙走過來,雙手按住道:『你別要亂動,昨日才捉了一個大頭蟹青,十分鋒利,將來好同人去鬭彩呢!你把他驚走了,我可是不依的。』小儒笑道:『五官眞有些孩子氣,一個蟋蟀兒,也值得如此鄭重!』人衆正在說笑,忽見有人上來回道:『外面來了個姓竇的,叫做竇琴官,一個叫徐齡官,還同了什麼蘭官、春官、松兒、玉兒一干人,說由京中到此,特地來尋五爺的。』五官聞說,忙請他們進來。原來這竇琴官等六人,均是當日在福慶班與五官同夥的人。自從傳阿三回家之後,即將他們過於別家班內,又唱了兩年戲。他們多長成了,在京中頗有聲名,手內亦積聚了若干,因受不慣人家的約束,便各出少許貲財,合夥領班,取名六豔堂。因他們是六個人爲首。近日傳阿三打聽得魯道同父子業已罷黜回家,京中沒有對頭,又領了一班人,復至京都,開設戲館,取名小慶福。內中有個唱小生的,名喚桂仙,是梅仙同時的人,卻比梅仙小了幾歲。當梅仙出京的時候,隔了一年,桂仙亦被個京中官兒贖了身去。後來這個主兒死了,桂仙復又出來唱戲。卻值傳阿三進京,即邀了他去。大凡人是喜新鮮的居多,覺得桂仙的色技,竟駕於六人之上。他們遂別了一口氣出京,想起五官現在南京,不如投奔他覓個安身之所。此時小儒、王蘭,俱問明五官情由,亦久聞他六人的聲名。早見有人領了他們進來,果然一個個如花似玉,總在五官肩隨上下的人品。五官見他們已到,迎下階來,彼此執手問好。五官又說知小儒、王蘭在內,琴官領頭,一齊上前請安。小儒笑吟吟的欠身道:『你們沿途辛苦了,坐下來好說話。』王蘭亦道:『我們這裏可別要拘形跡,你們不見五官麼?還有一個你們前輩金小痴,也在這裏,我們總是彼此以字相稱,毫無拘束。今兒卻不在園內,往祝府去了。』琴官等人見小儒、王蘭語言和藹,可見金柳兩

人,依樓得所,也不枉我們今番到此一場。遂一齊告坐,小童早送上茶來。小儒,王蘭復細看人衆,果然名不虛稱,未知琴官等六人前來,作何安置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四回　小琴官獨占花魁　美玉兒細談根柢

話說:寶琴官等六人,由京中來投五官,卻好小儒,王蘭亦在叢桂山莊,見琴官面若朝花,身如弱柳,覺眉宇間,有一股秀色包含在內。徐齡官年齒與琴官彷彿,眞是眼凝秋水,眉蹙春山,腮邊兩個微渦,不言自笑,生成的柔情媚態,令人相對心蕩神馳。再見蘭官,春官,松兒等三人,各有姣妙,不分軒輊。六人中惟玉兒年紀最小,另具一種憨稚之氣,使人可愛可憐。小儒,王蘭兩人,不約而同,一齊暗暗叫好道:「他們眞不愧六豔之稱!難得天生尤物,聚在一起!」五官卽問琴官道:「你們好好的在京中領班,也很下得去,因何約齊了,到南京來做什麼呢?」玉兒便插口道:「柳哥哥,你不知道,我們那個怪物師父進了京麼?他來的時候,又想我們到他的班子裏去;是我執意不行。誰知道他們記了仇恨,又圈了一班人,叫做什麼小福慶。我最恨京裏那些人,沒有開過眼兒,說甚麼小福慶,而今要壓倒六豔堂了。我聽得怪嘔氣的,使攛掇着琴官等人,前來投你柳哥哥。我想到處總可安身,難不成離了京中,我們就沒有飯吃麼?我最性急的,你柳哥哥可肯收留我們麼?你道一句兒,我聽着好散心。」大衆見玉兒說得爽快有趣,不禁都笑了起來。琴官忙止住玉兒道:「隨便甚麼話,你總要插嘴,只圖你說得快活,可知柳哥哥還沒有懂呢?」遂將始末根由,及他們出京的來意,細細對五官道了一遍。玉兒又在旁拍手道:「可不是呢?我也這麼說呀,不過你說的婉轉些,也沒有什麼別的話兒。」五官聽琴官說完,沉吟了半晌,遂笑對小儒道:「我們這園子裏空屋甚多,不如將他們留下,再團幾個人,做個內班。嗣後各府裏有了喜慶事,就可不到外邊叫班子去。你看可使得麼?」王蘭不待小儒開口,卽先自叫好道:「很使得,你沒有說着,我就想到這裏,連他們的住處,我多想下了,最好在聚豔樓,那裏地方又寬大,又離着你與小癯的住處相近。班子裏,該添置甚麼行頭,甚麼脚色,你與小癯做主,就是了。況且那聚豔樓三字,正台六豔堂的名目,以寓他們初到南京,這六

豔」郎爲我輩所奪。」小儒聽說，亦點首道：「他們由遠路而來，投奔五官，焉有不留之理？至於配搭脚色，須要斟酌。若似外面班子裏，不論老少，只圖人多，倒反沒趣。不如每行只要兩人，預備唱戲的時候，替換着演扮。不吃力罷咧。雖說配搭的脚色，趕不上他們六人，亦要不差什麼。好在我們留着自家唱的，也不到外邊去，就是缺一兩行脚色，配搭不上，亦不妨的。」王蘭道：「小儒卻想得到；總之交代五官同小瓘去辦，他們看得上的人，都可配搭。」齡官聽了，忙道：「我們來的不止六個人呢，一共約有二十餘人，和我們總差不多的年歲。出京之時，本約定到了南京，如可安身，仍在一起；否則他們亦有去處的。要說脚色，有了他們，也不少什麼了。」王蘭道：「既是你們同來有這許多人，分外好了。我叫人打掃奪豔樓上下房屋去，你們今兒卽可搬了過來。」玉兒聽得此地肯留下他們，又打掃園子裏，讓他們居住，先喜的手舞足蹈起來。回身笑向齡官道：「起先我進來，就愛這園子裏的房屋，怪曲折的，卽想到我們住在這裏，就好了！偏生留下我們來，這麼一座園子，也很夠我們逛了！」齡官亦笑道：「你別要興頭過分了，又要惹琴官說你好多話，況且園子裏太太們時常要下來的，那裏容得你我亂走。」玉兒聽了，臉一紅，道：「你說的甚麼話？難道有了琴官兒，不許我開口麼？」小儒笑道：「玉兒不須性急，明天我吩咐他們，不到園子裏來，讓你多逛這麼幾日，可好？」又叫擺了酒飯，款待琴官等人。小儒，王蘭也在這裏吃了飯罷，琴官等起身作辭。小儒卽派了幾名家丁，同琴官等到船上去發行李箱籠各物。卽便忽忽的回後，說與方夫人等知道。內裏衆人聞得自家園裏有了班子，莫不喜歡。到了傍晚，琴官等已至，又領着那二十多個孩子，過來見小儒，王蘭請安。小儒細看人衆，皆是妖冶動憐，甚爲喜悅。卽叫五官同了他們，到奪豔樓去安置。琴官等六人，在樓上居住。其餘孩子們，多居於樓下。小儒又撥了兩名家丁，過來領班：「如有需用什麼物件，你們到上頭領價下來添置，每月班子裏的月費，亦照數去領。我知照奶奶那邊，添上這一款兒，就是了。」安排已定，回到後面。蘭姑正陪着方夫人在房內閒話，見了小儒進來，卽問道：「聞得班子的人，總來了？我們過一天，須要唱回戲看看，到底快慢怎麼好法。據你所說，較之平時傳進來的班子，高着多呢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們忙什麼？既留下他們來，原是唱戲的，這幾日他們初來，多少物件，尚未安置得定。我已想到出月初旬，叫他們來唱一回戲，我

做東道，請你和太太可好麼？你們早早的備下賞錢罷！」小儒又問到二郎那邊：「送些什麼物件，你們查點出來，我好打發來人回去。」蘭姑道：「昨兒我和太太已預備了禮物，無非是送他家哥兒的東西。」遂吩咐媚奴將開的禮單取來，送與小儒過目。小儒接過來看了一遍，自去寫就書函，一致伯青，一致二郎。又重賞了來人的路費，打發他次日一早動身。過了一日，梅仙從祝府回來，趕着過去與琴官人等相見。即說到桂仙身上，梅仙道：「他也算個人麼？我們在京的時候，同夥中也沒有人理他，因他相與的，總是一班沒行止的人。後來不知那裏冒出一個瞎烏珠的部曹官兒，代他贖了身去。據聞鬧的醜聲遠近皆知。如今他也浪充起正經人來，可別叫我笑話罷！」玉兒聽說，鼓掌大笑道：「我的哥，偏生今兒才會見你。我若早知道那小忘八的底細，還容他在京中立腳麼？雖然，我今兒聽見你說了，也覺得心內快活些。」梅仙又問京中近日的光景，從此梅仙，五官兩人，早晚總在這邊，幫同琴官等人安排一切。隔了數日，小儒即叫進他們來唱了兩天戲。誰知這六豔堂聲名，播傳出去，本地紳衿人等，皆備帖過來相借。小儒回不過的處在，只得叫他們去敷衍一番。人人稱贊，處處叫好。多說諸人中惟琴官爲最，琴官本來爲人和平，雖不願意的所在，他總可勉強酬應。其次即推齡官圓融。只有玉兒見他生性驕傲，稍有不合，當面就叫人過不去。人又恨他又愛他，縱然玉兒在喜悅之時，人總不敢去和他十分親近。是以愈顯得琴官好了。加以色技雙佳，人竟以小花魁呼之。外面一傳十，十傳百的，甚至竇琴官三字，無人知曉，提及小花魁，沒有人不知道的。後來借班子的人家，愈借愈多。小儒厭煩起來，爽性一家不借，推道他們有病，不好出外唱戲。人家見小儒不肯，也就罷了。暇時，小儒和王蘭來到奪豔樓上，或央琴官清彈，或叫齡官演唱，漸漸將思念紅雯的心腸，冷淡下來。光陰迅速，轉瞬臘盡春回，正是二月春和時節。一日，小儒飯罷，信步往奪豔樓來尋琴官閒話。走進院門，那見班孩子們，在台基上踢毬。見了小儒進來，一齊走過請安。又爭着入內報信。小儒忙止住道：「你們只顧踢毬頑耍，我到樓上看琴官兒去。」有個孩子道：「琴官，齡官，玉兒多在樓上，王大人也在裏面呢。」小儒點點頭，舉步進內。只見王蘭和春官在明間裏對坐下棋。蘭官，松兒均伏在桌上觀陣。松兒指着一塊道：「這塊棋腹背受敵，怕的不能活呢！王大人要仔細。」小儒笑着走近道：「你們倒好樂呀！」蘭官回頭見

是小儒，忙同松兒站過一旁。春官亦立起身來。小儒道：『你們不要動，我上樓去一走，停一停也來和你們著一盤兒。』又對王蘭道：『我在各處尋你不着，那知你躲在這裏。』王蘭正拈着棋子，在手沉吟，便道：『你先上樓去，我就來。今兒我也沒有見過琴官的面，據他們說，在上面有事呢，不許人去瞧他，因此我才沒有上去的。』小儒聽說，轉身上了扶梯，到得樓中，靜悄悄的，一點聲息俱無，琴官的房門掩着。小儒只道他午睡，方欲舉手推門，忽見窗槅內湊出一縷煙，並非蘭麝，卻是旃檀香氣。小儒甚爲詫異，卽躡着腳輕輕走到窗外，隔着碧紗向內一望，見琴官端然拱立在桌前，桌上明晃晃的點了一對絳蠟，爐內焚着檀香，當中供了一件東西，是紅紙疊成的，上面隱隱有字跡。又見他倒身下拜，口內低低的禱告。小儒將耳朵貼在窗上，也聽不明白。暗忖道：『這孩子做些什麼鬼鬼祟祟的事？看他這般恭敬模樣，又不是件兒戲的事故。』琴官拜禱已畢，起身在旁邊取過一包紙錢，在地下焚了。又長長嘆了一聲，紛紛淚下。小儒看到此處，分外不解，忍不住咳嗽了一聲，推門而進。琴官正站在桌前傷心，猛聽得有人進來，很嚇了一跳，急忙將供在桌上的東西，收起揣入懷內。正待發作來人，擡頭見是小儒，不禁臉一紅，將點的蠟燭吹熄，又將香爐推過一旁，勉強笑着向前，意在請安。被小儒一把攙住道：『日前已經說明，我們天天要見面的，切勿拘於形跡，反教我們不好常到你這邊來。』說着，便拉着琴官坐下道：『我來了好半會兒，見你焚香點燭的，在桌前拜禱，未使驚動。究竟你做什麼？』琴官道：『我日前許下一願，趁今兒無事，還了願心，免得記罣着。』小儒笑道：『你不要騙我，那見酬願心的，焚化紙錢，多分你在這裏祭祀。爲人在世，愼終追遠，卻是正務，何須瞞人呢？』琴官聽說，方知適才的行爲，全被小儒看見，料想隱藏不過，未曾開口，先嘆了口氣道：『我也是好人家子弟，那裏好意做這唱戲的買賣？亦係出於無奈。人家子孫，替祖爭榮，想父母在泉下，何等風光。我們而今幹了這下賤事業，可知祖宗不是下賤的，怎好忘了父母生身養育之恩？不過憑着這一點誠心，聊申孝意。』琴官說到此處，不由得又流下淚來道：『我提起來，卽要傷心，別要說罷。我的心事，惟有齡官與玉兒他兩人知道。齡官今日身子有些不爽，還睡着呢。你停一日，問他們去就明白了。』小儒見琴官顏色慘傷，不便再問；難得有齡官等可詢，終久總要知道的，何必惹他悲苦？便用別話岔開。又坐了會，見他終覺懶懶

的，遂起身道：「齡官既然身體不爽，也該請個醫家來診治。我看看他去。」琴官送到門外，被小儒再三止住，方回房去。小儒即向後樓來看齡官，剛走到明間裏，聽得房內有人說話。探身一望，見齡官倚在牀上，下身搭着一條大紅錦被，玉兒光着頭，坐在牀沿上，代齡官拍打着兩腿。上身穿了銀紅薄棉短襖，下罩水綠底衣，卻散着褲腳兒，足下趿着一雙鵝黃三鑲滿堆雲履，越覺得眉目如畫，令人可愛。口內嘁嘁喳喳的，與齡官說話。齡官面朝外睡，見房外人影一幌，即推玉兒說：「你看誰來了？多分又是松兒，想嚇着你頑呢！」玉兒忙跳下牀沿，走出來，見是小儒，笑道：「陳大人來了，因何輕悄悄的走來，聽我們說話？幸而沒有說出你們什麼來。」小儒笑着，走進道：「我因玉兒素來嘴壞，怕的背後議論我們長短，特地來聽着的。偏生又被你看見了。」齡官亦一翻身坐起，意往下牀。小儒急上前按住道：「聞得你身子不爽，別要起來涼着，倒是睡着說話很好的。」齡官笑着，告了罪，仍然躺下。小儒親自代他蓋上了被，即一蹲身在玉兒的地方坐下。早有跟齡官的人，送上茶來。小儒即問齡官有何不爽？齡官道：「昨晚脫去大衣，在樓口與玉兒多站了一刻，似覺得身上寒噤起來。今早兩腿酸痛，四肢無力，想是受了點風。適才有緊玉兒代我拍打了一回，覺得鬆快了些。」小儒道：「現在天氣雖日漸溫和，究覺是春初的時候，或寒或暖，最宜保重。何況你們身體生來柔脆，又初到南方，水土向沒有服得慣，更易生病。你可要醫家來診看，我吩咐人請去。」齡官忙搖手道：「我最怕吃那苦水兒，准備多餓這麼兩頓，明天自會好的。」小儒又笑向玉兒道：「你不要光着頭鬧頑意兒，若涼了腦袋，停刻就要嚷頭痛了。」玉兒笑道：「我倒不妨，不比齡官兒，粉嫩似的身子，風兒雨兒，多受不起半點兒。我在北邊，成日的凍着，也不覺得。」小儒與齡官閒話了半回，即問起琴官將才的事故：「他說問你和玉兒，總知道的。他有什麼心願，如此瞞人？」玉兒聽了，說道：「說也話長。他這椿心願，從未給人說過，蒙他看得起我與齡官，將前後隱情，曾對我們細說。琴官自幼即沒了父母，只有兒嫂，與他生母馮氏在堂。他父親在世，亦是讀書未成，在本地一個大家，訓蒙過活。馮氏本是大家使婢出身，因他父母彼時尚未有子，與他作妾。誰知進了門，他嫡母即生了他哥子，後來生下琴官，才及周歲，老夫婦相繼而亡。不料狠心哥子，妒忌他的生母，在家終朝打罵。馮氏吃苦不過，在他父親靈前大哭一場，拋了琴官，另行改

嫁。琴官還虧他嫂嫂撫養到十歲，哥子卽將他賣入班子裏。日久，聞得他生母已故，只有當日他父親討馬氏回來時，有封庚帖，尙在琴官身邊，緊緊收着。每每的背着人，取出哭拜一番，如見他生母一般。逢到時節，他卽早一日齋戒沐浴，焚香點燭的祭奠，連我們都不去看他。這件事，他最秘密的，今兒相巧被你瞧見，不能瞞，才肯叫問我們的。」小儒聽說，連連點頭道：『這麼說起來，琴官倒是個孝子，卻也可敬！何妨立個木主，與這封庚帖，供奉在一處，亦可早晚點一炷香兒，倒不好麼？』玉兒又道：『他在班子裏唱戲，今東明西，那有定所？立了木主，反覺得累贅。不如一封庚帖，便於取藏，而今到了園子裏，又是人家的房屋，更不便立木主了。』小儒道：『那倒無礙。明兒你對他說，叫他請個木主，就供在樓上，我最不忌諱這些事。況且他既有如此孝心，益發要成全他的才是。』齡官在牀上，亦點首道：『玉兒，你將陳大人這番美意告訴了他，讓琴官好歡喜着，免得逢時過節的一回哭，一回笑。』玉兒卽跳起身道：『我就告訴他去！』齡官道：『你忙什麼？我要茶吃，好兒弟，給一盞兒與我罷。』玉兒也不給齡官，竟忽忽的向前樓去了。齡官恨道：『這孩子沒良心，他有了病，我日夜的伏伺他，不離牀前半步。今兒他連茶都不肯給我吃。』說着，卽便掀開被，欲自己起來。小儒道：『你睡着罷。』便在桌上倒了一盞茶，送到牀前。齡官忙欠身接過，笑着瞅了小儒一眼道：『別要把我折煞了，現在我病病痛痛的。』小儒笑道：『這又算什麼呢？』將茶杯接過，仍放在桌上。轉身見齡官上身只穿着薄棉鸚哥綠緊身小襖，外罩珍珠皮玄色比甲，腰內束了一條淡紅色縧兒，下穿月白底衣。臉上略略黃瘦了一層，加以眉黛微顰，眼波斜溜，分外綾楚可人。小儒看到情濃，不覺神馳道：『你身上薄薄的兩件衣裳，又不蓋被，若再涼着，更外難受。』便代齡官將被往上提了一提，又握住他雙手道：『你手尖兒多凍冰了，還要掙扎着起來，晚間須要多蓋着一層，出身汗，可好了。』齡官見小儒握住他雙手，又低聲悄語的，和他說話，不禁臉暈紅潮，迴眸一笑，忙灑脫了小儒的手。便道：『若被玉兒那促狹小蹄子看見，又要說多少話兒。』小儒聽說，反不好意思起來，亦隨着齡官笑了一笑。正欲起身，早見王蘭和琴官等人，都走了進來。琴官卽至小儒面前道：『將才聞玉兒所說，心感不盡，只好容圖後報罷。』說着，眼圈兒一紅，意在下拜。小儒忙雙手挽住道：『你休得如此，使人不安。難得你一片孝思，誠爲可敬。明兒你卽

立起木主，好待早晚侍奉，以盡你報答之心。」王蘭聽了，茫然不解，便拉住玉兒追問原由。玉兒細說了一遍。此時連蘭官等人，都知道了。王蘭亦點頭稱贊不已，又問了齡官的身體。大衆正欲坐下，見家丁上樓來回道：「適才打聽得雲大人奉了恩旨起用，前赴浙江沿海一帶察看塘工，不日即至南京。」小儒聽了，笑向王蘭道：「在田今番來得甚巧，又有一場團聚，也好教他瞻仰瞻仰我們六豔堂的人。」王蘭聞說，亦欣喜異常。便拉了小儒，忽忽的下樓去尋五官、梅仙兩人，說知此事。未知雲從龍此番重到南京，有何事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五回　雲制軍奉命再巡工　馮太守貪功重黜職

卻說：雲從龍自請假回了河南，早屆一年期滿。在從龍的意見，仍欲續假一年，攜眷到南京來，與小儒等人暢聚一番。誰料浙省沿海一帶塘工，當春潮之時，甚爲吃緊。本地督撫，連忙飛章入奏，請旨興修，以防秋汛，恐臨時更難措手。李文俊聞知此事，即奏請起用雲從龍，前赴浙省一帶巡看塘工，便宜行事。況上次漕河潰漲，自雲從龍督工修理之後，至今永慶安瀾，毫無水患。不如仍派該督前往浙江督辦沿海塘工，俟告竣後再行來京。內廷見了此摺，甚以爲然，恰值從龍假期已滿，即降恩旨，著雲從龍速赴浙省辦理。一日，從龍奉到廷寄，不敢怠緩，即忙收拾行裝，帶了婉容、小鳳等人，先向南京，將家小安頓，再往浙江。此時雲從龍是奉命巡工大員，沿途各地方官迎送不絕，所以南京久經得了消息。在路非止一天，今日已抵南京。合城文武諸官，皆出郭十里，遠遠迎接。座船泊了碼頭，從龍即與婉容、小鳳，坐轎直奔新宅子裏來。隨後衆家丁等人，亦押着行裝進城。到了園門，小儒等接進從龍，彼此見面，各道契闊。王蘭即趕着將琴官等人來此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從龍聽說，亦甚欣然。早有五官帶着琴官等六人，與二十多個孩子，前來與從龍請安。從龍見了，贊不絕口。笑向衆人道：「我離此一年有餘，你們園子裏，如此興旺，眞使滿園的花柳增妍。可恨我今番，不能過於耽延，即要赴浙，未免令人惆悵。事畢，又要入都陛見，不知可能再到南京。尙幸在此，猶有數日羈絆，我竟要很很的樂這麼兩日，何可使你們獨占羣芳，令春光笑我。」王蘭聽了，拍掌大笑道：「在田眞是解人，明日我即備東道，先行請你。」小儒笑道：「耆香又忙起來了。」

明日在田還要答拜合城各官，沒有空兒。不如後日爲始，我們輪流代他洗塵，以十日爲度。料想也不致誤了他的行期。」從龍點頭稱善。裏面方夫人等，亦接進婉容，小鳳見禮入座，細談別後情形。說到紅雯身故，婉容，小鳳，亦大爲傷感。洛珠卽叫奶娘帶了寶書前來拜見。小鳳忙用手接抱過來，摩撫了一回，道：「哥兒生得品相清奇，將來必成大器。紅姨娘有子如此，可以瞑目無憾。」卽在身畔，取出兩件小小金錠，做哥兒見面禮。婉容亦有所贈。方夫人笑着，欠身道了謝，又吩咐將後進打掃出來，讓婉容等安置行李箱籠物件。內外忙忙碌碌，整鬧了一日，才算停當。綺紅，文琴，早有綠鶯等一干大丫頭，約了去說笑。次日，從龍答拜文武各官，又親到祝府謁見祝公。程婉容亦同了小鳳，到江素馨那邊去了一趟。隨後祝老夫人，帶着素馨，同孫兒祝夢庚，親自過來答拜。方夫人卽留下素馨，盤桓數日。現在婉容所生之子，取名雲鶴，與各家一班小公子們，差不多的年歲，皆個個生得英奇留秀。晚間小儒回後與方夫人商量：「仍在留春館前搭設戲台。中間用一重繡幔隔開，以便東邊款待從龍，西邊衆位夫人。因班子裏人少，分不開兩處來唱。我們已約定十日內輪流作東，你們最好也備下公分，請了雲太太罷。雖然雲太太常住在這裏，你們總要請他的。若另起爐竈，又費一番周折。」方夫人聽了，亦甚以爲是。卽叫綠鶯去請了蘭姑過來，說知此事。兩邊的酒席，須要格外豐盛，再吩咐廚房裏，十日後，統共擺兒上來領價。蘭姑答應，自去料理。陳府衆家丁，得了信，卽忙着連夜將留春館收拾停當。又去通知了領班的家丁。來日早間，小儒卽約了從龍過來。內裏方夫人等，亦邀着婉容，小鳳，到留春館內。家丁們早擺開酒筵，東邊一席，是從龍首座，小儒，王蘭，梅仙，五官相陪。西邊兩席，是程婉容首席，方夫人，洪靜儀，江素馨，沈蘭姑相陪。次席是小鳳首座，洛珠，巴氏，錦箏相陪。早見琴官，齡官上來，給人衆請安。先到了從龍面前，呈上戲目。從龍謙讓了一回，點了一齣；西邊是玉兒在簾外請了安，將戲目呈進。方夫人笑向婉容道：「玉兒這孩子，今年才十四歲，戲唱的甚好。我們將他叫進來，問他愛唱的那兩齣戲，就點他去唱，倒不好麼？」婉容聽說，卽吩咐叫玉兒進來。丫頭們忙將簾子打起，玉兒搶步上前，又給衆夫人請了安，垂手站立一旁。婉容看着玉兒笑道：「這孩子卻生得討人喜歡，怪道陳太太誇獎他。你平時拿手的，是什麼戲就唱什麼，我們不點了。」玉兒連連應答，側身退出。一時台上開了鑼。今日琴

官等人,俱抖擻精神,各獻所長。眞乃響遏行雲,香生舞袖。從龍等人見了,無不喝彩。兩邊席上,一齊放下賞來。琴官等趕忙上來謝了,復又接唱。晚來,兩邊正席上,只點了數支絳蠟,卻在左右十間內,以及戲台口,全用白玻璃燈點起。那燈影迴光,照到席前,益發明如白晝。直至更鼓後方散,一連四五日。這日從龍道:『我們天天唱戲,甚覺無趣。今兒叫他們在席前坐着彈唱,豈不另有風味?』小儒等亦稱有理。卽叫琴官,齡官,春官,同一班大孩子們,在東邊,蘭官,松兒,玉兒和一起小些的孩子們,在西邊,不用鑼鼓,只用笙笛。一順兒在席前坐下,衆人吃着酒,聽着他們彈唱。又賞下幾桌酒來,就叫琴官等在外間內聚飲。到了第十天,從龍強着,復了一日東道。酒至半酣,將琴官等人叫上,每人賞了若干物件。席終,卽吩咐隨行衆家丁,各各料理,明日一早起身。小儒等亦因從龍欽限在身,不便深留。從龍回到後面,與婉容說知,明早登程。小鳳已將應用各物,檢點齊全,方各自安睡。次日黎明,從龍卽起身,與衆人作辭,帶着衆家丁,直至碼頭。早有在城諸官,前來候送。從龍一一辭謝,上了船,卽吩咐揚帆南下。走了八九日工夫,這日已至浙省地界。此時馮二郎已由湖州調署杭州府知府;因他在湖州府任上,聲名甚好,適値杭府出缺,冷桓卽詳請二郎署理。聞得從龍已至,二郎也隨着各官出城迎接。祝伯青亦考到杭州府屬,從龍登岸,先去答拜撫軍,然後卽來相會。伯青,二郎曉得從龍總要來的,卻早早在學院衙門等候。彼此見了面,略敍寒暄,遂寬去大衣,邀入內宅,細談別後衷曲。從龍卽說到南京琴官等人,伯青道:『我前月接到香香來函,說及此事,他書中甚爲誇讚。在田今番是目睹過了,究竟如何好法,不妨說給我與楚卿聽着。』從龍笑道:『不愧香香來函稱贊,那爲首的琴官等六人,果然無匹。卽其餘的一班孩子們,也各有好處,總之琴官等六人,與小耀,五官兩人比較起來,覺他兩人,不能專美於前,那六人,亦不肯甘讓於後。』二郎不待從龍說完,卽跺足道:『偏偏我與伯青,纔離了南京,他們卽有此樂處,眞介人可羨,可恨。伯青三年任滿,回都覆命,卽可便道南京,一睹其盛。我在這浙省,不知那一年纔能回去呢!』伯青笑道:『楚卿不用着急,我倒有個盡善的方法。聞得實任杭府,不日可到,你仍要回湖州本任的。相巧在田奉命巡察塘工,你且暫緩回任,就託他奏請你隨工効力。事畢,你纔有陞賞。那時趁便告他一年半載的假,回到南京,任憑你怎麽樂去。』二郎聽了,喜歡異常,卽起身,對着伯青深

深一揖道:『多蒙指教,我那裏還想什麽陞賞?只要有個巧宗兒,讓我回南京一趟,就好了。』又回身,向從龍施禮道:『一切仰賴在田成全我,總感激着你們。』從龍笑着搖手道:『且緩,且緩,你雖說不求陞賞,既然隨了我去,俟工程告竣以後,總有一個大大的保舉,何能獨把你丟了?這麽一來,你豈非公私兩益?這般好事由兒,卻不能便宜了你,當着伯青說明,楚卿怎生謝我?』二郎即笑着立起來道:『卑府既蒙大人肯於提攜,只求大人明示,卑府無不遵命。』從龍道:『伯青,你聽聽這樣尖刁話兒,甚覺可惡。』伯青笑道:『本來在田不好,堂堂一位欽差大臣,怎麽索起謝來?你既先開賄賂,即難怪楚卿和你尖刁。』三人說笑了一回,從龍便起身作辭。二郎亦回自己衙門。次日,從龍去與撫軍商量,揀選了幾名熟習塘工的人員,即有二郎在內,連銜奏請,隨工差遣。又一面飛咨浙閩督臣,前來會辦。恰好實任杭府到了,二郎忙着交代已畢,即另備公館,安頓家眷。自己亦趕着料理行裝,好隨從龍赴工。不數日,奉到批摺,着如所請。從龍遂會同撫軍,擇吉起程。帶了隨行各員,先由就近沿海一帶塘工,次第巡去。又派了各員,分頭察看,何處宜修,何處宜堵,俟稟覆上來,再行核辦。隔了一日,各員紛紛進呈條語,又繪了各要害地方的圖本前來。此時督撫諸臣,均在工次,大家商議,定了章程,即連銜具奏;並申報開工日期,及動撥各庫帑銀應用。又逐段派員,雇募民夫,督工興修。從龍亦往來工次,巡察諸人勤惰。話分兩頭,單道:二郎自派了工段,便開工辦理。又審度地勢,高下修築,每日不下上千名的民夫,各執所事,按部就班的去做。且沿海塘堤,多半石工,又要傳集工匠人等。況這麽一場大工,隨來各員,無人不思從中撈摸,總設法的寬展時日。雇來的民夫,以少報多的開支上去,在所不免。惟有二郎一人,恨不得立刻告成,既不負從龍重託,又可遂了自家的私願。見同工各官,如此懈玩,不禁焦躁起來。暗忖道:『他們的居心,惟願辦個三年五載,才遂他們的貪欲。我怎生忍耐得下去?不若我趕着辦理,不由得他們也要隨着我振作。』想定主見,便吩咐管工的,多雇民夫,重加工價賞號,須要不分晝夜的趲趕。又自己冒着風雨,終日在工次巡察,見有怠緩的,即刻究責。眞乃賞罰嚴明,絲毫不苟。誰知小人們另具一付肝腸,他卻不想,雖然日夜趲趕,較別段的工價雙倍有餘,而且又有賞號;只記恨着二郎,不容他們偷懶。即三三兩兩的,在背後怨聲不絕。又不敢不遵驅遣,惟有一味的只求速成,全不審地

勢鬆緊，及工料堅固。管工的亦因二郎催的急促，也只好將就了事。二郎又與水利一事，不甚瞭然。況此時存了個欲速的念頭，見他們齊心追趕，指日工夫，十成八九，心內好生歡喜。這日二郎早起，帶了兩名貼身家丁，赴工巡視。到了旁午時候，忽然西北上遠遠起了一片烏雲，轉瞬漫延到面前，佈散開來，隱住日色。旋又風聲大作，天色分外昏黑，竟有欲雨之勢。家丁上來，請回工所以避風雨。二郎怒道：『我若走開，這些民夫，必然也去避雨。今日開工未完的地方，被雨一淋，定見倒塌。你快去知照他們，在未雨之先，速速搶成，只要封了頭，就不怕雨了。格外多加賞號。』家下見二郎發怒，不敢再回，即忙着去取雨具過來伺候。先吩咐管工的，曉諭各夫知道。頃刻那風聲愈急，雨亦隨至，竟如瓢潑盆傾。可憐那些民夫人等，見二郎尚站在堤上，如何敢去避雨？只得直挺挺的，在雨裏挑築。費了無限氣力，挖起一方土來，未到堤前，早經淋盡。就是那新砌的石工，被這急雨一衝，亦東倒西歪。不禁人人齊聲叫起苦來。二郎縱有雨具遮蓋着，無如雨勢甚猛，遍身皆濕。現在雖說是初夏天氣，風雨沾身，十分寒冷，亦覺支持不住。再見堤下工匠人等，被雨淋得如鬼魅相似，心內着實不忍。便叫家丁，傳話人衆，暫且躲避片刻，一俟雨止，即行前來補做，不得誤事。說罷，帶着兩名家丁，轉身下堤去了。工匠等人聽說，好似遇赦一般，齊齊胡哨了一聲，一鬨而散。二郎回了工所，換了衣服，進點飲食，早已黃昏時分。少停飯畢，張了燈，外邊風雨越發狂大。二郎坐在窗前，呆呆的出神。聽那空林怒吼，簷溜奔騰，竟有些害怕起來。又記罣着未完的工程，眼見得這一夜過來，前功盡棄，尚不知這般大風大雨，下到何時方止，引起滿肚愁煩。又勉強坐了半刻，正欲去睡，陡然聽得外邊如天崩地塌的一聲響喨。二郎很吃了一嚇，霎時又聽得四面人聲鼎沸，情知工上出了事故，正待喚人出外探聽，忽見管工的忽忽進來回道：『夜來北風，催着潮水，陡添四五尺高，將今日未完的工段，沖開有十數丈寬，連鄰段都震動得甚屬可危。現在潮水多灌進堤內，附近居民，紛紛逃避。各段大老爺們，均到了工上，在那裏督率民夫，多方搶護。特來請示，如何辦理？』二郎聽完，直嚇出一身冷汗，連連跺足道：『這卻怎麼了？偏偏此刻風雨大作下來，若再挨這麼一會兒工夫，即可保住。這不是天老爺與我作對麼？』外面早將報事的快馬，備了幾匹伺候。二郎急帶着衆家丁，飛身上騎，直奔工次。遠遠見堤上燈火，密如星斗，搶護的工匠人等，一片聲吶

賊。再聽那水聲潺湲，宛若江翻海沸，四野居民，呼兒哭女，悲號甚慘。二郎在馬上，跺了一腳，自恨道：『多是我辦理不妥，累了這些百姓，受此無辜之災！又怎麽對得起在田委任的一番美意？』即加上一鞭，到了堤前，慌忙下騎。早有毗連鄰段的各員圍攏上來，與二郎相見。有的和他商議，如何趕緊搶護。也有埋怨他不該貪功求速，致有今夜意外之變。又有妬忌他的，正遂了他們的心願，卻從旁冷一句，熱一句的，半譏半笑。二郎此時，亦無暇與衆人分辯，忙走近沖開的地方一看，果然有十數丈寬闊，那堤外的水，如滾銀瀉玉的一般，直流入堤內。又值長潮之際，水勢分外兇猛。二郎見了，束手無策，嘆了聲道：『縱能搶築起來，亦有應得之咎。何況這般滔滔水勢，從那裏下手？不如去與在田商酌，看他有何計較？不過拚着我這知府，丟掉了罷，天就塌下半邊來，也沒有事！』遂叫家丁，仍帶過坐馬，亦不與衆人說知，上了騎，即向從龍行轅而來。此時天色已明，從龍在行轅久經聞報，很吃了一驚。聞二郎前來，即請入內裏相見。會了面，便問現在情形若何。二郎細細回了一遍。從龍聽了，半晌無言道：『此番將你奏請隨工効力，倒反負累你了。連我都有了處分。你的處分，不問可知。所幸本省督撫，均因開工與修告成，尚需時日，俱各回衙門去了；我猶可代你彌縫一二。總之，碰你的運氣罷。』二郎笑道：『在田直至今日，尚非眞知我者！我前在淮安，即不以功名爲念。難道目下，我又換了個馮楚卿麽？你切不可顧念私情，須遵公辦理，不要惹外人說你與我舊交，袒護着我，背地計議出什麽長短來，那倒不是你累了我，卻是我累你了！』從龍點頭稱是。即傳話外面伺候，赴工看視，二郎亦隨着同行。不多一會，到了工次，各員早來迎接。從龍下了轎，親到堤上。見水勢已平，一則因風雨皆住，二則潮信已退，不過暫時之水，非秋汛可比。從龍稍爲放心。便吩咐各段夫匠，且停挑築，均來搶修這沖開的堤口。若待潮信重來，將下面腳根刷鬆，那就難於收拾。自己亦坐在堤前監工。人衆見從龍在此，無不踴躍爭先，約有兩個時辰，早將堤口堵閉。即是夜潮再至，亦可無礙。從龍復切實叮囑一番，方回行轅。又將被水居民，着地方官查明，妥爲撫恤，此處工段，另派了隨員，前來接辦。即將二郎撤去差委，然後行咨督撫會銜參奏。次日，二郎過來作辭，先回杭州，聽候發落。隔了數日，從龍奉到諭旨，據該督等奏參本任湖州府知府馮寶，貪功僨事，咎有應得，着即革職。姑念前在任所，尚知操守，所有糜費堤工銀兩，加恩免其賠繳。

至該督等自請議處一節，着毋庸議。從龍即函知二郎。二郎得了信，即進來說知小黛，打點擇日起身。小黛平時，亦是心胸曠達的人，又聞得要回南京，仍與衆夫人合住，也倒歡喜。忙着與穆氏料理行裝，一切準備登程。此刻杭、湖兩府的百姓，聞知二郎罷官而去，莫不嘆息。幾個有頭臉的紳耆，多約齊了，前來相送。到了二郎臨行這一日，俱齊集河干拱候。二郎與衆人謙遜了一回，方登舟揚帆而去。單說雲從龍自參去了二郎，恐怕各員內再有疎虞，擔當不起。遂派了兩名誠實可靠的隨員，往來稽查。又親自不時的赴工梭巡。各員皆知二郎與從龍至好，尚且執法參奏；又深悉從龍爲人鯁介，毫不徇情。衆人俱兢兢業業的，小心辦理。直至七月中旬，所有浙省沿海塘工，全行告竣，陸續稟報上來。從龍均一秉至公，親收工程。一面出奏普慶安瀾。又將各員分別保獎。並動用各項，造具清册，咨部查核。辦理已畢，便起身到杭州來候旨。卻好途次，與伯青相遇。伯青早知二郎誤工被參的情由，笑向從龍道：『楚卿本意，原欲工成回南京一行，而今卻遂了他的心願。只未免罷官而回，令人難處。幸而他素昔名心尚淡，遙想倒沒有什麼過不去。』從龍亦笑道：『據你這麼一說，我倒不是參了他，倒是成全了他。楚卿豈不要感激我麼？竊恐他此時背後，恨得我什麼兒似的呢！』兩人談說了一回，因均在途次，不便久停，彼此分別而去。從龍到了杭州，適值奏摺已回，保獎各員，悉如所請。本省督撫諸臣，俱各加三級，交部從優議敍。雲從龍着來京陛見，另有恩旨。從龍見了，即趕着收拾北上，暫且不提。再表二郎，一日已到南京，即叫衆家丁，仍押着行李等件，直向繪芳園來。自己與小黛隨後亦至。小儒、王蘭早得了信，齊來迎接。裏面方夫人等，亦接進小黛，仍將舊住的一進宅子，打掃出來，與小黛安頓。二郎與衆人見過了禮，小儒等人，先爲抱屈，又安慰了一番。反是二郎談笑自若道：『當日到淮安府任，即屬意外之事。後來因事降改，我即想終身不出山了。誰知前日蒙李相薦舉，又荷聖恩浩蕩，不棄菲材，命守湖州。原欲在這數年中，解組歸田，恰值在田來辦海堤工程，又是我情願隨他前往的，我就想由此乞退。那知一夜風雨，塘工崩裂，這是我自貽伊戚，與人何尤？況在田奏參，分所當然，安能以私廢公？從此我拋去這微名，竟成閒雲野鶴，任我遨遊；又何必整日的在那名利場中混來混去，引人入俗，而且你們在南京，朝歡暮樂，令人羨慕不已。我初聞在田所說，即想暫時歸來，才遂心願，而今覺如我所欲。不過棄去

的是身外浮名，與我毫無損益，我馮楚卿仍是馮楚卿的本來面目。你們沒以爲我怨恨在田，我實在要感激在田呢！」王蘭聽了，先拍案叫好道：「楚卿雖在名利場中，走了一番，卻未沾染着半點習氣，眞不愧我輩中人。」二郎即扯了五官起身道：「我們到奪豔樓去。我已聞名日久，今日旣回了南京，倒要看看琴官們，是何等樣人，我纔放心。」小儒、王蘭亦同了前來。方走過紅香院前，即順風聽得那一派笛韻悠揚，歌聲瀏喨，使人心醉。進了門，見一班孩子們，都坐在階上溫習平時所唱的曲子。見人衆走入，即忙起身迎出。五官便指着二郎道：「這一位馮大老爺，就是我們常說那綽號美二郎的。」衆孩子們聞說，都笑了笑，一齊過來向二郎請安。二郎一面拉住衆人，又回頭笑罵五官道：「你這促狹鬼，時常的要打趣人，我這混名，還怕他們不曉得麼？偏要你提紮點注的，說出來。明日我也替你編個混名兒叫叫，纔快活呢！」五官笑道：「你儘管編去，我決不像你多心怪意的。」彼此說笑着，已至樓下。琴官等人，亦得了信，趕着同下樓來，與二郎相見。二郎看着人衆，惟有點頭稱讚而已。王蘭道：「明兒我做東道，請你看戲。你此時見了他們，就讚好不絕，再見他們做戲，你還要讚不絕口呢。」原來日前小儒和王蘭商議，就在樓下假山前面，砌造了一座戲台，以便平時宴會。如有喜慶等事，或女眷們要唱戲，再向裏邊搭台。次日，王蘭即吩咐擺了酒席，代二郎洗塵。衆人均坐在樓口，正對戲台，果然看得十分明白。少頃，開了鑼，每逢一人登台，二郎即叫好一次。又將浙省帶來的綢緞，分賞琴官等人。直至更皷方散。接着小儒、梅仙、五官，輪流請了二郎。內裏衆夫人，亦備了戲酒，替小黛接風。忙忙碌碌，早至中秋節下。瑣碎煩文，毋庸細述。這日，二郎早起，信步來尋五官閑話。又欲折幾枝丹桂回去，插瓶賞玩。到了叢桂山莊，見跟五官的小童，上來道：「五爺同金大爺，到琴官兒那裏去了。」二郎即掉轉身向奪豔樓來。走進院門，只見玉兒和一班孩子們，在院落內捉迷藏頑耍。恰值玉兒當場，見他用一方大紅汗巾，紮在臉上，東西兩邊亂摸。那些孩子們，或前或後的藏躲。猛擡頭，見二郎走進，人衆正欲上前招呼，二郎忙搖手止住。看玉兒這般形像，不覺好笑。玉兒聽得身旁有人笑着，即順手一把扯住，除下汗巾，見是二郎，不禁笑了起來道：「怎麼你也到這裏來？今兒我眞晦氣，倒當了好幾次場了！難得將你抓住，誰叫你來的，你替我當場罷！」遂不由二郎分說，將汗巾代二郎把雙眼紮好，在背後推了一

下道：『你好好的摸去，別要碰到柱子上，砸起老大疙瘩來，我卻不管！』說着，自己亦躲了開去。那些孩子們，見二郎當場，都笑個不了。二郎站在院落中，笑道：『這個買賣，倒有二十年不幹了！今兒待我試試看！』又叫着玉兒問道：『你可在場麼？別要你躲開了，使我摸不着！』玉兒道：『我怎麼不在場？你摸就是了！』二郎聽得玉兒在一旁說話，卽搶步上前來抓他，慌得玉兒跳了開去。那些孩子們，爲忙着躲避不迭，分外笑聲不止。此時梅仙，五官，同着琴官等人，亦伏在樓口觀看。見二郎在院中亂跑亂摸，均大笑起來。正喧鬧之際，小儒、王蘭亦走了進來。小儒笑道：『楚卿你怎麼好同一班小孩子們在這裏混鬧，可不是笑話麼？』二郎趁勢兩手將小儒、王蘭抓住道：『摸着兩個了！』卽用手解下汗巾，搭與玉兒道：『隨便你叫他們那個當場去，我也不管了。』便一逕走入樓下，坐着喘息。小儒、王蘭同那些孩子們，也笑着入內。梅仙等人，亦下樓來。五官笑向二郎道：『我卻不知道，你還有這般好手段。停刻我同小瓏和你三個人，捉迷藏去。』二郎搖頭道：『饒了我罷，我不過摸了兩轉，你聽着我倒喘不了，若再去摸一會兒，可不要睡下來摸麼？』引得小儒等人，復又大笑。只見家丁取着一封書子進來，回道：『江西二老爺那裏有人來了。』說着，將封函呈上。小儒接過，見是仁壽的筆跡，連忙拆開觀看。未知陳仁壽來書有何話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六回　祝伯青典試赴洪都　江子騫陳情歸白下

卻說：陳小儒正和王蘭等人，在奪豔樓下談笑。見家丁送進一封書子，說是陳仁壽寄來的。忙拆開細看，前面敘說在江西巡撫任上的情由，並月前玉梅生了一子，取名寶文。後面又說到祝伯青現在放了江西正考官，江漢槎業經告了終養，已蒙恩准。本意前月就要回來，因伯青亦欲於場後請假回籍省親，所以約了漢槎等他結伴同行。小儒見仁壽得子，甚爲喜歡。又見伯青、漢槎，不日都要回轉南京，便笑嘻嘻的將來函遞與王蘭等人觀看。惟有五官，分外得意。卽笑向琴官道：『祝大人也要回來了；每次對你們說，我生平知己，只有伯青一人。妙在他處處能體貼出人家的甘苦，沒說我過於謬讚了他，待你們見了面，那時就知道了。』琴官等人，不獨屢屢聽

得五官稱說伯青，他們也曉得梅仙，五官兩人，皆多虧伯青提拔出了火坑。亦恨不得暫時一見，可想那姓祝的，不知怎麼一個溫存性兒，能使五官念念不忘。聽得他們指日即可回來，衆人亦覺欣然。小儒即袖了仁壽來函，忽忽向後說知方夫人等。晚來，衆位夫人亦得了消息，都歡喜非常。暫且不提南京的話。單說：祝伯青浙省學差，三年任滿，等新任到了，交代已畢，便打點入京覆命。正逢今秋賓興之年，即放了江西正考官，並着毋庸來京，即由浙省馳赴江西。又加恩轉陞了大理寺正卿。伯青忙着專摺謝恩，遂趕緊起程。到半路上，待京中副考官到了，一同前往。適值江漢槎在臬司任上，已託了陳仁壽代他奏請開缺回籍養親。因江老夫人年高衰邁，又不服江西的水土，不時要生病，漢槎甚爲憂心，遂決意請告終養。起先江老夫人，並不准漢槎開缺。經漢槎再三婉稟道：『當日兒子在山東任上回來，即不思再出，惟願奉侍二親，承歡朝夕，稍盡了爲子之職。後來父親去世，母親又切實訓勉，當以致身於君爲重；亦因母親肯隨任奉養。現在身體又時常不適，使爲子之心如何能安？恐顧此失彼，反負聖恩。總要求母親成全。』瓊珍小姐亦從旁竭力勸諫。江老夫人方纔答應。漢槎見老母允許，喜悅非常，即忙着來見仁壽，請他趕緊派員接署，好讓他早爲回籍。仁壽一面出摺奏請簡放實缺，一面派員前來署理。漢槎交卸了臬篆，正欲料理行裝登程。相巧伯青已至，聞得漢槎告了終養，不免打動了自己思親之念；雖然父母在堂，康強無恙，究竟膝下只生我一人，終覺甘旨有缺。不如待秋闈考畢，趁此機會，請假一年，回籍省親，便來與漢槎商量，又約他一同起身。漢槎不便推卻，只得另賃了公館住下。又將此事稟明了母親。江老夫人，亦叫漢槎等待伯青同行的爲是。所有闈中應辦事情，不須細贅。伯青出了場，即專摺入京。又搬了過去，與漢槎居住。一日，奉到諭旨，恩准給假一年，回籍省親，俟期滿再行來京供職。伯青見了，遂與漢槎商議，擇期起身。陳仁壽即請了他們過去，擺酒餞行，又留着盤桓了幾日。漢槎叫人去雇下兩號大船，一隻是江老夫人與瓊珍小姐乘坐；一隻是自己與伯青乘坐。其餘十數隻小船，安頓隨行家丁僕婦，及箱籠物件。這日早間，仁壽親自前來走送，大小文武，聞得撫軍出外，多趕着過來伺候。伯青、漢槎再三辭止。待仁壽回了城，始揚帆開行。此番是衣錦榮歸，在路毫無躭擱。將到南京，漢槎便差了一名家丁，先行回去打掃住宅。今日已抵碼頭，漢槎即迎請江老夫人，並家小人

等進城，伯青亦回自己府第。祝安，忙率領府內衆家丁，在大門外迎接。伯青下了轎，直向上房來見父母請安。祝公因伯青遠路回來，略問了幾句，便命他回房歇息。素馨小姐，早在堂前相待。夢庚今年已八歲了。六歲上祝公即請了一位西席，在府內教讀。夢庚讀書，甚爲聰敏。祝公愛惜孫兒，如同至寶。此時在書館內，得知父親回來，趕着進內，上來見伯青請安。伯青見夢庚業已長成，又彬彬知禮，回憶臨行之時，甫離懷抱。即將夢庚叫到面前，問他近來所讀之書。夢庚朗朗的回答。伯青心內甚爲歡喜。便起身換了便衣，夫妻細談別後各事。用過晚膳，早爲安息。次早，即去見小儒等人。隨後漢槎亦到，彼此相見，各敘離衷。二郎道：「我料定你們也該回來了，久在外面做官，有什麼好處？我們舊日的一班人，而今又聚在一起，眞乃難得之事。只少在田一人。想他此番陞見之後，仍要出來，惟恐他放得別的省分去，急切就難聚會。裏面諸位太太們，倒是一人不少，較之當日，只可惜曉……」二郎說到此處，自知失言，連忙住口。伯青早已聽得，分明二郎說的是只可惜曉秀沒了，他怕我傷心，故而不說。不禁觸起前情，眼眶兒一紅，回頭向王蘭道：「前年我在浙江，蒙你寄到甘老代曉秀作的序文，與一班名下諸君的題詠，我當即刊刻分送各處。又在浙江江西兩處，託人題了若干詩詞，共續成四卷，取名闡貞集，不知這名目可還用得？在我的愚見，諸人所詠，無非表述曉秀生前，及死後的奇異，故以「闡貞」二字包括。況又盤先生的序文，後面曾有闡幽貞於地下，香到梅花，這麼一句。」小儒王蘭一齊點首稱善。五官在旁忙問道：「我做的那兩首詩，都刻上去沒有？」伯青笑道：「別人的都刻上，偏生將你的丟下，是甚麼意思？而且你那兩首詩，做的很好。」小儒笑拍着五官的肩頭道：「從此你這詩翁的名聲，連江浙兩省地方，多曉得了。必然有人不遠千里而來，和你求詩求畫呢。」五官笑了笑，即起身到奪豔樓，將琴官等人，領着來見江祝兩人請安。伯青見了，大爲痛贊；惟於琴官玉兒，格外賞識。小儒又留住他兩人，吃了午飯，方各回府第。次日，小儒等人，自然備下戲酒，代伯青漢槎接風。衆位夫人，亦請了瓊珍小姐過來，宴會了數日。一日，漢槎來尋小儒閒話，即說到自己的府第：「房主要來收贖，欲想買他的，他又所求甚奢；我倒想搬過來，與你們同住。家母卻執意不行，日內已叫人四處尋覓房屋，總不甚合式。」梅仙聽了，即接口道：「我們這園子後身，倒有兩個宅子，一共有二十多進，就是那王

義的。因近年失修，壞敗不堪，他又無力修理，前日我聞得人說，他急於求售，又沒有那麼個大主兒來受。不如你同伯青商議，合買下來居住，再開個耳門，通到這邊園子裏，即可朝夕相聚，豈不好麼？」漢槎聞說，連連稱好道：「我同伯青商酌去，他若不願意合買，我定見是要的。」便起身作辭，一逕來會伯青，說知此事。伯青亦甚願意，即扯了漢槎去見祝公，稟明原委。祝公也到過繪芳園兩次，大爲誇獎園子裏的景緻幽雅。此刻聽說，可以與繪芳園通連，頗爲高興道：「橫豎這邊住着，與那邊住着，同是一般的。這所房屋，亦可與人家，還怕抵不上那邊的價目麼？而且又與子騫合住，倒也相宜。他們暮年姑嫂，亦可常時相會。子騫回去，請問令堂的行止，我這裏沒有不行的。」伯青見父母允許，歡喜非凡，也同了漢槎至江老夫人前說了一遍。江老夫人聞得與祝府同居，甚爲欣然道：「你兄弟們做主，就是了。須要屋宇寬敞曲折，若是本來的低小，即重行砌造，不可惜費銀錢；那般礙眉礙鼻的屋子，我卻不願瞧。」漢槎連聲答應，遂邀了伯青出外。吩咐人去請梅仙過來，託他與房主說明原價，即可開工興造。又叫他同五官兩人監工，應用的款項，到我和伯青那邊去領。伯青亦重託了梅仙辦理。來日梅仙與王蘭一說便行，當即兌付房價，收過房屋，喚了瓦木匠頭，前來看何處宜修，何處宜造。又繪了圖式，送與伯青、漢槎觀看，便擇吉開工。到了開工這一日，伯青、漢槎俱吉服到此破土行香，即看定地勢，先在紅香院東首，開了一道耳門相通，以便梅仙、五官早晚監察工匠等人。小儒、王蘭亦不時過來指點。好在是現成的房屋，不過修理改造，約有兩月工夫，早已煥然一新。仍分作兩個宅子，外面新砌成兩座八字門牆，前後共五進正宅，內裏總有門可通，直至後面，亦造了小小一座花園，當中用紅竹夾成隔籬，兩邊一排兒盡是垂楊。竹籬中間，有一重六角門，上面題着：「綠楊宜作兩家春。」又在籬前鋪成白礬石馬脊甬道，即通着這耳門出入。兩邊園內，均有亭有臺，地方雖然狹小，倒還幽緻。小儒亦在這園子裏耳門前，蓋了一所屋子，撥兩名家丁在內，專司這耳門啟閉之責。江、祝兩府皆擇定三日後遷移。小儒等人早送過戲酒，預備本日應用。這日清晨，江老夫人、祝公夫婦帶着合府內外人等，吉時進宅。先一日，即將各色物件，全行發過。此刻兩處府內，皆張燈結綵，十分鬧熱。小儒、王蘭、二郎均過來道喜。合城官紳等人，得了信，亦要前來。各處照料，仍是梅仙、五官兩人。小儒又在外面傳了一起班子來，

在六藝堂內，好兩邊府內一齊開鑼演唱。衆位夫人，亦早早的過來；內外直至三更始散。次日，又補請親友，均是小儒等人相陪。一連三日，方纔清楚。方夫人又請過江，祝二位老夫人來，逛了一天園子。由此各家不過隔一道耳門，朝夕往來，甚爲親密。這日，小儒早起，意在到伯青那邊去。方走過紅香院前，見齡官坐在一叢芙蓉花前石凳上，凝凝出神。小儒走近道：『你早在這露地上坐着想什麼呢？』齡官擡頭見是小儒，便笑吟吟將身子向旁邊挪了一挪道：『你坐下來，我正有件事和你商量。』小儒亦笑着坐下。齡官道：『適纔我與玉兒一同來，看這芙蓉花的。他到祝大人那邊去了，我懶得過去，在此坐一會兒。正欲尋你去說話，恰好你又來了，可不是怪巧的？前日五官代我畫了一個小照，翠官兒他們見了，總說很相像的。他們也高興，請他畫了。又說什麼我們六個人，皆畫在一塊紙上。我也沒有理他們，特地來問你聲，還是單畫的好？還是畫在一起的好？別要將我畫成的臉，糟掉了。』小儒見齡官語言宛轉，眉目含情，不由得心內又動了一動，笑道：『自然是合畫的好。一則人多，畫上去倒不熱鬧些；再則也見得你們義氣。如果你定要單畫一軸兒，也使得，就是一個人，沒甚情趣；將我畫在一旁，陪伴着你，免得你寂寞，可好麼？』齡官抿着嘴笑道：『你說的可希奇！我要你陪伴什麼呢？你同你們太太，姨太太，畫在一起，纔合宜呢。』小儒搖頭道：『我最怕畫在一起。上年畫了一軸，至今我總沒有叫掛着。』又挨近身，低低的笑道：『我想和你畫在一起，不是一般的麼？』齡官聽說，臉一紅，斜溜了小儒一眼，雙手推開小儒，故作怒容道：『別叫我清早的時候，啐着你罷。人家好意請問着你，卻惹出你這些混話來！下次你再和我說這些混話，可是不依的！』說着，便在小儒腿上使勁的擰了一把，又撲嗤的一聲笑了起來。小儒自前番去看齡官的病以後，卻深愛他嫵媚可人，在六人之中，另眼相待。齡官亦知小儒待他甚厚，即有心日後依棲小儒，可以得所。今日故意的生氣，試探小儒性格。此時小儒不覺心蕩神馳，攜住齡官的手笑道：『你好意思認眞啐我麼？我這個腿上，被你擰了這一下兒，現在尚怪痛的。我恨不得也要擰你一把，不過你同我生氣罷咧！』便伸手故意來擰他的腿。齡官見小儒全不介意，仍是低言悄語的和他說話，即趁勢反閃躱小儒懷內笑道：『我最怕癢的，你若碰我一下兒，那可我眞要和你翻臉的！』小儒亦順手將他摟住，正欲再同他戲謔，聞得花外一羣人說笑而來，急

忙鬆手起身走開。早見琴官,春官,蘭官,松兒等人,走到面前。松兒笑向齡官道:『我那一處沒有尋過你,昨兒我們商議着,小照畫在一起,你沒回答我們,到底你行與止呢?別要因你一人不行,就誤了我們的正經!誰知你卻在這裏和陳大人說話兒。早知你們在這裏,我們也不來了,沒的討你們厭呀。』齡官見衆人前來,生恐將纔與小儒的情形,被他們見着。忽聽得松兒取笑,不禁滿臉緋紅,立起身來,趕着松兒打道:『你這小鬼頭,也學着說尖巧話兒!我同玉兒到祝大人那裏去的,因陳大人問我的話,玉兒先去了。你即胡言亂語的起來,我定見撕你的嘴!問你可敢打趣我了?』松兒忙躲到小儒身後道:『齡官兒要打我呢,你可攔着他。惟有他最相信你的說話!』小儒即走過攔住齡官,回身笑指松兒道:『怪不得齡官兒打你,饒不着要我勸解,還說這些歪廝纏的話!你怎麼知道他相信我的話呢?我也恨不能幫着齡官兒打你一頓!』松兒笑瞅着小儒道:『你也要打我麼?別叫我說出不好聽的話來,你們倒沒好意思。』說着,一溜烟跑進後耳門內,尋玉兒去了。齡官又笑又恨道:『停刻再和他算帳,除非他今兒別見我的面,我要饒了他,也不是人!』小儒笑道:『你們一班的人,只有松兒,玉兒這兩個,小油嘴討人厭的,任憑什麼話,到了他們口內,總要說的有形有影的。』琴官亦笑道:『你們別淘氣罷,究竟齡官和我們的小照,合畫呢?單畫呢?』齡官道:『正因這件事,來與陳大人商議的。我想昨兒已經畫了起來,不若再和你們合畫一軸,豈非兩便?』小儒道:『倒也使得。不過叫五官多畫一個臉兒,他也不好推卻。我們此時,就尋他去,多分也在伯青那邊。』便與齡官等人走進耳門,過了甬道,見迎面三間屋子,四面栽的是翠竹青蕉,十分幽密。上面題着「聽雨軒」三字,是伯青平時憩息的所在。上了臺基,果見伯青,五官,松兒,玉兒四人在內。齡官讓衆人進內,用手杈住門道:『松兒,你怎麼說,橫豎在這三間屋子裏,看你又躲到那裏去?』松兒笑着道:『好哥哥,饒了我罷,下次再不敢亂說了。若再放肆,隨你怎麼打我;倘然你定見要和我過不去,少停背着人,我替你下跪陪禮兒。』齡官道:『你們聽聽,到這時候兒,他還要占人的便宜,我真不能饒他!』說着,便搶步進來。小儒又攔住道:『松兒還是個小孩子家,他知道甚麼,不過信口的亂說。你爽性看我的面子,饒恕他罷。』齡官發急道:『當真我相信你的話麼?我此刻饒了他,倒不希罕,還要被他笑我無能呢!』便奪過小儒的

手,仍要來打松兒。伯青笑道:「你們鬧的什麽原由?說與我聽着,替你們評評誰是誰非!」齡官遂從頭至尾,細說一番。伯青道:「這卻是松兒沒理,你看他此時這般可憐兒的模樣,聽見你要打他,臉都嚇黃了。我叫他給你陪禮,你可饒過他罷!」齡官聽了,方纔沒事。松兒即走過來,笑向齡官作揖道:「好哥哥,總是我的不是,你要恕我年輕,別要記恨着我。」又轉身向伯青道:「不看你的金面,齡官兒斷不肯和我干休的。容我明兒虔誠恭敬叩頭拜謝。」小儒笑道:「松兒未免過於欺我,兩次替你勸解,你總不該謝我一聲麽?」松兒道:「別引我笑話罷,只道齡官兒眞相信你的話,我纔託你勸解的;那知連你都討了沒趣,倒叫我怪臊的。」小儒道:「松兒你好,有下次呢!明兒齡官再和你過不去,你跪着求我,總不替你勸解了。」松兒笑道:「不用你多慮,我家齡哥哥,向來同我最好的。今日本是我不好,當着人和他說笑,他纔生氣的。不信,你問着他,多分他現在心裏懊悔什麽兒似的,好說我家松兒兄弟,平時怪好的人,又與我情投意合的,怎麽今兒在衆人面前,要打他,給他沒臉?不要惹他怪我麽?我起先說,背着人替他下跪陪禮,是騙你們的。少停他倒要背着人給我磕頭,還要自認多少不是呢。」松兒說畢,引得衆人都大笑起來。齡官亦笑道:「你這小鬼頭,結實可惡。我此刻也沒有氣力和你鬪口,回到樓上去再同你說話。」蘭官道:「你們是來請五官畫臉的,被齡官與松兒鬧了這大半日,現在你們旣和了事,我們也好畫臉了。」便將人衆要畫在一起的話,對五官說了。五官道:「叫我畫,卻容易;但是畫成了,你們將甚麽謝我?」玉兒忙道:「我謝,我謝!隨你柳哥哥怎麽吩咐,我總怎麽依着。只求你將我的臉畫好,別要畫出怪樣兒,叫人見着笑話。」琴官道:「玉兒又來混鬧了!好好的人,怎樣畫出怪樣兒來?你縱然要畫成怪樣兒,五官還不肯丟這個聲名呢。」玉兒聽了,也不去理會。琴官便扯了春官兒,將一張螺甸小方几,擡到窗前,隨手將朝南窗子吊起兩扇,又將伯青案上筆硯等物,一齊搬過。又挪了兩張座頭,在小几前安放。自己即先在對面坐下道:「柳哥哥請你先給我畫罷。」五官道:「你們看玉兒這樣性急,好像我不肯代畫的一般。」亦笑着坐下,先將紙上約了方寸,然後摺起六個人的面目地步,方拈起筆來,細細揣摹玉兒的神致。琴官等人,多圍攏來觀看。伯青道:「玉兒生成這淘氣樣兒,五官須要格外將他畫得淘氣些,纔有趣呢。」五官笑道:「我心內久已有了

戍見，包管畫出來，你們總要叫好的。」衆人正在說笑，見二郎也走了進來，笑向五官道：「我各處尋你們不着，原來你的買賣上門了。後來奪豔樓去，纔知道你們在這裏畫臉呢。不知你們怎麼代五官潤筆？」玉兒扭過脖子，道：「不勞你費心，替柳哥哥愁着沒有潤筆，我早經想下了。我們六個人，公送他一件好東西，都值得上這潤筆的費資。此時卻不告訴你。」五官一面提筆畫着，道：「玉兒，你可別囉嗦罷，正在用神的時候，偏生你要和楚卿去說話，倘或畫走了規模，那時又好說，我有意同你鬧頑意兒！你再伸腰扭項的，我可不畫了。」玉兒聽說，忙又端端正正的坐好。二郎拍手道：「玉兒今日也被人挾制住了！你只好同你七答八答的手段，你是好些的兒，同五官拗強去，偏不要他畫，我纔眞佩服你是個玉兒呢！」五官道：「楚卿，你可別同他鬧罷，你看玉兒嘴嘔嘔的，又要說話了。設若走了手，他定然要我重畫的，那可不又費一番周折？你不是與我鬧麼？」二郎笑了笑，方走了，闖去道：「子騫，小瑠，到那裏去了？一早起，總沒有見着他們。」伯靑道：「小瑠往我們田上去了；子騫聽說身子有些不爽適，停刻我還要看他去。」二郎又向小儒道：「將纔我見外面送進一封書函，說是在田從京中寄來的，現在已送到內裏去了。我想在田在京多時，也該有了消息。他的家書，總該有致我們的書函在內。小儒何妨去問聲，免得我又走一趟兒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你懶得去，偏生我願意去麼？」說着，便立起身與忽忽的出耳門而去。這裏五官早將玉兒的臉畫成，遞與伯靑，二郎觀看。人衆見了，無不喝彩道：「眞正畫的酷肖，連玉兒滿臉頑皮的形容，總畫了出來，拜服，拜服！」五官道：「你們稱好是沒用的，須要本人中意呢。」便隨手在書架上，取了一面手鏡，遞與玉兒說：「你仔細認認你的本來面目。」玉兒接過手鏡，歪着頭，看了半晌，笑道：「眞個與我一般無二，惟恐一胎兒雙生的兄弟，尙不得這麼相像呢。」二郎道：「好了，俗說中了本人意，卽是好東西。五官的潤筆，可以拿穩了。」玉兒笑道：「柳哥哥有無潤筆，與你什麼相干？偏是你不放心！難不成你還想同他分肥麼？」便丟下手鏡道：「柳哥哥，你不要理他們，請你接着代齡官兒畫罷。我要他在一起兒的！」五官道：「你們六人內，惟有齡官畫了兩個，你要記着；若是送我東西，他可是要兩分的。」齡官笑道：「那個自然，不用你交代。就是全數派我一個人獨出，我也沒得推諉。」卽在玉兒的座頭上坐下。五官正欲舉筆，見小儒笑嘻嘻的拿着

一封書子遞來道：『在田已復任兩江，不日就要到了，你們可知道那送書的人，是誰說起來，卻也奇怪。』伯青聞說，即忙在小儒手內接過來函，與二郎同看。五官亦擱下筆，走了過來。不知雲從龍怎生又至兩江，那送書來的人有何奇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七回　雲在田復任兩江　徐齡官標名六豔

話說：雲從龍自由浙江奉命入都，在路行了一月有餘，早抵京中。先入城，賃定了公館，即赴宮門請安。次早，內廷召見，細問浙省海塘工程情形。從龍一一奏對，天顏甚悅，溫諭頻頒，加恩內用吏部尚書，兼協辦內閣事務。從龍謝過恩下來，便擇吉任事。又來拜見李文俊，並在京諸同寅世好。文俊本係昔年舊雨，又深知從龍作事有膽有識，難得此時同在閣中，凡一切大小事務，多與從龍和衷辦理。兩人分外投機。從龍即與文俊商議，欲差人到南京去接取家眷來京居住。文俊道：『此舉在田可以暫緩，我昨在內廷，見令岳又上告病的奏摺，你在浙江時，令岳已告過兩次，皆未准行。他因久在粵地，染受山嵐瘴氣，兩腿疲痿，行動維艱；昨日所上的奏章，說到初時不過偶爾一發，旋發旋愈；近來不時舉發，實難支持。大約此番，必蒙恩准。所有粵督一缺，擬着兩江調補；所遺兩江之缺，未得其人。後來即議到你在彼處有年，甚合其宜。我看不久你仍要外放的，何須急急去接尊眷，待利兩江或另放了他人，你再接家眷不遲。』從龍聽文俊所說，必有來因，心內甚喜。果然隔了一日，奉到特旨，兩江總督，仍着雲從龍去。從龍即趕着謝恩請訓，內廷又召他陛見，諭以：『現在仕途流品日雜，到任之後，亟須切實整頓，毋負委任。』從龍退了出來，早有文俊那邊，打發人來，請從龍過去。又擺酒與他餞行，席間說到整頓仕途一事，文俊即命衆家丁退出，向從龍道：『內廷此諭，亦有所指。日前曹大生在漕河任上，修理河工；因你重用鄭林、王起榮兩人，又不肯使他女壻魯鵾隨工効力，他雖無可如何，卻懷恨在心。隨後因蘭儀等處水患，調他赴東河辦理；彼時忽忽前去，即將此事隱忍於心。我們深知南河的工程，前賴你與洪老之方，他是得現成的勞績；料定他到東河，總要辦的一團糟相似。不意東河工程，亦辦的十分妥善。這也是他的運氣。內裏即甚爲器重，說他老成

練達，辦事頗有見識。誰知他老奸巨滑，趁此機會，密奏了一摺；說目下仕途，良賤不分，只要有勢有力，皆可為官。況朝廷名器，豈容若輩微倖以得？在田，你是曉得的，鄭林本係武功世家，曾大生雖心內含恨，卻奈何他不得。若論王起榮，他深知是陳小儒的家丁，因東府裏的情面，纔得了這個守備名目。他即搜根徹底的奏明。幸而曾老頭兒，亦知小儒京中有人，又礙着東府裏的勢力，雖將王起榮根底陳明，卻未敢直指出是小儒的家丁，東府裏的囑託。是以此事，尙屬在風聞。卽着漕臣何炳確切查明覆奏。何老又係小儒老師，焉有不關顧之理？便含糊了事的覆奏上來。不然，此案當時卽要發作，尙能待到今日，又着你盤頓麼？我看此案，你赴任之後，倒要切實查辦一番，不可因王起榮是你保薦的人員，稍存袒護。可知王起榮非鄭林可比，倘或日後竟認眞查辦起來，卻與小儒有礙。而且王起榮由家丁出身，得到這般地步，又在揚州穩穩做了將近三年的衞官，遙想腰纏亦頗饒裕；在他也算非常之富貴。自古知足不辱，若在此際抽身告退，倒是有始有終。我有想下了兩全其美的法則在此，最好你日內寫就書函，差名心腹家丁，悄悄先向南京通知小儒這番情節，囑他知照王起榮，早為告退。免得你到了任，業經查辦，他再告退，顯係畏過規避。在田，你將我的話，細為斟酌，可還使得？」從龍聽了，忙謝道：「多蒙指教，心感之至。我明兒卽差人前去，並將你的盛情，亦當說與小儒知道。」文俊道：「小儒既與你至好，與我亦有交情，我不知則已，既知那有不關切的道理？何況此事，並不專為小儒，亦顧着東府裏的面子，與你到任的事情。」說罷，賓主又暢飲了一回。從龍方起身作辭，回到寓所，卽在燈下寫成家書，寄與自己妻妾，無非說在京一切平安，不日卽可到南京來。函內又附寄小儒等人的書子。寫畢封好緘口，暗忖道：「當差何人前去？我身邊的家丁雖多，皆非心腹；倘若走漏風聲，大為不便。」想了半會，覺無可使之人，便回後安息。明朝去與文俊商議着他府內得力的家丁一行，倒還妥當。次日，正欲去會文俊，見家丁上來回道：「外面來了一人，名叫梁貴，自稱在我們府內有年；聞得老爺不久出京，特地過來請安，並有要話面稟。」又將手本呈上。從龍見寫着沐恩家丁梁貴，便沉吟了半晌道：「我府內並無什麼梁貴，他既自稱沐恩，斷非新進來的，怎麼我又不知道他這名字？你可領他來見我！」家丁答應退出。少頃，帶着一人上來，年紀約在二十以外，生得相貌俊俏，舉止安詳，搶步至從龍

面前叩頭，起身請了安，垂手一旁侍立。無如從龍見了面，仍然不識，心內甚爲詫異。遂詰問道：『你叫梁貴麼？你說在我府中有年，怎麼我不認識你呢？』那人見問，臉一紅，又請了個安道：『小的猶有下情面稟。要沐大人恩典成全。小的本姓梁，乳名阿瑤，向在南京陳大人府內，那管外事的梁明，即是小的胞叔。自幼跟隨胞叔，在府中當差。後來舊主派了小的管理園子裏執事，小的一時該死糊塗，與新姨娘房內大丫頭雙喜，犯了府中的規矩。蒙舊主恩典，即將雙喜賞與小的爲妻，一同攆逐出來。胞叔叫小的夫妻，回到浙江種田。親族等人，無不嘲笑。便賭氣帶着妻子，來到京中，投靠在柏大人門下，纔改名梁貴的。這數年內，小的和妻子省吃儉用，倒還下得去。常時與妻子談論，惟有舊主恩情，刻刻不忘。前日聞得大人榮任南京，小的一則過來賀喜，二則懇求大人，能於施恩，着小的夫妻，跟隨回轉南京。因恐舊主尙惱着小的，不容見面；若隨着大人前去，得到舊主面前，死而無怨。即是小的妻子，深感新姨娘厚恩，亦想去叩見一回。適纔說是曾伺候過大人，怕的外面不認識小的，不肯上來回明，並非小的敢於瞞昧大人。』從龍聽阿瑤說出自己乳名，恍然明白，點首道：『你以前雖然失足，卻是自己不好。而今仍知念舊主恩德，你這孩子，尙有良心。可惜新姨娘於去歲沒了，你不知道麼？』阿瑤聽說紅雯已死，很吃了一驚，旋又淚下道：『小的妻子，無日不思到新姨娘面前，那怕再伏伺十天半月，借此聊盡當年主僕一場情分。不料新姨娘已故，眞正叫人意料不到。』從龍道：『去歲新姨娘遺留下一位少爺，將來你們夫妻，用心伺候着小主人，也算報答新姨娘了。你們夫妻既如此存心，我焉有不成全之理？但是此次，我沒帶着家眷，你的妻子同行，甚爲不便。相巧我正要差人送信到陳大人那邊去，你不如和你妻子先行，你們舊主見了此書，必肯收留。』遂又另寫下一封書子，細說阿瑤先後情節，與昨夜寫成的書函，一齊交給阿瑤道：『此係緊要書札，沿途小心，不可躭延誤事。你明天清早，就起身去罷。』阿瑤見從龍一口允許，毫無推卻，又叫他送書到南京舊主府中，甚爲歡喜。忙接過書函收好，上來復又叩謝。從龍又切實叮囑了一番，阿瑤方纔退出。回到家中，說與雙喜知道。雙喜聞說紅雯身故，回憶當年主僕，亦着實傷感。連夜將行囊物件，收拾停當。次日五鼓，阿瑤又到從龍寓所叩辭過了，即帶着妻子，趕奔南京。從龍打發了阿瑤去後，自己亦預備料理出京；接着在京諸官，紛紛餽餞。從龍

叫人雇下十數輛車子，擇定來日黎明登程。所有一班至好，仍要前來候送。從龍辭別了衆人，即吩咐開行。在路行走，非止一日。單說：阿瑤在從龍以前動身，又係沿途追趕，分外迅速。今日已至南京。喚了一肩小轎，那雙喜乘坐，親自押着行李，直向繪芳園來。到了府前，阿瑤先行入內，早有舊日各府同夥的家丁，齊過來詢問。阿瑤與人衆見了禮，恰好梁明亦在外面，忙進前叩見，細說來意。梁明見阿瑤在外多年，甚爲得手；又有雲大人的書子，叫他到此，倒他歡喜。雙喜亦下轎進內拜見。梁明道：「既有雲府裏的家書，我先領你們到內裏，叩見太太們去。」便帶着他夫妻兩人，來至上房，叫阿瑤在門外伺候。單領了雙喜，來到階下。綠鶯正掀着暖簾出來，梁明即迎上來說明原委。綠鶯見是雙喜，忙笑道：「那裏來的一陣風，將你這麼個新鮮人兒刮來！怪不得昨晚燈花報喜，今早喜鵲兒又對着人喳喳的叫呢！好呀！如今益發比先長得跳脫多了！梁伯伯是什麼福氣，討得這般好姪兒媳婦！」雙喜趕着過來，與綠鶯敍禮。梁明亦笑道：「綠鶯姐姐這張嘴，我們一百個也抵不上，沒說比刀子快，我看刀子那裏有這麼快呢！好姐姐，拜煩代你妹妹回一聲兒。」綠鶯笑着轉身進去，少停出外，招手道：「你進來罷！」雙喜連忙隨着綠鶯入內。見婉容等人，都在裏面，即上前一一叩見。方夫人心內想道：「雙喜現在很苗條了，當日出去的時候，還有些小孩氣，幾年不見，出落的這般好人材出來，倒便宜着阿瑤那小子了！」便笑問道：「聞得你夫妻在京中甚好，又下來做什麼呢？」雙喜即將數年情由，並此番來意，細細的回明。方夫人點頭道：「倒難爲你們，還記罣着府裏。明兒即派你在聶姨奶奶那邊，和奶娘伏伺着哥兒。日後哥兒長大成人，你就是舊人了。」雙喜見方夫人肯收留他們，又叫他去伺候紅雯所生的哥兒，正合心意。方夫人又吩咐着阿瑤進來。阿瑤即到簾外向內叩頭，取出從龍的家書呈上。婉容忙拆開細看，知從龍仍放了兩江，又知父親業已告了病假。想他隨後亦要到南京來的，欣喜非常。隨手遞與小鳳，又將附致各家的來函，交與衆人。方夫人正欲問阿瑤的話，恰值小儒回後，衆位夫人起身避入房內。阿瑤、雙喜，忙叩見了小儒。阿瑤即將從龍給他的書子送上。小儒看了，方纔明白。方夫人亦將雙喜派在洛珠那邊的話說了。小儒遂叫過梁明道：「你把阿瑤仍帶在身邊學習，他果眞老成了，不似從前的脾氣，看有什麼差使空着，你就做主，派他充當。再開名字到奶奶那邊去領工價，不用上

來回了。』梁明聞說，忙同阿瑤一齊叩謝，退了下來。雙喜又央綠鶯領他到紅雯靈前，痛哭了一番。卽料理帶來的行李物件，安頓在洛珠那邊，自然和奶娘一房居住。方夫人又叫蘭姑添上雙喜的月費，小儒卽袖了從龍來書，忙忙的到了伯靑這邊，將書子遞與衆人觀看。適値王蘭也趕來看五官書臉，聞得從龍有書寄來，忙取過看了，笑向二郎道：『日前你說我們衆人中只少了在田一人。不意他旣經內用，復又放了外任，卻是想不到的事。』二郎道：『我們大夥兒總回來了，單是在田不來，未免缺憾。偏生他又放到此間，這也算天從人願。』小儒卽與衆人計議到王喜的事。王蘭道：『小儒不必狐疑，在田所囑，甚爲安詳。最妙着人去知照王喜，叫他趕緊告退，四面俱無干礙。如果他名心尙濃，捨不得這守備官兒，停幾個年頭，待這件公案疲玩下去，亦可重新出來的。此時若再戀棧，竊恐丟了官，猶有後災呢。你旣要知照他，事不宜遲，在田不過朝暮也要來了。』小儒連連稱善，便向伯靑索了紙筆，一揮而就。函內卽將從龍來意說明，當又叫了梁明進來，着他明早卽往揚州一行，不可遲誤。梁明接過書函，退下，自去收拾，來日起身。且表王喜自重到揚州衞官的任，各事謹愼從公。又値連年豐收，徵收的國課，十分充足。這日正坐在上房，與秋霞閒談。見家丁來回道：『南京陳府裏打發梁總管親自前來，有要話面說。』王喜聽了，便立起身來說道：『請他在內書房坐罷。』自己急忙出外。梁明見了王喜，意在上前請安，王喜一把扯住，先站着問了舊主的安，方彼此見禮入座。家丁送過茶，遂一齊退出。曉得陳府來的人，本官總以客禮相待，猶恐有什麼機密的話，不便在此礙眼。王喜笑問道：『梁老伯，一向多好？有甚麼大事，尙煩你老伯親身到此！』梁明亦笑着欠身，連稱不敢道：『我們主兒，有封書子在此，王老爺見着，就明白了。』說着，將小儒的來書送過。王喜接過看畢，道：『我到這揚州衞官的任，本蒙王爺與主人恩典，破格成全。沒說還做了兩年，如沒得這個前程，仍在主人前當差，還不過麽？我久經思退，又恐辜負了日前雲大人一番作成的美意。目下旣蒙雲大人關切，分外感激。梁老伯，你是深知的，我可是那般不知足的人麽？累你就擱一日，待我修成稟啓，先請你回去銷差。我這裏卽詳請上憲，另委人來接手，容我隨後到南京來叩謝雲大人與主人罷。』遂又擺酒款待梁明。席終回後，說知秋霞，並議到卸事以後，不若搬到南京去住：『你亦可時常到江府去走走。』秋霞聽說回轉南京，倒

也願意。次早王喜將致小儒的稟啓，交與梁明，又從豐送了路費。待梁明去後，卽備文申詳漕憲，稟請開缺回籍修墓。隔了旬日有餘，已批准下來。接着新任已至，又從王喜交代完畢，卽帶着家眷，向南京來。先入城賃定住宅，搬了過去，便來謁見小儒。秋霞也到江府去了一趟。恰好王喜到了南京，從龍業已先到了兩日。從龍此次是聖恩陞重，內用大員，今又外放出來，衆人格外趨承不迭。一至本省地界，到處各官，遠遠迎送。又因家眷先在南京，無須另備公館，抵了岸，卽搬向園子裏來。小儒等人見着，彼此越發欣慰。舊任制軍，因赴粵行期在卽，便來催促任事。從龍忙擇吉接了印，一切應用各事，不須細贅。又將婉容等人，接進衙門。遂商議專函至粵，迎請程公到南京來居住。這邊王蘭早與小儒說明，來日預備請從龍來暢飲一日：『難得我輩又聚在一處，再則我們亦當代在田洗塵。酒席卽擺在奪豔樓上，也好就着那裏唱一天戲。』小儒卽叫人打掃樓上，懸掛燈綵，又去知照領班家丁，一面衆人備了名帖，差人去請從龍。次日旁午，俱在覽餘閣相待。早聽得外面鳴鑼喝道而來，衆人接進從龍。一巡茶罷，俱起身至奪豔樓上。當中擺着兩席，一席從龍，小儒，漢槎，梅仙四人，一席是伯青，王蘭，二郎，五官等人。衆人坐定，齡官卽上樓來請過安，呈上戲目。每人點了一齣，少頃便開鑼演唱。今日點的戲，惟齡官最多，齡官加倍賣弄精神。唱到喬醋這一齣，他將那假作酸風醋意的神致，演得入情入化，樓上衆人，同聲叫好不絕，便一齊放下賞來。二郎隔座笑問從龍道：『外面呼琴官爲小花魁，在此班中，目爲第一。然而外面的推稱，固屬不謬。我素服你平時的眼色最高，何妨再一品評，究竟以何人爲最？』說着，用手指了台上齡官兒一指，又把嘴向小儒一努。小儒早已看見，故作不知，卽掉轉身去與梅仙說話。從龍見二郎這般舉動，早經明白。況齡官雖在台上演戲，那雙俊眼，卻不住的對着小儒留情。從龍笑了一笑，道：『楚卿既叫我評論，我或有偏見，你須要直說的。秀曼風流，當推琴官，玉兒兩人，妖冶可人，卻要數齡官獨步。其餘若春官，蘭官，松兒，他三人，各有嫵媚之處，均非尋常尤物可比。在我的意見，秀曼風流，必須有眼力的人，方賞識得出；至有妖冶之姿，乃賢愚共賞之品，賢者固憐其柔媚，愚者亦愛其丰神。我看六人中，當推齡官爲首；其次則琴官，玉兒，春官等三人，又其次也。』二郎拍手笑道：『齡官得在田這番品評，恐從此聲價更增十倍。我與者香，伯青日前私自品論，亦是這般意見。眞乃知音所見，大略

相同。我們固然佩服，惟有小儒心內更外的要感激你呢！』小儒笑道：『楚卿的話，令人難解。你與在田品論齡官兒，我感激什麼呢？』從龍道：『小儒不必瞞人，我雖非周郎，久經聞絃歌而知雅意。而且天生尤物，原供人賞識，齡官本非凡品，又得你今番顧盼，亦齡官之幸。況我輩之賞識，亦是名士風流，難不成還同外邊那般淫亂的賞識麼？你若巧爲粉飾，反使我們倒難料其中之情節了。』衆人聽說，俱各鼓掌大笑道：『在田一席議論，如老吏斷獄，字字的確，定使小儒中心悅服。由此小儒可以把那假道學的排場收掉了罷』小儒笑道：『我向來拙口鈍腮，敵不過你們；何況此時衆口難敵，隨你們怎樣編派我。』王蘭亦笑道：『在田不須多說，你可聽着遁辭知其所窮了。饒他百口分解，我們已定下千秋鐵案，萬無更移。』從龍待齡官一齣唱完，又將他叫到身旁，細爲賞鑒，果然柔情媚態，種種生憐。便另外又賞了許多物件。到了下晝時分，人衆散坐盤桓。少停張了燈火，復又入席暢飲，直至三更始散。隨後從龍復請小儒等人，亦叫了琴官等過去。從龍仍盛贊齡官，重加賞贈。從此這齡官的聲名，到處皆知。起先人惟知小花魁，琴官的美號，此時因從龍誇獎齡官，再將齡官的色藝行爲，細與琴官比較，似覺齡官勝似琴官。多因琴官與人，雖然無爭無競，各事隨和；無如他卻天生好靜，骨眼裏偏具一種高傲的性情，外面卻不肯露出圭角，同人計較。人或與他偶爾說笑，總付之一笑而已。若到十分戲謔，他口中雖不言語，心內着實惱怒道：『我做這唱戲的買賣，亦係無可如何；技藝雖然卑賤，我的品格，倒不屑自甘卑賤。你既輕薄得我，不怪我輕薄你了！』即冷冷的走了開去。那對面的人，見他如此形容，好生難過。欲待發作他，又沒有挺撞着我，亦只得訕訕的走開。至於齡官的爲人，他另有一般見解；以爲人生在世，不過你哄着我，我騙着你。尤其我輩中人，更宜如此。你待我恭敬，我即待你恭敬；你和我戲謔，我亦可和你戲謔。只要我立定腳跟，不爲你搖惑就罷了。若遇着我的知己，將來可以終身依靠着他，那時我纔傾心吐膽，眞與他好呢。因此是人和他往來，總一般看待，隨方就圓，從沒有叫人掃興。現在又有從龍這番賞識，世上的人，多半是伏上水的；堂堂本省制軍，都稱揚着他；何況齡官平時，爲人本好，人人總隨聲附和的，稱揚起來。本地紳官人家宴客，凡是有從龍在座，皆去借六齡堂的班子過來。甚至花朝月夕，不便去借全班，總要設法將齡官邀了出來，覺得滿座非他不歡。小儒見齡官聲

名大噪，足見自己的賞識不謬，非常得意。凡有人家來邀齡官，他俱一口應許，毫無推卻。故而齡官終日應接不暇，琴官等人倒多清閑下來。誰知琴官不獨不妬忌齡官，心內反暗暗歡喜，難得外人不來糾纏，我正好消閑自在。或閑玉兒等人不服，在背後議論，琴官卻從中竭力勸慰。又悄悄的告訴了齡官，叫他凡到分身不開的時候，何妨輪班，將他們薦引過去，亦是同班一場的情分。齡官點頭稱是。從此有那不耐煩的去處，皆薦引玉兒等人。他即來與小儒閑談，或到從龍衙門裏去。一日程尙已由廣東到了南京，從龍即託齡官先來和伯青商量，將舊居的府第，暫賃與程府居住。伯青笑道：「我那邊的屋子，至今空着，久沒有人居住。程府如合式，儘管住去。在田還同我用世故麼，說什麼暫住常住？他既託你來說，你須對在田講明，程府既是他的來手，我即認他說話；倘有欠缺我的房價，是要在田包圓的。他能和我說的截釘削鐵，即難怪我同他錙銖必較了。」齡官亦笑道：「只怕你不肯賃與程府居住；既議到房價，那就好商量了。」即去回覆了從龍。程公擇定日期，便一逕搬入祝府的舊宅。程公親丁，不過三四人，其餘有數十名男女家丁，祝府的房屋甚多，搬過去，大爲寬敞。程尙在廣東的時節，因膝下無兒，購了一妾，母家姓蘇，乳名鴛娘，本係松江人氏，流寓粵地有年。鴛娘幼失父母，只有一個胞兄，名喚蘇燦，在廣東舌耕度日。不料疊遭兩個荒年，難以支撑，即將妹子賣與程尙作妾。得了這宗身價，便娶了一房妻子，好接續蘇門香煙。程尙辭官之時，原約他同往；卻是蘇燦不肯，惟恐隨了妹子前來，惹了恥笑。程尙見他執意，亦不勉强，又贈了他兩百銀子，讓他在廣東過活。鴛娘見蘇燦不願同行，分手時，不免痛哭一場。又將貼己的物件，私送了若干與哥嫂使用。自是蘇燦倒安安頓頓的，成了一分人家。鴛娘爲人素來賢淑，到程府不上兩年，即生了一子，取名程繼敏，如今已有三歲。程公夫婦，愛如珍寶。程婉容因父母俱到南京，又添了兄弟，程門不致乏嗣，十分歡喜。不時接了程老夫人，到衙門住着，敍說母女多年離別之情。從龍亦有時請了程公過去盤桓。程尙自離卻廣東，腿疾日愈。一到南京，即遍訪名醫調治，倒漸漸好將起來。每說自己由縣令擢至封圻，近來復得一子，還有什麼不足的處？在目下年過花甲，亦可隨心所欲，以樂暮年。難得女兒，女壻，均在面前，又有祝公等一班老友，可以時常杯酒往還，陶情適性，前在任上也積聚得些許私財，不如在南京置下數畝薄田，將來留爲兒子讀

奮的資本；我也不回故鄉，惟願終老此間，得亞首邱，即算我程尚一生無憾了。又深勸從龍亦宜趁機早退：「並非我叫你只顧私情，不報君恩。不知祿位愈高，責任尤重；三省地方，幅員遼闊，數百萬蒼生性命，盡在你一人掌握之中。何況人生百歲，光陰能有幾何？而生平最得力者，不過壯歲一二十年。所以古人有重晚節之說。凡人一至暮年，精力衰憊，不無各事稍涉大意；或意見偏偏，或視聽不到，即貽誤匪淺。莫妙於當此之際，急流勇退，亦係明哲保身之道。」從龍聽說，亦甚以為然。無如初涖此任，何能一時即退？只好稍待兩年，俟有機會，再作抽身之計。又將前奉內廷面諭整頓仕途的事，查辦一番。此時因王喜已去，無所干礙，便行文調取各處的人員，到省察看之後，乃會同三省巡撫，一齊覆奏上去。時光迅速，早屆新春，各府中無非春酒往來，宴會而已。王蘭早於年內，與小儒等人商議，在江南一帶，雇了多少名工巧手的匠人，到園子裏紮成各式異樣花燈，以備元宵慶賞。又去早早的約定從龍，未知到了元宵，鬧出些什麼花燈故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八回　兩翻軒一座聽清歌　半村亭諸伶求妙句

話說：王蘭因歷年花燈佳節，均未曾大大的熱鬧着，不免有負這元宵的時分。難得今年舊日一班的好友，俱齊集南京，又添來琴官等人；即想在元宵這夜，大放花燈。是以年內，便來與小儒等人商議。惟有二郎，五官兩人，聽了更加高興，先叫好不迭。五官道：「聞說蘇，常一路紮燈的匠人，比各處總分外精工巧妙，若用那些尋常的燈張掛，甚屬無趣，須要紮做出奇形異樣的燈來，使人家見着，皆贊一聲好。罷罷！我們熱鬧這麼一場，亦當奪個趣兒！」二郎點頭道：「五官卻想的周到。明兒者香即派人赴蘇，常各處，雇訪絕頂的巧手匠人來此，不過多給些工價，什麼事兒，都做得到的。」小儒聽說，亦鼓興起來。各人晚間回後，說與衆夫人知道，喜悅非常。總攛掇着年內速辦，怕的過於遲了，限於時日，來不及紮做；倘要到江南去覓雇，不是在本城，可以朝呼夕至的。小儒次早吩咐了兩名平時幹辦的家丁，多帶銀兩，往蘇，常各等處，雇數十名好手燈匠，須早去早回，不可躭誤。又與王蘭，伯青等人，斟酌了些新奇式樣名目出來。過了數日，去的兩名家丁，已將燈匠雇到，即在留春館內做了作場，需

用各物，叫燈匠開了清單，着人分頭買辦。又在本城，雇了多少匠人，以便幫同紮做。王蘭終日在留春館監工，并指點他們不到之處。到了正月初旬，各種花燈，均已齊備，果然巧妙。在工價之外，重賞了燈匠等人。又留住他們過了元宵，恐臨時一有損壞，本城的匠人，難以收拾。衆燈匠因得了賞賜，人人喜歡，亦樂於在這裏過了元宵，再回家鄉。試燈前兩日，即滿園內張掛起來。又將各府的家丁，多派在園子裏照察，各司其事，不許錯亂。小儒於十四日，便去邀請了從龍來日元宵，當作徹夜之飲。所有酒席，即擺在兩翻軒。衆位夫人，仍在留春館內飲酒。方夫人請了婉容、小鳳，又去邀着篶娘一同過來。是夕琴官等六人，亦賞了他們一桌酒，在兩翻軒裏間起坐。那一班孩子們，皆派在園子裏各處，上面搭一座小小花篷，內設幾張座頭，也擺了酒果，給他們吃着，叫他們或敲鑼鼓，或品彈絲竹；不然，各處雖有燈火，冷清清的，亦沒意趣。又吩咐將園門大開，任遊人賞玩。即在覽餘閣東西竹林外面，新設兩排木柵，阻擋遊人，不能混入裏面。好在覽餘閣前，滿園子裏的景緻，可以一覽而盡。木柵外多派家丁看守，並在從龍衙門內，要了兩位旗牌，數十名兵丁彈壓，提防閒人滋事。安排已定，一宵無話。次日下晝，從龍早已過來，見各處設的人物花鳥等燈，甚爲工巧，微風擺着，如活的一般，便道：『晚來點上燈火，分外好看，卻費了你們一番心思，不知用去多少使費，我也得出一分兒！』二郎道：『年內我們即議定是公分，目下卻是小儒者香他兩人墊用的，爽性待賞玩過了，將一切照股攤派上去，方知每人應出若干。橫豎你總要出一分兒的，忙什麼呢？』人衆閒談着，已至黃昏時分，家丁們將酒席擺開。當中一席，程公、祝公、雲從龍、陳小儒四人；上首一席是祝伯青、王蘭、江漢槎、馮二郎；下首一席，金梅仙、柳五官、王喜。——日間小儒着人邀了王喜夫婦過來看燈。此時王喜忙上來辭讓，不敢入座。經小儒等再三說，他方纔在梅仙的桌上末位坐下。裏面一席，即是琴官、齡官、春官、蘭官、松兒、玉兒等六人。內裏方夫人與婉容等人到了，即邀着衆位夫人，至留春館。中間程老夫人、江老夫人、祝老夫人與方夫人、程婉容五人一席；上首是洪靜儀、江素馨、祝瓊珍、林小黛四人；下首席是聶洛珠、蔣小鳳、趙小憐、蘇篶娘、沈蘭姑等五人；左首邊間內是秋霞、錦箏、巴氏母女四人一席；右首邊間內是伍氏、穆氏、宋二郎亦是四人一席。內外人衆入席坐定，一霎時滿園中點齊燈火，明如白晝，到處笙歌聒耳。兩翻軒內，傳觴遞盞，暢飲

歡呼;留春館中,綠舞紅飛,鶯啼燕語。說不盡人間富貴,看不了今夕繁華。誰知這個風聞傳說開去,引得合城的人,都來賞玩。覽餘閣前,尙有二三畝大的一塊地方,遊人多塞滿了,擁擠不開。從龍飮至半酣,見外面月色甚好,眞乃燈月交輝,琉璃世界。卽停盃向小儒等道:「我們何妨到院子裏遊玩一番,看何處花燈爲最?」小儒連聲稱好。程,祝二公,不便同行,遂起身各回府第。衆人出了兩翻軒,先向留春館來。因內裏有衆位夫人飮酒,卽在外面觀看。見屋內掛着各色花卉的燈,萬紫千紅,鮮豔奪日。芍藥田中搭了一座丈許的鰲山,絕頂一尾金鰲,搖頭擺尾;上面站着蟾宮折桂的狀元郞,四面無非連中三元,五子奪魁,張仙送子,魁星踢斗等吉兆故典。各式人物,皆有三歲的孩子般高大,內藏着牽線;一經點了火,手足身首,處處搖動,宛如活人相似。鰲山前設了座五彩花篷,亦懸了幾碗燈毬,中間坐着七八個孩子,在那裏彈唱。各府中丫環僕婦們,三個一羣,五個一隊,在鰲山前後指手指脚的嘻笑頑耍。衆人賞玩了一回,又往前行,穿過「另有洞天,」早到延羲亭,內裏也掛了數十盞燈,全用一色白玻璃的。遙映水中,光華更外皎潔。亭前石橋當中,一架燈牌樓,上面裝着幾齣戲文,亦有暗線牽動。河內皆是蟲介魚蝦各燈。先用木瓢鋸成兩半,每一張燈下,有一個半邊木瓢托着;又用鐵絲拴着石子,繫住木瓢,放在水底。只許各燈在水面微動,却不能流了開去。旁邊配着荇藻蘆蓼等花草。從龍叫人到河內取上一盞燈來細看了一遍,笑道:「倒難爲他們想得到!岸上看着,好似活的在水上游動一般。」衆人走下石橋,來至覽餘閣前。只聽得外面人聲喧嚷,烏壓壓的由園外直至木柵前,均是遊人行動。從龍道:「這木柵設得甚好,若不擋住閣人,容他們混入園內,纔難處置呢。」卽順着木柵走入閣內,見中間設座燈假山,共有五層。山頂上一隻五色鳳凰,頭尾活動,作臨風欲起之勢。鳳背上端坐一位雲袂霞裳,珠冠玉珮的瑤池王母。二層上排列着十二名仙女,手內各執羽扇如意等物。其餘三層,有坐有立,有騎着走獸飛禽,有踏着祥雲瑞霧,俱是八洞神仙,及十洲三島的仙客。周圍柱子上,有一朶雲頭,上立一個仙人,高高下下,倒也好看,用的是「羣仙」壽慶的故事。閣前一架大紅花篷,內裏也坐了許多孩子,敲着鑼鼓,吹吹擂擂,分外熱鬧。再看籬邊竹林前,有數百盞各色玻璃燈,一路接着,三間過街小屋,園門內掛了十二張紅紗宮燈,門外高搭一座圈門,兩旁用五彩雜綢,攢就各種花鳥

等物,堆拱在外,裏面可點燈火,園門上做成栲栳大「共慶昇平」四個紅字。從龍道:『這覽餘閣,是園子裏頭一處地方,用此等吉祥的花燈,甚爲合宜。』人衆下了覽餘閣,轉灣抹角,到了梅嶺前。嶺上梅樹枝頭,掛着燈毬;現在梅花大放,香風燈影,另有可觀。來鶴亭中,一班孩子們低吹緩唱,由高至下,越覺聲音清脆可聽。衆人到了紺雲齋。早有家丁們送上茶來,衆人亦欲在此少歇。見屋內擺着許多花燈盆景,各色俱全。茶罷,又起身來至叢桂山莊。見大院落內,亦有一座燈假山,是唐明皇遊月宮的故事,正合在此地。從龍點首叫好,走出曲徑,已至紅香院。那些粉壁上,砌就各樣方圓長短的格式,中皆依着形勢,安放博古諸燈。連那邊耳門前,一順小屋外,都掛着燈。衆人出了院門,即由河邊到了奪豔樓。見樓上的燈,直接到樓下,如山燈相似。假山石上,層層燈火輝煌,上面做成一座水晶宮殿,內有四海龍神,其餘蝦兵蟹將,水怪夜叉,一個個古怪猙獰,奇形怪狀,手中各執兵器,做出那操演水陣的模樣。最可笑,內中有個絕大的烏龜,頭戴相冠,手內執着朝笏,拱立於龍君之前。對面戲臺上,也掛着燈,一班孩子們在上面吹打。衆人看了一回,似覺稍乏;恰好水手們搖過燈船,人衆上了船,吩咐緩緩的開去。見兩邊岸上的樹木,均密密的掛懸着燈,眞乃光通霄漢,不夜城開。不多半會,船已停泊,衆人上岸,即從夾道內穿過,由暗門仍至兩翻軒中,復又入席,再整杯盤。見軒外山石上,各式鳥雀的燈,飛的,鳴的,浪翅的,啄食的,種種不一。從龍笑道:『我看滿園裏的燈,當以覽餘閣,奪豔樓,兩翻軒爲最。再則燈之工巧,亦不過如斯,你們聽那些遊人中,有幾個年紀大的,口口聲聲,說有生以來,尙沒有見過這般好燈。』二郎道:『今夜的遊人,就有三四千呢!猶有遠處未曾知道,大約明晚還要多出兩倍不止。倒是吩咐看守木柵的人,須當格外小心,事後重賞他們,就是了。』衆人齊聲稱是。此時已將交三鼓,衆人皆有醉意。從龍起身親斟了一杯酒,送至五官面前,慌得五官,梅仙,王喜都站了起來。五官笑道:『憑空的送起酒來,是什麽意思?』從龍道:『你乾吃了此杯,我有事奉煩你,卻不可推託。』五官道:『我定吃這杯酒,你先說出罷,別要怪怪膩膩的,叫人摸不着頭尾。料想你也沒有好事由兒找我。』從龍大笑道:『五官可謂聰明絕世,眞被你猜着了,這件事卻不是好事由兒。我自從回到河南,至今已三載有餘,久不聞五官的妙音。今夕難得衆人聚在一處,又值此元宵佳節,月白清明,我等公請你

隨意唱這麼一支，大衆願洗耳以聽。」五官笑道：「我當什麼事呢，也值得說的如此千難萬難！」便仰着脖子一口將酒吸盡，回頭向梅仙道：「就煩小擢吹笛，我與齡官兒合唱一齣，現在新譜出來的歌宴罷。」從龍聞說，又忙着親送一杯酒與梅仙道：「有勞有勞」梅仙笑着連稱不敢，也將酒飲了。小儒又叫人將琴官等人的席，移到外邊來。五官把齡官拉到自己身旁坐下，笑道：「我唱歌宴上的程音，只好有屈你做魏氏大娘了。你可知我平日的家法最嚴，做了我的妻子，稍有不妥，就要責罰的！」齡官笑着啐了五官一口道：「別見鬼罷，我好意同你合唱曲子，你反討起便宜來，你這些言語恐嚇我，是沒用的；到後面說給柳五嫂子聽去！」二郎忙道：「五官說話，須要留神，緊防座中有人不快活你呢！」五官笑道：「我錯，我錯！只圖說的口溜，却沒有提防着旁邊有人！幸虧楚卿指撥着我，不然還要多說兩句。」笑着抓住齡官的手道：「好兄弟，人家不快活，我也只得隨他了；究竟你心內怎樣呢？」小儒聽二郎，五官的話，分明打趣着自家與齡官，便假作觀看壁上的燈，掉過頭去，不理他們。齡官不禁滿面通紅，立起身來，冷笑了聲道：「五官今日瘋了，嘴裏不知混說什麼！你和我頑笑，還是見着什麼呢？」說着，便使勁奪開五官的手，向外就走。小儒見齡官發急，從容不迫的回轉身來，笑道：「齡官兒，好沒有容量！難不成人說什麼，你就是什麼，好在五官和你說笑，並沒有旁人不快活着，可見他們是信口亂說的。最好付之不答，何苦着急到這般地步，有傷平時的和氣？」二郎，五官見齡官生氣要走，自知說笑太過，好生懊悔。欲待上來攔阻，又怕討他的沒趣。忽聞小儒從旁勸解，二郎卽趁勢出席，搶走一步，將齡官拉住道：「你好意思認眞和我們生氣麼？你走了不妨，五官恰好借此不唱，豈非有負在田三四年的心願？待你與五官唱過了，任憑怎麼生氣去，我再不來勸你。」五官亦忙着趕上來扯住齡官的衣袖，笑道：「你仍是這般面皮急急的性子，我們自幼兒的弟兄，什麼話兒都說笑慣了的，怎生今日臉兒高高的生了氣？倒叫我沒意思！連陳小儒總知道勸你沒傷和氣，你當眞就惱了我麼？我偏不惱你，看你怎麼！」說畢，便一逕的拉他，重到席前。齡官見他們如此，也笑了起來道：「不怪我好生氣，本來你們說的太難爲情，叫旁人聽着，不知其中有甚麼尷尬呢！」從龍等人，亦說道：「別要躭誤我們聽曲子的興頭罷，少停罰楚卿，五官給你賠禮，你再沒的說了！」小儒道：「原是齡官兒

不好，誰不同誰說笑？他偏易於生氣！」伯靑忙走過來，推着梅仙道：「小狸拿着笛子，只管發呆做什麼呢？俗說一吹一唱，唱的倒沒有事了，你這吹的難道還有事麼？」小儒聽說，望着伯靑點點頭，笑了一笑。梅仙亦笑着將笛子吹起。五官便頓開歌喉，緩緩的唱了一回。齡官接着也唱了下去。眞乃音協宮商，韻穿金石。一齣歌宴唱完，衆人同聲喝采不已。從龍叫合席都斟了酒，自己先舉杯一飲而盡道：「我們當乾一杯，以賀此曲。」王蘭道：「一杯尚覺辜負，必須三杯方可。」遂自己一連吃了三杯，衆人亦隨着吃了。五官、齡官忙笑着欠身道謝。從龍道：「歌宴上第二支與第八支的曲詞，我聽着甚好，卻沒有聽得十分清切，何妨再請你們重唱一遍，使我們好細爲領略那曲中的詞采！」五官點了點頭，先唱着那歌宴上的第二支道：

玉芙蓉（小生）小春回，小院幽，漏洩東牆柳，愛梢頭，葉底燕語鶯歌，花香檻外濃於酒，草色階前碧似油。閒消受，願年年依舊；笑吾儕功名身世等浮鷗！

五官唱畢，齡官也唱着那第八支道：

錦纏道（小旦）漫增憂，恁閑情，君心可休？你不要負卻此春遊！問春宵千金一刻，能留看蜂蜂蝶蝶相逐？（叶平聲）見鶯鶯燕燕成儔，杯酒藉澆愁；對此景，當開笑口。堪羨你年少風流，卻十萬腰纏偏富！你與我喜煙花三月在揚州。

衆人聽了，俱擊節稱贊道：「曲詞既佳，又出自妙口，分外可聽。」又飲了兩巡酒。外面已交四鼓，各人進了飲食，撤去殘肴，散坐閒談。漢槎道：「我們將纔由奪魁樓前下船，經過半村亭，見燈火稠密，卻未看的明白。此時我覺酒興猶濃，若這般淸談閒坐的，等到天明，尙有個許時辰，甚無情趣。不如叫人在半村亭安排幾碟果品好酒，我們再去賞玩一番，以盡今夕徹夜之樂，未知你們的意見以爲何如？」衆人未及回答，王蘭先連聲叫好道：「子騫所議甚是。」即吩咐伺候的家丁們，到那裏去預備。便一齊起身，向半村亭來。走過竹橋，早見亭外空地上，設着數座燈假山，係做就的鄉村十景，如春雨披簑，秋風刈稻，瓜棚避暑，草舍圍爐等類。亭前全掛着各色蔬菜果品的燈。從龍道：「此間燈火，正合着這半村亭的名目。」走入亭內，見當中一順兒擺了三張桌子，上設着十餘

個果碟。衆人隨意坐定，家丁們送上酒來。琴官等人，亦在下首同坐。只有王喜早作辭回去。從龍道：『亭中陳設，件件古樸；惟壁間字畫，尙未切題，五官暇時，何妨將鄉村的景緻，畫成數軸，在此間張掛，豈不更妙』小儒道：『我久經想下了，足見在田與我同心。待下月天氣稍暖，定煩五官畫這麼幾軸的。』玉兒正在一旁，與齡官說話，聽得從龍與小儒評論，要請五官作畫，便拍手道：『你們說到字畫，倒提起我一件事來。日前煩勞柳哥哥代我們畫的小照，我於年內已經裱好，意在請你們題這麼一題。此時恰好多在這裏，讓我去取了來，隨便請那一個題上罷』說着，忽忽出席而去。少頃，笑嘻嘻捧了一軸畫來。連齡官單畫的那幅小照，多一併取到，與齡官對面放開。衆人見是一軸橫披，上面畫着他們六人的小照，其餘不過補了幾堆山石的景，與一排草地，倒也別致。上邊卻留了大大的一方題處。王蘭見了，詩興勃發，笑對衆人道：『我代他們題了，倘有不妥之處，再請你們斟酌。』從龍道：『者香不須謙讓，他們的小照，卻要你這風流倜儻的筆墨題上去，方纔峭勁。』便叫人在窗前長几上，點了一支絳蠟。玉兒卽忙着磨墨吮筆，又與齡官兩旁執定畫軸，讓王蘭好題。衆人均出席來看。王蘭也不假思索，提起筆來，見爲首畫的是琴官，手內執着一枝紅梅花，立在草地上，暗合他美名小花魁的意思。便題道：

風流姣俏總天生，一串歌喉唱曉鶯；最愛逢人呼小字，百花頭上獨稱名。

衆人見了，痛讚不已道：『這一首絕句，妙在卻合琴官的身分。』再見其次畫的是齡官，玉兒兩人，坐在石凳上談心。齡官別着臉，似帶含嗔之意；玉兒笑吟吟，一手指着外面，一手伏在齡官的肩上，逗他說話。王蘭笑了笑，略一沉吟，題道：

雪似肌膚玉似姿，任他笑謔總如凝；多情惟恐旁人覺，故作矜嚴兩不知。

題畢，又在玉兒的上面，題了一絕道：

玉兒生小慣無猜，四座春生笑靨開；底事干卿偏耳語，一腔心緒費調排。

玉兒現在也隨着五官東塗西抹的學畫，又叫五官選了幾篇唐人的詩句，講與他聽，教給他念，所以詩中的意思，他亦解得。少許，見王蘭代他題成，便笑道：『連我們說話的神情，總描摹出來，別人的題句，倘是渾寫，偏生我

這首題句，當頭郎將我名字寫出，令人一見便知。幸而沒有怕人的事件，不然題出來，纔是笑話呢。」琴官正伏兒前看題成的詩句，開得玉兒又信口說笑，忙擡起頭來，瞅了玉兒一眼。玉兒臉一紅，郎用別話岔開，笑向王蘭道：「我斟杯酒來，潤潤詩腸再題，可好麽？」王蘭點頭道：「好！」玉兒便取一隻極大的綠磁花斗，滿斟了一斗酒，送至王蘭面前。王蘭擱下筆，擧起斗來，一口吸盡。玉兒又拈了數粒杏仁，與王蘭過口。王蘭放下酒斗，見玉兒之下，畫着松兒半倚半坐，在一塊山石上，穿件淡綠衫子，高高擡起衣袖，一手托腮，星眼斜睇，若作朦朧之狀。春官、蘭官兩人，在下首草地上聯袂同行。蘭官外穿五色排鬚比甲，內着淺紅襯衫，手拈並蒂蓮花，給春官兒看。春官笑嘻嘻，用手來接，又一手指着自己的心頭，腕上卻套着一串香珠，似乎說着我心裏解得出，這並頭花的用意。王蘭笑道：「五官將他們六人寫的絲毫不易，頗見心思。」復提筆先題松兒的上面道：

嫌他舞袖太郎當，窄窄衣裳淡淡妝；非比昔時巫峽女，如何有夢盡高唐！

又接着代蘭官、春官題道：

內家裝束動人憐，愁極翻憎並蒂蓮；可惜兩情惟撲朔，堅持好結再生緣。

絕勝當年美子都，風情妖冶世間無；慧心頭轉誰堪擬，一串牟尼百八珠。

題完，王蘭又落了年月日款，便放下筆，向衆人道：「我已胡亂題成，請你們細加斟酌一番。」從龍道：「者香不必過謙，我已說過，此等題句，卻非你跳脫的手筆不可。惟有伯靑，尚可及得上你。倘我與小儒題了，必致呆板。試問這般題句一流於呆板，有何風趣？」二郎笑道：「在田不要信者香的鬼話，他那裏是和我們謙虛？分明是自負他題得好，恥笑我們不如他。若果然怕有不妥，眞心請我們斟酌，就該先寫下來，給大家看着。他倒題了上去，郎如我們批評出不好來，難道塗抹了麽？還是再請五官畫一軸來重題呢？」從龍等人聽說，都大笑起來。王蘭笑道：「而今楚卿也很會說促狹話了！你們果能指出那處不好，我情願央求五官再畫一軸；不過我失於檢點，未曾另寫下來給你們看，請你們斟酌，一時高興，題了上去，就引出你這些話來。」齡官在旁道：「王大人只顧和他們扳駁，倒忘記代我將那幅小照題了。爽性今兒題上罷，免得明日又費一番筆墨。」王蘭道：「我眞忘卻，

你還有軸單畫的小照呢！』便轉身重到几前，將齡官的小照展開，見坐在一方石頭上，單衫芒履，獨坐科頭。上面畫了十數竿鳳尾文竹，是初夏的光景。遂舉筆一揮而就道：

科頭兀坐，丰度翩翩；神如秋水，望之若仙。

下書『某年月日，白下王者香爲齡卿題照。』衆人見了，大爲贊賞道：『這十六字，宛如一篇洛神賦，齡官何幸得此！竊恐從此要增百倍聲價。』齡官聞說，收過小照，欣然向王蘭再三稱謝。忽聞亭前樹上宿鳥吱吱喳喳亂噪起來，從龍向窗外一望，見月色西沉，東方已白，便作辭回衙。小儒等人，送從龍上了轎，轉身叫家丁們四處吹滅燈火，亦各自回後歇息。裏面方夫人，卻留下婉容、小鳳，過了燈節。次日無事，到了十八日晚間，又請了從龍過來。待月色未上，在覽餘閣前甬道上，放了十數架煙火。內裏衆位夫人，仍在留春館內觀燈飲酒。外面的酒席，擺在紅香院內。今兒用的是團桌，連琴官等人，總團團的坐在一起。王蘭道：『這啞酒，卻吃得沒趣。我想行令，太覺冷淡，不如搳拳，倒爽快些。誰輸了，誰吃三杯。』衆人稱好。便推王蘭爲首。王蘭先吃了令杯，就與在座人衆搳起拳來。吆五喝六，甚爲熱鬧。惟有齡官輸的次數最多。這一轉，又該二郎與齡官對搳，偏是齡官輸了三拳，只吃了一杯酒。那二杯酒，不肯就吃，意欲叫小儒代飲，又不好開口，只笑嘻嘻的望着小儒。恰好小儒的坐位，相隔齡官一座，便伸手來取這兩杯酒道：『齡官今兒吃得太多，不要醉泥了，惹人笑話，我代你吃這兩杯罷！』二郎忙起身擋住小儒的手道：『不勞你代吃，別人代他猶可；你若吃了，我是不算的。在座的人也多呢，偏是你要想討好兒？』齡官見二郎不許小儒代酒，又說他討好兒，不禁滿臉緋紅。此時已有幾分醉意，便倚着酒興道：『馮老爺說的什麼話？陳大人不過怕我吃醉，好意代我吃這兩杯，我又沒有請他去代，你就說他想討好兒，我偏要他吃這兩杯，也叫陳大人討得成好！』便將兩杯酒，一齊送到小儒面前。誰知二郎亦有醉意，見齡官出口挺撞着他，也變了臉，冷笑道：『挪怕你叫小儒代吃十杯，是你們的交情，我也不管，我只是不算，你也沒有法子。你說不曾請他代酒，其實比請着他還很，能瞞誰呢？』伯青見二郎與齡官兩邊多認了眞，又見小儒坐在席前，低着頭一聲兒總不言語，現出那跼促不安的形相，遂笑道：『從來代酒是有的，楚卿也太執意。既然你不許小儒代吃，

我與子繇各代一杯，討齡官兒個好，楚卿卻要成全我們。何況你有言在先，別人代酒皆可，只不准小儒代就是了。』說着，自己先在小儒面前取過一杯酒飲完，漢槎亦笑着將那一杯酒吃了，皆舉杯向二郎道：『請驗乾！』二郎因伯青，漢槎已代吃了，不好再說，只得說了聲：『有累！』心內卻十分不悅。齡官見二郎怒容滿面，亦自知適纔的話，太過拂了二郎的面子；恐借別的事故發泄他，倒討沒趣。忙笑着起身斟了兩杯酒道：『怎好累靚大人，江大人代我吃酒？雖說是賞我的臉，究竟不合情理。我敢撓馮老爺的令麼？既然應分的門杯兒，有人代了，亦該罰我兩杯纔是。』便一口氣將兩杯酒吃完，又出席親捧着酒壺，走至二郎面前，做出那柔情媚態，軟語輕言道：『馮老爺勝了我三拳，難道不該吃杯得彩兒的酒麼？』即在二郎杯中斟滿，又道：『馮老爺不吃了，我也沒有面子，推有求着你老人家賞臉。』說着，意在下跪。二郎見齡官醉眼瞇斜，紅生兩頰，動人憐愛，氣已消去一半；又偷眼見小儒默默無言的坐着，臉上一紅一白。忖道：『你若再要執意，豈非傷了朋友的情分。再則不過因吃酒，和一個戲子鬧起來，也沒意思。況且齡官兒也醉了，他既來賠罪，我亦樂得就此收場。』便回嗔作喜，一把扯住齡官道：『甚麼大事情，也值得小臉兒都嚇紅了？我吃我吃！當眞能掃你的面子麼？同你鬧頑笑的！』吃畢，放下酒杯，笑向小儒說道：『我們吃的這些酒，多因你而起，不罰你一杯，也不甘心。』推着齡官道：『你去罰小儒一杯酒，須要斟得滿，不可徇私。他若不吃，你來告訴我，不依他。』齡官又趁勢到小儒席前，斟了酒。小儒見二郎沒事，也笑着吃了。從龍大笑道：『這場酒官事，打得有趣，我們亦應該公飲一杯。令即由我起，我再和齡官搳三拳，試試誰的手段好，拚着灌醉了他，叫人擡他回去。』齡官忙斟下三杯酒，即與從龍對搳。那邊二郎與琴官，漢槎和玉兒，王蘭，小儒與松兒，蘭官，春官和了梅仙，均對搳起來，只聽得一片聲喊叫。伯青見他們甚爲熱鬧，亦欲與五官搳戰，回頭卻不見五官在座，想是出去了。亦起身來至院外，果見五官伏在西邊迴廊闌杆上，仰頭望着新上的明月。伯青走近道：『我正尋你搳拳，你倒躲在這裏，想來因他們酒官事打得利害，生恐黏連你身上，纔躲了出來的？你聽他們這般熱鬧，我們也要去搳這麼幾拳。』五官搖手道：『饒着我罷，再不敢和他們搳拳了。那裏是鬧酒官事，倒是要打眞官事的樣兒。』又嘆口氣道：『現在這一班人，叫我怎麼睜眼兒看他們？伯青，你

是曉得的，我們也常時鬧酒說笑，縱然有幾句無心的話，不過付之一笑，毫無介意。沒似他們，半句話兒多着不得，又愛說笑，又會存心。只要誰說錯了一言半語，就引出一大藁兒的囉囌來。好笑小儒本是個極誠篤的人，目下被齡官兒所惑，他也夾在裏面，明挑暗撥的。前日我與楚卿和齡官兒說笑，未免說得太顯露些，是有的，你看齡官兒頓時擱下臉來要走；叫我們怎麼下得去？不是我與楚卿認着氣去俯就他，再讓他走了，又要惹小儒心裏不快活，那纔更難爲情呢。仔細想起來，怪不值得的。原是打夥在一堆，說笑取樂，反要去看嘴臉，還要賠小心去俯就他們，可不是該倒運麼？我已發誓，永不和他們說笑。從今卯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，他們問我一句，我答他一句，難不成歇着嘴兒不說，倘來歪派我的不是麼？』伯青笑道：『罷喲，你與齡官兒們，是自幼的兄弟，猶有什麼說不來麼？況他們此次出京，是來投靠着你的，不是你從中說着，小儒者香也不肯就收留他們。如今你倒先同他們參商起來，豈不惹人議論？好說你情性不長，亦有傷你們平時的和氣。』五官聽說，別過臉去，鼻孔哼了一聲道：『伯青，你也這麼說麼？誰和他們是兄弟？又不是同胞共母，不過以前在一起班子裏唱戲，我出京的時候，他們尚在裏面學習呢。前年來投奔我，即攛掇小儒者香留下他們來，就是念往日同班的一場情分，而且在這裏也沒有虧負了他們。若說兄弟的義氣，我與小儒在前並沒見過，只彼此聞名。後來到了南京，纔認爲兄弟。我們猶如同胞一般，從未紅過臉兒。至於他們，隨便哥兒弟兒稱呼着罷咧，誰與他們拜盟結義過的，眞正扯談。今番我並非不理他們，只不和他們說笑，這也算有傷和氣麼？不是我說句自負的話，我與小儒亦是唱戲出身，自脫下苦海，恨不能洗盡從前的瘢疤，方遂心願。他們卻以唱戲爲榮，生平的伎倆，不過變着臉兒，使着性兒，賣着妓兒，撒着潑兒的胡鬧。內中琴官兒尚有幾分骨氣；玉兒是小孩子家，不和他計較；如齡官等人，全習的一派下流行爲，叫我怎麼看得起他們？適纔楚卿不許小儒代齡官吃酒，亦是尋常的事，他偏放下臉，說出多少話來。及至楚卿生氣，他又裝出那些狐狸妖精的樣子，去賠楚卿的禮。我在旁邊總看得無味。若是我既要惱人，爽性就惱他到底，那怕刀架在頸子上，都不改口，那纔算個人呢。』伯青聽了，點頭稱是。見梅仙亦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『你們說些什麼，這等津津有味的！快點到席上，吃些飲食散了罷。難道今兒還鬧一夜麼？』便拉了他兩人，重到席

前，早已擺上飯來，衆人吃畢，又坐談了一會方散。過了一日，小儒即打發了燈匠，將園子裏的一應燈毬，全行收去，拆去木棚。又重賞了各府的家丁。婉容，小鳳也收拾回去。從此無非花晨月夕，聚飲生歡。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不須重贅。從龍在任三年有餘，察吏安民，遠近咸仰。屢思告退，未得其便。一日，接到河南來文，連年水患頻仍，萬民失所，到處米珠薪桂，庚癸慘呼。又有一種強悍貧民，借此作亂。本省大吏，設法安撫。又一面飛章上奏，並咨請到省，幫同料理。從龍見了，即慨然首捐萬金，奏請設賑。請了小儒等人，過來商議。衆人亦各願助若干，同襄善舉。從龍便趁機請假回籍，省視祖墓，兼辦理賑務。奉到諭旨，大爲獎賜，准其給假一年。從龍甚爲欣喜，時新任到了，交過印信，仍將婉容，小鳳，搬向園子裏去住。自己即輕裝減從，帶着銀兩，趕奔河南辦理賑濟，再非一日，暫且擱過。單說：小儒等人，自從龍去後，仍然如前朝夕取樂。春去秋來，流光迅改。這日小儒由奪豔樓回後，正和方夫人在上房閒談。忽見蘭姑房內的小丫頭，忙忙的走來道：『奶奶又在那裏發怒，打森哥兒呢！今兒打得十分利害，哥兒的手，總打破了！又不准我們來說，我是偷着來的，老爺太太可去勸解一聲兒罷！』小儒與方夫人聞說，均嚇了一跳，即起身帶着小丫頭，同到蘭姑這邊來。未知蘭姑何故痛打寶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 第七十九回　沈蘭姑訓子成名　陳寶書童年登第

話說：沈蘭姑因何今日怒打自己的兒子森哥兒呢？內中原有個原故。自從紅雯死後，他益發看破世情，不與人爭競。以爲紅雯在生，好強奪勝，處處要占人先，只落得短命而亡，好似做了一場春夢。幸而遺留下一個兒子，代他請了誥封。將來寶書讀書上進了，尚有指望；他亦不能親眼見着，仍是虛浮的風光。因想到自己，也是一個兒子；所以望森哥兒成人的心尤切，時時督責，不容他一刻兒寬鬆。今年寶書已長成九歲，森哥已有了十一歲，他兄弟兩人，均在留春館與各家的公子，從甘霖讀書。因甘露在東昌一任知府，頗着循聲。本省撫軍，舉了他卓異，坐陞道員；當入都引見。因祖父年紀高大，即叫哥嫂與賽珍小姐，隨着祖父，仍回揚州，俟自己出京，再計議接取家小。甘誓目下已八十以外的人，猶自精神矍鑠，步履康強。回到故鄉，那一班老友，大半死亡，不無頓增感嘆。

恰值方夫人聞得女兒回來，差人來接。甘霖卽慫慂着甘簪到南京去走一趟，借此可免愁煩。甘簪亦因久不見小儒等人，甚爲罣念，便欣然同往。故而甘霖也隨了過來。小儒仍將紺雪齋打掃出來，讓甘簪祖孫居住。隔了數月，甘露放了山東濟東道，卽發函來接賽珍赴任。甘簪此番雖不同行，亦要打發賽珍等人赴任，便與小儒等作餞，回轉揚州。小儒卻素仰甘霖品學兼優，淵源家學，又立心恬淡，剛正不阿，頗有乃祖之風。甘霖在山東時，也曾前後回來鄉試過兩次，皆以額滿見遺。他卽誓志不再求科名。小儒與王蘭等人，商議留下甘霖教讀各家子弟；適值從龍辦完賑務，卽再三呈請，開了兩江實缺，不願復出。回至南京，在繪芳園左近，砌造了一所房屋，安頓家眷，以便常時往來歡聚。聞得小儒請了甘霖教讀，亦將雲鶴送過來附學。各家公子，個個聰敏非凡，竟不勞甘霖十分費心。內中惟寶書年紀最小，天資較他人分外穎悟。甘霖愈加歡喜，每向小儒誇獎此子，將來必成大器，未可逆料。小儒聽了，亦欣悅非常。寶書到了九歲上，已能下筆成文。甘霖卽對小儒道：『明年浙省應有秋闈，春闈又有學院的考試，寶書明春大可回去應考。他平時既有如此造詣，春秋連捷，均屬意中之事。若要躭誤了他，未免可惜。童年得此，甚不容易。惟有寶森人亦聰明，卻一味的不肯讀書；其資質並不在寶書之下，無奈性躭嬉戲，我也曾切實的訓責過幾次，他總置若罔聞，不以爲恥。此時若不申明，恐日後要歸咎到我訓誨不力呢。』晚間，小儒卽將甘霖的話，對方夫人與蘭姑說了。蘭姑聞知，恨恨不已。反是方夫人勸着蘭姑道：『我看森哥兒，不是個沒出息的孩子。今年不過纔十一歲，何能就脫卻嬉戲？沒見人家二十多歲，尚帶孩子家的氣息？那是沒收成的人，我也不將來比他。想甘先生說的，也太過些，他自怕躭日後的干係。卽是寶書，那裏明年就能去應考？你倒不可因別人的言語，在背地裏賭氣着。』卻值寶森下學回來，方夫人卽切實數說了一頓，又叫他在蘭姑前認了罪，纔罷。蘭姑見方夫人勸他，亦不便開口，心內卻悶悶不樂。回到自己房內，氣的晚飯總沒有吃着。寶森生性倒還乖巧，見母親生氣，卽躲向別處去了。蘭姑悶坐了半會，想起寶書，卽命小丫頭，掌着手燈，到洛珠這邊來。原來洛珠自受了紅雯臨死的囑託，卽帶了寶書過來，用心撫養。又有蘭姑不時幫同照察。況且雙喜此次來報紅雯的恩，既紅雯已死，得有位小主人，他更外貼心伏伺。每日除卻去讀書，是回到後面，雙喜卽問寒問暖，寸步不

離。比乳寶書的奶娘，還要愼重十倍。寶書到了六歲上，即知自己的生母已故，全虧洛珠將蕙貞許配了他，因做了王家的女壻，便帶過來撫養。是以寶書每逢下學回來，先到方夫人，蘭姑兩處請了安，再到靜儀那邊去過，遂不離洛珠的左右，百般孝順。又稱洛珠，蘭姑等人爲娘。因此洛珠分外疼愛，竟同親生的兒子看待。今日甘霖的話，早有人傳說到洛珠耳內，洛珠格外歡喜，俟寶書回來，很贊了他一回。又借此勉勵了政清一番，即擺上晚飯，與他兩人同吃。忽見蘭姑走入，便起身讓坐。寶書卽忙着親自送了一盞茶至蘭姑面前，又問哥哥因何不隨着娘來？蘭姑見寶書舉止甚諳規矩，又口口聲聲的叫娘，十分親熱，遂想起日間甘霖誇奬他的話，偏是紅雲生出這般好兒子，雖然短命，他在泉下，諒已安心。眼見我的兒子，不如他多多。想到此處，不覺撲簌簌淚下。洛珠見了，甚爲詫異道：『好端端，爲何傷心起來？又是誰給你氣受的？』蘭姑長長的倒嘆了一口氣道：『再不要提了。』卽將始末根由，細說一遍。洛珠道：『你家太太勸你的話，是正理。森哥兒如今尚小，慢慢的自會成人。就是他父親與一班伯叔們，均在弱冠以外，纔發達的。將來寶森像着他們，也就罷了。不能隨你的志願，恨不得寶森卽時發了科甲，你方稱心。』又回頭問小丫頭道：『你家奶奶，可吃過晚飯麼？』小丫頭道：『我家奶奶氣的受不得，那裏還有心情去吃晚飯？就叫我隨着到奶奶這邊來，別說我們家奶奶餓着，連我還餓着呢。』洛珠笑道：『這卻何苦來呢？別要氣着，餓着，明兒又叫那裏不爽快了！胡亂在我這裏吃一碗罷。』又叫小丫頭：『到外面房裏，同我家丫頭們吃去。』寶書聽說，卽在洛珠對面安放下碗筯，擺了座頭，回身笑着來拉蘭姑道：『娘不要聽甘先生的說話，他不過激着哥哥用心罷咧。那裏哥哥就這麼不好？今日我尙同他說的，明年父親若許我去考，我和哥哥一道兒去。倘能僥倖，我們兄弟一齊進了學，也使父親同太太們歡喜。哥哥還答應着我同去，他既有心同去，難道不曉得用功麼？娘不要傷心，包管哥哥明年進名學中名舉回來，我怎能及得上哥哥？』蘭姑見寶書語言婉轉，也笑了起來。一把摟住他道：『好乖兒子！能於應着你的話，豈不好麼？我並非妒忌你比森兒好，巴不得你強宗勝祖，也不枉你的亡過母親，生你一場辛苦！我們受他的一番囑託，亦可無愧。我是恨森兒不肯學好，將來難有收成。』說到這裏，眼圈兒又紅了。洛珠笑道：『好在他們總是你的兒子，寶書成人，你也歡喜；何況寶

森並非不會成人。』便近前同着寶書拉了蘭姑入座，又切實的勸了一番。飯畢蘭姑作辭；洛珠又與政清，寶書親送他回房。此時森哥兒早隨着奶娘睡了。洛珠閑話了半會，方帶着他兄弟回來。次日，寶森清晨即躲入書房，至薄暮始回，因恐蘭姑責罰着他。一連數日，均是如此。蘭姑亦暗中歡喜，果能知道畏懼，從此用心精進，雖然趕不上寶書，亦有可望。外面卻不露聲色，也不去理他。一日，甘霖爲友人邀去夜宴，午後即早早的放他們下學。各家公子，先自回去。寶林，寶書，隨後捧着書包，也同出了角門；迎面碰見伺候書房的小厮，在明巷裏手內拿着一隻小鵪兒，逗着他接食喞花的頑耍。寶森便停住脚步觀看，問道：『你這隻鳥兒，何處買來的？倒好耍子，送了我罷。我給你錢。』小厮搖手道：『一隻鳥兒，能值幾何？哥兒愛他，只管拿了去，還要給錢麼？我理當送與哥兒。無如上面曉得了，要說哥兒好好的讀書，你們將這些鳥兒引誘着哥兒分心，豈不累我捱打麼？現在外面多得很呢，哥兒叫值日的買去，那怕買一百隻回來，也不干我的事。我這一隻，卻不敢給哥兒。』寶森聽小厮說得有理，又愛這小鵪兒好頑，明知新買回來的，沒有他這鳥兒敎的馴熟；不禁舊性復發，冷不防的將鵪兒在小厮手內奪過道：『既說送我，我就多謝你。若怕上面曉得，說我親自買回來的，也就沒有你的事了。』說罷，轉身一溜煙的跑去。慌得那小厮，也隨後趕來道：『哥兒，慢跑，這一來定要坑累我了！我怕趕到老爺，太太面前，我總要討回這隻鳥兒的！』寶書見小厮着急，亦搶行幾步，扯住寶森衣袖道：『哥哥，這是什麼樣子，少停娘見了，又要生氣。再則小厮們的所養東西，拿他的不合情理。瞧我的面子，還了他罷，明兒到外面，多買幾隻回來，也是一般好頑。』寶森搶得這鵪兒到手，正在一團高興，見寶書趕來攔他，便沉下臉來道：『你管我什麼？你說拿小厮的東西不合理，我生性最愛搶他們的物事。上面曉得打着我，並不打你。我自有親生的娘，自有娘來管我，干你的屁事！』說罷，摔脫了衣袖，一逕揚長而去。寶書聞寶森所說，分明說他是沒娘的孩子，幾乎氣下淚來。亦冷笑道：『你還他也好，不還他也好，眞正不干我事，也犯不着說出這些話來。』便回頭向小厮道：『他既已搶去，你趕也沒用。你買着幾個錢兒，我明兒給你罷。』小厮見寶森去遠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撅着嘴咕咕噥噥的走去。寶書亦轉身回後，仍先到方夫人，蘭姑兩邊去過，即回至洛珠房內，坐在一旁流淚。洛珠不知情由，忙走過來詢問。寶書不發一言，

反嚎啕大哭起來。倒把洛珠嚇了一跳。雙喜和奶娘，也一齊近前問長問短，寶書更外哭個不止。洛珠道：『這孩子，平時從沒有這般形像，今兒沒是受了先生的委曲？雙喜，你可到外邊問小廝們聲，就明白了。』雙喜聞說，連忙來至留春館尋得那個小廝，細問根由。小廝料瞞藏不過，便從頭說了。雙喜回到房內，回明洛珠，適纔的事。洛珠道：『森兒還是這般無賴的脾氣，怪不得他娘生氣。寶書勸他亦是好意，他反出口傷人，也不知話的輕重！好兒子，你不要理他。』即將寶書拉到膝前，再三的撫慰了一番。雙喜早舀了水來，替他重新洗過頭臉，寶書方慢慢的停住哭聲。洛珠又叫雙喜哄着他到外面去頑耍。再說：寶森喜孜孜的，將小鵓兒藏在袖中，回後見蘭姑不在房內，便取出來交與小丫頭慶兒道：『代我收在你房裏，不要給奶奶見着，我到太太那邊去，回來叫鳥兒耍着戲法你看。』慶兒接過來，拴在房裏窗櫺上，先將些食來逗着那鳥兒啣取。誰知蘭姑平日養的一隻白獅貓兒，在地下走入，見窗上拴有隻鳥兒，便虎也似的撲將上來，一口將鳥兒咬住。慶兒慌忙來打那貓兒，早已連跑帶跳出外去了。嚇得慶兒似雷打一般，呆呆的望着外面好半晌，哇的一聲哭了起來。恰好媚奴在正房前經過，聽得小丫頭的哭聲，忙進來問明原由道：『奶奶這幾日纔有點歡喜，他又弄這些東西到裏面來淘氣了。你不要害怕，少時哥兒問起這鳥，你就說我恐奶奶見了生氣，將鳥兒放了。』慶兒見媚奴認了過去，方纔不哭道：『好姐姐，你是知道哥兒性格的，他不敢和你們怎麼，我們若有半點錯誤，他罵着不算，背地裏也不知被他打了多少。好姐姐，停歇哥兒問起來，你千萬不要改口。』媚奴笑道：『難不成我還騙你麼？天大的事，總有我去承當。你隨我到奶奶房裏，將地下掃一掃兒去。』現在府裏的一班大丫頭，如媚奴，絲鶯等人，久經發出配了家丁。因他們自幼在府中伺候，各事熟習，給他們配了人，仍然到裏面當差，領帶這一起新挑上來的小丫頭們，每月的工價，即照僕婦們開發。又因媚奴是見着寶森生長的，蘭姑即叫他管着哥兒，免得自己時刻操心。所以媚奴才叫慶兒推說是他將鳥兒放去。適值媚奴帶了慶兒去掃地，寶森已由上面下來。進了房，不見鵓兒，只見拴鳥兒的一根線，尚掛在窗前。急急出尋慶兒，追問那鳥兒的去處。卻另有一個新進來的丫頭，名叫五福，坐在外面看屋子，望着寶森冷笑。寶森忙問道：『你可曾見着我的鳥兒？』五福偏與慶兒不睦，便細細說明。又道：『我勸哥兒，

就這麽歇了罷,既有媚奴姐姐承認過去,哥兒倒不要問出晦氣來。』寶森被五福激了幾句,頓時眼圓眉豎,早將懼怕蘭姑的心,拋於腦後。遂大聲道:『這是怎麽話?明兒這屋子裏殺了人,只要媚奴承認過去,卽沒有事了!不過因他見着我們生長的,是個舊人,凡事尊重他些;他而今倒想挾制我了!他既承認過去,我就和他要這鳥兒,還要打着慶兒,叫他說出實在話來,纔罷!』五福見寶森發急,怕的連累到自己身上,忙躱了開去。媚奴在房內,早聽得寶森喊叫,卽走出來道:『哥兒,別要着急,鳥兒是我放去的。我明日叫人買兩隻來賠你。』寶森不由媚奴分說,仰着臉喊道:『而今這屋子裏亂霸爲王了!任他什麽事,只要有個尖兒出來遮蓋,還分什麽主子,下人?猶當我不知道麽?我只打着慶兒,要這隻鳥兒,天下人賠我的多不算,必得這屋子裏的正經主兒說了,我方罷休!那些自命半邊主兒的,我還沒有眼看呢!要想挾制着我,除非去做夢!』媚奴聽了寶森的一番話,早氣的哭了道:『誰是半邊主兒?你纔是這屋子裏小主兒呢!我們一千歲,總是個奴才,尙敢去挾制小主兒麽?』又推着慶兒道:『你送給哥兒打去,看他什麽打死了你;就是打死你,這隻鳥兒,也沒得活。』寶森果眞尋了一根門閂來,要打慶兒。嚇得慶兒抵死的抱住媚奴不放,又哭了起來。正鬧得沒開交處,蘭姑早走進屋內。見衆人鬧作一團,卽忙喝住,細問情由。媚奴遂從頭至末,告訴了一番。又給蘭姑磕頭道:『媚奴蒙奶奶恩典,叫照察着哥兒;誰知哥兒倒說出這番話來。媚奴卻當受不起,從今再不敢管哥兒了。今兒先給奶奶告罪。』蘭姑聽完,直氣得遍身發抖道:『你這下流不堪的畜生,前日甘先生那般說你,我卽要打你一頓,因太太說了,纔放你過身,只當你由此悔過,用心讀書,力改前非,那知你還是這般下流,爲了一隻鳥兒,鬧得驚天動地!與其你日後落在人後,不給我掙臉,不如今兒打死了你,倒還干淨!』便回身取了戒尺,拖過寶森的手來就打。寶森被打得急了,便道:『娘打我是應該的,無如此時是爲的得罪了媚奴,娘纔打我;須知媚奴不是我的娘呢!』蘭姑道:『媚奴是我叫他管着你的,他既奉母命,可知卽同你的娘一般。你看不起他,卽是看不起我。現在一點點年紀,倒眼兒內沒有了我;你長大成人,還了得麽?』說着,那戒尺打下去,分外力重。媚奴見打得寶森利害,反自悔不該冒失的回了蘭姑,有累哥兒挨打。遂雙手托住戒尺道:『奶奶請息怒,今日若因媚奴打了哥兒,反使我過意不去。且饒過

遇回，下次哥兒再要淘氣，任憑奶奶怎麼打着，我不敢插半句口兒。』蘭姑見媚奴前來勸他，便用力推開媚奴道：『你以前管着他，倒是正經，我卻感激你。此時你又來勸我，分明你有心作踐他不得成人了。你在我身邊多年，該深知我的性格，不要引得我給你沒臉。』又對衆小丫頭道：『你們聽着，如有人多事，到太太那裏去報信，我知道了，定然打個半死！』媚奴見蘭姑動了眞氣，不便再勸，反退後一步，使個眼色與小丫頭們。內中有個丫頭，略會其意，緩緩的退到門外，掉轉身飛風往方夫人這邊來報信。恰値小儒也在上房，即同了方夫人前來。到了蘭姑屋內，見蘭姑臉都氣靑了，喘吁吁的不住手舉起戒尺往下亂打。寶森打得蹲在地上，高聲叫哭。方夫人忙上前止住蘭姑道：『好好的，爲什麼打着森兒自己又何苦氣得這般的形相？』蘭姑見了方夫人進來，即抛下戒尺，立起身嘆口氣道：『太太，再不要提起，今兒我定見要打死這畜生，方泄我胸中氣忿。』便將寶森如何爲鳥兒淘氣的話說了。方夫人道：『若因這隻鳥兒的原故，打他幾下兒，警戒下次，也犯不着要打死了他，自家動這樣的眞氣！』蘭姑搖頭道：『太太，不知這其中的細情。』又將媚奴如何管他的事說明。小儒在旁聽了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我只當單因這隻鳥兒起見，原來還挺撞他母親，好挾制媚奴下此不敢說他；何能容他到這般地步』小儒的話尚未說完，早被方夫人一口氣將小儒推出門外笑道『原是同了你來勸着人家的，沒有叫你來挑禍！你快到外邊歇着去罷。』引得房內一班丫頭們都笑了起來。小儒亦笑着走去。方夫人又轉來勸蘭姑道：『兒子雖要管教，也不可過於任性。究竟他是個小孩子家，心內急切轉不過機來，縱然打死了，亦是徒然。須要細細爲數說，使他心地明白，不該如此，那就好了。』遂將寶森叫至面前，正色言道：『你今年已長成十一歲，也不算着小孩子了。難道平日念過的詩書，你偏忘卻；生身之母，都可挺撞起來，尙成個人麼？你去心裏仔細想想，可該是不該！即如媚奴管你，亦是你母親之命；你依着媚奴的話，猶如孝順你母親無異。或者媚奴是個小丫頭們，猶和你一般見識，可知他比你大着雙倍有餘的年歲呢！』正說着，洛珠同寶書亦走了進來。洛珠見方夫人在此，便笑道：『我早知大太太在這裏，也不急急的跑了過來。既有大太太這位救命星在此，森哥兒亦不致吃苦了。』方夫人笑道：『沒說你這做調停的人來得遲，倒反取笑我起來。』洛珠笑着坐下道：『森哥兒，不要罵我

的話,卻怪不得你娘生氣時常的打你,實在你亦算會淘氣的。』便將寶書下學的時分,如何與寶森鬬口,寶書又如何氣得哭的話說了一遍。蘭姑聽了道:『寶書比你小了兩歲,偏能分着上下,勸你將鳥兒還了他們,生恐你拿了他們的東西,小廝看不起你,可知亦是好意,你反出口傷他;就此一件,你這畜生,即不明好歹。』又向方夫人道:『太太還勸我不要只管打他,看他這般行爲,叫我怎生忍耐得下去?』寶書在先隨着洛珠進來,聽洛珠說到日間的事,他即思上來攔阻。又因均是尊長,不好插嘴,只得垂手站在一旁靜聽。此際見蘭姑又要責罰寶森,便不慌不忙的走至蘭姑面前雙膝跪下,回身指着洛珠道:『娘只知今日哥哥與我鬬口,不知哥哥往日待我好處。諸位叔叔家的哥哥們,或有時在館內欺負着我,哥哥不知則已,他若見着,恨不得和人家拚命,多是讓着自己的兄弟。今兒哥哥既搶得鳥兒到手,正在高興,我即去攔阻,他自然生氣。我若緩緩的去勸說哥哥,必然聽信。想起來,總因我冒失,累了哥哥。』即彎腰在地下拾起戒尺,遞與蘭姑道:『娘如要打哥哥,請先打我,情願替哥哥受責。沒說此事因我而起,即因別的事故,自家兄弟,亦當代替哥哥。』說罷,一頭滾到蘭姑膝前,先自哭了。屋內的衆人聽寶書一番話說完,即無不點頭嘆息。蘭姑已不禁淚如雨下。一把攙起寶書摟在懷內,指着寶森道:『畜生!你可見着麼?他小小年紀,即曉得這些禮數。你雖出口傷他,他偏不記恨着你,此時納欲代你受責。你枉長了十一歲,就應該羞死,愧死!』寶森起先被方夫人教訓,業已懊悔萬分,不應爲了媚奴,有傷母親之心。現在又見寶書跪在蘭姑面前,願代他受責;不由得良心發現,忙走上來,亦跪下道:『娘不要生氣,總是我不好;一時糊塗,不明道理。從此當痛改前非,用心讀書,替娘掙氣。若再犯前情,任憑娘怎麼處治,雖死而無怨。』說着,亦哭了。蘭姑道:『你尚知道自己的錯處麼?以後果能立志上進,纔算個人,不要口是心非的哄着我。今日當着太太和聶姨奶奶在此,你若再習下流,我也不來管你,只不認你是我的兒子,你也不用將我作親娘看待。其餘我也沒的說了。』方夫人笑道:『好了!娘兒們和事了!森兒既知悔過,必然學好。今兒總看寶書的分上,媚奴可伏伺你們奶奶梳洗,我帶了森兒到我房裏吃飯去。』便起身攙起寶森,代他拭了眼淚,又邀着洛珠同行。洛珠亦笑着攜了寶書一齊出來。這裏媚奴早取了水來,與蘭姑重新勻面攏頭,又攏下晚飯,伺候蘭姑吃畢。方夫人

將寶森帶回自己房內，又切實教訓了一番。洛球亦在旁勸說。寶森此時早經輸心貼伏，惟有唯唯應答，毫無違拗。方夫人又留着洛珠，寶書同吃了飯，即親送寶森回來。蘭姑道：「爲了這畜生，倒有累太太走來走去的，我甚覺不安。」方夫人道：「只要他們學好，我也歡喜。這卻算什麼呢？」又坐了半會方去。蘭姑復在燈下懇懇切切的數說了寶森一場，始各自安睡。次日黎明，寶森便起身催着奶娘代他梳洗，即往留春館去。晚間回來，直讀到三更以後，尚不肯去歇息。逐日如是，決無間斷。蘭姑亦暗自稱奇。見他每夜讀得辛苦，倒不忍起來，交過三更，即催他安歇。反要蘭姑催過數次，寶森方隨了奶娘去睡。一連數月工夫，學問大進，雖未及得上寶書，較之以前，竟有霄壤之別。甘霖亦歡喜非常，又請了小儒過來道：「寶森近日大改行爲，非復從前可比；加以學業騰騰上進，眞乃府上德澤所致。明歲春間，竟可同寶書一起回去應考了。」小儒回後，將甘霖的話說知，衆人無不欣然。惟有蘭姑格外喜悅。小儒便擇定二月初旬起程，又與方夫人商議，親送寶森，寶書兩人回去赴考，借此好盤扶紅嬰棺木入祖塋安葬。方夫人因他兄弟們年幼，初次出門，即派了奶娘同往，又派着阿瑤，雙喜與媚奴夫妻兩對成房男女家丁，以便沿途伏侍。到了起身前兩日，小儒親赴鄉間，將紅嬰棺木請起，另雇了一隻大船安放。方夫人又擺下酒席，代寶森，寶書餞行。蘭姑和洛珠兩人，心內又喜又愁。喜的是他兄弟們居然能回去應考；愁的是年紀尚幼，迢迢遠出，雖有小儒同行，究竟平日一刻總沒有離過身旁。便在席上千叮嚀萬囑咐的，叫他兄弟們沿途保重。又重託媚奴，雙喜與奶娘等人。是日清晨，寶森，寶書更了衣冠，先到家神祖堂前叩頭，然後即與方夫人等辭別。小儒又領着他兄弟，至外面與從龍等人作辭。方夫人，蘭姑，洛珠直送至廳前，見他們上了轎，方纔回後。小儒又派梁明帶了十數名粗細家丁相隨，到了城外下船，即吩咐開行。一路風帆，毫無躭擱。這日已抵杭城，小儒先着梁明上去打掃屋宇，隨後帶着寶森兄弟登岸，進了住宅。小儒即在中一進住下，後面叫奶娘們與兩個哥兒同住。次日，便去拜見冷桓，朱彭庚，並各處親族。目下冷桓已陞任浙江藩司，聞得小儒回來，即忙着與彭庚一齊前來答拜。又請了小儒父子過去盤桓。冷桓深愛寶森，在席間，即託朱彭庚爲媒，將所生一女名喚冷豔芳，今年十二歲，欲許配寶森爲妻。小儒亦素重冷桓爲人，況彼此門楣又甚相當，便一口允許。先擇吉納聘，俟回

至南京，再行大禮。過了一日，小儒將紅雯靈柩入了祖塋，又多請僧道追薦。忙忙碌碌，縣試早有了日期，小儒即代他兄弟報名赴考。縣府雙試，寶森寶書俱名列前茅。接着學院按臨，寶森高高進了第一名文生；寶書進在第十名上。把小儒直喜得眉開眼笑，十分高興。冷桓夫婦，亦歡喜異常。衆親友聞知，都過來道賀。小儒不免酬賓宴客，料理他兄弟們前去迎學。又差了一名家丁回南京去報信。各事已畢，早是五月下旬，天氣漸漸炎熱。小儒亦懶於出門，終日惟督率着他兄弟兩人用功，以備秋風一戰。到了錄遺日期，寶森寶書俱有了名字。轉瞬八月初八日，頭場，小儒親送他兄弟們進場。一連三場考畢，小儒看了他兄弟的文字，大爲贊賞。冷桓朱彭庚也過來要他兄弟文字觀看，同聲道：『當時名宿老手，所作之文，亦不過如是。眞正家學淵源，令人佩服。』小儒笑道：『那裏能如此的好法？二位未免過於謬贊了！所幸文字還作的不錯，碰他們的造化罷。』交到放榜之期，報子報到，陳府寶書高中了第八十名舉人。樂得小儒心癢難撓，比自己少年得科名的時候，尙加倍喜悅。重賞了報子等人。寶森卻沒有中，因見寶書中了舉，分外羞奮。反是小儒極力安慰道：『今科不中，非你文字之咎。況你年紀甚輕，再加磨礪之功，下科可期其必成。』冷，朱兩府得了信，早過來道賀。隨後合城文武鄉宦，均來賀喜。多因寶書不過十齡幼童，竟能早捷，莫不羨慕稱揚。小儒又帶了寶書到紅雯墳前祭掃，暗暗通誠道：『寶書中舉，你在九原，早經知曉，也不枉你在生一場，留下這一點骨血，替你掙了臉面。你尙須保佑他春闈連第，好代你重請誥封，以光泉壤。』祝罷，觸起前情，紛紛淚落。寶書早已哭倒墓前，哀哀不止。被雙喜和奶娘從旁勸住。小儒卽去與冷，朱兩府作辭，預備起程。衆人自然又有一番餞送。隔了數月，已到南京。小儒父子一同上岸，到了府前下轎。早見從龍等人接至廳前，先向小儒道賀。又拉着寶書誇奬不已。小儒再三謙讓。回至後面，見方夫人等齊在中堂相待。他兄弟兩人，忙上前給衆人請安。蘭姑見寶森未中，心內雖覺得懊惱；因他業經進學，又有小儒前月的信回來，說他文字甚好，惜乎以額滿見遺，下科是定然有望。況寶書已中，自己也覺歡喜。便與衆人多圍着寶書問長問短。方夫人卽叫他兄弟回後，換了衣服歇息。小儒又說到冷家結親的話，並冷豔芳如何有才有貌。方夫人笑道：『饒他女兒怎麼千姣百媚，腹中淵博非凡，我家哥兒也不弱似他，倒被他揀得個現成的好女壻了。幸虧他

家只生了一個女兒,我家寶書已做了王府女壻;不然,兩個多要被他揀去呢。』一說得一堂的人皆大笑起來。次日,本城官紳以及各家親友,均前來道賀。小儒即忙着開筵請客。直鬧了半月有餘,方纔清閒。便來和從龍等商量,來春不欲令寶書北上;一則年力甚幼,恐受不慣沿途的辛苦;二則寶森若徼倖下科有分,讓他兄弟們同往,有個夥伴。從龍等人齊聲稱善。寶森此番回來,益發晝夜攻苦。暇時小儒又寫就兩封書函,意在差人前赴寶徵,寶焜兩處投遞。恰好他兄弟們,多先後有稟啓回來,各人總請了三個月假,即並帶着家小一起同回。大約在月中旬,俱可以到南京。因來年二月,方夫人四十整壽,又因父母同庚雙壽,所以預先請假回來。從龍等人,亦商議着在小儒夫婦雙壽之期,必須大大熱鬧一番。未知小儒與方夫人四十雙壽,若何熱鬧,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回　演梨園繡闥慶生辰　開家宴留春獻祥瑞

卻說:二月初五日,乃方夫人四十整壽,又與小儒同庚。小儒的生辰,卻在秋間。雲從龍即與王蘭等人商議,不若將小儒的生日,並攏來和方夫人合做雙壽。又議定本日,總有外客親友,即讓小儒做了東道。隨後我們輪流的補做,日子又寬展,人又消閒。衆人齊聲稱是。適値寶徵與朱姞蘭,寶焜同着甘潔玉,均請了假期,於正月中旬,先後趕到南京來,與父母祝壽。前數日,甘露和賽珍小姐,亦從山東回來。原來甘露去歲秋間,護理本省臬篆,在年內即卸了事;因方夫人壽期,且不即回任,也請了假前來。方夫人見了,甚爲歡喜。難得兒媳雙雙,女兒女壻俱一齊回來。況且兒媳,均有多年不見,今番姞蘭又帶着滬生同回,係初次見面。滬生又長得英奇韶秀,方夫人疼愛異常。寶徵寶焜,亦初見寶書,因他童年發達,莫不誇羨。寶森,寶書,亦與兩位兄長怡怡敬愛。方夫人回想少年時候,即受丈夫封誥,直至一品夫人。如今兒壻皆已出仕,連兩個幼子,總非白衣,又有長孫滬生,自己不過纔四十歲的人,眼見富貴一門,兒孫成立,將來曾玄繞膝,可以預卜,不覺喜形於色。即叫人將自己住屋後兩進,打掃出來,安頓兒媳居住。陳仁壽也由江西差人回來,代兄嫂慶祝。冷,朱兩處,亦有人來。現在府裏,頓添了上下數十餘人,更加熱鬧。半月之前,兩邊收拾的十分整齊。園子裏到處俱掛燈結綵,仍將留春館前搭了戲臺,預備女客

們起坐。正宅內由大門直至後進，均用五色綵篷遮蓋，下面全用一色大紅猩猩毡鋪地；綠野堂上，做了壽堂。這邊男客們，是請的王蘭，祝伯靑，江漢槎，馮二郎四人接待；園子裏請的冷素馨，洪靜儀，程婉容，祝瓊珍接待衆女客們。兩邊照應各務，仍係梅仙，五官兩人。小儒早約定雲從，龍和翠官，齡官在紅香院小飲；裏面方夫人是聶洛珠等人陪着，在正宅後一進內，亦叫了幾個小戲子去吹唱。內外佈置已定，早有各處紛紛前來送壽禮。遠路的，甚至年內，卽送了過來。到了初四日晚間，寶徵兒弟們，在壽堂擺下酒筵，爲父母預祝，兒媳更班進酒。隨後甘露與賽珍也上來進了酒，分着兩旁侍坐。一堂骨肉，分外增歡。直飲至三鼓方止。次早，合城文武各官，由制臺，將軍以下，皆親來祝壽。王蘭等人，分頭迎送不絕。內裏程婉容們，亦在留春館款待着衆位夫人。少停，兩邊開鑼演戲。午筵散後，男女賓客，始紛紛作辭。所有幾家世交至好，仍留着用了晚宴，忙至初更以後，人方才散盡。王蘭等四人，換了便衣，卽齊到紅香院來。小儒尙在那裏傳杯痛飲，見王蘭等進來，便起身讓坐。王蘭道：『你們好樂呀！這裏又清閒，又自在，我們忙了一日，腿肚子總好挺直的了。小儒今兒是生日，也還罷了；在田也躲在此間，未免可惡。』從龍笑道：『我有苦衷，不能與你們分勞。合城的官，除卻制臺，將軍，其餘皆是我的舊屬；我若在外面，他們如何便於起坐？不然，我亦理應在外陪客。今日卻偏勞你四人，我這裏親送一鍾，代諸君澆之。』遂出席，各人敬了一杯。小儒也笑着，與他四人把盞。二郎卽在小儒對面坐下道：『我要彎彎腿兒，別的我倒不怎麼，就是這一日的衣冠將我束縛够了。』王蘭，伯靑，漢槎亦挨次坐下，又飲了兩巡酒，進了點飲食，各自回後歇息。來日，又補請了一天客；卽是從龍等人輪班代小儒做壽。裏面程婉容爲首，與衆位夫人請着方夫人在留春館飲酒聽戲。接着巴氏等人，也公請了一天。內外整整宴會十餘天。寶徵們因假期將滿，卽料理起身。衆人又代他們送行。小儒待兒媳們已去，卽檢點所來的親友，恐有未到之處，遭人見怪。一日，與王蘭，二郎正在廳旁小書齋內，查看往來的號册。見琴官等六人，穿得衣冠齊楚的進來，向小儒們請安。小儒不解何事，忙笑問道：『無故的忽然行起禮來，是什麼緣由？』琴官道：『我們自從由京中下來，蒙恩收留在府裏數年，甚爲感戴。理應終身伺候，還報答不盡。無奈這唱戲的生計，終非長策。年內我們卽商量着，大夥兒湊得若干資本，去做小買賣；再能娶房家小，立

下門戶，總算爲人在世一場，也有個收梢。結果去多卽買下幾名孩子們，在班子裏以補我們之數，內中惟有齡官兒，他願意在陳大人府裏當差。玉兒日前已求過祝大人，在那邊府裏幫着小癡照料外務。我與蘭官，春官，松兒，皆情願出去。望衆位大人們格外成全，受恩之處，容來生犬馬，再行報答。」着說，又欲請安，被小儒拉住道：「你們既有志自立，我們豈有不成全之理？沒說你們還買下幾名孩子補數，只要他們能唱戲，不是一樣的麼？即是你們去了，唱不成戲，也無大不了的事。但你們自幼即賣入班子裏，現在去做什麼買賣？是你們按行的生業，怕的弄到後來，貲本折完了，倒進退兩難。而且各立門戶，又要討房家小，談何容易？我想你們這幾年積蓄，縱有無多，別要上了馬兒，不得下騎呢。既然齡官，玉兒願在我與伯青這裏，他們兩人，不須交代。卻代你等四人通盤打算下章程在此。我們府裏的閒事不少，應辦的事件又多，那裏就安插不下你們？再將各府裏的大丫頭，發出幾名來給你等爲妻，可知這麼一來，你們既可節省，又有安身之處，強似在外面另開生面。不過在府裏，委屈你們些兒，不比出去散樂。你們自家想去，看可使得？」王蘭，二郎兩人，亦痛贊琴官們很有見識志氣，又道：「小儒想的章程甚善，你們就這麼好，休要三心兩意的，錯定了主見。」琴官等人聞小儒仍肯收留他們在府內當差，又給了頭們與他爲妻；就是出去，多不得這般順便。而且他們亦深知小儒們待下寬厚，也捨不得離這府中。起先恐小儒們不行，所以約齊了上來告辭，試問口氣如何，再作商量。今見衆人都肯收留，豈不歡喜？忙一齊近前拜謝。又回身領了那幾名新孩子進來叩見。小儒見這幾個孩子，卻也生得俊俏，便與王蘭，二郎計議，將班子裏仍選出六人爲首，卽不用改這六豔堂的名目。二郎道：「何妨把班內的孩子，全數叫來，我們當面挑過呢？」琴官聽了，遂去將一班孩子們叫至，總齊集廳前。小儒着人請了從龍，伯青，漢槎過來，說知此事，無不稱好。便大家公議，挑選出內中大如意子，小如意子兩人，姓石，本是同胞兄弟。又挑出新來的方汝官，杜四官，與舊日的金鈴，玉寶等六人爲班中領袖。先將琴官等四人，移到半村亭內暫住。安排已定，琴官卽帶着一班孩子退出，自去料理。玉兒便搬向祝府中去了。小儒又叫人將齡官的物件，搬到正廳旁廂一間屋內住下，卽派他稽查府中雜務，並一切往來的檔冊。過了一日，自然分派了琴官等四人的執事，又在衆位夫人房內，挑了幾名大丫頭出來，與他

們爲妻。亦照府裏成雙的僕婦，月費支給。從此琴官們有了安身之地，不須細說。惟有齡官，自派了稽查責任，他寸步都不離府中。小儒更加喜愛。此時已交四月，天氣漸暖。這日小儒早起，信步走從齡官房門外經過，聽裏面寂靜無聲；探身見齡官伏在桌上寫着什麼。便不禁走了進來。齡官見是小儒，忙擱下筆，起身垂手，退在一旁。小儒笑吟吟的走近桌前，見齡官臨的一部玉烟堂法帖，筆畫甚爲端正。笑道：『你倒有心用功學字，又寫的頗好，可羨，可羨。我見你逐日總坐在這間屋裏，足不出戶，別要悶出病來，閒着大可到園子裏逛逛去。可惜你而今在我府內，反不如以前，我們見了面，倒可談談笑笑，你也過於拘謹。沒見小瓏，五官兩人，我們見着了，皆隨便說話的。』說着，卽在齡官的座位上坐了，又四顧無人，叫齡官也坐下好說話。齡官兒道：『你現在是我的主兒了，那兒有主兒坐在這裏，我們不在旁侍立的？人家見了，也不成樣兒。』小儒便撩身扯了齡官在身旁，一同坐下道：『你是願意在我府裏的，沒有人勉強着你。我又沒有擺出主人身分，你如今反和我生疎了，是何情理？』齡官原因小儒待他與衆不同，纔情願在小儒府裏；又恐小儒要循現在主僕的名分，故而各事總依着規矩而行，以觀小儒的態度。今番見小儒仍是待他往日的情形，好生歡喜。便笑溜了小儒一眼道：『誰與你生疎？誰說你擺出主兒架子與我瞧的？到底你是主兒，我是下人，名分總不錯的。今兒雖蒙你給我體面，還同平日一般看待，我卻不敢放肆，別要鬧大意了，你一時翻轉臉來，裝腔做勢的，放下主兒面孔，我倒沒意思，還是自己謹愼點兒好。』小儒笑着，恨道：『你實情可惡，橫豎說起來，總是你有理，我也懶得和去鬬口。你可以不要同我鬧這些過節兒罷。今日特地來與你商議正經的。』說罷，便挪近一步，攙着齡官兒的手道：『我前日與伯靑相商，紅香院後，通着他園子裏那道耳門外左邊，本有屋子，給看園的家丁們居住。右邊猶有地空着，意在把那些樹木伐去，尙可砌這麼十數間屋子。卽將琴官們搬了進去，讓他們安頓家小，自由自便的。玉兒因與祝府相隔不遠，他也願意搬過去，同琴官們合住。你早晚亦有了家小，還是去與他們同住，還是在我這邊呢？因你有些黏牙，我不好專主，所以今日悄悄的過來問你一聲兒。』齡官道：『我若肯和他們在一起兒，要在你府裏做什麼呢？此時是留下他們在園子裏住着，若前日搬了出去，難不成我也出去和他們同住麼？』小儒點首道：『你既不願過去，

我卽叫人將廳後西首五間大樓，上下收拾出來，與你住罷。那裏本係堆置燈綵物件的，明兒叫他們搬到後一進樓上去，你不過一房家小，再添兩名用人，有這十數間房子，也很夠你居住了，又相離外面甚近，便於稽查。」齡官道：「隨你怎麼調排，其實要這許多屋子何用？有那樓下五間就是了，何須將樓上物件搬來搬去？倒是的有用不着的傢伙器皿，借與我使着，待我隨後添置齊全，再來還你。餘外，我總可將就得去，別要又惹你說我黏牙了。」小儒道：「那也使得，我就叫人將樓下收拾着，你揀個日子，好搬了過去。至於一切應用物件，還要你置辦麼？我久經代你安排停當，算我送你的一分賀禮罷。你的新洞房，我總吩咐裱糊得格外華美，可好麼？昨兒已與沈姨奶奶商議定了，卽將他房內大丫頭五福許配了你。五福那孩子，很爲苗條，就是愛說幾句尖話兒。好在你的口頭子也還敵得住他，他却是天生就的一對好夫妻兒。」齡官笑了笑，正欲再說，忽聞房外有脚步聲音，忙起身走開。小儒亦站了起來，迎至外面，原來是管園子的家丁，見小儒在此，便上前回道：「留春館前芍藥花兒全開齊了，內中有幾朵，開的甚大，顏色又不同；今早柳五爺見着，卽叫請了雲大人們過來賞玩。現今雲大人們總在那裏，說是什麼吉兆，千載難逢的。又說此花，叫什麼名字，小的却未聽得明白。又叫來請爺趕快過去，還要到上頭回明太太們去呢。」小儒道：「那芍藥花，每年總要開一次，不過今年開得長大些，有甚麼稀奇？他們也値得如此大驚小怪的？」齡官道：「若是比往年開的大些，亦係尋常之事，他們也不致說得這般鄭重；大約其中總有個原故。我們去見着就知道了。」小儒連稱有理，卽着家丁先往上房稟報，便帶了齡官由耳門走到留春館內。早見從龍等人，多伏在欄杆上，指手劃脚的在那裏議論。連琴官們都來了。小儒也走近欄前，果見芍藥田中，一叢開了四朵，比別的花枝，高出尺許，方圓有冰盤般大。其色鮮紅欲滴，映着那日色，尤覺可愛。花心縐開得堆翻出來，每片瓣上有一抹嫩黃湊成，好似一道金圈，園於花上，却原來開的是四朵大紅金帶圍芍藥花。小儒見了，亦自稱奇，此花輕易難得，眞乃非常的吉兆。昔時揚州開了四朵大紅金帶圍，卽出了四位宰相。今日我們園內，亦開着四朵，却應在何人身上？從龍等人見小儒前來，卽一齊舉手稱賀。小儒笑道：「這座園子，非是我一人的；既有吉兆，人人皆有，何以獨向我稱賀？而且我們不止四人，花卽開了四朵，尚未卜此兆應於何人？」王

閣道:「小儒直至今日,仍是拘泥不通。我也曉得,園子是大家的,尙待你此時來說麽?須知我們久經乞退之人,已屬置身世外,難道此花還應在我輩身上麽?乃是他等一班小子的預兆。若開得一朶兩朶,猶難猜度。偏生不多不少的四朶,你又有四子,分明應在寶徽們兄弟四人身上,不問可知。」小儒聽說,口內雖自謙遜,心裏卻暗暗歡喜:「果然我有四子,此花開了四朶,者香之說,並非無理。這麽看起來,寶徽們將來總要顯達的了!」從龍道:「有者香這番解說,小儒可以了然明白。旣然這四朶金帶圍,應着四位郎君,小儒當如何設宴慶賀,方不負此花獻瑞一場?又可請着我們賞玩。若係別樣祥瑞,我們理宜先代你賀喜。無奈是郎君們的吉兆,未免使我們又羨又妒,必得你先請我們,纔合情理。」二郎點頭道:「在田所說,甚爲公允;在我的意見,這麽異常的祥瑞,只有一宴而已,尙覺便宜了他。」小儒笑道:「你們不過變着方法兒,叫我請你們吃酒賞花罷咧。若說這番祥瑞,卽應在徽兒們身上,我卻不敢自居。派我做個東道,倒不妨事。」楚卿反說便宜了我,請問我討的什麽便宜呢?」伯靑卽忙插嘴道:「並非我幫着楚卿說話,實在是你討了便宜。這種天大的祥瑞,人家求之不得;我們若有四個兒子,也不用人說,早經預備酒席,請人慶賞,還要唱戲酬神呢。在田不過叫你明兒請着我們,似這般便宜,那裏去買。你猶要扭捏推諉,連我總說你太吝嗇了。」漢槎亦笑說道:「你們不必爭論,任憑小儒怎麽推諉,他都請定了我們;誰叫他生了四個兒子,無論便宜不便宜,只好委曲他吃些虧苦罷。」說得衆人都笑了起來,均說:「子騫這番話,說的直捷痛快;想小儒也沒有得辯白了。」衆人正說笑着,見方夫人房內兩名丫頭出外,因方夫人已得了信,知道小儒等人必在外面,先着丫頭們出來說聲。小儒等遂起身避開。方夫人卽邀着衆位夫人,至留春館賞玩。見了此花,莫不嘖嘖稱贊,多說是寶徽兄弟們的吉兆,齊向方夫人作賀。方夫人亦欣喜非凡。晚間小儒回後,便商議着備酒請從龍等人。次日,卽是方夫人相請衆位夫人,均在留春館內。誰知這新聞早傳說出去。那些平時有往來的,便借着過來道賀,兼代賞玩。卽從來一面不識的,也假名託故的,跟了過來。小儒反忙着迎送不迭,又要賠茶貼酒。過了兩日,合城皆知,甚至有人雖知金帶圍的名目,生平卻未見過此花,總爭着前來觀看。小儒懶於接待,又因是件祥瑞的事,不好阻擋,爽性將園門大開,任人遊賞。惟多派家丁們,在園中照料。

直至芍藥花事已了，方纔清閒。小儒又央了五官繪出金帶圍的圖本，各處情人題詠，又寫書通知寶徵，寶焜兩處。看官們，可知這金帶圍的吉兆，所應何事？恰恰應在陳小儒的四子身上。後來寶徵寶焜兩人，皆位立三臺。寶森於下科亦中了鄉榜舉人，便與寶壽同赴春闈。兄弟雙雙，均登翰館。亦先後做到各省封圻大吏。小儒與方夫人俱年過耄耋以外，夫妻偕老，五世同堂。沈蘭姑亦享遐齡。雲江，祝王，渦，程六家的公子，皆英年發達，又彼此互結婚姻。從龍等人，各臻上壽。梅仙，五官與翠官們一干人，生了後代，小儒即設法替他們立下籍貫，教子讀書成名，重光門戶。陳小儒等各家，均世代科第不絕。眞乃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若劉先達，尤琛，祝道生等人，死的死，滅的滅，甚至玷辱門庭，萬人唾罵。不比小儒們居官清廉，立心寬厚，後人又能法守繩循，不墮祖德。所以簪纓累世，富貴一門。誠所謂：

我今寄語世間人，富貴功名漫認眞；金玉傳家終可盡，祖宗遺德始能循。

風前桃李雖多致，雪後梅花別有神；莫道彼蒼疎鑑察，善榮惡墮豈無因！